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〇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

（二）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芝山房稿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七卷》提要

玉芝山房稿引

玉芝山房者予以萬曆壬午移家練溪所卜築讀書處且芝之秀於其庭而因以名之者也嘉靖年間長兒積嘗刻白華樓藏稿若干卷屬大中丞王敬所公序之矣後二十年仲兒縉舉進士以行役來歸復倒故篋得續稿若干卷已而又得吟稿若干卷懼漸或散失並序而刻之甲申以來四五年間又時時不能盡謝客所請或及移書而過者亦時稍稍隨手報復且老而從客飲輒醉醉則狂歌不自持起而濡墨以題投之廢簏中近發之又共得詩文若干卷貢兒復請刻之

予笑顧謂曰文不能本之道以求六籍者之至而詩非古所稱言志大較特於盃酒間宴酬淋漓相爲色澤譬之蟲鳥之鳴春與秋焉而已耳惡用是覆瓿爲也曩已誤矣其可再乎或曰古人以著籍敝屣不忍遺姑聽其刻而副之家乘以遺子若孫者之覽睹云時

萬曆戊子夏四月朔日鹿門山人茅坤書

玉芝山房稿卷之一目錄

書

玉芝山房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書

與俞瑞洛節推書

言別來忽已浹秋矣公之愷悌之德廉白之操讞鞫之政日與苕之水相爲洋溢於州郡齒錯之壤而僕之所得以飲其餘澤者朝且夕也特年已衰遲不能時時相從耳聞穀所公近於城南煙雨樓別增臺榭星羅綦置遂使秀州之勝甲東南而封以內及客遊而過者之縉紳大夫騷人墨子日得以共閭里長老相爲沈酣歌詠其間僕曩嘗屐穀所公約爲攜壘過之適東入雲間於今猶夢思未及也公肯爲我申之否乎且歐陽公醉翁與豐樂二亭其當時賓客雖已散絲竹雖已沒而郡二千石之風流文物與滁陽瑯琊之勝猶獲碑之名山載之青史於今猶膾炙人口爛然若日星者蓋有以也穀所公得

無情乎白鴈丹楓此其時矣敢爲書候弁煩轉達如何如何

與顧甥警韋侍御書

雷道士三齊間澹宕之士不冠不屨特以賣藥遨遊山水間然人或以其病瘳也而遺之以金則笑而不受受之者當糧絶時亦間有之稍餘或過他貧乏而餓者過則又與之矣卽人或遺之以衣與襪寒者過則又與之矣吾嘗欲結一茅庵以棲之且與之共爲棊酒徜徉焉以老而

夜來甥偶語及且欲以近築文昌祠卧其瓢與藥囊焉古人所稱物外司馬當亦近之矣謹遣童子導之左右其人似習內外丹而稍或得其熊經鳥伸之術者第吾猶不免詩文典籍之好間叩之彼或厭焉而不以語也甥倘及與之習靜而息機久之彼當有以語甥甥且爲我轉相授受亦可也如何如何

與李濟南書

公海內名流也僕以疎慵之資衰遲之年本不當犯古人未同之戒輕爲通書於下執事者之側顧自憐束髮來惟誦緇衣詠白駒區區好賢之私誠太史公所謂不勝嚮往而願爲執鞭者況兒緡釋褐獲爲下吏稍稍聞公左提右挈而斧藻之譬之癭木也而飾之爲文几礱石也而席之爲連城近讀兒曹所錄寄公之批荅縣牒與一切教戒處其所曲爲鼓鑄而訓誨之者德同天地恩竝師保誠所當鏤之心腎而銘之肺肝者雲間縉紳士大夫抑頗有二三知己欲爲

僕移書左右且以兒曹託之卽如敝郡陳後梅公祖言之屢矣而僕猶皇恐未敢請者懼蒙譴也豈謂公之知愛又已出於非望之外而其情且如江如海者爲此匍匐感激茲特具書陳謝伏惟公憐兒曹材質雖劣頗知嚮上其事父兄也稍習孝友其事公及他使君也必不敢不忠敬第慮其平生以潔白自將而或近於隘以愛民自好而或不諳夫時萬惟我公始終明德厚爲督策倘及如仲尼所稱獲上而治民勉爲寡

過不至竊祿以貽地方之誚也生不能報沒不敢忘矣

與許南台大叅書

僕無似辱公由令海寧而権北關而督鹽運數於西湖山水間獲瞻冠蓋幐樽俎公數以國士寵僕而僕抑自忘其陋間亦從公吐肝膈傾心膂殆幾幾乎古所稱王貢之交者是巳累數年來公旣讀禮山中而僕日以衰暮偃仰一室無緣附鴻鴈之翰遺之以音然而公之廉白之操

忠信之德愷悌之政譬之穆風泠泠然常灑日星泛琴瑟而不忘神解者惟願公使節再臨浙上而無從也近以緒兒所從章丘遣使南還稍聞公且出參山東而緒釋褐爲吏又獲從事幕府之末矣使不知僕附公縉帶交而呶呶爲槩語公之下車輙辱物色而與進之公得無憐僕生平竊以其爲通家子也而骨肉之乎抑亦繇兒曹之領印綬也頗及效職茲土而與之乎不勝抱感益增嚮往茲特具書一以陳謝厚愛一以仰申家闊然而僕雖不及侍長者之側緒獲從簿書間旦夕我公願公如覩衰遲也傳曰嘉其善而矜其不能萬惟我公無忘襟帶焉嗟乎以駑駘之啓路也而獲騁轡於千里之驟褭以鷦鷯之颺羽也而獲搏風於九霄之鸞鵠正所謂百年一時巳比望泰山無任瞻戀之至

與房侍御書

僕聞嘗爲書以獻下執事又不能自通也行且託德清令君牒以聞而德清令君皇怖不敢或

傳公之按州郡也郡二千石以上蒲伏不敢出聲氣故時一切鄉大夫關說者並不得行雖以僕之區區亦遂齟齬投之篋中矣累數月來使節嚮往語所謂山嶽且震不寒而栗者僕兒時聞山陰蕭靜菴風概略相似耳雖然公倘聞漢雋不疑所關說暴公子者抑亦肯俯採之否乎方漢武帝以幪巾赭衣之盜半天下故特出直指使者持繡斧擊州郡雋生猶曰太柔則廢太剛則折願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

天祿暴勝之卒爲霽威而兩人者功名竝垂竹帛於今爛然也公得無意乎國家所升沈天下學校之權屬督學使諸督學使所當十三省惟浙爲最難豫章及閩州次之所當直隸惟南爲最難北次之何者縉紳學士之起家者衆其所亟子弟者什之九所能嘿而聽者什之一況諸生羣而橫議羣而鄖口譬則稷下之士談天雕龍而炙轂者此其大較也僕竊謂督學使與漢直指不同直指所按擊者羣盜不得不盛蒐雉郄請謁而督學使所領者博士弟子耳古者春日視學秋日行刑葢有以也請公於法行後稍從寛姑爲浮沈一二其間如暴公稍爲霽威故事茲亦僕所借雋生以獻者已如何如何且按南直隸故時高才生往往擯遺不以與試已而不得已特爲博收遺才故一時高第亦往往於中出也願公倣平津侯盛開東閣以招天下俊乂之士拖九九者不以置令魴鰥竝點頟於龍門駑駘亦騁轡於冀野固僕之惓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伏惟垂納去秋所移書而沈篋中者併上庶見鄙懷耿耿云

與周山泉通叅書

公之拂衣南歸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絫欷太息者而僕特甚間讀傳記至賢人君子沈鬱下寮甚且伏跡巖窞處未嘗不廢書而歎況公之文章道德與其素絲羔羊之槪僕二十年所寤寐而飢渴者頃雖赴召已歷卿寺僕竊恨公譬之明月之珠連城之璧也所當亟爲飾之宗廟鎮之社稷而不當猶爾蹁躚散地也古來豪傑其退也如决堤其進也如絫棊僕所以於公之進未嘗不色喜而及聞其濡滯也則又未始不爲彈指而扼腕者如何如何長兒積辱公嘗席而教之不幸中殀公爲撫脟而飲恨者久矣仲兒縉稍及舉進士出令章丘語所謂失之東畬而收之西畬不知公及聞否當必爲僕鼓掌者僕今且耄矣十年曠問偶星士董生過都亭特託拖書幷函三十年來詩文之刻以獻中有五言

近體詩一章蓋聞公曩日之起按察而賦之者以無他鴻鴈不及遺之以音也然董生所按公卿次權處如掌知公於仕路升沈非所問然聞楊雲之好君乎當必不甚厭其緩頰而談也不盡不盡

與王工部書

縉兒於京邑過辱昆仲通家世講之誼左提右挈而訓督之不啻骨肉而心膂也感刻感刻令兄出守政聲何如聞兄出爲南京工部尚書郎

或謂兄之才譬之干將當以之截盤匜剸犀兕而不當置之舊都散地也斯言過矣僕竊謂金陵多佳山水而兄今過之簿書之暇褰帷讀書抑且獲與省寮招攜賦歌其間晉之顧蔡王謝之望大較竝從牛首燕磯石城新亭發之以之名當時而哀國家也如何如何江陵沒後故特卿大夫士所被執政指斥而陰摧者已稍稍出而尊翁老丈僕嘗謂海內無雙者於今猶不聞辟召何也曩所聞於尊翁或齮睚眦者亦稍稍去矣僕竊長尊翁九年況爲故執政所陰擊者鴻鵠之鎩翮而垂翅也故不復能翻飛耳然僕旣爾所欲於知己如尊翁者收而償之今猶留滯不以出殊不可曉豈尊翁之材與世眼不相入古所稱越國過都如歷塊者而彼以爲泛駕而不羈邪天生異材當必不爾太息太息適星者董生來僕因於兄不勝參闊故於飛鳥過上林而不能不遺之以音幸勿以我爲薦書也

與黃內翰書

僕無似辱公文章意氣相爲標期已而縉兒稍及附公子鹿鳴順天似屬世講之末抑已幸矣頃復聞董甥弱息又猥託箕箒間則愚父子緜薄竝屬門下骨肉而心膂矣然僕竊有請焉唐之文章燕許沈宋以下大較襲齊梁陳隋矣而韓退之出而力以六藝之遺矯之故及大振上接西漢宋承五代劉楊之體似秀麗而猥薄矣歐陽子出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學古與唐相始終迺若國家文章之遞遷固不敢遠謂有韓歐

者出而區區舉子業弘治正德來亦稍稍渾融典雅絫絫相望其時學士大夫亦及以忠厚博大翊戴中外嘉靖以下屢起屢蹶然猶未及如近所謂詼諧軋扎甚且踰佚滌濫而放辟邪侈矣公以先後巍科與今相公二三元老附離而起蓋矯然日星也非諸公峙然以斯文自任鏗黃鍾鳴大呂力爲驅天下跡蹠之音謭薄之響而繼之古復何望乎嘗按歐陽公知貢舉入棘闈獨抗顏洗心思以滌五代相承之陋而其所首

舉者蘇氏兄弟及曾鞏輩也於時新奇自喜者竝擯不收而歐陽公之撤闈也馬前遮噪而投石唾罵者沓至甚且不能前驅歐陽公奮不顧流俗以身矯之慶曆元祐間號爲多士而嚮所稱通經學古之俗非其功而伊誰爲之嗟乎文章之習與人心氣運相盛衰一二年來僕竊見廟堂間紛紛多故矣其所繇漢之田竇唐之牛李相爲出入固其勢然而世之飛沙走石之士爲之狼跋其胡者鱗鱗而起抑或文運之薄爲之也諸元老執國於上而公輩翊運於下得無所以盪滌四海之士而爲之折衷乎嗟嗟僕輩矣無所事於世矣獨於此不能不爲扼腕而悲拊膺而歎故爲絫欷者如此願公留神焉拙刻一十八卷偶以星者董生來敢爲附上僕之陋不敢望古之人而其所鑱心而鐫腎者於古所稱非六經之言不以讀非兩漢之書不以觀抑或庶幾一二以自附於作者之堂不至於世所稱談天雕龍而炙轂者也不知公謂然否乞賜

批竄寄示幸甚

與王東臺太僕書

金同安閩還以來書問甚稀然而僕之不忘左右當有隨明月而攬衣帶者王使君按節閩州時僕嘗賦詩贈之篇中云云古人所稱情見乎辭者也僕方口畫公之平生風概與潯陽宗伯暨僕所從遊本末且期此君之來於公當爲僉所以竊謂過州里必式其廬也不然或倣古單父也請乃能輩之可也其以函萬壽表來歸也

僕前採之彼且第云公於其使節所嚮殊爲斂戢僕且訝且歎訝者訝其似疑於公而歎者歎其辭之戇而色之矜也僕三扣之又從而中導之彼遜言面謝於公當𠖥知已矣故不敢以書相聞特條漢之一切聲名之吏功名不終者爲戒大較卽雋不疑所諷暴勝之者之略也已而或聞再還泉州也亦稍稍覺悟且於郡中諸縉紳先生或爲謝過不給矣頃之里中人共鬨其以事獲罪當路且被指痈褫職及再訊之或又

指其所處分公家事并及長公且至不避嗟乎何斯人者之不情而至於此卽如公以鄉大夫家有不當閭里處特譴及奴亦足以無骫於法矣何必愎鷙朴擊之至是哉其歸也已三月猶未與鄉大夫相接僕候其廬不及見已而又輙僕之他出而過之公家事一一本末於今猶未之聞也僕之長兒嚮嘗以房闥間或裂眦反目郡二千石亦以聲名沾沾自喜者遂閉之獄而死僕雖不敢怨而海內縉紳先生或共憤其殘

且酷也於今猶口之嗟乎僕聞公事語所謂談虎而色戰不能不爲同患相戚同難相悲而欷歔以涕者雖然僕與公亦安之而已卽如　國朝楊文貞公以勳業蓋世猶不免玆譴山且崩江且涸日月且抱珥顧公一切惟以自反厚爲沈晦或手莊周書一死生齊彭殤處澹然超世庶幾雲將鴻蒙者之兩相頏而笑耶以延天年而託不朽耳如何如何業欲覼使遠候適林司訓以移官還閩敢附千里之翮而遺之以音或

傳夾公已第鄉閈其所朝夕幾諫處近古孝子長者之旨僕不勝欣慰其以赴試京邑從石門過澈廬特十數里不啻可相聞否

與趙特峯郡守書

林近齋來獲公手書稍稍滕脪而問知公道日以充神日以王俯仰古今嘯詠泉石孟氏所謂三樂公且兼之而僕與公無從握手爲歡者垂四十年山川相隔三千里然夢思所嚮未嘗不宛然衣帶而冷然眉睫間者也昌黎不云乎僕

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大較當或然矣
縉兒竊第承公慰諭然公家長君既第次復鷹
行今又及孫矣兒繇京邑來歸聞長公之所以
骨肉而繾綣之者非特世之市道之交而已也
蓋席公之教推公之情而深且篤於江與海者
咸戢何可言猶恨縉復綰印綬出令三齊不能
侍教長君之側耳僕少公僅再歲而髮日以禿
齒日以落其衰耗也於公大較倍之秪有胸所
負尺寸之知猶耿耿不忘耳

與徐吳江書

濟上來歸僕舟次津亭忽漏下二鼓矣時月明
如拭不勝攬帶之思而城門已閉況離家久恐
倚廬而望者甚亟也故遂挂席南流間題詩一
絕以寄公猶未及獻也今特呈上公之綰印綬
也四年于茲政之入人也日以深其所為聲聞
也日以流而　天子之所檄召而拜司諫拜
侍御者當旦夕僕之衰遲偃蹇其所欲共公抵
掌而談膝席而歎行且日遠矣聞公鯨飲倘徵
書至日僕且移舟江亭願邀湖上七十二峯之
色而共公一醉也不審公肯為比道主否

與王會泉憲副書

縉兒本書生一旦釋褐綰印綬為吏僕竊恐其
世事之不諳民情之不練春秋傳所稱尹何製
錦之患蓋惴惴也獨仗公適按節過焉譬則遺
幼子於道路間而獲慈母矣一切左提右挈非
特愚父子沒齒之感而自如章丘吏民稍沾尺
寸莁飲公之賜也先公盛德流風僕嚮來所藉
寐於懷其生也不及捉組佩紱於　明天子
之庭而其沒也固當如古所稱鄉先生俎豆之
於其社百世不廢者公今且腐表於其墓僕雖
不閑於文然不敢不勉為斧藻頌述茲特繕寫
呈上倘獲痛加點竄而鑱之石則僕之氏名抑
且與日月俱遠矣蔡中郎不云乎生平碑系之
文獨於郭有道無慙色僕於先公嘗或似之太
夫人替珥間僕稍屬略非敢略也大抵婦道之
行不徹帷故古以來惟赴焚殉縉之烈始得震

耀當世其他鷄鳴以下不得不附夫與子男而旁書之矣然因言繹志其所黜次亦足自見於公孝思抑或無負也已如何如何

與鄭雲石睦州書

公之由西臺出守睦州也邑之吏民相傳公且必乘軺由廣德經苕水而賤兄弟且共攜諸子姪孫以下數十人壺漿以逆之境上已而尋聞公不果來故遂千里發使僅以書候而十數年來所依北斗望京華翹首饞心蓋有隨公露晃

而南者亦僅什之一百之一而已也豈公於僕所獻貽一切不受而中所垂念白首兄弟及兒輩豢仕爲之種種飛尺牘託當路者無所不至公又謂奴曰茗去睦特數百里一葦可杭行且迎適郵舍爲平原十日之歡嗟乎公非語所稱慈母之失子於道而欲歔引睇者乎僕移公之書適向伯季讀之相對銜感泣下當是時伯兄以七十九齡伏枕簟者累朞月矣猶共指秋八九月間或爲泝江流而上伏謁郡中不意伯兄病日篤體日尩羸卒之以重陽逝而季弟復相繼凋喪矣噫乎生我兄弟者父與母而深憐且痛我兄弟者非公其誰訴哉此所以南望釣臺於今未及睹顏色滕冠蓋而纍纍枯胔也不勝悵然茲因相人者楊生歸蘭谿令一候台垣楊之抱術與嚮所謂林生略相當恐亦今之許負也詩云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不盡

與張元洲太守書

僕於公之音問似亦疎矣然而古人所稱國之著蔡國之典刑朝且夕於夢思之間者耿耿也

頃者　聖天子採羣議逐中官及諸嬖倖所用事者并按襄所執政之席權怙寵處而追奪之其所以之牴牾因而上印綬以去者竝驛召之大較與宋元祐略相似矣而公以海內元老方其去國皎然大節僕所謂名高北斗者非佞也而廟堂之上猶未之及豈汲長孺所稱用人如積薪邪抑亦豪傑遊世固各有知不知邪不然何明月橫河漢之間而一二晨星猶不相附

也僕之犬馬之齒後公一年然亦日以衰颯矣特於山澤煙霧之淶以圖書典冊姑爲浮沈自好耳於老驥伏櫪之嘶一切銷耗剝蝕無復他志昔人所云翺翔四方戮力當塗已爲隔世事矣范蜀公以七十九而辟召文潞公以八十四而再相此則公之事也亦今中外所共仰也相違既久相戀甚殷茲有書賈爲僕刻束髮來所著三稿計千三百篇敢函以獻倘及塵覽少賜批竄而教之幸甚

酬蕭淳安書

僕衰且廢棄則伏讀者之蟲久矣忽辱明公手書并厚賜因遣鄭周兩生過草堂託記學宮事間按兩生所爲狀明公之措注本末固今之彊幹材昔人所稱干將而以剸犀兕截盤匜者不過也邑之人百世而下行且俎豆之而僕之文豈能爲明公重乎然覽明公書懇懇然思以名氏挂乎文字間以要不朽然則明公之意亦勤矣僕何敢辭謹綴如別冊附兩生呈上倘有不中繩墨處伏惟明公爲我點竄而易置之幸甚

與徐吾溪大參書

僕無似獲附公通籍南宮已而仕路各爲飄飛冀之轅而粤之軫杳然不相及及罷官來垂三十年公既秘跡婺歙爛務之深而僕又家五湖南巖壑間所稱社而飲社而詠歌者不能也然時時客從公之井邑州里來僕時時問訊於公之杖屨所嚮及共邑子野老相宴遊淋漓處僕亦時時問訊本末然則公以期頤之年嘯傲泉石倘徉麋鹿間殆亦古之福星也已頃者縣令蕭公遣兩生鄭君周君過草堂敢附書以聞倘借南來飛鳥之翮而遺之以音亦庶幾詩人之所以慰予飢也

與陳大西理刑書

僕伏跡五湖之山五七年前忽辱尊翁五嶽先生從淮陽遣使移書并函詩文刻屬予序竊媿五嶽先生文追西漢詩竝大曆海內搢紳所共嚮往者久矣僕獲一言挂於其間豈非傳所稱

蠅附騏驥之足乎然寔皇悚慙汗於今不忘也
比聞憂歸幾擬倘及釋服按節入浙僕或庶幾
見之已而得除書且過閩州吳越山水之靈第
遙遙如懸旌然耳豈謂縉兒竊第南宮稍附執
事後明公出爲會稽理吳越相隔盈盈一水下
車以來明公廉白之操純明之德風流藻雅傾
動一時僕所耳熟而心醉賢豪之槩蓋有晝不
忘睫而夕不忘寐者玆緣永嘉張山人之還東
海也道經禹穴且盛稱執事之好士於一切抱

九九之藝者不靳吐哺握髮崩賓客之列豈尊
翁大夫而下既世家學併及風流文物亦無間
邪僕所以輒不敢避未同之戒而借張山人瓢
劍所嚮而遺之以音也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不勝惓惓焉

與蕭少府書

客歲過姑蘇承公以文章標期所嚮相爲縮帶
而勝席公殆鼓陽春白雪之曲而下里之和者
抑輒引之爲同聲若將共爲揚絲吹竹激流泉
而裂高崖也且世之文章家鏤刻自喜往往姍
韓罵歐背棄六籍瓦缶雷鳴互相標榜然不知
於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公獨斤斤然
持達磨西來之旨而開法藏眼首揭禪宗可謂
不詭不隨而持之以正者已歎服歎服言別來
忽已匝歲公於佐郡之暇其所下帷發憤而鼓
鑄百家當什倍前聞矣不知何時再獲傾耳洗
心以聽如何如何相曠既久相念彌深玆特具
剳記伏候明教不盡所欲言

與大同胡中丞書

公按節朔方胡且款關不聞烽燧玆固 明
天子之盛而公共督府所同心戮力以內戢彊
場外讋戎虜兵家所謂戰勝於無形者固有自
矣僕少繇文學起家然於兵鈐抑甞後心焉竊
謂縉紳大夫內則出入禁闥股肱 天子外
則躍馬邊陲貫勇沙漠庶幾古之勒燕然銘瀚
海者流也間亦徙官粵徼抑甞効有尺寸矣然
南夷特負固竄險之寇而北虜則漢以來所稱

天驕蓋自月頓而下世爲中國患者殆千且百之也公今懸幢莫府以輕裘緩帶之間而與鳴鏑死綏之虜相忘無事詩人之所以歌山甫而頌周宣者當與日月俱遠矣姪子一夔奉檄南來忽奉手書并及腆賜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違賢豪長者之命也敬撰出塞歌一章聊以展南海舞蹈之私云耳其所不能盡尚有隨北斗而長風萬里者

與莊陽山方伯書

公按節浙上以來吏民所擁戴不忘者於今耿耿也而僕獨深嘗其衰颯之年淺落之久譬之秋林之萎黯矣而公數推遵巖先生之知與東臺公僕之締帶其所席之帷中以爲不世之交情固甘於醴而深於江與海者也僕晝之所思與夜之所夢往往隨公官轍所嚮而之者公抑亦憐及五湖之曲否乎僕之衰特甚矣顛且髡而髩且抽白者什而七八矣倘或徼天之寵公及按節臨鎮浙上僕及摳衣莫府公不無驚且訝者雖然其胸中所抱尺寸之知猶炯炯然未改也語曰白頭如新公不肯故人或及隨公油幢而濯纓於西湖煙波之深固切切也不審何時合併否相違既久相念彌殷茲特遣使千里奉候仰望台階不勝瞻切

再與陽山方伯書

遵巖先生沒而文之未墜在東臺太僕近聞東臺公所遭家難僕爲刺心分痛不勝怏悒及問其自則敝鄉之士爲之祟也嗟乎卽如東臺公有不蹴魘稍於家奴童滑求之法抑亦足矣何必爬搔憤懟之及其子也太息太息近亦移書弔且慰之矣第貴鄉縉紳先生遊浙者時時紛問之亦或稍稍併訾東臺公僕嘗聞宋之超曠之士若种放抑或蒙羣小之訽然在吾黨不可不引他山之石以重爲戒也知公骨肉間幸亦以僕所云轉而聞之如何如何

與劉幼川按察書

僕以衰年徼天之靈獲公按節嘉湖所辱公推

先公之愛恤其躬并及其廬墓矣仁人長者之
賜也公移官中州以去而僕之闔家行日所日
夜願公再過開府臨鎮者然亦淅之吏民之公
也亦非特僕一人之私而已也近覽邸報知公
且陪山東左轄矣縉兒令章丘頗聞與縣吏民
相爲吐哺嚮承公許爲移書山東諸當路相知
處不知曾及否相違既久相望彌深茲偶風便
特爲奏記

與羅文洲比部書

去夏過淮南辱公不忘舊日之所吐哺而顧我
腹我者爲之繾綣殷勤令人見而彌親別而彌
思於今猶耿耿不忘衣帶也若上之風與公曩
時不同大較郡之視縣如東濕薪縣之視鄉大
夫如机上魚肉其所於法外爬搔或於古之慘
鷙而撲擊者無以異也所謂不寒而栗矣然至
於閭里呼嘯子殺父妻殺夫弟殺兄又或奴悖
主翁樾婦竝置之不以罪傳曰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公得無憐之乎湖之吏民及諸縉

紳所共追思公與鑑池之德而謳歌之尸祝之
者切切也匪佞匪佞僕離行省已踰年飲食羸
薄如舊獨以家兄弟既凋喪而近有中婦之變
深爲嗚咽茲特遣家下二僕過章丘道經莫府
敢具尺牒奉候起居而并前所不堪者云云於
左右且欲父母知慈子之去其懷者固如此而
甚矣其爲欲獻也不盡所欲言

與揚州李司理書

僕伏跡五湖不敢輕與海內豪雋之士投書問
遁氏名而客有從維揚過者極稱公以治行聞
已而扣其第進士則縉兒竊附騏驥之末者也
詢其州里則縉且令章丘於公所託廬處又特
雞鳴犬吠而齒相錯者之壤然則公倘不我棄
而不我拒抑亦庶幾通家世講之末焉已故於
兒姪一桂輩之過維揚也敬爲一書臨風以獻
別函詩文刻三十六卷并室人機杼者之餘聊
下以陳請教之私而上以文君子之服云耳北
望江流蓋有隨南風而千里者不盡不盡

與趙麟陽中丞書

僕於丘壑中閉戶息機譬之伏蟄之蟲矣然朞月以來邸報所傳與士大夫所日往來聞二三材辯之士簧鼓譎詭大略頗與公孫祿息夫躬輩之於漢邢恕蔣之奇輩之於宋廟堂諸老蓋讀古之跋胡疐尾之詩破斧缺斨之詠誠有所謂閒關次且而不能爲情者幸而天啓　聖明詰卿貳又稍稍持衡其間國是漸定横議且息知公於茲抑亦憂之深而衷之戚矣然或者

猶謂彼特少年盛氣内挾宦豎中搖王室且聞其一則欲借事以擊其所忌一則欲乘其間以援其所黨將以逞蔽日月而移易江河者迺若公以素絲羔羊之望抑亦間被按節使者詰詞一二及覽公之辯疏與相知者所貽公議甚矣彼無當也豈書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自古記之而然邪竊按傳記所載權臣持國與抑言路君子於時持之固難然而執政者以搏炎爲禮列言路者以誅諍自用至於黒白混淆貝錦朋與於是時也則亦譬之沸鼎矣嗟乎公輩第如古所稱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嘿以聽之而已如何如何久疏問候瞻戀彌切茲以兒輩入覲而僕雖衰且耄於我公蓋不能以處江湖之遠而忘　朝廷之思者特因鴻鴈之便稍附一言於筆札所不及者猶懸懸若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種種也

與溫州潘司理書

僕衰且耄矣聞公之治行與覽公所梓傳之舉

業蓋世之威鳳也僕雖鎩羽不能不聳翅奮翼而飛且鳴於樊籠之間以聽高崗耳又適有他請故頃者再遣侍兒函尺牘以候清光而兒固田間牧犢者也不得要領遽爾來歸胡爲乎又煩公千里走使而遺之以音哉手而讀之不勝感激雖然永嘉山水之勝與公之風藻之奇當共海上蓬壺瀛洲一劫日月雲霞相照耀而吐吞者僕其敢忘乎哉候秋氣稍深天高木落僕抑將攝衣而過從公登嘯臺訪赤城也不知公

肯爲東道主否不勝瞻切之至

與少司寇姜鳳阿書

僕之不及接犇爲聆宴言者十餘年于茲矣而公以文章侍從之舊傳所稱　天子之師傅國之蓍蔡是也海以內搢紳學士所擬公之拜廊輿柄政者朝且夕召還以來猶爾留滯周南何也豈中有忌且阻之與抑亦迴年弘恭石顯輩稍稍用事而蕭望之周堪並儒臣宗固有與中相爲牴牾者與不然何公之望若彼世之公

議若此而猶翺翔而不進濡遲而未及也悟齋公入朝後聞一二執政稍稍有推轂之者行且總內臺不然當貳太宰此亦可占王陽在位而貢禹彈冠者之兆矣傳不云乎予日望之偶有善望氣者胡生頗名五湖間今且過金陵倘公賜以滕席而占之當必能以帝夢之協隨春風而聞若水之上也相違既久相念彌深北望台垣不勝瞻切

玉芝山房稿卷之一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目錄

書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書

與吳悟齋少司寇書

言別來忽已數年僕之年日以增形與神不能不日以槁而其嚮往之情則猶寤寐不忘譬則明月白雲時從公於赤城石梁之間而無間於朝與夕者丘壑間絕不知户外事秋深時偶有

客攜搢紳錄來知公且赴召矣不勝躍然爲國家慶然而僕竊思之公釋褐入仕來三十餘年于茲而中外之士所共以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以卜其隆汚盛衰者有三何則公官司諫時所當執政擅權濁亂海內公以其身抗日月逆雷霆卒之犯　主上之怒而九死不顧固一時也已而　山陵晏駕　詔召諫諍諸臣公且還舊職晉中丞徘徊舊京稍稍翺翺矣未幾田寶交搆隨被指摘擊之以去又一時也邇者

天子仁聖而諸公卿間所共以博大忠厚翊戴其間可謂盛矣一二年來又不免如息夫躬公孫祿輩之於漢蔣之奇邢恕輩之於宋甚且挾中官以搖　乘輿或聞搢紳先生道路以目而公於其間外倚匪躬之望內切自牖之誠恐亦不無易所稱多譽多懼又一時也嗟乎鳳凰出而百鳥之所以奮翼而和鳴神龍見而羣鱗之所以揚鬐而煦沫公所轉轅易轍何以為情僕於草莽中惟願公不兢不絿百祿是遒外則領袖善類多方推轂內則雍容附啟共棐　朝政三年五年之間僕倘未塡溝壑願附古人慶曆聖德時以歌詠　昭代云耳公得無許之乎僕廢已久日且向盡所賴者兒輩稍及通籍　明時組綬出令然不知其能展父未賞之志否行且上計　闕庭當以通家子問候惟中幸公同麟陽東臬諸知己滕而教之聞朞月來聲問稍稍起矣然孔門於諸弟子之入而問政也所載之家語曾論者言人人殊大略倉公扁鵲隨病立方願公覩之猶子無靳一切所以淬其鍔而礪其釧者以要之於道茲則僕之望也外有家刻一二種併上求教

與居省心書

僕赴郡縣之宴二十五日始得抵家聞使節之行且兩日僕策公既不及如原約過予家共行必亟即欲陳舟以追之平望吳江之間恐屬無及矣故逡巡躊躇而止然僕之所欲共公面為別者非特世之繾綣離合之情第思郡太守之高第者大略並繇臬副而公以循良愷悌聞者久矣今且領苑馬竊謂　國家南北之馬並領於太僕寺間又有行太僕以分領其不逮矣而陝西則復有苑馬者豈即古之秦非子所羣而牧者之地與抑亦隋唐來中國數以茶易西番之馬而公今即其職與然又聞特兼臬之僉憲當必以茶馬之使與中外羣小者之夤緣為奸其勢不能遽行於郡縣有司之間故特加之茲秩以攝而行之與少宰覺楊文襄公所領茶馬

都御史之疏竊聞其得不得之槪今已忘之矣而僕之愚則獨謂當官者不特高爵重柄也繇孔子委吏乘田觀之吾輩故當於玆求國家之所以利與其所以害又必察民情土風與諸從事者之所以善與所以否要之久而爲來哲者之鏡可也公其得無情乎然公之資望既深中朝上脫有以振淹滯奬恬退者爲職知公且不久量移矣西北雖苦寒而南人過之大都於飲食風土多便何則脾喜燥乎歷仕途二十年數

過河以北則諸病俱却所不便者惟去故鄉六七千里家書無繇易达耳前堵令壻濮君綜理必精覈者而公子輩既分託外家語所謂骨肉之間各有司存矣僕不敢不躬爲早暮督課大較一切工程當與小兒分曹並進據僕所祭令郎者之氣與其所自好者之志決當兼其一日千里如傳所稱騏驥騕褭當有無待於顧鞭影而馳且騕者然不知子其能竊古者王良造父之似否也同鄉如許敬菴督學及戴太守公則公之家書抑可時時寄便寄貽者而臨鞏兵巡道朱君則僕按大名時之帷中弟子而恩義最篤者子並欲寄一書以通殷勤之思今不能及矣萬惟語次乞爲致意

與石東泉書

僕朞月來門戶坎坷頗多鞅掌所私慶者聞執政持博大避權勢夙夜在公簡厚處軸而二三知己鱗次鴈翀布列王塗庶幾唐宋皇祐慶曆之風與我　國家宣德弘治略相似可謂盛矣

然據邸報所傳與縉紳先生擁軺軒而南者間或口書聲口則公孫蘇息夫躬輩內挾中貴熒惑日月或爲悅鷙或爲乳虎諸公卿間甚且道路以目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唐虞之盛自古記之與猶聞荆石相公一疏稍足以徹　主上冕旒黈纊之蔽紓士大夫之憤而奪其氣嗟乎僕老且衰矣山亭石榻支頤抱膝惟上以歌石介所詠四賢之詩而諷誦朝與夕耳麟陽悟齋及公輩並負今之皐夔稷卨之望者真切真切

兒縉令山東頗知推公之教洗心勵志誠如公曩日所諭聲問稍起似屬相知矣傳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萬惟我公滕席而教之大略縣有司之於民當如父母之於子一切吐哺家給而戶足須爲百年利弊之思古人所謂甘棠之愛尸祝茲土可也僕少頗以勳名自奮已而中道忤世垂翅來歸公所於我而嗚咽者幸於兒曹而鑱刻也久疎音問茲以兒上計　闕庭敢附一言

奉淅巷少宰書

頃歲攜家過濟道經淮南獲望顏色聆簪舄公祖賜之以國士之寵遇之以故人之情其所繾綣殷勤譬則披穆風而飲冽泉令人神解於今猶瘖寐無忘者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而公以夙望召還天官春月以來其所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內持國是外恊公議詩書所稱唐虞商周併及宋慶曆元祐之風謂古今同不同與未可知也盛矣盛矣追記曩於莫府獲覽舍親潘印川司寇所抗疏時事僕竊壯之獨公爲緩頰而嗟且曰印川茲舉當不免諭訕之口矣僕猶愕不敢信已而卒坐反之者以惡聲相蒙幾陷不測僕每歎公知幾且聖矣要之公以素絲羔羊之德領海內蓍蔡典刑之望其鎮定如山其湛深如海古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而國家行且倚之爲阿衡席之爲石畫蓋有以也雖然一二年來聞　廟堂之間爲二三君子所熒惑濁亂者抑多矣公於其間亦不無如易

所稱多與多懼而大臣以身當天下之勢以權衡天下之亂其道固如此僕雖罪廢久待盡丘壑然於世之陰陽消長否泰升沈處抑未嘗不緦緦於心思間茲特於兒曹之以吏事入覲不敢不爲傾吐者如此僕辱公骨肉文章之知餘十年于茲矣兒曹上計　明時萬惟俯憐通家子弟特滕席而教之倘及少補地方公之百世之誼也仰望台階不勝瞻切之至

與錢秀峯侍御書

僕海山先生令遂安時所於省闈覽其文而錄
之者當是時僕幾爲他校文者所擯而海山先
生獨奇之以爲國士故得策名巳而第進士後
思欲奮報知巳而未能也豈謂海山先生罷官
後輙以負俗之累爲羣小所訴而擠者忌者與
儌危者不崇朝間而邸第田園歌舞紈綺蕩爲
市井惡少者所刼而奪矣非特生無以爲衣食
沒無以爲含斂而衣冠之因且爲傳記所未之
載有僕其門下士也焉得不痛心裂肝而潸然

出涕而欷歔嗚咽也乎巳而海山先生與夫人
相繼沒抑聞皆遺棺以殯之然諸子飄零譬之
失林之鳥一過井廬一勉爲賵與楚之憐叔敖
之後行歌負薪者猶能奮優內感莊王而僕於
今卒未如之何者嘗記憶海山先生於族屬中
獨奇公爲高材生巳而公既第進士爲名御史
其所以勳業聲問馳驟王路者赫然當世巳而
僕欲望顏色瞻襟期而未有路也及獲山東與
湖廣錄手而讀之公於舉子業蓋所謂絕世無

雙者僕抑不自量竊願以斥鷃之翩而思以連
翩於鸞鵠以臨車之駟而思以蹀躞於騕褭者
也不審公其許之否然此一段特屬儒紳末藝
非所以窺公之大也姑置不論公之大當有近
之與范希文遠之與晏嬰輩砥行礪業震耀今
古者然則收族之貧而衣且食之與所謂待臣
而舉火者七十餘家非公其誰望之錢生過所
口誦公嘗遺之廬而收其剌繡者之婦娓娓不
置口公之誼甚厚與范文正輩相伯仲且不負

海山先生之知者當與日月俱遠矣敢不勉爲
尺牘以謝而他所不敢請請而不敢盡者猶之
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伏惟垂憐焉

與陶雲谷方伯書

公之賢聲滿天下而海內搢紳學士無不願從
之遊思以縉帶於其側者而僕獨非敢自絕於
賢豪長者也科第既後先不同時而公之宦轍
所嚮僕且免官來歸歸則以一丘一壑自好譬
之鷦鷯之伏叢蘿而丹鳳之鳴於九霄無從而

攀翮聳翅也然而新岑公四橋公暨蘭谷以下僕竝或及與之同官或與之宴言稍稍附聲應氣求之末則於公謂之通家之誼故敢略布腹心不知公其憐而許之否僕雖耄且衰而好德之心特切羨牆公倘不棄則其犬馬之齒未塡溝壑當或有共公膝席而談抵掌而傾倒者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伏惟我公其無拒焉

與陳五嶽方伯書

僕無似叨獲公採世之僭言者而千里走使賜之以千青川詢序公之文間亦不自諒輒効猥陋以報左右不知其及副公之望間以入刻否五七年來聲問不相及然僕之竊慕賢豪長者而願爲執鞭於其側葢認認也僕從林臥間所日夕冀公之按節入浙倘及未塡溝壑固當傒公使星所嚮而竊覩耿光也然忽忽猶未及已而兒曹通籍南宮稍聞附公子則以駑駘而攀騏驥之足又忝世講之末矣故敢因風便略布尺寸而僕之私所欲請而不敢遽及者譬則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杜甫不云乎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臨風懷戀無任瞻切

奉陰司空書

僕吳之憒且耄者也聞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而况公以勳業聞望名當世者豈可遽爲尺牘以瀆記室第僕與故司馬蔡白石公束髮爲文章交已而又爲兒女姻而白石按節蜀徼還數口畫眉山巫峽之勝輒自喜於蜀諸文學首獲

公不異張乖厓之於蘇軾兄弟也僕竊嚮往之太史公之傳晏嬰不云乎嬰且與世願爲執鞭焉而况僕猶及同時而生者乎公之勳業聞望所在譬則海若而百川之水赴焉鳳凰之鳴於高岡而鷦鷯斥鷃竝從叢棘間竦翼張翅而和且鳴焉公得無拒之乎白石公海內名流也其以詩歌詞賦之雄羔羊素絲之槪領袞搢紳士大夫抑已久矣特不幸五十而殀所遺繼室吳夫人僅年十七而孀所遺兒炳齊僅五齡而孤

當是時門戸之不絶者如帶矣一切圖書園林並爲族里者之所瞰而羣而毁其廬瀦其池甚且赭其山併欲陰賊其孤以爲利僕同閭郡之鄉大夫顧尚書公箬谿董侍郎公潯陽而下共爲揭之撫按藩臬及郡太守諸司而適楚中謝公鵬擧朱公炳如胡公定華各以方伯叅政諸使君之節相繼來浙並白石公所故守衞時惟中丞也故及稍稍鋤其荆棘極其寢衞白石公始及葬而所遺孤與寡僅僅至今日甚矣諸使

君之賢蓋古之韓厥者流而君之水弁之山固未嘗忘者其孤炳齊以恩陰補官光祿署時聞亦數以通家子時時過候公省第公亦時時膝席而教之每語次白石亦輙爲太息低徊不自已也豈謂炳齊近以攷判惠州出未幾客死濟上嗟乎何天之不佑善類而慘戮若此別無他産男女閨房中姬有懷妊者特數月耳嚮族里之所爲毁廬瀦池與赭山者復相嚮而鬼瞰於其左右夫人以下日所擁內外僮婢煢煢若魋

魋之待命於丘隴者耳公倘有趙武子之憐得無欲獻流涕而爲假手以援之乎今猶幸有德清令陳君岷麓其人固長者抑亦雅憐白石公故嘗有遺愛在蜀且併知其族之諸少年大都或殘以逞也故亦時時禁諭而以身翼之且許爲擇族中之賢者後之語所謂中流而覆而天假之以千金之瓠也然陳令以大計赴京邑而左右之染指者復稍稍出矣甚且有一人焉思借勢人以攘其千金之産夫人不得已行且匍

匐鷄笄出訟當路其事始寢然陳令之報政五年于此矣　明天子之所按故事而驛召之者當屬且與暮陳令去而蔡氏且爲机上肉矣公方席中外之望譬之登高岡而順風以呼則川谷且震也浙之撫按藩臬及郡太守以下非公之門生故吏當即其後輩之擔簦負笈而進者願公於白石公之生也愛其人其沒也惜其樹併其宿草且遠得以續謝朱諸使君者之業而近復善陳令尹之後茲則仁人之賜非獨僕

韋頌公之德即如白石之遺骸當必思以含哀奮報不忘結草於九原者已臨風嗚咽涕洟者三仰望台階不勝瞻切之至

與徐賓梧驗封書

西湖之上獲逢冠蓋以來忽十年餘茲矣而兒縉絲章丘令入覲間過省邸聞公賜之從遊其所縮帶繾綣而朝且夕蓋古所稱道義而肉骨者公其憐我丹徒及尚書省竝爲周官之末邪抑亦公之素絲羔羊之槪僕雖不能似而或亦

有臭味相近者邪然僕以還山久譬之鷄樊之羽伏櫪之駟而威鳳之鳴於高岡神驥之騁於康莊雖嘗張翼竦翅蹴驟跑足而不敢以聲問相及者其勢隔也兒書來不能不抵掌太息而且感且愧如何如何僕衰矣一切少所願附世之名公碩卿以動業翺翔者竝秣鍛矣而公方以盛年雅望海內搢紳學士無不睎其末光而慕其流響語不云乎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知公所從中領裒賢哲推轂豪俊而好士之聲當有甚於天下之士之求之者如流泉如鞭霆矣僕固無及而兒曹稍知讀父書抑或抱父所賫世以沒之志而蹀躞其間者不識公肯賜之教且左提而右挈之否

與萬履菴司成書 係二十年舊稿近過病榻始出之補刻于此

丹徒別後忽已三紀于茲僕宦遊所嚮既不及附公之轍而甲寅乙卯來僕復坐罪廢譬之伏蟄之蟲矣其所共當世之名賢志士非不緦緦然願爲執鞭而相從而蹤跡不相及音問不相

通輒恍若隔世獨其晝之所思夕之所夢猶不忘襟帶聯翩神遊者公得無同而憐之乎公之素絲羔羊之望滿天下古傳記所稱士之蓍蔡國之典刑是也公乞山既久而　聖天子賢公卿不忍襲遂貢禹之伏巖穴也璽書再至强起舊京僕雖林臥能不鼓掌而喜抱膝而歌者乎偶姪龍遊太學特附啓書少申問候之私倘公不忘故人訊眠食問杖屨姪當能悉之左右聊以慰公束髮之情什一耳荊川沒後僕生平

好遊叙如孤鴈矣令壻進士君年來曠逢倘過帷中弁爲致意

復王敬所書

言別巳久馳情如渴適得吳生所持書開緘讀之宛然揖公於天台石梁之間而侍揮麈接唾壺者躍然躍然季公又高第而河東三鳳星聚綠野之堂矣僕故嘗憤世之不能用騏驥騂騮之材蹀躞沙磧然千里名駒且翩翩接踵而連轡矣請公一切抹鍛共僕輩棲遲泉壑之間以

老如何如何不識可乎抑猶伏櫪而鳴邪西方之說誠是誠是語亦有之此亦大段着力不得吾輩不能習熊經鳥伸之訣思以長生於世而亦不必遽爲貪生怖死以着魅於其間直聽之而已如何如何吳丈之丹青當屬佳品然予既不習而閭里間又無能好之者兇移書兩縉紳家兩縉紳皆不在亦其數之不適也行且欲赴公西湖之約又不能鍋山齋而羈留於其間故僅投之金一兩以爲舟楫費統候共公面晤時大略須爲薦之郡縣有司聊以慰其仗劍而遊彈鋏而歌者之思也如何如何相見在即不盡不盡

與吳鳳麓績溪書

公以名才出令徳興已聞政通民和而按節使所書其能而薦之　天子者屢矣吏部何必假之符而別令績溪邪我知之矣故總督梅林胡公所從按浙時　先帝深痛浙之吏民爲海上烽燧所騷驛兵戈所荼毒而江南數十州

郡蓋巳土崩而魚爛矣　中朝所採百官議徵天下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嘗之未有能摧其鋒而斬其馘者公繇巡宜大時間嘗能偵虜入犯消息馬上疾馳以聞卽庚戌年也　先帝以此謀之分宜賜之　璽書改之提督未幾數疏功於　朝遂晉之爲總督爲兵部侍郎爲右都御史爲兵部尚書遂加宫保　先帝之知公也深故不次超擢而公之奮報國家也力故所嚮克捷甚且併中國之宿猾所竄海島而

因以煽魚龍之夷入而內訌者竝從而俘之獻
京師告　太廟然後海波不沸戰鬭以息豈謂
當時華亭適田賓互相攻擊之隙且以公特分
宜私人也故公之功名日起而華亭之忌日深
當是時　先帝蓋倚之爲萬里長城也及分宜
去而華亭秉國遂陰嗾南北臺諫論列其事曾
參孝子也參之母賢母也已而人告之以其子
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　先帝且憐放
之來歸矣然華亭且以不殺公公或當復從丘

縱起家異日檻虎而逸之禍不測也於是又摭
述其事公逮繫者再遂死獄中然鬧夜半
先帝猶傳旨釋放而明旦法司以獄斃聞矣此
一段公議百世下史官書之而仁人志士無不
爲之發憤而欷歔流涕者而況於我與公身被
其澤而脫之水火者乎高新鄭公稍及採輿議
復其官他所一切贈謚祭葬俱未之及嗟乎弘
恭石顯過傅介子之斬樓蘭蕭望之撓馮奉世
之破莎車而劉向杜欽輩往往於其身後訟之
僕每讀漢書未嘗不抵掌太息豈謂今　國家
明盛而卒無一人言之者僕竊謂公今綰印綬
而過焉能不式其閭祭其墓於以召問其子孫
且厚卹之如典制而於以關說撫按及學院諸
使君而聞今　天子者乎撫臺王公及按院
柴與督學房俱浙人僕又思執政申王兩相公
竝蘇人蓋其銜恩頌德於我輩共之者至於許
相公則又其鄉人而深相知者也公倘於此省
括而發弩乎百年一時者已願公留神焉至於

縣之疾苦民之瘝痌以公之材臨之譬之輕車
熟路也不敢及不敢及三稿刻一部奉上中有
爲胡公訟功故執政書及他所碑狀之文公竝
可按而覆也適病瘧不能盡所欲言

與萬發源書

僕衰且耄矣況罷官久於世不相聞然獨好覽
古傳記及鄉慕今之豪雋奇崛之士緡兒第進
士後稍聞其中式卷出自馮太史房已而獲覽
瞻明公之墨卷與經房所裒刻諸作甚矣馮太

史帷中多奇材劍客而明公則又冠軍侯且於世所寶當並古之太阿出匣而穎鍔所發溥日月噴風雷斷盤匜剸犀兕而令人不敢嚮邇者也項聞抱琴出令發源殆所謂牛刀試武城耳徽之買遊入湖者時時過僕隨扣之亦時時語次明公之善政譬則百川之水之赴東海而無逆折者也僕不能入其疆采其風近偶有友人李文仲者西遊白岳且裝所爲詩與書行謁張祁門公僕謂之曰君稱祁門公嘖嘖不置口獨不識發源尤今之楚楚者邪僕解其裝得其故所爲詩若干什與其書數幅願明公臨觀焉倘與進之或亦輞川之裴迪蘇州之秦系也家藏三稿數十卷聊附上稍申求教之私云耳不盡不盡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縉兒入覲聞公左提右挈而厚爲督誨之於古人所稱篤金石而開心膂者種種也及覽手書又借譽似過得非愛之深而不覺言之溢已乎銘刻銘刻然別諭云云公所同轔陽諸公內當國家肘腋之間而外以持博大渾厚之體以相爲省括解紛於其際詩人不云乎夙夜匪懈可謂忠亮之至者已縉兒過淮上稍及語次　廟堂諸公卿間公與悟齋輩並負今之素絲羔羊矯矯虎臣之望者悟齋公已貳吏部而公亦且夕當鱗次相屬不然且總內臺行且參大政柄石畫願爲國家深思以待之　天子聖明公卿翊戴於今亦百年一時也然竊按古傳記所載往往安危治忽風欻雲蒸何者天下之勢與天下之權必有所倚權或移於其所狎則勢隨傾於其所附譬之弈棊者然分子布算而彌釁隄防於其間特在執政而公須與一二同心多方推善類以備緩亟此其事也如何如何僕本丘壑待盡之年而絮絮及之願諸公所繫中外周堪劉向之望者注心而已所不能盡與不敢盡者猶懸懸千里也別札所引非薦客遊者而已幸留之幕中以侍朝夕如何

與費唐衢大參書

僕無似辱公握手出肝膈屬心膂且要之白首而無忘者甚矣古人之誼也所屬碑文何生及兩校過草堂僕適過京口比歸又抱痰火伏枕席者且匝月故於五月九日始得面覩何生且云公尚留滯故里以待僕屬草也僕即日繕草以獻然公之生平宦轍所嚮不敢一一詳之文中茲特紀公提浙兵本末故不及倘再詳則似古之生傳與生誌非所謂碑去思也僕所見如此然而公之材猷勳業已爛然在眉睫間不識公謂然否何生來敢併附尺牘奉候行旌入閩州於潘臬間陶雲谷陳五嶽顧衡宇處均乞叱名轉萬千飢渴之私不盡不盡

與蕭崑陽京兆書

僕無似辱公千里移書遣兩生屬僕記學其所當雅譽若將謂僕於古之作者或相及也已蹈勉為勒草獻上不知能副明公之望否明公移官金陵來幾欲通尺牘奉候猶逡巡未敢遽

有蘭谿抱相術者楊生來偶共語次口畫明公所令淳安之政於漢中半下邽相上下亦似知賢豪長者也故敢於其羈旅之遊也而附之以書明公之才如干將如莫邪異日固當為國家建萬里勳當不特區區犀兕之劓鳧鴈之截而已者楊生倘能指次明公之神與骨如許負如唐舉頗有以寄示僕以慰懸懸也

與吳悟齋少宰書

頃過淮上與縉兒相逢業已致書奉候當奏記室矣其書中所請公推轂善類翊戴國家知公當屬同心蓋有無俟喋喋者而鳳阿公隨徙南司寇公之轉園處已概見矣然華亭後新鄭江陵相次執國其間海內豪雋之士繇田竇相為廢興繇王傅相為出入以一切愛憎之私而隔絕天下之賢者猶綦綦在望也公貳吏部譬則倚局旁觀所為分子布算其間於以為晉山濤為唐崔祐甫為宋司馬君實令國家獲籍公橐中所貯以備緩亟非公之百年之事業乎僕雖

褎待盡丘壑於古人所稱願朝廷用好人猶不忘眉睫也公謂然否偶蘭谿有抱相術者楊生來遊京師其人頗名重南州然於茲行也當必爲諸公卿幕中客而僕獨切公旦夕執政故亦令函書上候伏惟我公無厭此輩不聞楊子雲亦好嚴君平乎請公姑留帷中試之果雖年少頗於塵埃間能識與人故敢不恡一言也

與陳德清岷麓書

故德清吏直吾公治縣三載雖不敢擬公然亦江南良吏也共被讒而左遷吏民共太息而恨之頃者移家謁選過京忽旅亡省城蓋六月五日也僕夜來於守巡兩道席次始及聞不勝泫然茲且過哭而脫驂以賻之矣聞撫按以下並爲投金助喪且給之以故官腳力而一切衣衾棺斂並繇守道紀綱之然縣中吏民恐未之聞也茲特附告公倘儕同官併及其首有德於縣之吏民也一切鄉宦舉監生吏及民間殷富而有力者不識公可發一傳帖而下諭之否僕令丹徒及按大名道時有寮一簿有屬一郡司理並不數月而沒於官僕特呈撫按兩臺及行按屬且併給一印信簿於旅殯之側遣吏人於其助喪而過者即登記之已而簿獲數百金而郡司理且千金公仁人長者也不審可席而施行之否

與余襲溪太守書

竊惟古之名二千石若南陽若渤海若東郡若潁川並慷慨倜儻多大略然亦以地僻望重無他監臨使者彈壓於其上與夫過客者之擁傳於其下故得以孳孳撫循以溉田種樹弭盜與教各名其職大較其得以盡心民隱者什之九而以奔走供張市道交者什之一故也若今之杭一都會也地大物衆人煙輻湊者數百萬家特下京兆一等上有中丞御史及王官奄寺諸按節使者星錯而臨又多佳山水及宋南渡以來輦轂臺榭之遺故四方縉紳大夫之乘軺而過與吳越間冠蓋之族往往旦且暮焉故其奔

走供張者且什之八九而稍得兼燭治文書聽獄訟者什之一二而已故非靜能勝躁綜能勝校幹能勝瑣者不以及而明公下車來不朞月閒而士大夫與一切吏民之交口而譽者蓋仕伯於曩時也予間過伏謁明公不獲見亦不及勝席縮帶而深遊其間第於明公之間過也望共貌綜共氣蓋深湛醇粹故然若冰壺盎然若穆風而於其中則又持之不激不隨不苛不弛古所稱純明君子近也故於前所云什之八九

什之一二竝不得以犂探於明公之左右而得盡心以縣職塤過西湖與敬所王司寇語次明公王公所嘖嘖稱不置口抑大較與僕所見一也嗟乎明公異日之滿秩而以治最聞於明天子而史官所書非古之南陽渤海而下已乎已而僕且來歸過辭明公適明公方抱病臥郡邸不得面且不及傾吐所欲請也茲特具書以聞别有家刻則僕生平好古與其願効當世者之區區或在焉故敢併爲獻上請教伏惟明公憐而賜之塵覽焉

復蘇杏石書

僕無似從吏先司馬公門下先司馬公以國士待之即如歐陽永叔謝希深輩之在錢留守幕府無以異也獨慚僕以文章辱先司馬公之知然亦以文章爲妬口者所讒之執政指病而去卒不能爲國家建尺寸以畬報知己也南北之鴈久已摧絕忽兒曹遣使來歸獲明公所移書不勝跫然喜及啓封覽之始知先司馬公以故

督學江西時試於斯人乎稍相枝柱起踸踔輙爲招引言訐而毁其廬散其業不勝錯愕泫然系欷者久之已而讀至篇末則其曲直已原而伊人者所藉口郅都甯成之遺以快恩讐矜聲譽今安在哉再讀碑誌及從祀歲曆諸刻而先司馬公之勳名道德已爛然朝野矣非獨銘之鼎彝銘之太常而與日月竹帛所書固當與漢唐以來封疆之臣所相爲照耀者而明公能以仁人孝子之心發先德飭國典於此亦可以見其

概矣踴躍踴躍項者縉兒令章丘又適明公以王官過焉大較鄒枚侍從暇出賦兎園詠梁苑而兒曹抑得以通家子翺翔簪裾矣知明公必爲開襟而敎之聞三齊間災旱相仍兒曹所朝夕憂勞欲爲百姓請命於當路而賑其飢安定其流亡然不知其能否也僕衰矣年且七十五天猶賜之以筋骨之强時從杖屨娛泉石而間繇宴酬之餘以詩賦嘯歌狂謔五湖間蓋於古原壤不能不顧影而笑也明公以爲然否

與王工部書

兄以名才由從南京尚書省爲郎士大夫且謂騏驥騄駬之才不當置散地然杜甫不云乎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至自當空羣而長鳴矣頃聞量移職方職方雖不及北曹之遍選爪牙之士以待天下之要害而南都者　高皇帝百戰所草創國家而襟帶江漢猶在焉兄過之得無覽其車書會同之遺而爲之橫槊賦詩者乎僕舊係司勳後左遷車駕車駕頗膠轕中所領黄馬快船多與中官寺人相折閲稍煩撙節不知近來與往年故事略相當否尊翁今之武庫也兄年少僕九齡其精神所注猶可鷹揚四海者而中朝薦書絫絫然連章以上然不聞從中者亟爲之推轂而下除書焉何邪僕衰矣項得一疾幾爲尸蹷近稍平復抑淵明所謂待盡丘壑而已偶楚中友人周生詣遊太學借其南飛鴻鴈而遺之以音周由博士弟子起家然其內綜釋典而外習青囊其所當胸次寥曠而

眼界精絕處有不易得者且故知僕習兄家父子間敬爲尺牘以通兄倘爲之倒屣而下榻焉稍得共遊譚共日當必有如蔡邕之謁王克而得其論衡以歸者外刻歐陽文忠唐書五代史鈔僕愛其序次戰陣處不共史遷而僕時時因之稍爲點次其間語所謂借文章以談經世之略也附兄覽而敎之武庫海石公今偉人也併煩寄聲

王芝山房稿卷之二

玉芝山房稿卷之三目錄

書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書

與劉石圃書

僕別公來忽累數年于茲其所寢寐左右而夢思襟帶者朝且夕也僕少坐忤執政中道垂翅而公之才譬之干將莫邪所至當截虹霓剸犀兕爲　國家建勳業勒鼎彝而公抑亦豪儁之資爲世所忌今且荏苒風塵留滯江海年且近五十矣知公之中夜聞雞不無起舞如何如何公世太師以來堪輿家學所指畫佳山水處大都釋氏所稱法眼藏也而近得楚中一士曰周康甫者其人雖以文學起家而於青囊一脉中多得之神助者語曰相門多相將門多將僕敢移書推轂門下公所刻平沙玉尺請滕席而倒篋以酬之相隔既久相見未期特託知己僭求明教不盡

上李漸菴南太宰書

僕伏海曲讀古六藝傳記竊見學士往往稱皐夔稷卨萬世爲人臣者之考鏡且謂絕德非近代公卿所及者僕獨不然皐夔稷卨與漢唐以來所稱材臣不同其道無他總只繇仁心質行憂國奉公如劉青田所謂不以喜不以怒如權衡之於萬物而已之私一毫不以與焉者是已間覽宋真仁英哲之間李公昉寇公準王公旦韓公琦范公仲淹富公弼歐陽公脩龐公籍趙公汴司馬公光諸君子之入朝則雝雝然推賢讓能如不及絕不以世之忮求愛憎之微介乎其間而退則無請謁無苞苴甚且推轂世之賢豪倜儻之士而其人不及聞不以謝之私室者故當其時海內譽髦後先相望三王而下此其最盛者已我　國家宣德弘治年間稍稍近之若我公者非其人乎何者僕嘗謂公望公貌冰清而玉潔絕無世之塵埃也及扣公公且席而坐之與其揚搉古今品訂當世公所持博大正

直於世之賢人君子則好之若水之赴壑及聞其骫法而他過也則又疾首蹙額而不以及絕無世之城府崖塹者毫髮之私介乎其間也頃者二三執政亦稍稍於公相為倡和於曩所謂分宜華亭江陵年間一切黨同伐異之風不概見焉然則詩之所謂素絲羔羊肅肅兎罝又何異乎僕嘗私謂宋之真仁英哲諸賢即虞廷之皐夔稷卨可也若公及頃之二三執政抑即宋之真仁諸賢亦可也茲聞公繇少宰出典南吏部僕竊謂公之聞望一日不可離　朝廷左右而論思者或謂明年例當考南都之賢不肖而黜陟之其於世之升沉所繫非鮮淺比故暫以勞公引軾而南僕無似竊欲跨一驢間走秣陵伏候公之起居併聆公之二三年來所不聞者之道論而秋八月來病魔糾纏兩肘如枯楊之枝矣不敢出門戶而晝之所思夜之所夢未嘗不引睇公之左右故敢先遣一介之使問候於其側伏惟垂憐而俯亮焉其所不能盡與所不敢盡者猶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

與萬思默督學書

僕無似少附尊翁通籍明時極承尊翁知己之愛其間意氣襟期當自有神解處非特世之區區鹿鳴之相頡頏而已也而二十年來音問甚希非敢忘故人身與世違疎嬾成性殊覺頹惰以至於此然尊翁位陟卿貳已而又獲公以家學翱翔王塗僕方切同袍之慶未幾公亦坐世搆免官歸矣僕雖不及縮帶而遊膝席以語然公之才譬則干將也縉紳大夫往往有能口畫之者僕之嚮往久矣頃者葉丈抱公書開緘讀之其所掀揭宇宙俯仰古今大較可揣至於論文一節公所自得幾去世之影響勦襲獨犂然有志於古之道茲或僕平生所自好而學焉而未能者公且擘畫及之僕安敢不自鞭策尺寸之間以求正於高明也乎第老矣語所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其壯心雖不已而恐日晷之暋有不能前驅而馳且驟者如何如何茲於葉丈

之勦游而歸也敢報之如左而尊翁老年夬處僕亦不敢別爲書公過庭時倘及出僕所爲書於賢父子間當或抵掌而解頤者外八大家刻一部附上韓歐以下近來文章家且謂漢西京後薄不足爲而僕則妄謂八君子者其材之小大不同要之於六籍以來相傳之旨似各能獲其雋永而爲之者故一切鐫評竝爲指次如此僕故知不免爲世所嗤笑而今且得公印證頗然與之語不云乎苟同於道雖不同於俗亦可也如何如何

與陳大酉司理書

僕無似辱五嶽先生不鄙屬序詩文刻故及稍稍移書相酬次而漢沔之流與勾吳之波數相爲掩映而吐吞也明公舉進士出爲越州理而兒曹又竊附榜末故以通家誼時時相問遺而明公襟抱如在眉睫矣然初不知五嶽先生即傳少巖司徒公之甥而先師菲泉膳部公又故嘗於今祖蘇山先生爲綰帶交而頃者來生汝頤攜姪孫拱日過草堂偶爲語及汝頤即蘇山先生所因少巖公於菲泉公爲肺腑交而移其名而名之者且聞明公過越州來其所憐來氏兩生賜之從遊左提而右挈之者若穆風若甘泉今人披且飲之者神解而心醉也語不云乎窮谷生春是已然僕抑嘗從菲泉先生故亦嘗竊附少巖公文章道義之知繇此言之則明公又或移其所以憐來兩生者而併其不忘衰羸又可知也望望星河盈盈一水故於兩生之還越也再附一書以獻別有家刻唐書五代史鈔一帙則僕故所讀歐陽永叔之文而妄謂其史學獨得司馬子長家法而因以鐫次之者敢併呈覽不識明公以爲然否

與顧衢宇督學閩中書

石門言別忽已歲暮矣嚮所共公面訂督學事宜謂隄防吏胥當以嚴陶冶諸生則以寬此則士大夫之所共知者而間又別請考校者特什之六七而已又欲公於考校外須於諸生之抱

德行道誼及囂詰頗側者深加分別而提掇而鼓鑄之從而恤其疾苦賑其貧乏解其冤抑搏士之所知而不能庇有司之所忽略而不以問者特爲什之四而三此或士大夫之所不知即知而未必留心者辱公點頭而許之然入閩以來不知公間及俯採以按行之否公所下州郡案驗科條僕猶未及見獨於守道林錦峯公祖處時時問公出巡地方消息而錦峯公亦時時口誦公之大雅之聲然抑以去故鄉遠不能詳

書也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僕之玆言也故嘗於王敬所之督學江西也或及之近於許敬菴之過關西也又稍稍詳次之王敬所去江西三十餘年士大夫猶能無忘其愛而敬菴公則秦隴之士近所軒願而頌諸中朝者不興古之文翁之在蜀矣公今之大賢也其心之澹然若水其襟之盎然若穆風僕固知公之行郡視學所嚮諸生之所誦法與士大夫之所口晝而心溉者萬之矣僕辱公之知愛既深故其瞻仰特切今於南來之鴻也不能不遺之以音倘及朔風幸爲投寄所下案驗科條及諸生考卷之最雋者令僕獲手而讀之玆則公所不遺故人於千里之外也

復陳五嶽方伯書

春以來僕病足臥山中於正月十三日忽得公所遣使攜二書至其一則論文章之旨而併屬僕以記所謂六美堂者別有副札暨闘絲之遺是也其一則緜續得劉生所囊訟冤書而因以

報之者也感刻感刻僕衰朽譬則秋江之萎梗其所汨於流波沒於崩沙而朝且夕焉待漁人之拾且爨焉不可得已而况辱公之注記乎又况辱公授之以文章詩歌之什甚且先大夫蘇山先生所從竟陵訪陸羽著茶故處而堂且歌之此一段風流澹宕古所稱物外司馬者之流也併屬僕記之得非公之好士而不以九九之末遺之者乎僕竊欲留使者累日或稍遲足瘍之解且當濡毫記公之堂而以復之也使求去

甚亟故不及然公所首論僕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柳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猶屬草莽偏陲項籍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並之而馳者誠然誠然僕之鄙則少自結髮所鑱畫古作者之旨而偶有所自好不敢不吐於長者之側也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其近體諸什上摹魏晉下追大曆一洗宋元之陋百

世之雄也獨於記序碑誌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戞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於古之所謂文以載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僕少嘗與友人蔡子木論文書竊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當於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於其道然後從而發之為文譬則金之在冶而種種色色無不得其鼓鑄之眞者即如僕所頃次韓昌黎輩而屬之八大

家且漢之崔駰蔡邕晉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以下非無龍驤虎闞之士而八君子者之出曾子固殊屬木訥蹇澁數之無聲噓之無燄者而僕猶取之以其所序戰國策諸書及記筠州宜黃學諸文蓋亦翩然能得古六籍之遺而言之者已要之非世所謂翡翠珊瑚刻鏤黝黷之飾而為之文者故蘇長公嘗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

則崔蔡左陸以下並草莽偏陲可知之矣又何疑於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當或鴻鴈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於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謝之矣僕非閒文者第其所自好者在此故僕幾欲燬去生平所為覆瓿者之藁倘及秘蹤石室者之深而囊六籍以深求心之所至而因自老焉或庶幾其仰窺什一也今且衰矣疲薾不

相及矣公得無憐而教之乎謹於使者之草屩
而南姑復之以所云而公所屬記六美者之堂
聞令郎大酉行且按湖中僕當前扣其堂之佳
山水所嚮處勉爲公挂一言於層欄曲檻之間
第恐猶屬嚮之草莽偏陋者所云不足以慰公
之深情也如何如何不盡所欲言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公以　先帝直諫之臣還朝以來古所稱國
之蓍蔡國之典刑而矯然素絲羔羊之風概於

今海內當爲第一流也二三年間猶爾濡遲何
耶或謂公之貳司馬即宋樞密副也職尊而望
重矣然僕之亟豪傑柄用之心譬之瞻澤星景
慶雲而覬足以待者情也然亦天下之公也非
阿所好也頃者峨崍公之去縉紳間多惜之大
較言官所論其疏用某一節甚屬無當似也然
或又謂非以私金錢者之遺某固從中挾而請
之不得已也僕臥林壑間不知於中肯綮苟出
於從中挾而請之僕竊謂峨崍公平日之權世

變識時務處固其所長至於矯矯體公持正處
或其所短也然其豁達大度當機不滯於虛張
說魏元忠以下亦庶幾乎其近之者今且以罪
去僕之故人知己之情於今猶耿耿刺心也然
聞　天子所簡命嚴太宰盛矣或又謂其以
病不能出不知如道路所傳否然據僕見之私
公且署樞筦者久之不知近來何所次第施行
也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
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

將領亦因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爲家其所爲部
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
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
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及擇我之進則力戰鬪
以徼利而退則我從中屛蔽以爲捍可以百不
失一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
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
長大較戀巢穴長子孫非胡虜比而諸將領當
以輯和拊綏爲上以簡戍卒番嚮導爲權而至

於不得已而用兵則惟以鵰勦爲最快不當如
近年動輒請兵十萬二十萬以上而事大征者
抑不知多調兵則輓芻糧按部署假日月賊之
猾且健者竝走險以避矣已而所疏聞斬馘大
較特係累其老弱與中國之被虜甚且襲殺無
辜者以爲功耳此則僕按節南粵時所聞往牒
詢諸父老而得之者繇此言之則一切諸險隘
將領固當於中權其南北而善爲之矣不知公
謂然否然不特此也僕又嘗妄謂吏部所權者

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提督與諸
兵備大司馬所當一一咨訪一一劈畫而與吏
部共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
護與諸節度使而我　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
之七即如挂印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
諸邊徼提督節鉞使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
略識事宜與其跅弛不羈足智多謀者爲之恐
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衆望者魚貫鴈
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辨即如古之二卿以上

與謗書滿篋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方之
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竝
其所掌世或不免例擇其簿書筦鑰之慎者充
之抑亦過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
提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
貳密爲簡擇某堪某處兵備且可以待次而領
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而領總督因以聞之
吏部而吏部又須多方而虛懷以參之因以聞
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

音務使酸鹹辛甘宮商緩亟各適其宜而已當
是時外則權天下謀略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
心深入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
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
公不可以此望之吏部而僕之鄙陋嚮嘗竊識
公於弁髦時業已卜異日當爲國家石畫臣不
特區區掇科第曳金紫而已者數十年來公之
上下古今出入中外其所博識而深中者嘗有
江海之難以蠡測象緯之難以管窺而僕又褎

且耄其所自好者如彼而其所自蔽者則又如此恐不免井鼃之跳埕露蟬之哦枝而已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久不奉書適縉兒遣使奏考滿冊敢因南來鴻鴈之便而附聞焉亦所以代故人者之膝席而緩頰以談也外有考滿事宜與僕所欲按故事而請者種種統乞公爲留神而次第之不勝瞻切

與楊侍郎本菴書

近得邸報及縉兒從章丘所移書乃知公之不遺兒豎而錄之甚非甚且以僕舊嘗爲先太傅公屬吏而總總然有故人世締之愛焉感激感激然而公所指次僕之去官狀非繇河魏時獲罪也蓋繇少嘗獲罪於故執政執政所從督學浙江時僕以諸生後未蒙試即第故不敢妄援爲門下士而亦絕不知此公顧嘗過愛而數爲稱引之者不置也故僕之蹤既踈其釁漸深而同門之忌從而陰搆之者愈力故僕之罪遂不可解一則繇吏部出判廣平一則繇南禮部出僉粵州又不意於粵州偶從府江稍稍獲尺寸矢石之功遂徙爲大名兵備副使蓋嘉靖癸丑之冬十月也胡虜庚戌內犯後部題防秋山東河南及大名井陘諸道竝募兵待之近郊蓋欲時其緩亟以爲援者然未嘗躬爲戍邊也其年部中特疏請割順德隸大名道 勑令大名道歲提兵三千人赴倒馬關以遏虜入故大名使之戍邊自僕不肖始當是時中朝士或指爲故執政所銜者未之釋第欲以此搆之罪也或又云先太傅公聞閒僕不肖於粵州時或嘗以知兵名故俯錄之措置如此未幾先太傅公出督薊州僕雖不能從之出入臺障間然抑時時奉指揮練將士飭戎馬一切枹鼓旗幟弓弩戰陣或謂稍可備緩亟已而撫按巡關諸使君竝交章疏薦之 肅皇帝甚且推轂謬謂可當節鉞已而僕之坐罪蓋繇府江匿斬馘者之賞爲案也嗟乎僕豈敢爾哉且僕是時特以鵰勦前後俘斬二百四十名顆及被虜男婦殆千人竝

不煩單門一卒之力一金之費而顧以此罪僕削籍此或先太傅公之所深憐而剌心者然是時先太傅公方按節遼薊所從中伏戎而猝發譬則疾雷也即先太傅公掩耳且不及而況他乎已而先太傅公一還兵部再掌吏部猶時時嚮人士齒及咨嗟不已故僕間嘗爲書託友人蔡曰石陳謝云云載之刻集中公固可覆也故僕於先太傅公蓋負不世之知者而頃者縉兒復及公牧錄附之箴記語不云乎生不能報沒不敢忘僕雖衰且耄已無及矣異日兒曹或及廁公從吏末少徇國家此則愚父子奮報知已之區區而又不知天之所以慰桑間之餓者何如也

復沂水宋大尹書

僕待罪河魏時不敢以簡將士習戰陣爲職而數共諸文學上下古今宴酣經史欣然樂也已而僕坐忤執政擊之來歸諸賢所各以其才翺翔仕路僕按省試與登科錄知名氏所傳非不抵掌欣躍而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不復與諸賢相爲傾倒甚矣世路之嶮巇日月之奔駛而故人知已之思徒切夢寐也縉兒遣使南還忽得手書知君且抱琴爲令又適與兒曹所領之邑齒相錯僕雖不及與君綰帶爲歡而兒亦獲附同官稍屬世講不勝欣慰兼金文綺之惠又胡爲乎來哉覽手書且亟稱僕既不得以勳業奮昭代或當以區區文章詩詞之什與近時空同大復輩相頡頏嗟乎僕豈敢望哉然僕所自好處已稍稍與世之家傳移書論列大較見之集中君倘不鄙或可取而覆也然我 國家大較弘治正德以來詩詞之什已彬彬乎戛金石奏宮商或可與唐大曆貞元相倡和矣獨其文章則僕竊謂當如孔子所云其辭文其旨遠必得六籍之深而始可與之升其堂而入其室也否則恐不免如蘇長公所謂揚雲第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世之所競慕以爲摹左傳摹史記摹漢書縱極其工當亦優人者之貌孫

叔敖焉耳而况其所摹者特句字之詰屈聲音之聱牙而已僕竊恥之世之士或與我者半薄且疑者半要之文章之在天地間久則公論自定非僕之所敢知亦非僕之所能與也君倘過縉兒官舍試出其書讀之不知君謂然否

與杜司諫爵齋書

僕無似少嘗繇吏部謫洛州而先公滏涯先生抑適以刑部郎過故里焉僕遂及附先公爲縉帶交當是時郎中縉紳大夫大較多趙魏慷慨

悲歌之士竝憐僕之㦎期所嚮而先公尤深僕稍稍役從宦轍間得以發憤於六藝羣籍之深而忘其左遷之很頃焉甚矣於今夢思也縉兒釋褐令章丘又適明公領袞州郡間聞明公又推先公之愛而忘年而弟之過督之又從而教誨之故兒嘗繇白衣書生出而爲吏遽得引明公露冕犯雉之遺而尺寸之上及信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諸使君而下之吏民不以罪仁人長者之賜也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明公過南都領諫垣僕幾擬跨一驢謁謝左右庶幾古所稱生不願封萬戶侯而求一識韓荆州以慰丘壑瞻切之情者顧年已衰遲病魔爲祟寒暑代至煢煢留滯不敢出門戶間嘗爲七言近體欲投之而未能也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而明公又以海內譽望之賢出爲南司諫司諫者朝廷之耳目而南都則又鎬京之舊非特國家宮殿府藏百官之近也南通江漢捷百粵西帶汴宋北按淮而明公輩譬則天象

之樞斗焉今且水災非常二百年來所無者即按傳記所載抑亦不得及也莫越間又以澤爲國而故所憑城市墟里而禾黍相望者今竝一壑矣仰觀象緯或又多訛言明公得無中夜攬帶之思乎僕叨第進士來不領役有司者五十年于茲而湖中所报爲破家者南京絲解今且不免抱㦎從事焉茲特具書奉候門下外函家刻一部併舊詩一章伏惟覽教

與蔣西𦍑太守書

言別來又逾三載矣公抱道術多能經鳥伸之訣而年彌高神彌王公且算歷期頤猶能從丹房芝幢間歌詠自娛古人云左摩洪厓右拍松喬非公所自得於山之深而泉之遠者乎曩所共公結駟而遊並轡而歡者凋落殆盡而纍纍僅存者惟我附公兩附耳公每以翩翩霞矯自許其肯挈我而騎黃鵠履泰清否乎公家五湖之比僕臥五湖之南盈盈一水譬則女牛之隔河漢也客有錢生者自稱叔父輩並從公爲紹

帶叉今且裹糧而過敢於其鴻鴈之翮附閒左右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僕雖衰且羸公倘能食我以松枝飲我以[illegible]竹猶當附青鳥而從公杖屨間也不盡不盡

與徐龍灣給事書

曩過丹徒辱明公憐僕待罪玆土而簿書所嚮抑或庶幾傳所稱舊令尹而新令尹也況明公復推年家與州里之共一切繾綣而綢繆之不啻女蘿之附絲桐之奏而已也詩不云乎何日忘之玆者明公領諫垣又適出舊京去湖不千里僕幾擬野衣草屩而一過都亭且帥丹徒之吏民與明公共爲俯仰而詠歌焉所當牛首燕磯之爽鍾山石城之勝知明公當不忘襟帶者弟年人衰暮於其出門也不無語所謂顧姆子丁寧剌剌不置口者故於今猶耿耿也如何如何翼雲爵齋兩公者並僕故人之子也聞兩公忠信慷慨於今海內爲名流而明公且及與之朝夕青瑣其所論思妄言共爲上得以覽　高

皇帝車書輿圖之盛而下得以察江漢淮宋及于鄖吏民之利病得失而咽喉國家焉甚盛事也久羈書問玆特見並爲有司所窘而役之以南京絲解南京絲解湖中第一苦役也僕父子叨科第五十年來所未嘗者今一旦領之辟則以磨礱而負駱駝千鈞之裝矣甚矣其爲縉紳之羞也聞其事往年係科道監收故民不爲患近且爲中官所私而專之一切勾當壁庫之費不啻什倍故時矣而聞科中猶得時時譏察之

也不識然否僕既耄不得不哀鳴知己之側伏惟垂憐而留神焉

與張蓮汀書

伏惟男女之配百年宗祧所關而詩書之敦兩姓婚姻所重先恭僖公於僕弱冠輒同頖宮之遊已而省闈又共鹿鳴之雅當其宦不竝轍情寔傾心及於昆仲間語所謂翩翩公子而諸郎輩又足儷此說儒生也古之苟陳何以尚諸兒縉兒復附李公通籍　天子兩世盛際一時

流風茲者且於太學尤爲深知承施文學憐彼此俱屬冠蓋之家而亦族弟慕恭父子又爲儒紳之盛以此不揣非薄強請叚李豈謂門下俯從而兒輩亦獲勉附爲卒之間聲珥言聘於不肖不能不愧而在賢者當或我諒也而今而後兒當以婚約而益申金石之交日居月諸孫亦以孩攜而仰附絲蘿之託矣

與衢州兵備道胥使君書 補刻

公及三衢來數得之郡二千石以下傳公績紛

之情甚矣故人知己之思也刻骨刻骨三衢者介宣歙吳越之間所稱龍游東陽義烏諸下邑蓋盜藪也中多豪猾爲之窟引而浙之右族大姓彼其來往行劫者什而七八即如僕不肖亦於今談虎而色戰者也此所以於公下車之初問爲奏記及之朞月間聞遠近稍稍戢矣無迺冀渤海趙京兆之遺而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并及剝皮建鼓而斷頭梟街者乎久缺問候適丹徒故簿鄭君之子過山中特借鴻便稍布尺牘

又副啓

僕令丹徒時有鄭簿者常山人以廉吏聞者也嘗督糧謝絕常例已而病沒無以爲殮吏民哀而哭之者不下數千人僕以其情聞之當路厚爲賻始得扶喪來歸以故其族姓邑子至今往來如通家且鄭以廉守官見稱於時然亦以廉廢家而三十年來益且窘矣今有孫名起宗爲衢州府吏頗善書敢以其名聞之臺倘辱公憐其故嘗簿丹徒者之廉爲之恤其廬收其

裔且得終書記廁廝輿臺之末卽古人所以憫孫叔敖之後負薪行歌而爲之欷歔感慨也已公仁人長者也得無攬帶之情已乎不勝佇望

與許敬菴京兆書

公之茗上言別僕所抱瞻依之私蓋有隨公千里而江流者入都亭來知公門下多譚經講道高標大雅之士一時公卿百執事當有解頤而嚮風者已漢人皆稱李膺之門爲登龍大較公今日或亦似之如何如何近覽邸報公且陪點大中丞矣來鉞開府非歲暮卽春首不知公及按節近地僕雖衰且老抑及時時問遺否

與張明江太守書

僕無似辱先師文定公覽會試場中所爲試卷輙首器之以爲國士適有他策問所條答處妄訕世之貪賄者故坐罪不及如文定公所欲次之元魁之列已而廷試日文定公欲以策轉呈肅皇帝御前又適有他從事故匿試卷塡三甲中撤卷纔出而文定公覽睹之不勝憤鬱

然僕之數奇孫文定公多矣今弟來得公手書且驚且喜聞曩所攜廷試卷文定公猶及收而藏之家中而僕於此不能不憫然自失而併欲於公處求之傳示子孫也如何如何僕位屢中大夫罷官來歸卒不能樹功名垂竹帛甚負師門而兒曹以下稍及掇一第出爲令頗竊民譽卽叔季輩抑及鵬矣善文章茲固明江公之所爲我解頤而亦或文定公之所含笑於九原者也忝在通家故敢附聞別諭族子欲刻兩浙風雅併菍箴中稿欲爲傳之然僕舊有吟稿十卷已列三稿刻中茲特附覽求教而他所未入刻者別錄一二首大較並山澤閒幽臣羇客不得志而故爲寒泉蟪蛄之音非所以擬之騷人墨子也伏惟我公痛爲剗削擇其稍可者而轉之否則重爲木災而已皇恐皇恐

與張崌崍司馬書

公之按節浙上浙之吏民所欲家尸祝而戶俎豆之者譬則晉羊祜於襄陽宋張詠於成都是

已而僕所銜且戴者獨深何者僕罷官以來三十餘年于茲海內知己零落殆盡豈謂頃者地方鼎沸之患　聖天子且借國家之重臣儼然臨焉而公又不遺故舊所相爲吐哺而拭拂之者久而彌篤不以厭勸若此薊遼以來公之奏凱之書日暮聞所當搴旗斬將而効首虜者不下數千馘矣即傳記所稱漢之衛霍唐之李郭恐亦無相遠公何爲不肖紀令滑以後數事僕恨衰颯之年謭薄之識猶未能爲公次行事然要之一二年來公所爲　朝廷統將帥靖疆圉與夫遠斥堠者益於往事功且百之如何如何公令入領大司馬并特一重鎮一邊徼而職方所藉薄海內外咸爲兵鈐矣　聖天子行且倚公爲古長城與仲父者流久羈稱賀以文稿未上恐公之掌書記者簿責坐罪故皇恐到今茲且有不得已之請焉況緡兒入　朝當必以通家子弟過邸第屢矣故敢銜風上候伏惟台亮

與潘雪松司理書

頃者里人以辯戍事過海上間附書問候且藉公順風而呼於高岡之上已得所請甚矣仁人之賜也茲且適有太平吳生抱星術兼解青囊客若上者久之知緡兒獲附公榜末又知僕以文章詩歌之什稍稍爲公所錄而數以書相報答遂摭褻請爲一言求謁門下然僕竊疑公之持官若冰與蘗恐不喜一切客遊者過或曰楊子雲以文名當世所好者湛深之思耳然於嚴君平亦愛而禮之與之從遊公得無憐而賜之尺寸之階令侍下座望清光緩頰而談否乎與否惟高明裁之

與俞勝峯太守書

僕年入衰遲然於世之賢豪長者未嘗不側耳傾心而嚮往焉迺若公則所當吳越之州也及其出守則姑蘇傳所稱齒相錯於襟帶之間者也公下車以來朝發令而封以內之吏民所爭奔走而歌舞者夕且聞之耳垣而溉之心者久

矣幾擬鼓枻於五湖之北或嘗膽飾尨寤餐烏
而庶幾縉帶之末焉然很以伏跡田野避景閭
里得無古所謂逃虛鑿坏者之近也乎非敢也
年既衰遲不免如贅處者之蝨云耳僕所請者
特子弟間儒生求知之事非有他也嘗聞鳳凰
鳴高岡而藩籠之羽猶爲之竦翅而思颺騏驥
馳康莊而伏櫪之駟亦爲之踣蹄而悲嘶伏惟
垂憐焉

玉芝山房稿卷之四

序

玉芝山房稿卷之四目録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嘉靖十三年甲午時惟閩州小洛何公暨西蜀高公來典試事于浙當是時兩公竝海內名流繇進士起家郡教授過焉而予輩九十人亦稍稍竝以吳越所稱高才生甲乙而次撤闈之日按故事夭歌鹿鳴而賓興之兩公號大賢而諸生亦各鳯翔魚貫雜遝而進跳跳獻酬膝席前壽鼓鐘前懸匏竹後列磬管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馬仰秣魚出聽何其盛也迄今甲申五十年間　天子之垂紳而南嚮者三易世諸校文使君西蜀高公而下竝已星散而飈逝即如予九十人間繇公之策名而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後先不同時升沈不同位所各以文章勳業馳驟當塗沛艾王路者今皆零落殆盡所僅存者太子少保張君瀚然而下八九人落落然若將旦之星耳獨我何公所稱　肅廟以來耆舊之德典刑之望所領袖海內之縉紳學士者蒼顏白髮猶頎然而在也雖或以公位特中大夫祿僅二千石不無如東方曼倩之難楊子雲之嘲然而公之賦歸也則又脩然巖穴間共大司寇黃公葵峯而下同爲社遊角巾故第分曹賦詩其締情也不越茶鐺酒臼與夫鹿牀石几之間其觴詠也特在川雲嶺月與夫樵斧漁緡之磬誠古所謂物外司馬飄飄乎凌虛御風之儔而與世之浮埃菱翳不相及也嗟乎公非古之天遊而與商山之綺季洛社之杜祁相爲同盟而頡頏而翺翔者乎頃聞公之年算且八十予輩以道遠或漸衰遲不能珍從公而祝哽祝噎於其左右竊效一言綴公之帶而太子少保而下次名如右耶以佐公門下之稱觴而過者也

壽程次公序

欽有程狄公者操重貲客遊三吳間而以善賈名予未之面也年且七十矣門弟張稺通欲請予文爲壽且手次其節俠之畧曰狄公者進業廢著鬻財之間大較首之以計然之脩備而婣物交之以范蠡之擇人而任時又參之以白圭與僮僕同苦樂其發也若鷙鳥其權變也若孫吳貲且累鉅萬而冠蓋車騎園林第宅之侈溢州里間矣然其爲術好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悌且沉深多大略故

其織嗇盈縮之間雖不能不與世之猗頓刀間蜀卓宛孔輩相浮湛而賑貧窶賙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以責蓋亦有古豪桀者風其所最厭三吳間聞其緇衣黃冠者流數舉浮屠老氏之宮爲請公數欣然解橐中貯以佐之雖絫數十百千金亦不厭而儒生者過無問識不識輒倒屣迎之爲上客傾囷廩以資道里游甚且有束髮間折節餽遺而累公卿者故三吳諸州縣間無貴賤長少交口而譽之者

若流水之赴壑也且聞竿相賴陽許公抑嘗深嘉其爲人以女娶其子而題其堂曰素封素封云者蓋卽漢太史司馬子長所稱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君子富好行其德故與千戶諸侯相等夷也世之人士當公片紙所落爲重輕公得無賜之一言已乎予聞而低徊久之歎曰豈其然乎哉昌黎韓愈嘗謂師暢墨名而儒行也故移文贈之竊感予黨縉紳學士繇明經而懷印綬佩魚袋以相雄斷者什八九次公之槩若此則其出刀錐而入詩書冠帶之誼也固已

矣昔者子貢貨殖曹邴之間而仲尼與之絃歌不徹譚性道焉佛氏之稱蓮花也不云乎蓋以其出於汙泥之中而獨能涅而不緇往往以風枝露蕊與蘭杜相色澤時維甲申秋八月望日適有池蓮前檻而列焉予因口畫其言命童子摘蓮一枝貽稺通於以爲次公壽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同年王汝脩司諫間嘗與予口晝族父鶴山及

東厓兩先生兄弟相師友並抱經術多偶儻大略當其時　肅廟方倚少師張文忠公如伸父而海內搢紳輻湊其門兄弟並公之婣子而稍濡遲俯仰通顯可上也一繇國子祭酒一繇尚書郎出爲湖廣少叅輒拂衣去予甚嚮往之巳而東厓伯子西華仲子暘谷復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以吏業名當世予雖不及與兩公同朝然亦以年家子時時獲從兩公膝席綰帶遊間望西華公口訥不言其息深深如也

兄弟間或以湛冥或以亢爽其風概不相似而要之以經術飾吏治海內學士大夫所共喁喁然願爲結駟連緜而纍纍上路者固無間也然西華公之累官按察也春秋方盛時執政行且務相推挽攝要津梯政軸公輒厭宦遊遽自爲上書免官去去而歸臥東海上獨閉一室諷道家言不與世相聞惟歲時洒掃丘墓與族子輩申先世以來家法世所傳王氏族約與家錄是也其所言大較採漢石氏及隋唐來張公藝之書而一切恤貧弔孤賙喪賑急出槖中羨以散族里則又石與張之所不及而或併范文正義田之略稍稍施行者嗟乎公之所見抑遠矣今且年七十非古所稱鄉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老也而　天子固當賜之以几杖而祝哽祝噎於其左右者乎暘谷公千里走使函幣且移書請文以明年二月之吉爲西華公稱觴上壽予告之曰聞海上多仙靈公家傍暘湖暘湖之峯故有吹臺仰仙人王子晉所數吹笙處予當以是

時有瓢而過陪公醉桃花之深或及聞一曲而嘯歌以和焉可也

壽歸安邑侯黃公序　代紹兒作

同年黃侯景臺綰　明天子所賜印綬而過予歸安也下車未幾而予家諸兄弟間所廌縣吏民口畫材譽而聞之章丘者數數也縣頻年艱水患賦稅不供且瘝呰而嚚故時縣長吏庭燎而治文書庭燎而退猶日不暇給而侯獨刻卯酉從事案無留牘庭無壅屨一切操筦鑰督

財賦鬼盜賊聽獄訟繩吏胥無且抱牒造二千石以上而上之人批關洞腑甄持衡臂則千將之試而大者截犀兕小者剸鵠鴈而鋼不折腿獨于寐昧所不能副即如故時以高第稱循或避路也于故嚮往之已而諸兄弟韙以是年十月晦日侯所當銜獄降辰之期也遣使來徵予文稱觴前壽予特財壺漿以貽之且爲書而問之曰侯何施而獲民之亟若是哉予亦疲矣故時今之勞且瘁者若彼而侯獨能以之逸且暇也若此豈即必單父所嘗自喜而憐巫馬期者乎方巫馬期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抑亦困矣而單父則或謂其彈琴而不下堂焉予竊怪之且孔門之高第出爲令若子游若子夏與季路冉求仲弓輩不可勝數然惟單父爲最及攷單父所在當時施行次第絕不見經傳其所自述亦惟曰所師而事之者幾人所友而事之者幾人然名氏亦不聞不知其所師且友者何許人曩所嘗援琴處其事已往其曲已散而千年來

流風餘韻猶挂之竹帛邑之人所相與附畏壘而祠春秋者於今不歇也聞其琴臺故址猶頹然莽臥而過者必伏軾而弔且詠焉豈其單父之賢故有出於師與友及區區琴響者之外而史氏不能述之與抑亦卒不出乎此而後之人所不得而攷見之與侯之才大較多天授予邑之搢紳及二三父老當或不能備侯所師且友侯倘按單父故事不知肯以名與氏或相聞也即侯之抱琴而過聞及譜單父之曲而拊而絃之否予亦稍稍聞故時之緩者亟剽者紓大者不攦細者不窕甚且改而張之流商刻羽䟫數疾徐曲直繁瘠泠泠乎十之山若之水其相俯仰夷曠也已古之善琴而歌南薰者曰以之解民慍而阜民財侯其得無似之與豈故單父之南嚮而鼓者或即其遺與願侯指授予予雖不能琴倘按南薰之曲而灑之敝邑章丘焉亦侯之賜也茲亦吏民之所以飲其餘澤而不敢忘也

儀眞樊侯見山公拜獎序

儀眞者枕江而縣綰 國家漕餉與閩蜀荆楚百越者之賈而縉紳大夫之飭廚傳擁節旄而過者星羅鱗錯於其土故海內輻輳人煙相望殆且數什百萬家蓋一都會也樊侯繇名進士佩 天子印綬出令玆土未幾聲籍甚頃者其瀍姚君煇移書於予曰甚矣樊侯之材之鉅也儀眞之爲繁且劇子大夫之所稔知者而樊侯下車來躬刺吏民疾苦其故所困於胥儈之罷舟車之輓飛語之奸舞文之孽侯且首爲按法罷去者無算不數月問而侯所爬搔批擊發奸摘蠹辟則醫家者之導關膈滌腸胃而去胕滯矣已而平田賦治嵯法疏石運繕河津恤流亡則又灑然而飲之以參苓與耆朮也吏民之厤其威稜者畏之如神明而擁其風槪者戴之若父母其按節使者之乘傳以去也行且書其賢與最以聞之 天子矣第按其食俸不及朞故特檄而獎之侯少誦子大夫之文溉於心而牝於胥也舊矣數共予輩二三寮貳膝席而次白晝不置且於仲子章丘君爲同年綰帶交願乞一言以張之予手讀而頌之且爲書以告之曰侯之彊幹無留行無滯牘其漢下邽槐里者之遺乎哉然不聞世之駃驥騠褭乎方其越國過都如歷塊然與日固當爲 國家血汗萬里騁沙蹟趹王庭也於今日僅僅獵駿而始軔語所謂什之一什之二耳嘗聞古人於世之才賢也則汲汲焉譽之又從而書之固不敢後也於其才賢而未究也則亦欣欣然慶之從而濡忍以遲之然亦不敢先也何者蓋有待也以樊侯之才之鉅遲之以四三年或五年六年內之徙臺諫上之歷公卿異日竹帛所書鼎彝所勒當與鄉所稱下邽槐里等彼畏壘之民所以歌舞而尸祝而俎豆之者吾固不知其何如也且與日月俱遠矣而奚亟亟於使者所未報之政爲之軒頤而齒頰乎哉或曰仲尼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予謹書之以復於簿及三

三叅貳而因以併聞於俟且以竢他日之驗也

重刻白華樓所藏四書義序［代兄緝廷］

世刻予父鹿門先生白華樓所藏經書義久矣曰諸生藁則戊戌前爲諸生時所作也曰宦遊藁則舉進士出令青陽令丹徒陞禮部調吏部出判洺州已而又入爲南京兵部禮部及提兵粵南河魏之間時時諸生抱文過帷中而相與讐經而校之者也曰歸田藁則緜河魏罷官來歸而亡兄積併緝及弟貢稍稍廌次長稍稍廌

次滕席而課督之者也予兄積質最雋故首獲先生所口授處嘗著文訣五條曰認題曰布勢曰調格曰鍊辭曰凝神而認題爲第一義傳曰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惟其所見者精且深而能於賢聖之所因心立言而著之爲經其辭文其旨遠一一得其妙解斯則舉子業之最上乘而布勢而調格而鍊辭而凝神特其參而伍之者之支流餘波矣譬扁鵲之醫太史公嘗謂其搦髓揲荒爪

幕浣腸漱滌五藏鍊精易形由其飲上池之水而洞見五臟故能闔闢盈縮而動中腠理無不如意耳今之奇崛之士以舉子業名家非不能翱虎攫震耀當世而於聖賢骨理處或得或否若王文恪公鏊若唐中丞公順之若瞿侍郎公景淳若薛督學公應旂爲最著而文恪於　國朝舉子業嘗屬達磨西來首唱禪宗先生固未之面也然於唐瞿薛三君子先生蓋嘗面評唐或精且粹矣而所乏者驂風鞭雲之氣瞿或婉

且遒矣而所怯者斬關奪隘之猛薛或魁以峭矣而又所不足者優柔平中之聲要之於解之一字猶在什之八九也而三君子並時時點頭而領之先生每謂予兄弟爲文無輕濡毫臨紙且只嘿坐先理會聖門學問聖門學問既了然於心心心相印則於舉子業中便可梯天門登雲路譬之釋家已見如來而信手拈出頭頭是道矣故認題者先生於舉業中首揭兩字符以示人然今之學者猶或半信半不信予既重刻

四書及經義若干卷謹撮其大旨而併以告後
之學者如此然而先生於一切題之長而雜亂
短而枯澁亟而難調曲而難脫串前而遠歇後
而空意在言外象在意先竝已一一入彀而他
布勢調格鍊辭凝神處語所謂匠氏之運斤成
風者已寔嚮所謂猶且信不信者半竊恐予今
所云或不免於以之論論詘詘也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予姑書之
以質世之知者

龔秀州尙友堂詩序

孔子嘗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
以爲詩之與政通其所由來者遠矣故古者建
採詩之官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攷
風俗刺得失而絀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
之周之衰也詩亡而政亦變遲矣漢興來潁川
渤海南陽東郡而下其以名二千石之吏業載
之傳記勒之鼎彝者稍稍輩出而詩不間見焉
世所謂能詩者大繇遷臣羈旅幽人騷客不然
彼或其挾雋材負盛氣者之士出而曳龜佩魚
按節擁旄內之則省闥外之則邊徼而悲歌慷
慨宴酣淋漓以詩聲相雄長故其言雖工而要
之非三百之遺也已嗟乎豈非古詩亡而州郡
之間抑或因之以俗流失世敗壞其於古之政
與治亦漸不相及固有由與予聞於晉得之陶
彭澤潛焉於唐得之韋蘇州應物焉彼二君子
者吏業之考鏡未必能如潁川南陽之盛爛然
國家而予間讀其詩竝以蕭踈簡澹之氣而發

之爲優柔平中之聲所謂飲酒之什讀山海經
之什擬古之什懷思感歎之什行旅登眺之什
大較寔以曠玄以寂與物無競翛然與古之太
始之音無相遠其在當時所南面專城者之施
爲次第不可攷見而千年以來郡邑所尸祝而
採溪蘩沼沚之毛以相俎豆者於今不衰得非
詩之流澤殆有所謂浹之肌膚入於骨髓而視
世之聲名之吏殆且什百已乎秀州太守龔毅
所公釋褐令秀州下邑予間過之公恥與世之

苛察相高者沾沾自喜及其入爲尚書郎久之
再出而抱二千石之印綬以刺秀州也秀之吏
與民故習其政所共歌且舞走數百里以迎之
者如攜慈母已而公之至也抑輙厝故所施行
者與諸州邑相醞釀四三年來約文法寬網罟
廣恩澤銷奸慝其材指所嚮於潁川渤海而下
吾不知其何如而封以內絕不聞近代復鷙杙
擊毛頭刀錐者之色而吏奉其職民安其業所
相與擁戴而父怙母恃之者蓋亦與潁川渤海

而下無以異也於乎盛矣公雅好爲詩及近出
所刻尚友堂者詩什屬予序予伏讀之大略公
之詩並本乎心蘊之乎性情而發之爲歌且詠
其以蕭疎簡澹之氣而厚爲優柔平中之聲要
之超曠玄遠爲黃鍾爲大呂爲陽春爲白雪鶴
鳴九皐而脩然於埃𡏖之表公雖不爲世之遷
臣羈旅與夫挾材盛氣一切剷刻者之音讀其
詩想見其人竊謂　明天子倘按古者採詩
之遺以攷風俗刺得失公固當首蒙加地進律

之賞而百世之下且指之爲彭澤之什蘇州之
什亦可也然則謂公之詩即古之詩而詩之與
政通否世之深識之士必有能辨之者

陳少府給由序

豫章陳鳳隅公繇進士出守滁多才指入爲尚
書郎未幾坐讒左遷一再徙始及稍稍爲湖郡
丞間按公之材揮霍卓軼今之干將莫邪也所
至薄日月截虹霓不特世所稱譋譋然犀兕盤
匜之剸而已者佐郡來其以瑰瑋隽傑之聲聞

之　天子者屢矣按故事公固當不次驛召
者而何以濡遲簿書間且四三年今以考最行
其寮姑熟王公屬予撰次其事予竊叅欷徊
不自已公乃獵襟起而前曰君抑知鳳隅公乎
哉漢東方朔之執戟殿庭也嘗自稱曰時方陸
沈吾姑避世金馬門以自放爲予數侍公公之
吏跡雖羈鎖州郡間而其達生任性超曠不羈
則已遨遊於卅山綠水之深也舊矣其所沈酣
而醞釀者六藉外惟瞿曇莊列百家言暨他書

古法書名畫與金石文數千卷不然或茶鐺酒臼鶴氅玉麈以自適世所羨金魚紫袋貂冠豸裳之寵不顧也間嘗攷次哲人庶幾其似於漢吾得之馬季長孔北海焉於魏晉間吾得之阮步兵王右軍焉於齊梁隋唐之間吾又得之何于暫王無功白香山石曼卿趙孟堅之屬焉公所自喜者固已混緇白逃玄寘厭塵樊超泰清其所託雲霄之外者固已遠矣或謂公不爲氷壺先生抑且當爲物外司馬也此所以今人之與居古人之與稽世之嘉㧞俗躡逸駕者固未嘗不沾沾於雄飛雌伏之間以指譽公然而世之耳鐘鼎而口巖廊者恐亦不能遽爲臧否人倫噓拂皇塗以推轂公然則公之負軒然不羣之材而猶不免於今之泄泄然魚貫而次以浮湛徘徊於其間者蓋有自也公滕語俯畢適有飛鳥者翔而過焉予廼目攝而曰茲固千里之翮也豈得若世之鴈行乎哉公褫然而笑曰唯唯予因書之或以聞今之考功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今之有司大較喜聲名者什九務長厚者什一而郡司理則惟專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綰綬而南嚮往往以刻鑠爲威以爬搔爲能甚且中丞御史之按節而出也往往倚之爲耳目以徇郡縣郡縣中率奔走之若水之赴壑非獨墨者骩法者與弛職者畏罪之不給卽如賢者抑且藉之相與浮湛而游揚其間於是共爲突梯脂韋嚅唲洊洟若大將之出師而建旄者然其所由來者舊矣獨丹陽張公繇進士釋褐爲予郡理則異於是公故爽然多仁心質行者也其始下車也輒曰民之散也久矣湖之俗漸黠而訟公廼詰黠者屏其訟之不情者一切寬文法疏網密斥愎鷙肴敲朴與吏民共醞釀甚且惻怛形於色專爲覆過薄眚而不忍寘之於幪巾赭衣鬼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爲聲名聞及乘郵過他郡縣公輒移其所以醞釀我湖者而柑循之竝罷去故時所爲刻鑠爬搔者之槩其於

諸郡縣長貳吏而下所嚮若披穆風然固未嘗
不謹繩墨抑亦未嘗過爲威稜吳越斗牛之墟
無不人人擁戴而呼曰純明君子也嗟乎非兩
漢循吏者之近乎哉頃之公以滿三載按國家
故事例得給由而中丞諸御史暨藩臬大夫竝
書其最以行少府王公屬予爲文紀次其事予
謹綴之衣帶曰公之入　朝也尚書省當屬首
江南諸州郡治行以聞　聖天子且殊擢之
給事殿中不則爲名御史湖之吏民恐不能需

公再過矣然而若之水所隨公之使星而北固
且數千里踰江蹈河而不能以離且後者情也
非佞也謹序

劉幼川大叅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蜀幼川劉公之叅浙藩守予嘉湖也不競不絿
不剛不柔公固渊厚多大略其所綱紀諸州郡
文武吏士有繩畫一切獄訟刑褒而下聦爲網
罟諸州縣山澤田野之氓相與醞釀而謳歌之
譬則穆風之泛琴瑟邈日星也今人神解而心

醉者久之　天子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坤
同諸縉紳先生餞之若水上酌而言曰公之行
諸吏民擁戴之嗟咨絫欷不能無別離之色一
也羊叔子之守漢江也輕裘緩帶晉吳爲一百
世而下吏民過峴山道猶共望碑垂涕洟竊按
公印薮所嚮不減羊叔子第今海內混一州郡
間無曩時烽燧枹鼓之警云爾公之去吏民所
共遮留之峴山不能得後且必伐石而碑公能
無飲變而遺之以所佩弓劒舄履以系吏民之

詠而思不乎二也諸縉紳先生於公特冠蓋交
予暨孫按察竝附先公第甲乙科而先公繇給
事中以言忤　肅皇帝杖闕下謫邊徼其還
南儀曹也予亦適繇司勳外徙稍稍入爲膳部
郎當是時予兩人同患相恤同官相邀共慷慨
悲歌山水間遊若昆弟然而公亦將屬髩年隣
先公邸舍固獲朝夕繼見而予今衰且老矣公
獨憐之三也前二者郡吏民與諸縉紳所同而
後一者予所獨也然公之玆行也行且晉方伯

領節鉞開府他重地其或再過浙也予未卽填溝壑猶及睹而望之否則公且羽儀於　朝叅大政他吏民暨縉紳先生事固不可知予殆沒齒無復也已然則予之涕洟固有無竢峴山之碑而後下者予於是低徊太息不自已指若之水而繫之以詩曰公乘軺車兮入大梁朱旂閃兮日月爲光嗟予若水兮泝無航公採風兮弔夷門睹河山兮賦中原嗟予若水兮疇廻轅公建油幢兮塡名州載懇浙兮日月其流嗟予若水兮沿沿波愁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公之擢河南按察使而行也予賦文以別之矣其所推述大較本吏民與我縉紳所共爲擁戴而嗟咨涕洟者之色明日諸州縣大夫復移書屬予曰君抑知公所綱紀我州縣乎哉公稱今天子重臣其勳階特三品其操印綬而提數十城也卽古者岳牧分布晝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守者之職而我輩第州縣吏耳間抱牒伏幕下公一切左提而右挈之諸州縣之錯壤而峙故稱江以南沃土然而四三年來數水旱凶荒山澤間菜色相望賦稅不足供兇其俗稍稍淼皆而囂訟諸州縣吏材指不同於公科條所下或稱或不稱卽稍稍辨其所遵公三尺法不敢爲汚略相似而其寬猛緩亟彊弱瘠祭處或人人殊公竝開襟以待之公之德故不設城塹不爲威稜而於諸州縣長所持相爲醞釀而拊摩之若調琴瑟然甚且錄其善而矜其不能覆其過而掩其疵我輩得展布尺寸以媚於民嗟乎公之印斂所過語所謂升之山益崇而若之水增深者今於其去也非獨吏民縉紳相爲嗟咨涕洟卽如諸州縣吏惘然若離母之襁者君按古傳記所載何如也予告之曰諸君子其知錢文僖公維縝之守西都乎哉文僖公多恢廓大略而一時幕下若謝希深歐陽永叔之屬竝海內文儒也文僖公脫去堂陛與希深永叔輩圖書詩賦相倡和一日聞幕中諸賢出遊嵩山自潁陽

歸暮抵龍門俄而雪作公且遣吏渡伊水飭廚傳
而傳語曰兹行屬佳山水且留賞雪無遽歸也
當是時西都稱治而文僖暨希深以下風流文
物爛然朝野間史稱公之高曠如此已而他代
者王文康公曙來不相似嗟乎公固錢文僖公
而諸君子過公幕府倘共希深輩故相等夷也
簿書外宜其兩相推挽而夷猶者如此諸君子
安得不爲欿鬱太息於其去而公亦能無爽然
自失者乎予謹次其言綴公之帶且以併聞其

日之他代者或曰西都卽洛陽公令持節封以
內倘及露冕過焉嵩山之靈當必有攜襄時風
藻以旌於其墟矣

題桐廬政錄序

政錄者桐廬縣學諸生所相與採風於其里而
書次其令楊君善政而傳之者也一日抱之過
草堂屬予序予三復竊歎孔門若季路言游暨
宓子賤輩竝以高第出宰州邑間然其傳記所
載蒲之政特聽斷而已其他武城單父絃歌琴
臺之外寥寥乎無他聞也卽如漢所最重者名
二千石而班固傳循吏二百年間河南守吳公
蜀守文翁黃次公霸朱仲卿邑龔少卿遂召翁
卿信臣與他將附見者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
嚴延年張敞之屬十數人然其最著者或以興學
書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亦僅
數事而已縣令而下則以卑城百里六七十里
間其所施爲次第絕無可攷間有之亦特累公
卿後稍稍以吏業聲名處附見而已豈敢遽望

桐之諸生若春秋所謂大書特書不一而書云
云若此者乎已而予復別覆之他里人所從桐
廬而過者一一口書本末若省里甲度祀與均田
賦罷追呼杜侵漁鉤欺隱禁嚚訟弭盜賊釋無
辜申讀法興學校先教化大較楊君仁心質行
君子也況其起家系出故宰相文敏公之裔傳
所稱故家舊族流風善政非其父兄之所世授
卽其耳目之所習聞下車以來四三年間其所
舉舉然攷問士之利病與故令尹所得失處君

往往以之指次學畫其赴民之好也若流水其從而避民之患與剌也若解懸故於縣之一切政務大者斧斷細者錐畫其所盡心閭里者若櫛者之於髮而別引古今以相上下又若射者之於的故其志專其氣一而能多所彊幹以至於此嘗聞子產之鄭令尹也猶不免鄉校之非何者士故多論論訑訑之口而令欲防之甚於防川也故子產不敢毀焉而春秋傳之所稱謗者半頌者半君今獨席諸生所羣而口譽之又

從而書之如此君縱不敢遽引孔門之高弟與漢循吏傳所次者相爲後先而異日桐之吏民所從而碑之與尸祝而俎豆之當或與古之畏壘之民無相遠矣君今特筮仕倘按 國家故事或爲殿中侍御史與尚書郎出佩金印入位列卿其所表見者固未可量也然則君之名業於今所書亦特百家者發軔而已予故書之為左券云

王芝山房稿卷之四

王芝山房稿卷之五目錄

序

王芝山房稿卷之五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序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序

書曰詩言志古者先王盛時由朝廷宗廟而達之乎國都里巷由祭祀會同而放之乎朝聘宴饗甚且山澤之間而婦人女子之能言者皆不廢乎詩故君子歌之以貢其政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時則天子建采詩之官而出而省方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其彰彰大較也時則天子以之而眡賞罰或加地進律或絀爵削地甚矣詩之所繫乎王國者之重也秦罷侯置守采詩之職既廢而吏業亦寖衰間按傳記所書若劉君歌洛陽令歌欒陽令歌茲則載之樂府而於今猶可攷見者武康方百里爲湖下邑封以內竝阻山塹谷採竹木薪炭絲枲之利以爲衣食其地無掘山煮海紈綺文繡之富亦無椎埋蹈蹶游冶獷猂之俗故號易治而魏晉來所名吏業之最者亦僅僅賀公循朱公齡石毛公滂下及 國朝桂公萼寥寥數人而已其他豪雋達練之士第治簿書均賦訟以稱職徙官去時時有之然求其古之遺愛若子產者殆寡也嘵乎今建昌王公實菴非所謂百年間見者乎予數過丘墓入其彊而諸賢良文學所口畫其間恂恂然約己好士好佳山水與之絃誦其

間翩翩乎質公循而下者之遺也又以之而參諸長老及山藪谷匿者之謡其所單車問俗朝剌民疾治若倒懸夕輒解之惟恐後又稍稍與近代桂文襄略相似也世所一切苛察聲名相高者之亟公獨耻且厭之薄不爲而其志惟古所稱三王而上生之不傷扶之不危厚之不困節其力而不盡者之概頃且擢潮州府同知以去其邑之賢良文學及諸父老所共遮留於郡大守及持節使者之庭殆數千人不能得因而

共爲詩歌若干什併屬予序予三復之其情悅以愉其音志以思詩之工與否不暇計而以之上貢其政下貢其俗則所以與古之歌劉君歌洛陽歌榮陽者或相上下無間已嗚呼非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乎非仲尼所稱子產者衆人之毋已乎與日邑之人祠春秋尸祝而俎豆之予固當行且採其什俾里之童子羣而肄之以相與歌吹於其庭可也

壽鄭溪劉叟序

錢塘黃汝脩移書告坤曰慈有鄭溪劉叟者古所稱獨行之士也予曩嘗共章丘君從其子抑之遊蓋耳熟其人而涎於心者舊矣生而沈默寡言所好者古六籍與先秦以來典冊之遺間操觚爲舉子業然數奇不第輒棄去已而獨閉一室太息古今務湛深之思於世所蛾附而蠅吶者不聞也時抱膝而吟若將與古之擊壤而天遊者朝且夕趾不踰戸以外也事父母孝煢煢然提身左繩右矩不失尺寸惟恐行一不義以重爲父母憂及其與井里姻族宴言而遊也則又恂恂然若不勝衣與屨固未嘗與人相齮齕抑亦未嘗與人相睚眦也嗟乎豈漢明詔所求孝弟力田者之遺與抑之善屬文間亦舉於鄉裒然聲稱矣然攄之禮部者弃猶不及祿仕於　明天子以需一日之養頃以叟且年七十翔舞低徊不自已願倣古珍從者祝哽祝噎前爲叟壽而予共章丘君而下兄事抑之則亦當父事叟矣子大夫得無爲我傒之一言以矢

歌其事乎予聞而竊效一觴系之以詩曰山可採兮溪可緡叟無求兮斗室之息飽與溫芝可茹兮葛可捫叟無求兮抱犢以嬉旦與昏辟不應兮徵不聞叟無求兮手授一經垂後昆龐爾眉兮虬爾肩叟無求兮朝命之遺爛盈門鳩爾杖兮綸爾巾叟無求兮綺季甪里長爲鄰

壽李太夫人七十序

頃者兒絹緜章丘縣邸千里走使移書告予曰濟南者古所稱山東强國齊得十二者

都會也兒輩釋褐爲吏惴惴焉惟不稱是恐適華亭李公出領郡二千石之職於此倜儻慷慨多大略蓋與漢穎川渤海東郡而下略相似其所督帥州縣數十長吏如掌上指嘉其善而矜不能其所擘畫疆以內利弊緩亟凋瘵癃呰如錐畫土或按節使者所數條奏興革公從中持議犁然覈名實洞可否如衡不爽毫髮諸發貳以下所著大獄抱牒以進公間出片語相詰難竝縮舌不能對間各籍其邑之得失相錯者以

請公往往響應如流水譬則青萍太阿之出匣而剚犀兕截鴻鴈令人辟易不敢當者竊謂公殆天授以飛兎騕褭之材而異日越國過都如歷塊固當爲國家建萬里勳者已而抑之公抑寔繇太夫人所庭而教之者爲多太夫人年餘四十而孀其所操井臼米塩之細瓌珮圖史之詳不能盡聞而所當惟侍數嚴勝恩大較公之不羣繇天所縱之以間氣也固萬而母夫人所練之以世變磨礲之以理道也乎且伯之故言

熟於其耳而幾吔於其心抑公所寤寐不忘者茲且年七十矣十月二日其始所生之辰也諸州縣長吏暨鄉大夫共率郡之耆老相與稱觴上壽於其邸舍之間願請一言張其事予覽之低徊不自已竊嘆曰古者豪傑之興其所繇母氏聖善以聞若魯之文伯鄒之孟軻唐宋而下若尹公不疑若范公滂若陶公侃若歐陽公脩而下何可勝道也語有之曰重淵之下必有明珠敬姜以來翩翩矣且聞禮海者不忘河然則

濟所籍數什伯萬井邑之衆衣且食於公諸州縣長吏所奔走而服且習於公其能無情乎哉予謹綴其本末仍借泰山爲樂詩一章以佐郡之萬舞而箫歌於其庭者焉其詞曰泰山之巖石齒齒母氏聖善列彤史福祿來同錫未已錫未已茂令祉闋一泰山之巖石崔嵬母氏聖善聿昭回千斯萬斯福祿來福祿來獻壽杯闋二泰山之巖昂如雲神錫之祝延後昆惟工千石播令聞播令聞鬱氤氳闋三

壽光祿兄比溪先生八十序

公與予兄弟詩所謂姑舅之姻也公與予伯兄同年生而予與弟雁次而下少三年少共讀書家塾中稍長予同公補邑弟子員未幾予舉進士翺翔中外矣公暨予兄弟抑竝入貲爲郎公繇光祿出貳福寧州而予伯兄以南寧府通判弟以大寧都司經歷各致其仕來歸歸則復群而遊春秋伏臘及里社醵酺燕飲之歡未嘗不時時相從公同伯兄厖眉皓首而躧履掉塵於

前予與弟抑及班白黃髮而肩隨鱗次於後公之年七十也予嘗爲花谿四皓歌稱觴上壽里中人共矜而羡之且謂庶幾古之綺季者流已如是者累八九年而予兄弟忽不能留假然相繼逝當是時予獨與公孀然山澤間譬之將且之星盈盈河漢兩人者不能不奕然索欷抑不能不喈然慘以詠也明年公且年八十予於是獨爲前壽告之曰願公飲無算予伯兄暨弟附公結髮　中朝來何壯也今安在哉且世之習長生不必漆漆然熊經鳥伸導氣辟穀松喬輩爲也第能屏耳目卻思慮寡嗜欲若海鷗然殆近之矣竊按公事父母孝與內外兄弟悌篤於義澹於利於朋友閭里未嘗設城府抑亦未嘗以匪此湘濱語所謂上善之士淡若水天授之以近道者也公嘗恨舉子晚今且抱孫者四五一切世之戰鬬愉佚叱咤俯仰行且眞之鴻濛雲將之間不以入之心而搖乎其精而痌瘝乎其形嗟乎曩所歌四皓今且半之無及矣倘共

予採藥天台石梁之間於以尋異人訪道術得無猶及劉阮遺蹤乎哉

贈陳海寧入覲序

麻城陳侯之綰　天子印綬而出令海寧也數月間聲籍甚未幾按故事入　覲而帷中諸博士弟子員孫允升兄弟輩數十人過予廬伏而請曰公抑知陳侯之所以令我海寧者乎侯倜儻多大略且閑故時令之無當也竝撤去之以令之道莫先於親民故下車以來不設城府

務與人人爲便安所當民之賦役獄訟譬則權衡者之於物也小大輕重調劑出入各得其均而民之所當煑海爲業與其閭里無賴爲呰窳瘵處侯一切以其情撫之摩之而詢察之故人人亦獲以其情與侯之嚮明相爲旁皇浹洽而無壅隔閼滯之患又以博士弟子者民之秀邑里之耳目所嚮數羣而聚之學官而授之以六籍孔孟之遺而諸博士弟子抑遂喁喁嚮風大較與漢吳公之治河南文翁之治蜀略相似也

當是時士民翕然戴之如挾纊然而侯間所繩切而爬搔處惟吏胥以下之數倚法爲奸者侯輙詗之鉤之又從而髡之黥之俾不得不懾而相與遠去語所謂政平民和幾幾乎其近之矣乞予文以張其事予間嘗南過海上剌諸父老諸父老嘖嘖口畫大都如諸博士弟子所指予竊以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侯可以述所職而聞之今　天子矣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予稍稍採邑之里巷之歌而綴之爲詩以備　朝廷之納焉詩凡三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十三句其言曰侯之下車兮式歡且歌士翔于宮兮農愉于塗歲且豐兮兆丕禾羯鼓伏臘兮海不波閭里婦子兮樂孔多闋一侯之入覲兮千里爲裝匣有孤桐兮橐有糧言受計兮獻　明光　天子首嘉兮漢循良賜食大官兮給糈與漿闋二侯之陛辭兮抱牒言旋時維暮春兮凱風自南桑柔於野兮室家且蠶百穀其播兮農往于田畯且至喜兮鼛鼓闐以

勸爾耕以祈爾年　天子借寇兮勞來蘊與阡誓無諠闋三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國家設科取士所爲經書義大較採宋王安石所罷隋唐詩賦之法而本之經術雖不能如周官所稱鄉舉里選然其識者以其科條出於六籍或沿孔孟程朱以來之旨而爲之者世所錄程文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年間譬之群卉之於春陽氣方萌而始芽茁也弘

治正德迄嘉靖初則稍稍盛夏矣隆慶以還文日以靡氣漸以漓嚳則入秋以後凋落相半其所嘗家龍驤而戶虎攫鈎奇鈞異言人人殊然而摽竊莊老掇拾秦漢甚且旁勦釋氏空門者之影響以相誇詡其於孔孟程朱夐不相及矣何者漢之錄士首孝廉其弊也則室於墓壙居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則變爲西崑其勢然也然則有志於經國家者得無先之以釐文體甄士習而因之以正人心已乎茲編也予同年張澤山中丞公所從諸生時手輯洪武以來試錄之文而藏之家者方弱冠輙得茲編之雋且末以文名當世首解額而其孫太學生文炎又能讀其遺書且於公所身沒之後下及隆慶萬曆茲爲按年而次之其所擘畫則首之以會試暨兩京鄉試蓋重館閣也次之以十三省而稍稍擇而刻之蓋拔其尤也又終之以文談輯略則按諸名家所條次繕文者之訣也嗟乎太學生之用心亦勤且遠矣豈非世之刻鏤之尚璣翠

之治而故反之以象犧雲罍與夫大練玄冠耶豈非世之海陸之錯羽商之繁而故矯之以大羹玄酒與夫黃鍾大呂耶又豈非世之軋札不經滌盪無當而故操之以堯籥繩墨與夫品晝斧藻耶不知者或謂文之不能不與世相上下以追時好而茲編也語井田於商鞅之世則詘談俎豆於鉅鹿之野則廢予獨不然未有文體之不正而士習之能返乎道者亦未有士習之既壞而　國家之能長久以待治者刻既竣屬予序予次之如左竊恐今之高才生所淑治自喜者猶不予諒而不能不緩頰而旁訕也

贈武康學諭劉漸堂序

劉漸堂之諭武康也惟中弟子沈如松輩數共予口晝公漢長者非特世所稱博士嚳經校藝與夘酉升散而已也師之尊父之親蓋兼而有之何者故時邑諭數操綱罟以箝諸生諸生不幸毛鎖隙則往往開訐告以籠絡之且富溢者貸子母錢以散諸生而不能收也則陰受其

詞而追給之稍稍任氣不服者則又以法中之故諸生視學宮如囚舍而公來一切罷去之與諸生游如父子然間有桉前諭故事來請者則謝曰縣有司在此其德之逮我諸生者之一也已而諸生過間聞諸生或無當也則滕席而導之又從而敎誨之其或窮且暗而數爲里中狡獪者所魚肉而不能直之有司之庭也則公岍然軒順而代直之間謁謝則又例却不以受此其德之逮我諸生者之二也即如諸生所歲時

問遺公又受者半却者半甚且聞貧不能衣且食與疾而藥餌喪而棺殮也則又稍稍出其餼所受者之半而瓜分之故邑之諸生無論長少如挾纊然此其德之逮我諸生者之三也予故所耳熟者如此已而桉節使檄而獎之而邑訓孫公某輩遣涯生某駱生某來請予文張其事予嘆曰善哉漸堂公之諭武康蓋即古者有虞氏命契之遺也其言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蓋言恩澤洽而敎始行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

敎萬民而賓興之故司徒之職兼師保而漢以來漸失此意於是命禮官勸學以爲天下先始以六藝門戶相高而隋唐以下俗流失世敗壞博士弟子不相親而其誼或日以宴踈且薄矣嗟乎漸堂公蓋有志於古之道故能揉古者司徒之遺而與諸生相親者如此嗟乎假令桉節使書其賢且能以聞於　明天子固當綰縣印綬以親萬民也豈特檄獎云乎哉又豈特諸生所感故時諭而懽遊乎哉於是書以遺之

飢豹存稿後序　此係嘉靖年間逸稿補刻于此

飢豹稿若干什豐城李茫湖先生所著而飢豹云者先生自憐七試不偶其身困抑不得際當世而以其材川吟而登賦者語所云豹飢則鳴是也其孫鳥程令李君手是編屬予題其後予卒讀歎曰三代之盛世之倜儻卓犖之材見於鄉大夫所書而其衰也春秋戰國起客遊漢則出於州郡所歲舉孝廉明經而隋唐以來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則世之倜儻卓犖之材非歷

制科無由以進而抑遂謂制科或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然者予間從先生季子司馬公遊因獲謁先生於茫湖里上先生魁岸不羣貌長八尺十紀豐顧目烱若電掣背印若山蹲而虎踞其息深深如也與之擘畫古今成敗得失之際沛然若谷之答響也其所當古今成敗亦往往傳記所不載士大夫所不能言者已而復問聞先生拒寧藩所刼抱檄出殉州縣事予竊謂先生使值戰爭離合之際固當如秦尉佗起

南粤當自得以開土一方者不然王猛者流引身枹鼓間以之佐命立功可也又不然遭高皇帝時平定天下之後猶可脫身取卿大夫也而先生卒且偃然林樓巖錮以終其身嗟乎今之所謂區區制科豈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不使之遺佚乎哉雖然弦不亟則羽不疾畜不極則流不遠惟先生以彼倜儻卓礫之材偃然困約其身故所仲子給事公逢季子司馬公遂竝得以名才奮奕當世而諸孫輩且後先

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鱗次鴈翔矣非先生詩書之澤生不及列之鼎彝而沒則以其餘慶流之苗裔者乎今讀其詩其氣沈其心遠其材軼而不羈趯然有江海鴻鵠之思焉無事唐開元大曆以下雕句刻響之工而風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山澤間樸茂魁壘之氣抑可以槩見也已嗚呼讀是編者謂其爲古之中林兎罝之遺亦可也予謹書之左以俟後之採風者

送錦峯黎知公祖擢廣東按察使序

杭嘉湖南擁天目東枕江竝海北則縮五湖之水以爲沼古吳越來所稱晝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國者也其地饒竹木絲枲菱芡魚稻之利以爲業其民人則詩書冠帶以爲俗雖間有掘山煮海者之奸或竊發然特癬疥故號易治百年來稍稍習爲窳呰囂獷鉤黨羅織以相睚眦而訟且繁滋始凋耗矣公之來因地適俗而利導之其所綱紀州郡大者斧立細者絲櫛大較不抗不隨不吐不茹而吏遵其職民樂其業蓋漢

之名二千石也又以其暇廉境內搢紳大夫學士共爲摧古今論文章相爲色澤而謗薄如坤數及時時從公謦折醞釀其間公抑且弗以蒯艾棄焉然則與宋錢文僖公之尹開封歐陽文忠公之鎮維揚其以風流文物照耀當世者何以異哉頃者擢爲廣東按察使以行坤同董尚書輩共攜壺漿帥吏民遮送之苕水之上且指而言曰廣去浙五千里苕之水蓋有隨公之使星而南者顧　明天子亟爲假公節鉞來填我浙我輩其濯纓以竢也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廣德州沈紹宗鄭鰲及守義宋之郊伏詣苕水之上而稽首曰嘗聞古之傳循吏者於河南吳公則以興學書於渤海龔遂則以種樹書於京兆趙廣漢則以繩奸書於南陽召信臣則以溉田書又於仲由則稱其折獄於陽城則稱其催科於朱考亭則稱其廣社倉材指之所擅不同而各因其所長爲民措置於以竭力殫能以樹遺愛於其土者亦不一而秀州陸公者釋褐而過剌我州也四五年來所繇問民疾痛而於河南吳公以下無不條次其名業而兼總之故首之以隆儒學而諸生者彬彬齊魯矣次之以課農桑而野無曠土矣又次之以禁吏胥而舞文蕭騷者屏跡矣又次之以濬水利而田不患旱乾矣他如質訟若流催賦有藝貯穀備賑於古之循吏所書名當時而垂後世者無不畫一而講大者斧斲細者髮櫛而公所自持則又蕭然若書生寒若冰若茶故其愛之所嚮譬則風之噓谷泉之注滄州之縉紳學士井里長老以至兒童牧竪無不沐浴而膏澤之者豈公固天之挺生豪儁不世出者之資遂及網羅春秋以來名公譽髦者之概無不得其似與間或歲侵所禱輒應甚且竹抽雙幹於古所歌麥之兩岐而樂不可支者無以異也即如州乘所載由來而下千年來里所尸祝而俎豆之者寥寥然不數人而已而公獨能並之若後先焉於乎盛矣行

且滿考抱冊奏其最以聞　明天子固當倣
漢故事或賜之　璽書黃金以旌之甚且選諸
所表以次公卿矣公倘爲我品而述之否乎坤
聞之瞿然起振衣膝席言曰二三子所口畫公
者種種也繇予觀之公豈有他哉蓋惟仁心質
行孳孳焉以爲民勤施焉耳詩有言曰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仲尼嘗稱子產者衆人之母也按
諸生所畫大較公能以子產所以母鄭者而母
州之衆也　國家不特按漢故事與日者所遣
採風使當必能錄其吏業以附古之循吏傳之
後無族於予之綴次也

贈督府一齋溫公擢戶部侍郎序

天之挺生豪傑譽髦之士以爲世用大較材各
有所擅亦必閒有所絀何者文事尚左武事尚
右法象所畫固如此故皐夔以下仲山甫治內
方叔治外彼竝各以所擅殫材竭能而因以顯
勳業震華裔銘鼎彝而詩書所載侈之無窮者
也即如我浙　肅皇帝所繇島夷內訌烽燧
數紀以來其始也羽檄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
宿將以嘗之而卒無功況兵非土著轍輸無藝
故特採臣下議而建督府以鎮之三十年于茲
最著見者歙州胡公以健鬭名成都趙公以節
費名而銅梁張公則又以戡亂名三君子者彼
皆以材之所擅而乘時之變推移盈縮以爲功
者也故浙之州郡所共謳歌而尸祝之者特盛
獨今關西溫公按節我浙首按其下教所條次
州郡之吏士問民疾苦處譬之扁鵲所飲上池

水而因以覰五藏癥結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
髓揲荒爪幕浣腸而無不得其當者也大較故
督府所未必知而抑即知而未必能畫之若此
之詳者假令諸長吏稍能遵之奉法布職潁川
渤海龔父中牟之治且遍十一州郡矣已而復
聞公所勒戎練兵處則又故時之游食者輙罷
遣他部曲之倚中貴假文法而領褊校者竝易
置之其無羸弱將無紈綺人人一當什什當百
雖以海上之烽燧不至而輕裘緩帶之士稍得

以橐弓鍵矢其間然要之投石超巨摧鋒陷陣之氣隱然而在也予聞巽之竊疑公家世關以西習睹諸塞上所當胡兒之控弦飲馬者數數也故獲令如是巳而又於海上稍及徧覽公所指麾戍守一切越海而覘迎艦而敵與夫火攻水擊佽飛波盪之法又若奕秋者之分子布算無不諳名實揣形勢而中綮亟者　間又別按公所減故時兵額什之二三而又監近年所縮費無法以致帳下鼓躁於是佯拊循之且陰脫

嬰兒之齒而人不知或謂十年二十年間爲
國家省軍實且百萬計於乎盛矣公豈古所稱文經武緯天之間氣所值者邪晉人嘗稱羊叔子守襄陽也以仁而杜元凱之繼之也以功予竊謂公於浙所綱紀州郡處當不讓叔子假令海卒揚波公之提枹鼓席矢石恐亦於元凱所收平吳之功無以異者前所稱三君子並在公襟帶間嗟乎我知之矣詩有言曰張仲孝友公佩金印位上大夫所奉　天子璽書而臨鎮

我浙出則擁旄秉鉞以厲藩臬諸司入則韝袒甘毳偃僂色笑太公太夫人之左右而公所下教我浙亦孳孳然獨首孝順有以也傳曰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蓋惟公本之孝以篤乎天之經地之義故其所溉於心措諸身發揮之乎事業猶之木之自荄而榦而枝而葉而芽而甲茁而條達大者山立細者絲櫛無間也公聲望籍甚入貳戶部尚書行且領太宰不則爲御史大夫參大政秉　國鈞知公之翊戴　主上當於古方叔仲山甫

兩兼之矣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嘉靖三十一年大名道逸稿

古今傳記稗官野史所書婦人女子赴燹投河瑰異斬截之行雖窮州下邑往往不絕也唯滕貳琴瑟牀第之間能不以燕私相仄脅昧於詩歌於學士大夫之口若太姒而下蓋寥寥也何者彼婦人女子之性專而忍故心有所赴則蹈死易情變而側故心有所溺則約義難彼其易

每冠裳珮笏之所不得而勝其難或中材好脩
之所猶得而矯故古之蝌蚪文所象嫉娟嫛妬
而竝抱女蓋繇是也閩中李比部公生於滕再
日滕病不能乳又七歲而孤母夫人獨能乳而
教之以成其名而比部公長且髦猶瞿然不自
知其母所從亦奇矣雖然婦人女子之行譬之
陰蜒之卉也非有所託則不傳古今誦孟軻范
滂之道必本其賢以及其母比部公以才行聞
於時公卿以下爭口譽而交之其道已光顯於
朝矣今其使而南將以歸韓母夫人於閩　中
朝之善文及聲歌者若干人輙詩而祖之且嘉
母之所以能乳而教之也竝裒而傳焉嗚呼母
之誼與古今人之情蝌蚪之文特相歌詠於詩
僾於今之學士大夫之所張亦衆矣其有附國
風所載者乎比部公之歸也抑亦能歌之而聞
之母夫人否乎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南城王公之令武康弔孤省囚問閭里所疾苦
悉反舊政朞年而民歌舞之及其擢貳潮州府
而衆且戚戚於其去或懼繼之者之無以稱也
已而羅田王公來按南城之故所施行者較若
畫一而次第之又於其簿書期會及他吏胥里
甲之瑣南城公所或故嘗遵古道淵略而迂視
處公又躬爲勾攝而繩切之未朞月而邑之歌
且舞於南城者又將移之公而忘其去矣蓋漢
之前邵父而後杜母也予有丘墓介武康山中
春秋過祠之而山之樵斧而頭戴白者往往遮
路口誦之不置予竊怪之間按鄭子產春秋之
良也然其始也褚衣冠伍田疇作丘甲鑄刑書
賂伯石逐豐卷且欲毀鄉校其所洶洶口謗
而欲殺之者嚣然也久之而後翕然隨以定故
仲尼聞而稱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羅田公何
以故而獲民之驟之若是也嚮者南城公適故
令殘虐後譬則冰雪而假之以陽春也傳不云
乎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故其德澤易下行而民
易感而南城公去而羅田繼之縣之吏民所謳

思其挾纊與烹鮮之遺者鰓鰓然其未已也公又焉得勃然而滋且穩之乎頃聞縣父老相與擕幼穉饁壺漿舉手加額而行且蒲伏於其縣之庭諸生來請予文以紀之予不能辭而爲書以問羅田公曰公之徯民之驟之至於此豈子産之所不能不疑且謗於其始公獨能下車而式和之乎抑子産之在當時其所布令甲抗公室猶不免杞掻而幅尺之也而公所至隨俗冶化約法禔職輒能無攺於南城之所及而又剷且盡於其所不及大者芥藻細者網罟已乎不然南城公特陽春也公殆繼之以長夏而茂林而繁陰而所相與披拂其流風餘韻而折衷之者又或有間已乎易曰已日乃孚予竊疑公之徯民之驟不知於古之已日之義又何如者願有以示我

玉芝山房稿卷之六目錄

序

玉芝山房稿卷之六目錄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旻年庚老　校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爲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參之相齊也方其漢與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禁罔疏闊其他施爲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黃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爲治貴清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何爲丞相吏言刻深者輒斥去之他務聲名沾沾自喜者輒以醇酒飲之甚且後園近吏舍聞吏舍日飲相歌呼而狂復取酒佐而和之間有細過則專爲掩匿而覆蓋之當是時丞相府無事百姓歡洽故文景以後若河南吳公若蜀郡文翁若穎川黃霸若渤海龔遂並以寬簡爲重而他如郅都之守鴈門田延年之守河東嚴次卿之守河南尹賞之守江夏至於薛宣之守左馮翊其所平鎮高陵櫟陽兩令處大都如束溼薪最號神明然史或譏其苛察相高而君子弗與也嗟乎若我雲間陳後梅公者其殆漢所稱良二千石已乎公始下車望其貌退然若不勝衣也已而扣之其息濟以寂也久之則仁心質行益然而出而弁之山若之水若挹穆風而覆慶雲也其不忍以法律相繩切卽參之弗擾獄市之遺也其於屬掾游處如師友絶不爲威稜以相彈壓卽參之所共爲歌呼者之槩也公既不欲以城府塹人而諸州邑吏民亦相與擁戴而依附之不啻鄭子産之爲衆人之母也四三年來按使節所書其賢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上茲且擢爲福建榷鹽使以行而諸州縣長屬予紀其事或謂榷鹽使猶不獲鴈次藩臬之列予獨不然竊謂榷鹽使今國家所藉煮海之賦以待邊徼非持廉則不足以專利權非長厚則不足以拊竈役而公之禔身撫

下如冰壺如挾纊　明天子之所厚擇而愼使之者固有在也異日者　國家按漢故事選諸所表入爲列卿行且鱗次而進矣又何疑乎哉於是贛州僚長睢睢而書之以附之屬吏之左

贈蔡挑明文選序

予之令丹徒也得一孝廉焉南京刑部尚書郎唐公侃已而又於永豐呂太常得唐公侃所以令永豐者蓋古中牟單父之遺而邑之人於其去也像而祠之不衰又二十餘年而得閩州蔡君某之令永豐按節使所書其最而聞之天子者十餘上當是時君之聲爛然冠南州及究之君倜儻多大略然其仁心質行與民相吐哺而不欲以苛察相高處則大較廉故永豐唐公侃所施行而以經術潤色之者也久之稍稍聞君飭唐公祠又從而置祠田以守之邑之人共歌前召父而後杜母予不勝鄉往竊歎古王綸之守豫章也惟圖畫故太守陳公蕃之像於郡堂揚於陵之刺華州也不改故刺史袁公滋之政以慰吏民嗟乎公之風流澹宕固若此誰謂古今不相及哉已而公入爲戶部予過公淮南行省勝席而宴言者移日稍稍共公擘畫古今大較公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剸虹霓下之可以截犀兕不特世材吏所沾沾自喜者頃且再移吏部司封又調考功而唐公侃之孫思忠感公之不忘故永豐也數割俸津給而併憐予亦間嘗繇丹徒入爲吏部也乞予文以賀之予移書於公且告之曰豈獨爲唐生賀乎哉吏部郎者所共尚書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以勵名業翊國家者也惟公與明兩端而已公則於天下之材亟之若同體而不爲膈隔明則於天下之材燭之若擢髮而不爲舛盭且唐公侃之令永豐也其人已沒其骨已朽而公猶無忘若此則其不蔽賢也可知唐公之故所施行已露零而其子若孫流落孤苦殆與孫叔敖之裔而負薪行歌於市者無以異矣公獨施之不報

若此則其不廢困窮不假請謁也可知公繼其道不改其政而又於其廟食也特訪古者畏壘之義與民共爲伏臘而俎豆之則其不遺故舊不忘典刑也又可知嗟乎公之異時所持于將莫邪之材無忘唐公侃者以引擢天下之士其於進賢也固當若轉圜其於絀不肖也行且若決雷第知公與明所嚮當與晉山濤唐崔祐甫相襟帶千年以還者巳淺鮮云乎哉予以是敢爲朝廷賀

栢山沈先生詩序

栢山沈先生者名臺字子高世武康人而梁司徒休文之裔也起家博士弟子員以高才生名郡中九省試不第貢之朝出訓南豐越四年改諭沅江又六年上書乞山以歸沒且久之萬曆丁亥伯子錚仲子鏈兩生抱先生所著詩藁若干什屬予序予於先生未之面覽其藁竝古人之所稱詩以言志而感時觸物因而成聲者固非世之劌心刳腎出風入雅者以雕刻其所至而當其旅羇幽思寮友唱和或撫花鳥或眺泉石或弔今古或睹廢興輒搦管濡毫偶歌獨詠其間抑嘗手篚入燕次南豐次沅江爲宦遊稿已而致其仕也爲歸田稿各按其年以系之而先生所自好處盎然指掌大較各得夫羇臣遷客幽人處士者之所欲言以之道性情矢風刺而工與否不暇論也鹿門山人題之曰玆所謂康衢擊壤之遺也乎間過先生故廬去孟郊東野井特數十武嗟乎豈其佳山水百世相感而興者與倘即之地下如古所云竝除修文郎當或社吟而黃壤如生猿鶴不廢者巳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烏程令楚璞楊侯之赴內徵也邑博士某某某帥弟子員若干人徵予文爲賀竊惟侯先大父按察公之令我歸安也以材吏名於今有遺愛爲四十餘年而侯再令我烏程烏程於歸安竝隸郡左右天授侯以彊幹之資而又以家學且耳熟先公所從吏本末及我湖土俗民情所嚮

嘗也故侯下車不數月間聲籍甚於先公所故
嘗約己愛民處而侯益加鑱刻及孳孳拊循以
近民譽於先公所故嘗飭吏胥謹簿書處而侯
益加調劑覈名實操筦鑰以厲名業於先公所
故嘗平賦役勤聽斷而案無留牘處侯益加細
大爲情絲比髮權遠近之間流兜罔間抑且
肅廟來按節使所建言罷去一切供應者殆
盡而州縣吏無從措注矣於是諸州縣間或不
免括出納者之羨而侯獨聽其司櫃者不以與

或不免扣減胥徒在官者之什一而侯獨否聽
其按事奠食也而不以與閒又或因言官所論
逮而歲增丁田之所入以貼役之疾苦者或不
免朘削矣而侯又獨聽其按役而給而不以與
即如詞訟他或不免骫法以抑閒之右而侯獨
平視之若一搢紳大夫家他或不免爬搔而慎
鷙之甚且如束濕薪侯獨靜以待之則而有體
大較侯之心如水水不與萬物爭而侯惟順而
導之以與民相便安頃且水災非常而侯之憂

肉怛乎心外形於色甚且嗟咨涕洟之不已而
上方檄有司廣爲勸分侯不敢不爲勸分而抑
亦聽之而已而未嘗强刼而責之也故邑以內
若挾纊而百里遠近沐浴膏澤房皇浹洽如一
室然聞　天子徵書之至衆且皇皇然如失
慈母不能不相與汆欷而太息也嗟乎侯之玆
行也入且侍從　明天子日月之際爲諫官
否則爲名御史不知他代者來其能席侯所故
施行者次第而條畫之否或曰今少宰趙公抑

嘗循令我烏程而湖所故不敢忘甘棠之愛者
侯必與之今謀而爲我輩厚擇民牧焉已

再贈楊楚璞入　朝序

烏程侯楚璞楊公之赴內召也邑博士郭公晃
等帥諸生數十百人請文於予予稍稍條畫侯
之德政而綴次之矣明日少尹楊公某復帥諸
父老且共强予矣陳其所不能盡者而察諸父
老所不能言之色又若共謂洪水爲沴汆欷咨
嗟於其去而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諸

予爲之獵襟起對諸父老言曰　明天子所按海內循吏治行之最者入爲給事殿中及侍御史制也諸父老豈得遮留之卽如予所綴次侯之德政抑豈必瑣尾而盡之乎哉三代以來稱吏治者首之以單父次之以中牟予覽單父所傳特其琴臺之故趾焉耳其在當時高山流水陽春白雪之曲所被之田野而播之里巷者已不復攷見而中牟令亦惟狎雛雉之一言耳而史官所書之竹帛漢天子所賜之黃金及爵

關內侯者後世猶不得盡一以聞之也故傳有之曰至仁無恩至樂無聲卽如鄭子產孔子嘗亟稱之曰古之遺愛也及按春秋傳所載抑特鑄刑書殖田疇開溝洫誨子弟與不毀鄉校數事而已而要之子產之愛因心而措譬之一人之身而津液榮衛所流皂於四體之間而毫髮以上無不洞筋而濯髓者故曰衆人之母也言毋則子產之愛盡之矣頃者歲侵以來然而侯之所爲薄征詰門鐲散賑弛刑去幾之屬大較採古者荒政所遺行且上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邑有次第矣況諸父老所言特我烏程一巖邑也譬則寸膚也自今　聖天子之所以坐明堂而席四海者言之不啻什伯而千萬之譬則一身也天災流行百年間見闡內自輦轂而下西入秦隴東度遼陽南及山東西迤大河而南捷豫章荊楚之間殆延袤萬里也侯之入給事殿中與侍御史殆將假之寢衛心腹而與宰相尚書令以下相爲權衡其間者　明天子豈

忍以百里之啼飢號寒而故瘵瘼四海乎哉少尹而下相顧曰唯於是遂書以投之侯之屬車云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序

頃者　天子採有司言徵海內吏業之才能數以最聞者入同博士中書行人輩選爲給事中及殿中侍御史德清令岷麓陳公行且束裝入　朝而邑博士某某某等帥弟子員數十百人屬文於予竊按公多彊幹材六七年間所規

畫措注大較飭吏胥謹筦鑰節財用均賦役公
聽斷清丈量革供張詰奸慝省刑罰厚學校恤
孤獨葺湮廢體掾屬招流亡繕橋梁除盜賊令
之俗吏所奔走不給者公已畫一爲之卽如一
切材吏所共以名業相矜詡者公且博採而兼
收之而至於仁心質行推誠御物則又緦緦然
古所稱單父之遺一縣之癢痾疾痛並屬公之
憂勤早暮所嚮一縣之痌瘝困鬱並屬公之眉
睫心竅所達而又佩然尋劇而肩難不以擁歷

鞅掌奪其志惻然亟痌而解棼不以瘠毀養譽
挫其氣絕不爲愛憎不爲城府亦不爲矩矱而
此心之昭然懸於琴堂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
而無繁絃無促節斯固心曠神怡而宓子賤之
風流惠愛爛然於餘不之遠近雖齒錯之壤他
州邑相爲襟帶其間者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
也此無他傳曰上善若水惟公之上善若冰水
不與萬物爭而順而導之故公之吏業所播譬
則江河之引而注之也而大者澤陂城邑小者

沼沚溝洫絲牽繩畫條析髮櫛而無不流灌而
曲鬯者以予觀之公之令德淸當與　武廟
時梁司徒等而器或過之於乎盛矣嘗讀傳記
古之循吏所移官以去往往吏民攜老幼盛壺
漿甚且流涕洟攀轡駟遮道路而不能前行予
知公之使節所引當有川之沸而山谷之擁者
予前告之曰傳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公之入侍　明天子日月之際而他代
者來顧公席故所施行者滕席而耳熟之又從

而叮嚀之茲則餘不之所感百世之下共爲家
繪像而尸誦吟之者百世不敢忘也是爲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太學張生惟謙所嘗抗志石畫謂宗藩
也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所繫國家之措注得
失最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糧
不繼而繼叅之以王公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
首之以許公論所次九邊而叅之以鄭公曉周
公弘祖韋四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

公窺所次運法而參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併及海運之議大較竝按國家名臣所爲建畫於以翊捍國家者顧異日　聖天子共輓政諸臣採擇而行之者如何耳嗟乎漢高鑒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謂尾大之憂絳灌輩且詆其紛更也已而七國舛逆而主父偃採之故漢得無恙晉武平吳侈心外攘而江統所爲徙戎之論中外諸臣且漫不之省也已而五胡亂華而劉石相繼晉卒陸沈故曰言之行則措國家

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詿誤國家如沸鼎張生者得無以書生而抱賈誼與江統先事之慮哉閣州劉國臣輩過聞從臾之復及廣爲論建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輔導寮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歲差勾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夷塞海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考課與夫閹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陵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謚法律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田與夫鹽筴錢穀楮幣茶榷言兵馬則始之以兵制而復參之以清軍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律例而復終之以論律其他條判髮櫛當亦不必盡出於名臣而即如街談巷議稗官野史苟其一言之當得失中利害辨黑白覈名實或與諸名臣互爲出入者竝爲尾而續之於今猶未艾也生自謂姑就舉子之射策者手疏若此而據愚見所逮儻亦上之不負

賈生輩所晝而下之或可備醫家者之牛溲馬勃敗龜破鼓與參苓同功也乎嗟乎抑亦可謂博物洽聞而勤且遠矣予豈阿私所好哉覽者當自得之

玉芝山房稿卷之六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七目錄

記

玉芝山房稿卷之七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記

淳安縣改闢學宮記

淳安有兩生鄭君良弼周君宗文抱其令蕭公改闢學宮狀併公所自爲書且請前令海虞顧公者之使爲之紹介伏地而曰淳安者故隸歙州以文獻稱宋以前由制科及第者頗衆姑置不論即如　國朝商文毅公繇博士弟子員而首浙江省試已而首禮部所首大廷其以文章氣節侍從　明天子者垂四十年海以內屈指隋唐來僅一再見也其他後先附離者不可勝數及公沒而科第之士稍稍之絕矣堪輿家或謂學宮故並縣南嚮而櫺星門則以山自西來峰獨昂然峙碧落而起若名儒碩卿垂紳正笏而飛且躍於其前也故里人呼之曰狀元峰又頗類龍門者之點額然故一名魚口峰成化

玉芝山房稿卷之七

間稍厭櫺星門不當獨西也於是轉而爲次隸
學宮久之孔廟西下尋塩圯而故所稱峯之西
峙不復覽睹甚且里閈之間所棼錯井幹而屏
蔽之者嘻甚矣其爲湫隘也卽如故中丞海公
嘗令茲邑稍復西嚮然以人煙雜遝卒中寢頃
者秦和蕭公來始下車問民利害大者斧斷小
者錐畫間過釋奠與諸生讐經校藝一日按故
牒而曰繇文毅公而前邑之文獻若日星彬彬
齊魯矣百餘年間何其稍稍陵夷湮廢之至此

也豈山川猶故而風厲學宮者殆或有間乎於
是諸弟子膝席口畫前狀公聞之嗟咨低徊不
自已迺大爲傾橐中所貯俸若干金併他括罰
贖若干金若孔廟若明倫堂若尊經閣若聚奎
樓若訓導廨旣以飭材葦石塗丹堊黝而櫺星
門間且屛蔽於里閈雜遝於人煙者公迺別捐
數千百萬緡以償左右縉帶者之家而撤去之
闢爲甬道合縱與衡百餘武仍屛於前而顏之
曰泮宮於是時峯色之西來者嶠且雲霾霧翳

而沒之者久矣一旦煙消日出詩之所歌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洋洋乎古者冠帶圜橋之風也
記不云乎山川出雲有開必先豈天之不喪斯
文也而蕭公儼然過焉特恥曩時所相爲浮沈
簿書間而劃然措畫之至於此也文翁興學宮
而蜀之人歌之至今韓延壽首皮弁俎豆而頴
川之上祠春秋不輟君得無爲予記之以待來
世已乎予頷其言嘉其行事且按公書謬謂思
託名文字間以垂之不朽也然則公之意亦勤

矣於是次而綴之如左以復兩生公名岡字希
高前令龍門今東安於南粵間多卓礫聲
天子嘗賜璽書寵之然非淳安事不以及

晉江王氏墓阡記

晉江王君廷輅之繇鴻臚而丞我歸安也一日
抱安城鄒督學公所爲先憲副一山公之墓銘
而拜手稽首告予曰先公繇正德辛未進士授
廷尉評按節南粵所從故督府蕭公翀楊公旦
輩數提枹鼓力戰鬬斬馘無算於是　天子

賜金幣以寵異之及增秩者三聲籍甚然亦竟坐謗奪官歸而以詩酒倘徉林泉者垂四十年大較稍稍綴次之矣然他未之詳也復欲泣欷歔久之太息曰予嫡母蔡孺人以所生僅伯兄廷輔而因別娶予母陳以副箕帚生仲兄廷軾曁予廷轄少弟廷範不幸伯兄與母蔡曁陳相繼沒而遺軾甫六歲轄四歲範二歲先公葬母與陳於東莊之原特坐壬向丙蓋嘉靖甲午也已而辛酉島夷內訌率擾故所墓藏遺骼以要

賂而母蔡之骼且亡矣予兄弟破產復五百金贖之來歸及舁槨母陳所藏棺且毀或謂繇穴不中古法也予兄弟始別易衣衾棺椁且按堪輿家言山之脉從南來法當改爲丙壬於是穿三穴而中則爲先公壽藏左爲蔡右爲陳又若干年而先公沒且鼎峙而葬之矣然未及請墓銘也又若干年而安成鄒公來視學閩州痛予先公於東廓先生爲同年交故稍稍以耳目所睹記者誌之如別列而予母陳故多內行其所

躬滫泊力紡績以助先公之宦遊庶幾於古之雞鳴之誼無以異者先公嘗手書之以授予兄弟而予於今讀之猶腸內裂而低徊不自已也子大夫得無爲我揭而書之以遺後之子若孫否乎予爲之憮然曰孔子嘗聞父之墓崩而泫然流涕曰古之人不修墓蓋傷之也兩母之墓藏且久而一則罹島夷之慘一則以穴不中葬家法而毀君兄弟今且特易其向以葬先公而兩母配附之禮也聞君兄弟支庶數十人鸞翔

鵠峙彬彬然漢石氏矣豈天貽君家以世慶而抑且復按堪輿家所乘生氣以葬者之說故及至是與於乎後之苗裔緜未艾予特爲條次之如左今得以鑱墓之側以告後之人

玉芝山房稿卷之七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八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八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八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碑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浙之戍兵繇嘉靖二十九年來浮海諸惡少數勾島夷入訌刼略吳越諸州郡當是時寇猝起而州郡兵不習戰鬭嘗輒敗且陷　天子採臣下言數徵求保諸宣慰使司兵及河朔故所隷跳盪之士以當之然非所以爲戍守也於是勑督府胡公宗憲専練土著大略如金衢處掘山煮鑛之夫而輕生者也故時時能爲功而督府抑遂稍稍厚廩餼而尺籍之海上羽檄至胡公又於中別擇摧鋒者而不恡千金以購之故兵頗力戰鬭以猛鷙聞然亦稍稍驕且悍跅跐不羈久之他代者來以海上烽且熄而麾下兵三千人大較特輕裘緩帶以飽食而嬉耳牒監兵杭嚴道稍稍減其廩餼什之三而又不以時給

甚且括庫貯錢以兼之兵故稍稍怨而間多流言也當事者又不省於是諸酋中所故嘗爲部落耳目者擁衆鼓譟劫轅門舁督府公以歸之營明日巡按御史飛章上變以聞當是時遠近大駭而　天子出兵部侍郎銅梁張公以塡之公既行而主爵者或謂戍兵叛恐無以當督府便宜施行也欲陰調他將之故勒土兵者來以副之職方郎中贊公堯年以張公足智多大略浙戍兵特餼糧不繼譬則鹿之窘而不擇陰

耳公故當行且定不煩他將兵苟煩他將兵則衆不能無疑且懼議遂寢而張公來又適有他巡徼者之亂也輙詞部酋中故嘗爲衆耳目者令得以功贖罪明日亂遂定已而徐徐令監兵按故事廩食戍兵兵且懌久之張公特按法擒首亂者殉之市卒之安堵如故果如職方言不煩他將來而地方屬無事居頃之職方君以材聞衆且議晉公爲卿寺公又力辭迺鱗次出補薊州兵備副使薊州者外提塞而內以擁護陵

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厚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又翕然有聲當是時川廣間多他兵變而中朝且併慮浙之戍兵也於是公復繇薊州徙杭嚴道監兵副使公至輙大約席故督府張公所行故事以拊循之公慷慨喜振施意豁如也公既開襟以待諸兵將諸兵將人人輙自附以爲獲從事公晚間有少犯者公輙按法以繩之然亦不過苛其他無名之賞不費之費雖盡罷去而例所籍廩食必以時饒其

衆與餼且督府蕭公曁今溫公之至又竝世所稱博大厚望之士也公時時以軍中所待命者入以請之兩公而兩公不爲格出又時時以兩公所欲吐哺軍中者而布之人人人人無不舉手加之額大較三千人如挾纊非特曩所爲一時狂駭者且謝且懟而即如海上烽燧至人人故嘗以死赴枹鼓殉矢石者乎其衆固可用也已頃之公且擢叅福建政以行諸將領帥三千人泣而遮送之江上亦公所拊循本末而乞予

言以碑之予覽之而曰諸將士所銜公之德於其去也欷歔以泣而不忍捨者將二三年間拊循餱糧之末耳繇予觀之公職方時所陰寢中中朝徵將與兵之事功於浙爲多假令當時他兵將來衆未必不駭且懼而耳目一亂事屬不測予嘗按唐藩鎮之亂半繇府兵之變而爲獷騎半亦繇兵與將之不相識而脫巾求糧夜呼而起者固多也不然銅梁張公故稱多大略而三千人脫或人人自危譬則脫韝之鷙亡檻之

虎固當隨手亡而吳越之間行且鼎沸而魚爛也已諸將士聞之泫然流涕曰公之活我輩之德固如此非我輩小人所及知者於是書而歸之令鑱于營之左

許侯廟碑

許侯名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由唐天寶進士累官睢陽太守安祿山反而兩河及山東西州郡之陷者殆千里土崩矣按韓愈序張中丞傳逸事稱公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竟與巡俱守死又曰兩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而阻遏之唐室幾爲天下裂而以亡爲存者其功也嗟乎予讀傳記至此未嘗不爲之欷歔流涕而毛髮鬚眉張裂眦以起別按許生忠所抱家世譜代宗朝中興功臣以兩公及南霽雲爲第一圖像凌煙閣勑拜長子玫爲婺州司馬妻以郡主復拜次子現爲左金吾衛將軍大曆二年詔葬冠劍於其鄉而廟祀之已而後梁

增祀張公巡而宋紹興八年又益之以南霽姚三公稱協忠祠非也何羣而祀之睢陽則可羣而祀之於其鄉則不可洪武四年禮部建言許公遠張公巡並廟食睢陽而今海寧則許公故所生之邑里曰鹽官是也法宜專祀　高皇帝令有司祠春秋歲徵祀額金八兩載在大明會典頃者有司議均平遞減祀額金二兩五錢及括祭田故所優之以准輕折者並罷去之而萬曆十二年縣令陳君某來許生忠首請之陳

令系歛低徊不自已於是以其言牒之郡二千石俞公其略曰許公遠之死仗忠義泣鬼神而與日月爭光者　高皇帝採禮官議祀之於其故邑里蓋所謂不忘蛟龍之始蟄於其宮而特令冠帶祠春秋聞古者賢哲之墓猶往往百世下禁樵採而復其家而兄許公之死以捍王室翊社稷者乎邇年廟貌漸頹甚者前有司議減會典所載祀之費又從而籍其故所遺祀田與民間賦算等甚非所以稱國家錄忠崇祀之

意謹飭廟貌併述故事本末以聞郡二千石俞公又故多大略持大體者爲之躍然上之撫按及藩臬諸司撫按及藩臬諸司並報曰祀如故會典所載祀田若干畝其以近年丈量而羨者抵辦無令與民間例賦算生且懼後之世易或牒且旁落沒無考請鄉大夫居公守移書屬予曰我鹽官廼許侯者始所射桑弧蓬矢之里也

高皇帝首採禮官言特廟祀之著爲令即周武王之下車而封比干之墓也今郡縣爲之葺其廟併題其額而襲之罷雜他附者之祀與祀田之例爲賦算者並罷去即古循吏所稱以經術飭吏治者之遺也我鹽官之山增崇而水增潤當與日月俱遠矣況今少傅潁陽公即侯之二十八世之裔孫也其所佐　明天子日月之際忠貞博大殆與侯千年來後先照耀而許生忠即其族子且聞于大夫故嘗於少傅公爲布衣交得無賜之片言以紀其事照來世乎予於是次第其言而系之以樂歌三章令里之

人肄而習之以備有司者之他日尸祝而俎豆焉其辭曰祿山叛起其方侯提卒抗睢陽援兵絕軍無見糧力竭以亡一闋羅雀鼠殺奴妾饗孱兵奮且撅枉矢夜光欃槍滅彗就縛河山流血二闋賊不渡淮誰之功唐室且振除殘兇圖凌煙勒廟宮千載之下問無窮三闋

或問許侯祠予所謂以張公巡南公霽雲而下並出於後之人所歆往而並列之者如此然非　高皇帝之所採禮官議祀於其鄉者之初也似矣然傳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且從而毀其像而黜之得無不可乎曰請額其祠曰許侯廟爲前殿三間以祀許侯而

後且增三間於中堂則許爲左張爲右並南嚮而配食以南公霽雲而下爲東西嚮其則尊祀許侯於其鄉者之義既正而張公以下之共事被難者因附見之亦可也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是已

玉芝山房稿卷之八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九目錄

傳

玉芝山房稿卷之九目錄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旻年庚老　校

傳

沈聘君小傳

沈聘君者名如松字子節武康人梁尚書令約之裔也君少好讀書善屬文以易補博士弟子員稱高才生然家故貧罌粟數絶不能衣食父與母稍稍以易授州里子弟或饋之金輙函封以獻其父父隨瓜分他二子而君第僅收其羸而義君頗以孝悌聞間出試輙高等然久之不第父且死泫然曰兒之不第非文之罪也緜家世丘墓不中古法也吾沒後故當卜佳山水以葬已而父沒聘君哀毀過禮然無力迎江海堪輿家堪輿家或憐其貧且孝而過之其所指畫山川嚮背融結處甲彼乙此如聚訟於是君之學緜六藝外抑且旁及青囊百家言而於父之葬數嗟咨涕洟不自已故客遊東吳者久之半以

易授諸生藉諸生所遺以膳母半度佳山水以卜葬父而母漸春秋高患咽膈君遂罷客遊歸侍母衣不解帶者三匝月母纍纍然絶粒者十六日已忽聞欬有善醫者浮家三橋埠聲籍甚君乃趣辭母出請藥天且雨婦氏遣兩奴佐之以歸也道忽烈風雷雨且中兩奴以死君獨焚其眉與鬚第昏眩僵立不能言掌所請藥不置已而雨止兩奴亦漸稍稍蘇以起頗聞空中云救孝子救孝子里中人亦若有聞者里中老稚爭過雷所視聘君收之以歸歸且未抵家母於臥榻上張目曰覓兒請藥者歸來乎何藥氣之滃然滿吾室也左右顧問聘君婦聘君婦亦然俄而里中人擔聘君暨兩奴自外來兩奴口述道中逢暴雷狀母泫然泣聘君亦手抱母且愕且懽若再生以泣母忽呼曰兒以萬死請藥歸第爲我煑之進一匙母蹙鼻驚曰何於頃所聞無異也至夜分又進一匙如初已而雞甫鳴母津津然汗且霑額俯顙頰呼曰吾瘳矣又進粥半甌

越明日母櫛髮起出帷於是閭里共聞而異之稍稍轉相傳共過視母母亦歡然如平時也嘗是特同舍生共聞之邑博士暨令楊公訾楊公訾亦故知聘君於是擁騶過聘君且併請見母母避帷不敢出然按問諸生所口畫狀無間也輒命諸生爲呈上博士以牒之縣縣以牒之郡太守栗公祁及督學使滕公伯輪巡按御史謝公廷傑諸使君交檄縣爲羊酒花幣以勞之旌其廬曰孝行當是時聘君之聲翕然闐湖中與

漢黃香等已而他督學使喬公因阜蘇公濬相繼來一視學輒一諮縣縣按故事以聞督學使亦輒按故事檄而旌之而湖之縉紳學士及宦游入湖所相與詩而矢歌之無算矣予亦聞聘君多高蹈且嘗與時時過候君君第頹垣蓬臥澹如也及扣故葬父與母處君輒沾沾喜曰吾於癸未年復葬父於紫華山紫華山卜穴得土埋者古鏡一枚銘曰晉郭記三公地及啓穴穴之土衡特四尺縱倍之爲八尺僅貯一棺也予故復他葬母太安山太安山者按法稱金星挂角且爲開口學諭劉公大鴻來會葬亦稱前夢地鈐曰云云蓋於君所卜葬處若持左券而吋也嗟乎亦異矣豈聘君故稱孝事父與母其父屬之卜佳山水也而聘君遂及自爲習青囊兩獲佳山水以報與予因感君暴雷事爲一小傳

外史氏曰孔子不語神方其爲母請樂而道忽暴雷也眉鬢茲火獨無死君猶掌藥野什間而母獨先之以鼻臭也豈神故祐之而爲之幻邪或

曰君故稱高才生行且繇科第顯不當以聘君名嗟乎漢之詔士首孝弟故廟號則系以孝而名臣碩卿由孝悌起家者什九假令君在漢時亦當以獨行聞天子之以玄纁蒲輪聘者不絕矣予特表而出之附世之稗官野史以俟後之採風者

莫叔明傳

莫叔明字公遠世長洲人家無半畝之宮一舉之儲以句讀教授里中晏如也獨好吟郡二千

石金公城覧其詩讀之歎曰絶不落世間語其上者劖削蒼欝近常建儲光羲其下者枯寂而勁不失爲孟郊於是辟之爲掌書記仍請督學御史補博士弟子員非其所好也輒棄去數從郡中以詩名家者皇甫司勳子循王廷尉元美輩爲社吟已而浮家錢塘周給諫與叔代爲請於郡復一椽之棲曰湖墅予適罷官歸間亦數過西湖高光州應文集吟社於孤山之麓題曰大雅堂因攜書屬予記且邀予共沈山人懋學

張廷尉九臯馬通政松里輩時時過之而公亦以詩抵社中分曹賦詩欣然樂也往來相爲宴酣當是時西湖之上爲勝事久之公復橐詩東訪禹穴秦望雲門諸山因過趙中丞朴甫家趙且引之爲上客而公終其身往來吳越間所自託以爲衣而食者特詩筒一枝與瓢笏相屬云耳所著若干刻行於世年浮七十因築壽宮於其棲之側且卜異日者衣冠之藏復自爲生誌而空所卒月日以待盡云予次其行事如左而系之曰公之貧不減顏駟誼不辱黔婁午無炊寒無授衣獨操瓢出吟則吳越間諸佳山水之靈往往列泉石獻雲霞與公相斧藻可謂潛宕絶倫者已嗟乎予數過孤山訪林逋所詠梅花水及放鶴故處而或隱然在也公平生所席圖書丘墓於孤山遠近特數十武公於百年後倘亦與逋所詠梅花水及鶴之脫樊而颺處往來湖上否乎

玉芝山房稿卷之九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目錄

墓誌銘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墓誌銘　墓表

太學吳君墓誌銘

予少時習聞長老云吳江曹桐丘公蓋澹宕士也當　孝廟時讀書中秘者九年出爲刑部主事員外郎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歸而橐無裝家無餘貲所共賓客社遊以沒齒不勸者第詩歌繪畫而已予頗嚮往之而太學生大武字子文公所擇其仲合州判諱應仙者之子以繼長子穗者也穗生而痼不諳男女事公故嘗聘名家錢君皓女然未敢娶也以情辭錢君錢君不聽公不得已陰遣他所畜沈氏女帷侍而嘗之然久之不諳猶故也再申之錢君錢君不得已而解盟以別聘於溫女私聞輒自經死事詳給事徐師曾誌傳及山人黃省曾所爲雙節記中當是時穗未幾亦沒按禮不及娶而廟見不當

立後而雙節事已稍稍籍州里間矣公既憐錢死且沈復誓守錢故轍以終其身也於是不得已而命君爲之後君後禟而禟所故受桐丘公田九百畝而羡君且世之矣而合州判官私念君以外諸子猶八人田額故少也君請爲諸昆弟瓜分之於是君僅受田三百畝而餘六百畝而羡則以均之昆弟久之君且痛雙烈事猶未得按國家之旌如制也以狀白諸文學諸文學白之縣而府而御史臺會 肅皇帝萬壽例

不得以死事聞而沈時且年浮七十矣故獨以沈疏聞武且涕洟不自已又數年而他御史來君復白故文學中如初御史臺復疏聞 天子物禮部如故事於是雙烈女竝旌其閭書之郡縣誌而縉紳學士所共相與賦詠而詠歌之者滿三吳間矣合州判公之抱檄入蜀也嘗署州事多彊幹才適妖賊刼蜀川一日攻陷八城而州判公時且糾故所撤土兵襲敗之俘獲無算及奪還賊所擄兩知縣行且議功竟爲他忌

者所讒卒以罪免且歸而蜀川所檄而飛章上變者聞遠近矣君夜半聞輒裝糧疾走蜀赴合州君難卜於沔筮焦氏易其詞曰見父於荊又筮曰兆層之嫗及抵荊州逾邐江埠僅數十武試扣酒家婦酒家婦曰聞有官府從合州來者今尚浮家某寺也俄問寺僧僧曰非嚮所哦詩而題寺之壁者乎從寺僧跡及之父子相嚮泣道路左右聞之竝助泣已而江行忽風起舟中衆數十指怖且鼎沸矣君獨色不變衆曰君

獨不怖死乎君泫然曰父且不幸遘兵難今萬里逃荆故徼天幸也即令從父與俱溺死固不恨矣衆共欷歔太息久之俄而風亦尋定其擄合州公來歸也君偕諸兄弟共色養合州公雖罷官歸無他貲而其所雅好者詩也君於是數招州里間所善詩者共爲社遊病且沒君朝夕侗侗侍醫藥衣不解帶者八匝月嗟乎予於君固未之面也君能捐貲以均諸昆弟又能持憤抱痛以顯揚雙烈者之節而又萬里仗劒赴父

難其所感筮筴脫魚龍而孝事之者如此倘亦醖釀桐丘公故家道俗流風藻雅於今未歇者乎其他細行若朔望必帥子姪衣冠廟謁內外姑舅之變必賑䘏無令飢且困大較類漢獨行予不及樀而書之第撮其大者誌之於墓若此君娶沈太學祉女生子男六人長卽恍而請予誌者太學生次某某某某女四人某某孫男二人長某次某君家世故姓吳歙人其先有自誠者從家吳江縣梅堰語所稱梅堰吳是也數傳

至仲遷贅南潯沈則爲南潯吳八傳至綬贅東廊則爲東廊吳綬生嶽而儒林貫翁孟瑜以甥舅間抱嶽爲後故冒姓曹嶽生鏷鏷卽僉憲桐丘公也又再傳而大武諸昆弟仍復吳姓故今稱儒林吳云君之沒也萬曆壬午九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八是年某月日葬北字圩又二年始及請予銘銘曰太學賢關多魁傑徜兮吳君奮節俠毋二女皎日月抗疏　闕廷褒雙烈輕千金散弟姪萬里波濤赴父厄桐丘之風軒且櫟予題碣石可沕名不可滅

伯兄南寧府通判少溪茅公暨黃孺人繼室郭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乾字健甫予伯兄予先府君南溪公之長子也故別號少溪公少跅弛不羈已而予稍讀書爲文章弟艮少卽解節縮力樹畜也府君愛予暨弟且嫚罵公曰蕩家子遣之從縣有司督鄉賦公又數擁歌妓與諸少年習賭博貲且廢復從道士賁丹砂可化爲黃金者相客遊當是

時里中長老半嘖嘖口公半且指公爲俠邪者流已已而予舉鄉進士公且例罷督賦間操貲出遊燕橐數千金而來府君稍爲慰然公倜儻多大略其所不受約束處府君數嫚罵之及見女愛予與弟艮三人鴈次侍而府君抑未嘗不沾沾色喜也已而予舉進士今青陽公復再遊燕府君病且沒張目顧艮曰吾藉祖父遺產萬金然不及券分今且沒其首擇田若干畝以給族之貧者餘則以其沃野者授少子大有次則

良次則乾次則坤巳而母李孺人復相繼沒予與伯兄奔喪來歸公治喪畢始手府君所遺爲瓜分大較如府君指而予與弟良亦父事公無間言及予繇尚書郎出按兵粵州河朔間公抑且以貲爲太學生與四方奇崛之士遊輙又自喜數掀髯語人曰吾固當仗劒當世取功名豈甘共閭里浮湛也嘉靖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且寵大將軍大將軍頗收召天下之奇材劒俠而尊禮之也或以公聞大將軍檄而入之賭

公奮髯探鈎指畫虜情處若流大將軍亦錯愕而異之以公爲上客然公固間視大將軍驕而輕脫似非可與共功者迺辭去歸來平山中未幾海寇猝起矣東南數十州郡不習兵革者百年而海賈數勾虜內訌所嚮如燬　天子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嘗之然師之覆與城邑之陷者朝且夕也　天子始按誅故督府而以歙州胡公宗憲從御史代之當是時未順戍兵未至麾下僅三千人而他所檄召河浙

健鬬者之兵又爲提督阮公者所挾而覆之阜林也賊且圍桐鄉甚亟公不得已間出繒餌賊以牽之且遲戍兵之至未幾戍兵至賊且平矣適執政分宜與華亭共爲田竇隙華亭疑督府胡公者爲分宜私人而不當令其以兵成名受知　天子也數私嗾南京科道爲飛語以撼之胡公窘且聞公多奇氣又嘗以丹砂事故嘗與趙光祿善趙光祿卽貞吉故所從翰林畫兵事而左遷之者也於是屬公客遊趙光祿而因

以關說兵部尚書張公鰲張公鰲方擁重兵留守南都與督府胡公相緩亟及聞公與趙光祿輩所共游揚大較於是徧以請於六科十三道故所爲飛語始及稍稍熄督府深德公嘗欲借海上戰功以敘錄之公亦謝不受已而公謁選授廣東都司經歷都司經歷爲散寮而公且恥東帶嘿嘿也獨與省城士大夫爲雅遊久之御史蔡公結及他藩臬使頗聞公習吏事稍稍以獄之滯且鞅掌者嘗公公輙效方亟公爲左右

手適海賊數百艦逼波羅廟張甚省城諸士夫故習聞公知兵事十數輩聞請蔡假之兵擊賊不則姑治兵爲聲援以固守當是時蔡以擊賊屬督府事於御史無與也且疑公以兵自喜一旦漫問公曰若試計擊賊與守孰便而公亦漫不知省城諸士夫之請也前曰按兵法此特流賊第先聲以散之不令迫近地擊非計蔡猶疑公之陰令諸士夫請授兵而陽謝公以所云也公前奮袂曰事易知者賊以波濤爲窟遷徙鳥

舉假令我擊之東西奔如捕風然惟提枹鼓嚴斥堠以待之已而他將飛舸擊賊卒無功蔡始釋然且器公知兵並吏事矣於是檄署新寧新寧縣縮海而悍有巨猾椎埋爲姦資海而富數持令短長出飛語上變告前令以變告去者數輩矣公下車輒縛首惡餘置之不寒而栗盡索縣中所詭辭變告者五百餘章上之蔡以爲一切舞文巧詆無足治竟得檄諸司報罷故縣故負賦歲入者僅什二三往往有司按空籍徵之

富厚者代輸而貧貧者鬻子質產而流亡甚且償其甲而乙者踵相至矣於是一縣爲空公迺下令第賦新者其他舊所逋負按戶若干聲爲五而間歲入之於是衆歡謝願如約而以請於蔡自縣新寧來逋賦者無歲無之苟不爲方略非獨苦民抑且苦長吏願守便宜如所請蔡領之且聞新寧縣之老稱輓輸者不絕也於是例下諸州縣而公以吏最稱已而陳公道基來蔡以公耳語陳陳亦聞異之牒報海賊數千人列

艚入犯陳趣郡縣兵迎擊之而故總兵兩人以罪罷者冀自爲功以贖陳以問公公畫地曰不可賊艦之大者爲樓櫓睥睨伏兵可千人小者半之我舟十不當一彼方順風而帆且據高而下瞰我其爲飛炮火器若太山之壓卵也不如勿擊便姑避之第以奇兵張左右翼規其深入繞出賊背縱火從上風焚之可立盡兩總兵卒不聽已而出師並覆當是時公之聲籍甚故宰相梁公儲家中貲公女適王生夫婦從閩帷間以

語言相磡磯而婦自刭死其婦之母則麗侍御
公尙鵬內兄也時且挾兩家以劫有司而王生
獄繫者累年矣陳間檄公公獨驗屍係自刭死
衆大譁公以手指示衆曰卽如王生欲殺婦其
能令婦自爲仰領以頸受刃邪且爲婦而使夫
以手刃之豈所宜有縱不爲死婦恤獨不爲文
康公地乎竟爲更爰書而王生迺獲末減而新
會縣有故殺其妻之弟而以誣兄者絞論數年
矣公按屍單所畫傷得其仰手絕吭與足踦陰

處合立斃不當如獄文所載遲之十八日而死
於是召兩家長幼各一人至且令分置他所而
參伍之廉得其弟故殺狀竟抵罪當是時公且
稱爲神明與錢若木等移判南寧久之倦遊巡
按御史朱公炳如抑常雅知公檄留之而不可
得也於是始聽致其仕以歸歸且郡太守飲之
學宮然一再至輒避不出而予與弟並罷官歸
共爲角巾竹杖社遊山水間里中人或呼爲漢
三老而公以萬曆甲申秋九月九日病沒矣享

年七十有九沒之日丹砂竈猶左右聆不廢嗟
乎公少多跌宕假令公學道有聞固當爲世名
流惜也不偶數以其氣欲爲　國家席綏亟樹
功名而卒僅僅以吏業顯下寮間抑可悲也已
娶黃氏女一人適朱繼芳繼娶郭氏子男二人
曰一相曰一桂俱太學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
守官俱庠生妾　氏子男二人曰一楨太學生
曰用可郡庠生妾錢氏女一人適李文麟縣庠
生妾　氏女一人適與敬　其他侍姬不載載

其所生男女者孫男　人曰明徵庠生餘尙幼
乙酉冬十一月某日葬之某字圩之原卽公故
所浮家而桑處銘曰公之氣兮慨以慷公之貌
兮髯且張願提一劒兮馳四方抉虹霓兮奮欃
槍數不逢兮河無杭晚入貲兮始爲郎混鶤鶬
兮棲藩墻顯吏業兮附循良非所好兮辭名韁
戴黃冠兮歸故鄉搆洛社兮谿山傍手玉麈兮
共綺黃歲修祓兮挹壺漿年八十兮壽且康忽
仙蛻兮驂鸞翔兩孺人兮早已亡窟左右兮臥

明瑺載拜稽顙兮銘爾藏千秋之下兮白日光

文林郎太學都司參軍亡弟雙泉墓誌銘

君沒之三年其子山西行都司斷事夔太學生皐卜葬於騰字圩之原請予銘予泣而誌之曰君諱良字靜甫南溪府君嘗卜授之廬而左右綿二溪於其間也故號雙泉焉君起田家子少即知田作十餘歲隨府君督農隴畝間輒能身操畚鍤爲諸田者先其所按壤分播薙草化土之法一鄉人所共首推之者已而樹桑桑且數

十萬樹而君並能深耕易耨糞壅畜以饒之桑所患者蛀與蛾君又一一別爲剔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應德嘗銘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蓋善府君之治桑而沒且歌於其墓也而不知於中君之力爲多故其桑也亦一鄉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鄉之所入而君之桑則又什且伯鄉之所入故君既以田與桑佐府君起家系數千金而美而其繼也君又能以田與桑自爲起家系數萬金而美已而君遂繇白衣入貲爲太學生又以貲爲郎授河南布政司經歷接君之涖官亦輒以移所以田與桑者而守之以媚上臨下嶄然不失尺與寸故泉然有聲稱然亦無他宦遊術以結納公卿間也故僅改大寧都司參軍而致其仕以歸歸且適予與伯兄南寧公俱罷官歸也當其社遊南寧公年六十而尨衣拄杖於前予暨君亦且鴈次踰五十而傴僂匍匐於後如是者參二十年故里中人亦共

美之稱爲三茅君云豈謂南寧公沒僅七十日而君復相繼逝矣蓋萬曆甲申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嗟乎君雖不及以詩書顯宦游然抑及以篤厚先井里其臨財也廉其與人交也信於里中人絕無以言相勃磔而里中人亦絕無以他釁相瞷呲者里中人抑或以緩亟攖袂請君君抑稍稍爲兩家緩頰以解而無不德覆之者當是時里中人共呼之爲素封或呼之爲漢三老然其沒也猶若有不賞志然娶施氏所產子

男三人曰夔曰龍曰皐君旣瓜分之三子三子
竝各能世君之業以饒里中矣大較田廬及貲
竝萬金且溢而君之末年復以房中嫗鈕生子
男一明年四月又遺腹一姻族間或按君故厚
槖中貯然其沒且亟獨不及按前所瓜分三子
者而以均之後二子也爲飲恨處予獨不然竊
謂龍雖早沒而貌夔與皐似竝能不廢父志者
異日二子之稍長且婚夔輩必能以君所飲恨
處而善收之矣予背手次本末已詳祭文附家

乘中女四人施出者適沈叔陽慎立德嚴祗敬
他姬姚出者適嚴至孫男五人文徵獻徵俱太
學生鶴徵瑞徵慶徵孫女三人長適太學生皇
甫熠次字張某次幼銘曰問其服業力田與桑
問其爵秩墨綬銅章問其壽筭七十而亡伯兮
仲兮肯構肯堂仲雖早殀婦則頡頏所最痛者
二孤之呱呱以泣兮猶童而嬺吾將抱且攜兮
以慰爾於玄壤吁嗟乎白日其光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予師菲泉先生沒而葬沈家山之陽許方伯公
應元誌且銘之者垂五十餘年于茲矣師母錢
孺人年十七而歸先生三十而孀頃且八十二
以沒其孫拱日匍匐過草堂跣而請誌予菲泉
先生門下士也不能辭竊按先生家世貧生而
岐嶷兒童時聲輙與漢禰衡孔融等而仁和錢
公某擇壻井里間稍稍聞先生儁頴不羣輙許
聘者久之南峯公以故窶不能納采也適其配
孫母病且篤强爲委禽焉當是時母亡姑脫身

絲璣累間晉筦鑰操井臼上以善事翁南峯公
及其繼母趙下以朓簪珥恣先生出遊且誦也
未幾先生魁浙省第二報者至母獨不色喜且
泣而告於姑之祠擗踊而號盖痛姑早世不及
遲先生之一第也予少執經於其里而聞之者
如此孫母沒且久而南峯公猶鰥而匹處母且
擇其帷中之娣姒以執巾櫛於公已而先生又
舉禮部第二賜進士出身令奉新令丹陽入爲
職方調膳部郎當是時予尋舉鄉試往來邸第

問數賭南峯公所舉少子汝順與孫獻策獻功者相肩隨母竝乳而衣食之無以間玆又予所再而習見之者如此頊之先生繇膳部病且沒母於時括先生所故教授諸生與從吏以來所貯圖書及他田宅殆千金而美或謂母當私之母不敢盡傾槖中裝與圖書田宅竝聽南峯公三劈而瓜分之絕不以靳也又十餘年南峯公沒或謂公所舊爲瓜分者似無當母亦謝之漫不省也當是時人呼母爲賢母又久之策輩卒

以故所瓜分者瘠又他門戶婚嫁雜沓至漸不支而凋耗矣予亦罷官歸往來問遺十餘年始及聞母不勝缺乏也予亦不勝欷歔輙爲券以歲助其什之一似猶不給然母卒以家之落憂愁拂鬱又哭少子功以盲廢頊之又哭長子策隨亦病沒矣其沒也猶張目左盼予所擕木而顧孫拱日曰我今沒猶藉而祖帷中士所及早爲棺而待我者如此笑而瞑拱日泣而聞之予者如此嗟乎能不悲哉能不悲哉予竊痛先生劈之千將莫邪所不世出者之才也然卒一耀而不留所遺母之孀處者餘五十年零丁孤苦坎壈百折不及一日卭首展眉其間甚矣其可爲持酸而流涕也拱日以下曰拱恩拱璧拱朝拱極曾孫曰與琦與庠與彥猶當有鸞翔而鵠峙者拱日卜以某月日合葬於先生之兆系之銘曰年三十而總帷空又五十二年而合墓宮固爾封福祜同上不見白日下不及黃泉於萬斯年昭無窮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我歸安貳尹楊公始下車望其貌則龐眉紋額業業然如不勝以道自勝者也巳而與公膝席劈畫古今則又恂恂然不出口然竝能犁然溉於心者也及覽其生平所著文章之什大較穩括古作者之旨而非世之後繪剽㣲以爲工者也予稍稍異之及扣其自公少從諸生時古林沈公及楚侗耿公輩竝檄召相與帷而納之致誦故其數奇進不能掇一第翺翔王路而其退

則醞釀兩公者之源以教授里中里中之雋且秀者數十百人今並鱗次雜遝以進戶外屨常滿而公間貢衣餱以賸或不給也當是時公之聲問已籍　於州郡間不異古所稱明經獨行之士者已及以次齒貢僅貳我邑貳之秩既卑不及引其職以抗上官而上抑知之者少予頗聞之藩臬使之賢者大都頷之公之譽望稍稍起行且欲書其最以薦之　朝未幾公病且沒矣貧無以爲殮令或分其貲以殯之而公之喪猶

不能返之故鄉也伯子某仲子某千里來奔間過山中匍匐謁謝且抱狀而泣以誌請嗟乎予知公之賢於其生也不能直之當路其沒也又焉能不爲之書以待之身後也哉按狀公之先世貫溪人繇選一公挾貲買順昌占籍焉今且十世而詩書者綿綿不輟矣公名烈字武卿號孺溪大父觀爲嘉興丞父懋爲吉安訓而公少既世家學強自刻厲事父母孝其所力古之道皭然不失尺與寸里之人習其行而尊事之故

里之稍相睚眦者不以訟之有司之庭而以之曲直於公公亦輒引漢三老之槪以剖切之公之來貳我邑於俸入外不他受一錢故官舍若懸磬然而隸卒以下或覺馬矣而後給方其赴官也嘗欐諸子而訓之曰吾少慕漢兩疏及宋范文正公予之從吏不能爲子孫溫飽計異日得引疏氏父子誼以歸老於故里存吾順沒吾寧也已嗟乎公之服官不朞月雖不及引疏氏以明進退之誼而其不幸而蚤沒也卒無貲以

返櫬公之大節亦皭然日星也哉子男四曰霈曰霽曰籠曰霈其以墓銘請者霈與霽也並尚才生而能讀父書者其塋兆及葬年月日猶未卜焉銘曰

行之在人如川斯曰學而不逢其數且羸服官而貧其行盍維銘爾封兮百斯年千斯年皦然白日其無摧

貞愍陳母墓誌銘

陳母者予同年故陜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雨泉先生之女而以妻太學生金某者也某之

伯兄爲敬成亦大學生予初以長女妻之矣而
雨泉先生亦生女而秀慧不羣偏擇名家子已
而得敬成弟某弁而歸之歸僅朞年而病亡當
是時母方髫年哭之哀欲以死自殉予女同他
妯娌數引古彤管所載者解之故得無死已而
毀容孀守趾不踰序聲不徹帷終其身不茹葷
不食肉不服璣與翠而蕭然如世所稱婦女奉
浮屠法而尼者久之兩擇予女所生子曰某曰
某者母而字之又以所從夫君而故嘗受大父

之產若干特取什之二以供私所爲釜鬵與機
杼而以其八聽敬成瓜分兩子大較事敬成如
事舅事予女如事姑亦終其身無幾微之間見
辭色予夫人嘗一過女家一來歸輒一口晝母
於簪珥間而能以詩書所次敬姜以下之禮自
將者也又久之兩子婚且孫而母復病亡矣年
僅三十有九兩子卜以萬曆丁亥十二月二十
八啓其父窆而合葬焉併屬予誌予嗟咨絫欷
低徊不自已竊歎古賢士大夫之死事大較一

時感憤而絕亢而平刃者易若遲久之從容就
義而百挫不折者難此蘇武之所以牧羊北海
上十有九年而節旄盡落及其白首來歸而史
官書之與豫讓王蠋龔等蓋有以也按今國家
故事婦女之赴焚殉繯若宋伯姬或年七十以
上始得請之　天子旌其廬否則若母之賢
亦不免中道零落也已悲哉予憫其志而私謚
之曰貞惠按古謚法正行曰貞慈下曰惠母雖
不及赴焚殉繯以烈稱而於貞惠二字亦庶幾

古者易名之誼也已爲之銘曰生同衾兮死同
穴金可爍兮石不可泐墨千秋兮松枝且女蘿
之附而日星其揭嗚呼長夜之臺永無減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

墓表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一　目錄

歸安茅坤順甫　著
同邑陳旻年庚老　校

墓表

敕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并徐孺人合葬墓表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鬱然松楸其間者蓋　敕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曆丁丑武庫公沒其子來州太守倖啓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繇服闋補廬州徙爲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於其墓先是隆慶己巳南粵曾一本倅起海上故督府羽檄不支　穆皇帝詔司馬劉公燾出鎮之令公推擇尚書郎夙負材望者以自副已而公徧推擇諸尚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當是時武庫君聲籍甚予故奇君間過候君君適他出不遇遇其父質齋公氅衣布冠躧履前迎載酒飲予於鴈湖之上檻以外煙波數

什百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錯與鳧鴨鵝鸛荷芰莎芷相掩映或謂輞川不過也間與之口畫當世公爲縢席而譚沛然懸河之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併奇公於公父子間遂爲縮帶交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皤不能無濡忍婉孌之色公獨督橐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爲書數百言視予大較茲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戎行者也已而粤州羣兇次弟縛司馬劉公露布

以聞時中外士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雅聞公少稱高才生以善文章名州郡間省試者且八九然卒不及掇一第以自顯出所抱鉛槧之遺口授武庫君君迺第而公與孺人稍稍拜　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或謂武庫君之材本天挺然亦繇公所席而教之者於以顯功名於時世之搢紳大較覽睹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

也一切故業茲以遺伯兄某不欲爲瓜分而姻黨以下孤且寡者公攝之閭里之流亡不支及鬭且訟者公往往席而批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煢煢然色將內外父與母已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爲社遊鳫湖上因自呼曰鳫湖釣叟間嘗揭其廬曰敝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用之不

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實錄於此抑可覘公澹宕之概於漢陳太丘郭有道無相遠已嗟乎予故於公不能無憾隋唐來科目所嚮或數多遺樸茂奇艾之士假今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即漢以下倫或及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及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所稱德行道誼殷盤周鼎其沒也固當祀之

社而蘋蘩不廢殆與日月俱遠矣予故謹表之以爲閭里勸其他世系及孺人簪珥之行已詳翰林學士王公錫爵及禮部儀制沈公啓原誌中予故不及

周節婦墓表

周節婦者予友縣學生周于德之母也按陳恭政公所稱母生而頴倩不羣通孝經列女傳大旨年十八而歸周君鵬越二年而鵬疾刲股以進然卒不起所遺襁中孤僅一百二十日耳而母輙誓不他嫁抱其孤日夜慟垂絶者屢稍稍蘇則又稍稍悲而大父弗能禁遣擕其孤脫身走外家朱君經僅以刺繡簪珥與孤相提擕越十六年而孤稍立始及來歸明年大父病且沒母復先諸伯叔傾橐中所故貯者之遺以含殮之內則綱紀其家之頽且落外則恣孤出從名輩遊尋且爲高才生當是時周之門戶既以寖衛獲無廢而其孤則又稍稍普文章詩歌之什以爲聲於時絷絷者幾四十年蓋女笄者之最也非獨閭里聲稱之而郡縣有司抑且以不能疏而聞之　朝爲罪大較已彰彰載之墓銘矣然孤以文稍稍從予遊亦稍稍誦母遺行不及詳誌中往往爲予口畫母之始擕襁脫身外家也非特憐其日夜慟且哀也大父起田里以母甚少孤之始生又羸且弱當不及長而母所擁外家者橐中貯殆千金而羨恐一旦母與子流亡零落可惜也故竝括之爲家業資而母之脫身歸外家也特亡虜耳當是時母擕孤所將者惟區區刺繡以糊朝夕外家不能堪稍欲訟之有司母指孤而曰但獲兒稍長天之賜我未亡人也多矣何忍以區區橐中裝與翁相閧爲否則父偁訟之有司按法必當四服而庭辯汚我亡人與死等行且挈孤與俱溺耳外家始潸然涕泗瘖啞而止當是時母不獨完予大父抑且完外大父家外大父以壯無子所置姬貳而下六七人或稍稍相踋跐母輙於其歸也從中緩頰而色將之故外大父一切藉予母勝諸子甚

矣母之賢不一非女史彤管所能書也君得無摯陳叅政公所已載者倂陳叅政公所不及盡而稍遺者於以表之墓阡以爲閭里勸可乎予聞之泫然曰毋故多瑰瑋卓犖之懿然爲人子而不忍遺之若櫛髮編貝然殆古傳記所稱無忘其親者已予以私扣之於其少父司訓公鴻亦曰唯唯於是次第其言書而鑱之石

陝西左布政使白野朱公墓表

予友人蔡司馬之守衢州也聚諸生八十餘人

講業石鼓書院予適吏南粤過之司馬公觴予於其堂且首指朱公炳如而曰茲生也衢之儁也已而讀其文翩翩乎經術之深而上下古今者已司馬公復口畫公事父母孝與弟悌其守父竹亭先生之家學而以道自亢殆庶幾乎古之篤行者又曰茲生貧故教授衢州諸生圖書四壁立前太守及他佐貳以下數共禮爲上客或假關說他事而饒之金以爲助公謝不受當是時公未第而以學行名楚之南服久矣予頗奇之已而公舉進士授行人及繇御史按鹺淮南司馬公一徙官一來歸君上共予指次當世奮不顧流俗者之士亦輙時時軒頤首指公當是時國家南困倭北困虜費且不支公廼首栝淮南諸州郡所籍贖鍰三萬金而羡並牒漕司以轉邊餉中外異之他代者來出所攜圖籍數卷與故時衣服一篋而已州郡吏無不色嗟而太息者已而出巡粤右粤予故所提戈處也粤之人時時過予口次公之按節所嚮督文武吏

士措藩封平刑獄及他經略諸山砦撫勦事宜並中劈畫未幾公抗疏劾副將及監司以下諸不法且倂忤新鄭於是出公守泉州矣當是時中外之士共扼腕公獨欣然攜一蒼頭單騎過泉州特列一榻於郡之堂與蒼頭共臥起蕭然若禪僧也封以內吏民及縉紳先生過之無不人人推誠務爲便安而亦人人無不推誠相翊戴如父子骨肉也其約束寮貳及諸屬縣吏才者喜之不能者矜而督帥之間有一才令與郡

丞相齟齬甚且互爲飛語訐之當路當路兩擬之公入以解㢭於當路出以欷歔流涕而款丞與令兩人卒竝釋猜尋補尙書郞爲顯游公於簿書暇所注心者躬爲諸生讐經校藝大略採蔡衛州所下石鼓書院科條泉故有舊河通城中如八卦畫而圜學宮稍稍淤且盡公迺躬操畚鍤以濬之河旣通而明年庚午所錄而升之禮部者五十八人首解額者二人葢海以內與述也占者指爲河工大衍之兆云泉之士共翊

戴公竝與西山公德秀王梅溪公十朋於世無兩適新鄭排相而公又以舊憾徙兩浙都運矣公下車輒移故所守泉郡者以提攜浙之商與竈予數過西湖浙之商與竈所數翊戴公者大略於泉無以異也已而徙守予嘉湖嘉湖之吏民又翊戴之如都運時明年入覲吏部所上公考爲天下治行第一　天子於是賜之尙方食及寶鏹如例尋改按察使又徙河南右布政使復晉陜西左陜所當藩封祿米及諸邊兵餉

困甚公內㕔氷櫱外謹筦鑰以節縮於其間陜之吏民所翊戴之者又如泉如予浙矣當是時公領陜四三載將士吏民亦無不人人願公節鉞陜以西者而公坐不附江陵輒以老罷矣嗟乎若公者予故嘗於其按察予浙也間爲文論次公當於國家爲重臣其所躬涖羔羊素絲之風與典刑耆蔡之望當與王公鶚魏公驥等或聞之呼爲實錄而今罷也卒以老嗟乎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抑漢之祭酒

若兩龔之屬已乎予間按公生平其爲諸生也甘貧茹荼類獨行其出而翺翔中外也砥名勵聲類伉直類循吏究轍所嚮往往碑牲石而祠春秋矣然輒以不附執政迍邅以廢所最不堪者江陵秉軸以來楚之士大都鱗次鴈翔得志聲施矣而公以楚之最迺獨勸遊偃蹇且死然江陵沒而嚮所憑籠靈藉威褻者於今論謫訧訧未已也公獨以完名高誼領袖儒林照耀江漢豈非天故嗇公於其彼而卒豐公於其此且

與南嶽者七十二峯之深日月俱遠也與按公
之家行所匍匐服喪不踰外戸事繼母如所生
母撫弟之子如所生子衣食姑以終其身而殮
且葬他所分俸以賑族屬朋友及世系以下大
略已櫛見曾太史誌中間按誌復稱公病且革
目左右曰予辭吾母矣後十日夫人當從吾遊
已而如期夫人相繼沒豈公生抱正直沒且神
而靈邪然他瑣細不以及所及者特次其出處
本末揭而書之漁子浦之阡於以風勵末俗予
且庶幾季札之不忘徐君而桂劍於其墓也

王孺人墓表

錢塘黃貞父汝亨漢所稱高才生也於縉兒為
縞帶交而其母王孺人以萬曆丙戌九月三十
日病卒卜以明年某月日殯之先世之墓官千
里走使攜書緡屬予表於其阡予適病未能辱
生過練水者三且聞生晝夜躃踊垂絕者數矣
其父鶴洲先生綏之得無死已而再過生之服
喪小祥矣猶不茹葷不啜漿與肉欷歔嗚咽若

始之屋號然且伏地而泣曰母少而穎外大父
古塘公愛之異他女顧嘗與大父逸山公善又
聞予父鶴洲先生髫而善文章也故以委禽焉
當是時兩家並厚貯累千金而羨豈意外大父
適亟故人難坐飛法沒所遺外大母濩落而他
女又不能收之也於是母氏既葬外大父迎外
大母以歸而大父之貲亦尋廢家復火及海上
烽猝至而大父雖六子亦各鳥舉而徙不復顧
予父鶴洲公以儒生教授里中然不解治生當

是時母既內擁外大母若綴疣然而上之事翁
與姑筑壁立一切井臼並繇母氏所獨為織紝
洴澼以色養其間母所進之堂上者僅僅脫粟
飯而予母特帷覆而糠覈耳然里中婦或有以
譏之大父者聞伺之大父泣且罵曰人言不可
信如此久之大母病母且刲股雜之糜以進卒
不起未幾大父病復篤母隨侍湯藥大父或令
避之然母之所以助予父肘而溺肘而粥且藥
餌者不離旦暮也大父復不起母助父喪且葬

之如禮已而外大母又病歿母復歸其喪而合
葬之古塘公兆云嗟乎母氏亦憊矣然是時猶
有伯兄汝高在已六七歲頗雋秀予父教授他
州里而母氏躬爲手詩書督教之補博士弟子
員有聲矣復病與大父相繼歿而予汝亨亦稍稍
成童母氏復移所以督教伯兄者而督教之予
亦隨補博士弟子員人且謂母氏煢煢甘苦茹
淡午不炊寒不授衣者垂四十年內以色將翁
與姑外以喪葬外大父與大母當或於亨乎掇

一第以厚祿養也豈謂予鄉試者四竝擯去今
且僾然而逝矣予所以恨不能從母氏於九原
而姑爲不自隕荏苒支離以至於今者第以父
猶在也嗟乎竊痛母氏之賢上之不能附古者
后王卿大夫家關雎樛木之謳下之不能赴焚
殉縉之災而區區終身勤苦盡婦道閑姆儀殆
亦彰彰然庶幾雞鳴之詠也已彤管所不廢者
子大夫得無爲我表之墓阡以待來世已乎予
悲母氏又悲生所抱蓼莪之痛茶欲低徊不自

已故撮其言而指次之者如此其他細行已詳
劉進士狀及王侍郎誌中然誌復稱其歿也合
掌而逝喃喃作偈如釋氏語予削之不以及系
之以辭而贊曰母之生不辰兮纍纍然徧歷縣
度與羊腸母之履純而篤兮硜硜然髮櫛與弦
張歸黃壤兮白日光仲也抱策而登朝兮聲四
方福其駢至兮祿永昌勒之墓原兮奕世無疆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陽川公墓表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公没其孫嘉慶卜以

萬曆丁亥冬十一月二日葬之化龍橋之南少
司寇楚侗耿公實繇御史督學南畿時按公之
令績溪者最江以南疏之朝間乞耿公銘其墓
矣而又以予於公爲同年知且厚復屬予表於
其阡嗟乎公之持已立朝大較竝以古之道自
抗而不狥流俗者卒中古銘法予何敢辭按狀
公諱蘭字文芳號古村古村者卽公先世所起
家處也已而別號陽川公生而疎眉白皙顒然
露頭角大父槐隱公昂奇之謂其父見槐公玫

曰吾家世系德厚然未有顯者茲兒行且亢吾
宗矣年九歲輒遣從里中高才生吳默泉公遊
習毛詩通大旨年十三補邑弟子員年二十三
而舉浙江鄉試當是時予兩人同庚生又同以
好古文辭相綰帶交蓋斐然願附古傳記所樹
名業當世者相砥礪也已而予第進士公獨數
抱業試南宮擯不以與時吳默泉公已入為吏
部尚書且憐公才而欲私署之以高選也公謝
不從明年復入試卒不第而默泉公且罷吏部
來歸矣公於是始謁選授績溪令績溪者歙之
巖邑也其地衆呰而凋瘵且囂訟公哀然以經
術飾吏治所嚮持大體不務苛察其所剔刻利
弊與民勾當省供張革鋪役均里甲裁夫調一
切鹽戶火耗毛頭處今之才吏從繩墨簿書間
所以聲名相高者公固已盡一為之而他如約
文法省詞訟招流亡興學校飭朱考亭蘇文定
公兩書院以風厲諸生甚且貧者而不能婚公
割俸以娶之又從而籍樂師廢寺之田以廩食

之今之俗吏所於繩墨簿書外不暇且能者公
又引古循良之旨條次而枚舉之甚且他州郡
士大夫之乘軺車而過者公所為飭廚傳厚贈
遺茲從家之委輸官廨者津給之不以煩邑入
故縣之人歌之曰止飲一水而故以歲侵而轉
徙他州郡者茲攜釜甑來歸且數千人也當是
時公之治行冠南州故諸按節使君所書公之
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上然耿司寇
所書為最其言曰連姻政府獨甘恬退蓋門公
之始謁選時恥不受故吏部所私署而嶄然以
古之道自立者如此已而公被內召以去邑之
吏民泣而遮送者殆萬人然其選也卒不以臺
省而改南京刑部主事或訝之予竊惟公始謁
選郤吏部故出而令績溪然則今之繇績溪內
召又焉得移其所以故郤吏部者而之臺省也
已而公之入為南刑部也又鏗然有聲郎署間
公從令績溪已封其父見槐公與母暨妻以下
如例已而見槐公病脾也則又抱牒乞終養以

歸尚書謝公三留之公嗚咽涕洟不自已疏聞
獲　俞旨以歸歸且侍封君湯藥晝不甘食夜不解帶者匝三月而封君沒其喪也公已年六十矣哀毀過禮大較不茹葷不飲酒不食肉臥苫廬墓與少喪母夫人同嗚呼孝矣然此特其章章大較也予間按公治行其所獨抗古之道卓犖瑰異而世所不可幾及者三其一嘗以邑旱災公所自列罪狀十餘條告之天而草屩徒跣徧以禱於境內山川及城隍之神晝曝露宿者久之民爲流涕已而天輒大雨爲有年噫茲即古者身爲犧牲之遺也礦盜稱亂者數千人婺源且陷矣而績溪故無城公提卒不滿百泣帥父子手耰鉏待之境上已而盜且戒曰吾屬無犯郁令君盜且去而公稍稍繕城縣卒安堵如故縣之吏民從而建子來亭以歌之噫茲固古者暴虎渡河之遺也其一故督府胡公之按海寇也小大血戰者數年功且萬矣執政者忌之嗾言官飛章上變且逮繫公　世宗肅皇
帝特察其冤而釋之來歸矣又出私人何東序者領歙州羅織他骫法者贓沒其家公獨奮然以身覆之守銜甚公復軒顧而訟而涕曰公之功在社稷其所尸祝之者徧予浙予惡忍附公爲也願上印綬以去於是何末減胡公始及藁葬而諸姻族之波及者稍稍獲遠去　世宗
崩　穆宗採有司言復公之故官其他恤典與贈謚雖未之及而朝議亦稍稍出故人有言胡少保以一人障東南數十州郡而郁績溪以一人爲東南數十州郡謝少保噫茲與漢貫高之明趙王唐張說之證魏元忠又何以異也嗟乎公之倜儻大略若此殆與日月爭光矣嘉慶所櫛公之行若髮及他姻締予不及盡書而獨條其大者如左以揭之墓原之上嗟乎蔡中郎邕自稱於碑郭有道無愧色予竊聞公祠績溪郡縣大夫倘及採風而議當必有俎豆於學宮予且獲附中郎以望公議而待來世者已公之始病也有一異鳥銜竹枝八節有半曳其庭以

去占者共謂不祥然漫不省已而公臥疾者竟越八載有半而沒予嘗讀賈之賦鵩也採其語而韻之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其去口不能言兮爰銜竹以示其故八節有半兮著定爾數公類有道兮神明為之呵護乘箕尾而還造化兮羽靈為之先露誰謂禨祥與讖緯兮君子所不語吁噫天之弔異人兮特知來而如睹馬鬣之封而樹青葱兮茲所謂南京刑部尚書郎郁公之墓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二目錄

祭文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二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祭文

祭伯兄少溪公文

予父南溪府君暨母李夫人產予兄弟三人從孩攜間稍稍露頭角府君輒色喜謂予兄弟無論儒與農當俱有成立也已而予舉進士宦遊於時而予伯兄少溪公暨季弟艮亦遂抗府君遺業起家累數什百千府君病且沒一切僮僕田宅以下不及以分也然府君沒予父事少溪公公亦推府君所愛而友而拊之繇兒時束髮以迄衰白無間言無怒色嶄嶄如也即如曩所遺僮僕田宅府君不及分而少溪公奔喪來歸間問得府君所口授季弟艮者首以贍族屬之貧又次及異母弟然後按所遺童僕田宅而兄弟輩互爲瓜分之予與季聽公口畫甲乙而授亦絕不知絲髮而刀錐其間也府君沒且憐故人之困而無歸者令予兄弟收之已而予兄弟亦大較遵府君遺命公倡之予與季亦鴈次之無敢異也予仕四方者十有七年坐忤執政奪官來歸而公始攜季入貲由國子爲郎出且參軍粤州再判南寧而季亦尋入汴當是時予兄弟之游仕或繇尚書郎或歷藩臬累二千石或僅藩臬之幕從事與郡督郵尊卑不同秩後先不同時而公所奮廉白抗職翕然有聲以材吏聞亦大較與予季如一轍也十餘年來予既衰無復翺翔四方之志而公與季亦竝致其仕以歸且共郡之諸縉紳長老爲社遊當其春而芳草秋而白鴈未嘗不從角巾竹麈欣然佳山水間可謂樂矣而天何以遽遺之疾而奄然以逝也嗟乎公年七十有九予後公六歲季復後予三歲杜甫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予兄弟出遊井里間公飄鬚渥顏於前予與季亦稍稍傴僂匍匐於後衆未始不嘖嘖解頤而共羨也今且鼎折其足能不悲哉或謂公之

筭亦鄰耋矣物無不盡生爲逆旅所痛者子之
子與季之子竝巳稍列仕途而公之諸姪及孫
以下彬彬齊魯矣於今猶未及由明經擬一第
語所謂歲不我與時不能待公得無或有飲恨
泫然絫欷者乎雖然天地有缺陷日月有盈虧
予倘未卽就溘奄當爲督促諸子孫輩以償且
慰公於九原也公其頷之否邪

祭姑夫唐白野先生文

嗚呼公繇束髮補博士弟子員操觚爲文章輙
試高等幾五十年於茲當時同舍諸生及帷中
士稍稍翺翔中外最者入翰林累官尚書或尚
書郎及二千石以上而公獨晚歲僅由貢爲丹
徒縣學司訓未幾徙青陽縣學諭公且以耳聾
罷攜妻子以歸不四三年尋復以盲廢嗟乎公
之仕位不及再命祿不滿百石然無他嗜好惟
三代以來圖書典籍之僻與夫古今稗官家及
一切博塞詼諧之譚方耳聾時予適罷官歸猶
及時時攜之晝字掌中亹亹宴言不置也及盲

疢則屨不踰序聲不撤帷而予時時過之僅附
耳一二叫號耳況吾姑巳没所遺諸子間頗知
讀父書或補博士弟子或歷太學然竝貧且窶
於今猶未及爲祿養嗟乎抑亦可謂坎廩之甚
者巳雖然公少所同遊零落殆盡獨能遲其壽
筭享年八十有七豈語所謂失之東畬收之西
畬者乎予近按世所覽睹及指次處往往不堪
然大都願爲目無見耳無聞者然則予雖不及
共公之生以歡且娛猶當及公之没以吊且慶
也天壤之間古今一慽尚饗

祭亡弟參軍文

伯兄方九月九日棄我輩未匝月弟卽患病又
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奄然而逝嗚呼天胡割我
如是之慘且遽哉吾之始哭伯兄也謂排折其
足巳不堪矣今也弟復繼之語所謂獨木乎爾
奚以之林獨鳥乎爾奚以之羣哉兄也七十有
九弟也亦七十天不爲不假之筭矣然而我今
七十有三歌棠棣而前無唱歌鶺鴒而後無和

形與影相弔神與形相嘲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而
今而後閭里之間吾之鳩杖而社且酺者無與
俱矣谿山之間吾之載酒而擕各以遊且遨者
無與從矣出不塒鶴髮而相擕者之武入不及
斑斕而相爲者之塵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然而
長姪嬰已及仕爲叅軍而光顯於朝矣仲姪龍
早殀而婦撫其孤矣叔子阜抑及遊太學行且
待次服官矣諸孫間亦已稍稍露頭角綴詩書
矣弟所飲病於九原而目不瞑睫者特季某也

僅十一齡不能不呱呱而泣耳然弟病彌留時
阜也同諸族庶姻黨抱研與紙而濡墨以告曰
吾兄弟三人賴父各及年之冠且壯以完爾室
十爾廬爪分爾田與貲殆且萬矣而幼某今且
以孽孤所遺田與貲似無幾幸及吾父未訣時
即籍記之予謝不敢固有若母在也阜復欷歔
流涕曰母且病瘵矣兄弟本孽子於是前問時
兩甥及阜所故嘗司筦鑰而知之者復見存田
八百畝別屬三兄弟之奴者五百五十金米穀

且二千五百有奇他所貯僮僕什器稱是大較
猶及五千金而羨也予輙手次之并族屬姻黨
共爲魚貫而尾押之以授汝姜矣時兩甥復議
長子嬰玆且以行役南還自今以後姜與某隨
母輪膳三兄弟家一切門戶不以遺所遺田與
貲竝聽嬰與阜兩劈而中分之歲各代爲十一
之息以需某之婚且立而後授之然則五七年
間抑或庶幾諸兄弟者什七也且此兒亦慧而
伉其目不墮落矣星者或云吾之算尚遠倘微

兄與弟覊迍之十年二十年則弟雖生不及其
長且冠沒猶其成與立也是皆汝兒嬰與阜
事也抑亦予責也於乎爾且屬纊今已偃木吾
爲卮酒并芻一束尚饗

再祭周光祿文

嗚呼殯之啓兮旐之翔坎之封兮翣之藏白日
冥兮慘無光風之號兮婁斷腸予抱病兮不能
杭兒靴紼兮涕道旁嗚呼生如寄兮沒如歸望
重泉兮絕音徽猿與吟兮鶴與飛賦招魂兮鬱

嘘依悵千秋兮涕滂洟尚饗

祭孫司空文（代人作）

嗚呼哀哉惟公釋褐讀書中秘及拜夕郎侃直當世出按豫章好墨斂避督學關中文章赤幟已而徧歷藩臬聲籍嚴廊遂領中丞節鉞鄖陽允文允武不柔不剛矯矯虎臣膂力四方於是之時道已光顯　中朝推轂言遷翰院禮部侍郎司成攸典公且引疾逡巡偃蹇　天子璽書召還陪京晉秩司空翱翔列卿謂士蓍蔡謂

國典刑胡天不弔遽殞其生訃聞之日中外如燬儒紳流涕閭里罷市錫諡易名賜葬崇祀勒銘非辭炳與丹青史嗚呼哀哉侍列清華官至侍中世猶其惜坎壈困窮槃公學問慎獨爲功康齋白沙後先攸同駿褒之材或漸其弃鸞鳳之德或曳其翰天道猶弓屈張若亂大哉易謂士也來歎嗚呼哀哉梁木其壞兮喬嶽其頹斯文中墜兮罔書陵夷某也門生兮我心孔悲鬱瞻南斗兮能不涕洟嗚呼哀哉萬里遣使兮生芻一束情不能申兮悲不能贖鬱長風號兮五內君斷山川間隔兮爰訴我曲嗚呼哀哉尚饗

祭俞小江文

嗚呼昔聞老氏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登天之道然邪予與君交垂二十年每覩君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弟依於悌與人交言而有信分財廉處閭里鄉黨下及僮僕之屬恩而有禮而卒早死其死也上不及母氏之終下不及孤之立嗚呼登天道之固然而遂令君之沒不償志邪然

而予待一日未死亦君之母與拊君之子縱不能朝且夕於其側竊嘗覽君所以拊泉亭公之孤沒不食其言而義之不背其忍獨後君也乎茲特遣使弔君併移書以門囑君之侍婢及蒼頭以下吾當爲君拊其孫恤其廬併銘其墓毋曰黃泉相見當與君如生存時無慙且汗也尚饗

祭亡兄少谿暨嫂黃孺人文

姪葦啓亡兄南寧府通判少溪公暨亡嫂黃孺人繼嫂郭孺人之柩合葬於西金之原弟坤具

牲醴致祭而告之以文曰嗚呼茲丘也即兄所憑堪輿家卜爲壽藏而左右則爲兩穴以配葬兩嫂者也當是時黃孺人沒且四十五年郭孺人沒亦二年豈不欲即日藏其瓔珮安其靈哉以他堪輿者來共指而謬之故逡巡留滯以至於今及兄去年復病且沒矣數共姪輩徧度諸名山而未得也今且倏爾舉事予甚惑焉及詢之兩堪輿一爲天長劉君一爲浮梁張君姪桂嘗攜之過所封壽藏處謬指爲他家墓原也兩

君者亦輒漫云某沙某水某朝案合葬法已而衡陽周君來則又唯唯無他議予猶色沮之然懼而不敢盡按古者春秋所稱卿大夫及士庶人之葬各以時或踰時而不克葬則識而書令且歷年多矣其所不敢沮者一也予少共兄弟輩卜葬先府君南溪公所攜諸堪輿家徧度湖中佳山水處越三載卜竝不吉已而卜唐村之原輒吉唐村者蓋即南溪府君所少嘗手樹萬桑而力蠶者間嘗口授予兄弟輩百年後當以封

遺骼也其事載唐太史誌中今聞季姪楨初亦欲沮之私以禱於兄即夕夢兄與嫂竝殯之樓而日下照焉俄而夢中卜卜復習吉然則茲丘也抑豈兄所手樹而自喜者大較與南溪府君故事合其所不敢沮者二也又按成湯無葬處孔子葬其父亦自謂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無識然則古之墓世不能考盡其山川者多矣況楊王孫遺令特贏葬而劉伶則載酒自好以鍤相隨繇此言之賢聖超曠之士其不漆漆於

青囊所指言者多矣即如予所自卜爲壽藏者幾三十年數以卜築則又數以從今僅獲武康一區所嘗抑自謂佳山水矣姪輩又以他堪輿所從而口吻吹吹者未置大較鬼魔之法起自近代半驗半不驗況世之習堪輿者大較甲可乙否人各異指予即欲從姪輩他卜又不知異日所指者何如其所不敢沮者三也嗚呼今且聽之矣兄與嫂其安之邪抑否邪夢之所示其偶邪抑亦兄之靈於九原之下所自好者固在

玆邪葬且亟姪輩所屬誌兄之墓與銘予猶不能及玆且封特告之以文如此而予所爲嗚咽涕洟蓋欲從兄於猿鳴鶴唳之間而不能盡者

尙饗

祭朱白野方伯文

嗚呼公之立朝本末矯然古之素絲羔羊之風間巳見於贈文公之孝於親篤於閭里其細行若櫛髮其病且沒若深山面壁之僧也則又揭而書之乎宿草之墳嗚呼公與日月俱遠矣而

予家內外姻族公所按節翼而覆之者則生所不能報沒所不敢忘予又何以系歆於衡山之雲嗟乎五湖之曲三湘之濆其相去五千里而遙也况予衰且耄不能如徐孺子之炙雞漬酒以奠也巳而嚮風流涕則又或與七十二峯之山靈若降若登若遠若近與公之神相爲太息而氤氳嗚呼月照兮空流光徊嗚兮空悲羣湘纍之在江上不知能助予之訴且泣否而公其聞兮無聞尙饗

祭張太夫人文

嗚呼簪珥之行非外庭之所獲睹也闈帷之言非縉紳之所獲聆也惟我司理公迎太夫人就養郡邸稍稍聞公敬共不違色將有道其出而服官甘苦茹澹非其祿不以食且衣不異李景讓之事鄭母也其所鞫囚讞獄一切減等不忍附世之亟疾苛察於以猶聲問而市宦遊不異鄭善果之事崔母也五六年來司理之政蓋有與弁之山俱聳而苕之水俱清者嘉靖改元迄

今惟公一人而巳頃者中朝徧召海內從吏之有治行者入補臺諫及啓視牒獨遺我公郡之吏民方涂涂然訝 國家明盛時其所殿最不當如是而太夫人何以遽爲忽爾僊逝而不及遲公之羽儀於天朝也嗟乎然聞公之嚮所爲考滿也 聖天子抑及採按節使之書其最且十餘上亦稍稍按 國家故事而例 賜之璽書以封霞珮明璫之寵亦彰彰矣第郡之吏民所不忍見司理公之衰墨之色哭泣之聲而

予則屖公之愛殊非他士大夫比故其五內之崩七情之痛蓋有隨五湖之水千里而比者茲特遣奠少附古者炙雞絮酒之私伏惟神其不我遺焉尚饗

又祭亡弟參軍文

嗚呼悲哉予銘爾藏甫及屬草婦隨凋喪中心如擣嬰兮皐兮卜日舉旐生也㭊家言歸于好沒則遠行復同宅兆嗚呼悲哉鶴翔兮月明猿吟兮霜曉千秋兮不歸空瞻兮羽葆天地兮逆旅幽明兮間道我歸兮中林白髮兮焉老尚饗

祭姚海屋文

嗚呼海屋先生山川之鍾氣既卓犖韻亦鏗鋐其文章則斧藻乎詩書其行誼則幅尺於典刑在漢世則可擬之乎賢良掌故於唐室則可列之乎宏詞明經惜也少而省試不幸數奇有司所擯及其晚而特次始及貢之　天子之庭出訓新淦大雅不羣徒令廣濟吏業有名假令授之以一第固當馳驟王路黼黻承明而豈特區區乎博士下寮之稱已而罷官來歸構廬南城閉戶讀書輒謝世營或耽乎百家之奧或潄乎六籍之精予也謭陋言詎文盟嘗構小傳以屬贊請生傳以要銘蓋將於我乎百年泉石糾志沈冥豈謂遘疾遽爾蛻形其始也以嗣子外艾而箕裘之殘缺其繼也以羣小內訌而門戶之飄零近且出遊無方飲恨吞聲遂致辟穀倏若遠行嗚呼吾攷古兮孰問吾抱文兮孰評吾放歌兮孰和吾長嘯兮孰聽五湖之佳山水兮

孰隨之以拄杖而若翔若舞而一𢫫之羣花木兮孰共之以飛觴而若醉若醒嗚呼吾欲排帝閽而號訴之嗟鬱伊其無能欲再起兮靡路望重泉兮涕橫尚饗

告亡室恭人改葬文

嗚呼恭人之卜葬于茲蓋繇萬曆癸未縉兒第進士歸卜葬於堪輿家戈君而得之者山本由亥起冲天木星一跌復一聳再起木星中抽个字三臬而下人或謂蘆花或謂連珠舞帶而右

三支爲虎茲蜿蜒詰曲以拱而左左三支爲龍亦逶迤奮躍以繞而右甚且特橫一字玉几而外屛明堂焉且交左右胕茲有長流源泉之水以相會而上明堂明堂之外朝山則若簾幙且翔且舞而相嚮及按諸峯之麓特爲朝揖俯伏者不可勝數其水之夾明堂而東循以出也則又合城山及孟郊井西來之泉而合而滙之于左肩一山之下然後南嚮而出堪輿家又指爲禽星水口可謂福地矣第當時緡兒卜葬亟以

恭人未即土不敢入奉朝請而諸堪輿家以山崇聳不能穴各軋所見言人人殊卒誤從高葬緡且還朝而他堪輿家稍稍口占高過三丈而豙又偏肩左似薄不得乘亥龍之生氣以葬嘐乎豈非緣少不習青囊故爲客遊者所棼亂與又二年王武康以青囊術自喜者過視恭人葬處大較如他堪輿家指且曰吾入浙來所閒見者已而天長劉君來則又指畫如王武康言且謂木星法當葬芭節不可傷化生腦而圓堂下

之水第直捲簾以瀉何不急按古人培者劈者之法稍稍爲階級之玄而循除以降庶不孤茲山之秀也予於是食不甘寢不寧輒移書召戈君及浮梁張君過之戈即始擇茲山者而張嘗從臾予買之者也戈君則指恭人所故葬處稍偏右一丈三尺下七八丈許蓋其初議也劉與張則指恭人所故葬處稍偏右一丈二尺下僅三丈六尺而戈復呶呶下指球簷內垂乳爲證劉則謂離化生腦七八丈許恐脫氣矣且戈君

所故指處稍稍鏟削微茫不可辨不如上循芭節而以左右夾耳雙峯兩相應處爲證戈猶爭不已張笑曰戈所指球簷已圮不復可睹記何不就旁之左右胕之拱而張處仰其明驗也三人者循口喙如訟予拂衣以歸適衢州周君過湖中客或稱其抱術爲法藏眼予於是移書迎之同前三君來然張劉與戈所各爲木椿已沒宿草不復見故寢三君行呂壻獨攜周君以入周君至直上躡木星之最高處遵个字三折嫋

娜而下復低徊故所葬間脅稍傷化生腦欲獻
久之輒介左右望夾耳峯而穴中立而左循東
肘爲八丈八尺右循西肘亦八丈八尺蓋卽張
君故所指示處中特一綫而上下間亦僅二尺
吁抑奇矣前兩君者所延表列表以望不知其
幾而周君於眉睫間若嚮予始躍然喜及啓穴
中土三尺許則爲梅花點間如粉球又一尺則
五色相錯若繪然或爲檳榔紋或爲瑪瑙紋且
黃且潤可照眉髮又二尺則如金銀爐底矣間

按梅花點肇現處所當高下大較棺之首三尺
棺之尾則又下或四尺五尺假令從戈指則氣
下脫當不可復得矣嗟乎卜法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今且四人占得無獨從三人巳乎明
日周復謂亥氣明且盛又上提一尺或可異日
左右肩以下可旁附兩妾嗟乎吾從玆席寢與
食矣然日者又謂今年山與向甚利初卜十一
月二十四日庚申期促不及再卜十二月初四
日庚午或謂犯地中白虎玆雖陰陽多禁忌而

予竊自謂嚮巳誤矣不可再故特封之以待他
年天時之至嗟乎予娶恭人四十五年而恭人
亡今且又十年矣天或假之筭未及塡溝壑則
固當歲爲樹松楸甃墓宮列碑阡以竝異日者
之同窆而遊也予別爲書傳示縉兒矣恭人於
九原其知邪其不知邪謹爲牲醴以祭而告之
以文尙饗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三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三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三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題引　跋

黃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黃君貞父少以雋才雄視諸州郡間而兒縉數兄事之頃之縉且第而君獨絀於有司近刻所爲四書義若干什且移書告予曰公故嘗厭予文好摹畫非閒者之言或宕以詭故數擯之有司今且刊落殆盡矣故自題之曰寓庸庸常也寓者客遊之而非我有也乞一言以弁之首予手而讀之竊歎君之文其言雖質而其旨則已近於玄且解外雖似朴且緘而不欲盡而其中藏頡鍔令人目眩神掉而不敢嚮邇譬則古之琴氏不特陽春白雪甚且爲崩山爲裂崖而凄風驟雨之至豈所謂其曲彌高而和者彌寡已乎予再覆之竊疑莊生嘗憤世之以莛爲楹以厲爲西施故其自言曰寓庸君無迺憤世之不

知也而亦以之自名因以之自喜與不然豈君近所鑱去者特莊周眉睫之外見者耳而中固有深入其肌理脣腠之間而不自知與又不然或謂宋蘇氏兄弟其才固天縱而其文則往往盜莊周之恍惘恣肆而馳驟不羈特滑稽之最而世固未之知與嗟乎聞蘇氏兄弟間嘗囊文隨父洵過京師而歐陽永叔輒奇之呼爲國士於時名擅海以內嗟乎君亦豈爲莊周之深者與予知世固有歐陽子者出而奇君而君且以

名擅天下也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國家設科並按經術以收召天下之士而舉子業則大較約六藝之旨而成文者也近年來雋茂之材往往各務炫奇鈞異甚且剽掠莊以下衍及戰國遊俠百家異同之言以相矜詡其於古也日以軋譬則世之引商刻羽崩山裂崖之音而顧舉而奏之淸廟明堂之上也予故毋爲紊欷太息而竊疑隋唐以詩什取士猶之今國家之經術也開元天寶迄大曆而降三變而西崑之體出矣亦其勢然也嘉禾范光甫少以雋茂之材名者間同予縉兒輩爲文社片楮所落人士輒嘖嘖不置口予間亦評之而曰文之規不加圓矩不加方處卽曩所刻秋水編是也當是時世或聞之而信者半疑者半未幾縉且拾君之餘以獵進士第矣而君獨纍然垂翅來歸嗟乎豈非士之遇不遇固各有時邪頃復抱所爲文數十篇過草堂予覽睹之其認題也益

入骨理深以精其所沿情而鼓調布詞也益皃風神遒以宕其所入於解而脫去繁蕪也翩翩乎佛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固不敢謂之於古所稱黃鍾大呂無相遠已且告之曰幸君能盡刋世之引商刻羽崩山裂崖之響而要君益自信古之抱荆山之璞者三刖足而楚人始知爲連城之貴君之刖也再矣予固知楚王行且擇良日齋太廟不靳萬鎰之價以購君無俟予之復爲紊欷而太息也

題吳兩生草

吳兩生予同年吳小陵大守公之孫曰繩祖曰繼祖而能竝以文雄州里間者也乙酉鄉試旣下第不勝飲鬱嗚咽輙發篋中草而梓之者如此予覽之大較竝雋偉不羣而異日固當掇一第如持左劵者然而予之心則願兩生竝韜其光而深湛其氣以要之於道兩生年猶少予所及見其進而未見其止者其路尚遠奚爲乎沾沾自喜又奚爲乎鏗鏗自鳴而遂如古之抱璞者且刖且泣而欷歔低徊之不自已也

題王少尹三坡之所藏諸縉紳贈遺詩什冊後

右冊所載竝予邑少尹王三坡公所當官鴻臚時中朝諸縉紳先生所共公連轡而馳結駟而遊於以宴酣觴詠而贈遺之者一日抱之過坤曰士之志各有適不適予從官鴻臚當其雞人唱籌執戟傳警　天子視朝夾陛前侍斯時也明星在天庭燎百千侯王將相及百執事之揷貂被璫垂魚綰袋與夫四夷八蠻雕題文髮卉服鳥言之衆魚貫而入鱗次而列嵩呼舞蹈之間少不法予同殿中侍御史輙得引漢以來叔孫通太常所起朝儀而糾劾之何其肅也間侍經筵三公論道三孤副之翰林宮坊東觀石渠予獲從官後或及卬首容與其間何其榮也已而退朝間獲從諸尚書郎含香視草之暇及他休沐出遊者往往經過王孫帝女列侯中官下及縏華公子釋老名區第宅園林之僾與之藉草而飲流水而觴一歌一詠唱酬若響何其歡且樂也今且出從縣大夫後俯伏恣雎囁嚅脂韋進則奔走於郡二千石及監司上官者之庭若囚隸然退則循牆而走蒲伏涊淟不敢出聲氣官廨之門可羅爵甚且空若懸磬而爨馬矢以朝夕也嗟乎予今且譬之勦鬫之鳥矣此所以數從退食暇出篋中所貯諸卿大夫贈遺之什而吟且哦之不能不俯仰今昔系欷而太息也予大夫得無爲我品而識之以附其日者

淵明賦歸之後已乎予三覆輙低徊久之歎曰士大夫得志則雲翔而天飛不得志則蠖屈而蟥泥時也尼父之爲乘田展禽之官士師大較卽君鄉書衣帶間耳予間按漢揚祖之困於鼓吏也當其短衣囚首按節而擊恬不厭耻殆莊生所稱呼馬牛而應之以馬牛姑徘徊逡巡各遵其職耳况君今日所服官其祿雖薄程伯子所稱一命之士於民物猶必有濟也君覽諸公卿所唱酬諸什東方曼倩不云乎彼一時也抑亦好鳥者過耳之音而已又何必感慨奮褎其間哉公輾然而笑曰唯唯遂書以歸之

重刻白華樓四書義跋 代作

或問世所稱舉業王文恪公爲最唐中丞荆川次之於鹿門先生何如予竊感世之論文者大較由科名爲顯晦然科名之上下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王文恪公起成化間臺閣渾融一代之宗也唐則剞劂經術稍稍粹矣予舅父鹿門先生大較上祖文恪下採荆川而出風入雅多匠心所嚮其旨不詭於六經而其風調韻折則叅漢氏以來諸名家之遺而爲之者請合世所刻文恪及荆川二稿而以之三覆焉予竊謂文恪譬之黄鍾大呂而唐則雝雝和鳴矣然予舅氏貫穿百家或幾古之崩崖裂泉之響而因以天動神解者已世必有能辨之者嗟乎近年來諸高才生或以之詼諧而砂礫於六藝之遺千里矣竊不能無三歎於斯云

冠里一家言題辭

予少受尚書來耕部非泉先生所其子獻策頊遣使函族中諸文學所刻四書義一編名之曰冠里一家言請予言弁諸首予竊感非泉先生世家冠山下少負不羈之材而所師事者董中峯公玘故能以文冠當世大較以六經周禮爲案而其剖析義理則細之入繭絲牛毫馳驟百家而波蕩其間大者吸風雷撼日星裂河山譬則黄河之由龍門伏底柱引百川而注之海茲又所以本朱考亭氏淵源之深而折衷其至非

今之一切高才生所得而擬議之者故鄉會試並第二而間按墨卷其所爲經書義固稱卓犖不羣然猶騖聲格揮斧斤不免蹊徑論策表判而下則上下古今經緯風藻予竊謂　本朝二百年來所絶無者今來氏諸文學雖不敢遽謂盡得其家學所嚮然亦翩翩矣其所按題抽思績辭鼓調大都宗先生之旨而出而與世之耳目相聲色者間聞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漢韋賢以詩起家而玄成和之已而歷數百年迄孝寬以下及唐應物不衰杜延年以經術起家而欽業輩從而和之已而亦歷數百年迄當陽以下至唐少陵牧之輩亦相繼不衰無他源深者流長故也予故知來氏科第且世世不乏矣冠山云乎哉按名氏凡七人曰拱日者即非泉先生孫也予稍稍前系之以問不知能讀大丈書否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三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四目錄

議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四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曇年庚老　校

議

從祀議

甞聞祀者事也人所共嚴而事之之謂祀故易曰萃有廟然則今學士大夫所議請從祀孔廟者紛然甚且互爲異同大較其所首之以陳獻章王守仁者什之九次之以吳與弼羅倫胡居

仁章懋莊昶陳真晟賀欽羅欽順蔡清王艮羅洪先諸輩什之二三甚者下及吕柟黄仲昭周瑛高明之徒言人人殊無他人之所見不同譬之睹日月象緯於中天者中多所同其或投之以陰崖障之以塹壑甚且管窺而蠡測不無所異其勢然也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請先之以古者釋奠釋菜之所由來也而次之以孔子所云則世之紛紛者可指次如掌矣竊按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則以釋奠然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者也我　國家惟兩京太學及郡例爲釋奠而州縣以下特釋菜而巳然聞古者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夏則以夔與伯夷春秋以降則以周公孔子及孔子沒而學者愈推尊之故所在尊孔子爲先聖而擇孔氏門人之高等曰顏回者爲先師此其隋唐以前之大略也巳而稍稍又及十哲或別爲四配又按家語史記所載仲尼弟子七十二人竝

得隸之學宫時或廷臣建議併及漢唐註疏諸儒伏生毛生大小戴高堂生董仲舒輩中或繼之馬融王弼王通杜預韓愈歐陽脩輩廢不一巳而濂洛關閩復大明孔氏之學於是周程張朱并當時門人所附離而起至我　朝則又罷去其所故濫者若馬融許衡輩而　肅廟時獨採禮官議增陸九淵而仙疏薛瑄并王守仁陳獻章巳而獨　詔薛瑄從祀焉此竝廟祀之先後本末也頃者諸臣復請巳蒙　皇上詔

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廟庭餘所品次寖而不及誠所謂 聖明獨見巳令下 兩京太學及外郡州縣祠春秋矣而或者猶不無如漢人所謂議禮如訟然攷古者釋奠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而推之則凡志孔顏之志而學孔顏之學稍與六籍之旨互相發明羽翼吾道海內學士所共嚴而事者竝得而俎豆之矣又何嘵嘵焉於異同之吻乎其所執稱者大略謂先輩所詆陳獻章王守仁以禪寂者巳該

諸臣一則謂獻章之學以自然爲宗一則謂守仁以致良知爲教其出處功業不同而學術所究則竝直見本體蓋與孔門之求仁及參之周程主靜定性之旨可謂千聖一轍無容議矣而胡居仁之超卓雖不能如獻章二人而其篤行存心則大較與薛瑄竝間嘗考薛之讀書錄與胡之居業錄共本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實際而非世之徒爲口耳而巳者或者猶以吳與弼而下或未之及故 廟堂甲令巳有定議而外之瓦缶雷鳴者種種也然孔子不云乎曰吾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夫中行之士孔門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下以德行聞稍稍或相似晚復得曾參不過數人而巳他如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要之竝韓愈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於孔氏之道似未能徧觀而盡識者他如曾點公西赤漆雕開宓子賤原憲高柴之屬於時固亦傑然聲

稱者然要之非狂即狷之近未必與聞乎性與天道者也其他家語所疏七十餘人今皆羣然廟而祀之得非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而聲施者哉大略 國朝以來獻章守仁蓋於聖門庶幾中行者巳要之吳與弼崛起江西首倡心學而陳獻章首從海南師事之巳而賀欽莊杲王艮輩竝稱曠達殆狂者之近也薛胡之後又得羅倫陳眞晟羅欽順章懋近復繼之蔡清羅洪先輩或抗疏直諫或砥行閭里或經學沈潛或名

理醇粹其材器小大不同而要之竝猶者之近也且孔門之聚斂如冉求圃稼如樊遲甚且慾如申棖愬季路如公伯寮其他子夸以下不可勝數竝得按家語所載名氏而祀之者何以其肯及聖門登堂習禮或謂其身通六藝似足以紹明而羽翼之故也然則諸子者竝　國家累聖緝熙天開文明之助於聖門千年而還庶幾得其一體者舉而祀之又何不可乎第國莫大於祀祀莫大於孔廟必日久而後公議定必世

遠而後人心明倘如嘉靖諸臣所請各行祠於其鄉抑足以附麗宮牆而風動後學者已郎如宋室南渡後周程門弟始及支流派分以漸而顯譬則青萍之劒歲月愈久則硎鍔愈發不可磨滅　今上明盛所謂日月中天者已焉知五星二十八宿與他彖緯之屬不及以之後先焜燿而寖明寖昌者乎謹識之以俟後之君子

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議

或問唐貞觀間詔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其三王之盛已乎曰然宰相者權天下之政體者也諫官者持天下之公議者也三皇而上宰相不專設大略竝以六卿兼公孤之職佐天子以論道經邦於上而諫官亦無定員傳記所載矇誦瞽箴士傳民語庶人補察姻戚規過外復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甚且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雖百工技藝亦得執事以諫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可見當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所以君無逸德朝無失政而所致

大猷之治以此也漢以後設左右丞相後又獨設一丞相大較與今之宰相等武帝則又別設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等職而丞相雖稱非封關內侯不得拜然王臧衛綰翟青李蔡石慶劉屈氂以下特伴食而已甚且數以罪誅而田千秋得以一言之間擢之而公孫賀則又聞天子召拜流涕辭謝不願當印綬光武中興一切功臣不以與是時諫官止有諷者及光祿勳與議郎等職亦未聞有額設也魏晉而下始設

中書省及開府儀同三司平章事等職列爲宰相其職始專重而貞觀年間房玄齡杜如晦竝相王珪魏徵輩獲以諫官糸大政當是時太宗旣以英風大略不世出之君而宰相與諫官又皆竝起草萊奮矢石以定天下語所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故史稱貞觀之治與商周等而自玆以後寖明寖昌其風不可復見矣惟宋仁廟時庶幾近之宰相若呂夷簡晏殊杜淹富弼韓琦范仲淹文彥博輩總機務於上而諫官若孔道輔王堯素蔡襄余靖歐陽脩唐介呂公著等以明諫諍於下及考歐陽脩所上牽復諫官劄子則大較當時名爲納諫而景祐中仲淹以言宰相夷簡貶皇祐中唐介以言宰相彥博貶其後吳中復呂景初趙抃范師道韓絳輩竝紛紛坐忤宰相攻訐出逐則其言雖或時納要之竝繇中書省以按行於外而臺諫諸臣數得以補闕拾遺其間要之亦不及唐貞觀時故事一切政體互爲糸酌調劑而行稍有異同輒及對仗

彈劾而宰相待罪天子且爲霽威以從之故此貞觀故事三王而上之盛而降及後世不易得者然愚則又有一說也唐貞觀時王珪魏徵雖位諫官而爵位朝糸竝以開國名流三品以上與房杜鴈行相次若宋以來間按司馬光諫院題名記所稱官特七品故稱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相曰是諫官曰非與宰相爭是非者諫官也然則糸之貞觀不無少差矣況在當時所領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非若今之舉進士稍由讀書中秘或歷中書博士行人及推官知縣等職卽可鱗次而補也大略竝以明經學古數歷中外爲當世名公碩卿之望者始得與選故孔道輔而下章奏所傳竝可與兩漢書疏相表裏而與日月爭光者也竊觀隆慶以來言路頗開其間獻納忠直蹇諤者固多而妄爲摭拾浮沈者亦或有之甲可乙否旦黑暮白甚且內託中官互相排陷稍出公議指爲朋黨而二三年間情尤孔棘矣嗟乎

得非古之所謂讒說殄行傾覆邦家如漢所稱江充郅都息夫躬公孫祿之屬者乎有一人焉獲同宰相入閣議事焉知其不爲諭詘不爲貝錦上以熒惑　天子睥睨宮掖而下以混淆善類濁亂王室者乎繇此言之則是引諫官以共宰相持衡者固爲盛世之典而惟選天下明經學古救時行道者之賢必其譽蓋四海望擅一時而又深沈彊毅難進易退者不然倣宋所別爲制科及如司馬光所稱十科取士之法或及稍備三科五科以上者始得首署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或五七人或八九人始得入閣議事他所散列給事中與試御史照常點差隨事建言大略臺諫入閣議事者既係資深望重或得倣宋故事郎許次補兩制兹固所以開天下之言路以持天下之公議亦所以慎天下之妙選而不至淆天下之國是也不特是也宋之左右正言及兼知制誥等官非天下第一流不以與而集賢校理說書館閣諸臣或稍稍內外相參大略並繇公卿舉以自代而異時稍有不稱者併罪舉主兹又漢唐以來時時行之而頗有明效者也試以質之博物洽聞之士而剸決焉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四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五目錄

贊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五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五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贊

周處士像贊

望其貌若巖巉巖而俯馮夷把其氣若佩干將而斬虹霓問其行與業則又以詩書教授若漢之三老於時由羈旅而起鐵佔其心湼而不緇抗直道而守樸茂其情曠而或怡吁兹人也生不及如古之徵聘而仕而沒且俎豆於州邑里社之祠惜也予不能扣君於南祝融七十二峯之深而特睇遺像於兹飄飄乎帶若縮而騎黃鵠以隨謹再拜稽首而綴之以辭

吳養貞生像贊

伊何人斯兮白皙而髯褐爾衣兮襆爾冠貧且骨立兮行獨完毋謂文不療飢兮猶足以潤身而爲觀毋謂奕不登品兮亦足以解帶而爲歡嗟乎吾將共爾吸日月服煙霞噏髮匿景乎山

滓之間以嘯傲其天年

老衲翁像贊

翁骨縮墨綬挂銅章出宰百里兮何以衲衣竹爾拂若頭陀之伏江濱抑謂翁且遁榮名謝聲利而匿山澤以自好兮又何以蹙爾額顰爾眉若維摩之抱疾而喑噫我知之矣所欲逃者世網而所不能盡蛻者風塵易不云乎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斯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海屋先生本來面目之眞抑何必潦潦

於土木其形骸枯槁其情神而吁嗟乎我生之不辰噫吾將攜爾容色相轉法輪縱不及面壁而沈其者之金仙抑庶幾乎擊壤而夷猶者之天民

髯翁自贊

學無獲業無立已而以詩書文章自娛非其志之所適然而手玉麈席蒼石松蘿縈其前鶴鹿載其側翁聊以此吸雲霞匿山澤誰其似之漢陰叟浮丘伯

題松竹梅圖贊

望之而虬龍其蔚兮或呼之爲大夫之封挹之而環珮其鏘兮或仰之爲君子之容已而擷之而又冰雪其甃兮又將上之爲幽人處士之宮當其微風所泛響合絲桐妍姿玉肌香氛滿叢已而明月如拭恍然林中則又交枝俯檻疎影橫空斯時也闃無人聲瑩若水碧嚴霜不以間霏雲不以蝕同盟者惟麐跡與鳥音縮帶者秖女蘿與薜荔游冶少年之所不能窺繁華公子

之所不能卽抑惟物外司馬洞天羽客固將憑之角巾竹杖黃冠鐵篴劃然長嘯水落石出不然圖書琴樽俯仰自適短歌微吟濡毫灑墨吾將上鄰乎三君之間而與之左右徜徉共爲四一也與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五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文訣五條

擬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子

廟庭三氏子謝表萬曆十三年

擬問我 國家驅胡元出之沙漠而定鼎

幽燕語所謂兩相讐而世之者正統已

巳之變 駕沒虜庭彼且囂然虎視中

原矣已而天褫其魄虜 駕南還去晉

與宋之南渡者幾也成化弘治正德之際

靖間部落南侵烽燧不息邇者俺答款

塞歲通馬市 朝廷特賜之 璽書寵

以王爵由宣大盧漁陽朔方爲門迤邐西

垂幾三千里刁斗不鬪邊塵稍息或謂

胡運之衰百年一時大較與漢竟寧間

略相似矣然有識者猶不無侯應罷邊

之慮諸生者竝三齊間跳盪跡跐之士

固將矢志馬革而奮業疆場者其所按

之古今而慨於心思者舊矣其爲我詳

畫可否且當轉而聞之于 上時爲山東擬作

河南上官日夢記

劉生紀事

書高祖得閒先生像及詩文卷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六目錄

玉之山房稿卷之十六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良年庚老　校

雜著

文訣五條訓緇兒輩

一曰認題題須從一章本旨處識得眞種子因而一句一字以求其雋永之深我甞謂孔子所見與羣弟子顏曾而下迥有不同卽如子貢季路子張子游子夏莫種種見解種種話頭至於孟子又自一番光景矣今之舉業家絕不知考究甚且竊莊老左傳戰國策之言以攙入之誠所謂俠邪優伶而誦佛經道籙也有識者覽之拊掌一笑耳題旨既得然後布勢調格鍊辭凝神以下一一俱解世之善爲文者猶時時有之至於認題則罕矣

二曰布勢勢者一篇之起伏呼應虛實開闔大段處勢欲其輕以揚無令重滯欲其疎以鬯無令窘澁欲其雄以偉無令卑弱欲其婉以遒無令麤厲令人讀之如雲之出岫泉之下峽而飄飄乎羣仙之凌波以過斯則文之善也

三曰調格格者譬則風骨也吾爲舉業往往以古調行今文汝輩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學箇中風味須於六經及先秦兩漢書疏與韓蘇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於胷中將吾所爲文打得一片湊泊處則格自高古典雅卽如不能高古至於典雅二字决不可少如不能透入此關却須手王守溪唐荆川倫白山張龍湖汪青湖輩諸大家文一一咀嚼之久久當有得切不可如近日少年所爲軋扎荆棘詼諧浮薄與一切繁蕪掇拾之言而自以爲文也縱及中第不免鄙俚尖酸戒之戒之

四曰鍊辭辭則譬之美女之膏髮畫眉朱唇皓齒飾之以翡翠明珠衣之以冰紈文綺也學者往往不裁不剪塡塞滿紙雖多何爲

五曰凝神神者文章中淵然之光窅然之思一唱三歎餘音嫋娜卽之不可得而味之又無窮

者也入此一步則莊子之秋水馬蹄離騷之十
居漁父諸什下如蘇子瞻前後赤壁賦竝吾神
助也吾嘗夜半披衣而坐長嘯而歌久之露零
霑衣不覺銀河半落明星在掌已而下筆風神
倍發也此皆吾所得者卽如兒輩未能也須於
草稿完後便當再三暗誦將篇中得失處徹首
徹尾審訂一番當刪者刪之當改者改之當擴
充者擴充而馳驟之務令文之神王而煙波無
盡不可草率了事以上書壁每夜當誦三五過
無忽也

擬　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
　子廟庭三氏子謝表萬曆十三年

伏以聖王建學以明倫爰置先聖先師之祀
昭代崇儒以重道聿昭釋奠釋菜之儀禮典與飭
於廟中聲教溢於海外神人叶慶俎豆增光臣
等誠欣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三王廟祭首
之以后夔與伯夷後世風移改之以周公與孔
子蓋繼天而御極必右文以揭虔廼若孔氏者
刪述六經中天而懸日月紀綱萬世振古而闢
乾坤集羣聖之大成系百王之秘學人文攸繫
名教聿彰故秦人燔而儒生憤抱祭器以歸草
澤之雄漢皇出而禮教興招亡經以攷異同之
旨自天子以至於卿大夫士庶繇太學以達之
諸王國膠庠合遠邇而採江海沼沚之毛以誕將
徧州邑而肅簠簋罇罍之儀以祼獻或陳樂或
設尸肸蠁播於霄壤或繪形或塑像火藻燦於
宮牆豈特祭法之捍大患而禦大災不惟祠宇

之鄉分表而社分建洋洋乎禮樂之滿天地浩
浩乎仁義之沛江河故歷代興亡以來社或遺
而廟或毀獨宜尼春秋之祀山不改而河不移
教振域中風流海外其間配饗顏曾思孟之雲
仍已而兩廡閔冉游夏之星爛必升堂而入室
者斯附惟明經而衞道者相從故楊雄劉向間
因公議而輙除而王弼馬融或衆群議而隨罷
得其門者蓋寡非其類者不歆豈謂先臣獨蒙
盛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首物神

聖中天茲當車書會同之時聿顯聲名文物之
盛睿制和而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謂孔氏
之廟貌不尊無以闡至教謂羣賢之祀典不備
無以淑人心爰採有司之建言特下儒紳之刊
定以先臣獻章奮自南海遠學中州道術本乎
致虛口訣得之主靜嘗蒙 睿皇之驛召賜
供奉於翰林顧守江門之蓬蒿特放歸於田野
先臣守仁少逃佛老晚悟周程以致良知三字
爲符經以發註腳一言爲道妙縛宸濠而定叛

亂寵之以河山帶礪之封舞干羽而降蠻夷列
之乎竹帛鼎彝之載先臣居仁遯跡布衣業繇
田野以居業爲實際以力行爲好脩其生也不
沾一命之寵榮而甘貧同於百結其沒也頗大
宏百年之譽望而樂道幾乎屢空 詔命禮官
許之從祀金聲玉振之盛一旦共列乎廟庭江
漢秋陽之光萬世叨陪乎法從此 國家之盛
典寔儒者之過榮寵及九原光流後裔臣敢不
矢心 聖澤竭力家傳勉遵衣鉢仰 帝命

之洪休克紹箕裘讀父書之遺訓伏願與人爲
善能自得師樸棫道隆闡虞舜之盛治菁莪化
洽竝周文之作人云云

擬問我國家驅胡元出之沙漠而定鼎幽
燕語所謂兩相讐而世之者正統巳巳之
變 駕沒虜庭彼且囂然虎視中原矣巳
而天褫其魄雇 駕南還去晉與宋之恥
特綫也成化弘治正德迄嘉靖間部落南
侵烽燧不息邇者唵嗒款塞歲通馬市

朝廷特賜之 璽書寵以王爵由盧龍漁
陽朔方鴈門迤邐西垂幾三千里刁斗不
聞邊塵稍息或謂胡運之衰百年一時大
較與漢竟寧間略相似矣然有識者猶不
無侯應罷變之慮諸生者茲三齊間跳盪
跅跎之士固將矢志馬革而奮業疆場者
其所按之古今而溉於心思者舊矣其爲
我詳晝可否且當轉而聞之于 上 時爲山東擬作
天下之患每伏於其所狎而壤於其所困困斯

危危斯戒而變之未兆禍之未萌固得以先事
而待多方以虞而制勝於無形苟狎則忽忽則
怠當其變之猝起禍之中劇而擁腫鞅掌崩裂
四出譬之河隄方其螻螘之穴所引特涓涓耳
已而突爲黃金瓠子之決破州邑胃城郭溢丘
陵而千里之波魚龍爲宫抑且漂悍震盪而不
可收拾者已此范文子所欲釋楚以爲外懼而
羊叔子於晉平吳之後猶惴惴然無忘聖慮之
請蓋有以也愚請借往事籌之三代而上不暇

遠引秦始皇燔夷六國攘捷四夷方其烹侯王
隳名城殺豪俊坑儒生焚百家言以愚黔首且
列李斯之言罷侯置守銷天下之兵鑄金人以
爲十二彼自以爲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不拔之
業也豈知陳勝吳廣乘隴畝奮草澤袒臂一呼
而天下鼎沸耰鉏之夫矜棘之戍竝揭竿爲旗
剡木爲刃殺長吏以應而自立爲王及列侯將
軍以下者不可勝數不朞月間而西嚮亡秦矣
此其狎而釀亂者之一也漢高繼之懲秦孤立

大封同姓誅功臣建侯王刑白馬共爲河山帶
礪之盟蓋亦壯矣未幾而呂氏之孽不絕如帶
文景以下淮南七國之變若吹蝟毛而起不數
傳而因之以移易漢祚蓋嚮所不慮者之戚畹
也此其狎而釀亂者之再也已而光武中興抑
外家斸功臣閉玉關謝西戎寢衛之間周且密
矣冲質以後奄寺挑國漢室三分及司馬氏猥
猾盜晃叅漢魏之間而猗紘易轍未幾而劉淵
石勒符堅姚萇慕容垂之徒囂然河山之間而

晉且南渡矣此其狎而釀亂者之三也或爲外
戚或爲中國或爲夷狄杳不可指而蓋至於六
朝五代此其沒日沒滅亡國之促姑置不論迺
若唐太宗之英風大略百戰百勝而有天下蓋
於秦皇漢武之梟雄略相似而其文經武緯殆
或過之貞觀之治身致太平四海晏然外戶不
閉可謂盛矣及開元之間府兵一變而爲彍騎
彍騎再變而爲藩鎮范陽逆節天子蒙塵德代
憲順以下外患既棼內孽復作始則出中官以

監禁兵再則召方州以除奄豎而朱温李克用
輩數三四起其所爲患又於曩時兾不相及矣藝
祖殷監不遠散兵權置州軍設刺史畢藩服謹
筦鑰飭繩墨或謂五星聚奎天之啓宋文明之
運匪淺鮮已抑豈知北困於契丹西躓於元昊
歲幣請賕百年不絕徽欽以降則又狼奔於金
鷙擊於遼而胡元再入宋且航海而六龍萬乘
王妃帝子竝沒魚龍之波矣由此言之千七八
百年間其所繇羇旅奮跡剸亂戡難受符命建

國家者不可殫述然而不虞之患雲翔飇豎乘
間竊發因而燬王室裂河山譬之日月易位虹
蜺背適輪風怪雨禽災獸眚殆非明君忠臣之
所逆睹法家拂士之所能言者此無他天下神
器也天子按輿圖而深拱以撫之譬則國工之
對奕然方其分子布算連翩緯約間謂敵在吾
目中矣抑豈知一隅稍隙飛射徂擊或爲前驟
或爲後蹙勝固得於眉睫之所及者什之八九
而敗或出於擘畫之所不及者亦什之二三也

故曰善戰者攻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言其疾如風難知如陰興亡靡定禍亂無
常自古記之矣然則今之北虜陽爲款塞陰刼
馬市狼子野心殆不可測我　國家鼎盛固萬
萬無恙然深憂遠識之士中夜而籌按古而畫
能無賈生所謂臥之積薪之下而火未及燃者
乎苟據外臣言之虜稱天驕生長胡沙食肉飲
酪射獵爲家亟則獸鬭敗則鳥散無城郭無文
約惟擇水草以便屯牧故曰五霸所不能臣三

王所不能制者漢有冒頓唐有突厥即如我
朝累世騷驛翦我王官掠我州邑無歲無之邇
者嘉靖庚戌擁衆深入烽徹內庭牧馬京邑此
其兇驁絕倫一也　天子震驚羽檄徵兵六
郡材官荷戈繕城然且狼顧脅息不敢遮擊萬
騎若山疾如風雨此其彊弱不敵二也頻年輓
漕內帑不支所當歲括百萬不貲以我所羨投
彼所需僅及減半或可兩持此其折閱相當三
也嚮也兩敵中外若剸積眥橫野流血成川今

也解鞴袍鼓晏然士則緩帶馬或弛鞴此其利害相懸四也又據閫臣而當事者之私言之虜黠而貪見利則親饒以綺繒漸可擾馴此則吾得而豢養之者之一也間有跋扈飛揚糾繆夷僉傳鏃部曲解嚴此則吾得而羈靮之者之二也好生惡死裔夏所同聖德天覆犬羊悅從此則吾所得而懷徠之者之三也唵噠既沒母子猷淫聞其支黨攸焉不親此則吾得而間諜之者之四也脫有不虞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年

之間可拱而俟此則吾得而遲久之者之五也之二者兹固中外之所共為揣摩於兩敵者之深而頻年防秋以後則塞下得按故事上書以報　天子而大司馬抑輒得按故事歲犒大小從事之臣以差固一時也然而䋣愚過計竊謂今之款塞而請馬市於漢之竟寧略相似然其創禍萌悔中國不同何者漢武帝所當中國富盛之餘憤胡馬之不羈而數為內犯於是赫然震怒推擇衛霍為之帥而一時敢戰力鬬之士若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李息公孫賀之屬並虎將也外徵羽林飛伏猛鷙梟雄之卒數十萬五道出師以攻之當是時幕南無王庭而陰山瀚海之間所過而哭者千里矣已而昆邪之衆十萬來奔而漢天子外築受降城內築單于邸舍以待之及其郅支之斬百夷落膽故呼韓邪且喜且懼願入朝見而因以請壻於漢以長保塞語不云乎不瘝懲者不易行不嚮風者不矢情當是時匈奴之死心於漢也已非一日

矣今　國家二百年間數被侵軼間有俘斬第乘其細載出塞也掠其輜重及殿後以為功耳蓋未聞有犁其庭而摧擊其衆如漢之時然者彼固未之深創也今之虜外則恃甘言以邀市於中國而內則蓄異志以待釁於部落未之或知者　國家遽欲引竟寧故事以尾而待之得無如愚生所謂患伏於其所狎而秦漢唐宋以來巧發而橫出者之禍殆且不趣已乎且以漢之强盛值匈奴之中弱而呼韓邪所請願保上

谷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謝中
國侯應且謂不可而况今之時去漢遠甚區區
馬市所恃恐難以長縻而羈係之也請以應之
所慮十事與今　國家所半相及半不相及者
而一二折衷之應之言曰漢武攘胡郤之於陰
山之比故得比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之如罷邊塞則失山陰之大利今　國家
與漢故事不同遼陽以東別爲關塞矣朶顏三
衛則　成祖之所以隔絶而臨鎮之者然而
大寧內徙已非其舊矣近年遼東數被殘殺得
無爲怨已深而古所謂脣齒相依之勢亟則合
者乎一也應之言曰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
驕逆其天性也恐不可以罷外城省亭隧若今
國家雖未嘗罷邊然按故事列圍之卒大較歲
得以秉其暇而剗崖掘塹戍堡相望闇榆林寧
夏之間先臣余子俊楊一清輩固多爲功也薊
鎮之外譚綸輩亦稍稍緣山隘以加亭障烏銃
星羅抑可無恙也雲中以比曠野蕭條嚮恃馬

市戍守或怠其所剗崖掘塹者既不及從事而
遠近千里欲幾胡馬之不窺得乎二也應之言
曰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里民猶犯禁而
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愚則謂竟寧之款
所爲厚結者單于之自爲壻於漢禮賜衣帛倍
於黃龍而王嫱以良家出之單于單于且驚不
世之媛而神飛越也故一切虜帳俛首內伏而
其統御猶一　國家則諸部落所各自爲分黨而
內利之者也語曰三人爲衆一室而父子兄弟
往往分爨其指虜其能以數十萬之衆而約束
之如漸已乎三也應之言曰中國尚建關梁以
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也設塞徼置屯戍亦
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恐其思舊逃亡愚則
謂今　國家雖無他國降民也卽如　成祖
之徙胡內附者散之河間保定之間彼且長子
孫者垂二百年當無他矣而板升一種衆且十
萬近在肘腋之間其所內何中國而外勾胡虜
與之出沒者種種也胡或解願眷或裂眦以中

國之教猶且有許姑之婦叛父之子兄弟者之相屠戮而虜衆其能帖然乎卽如虜雖稍懾板升之衆其能袖手而旁睞者遲之十年二十年之後已乎四也應之言曰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侵奪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恐生慢易分爭之漸竊恐諸鎮既以馬市相購非特虜之無當也卽如諸鎮之歳遣官南來市繒守臣者且不無顚指而相乾没也而況於將領乎又況一切牙儈交易之衆乎其勢必至於於慢易分爭二尺竪童所不校而知者五也應之言曰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出云從其親戚又曰邊人愁苦欲云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愚則謂今之邊人所內困於衣食外劫於戰鬬而樂從虜部者恐亦無相遠況聞嘉靖年間大同之變其所負重罪而逃之虜幕者甚衆也或云板升一種卽其枝屬者之羣而聚而節年勾引已屬無算歳愈久則其姻戚枝黨所招攜者愈衆招攜者衆則其

生齒日繁訓聚日盛能無懼乎六也應之言曰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壁木柴偃落谿谷水澗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之久不可勝計一切省繇罷省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累世之功不可卒復愚則謂今　國家因未嘗以罷邊爲號也然既習爲馬市則諸鎮竝藉之以爲輕裘緩帶而刁斗無聞烽燧且熄矣非獨一切亭障城堡之間漸以懈弛卽如故時將帥郤勇周尚文輩所於戍兵外各自募挑強仗劍陷陣摧鋒之士不下二三千人虜衆深入彼且得擁麾下以爲邀擊故時吉囊部中往往嚙指苟其嬰兒之啼或呼周太師以怖之其見憚於虜也如此此輩物故已久他所代者其間健卒不無而因緣馬市以僥倖於虜之無他者大率什九嚮時之所從故將而蒙矢石力戰鬬者今竝散而零落殆盡矣傳曰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此則與漢之障塞亭隧之累世不復

者亦不相遠七也應之言曰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竊聞宣大陝西諸鎮往往因其部曲之要求無厭而曲為羈縻不敢以聞者多矣即如飛章聞間又陽為諜酋長而罰之以牛羊駱駝以為兩解其實與否又屬枝柱而無當繇愚計之漢高陳豨並起閭里情若父子已而卒叛逃入匈奴張耳陳餘結髮深交歡若膠漆圍趙啓嫌首足異處故曰患生於多慾而人心不測八也之八者愚所按應之請而互為條次此其大較也然則今 國家中外方恬於馬市而偷佚之者如此而愚生獨倡為馬市之必不可恃者如彼世且罪我以撓羣議挑戎禍而甞鉗之矣愚則謂當國者苟因愚生之過慮而以之罷馬市固不可然按閣臣頻年所請而因之以弛戰守亦不可大略馬市未購以前歲所括諸邊輓漕之費大較三百萬而馬市既購以來歲所遣官外市繒帛以為購於諸部者亦不下一百二三十萬古人謂六國當以賂秦之金帛畜戰士以賂秦之州邑賞功臣請陽通馬市者如遍年而陰計戰守者如往日且以歲所括馬市者之半而因以饒諸鎮者閫臣之便宜如趙人之聽李牧而得以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此其最也不然或寬之文法重之權勢如漢宣帝之任趙充國假之屯田且耕且戰以招西羌即如辛將軍嶲然欲希中朝之旨以為功而帝獨不聽故得以卒上便宜十二事而先零既服振旅來歸此其次也或又習怯北虜以為鐵騎十萬介而南馳其疾如風其崩如山且彼聚而常衆我散而常寡萬萬不易為功抑不知兩敵相乘無常形無定勢特在乎為將帥者善揣彼此之虛實生死嚮背以伏其機於虜衆之所不可覘而奮其氣於虜衆之所不能支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姑置弗論且如五代時契丹之梟雄也久

矣其擁衆而南救王都彼自謂怒駟之奔王晏球僅以孤壘禦之方其陣曲陽立高岡而令曰諸將並棄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而馳契丹大敗當是時由曲陽至定州棄甲橫尸者六十餘里敗兎餒而走惕隱甚且村落之豎以鉏耰白挺而擊殺之者無復遺類於是時中國之勢幾殆嗟乎虜之悍一也彼晏球者獨何爲哉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以嬴秦席累世之強而項籍持三月糧以示士卒必死則章邯成擒也以符堅之擁百萬而謝玄阻淝水而待朱序一呼風聲鶴唳皆晉兵而堅且隨亡也故曰特存乎將帥之奮與國家之御之者之有道也其他選將練兵蒐卒補乘廣諜用間蓄材用衆之方不可枚述此在　國家之不忘武備而諸鎮將帥之因而爲功者何如耳不然中國之備稍弛而北虜之情不測歷年之間萬一中變則秦之勝廣漢之七國晉之五胡唐之藩鎮宋之遼金元固在輦轂間嗟乎於是時欲爲之計亦晚矣惟執事其財擇焉

河南上官日夢記 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所夢又三十餘年而乙酉秋八月十八日追記而書之

予故忤執政繇南京禮部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總督應公檟屬故知且覘不欲赴官也聞遣承差移牒督促之勉爲赴官壬子春二月道經衡州予以家屬寄郡太守蔡子木而單騎抵任且欲乞休督府暨巡按不然行且借函萬壽賤差來歸也並知督府不可行且欲勸府江而以府江兵備副使楊公旂不諳兵故牒楊公函賤以行予上官謁督府督府首以署府江事予沈陳獲罪執政本末願乞罷官狀督府不從且寄授陽朔吏民所三請故督府而故督府所三請於朝而欲爲與師府江者之本末大略欲合麻陽軍門之兵一枝自龍門入南贛軍門之兵一枝自全州入而兩廣軍門所自爲兵由封川或永安州界入且欲予條畫所部署諸兵嚮道及

一切軍興之需予按正德十二年督府閤晉捉
兵十萬征之而卒無功何以府江一帶並飛塹
懸崖及深箐數十年來古田胡北獞所蠶食諸
州縣生齒日繁部落且萬矣急則南走斷藤峽
及八寨以爲窟于接往牒及地方長老大略洽
南夷之法莫善於鵰勦而莫不善於大征莫難
於鵰勦而莫易於大征何者南夷與北虜不同
彼專恃山谷之險而戀巢穴惟密嚮道密兵符
擇將之最捍與卒之最驍者而猝然疾風驟雨

如鵰之突擊而深入斯則鵰之義也稍後則皆
事且覆矣故所當斬馘最真而大征則興師十
萬非先期調兵親餉逾年不能合師未入而賊
且走險矣往往斂兵而退特俘斬巢穴之婦女
老病及他所遠近被擄者以爲功故所當斬馘
多贋況按陽朔所亟者特鬼子砦十六七處往
往賊殺縣官及哨兵千戶與劫諸吏民者之患
耳且覘各砦並塹江而窟與諸部落互相隙不
必他調兵惟括道之故所隸兵稍擇其驁而力戰

鬭者密爲掩擊諸部落且亂且懼必不敢移師
相抗矣已而旬日閒破十七砦卒俘縛及斬馘
者餘千人奪所故沒於獞者膏腴田十餘萬府
江遂平事詳蒼梧誌中督府疏其事於朝應公
檟晉尚書予亦徙爲大名道兵備副使當是時
執政且以嚮所出爲僉事者窘之也今反以知
兵名譽則垂翅之鳥而復颺矣當奈何於是特
諭兵部疏請割順德府隸大名道而劈倒馬關
一帶關隘專責之約曰大名道歲提兵五千赴

倒馬關防秋以遏虜入嗟乎大名道去塞二千
里故無提兵防秋事例提兵防秋自予始且順
德古邢州故隸井陘道而一旦創割以屬大名
者蓋以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戒嚴倒馬關
一帶關隘頻年虜所從蔚州間道深入處脫有
警予且攖罪矣而鄖署閒猝或稍稍以執政所
合謀者聞予予於是亦分行且虜入必首禍閩
開封府城隍之神爲最靈予上官之夕壬子年
十三月十六日也首禱夢夢一道士戴九陽巾

而肘挂劒一藥瓢一又手槮拂一枝予前扣姓
道士曰姓呂予愕曰君非洞賓先生乎道士曰
唯予俯首揖之而曰聞仙遊舊矣先生其肯度
予授長生不死之訣否乎道士顧曰君方持節
仕宦第恐塵緣不斷耳予奮袂曰先生脫不靳
予固當棄妻子如脫屣耳道士笑曰予前行君
第隨之俄而道士携予入萬山中山所夾路而
虬松者不可勝數風聲颯颯然循耳而至下顧
左右山之麓則海潮猝沸波濤萬千若悉魚龍

之宮然時道士且前如飛予從後躡之月明中
天風且佩髯揲左右石予亦首戴黃冠服道士
衣手揖竹如意而歌曰颿跡去兮山深谷峭採
名花兮長生不老臥白雲兮天長地久道士復
顧曰吾為汝改一字當以臥字為共字予亦抵
掌大笑道士忽不見醒而夢曰城隍且謂予免
官當以黃冠入山矣而按察使趙君正學爵人
予同年深知也屬公燕予告所云趙且謂夢中
語何足深訝予亦分脫有虜入則罪且不測於

是閱所部畧故隸尺籍之馬步卒五千人汰其
老且羸弱者別募少年而犇騎射博戰疾鬬者
三千人於是嚴什伍厚衣糧精器械貯火藥繕
介胄以從事而山東並河朔諸州使劒挽彊椎
剽之士稍稍來又別倣漢衛青武剛車及晉馬
隆偏箱之製而稍增損之為戰車三百輛大較
斧鉞犂䥫相隨令虜未至則遠斥堠輸軍實以
自便稍及則環車為營而各劃壕嚴陣以待當
是時大名道之兵為最雄而督府艾公同諸持

節使者閱之嘆曰斯兵也於河朔諸鎮為冠軍
脫有警當為　國家捍多矣予間察諸部曲中
投石相先且日夜覘虜之至而欲倖有功諸持
節使君行且相繼飛章疏　天子願屬予出
塡塞上矣明年執政且謂予不當假之兵也密
移書廣西巡按陳君希治劾予不當私斬馘者
之賞以罪免官歸今且三十二年矣予不能遽
服習長生不死訣或謂予猶可偷活十年二十
年無恙也豈曩時夢道士因驗邪而予所歌採

名花似白雲其及然乎否邪予於是按年而追
書之以系之家乘云

劉生紀事

頃過江上有一病生蓬累而行前爲伏謁欷歔
流涕曰予泉州劉生夢騶郎故廣東按察司副
使劉存德之少子也某爲之惻然因問曰何以
色之慘聲之哀而遽若因瀞㲺者生曰某家伯
兄夢龍爲故刑部侍郎洪公家所排行且骴法
而寘之綱某家已鳥散郎如孤某適送女兄之

濟寧州故免逮繫然其妻爲邏卒者所從臥樹
中縛而出之姙甫六月隨墮矣兒僅二齡方抱
之踰牆走亦以墻倒而死先大夫所遺古今書
數千卷併爲洪氏奴挾邏卒而燔之今且無家
矣予業欲赴伯兄難兄於獄繫中移書戒予曰
汝不聞楚伍員不以赴父之難而脫身出關以
行乞於吳市卒之隱約僇辱以稍稍樹立者乎
與若兄俱死無益也予以兄所云故不復內顧
走數千里飢且窘者數四故得培頓間關以至

於此聞君與先大夫公爲同年得無憐而活之
且聞漢季布嘗爲漢購跡且至魯朱家魯朱家
憐其賢而收之郎走滕公所而關說於漢故得
無坐久之事文帝爲河東守載之傳記於今猶
赫赫人耳目君倘有意乎予聞其言不覺泫然
流涕因詳扣之曰洪少亦以文章共予爲絡帶
交殆亦鏗然有聲於時者先大夫何故與之兩
相讐生且兩相訐奏於　先皇帝之朝而沒
且破其家併禍逮之兄弟之至是也生曰先大

夫本與洪公爲鄉同年亦爾深相知第廣東巡
海時洪嘗三移書爲外親商人某通書併屬道
鑲銀器若干而長兄夢龍不當洩之也於是洪
頗稍稍怨兄夢龍未幾洪同李太守某竝以喪
夫人爭聘郡中朱氏女而兩相交惡者滋甚然
於先大夫公亦無涉也第以先大夫公故與李
太守交善因以所銜李太守者波及之密移書
汀贛軍門陸公且盛爲飛語汚衊先大夫與李
太守兩論列之而罷其官以歸適督學副使姜

鳳阿公於洪爲故交也從其聞諸兄夢龍特
甚然先大父公第遜謝引過不辯姜公惻然故
獲免罪黜姜亦時時對諸生稍洩其語於是泉
之士大夫並頌姜公不受讒抑且以洪爲險詖
人而郡中之口呶呶矣公復佯遣人爲其子請
姻於先大夫公而先大夫亦隨應聲諾彼且欲
及僆爲婚也又適不幸洪之子遽沒洪之子沒
而先大夫抑因以所許聘洪氏者轉許李太守
之孫璋當是時李太守沒而先大夫公以女妻
其遺孫蓋亦桑古人爲盛德事也豈謂洪以故
銜太守者沒且不之釋而倂以新解於先大夫
者行復修之怨故於他學道來所從中讒夢龍
者又甚當是時予次兄夢熊以援例入監而予
夢騶及弟夢松夢潮並屬髫年故未之及也已
巳年洪以考察免官歸而故所擁文章之望及
動名所嚮於按節閩中及藩臬郡縣大夫往往
造膝深交者固多然亦以數詆士大夫得失亂
黑白行傾危諸持節使君或信且疑者半其事

亦稍稍流布遠近而士大夫共爲側目矣然先
大夫長洪數年亦自以於人世若朝露願棄故
所睚眦如平時又不幸適朝覲之內弟葉鉉行
且欲援例入監而無貲也以田百畝典先大夫
銀七百兩及囊之客遊京師貲盡喪其父廷樂
亦自以鉉之貲雖盡喪不得毀故約行且償之
矣而洪復陰嗾廷樂云七百金重貲也莫若以
賄賂訟之官即可折券於是許爲移書於巡撫
何宜山公而又恐何公之信也別嗾契買詹爾
宗之田者亦互許以賄賂同日赴告何院又計
以典田與買田者係先大夫公事於伯兄夢龍
無與也然先大夫職官既不當坐名告須告其
子夢龍且又以單告夢龍則其事易辨也須倂
及其中子夢熊少子夢騶則枝節多枝節多則
困且躓矣於是外既唆兩家出頭告而內復以
書讒之何院何既按行而又別訪夢騶時方十
六歲其典契與賣契時騶僅方十餘歲於是狀
雖行兵巡道喬公及通判陳嘉謨而又親對兩

問官云以賭賻訟田卽眞當罪坐長子夢龍不
宜波及不當事之子與其子之猶屬童年者也
於是闔郡士大夫無不爲夢騶家切齒且曰洪
何以睚眦之私而將劉氏父子一網打盡也何
適以遷官去兩問官亦廉知其端出於洪事得
白啓之屋予家猶及獲業如故而葉所與之償
七百金亦輒倚洪爲城社而不以絲毫來歸矣
嗟乎先大夫雖老且衰不敢校而洪自以獲罪
公議懷慙滋甚於是時洪適爲邑人林䂓葉崇

慫者奏許此事於朝遂於辯本中不特牽夢龍
而倂扯夢騶一家叔姪兄弟五六人當是時先
大夫公於家絕不知林䂓葉崇憲所與洪訟田
故適叔父存業謫選京師覽邸報爲之持憤不
甘亦輒以先大夫名代爲互奏於是洪劉之訟
始兩以邸報流布海內矣先大夫公聞之不勝
悔恨然已無及已而事下按院及按察司閩中
士大夫亦共以洪爲首戎予叔父存業僞應兵
於先大夫公本無與者也况兩稍疏奏事並屬

鬼魅故兩解而寢未幾先大夫復沒而予兄弟
煢煢遺孤譬之守株之兎坯土之蟲耳豈謂洪
之禍忽從天而降大都半出於邑之訟田業牟
利豁與漁戶之私相怨者爲之然亦繇鄕來數
詆訶藩臬郡縣於諸持節使君者數多往往縉
紳大夫人人自危年日以久怨日以叢語不云
乎千人所指不病而死蓋謂怨之所叢禍之所
歸也况兩都臺諫交章論列其事所從天降者
已暴白於朝勞坐罪免官去而洪之九原之恨抑

少雪矣卽如不釋以伯兄夢龍嚮嘗半與家事
又不當洩洪所私託鑲銀器事猶有毫髮芥蔕
間至騶則童豎也豈得以先大夫公生嘗睚眦
而沒遂如射鴟者毀其巢破其卵倂子之童豎
亦收之乎嗟乎嗟乎　聖明在上且謂四海之
內無一夫不獲而予父子叔姪兄弟間何獨罹
滅門之禍至此蓋由洪之姻戚而有力者敎之
曰非誣以造意謀殺則罪不至死非指以任俠
則謀殺無徵非一網打盡則事必中解於是神

謀魅詐變態百出且撫院勞公按院安公會本
參奏時辛巳年十月二十日也命下隨差把總
楊昌言行提至省壬午年正月二十四日獄中
自盡有伊男洪兒伊姻趙日榮收殮結狀及閩
候二縣回呈見在將謂書生夢龍能爲陰賊其
間乎同去省近七百里而飛鳥不及也此則計
誣人命而欺天罔人者之一也且夢龍與洪止
爲漏洩銀器一事因搆微嫌以至於此然葉鉉
無故而沒先大夫典田之貲七百兩絲毫不以

歸在他人猶爲切齒者而龍第沒世齎志不思
報復況洪特語言之釁乎鉉特一布衣耳夢龍
且不能報復而況能行俠於鄉大夫家因以媒
孽於撫按當路乎此則計誣任俠而欺天罔人
者之二也經曰罪不及孥惟謀叛以上始族滅
之伯兄龍行且旦夕死存亡不可知又於夢龍
招中故坐夢騶同謀兩字併爲除名嗟乎於古
所云莫須有三字獄何以異也路人聞之猶且
酸鼻而況世之賢士大夫不欲行一不義殺一

無辜者乎此則計欲一網打盡而欺天罔人者
之三也嗟乎聞洪之禍始由忤中執政爲之貽
再則由數持詭譎傾危藩臬郡縣大夫而縉紳
之士互爲側目三則由位列卿來左右昆弟間
以網利而攘奪閭里者衆故一時轇轕至此執
政既沒而世且反之譬之反風滅火天道固然
何以横爲燎原甚且烈山澤焚玉石而煙燄障
天也嗟乎嗟乎予家已傾而歸無棲予伯兄以
下族戚猥受網羅死者三四人而內外童奴茲

已逃散予孤令亦迫道路轉溝壑矣君縱憐之
當或不能以一葦障決堤之湍所幸先大夫故
人如某猶在當路如某雖致其仕而歸而勳名
道德方負中朝之望者非君所知固不敢強倘
屬有知幸爲內訴予伯兄夢龍特齒牙間毛瑣
之嫌至於予騶以下何忍故坐同謀兩字而以
無辜書生猥爲波及外述洪所自爲買禍中外
輻湊而至何得以乘反風之餘而恣爲虐燄君
倘按魯朱家故事令區區亡人獲在原宥雖不

敢望如季布之出而佐漢以聲名於時然亦所以助　明天子不忍以匹夫匹婦而陷之溝中者之一端也乎予所聞劉生本末蓋如此然予愧衰且耄不能爲魯朱家所爲矣况洪抑嘗與予爲文章交譬之猛蛇螫手痛不能忍然亦不能遽忍斵而斷之者已而深思申包胥伍員兩人本生平交春秋傳嘗載員之出亡而兩相別而盟也一以覆楚一以存楚已而伍員之入吳借兵入楚也共所逐昭王而遷之郢固矣甚

且鞭平王之屍三百或謂報讐特甚申包胥哭之秦庭者七日而秦爲出兵以卻吳於是昭得以反國而申與伍各不食所言以遺後世嗟乎予既衰且耄不能爲申包胥之哭矣竊謂世之賢士大夫當必有感於員之報讐之過無令或過天道好還而卒遺之以鐲鏤之賜也故傳曰佳兵者不祥倘沒而有知抑且令劉洪兩公於九原下共爲之抵掌而笑且釋焉玆則有望於世之仁人君子也

書高祖得閒先生像及詩文卷

右高祖得閒先生像併得閒圖及說序五七言詩什一卷蓋宣德正統年間墨蹟也予兒時侍大父愛梅公習聞先生好種名花搆園林穿池而魚及貯古法書名畫與古鐘鼎諸器以自娛家雖不甚饒間獨好賓客客之善爲詩歌文章之什者數過先生先生未嘗不共之連袂膝席投壺雅歌以歡也故自號得閒今覽先生像角巾拄杖風神若冰玉蓋蕭然物外者也已而又

按武康沈公仕併所爲得閒齋圖里人丘公大祐所爲說浮梁戴公瑺所爲序與夫羅公鉉胡公克臧陸公儔朱公弼劉公鼎楊公銘及湖中吳公榮輩所詠歌大較先生澹宕不羣於臧公所按湖中故事若陸鴻漸天隨子玄眞子與沈士麟之屬略相似今且百二十餘年而當時風流文藻竝已湮沒也久矣而里中父老無復能知而言之者予姪太學一相從族子簏中得之別有友人青門沈仕圖則予姪於嘉靖年間

而係附之者嗟乎柳柳州宗元嘗記先世以來執友名氏不敢忘况予祖得聞先生所嘗共諸騷人墨卿而宴歌嘯咏其間者乎予於是沐浴焚香再拜而書之以遺姪併令謹藏之以副家乘云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六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七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七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七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五言古詩

雜詩

人生天地間百年能幾時如何束髮交中道遽睽違聚散若梗浮蹤跡忽飈馳春入好鳥鳴秋來百卉腓嗒然感物化能無增懷悲瞻彼南山松上干青雲齊女蘿攀虹榦兎絲爽虬枝綰帶

相綢繆勿爲霜雪摧胡然獨搖落東西各差池中夜望河漢潸然欲涕洟

丹陽道中再別紹兒

人生苦離別况我父子間一日遠一程道路多悲酸名花開上林春雲滿長安豈不願翺翔中情溯濘湲爾行傍北斗我歸臥南山何時遂功名樽酒娛衰顏

哦松贈山僧

山僧手種松蔦蘿已千尺上懸照空花下蔭聽幻石飈颻鳴其顛麋麚投其側於焉日哦詩俯仰聊自適不知春與夏併忘旦與夕何如達磨年深巖獨面壁

七言古風

出塞歌 有引

國家頻年馬市以來諸邊烽燧之警已絶矣大中丞胡公檄叅軍從子一夔而下南購紛帛賦長歌以獻之

秋來八月塞雲飛塞馬悲鳴塞草腓塞月如霜

流野戍寒風似戟磔征衣嘉靖年來虜深入庬頭星色過促急吉囊部曲擁天驕三關九鎭幾騷驛鐵騎南來風雨移胡塵慘澹四天垂搴旗斬將無留刃破壘摧城併臥屍胡兒唵嗒曉且驚少小憑陵復恣肆朝向偏頭犯鼓聲夕窺上谷傳兵檄當時　天子勅元戎親犒三軍遣上公虜帳疾馳恒候月漢兵追躡若乘風豈謂一朝胡運改賀于欵關忽投鎧年年通貢入　天朝歲歲牧駝還瀚海稽顙稱臣列外藩還同谷

渾與烏桓邊疆不見羽書突莫府那聞甲馬喧此時出塞開夷市左右谷蠡獻騄駬漢家綺繒輕千金胡兒歌舞歡兮壘戰士三春解甲休不須刁斗與兜鍪猶言候應罷邊策無忘關山萬里愁

題李文仲所繪百花圖歌

李山人寫百花珊瑚五朶含風斜盈盈欲捧仙掌露紛紛亂映扶桑霞趙昌畫花特花貌君獨畫花傳花神春夏秋冬隨手腕陰晴風雨適天眞解衣盤礴名園裏百花如盼眉睫底與來染筆灑素縑粉黛色澤風前起滿堂賓客共解頤無不拍掌稱徐熙忽忽游蜂與狂蝶競向几席窺花枝七十髯翁却大笑看來寫生如寫照石家金谷競繁華名蘤異卉竝臻妙臨風把翫經幾廻仰天浮白黃金罍醉來不怪玉山頹何當攜挂草堂上如飲酪奴三百盃

弁山歌壽楮二府

弁山高兮岫流雲苕水深兮波廻紋獻壽盃兮禮歲君朱絃奏兮紫笙聞歌聲沸兮舞袞紛仙人降兮鸞鶴羣浮大白兮醉且醺樂不支兮情孔殷期千秋兮訪赤文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八目錄

五言律詩

訪施南石

過西湖感舊遊因東李珠山沈龍洲趙望
雲陳貞溪諸社長

過沈竹窻題壁

簡問俞小江臥病

潘慧峰少奉浮屠法已而明醫夜過山齋
治痾賦詩一首

夜宿吳江道中

夜宿上栢市追悼亡妻

武康山中

堪輿劉文川過訪賦別

贈周聘君

壽藏已卜吉喜而賦詩

卜葬山中忽大雪賦此

雪霽

獨臥

劉叟雪夜繇武康山辭予過王閣老家遲
久不至詩以招之

正月十六夜李少白續絃題贈

同陳康衢夜由苕上東歸阻風昇山道中

過亡室墓所輒雨賦詩弔之

溪上望桃花

緒兒從山東跨驢而過京口遣使聞予賦
詩紀事

黄吉所文學追陪仲兒於錫山道中賦贈

湖上贈張元洲太守

渡江一日抵高郵太守邵傅野公招飲賦
詩謝之

寄緒兒

夜泊南陽閘

贈張龍墩

贈黄吉所文學

范印山簡庭二先生山樓宴集卽舊讀書
處

俞小江以壬午十一月辭歸約明年正月
六日同諸堪輿家入山治壽藏元旦卽

攜裝泝江而下然以風沮越三日始得
絲錢塘過武康時冰雪凍甚卽不越期
可謂千里赴然諾矣賦詩謝之
來縉卿攜子過草堂於其歸也出米六十
斛弁簡乃弟君念二首
喜黃吉所過書齋
永嘉王生卜築苕上過訪山齋賦贈
曹懷靜病歸西湖已而見訪喜賦一首
病後仲女亦以病來歸共事湯藥賦詩紀
事

丁文學過訪山齋
壽張成吾司理
俞文學自新昌過訪席間賦贈
山陰族子文泉中翰過訪賦贈
曹丈還西湖賦別二首
過貢兒讀書所
送沈太素虞部入朝
王賓蒼大尹過上壽藏賦詩謝之

顧甥侍御攜酒石湖上偶過陳劉二文學
讀書處
睡起偶懷曹丈
題王武康送行卷
李少尹解官歸廬州
題李莒州像
陳竹廬過訪忽尋施太學園亭予病湯不
能從簡寄一首
來君葵孟文兄弟過訪

昭慶寺壽峯上人過訪
贈別壽峯上人
由苕上弁山過祭武康山云室之墓
由慧山出再尋黃九峯園林二首
吳少谿官詹宅讌集
贈吳子野
淩東湖自章丘來歸過訪
顧肖溪太守惠滇中奕恭以詩謝之
輓故德清直吾先生

甲子正月九日江上紀夢
秋夜臥病
輓吳叟
故廾徒簿鄭君松溪之沒予殯之以歸餘
四十年矣其孫遠訪山齋賦贈二首
晚過西湖
喜逢王敬所公
冬日簡潘天泉太史印川司寇
過超果寺

周沈二丈爲予卜築墓山中久而不歸以
詩招之
來子貞晉甫同過齋中
送來道之還蕭山省親
董甥伯念主客攜吳子野爲掌書記喜而
賦詩送之
伯念過別適雪阻兒曹處簡寄
壽馬夫人七十
再送吳子野

題黃光祿所構園林五首
始從湖汊入山
將訪張公洞忽辱宜興令陳使君饋遺賦
詩謝之
由姑蘇及錫山併陽羨來還答客三首
送相者陸小江謁選
訪武康令王思菴時已已刻矣公猶未及
起賦贈一首
夜宿黃浦道中

李約齋憲伯宴罷復同廼弟春元攜酒送
之江上
寄贈里人錢叟
贈吳太學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良年庚老　校

五言律詩

中秋夜同諸友宴集

明月憐君輩花前數侑盃流光寫笙吹灝氣抱樓臺人向瑤池醉林邀銀漢開椤蒱弁六博一賞一徘徊

贈樵山人二首

野老厭頹俗頻將麋鹿隨閨中却少婦竹裏獨支頤一飯毋疏食千金或赴危年來多澹宕擬近古蒙癡

豈謂君逃景何當水抱林到來人絕跡秪覺鳥繁音敗壁頹垣曲幽蘿密篠深蕭然似蝺臥一榻擁高吟

同李少白吳養貞遊昆山飭潘印川司寇別業

誰謂昆山路忽成金谷園層欄控霧壑曲磴綰天門島嶼窗中綴松蘿掌上捫向書履何處芳草待王孫

題長春閣

開君枕市曲一榻臥鶯花四壁圖書潤層欄水木華心將俗共遠日以醉爲家但得鄰酤熟頻邀長者車

贈雷道人

韓康不二價君散橐中裝徧聚折肱客頻施揷髓方仙人鵝蕊草玉女露華漿一切千金饋花間恥問償

賀千戶侯李靖宇新婚

共美少年郎言從結客場鵲橋飛漢渚龍媛炫星裝五色芙蓉帳千金玳瑁牀合歡漏未盡夢屬楚襄王

桐廬俞山人秋夜過山齋

中林抱膝吟忽爾客星臨帶綰釣臺色桐攜江水音九秋迴鴈候千里故人心不覺坐來久霜流花木涼

嘉靖甲辰令丹徒萬曆甲申遊緡兒赴京

再過丹徒賦此

鐵甕城猶舊鷺花戶半移當年雊雉處空臥麗牲碑山色懸題障江流馱墨池我來多慨慷能不醉哦詩

元宵客毗陵道中懷武林曹山人三首

曹丘久不見想只在西湖家傍魚龍市人遊山水圖千林競火樹六博鬬樗蒱此夜歌[illegible]裏誰同袒脩呼

我臥春江上君遊俠客場伊人渺何處中夜鬱相望鴻鴈客千里風煙天一方何時掉談麈膝席共壺觴

無問奕登品不辭酒解酲兩衙初卜社衰燦復同盟醉後酪奴伴輿來花魅迎客遊多絕調慣使座中驚

夜宿錫山道中

夢醒夜未央病榻漏偏長忽聽枕流鴈愁看劒拂霜客魂傍鮫室詩骨勘星裝安得肘生翼中宵歸故鄉

同曹丈過笪氏竹園 園即予所構長耕別業

我豈嵇中散君應阮步兵共耽山水癖同結竹林盟雲落栽冠簪風傳戛玉聲何如遊嶰谷併作鳳凰鳴

過西湖簡問社中諸友

聞說西湖社鷺花久罷題煙寒三竺外草怨六橋西蘿薜仙人洞笙歌學士堤一觴還一詠何日共招攜

中朝徵王吏部繼山賦詩勸駕二首

尙書期不顧久矣欲逃虛磬望屬當宁弓旌守臥廬底須奉詔請豈得狎樵漁無學鑿坏者君王方好儒

早躭樹下鍛獨臥丘中樊避景身逾疾徵書吏在門無嫌過郎署行且踐台垣 天子憐耆舊還看不次恩

湖上逢溫州張海方過訪

我臥西湖上君從鴈宕過相看俱逆旅攬帶竝煙波肘後遊山賦囊中弔古歌何當載樽酒隨

意訪松蘿

贈醫者潘慧峰 潘少奉浮居者

起家同賈島抱術事長桑露掇仙人草霞蒸玉女漿折肱聚如市瓜幕伎非常吾亦慚衰晚從君乞禁方

輓白野先生

文昌忽爾闕博士已宵亡不見林中叟應阾地下郎選文蠹塵篋留影挂空堂弔草投何處猿啼欲斷腸

過武康山中

問俗過巖邑人煙幾百家白雲臥雞犬綠野帶桑麻不見催科吏行看滿縣花停車共田父相對說年華

贈陵司訓過富陽兼柬陳邑諭

早歲擅才名明經貢上京入除秦博士出授魯諸生山色分官舍江流綰誦聲况逢太丘在歡爲故交迎

吳山人玉川過訪賦贈

幾年不相見相見復悲辛垂翅憐栖鳥窮交感故人青山還似舊白首總如新異日重經過同探薜荔春

冬夜寒甚懷曹文二丈客姑蘇道中

不堪歲已暮君輩客江皐風色射疑戟氷流聚若刀鄰舟那乞火野店絕沽醪寄語閶門市誰憐俠骨豪

夜臥哭亡兄并弟

白首憐兄弟何堪長夜悲枕流鴻鴈淚腸斷鶺鴒詩大被還誰共孤燈强自持夢中驚攬帶能不涕交頤

陶生赴王臨川之招詩以送之二首

仗劒客遊路西行幾日程江流飲去馬野店醉春鶯徐穉看雲處陳蕃下榻迎到來官舍裏山色與書聲

匹騎千山路行行響杜鵑飛崖棧絲樹懸竇瀉紅泉落日雙龍劒春風二月天停驂問井邑萬戶散歌絃

答門生王君賓寄南太學試監元卷

匹騎洛陽去客遊偏借名試文傳六舘紙價踊都城冠帶圜橋聽公卿倒屣迎諸生問經說無謂受匡衡

送李太學遊燕

年少幾如君翩翩氣不羣處囊翻脫穎草賦欲凌雲馬首燕山去鶯聲漢苑開桂枝高擢處飛檄奇叅軍 乃翁官京衛經歷

夢中讀徐天目集 有序

天目君少予予第進士十五年歷外藩而君始及釋褐爲比部郎予比函 萬壽表入朝面君與世所稱五子者以詩聲相長雄予亦未之考略也久之罷官君亦左遷來歸始及覽詩什數章翩翩矣然猶疑其叱咤之音非所謂詩言志而以之咏嘆淫佚者之旨也其沒也予始及卒讀之蓋多匠心矣竊歎予與錢起孟郊以後無聞也歲乙酉春病甚數哦而愛之夢所題系者如左

徐陵沒已久始及讀遺編詩什俱唐響文章或別傳巖中耀白雪竹裏挂紅泉錢孟千秋後於今振雅絃

簡寄王臨川紹賓

琴臺看不見想只挂孤城官舍青山色春江白雪聲雙魚何處寄千里不勝情何日飛鳧舄翩翩向 帝京

陳康衢自若朱友雲自越雪夜竝過口占

殘雪駐雙輪春風御舊游詩探別後草帶綰夢中愁倚劒看星聚舉帷惜鴈流年華與客鬢此夜倍綢繆

題寄張穉通二首

南國佳公子翩翩張茂先人疑灞陵俠才似洛陽年流水香車引談天碣石懸近聞謝賓客白日對殘編

白日對殘編下帷不記年竹書穿汲冢石鼓辨周宣花外仙壇泣窻中太乙懸凌雲賦已草何

日奏甘泉

錢生仲安故座主海山侍御公之少子也過訪山中膝席語往事不勝惘然三首

驄馬今何處行行歌負薪隔年衣未授薄午甑猶塵累世詩書業一瓢江海人寒鴟向風嘯能不涕霑巾

邸第一朝變衣冠百口流當年貯豔舞今日竝榛丘客散池臺毀春來花鳥愁猶聞可憐處剌繡倚青樓

訪顧徵𦬊侍御不遇

我來綠水曲君已白雲深林外無人跡枝頭空鳥音過門慚不入撫劒思難禁暫返山陰棹明朝還重尋

訪孫屏石年丈

經年不相見殘鬢各添絲竝出夢中語雙哦篋裏詩白雲桂蘿帶黃鳥過花枝又惜春將晏能無悵別離

孫白嵯過訪賦贈

幾年不相見相見復悲酸嗟爾跛能履憐予禿不冠行看酒逸少竝覺帶圍寬此日花枝下猶逢掉臂歡

訪施南石

別來忽已久離合半風塵攜手憐春色銜盃戀故人花間青玉案竹裏白綸巾盡日歡娛共臨岐復愴神

過西湖感舊遊因束李珠山沈龍洲趙望雲陳貞溪諸社長

山靈却誚吾久不過西湖幾欲移文弔誰當載鶴呼煙波共點滄吟社半凋枯屼嵴臨風嘯猶堪五老圖

過沈竹窗題壁

竹裏圖書潤窗間紫翠浮月過疑避俗雲散欲悲秋豈謂煙波市如攜嶰谷幽知君能好客樵阮數同遊

簡問俞小江臥病

白鴈嗷秋聲那堪問友情病魔減也未中夜夢

還鬚借問白頭母還憐孺子嬰越人起尸歷徧
可事長生

潘慧峰少奉浮屠法已而明醫夜過山齋
治殤賦詩一首

抱術自長桑前身是藥王雲幢來石榻星蓋照
芝房五色囊中草千金肘後方病魔何以解願
為乞慈航

夜宿吳江道中

衰年勸歸旅宿雨滯孤舟鮫室寒無語江靈黯
欲愁客帆橫野戍城角怨清秋鄉夢隨征雁南
飛故園樓

夜宿上柏市追悼亡妾

秖為衣冠葬言攜翙翙尋孤舟傍水市殘燭帶
楓林日暮靡無色天寒豺虎音文姬渺何處遺
藁白頭吟

武康山中

入山不厭深絕壑又投林飛瀑梯磨跡流泉雜
鳥音雲霄花外落象緯掌中臨借問神仙路丹
丘即此尋

堪輿劉文川過訪賦別

嗟爾攜秋色翩翩一葦杭山川不下帶象緯鬱
相望妙解青囊訣還瞻檃里藏客遊似君少倚
劍待河梁

贈周聘君

浮家過北郭高臥不求聞半榻寒蘿月一瓢秋
水雲無言答賓戲懶著送窮文近得仙人草移
書欲贈君

壽藏已卜吉喜而賦詩

少僻佳山水於今興不忘馬嘶何處卜魚鑰此
中藏生釣五湖曲沒為百谷王寄言猿與鶴他
日共翺翔

卜葬山中忽大雪賦此

雪片大如掌霏霏畚鍤深天應開寶界地忽變
瓊林錦繡千峯疊珊瑚萬壑沉獨留紫氣穴坏
土現黃金

雪霽

峯林堂雪𧨏佳氣鬱青葱萬井瑤花外千山碧落中兎坑封漸啓麏跡沒初通我欲尋仙去雲深路不窮

獨臥

獨臥空林裏不聞㹊豹啼山靈夢未醒天籟靜偏嘶孤月寒帷落寒星向客低無端吟興起搔首若爲題

劉叟雪夜綠武康山辭予過王閣老家逕久不至詩以招之

到來投轄處舞袖與歌脣已狎綺羅席應忘蘚旅人峯林思賦雪嘯谷欲回春寄語平津客空山誰共論

正月十六夜李少白續絃題贈

白頭吟已絕此夕又佳期火樹千花擁天街二妙隨牽牛歡幸處織女待恩時遙憶芙蓉帳風流不自持

同陳康衢夜由苕上東歸阻風昇山道中

言攜春色下忽阻石尤風月隱江聲外星低客夢中孤燈懸黯澹雙劒倚雌雄起坐發長嘯乘流挂席東

過亡室墓所輒雨賦詩弔之

幾度入山深山靈却陸沈中天忽雲墮萬壑寫春陰不睹鸎花麗惟聞樵採音何當起泉室共爾白頭吟

溪上望桃花

何處美人粧盈盈綠水傍初疑龍嫂度翻共洛妃翔琥珀千金笑珊瑚五色光臨風欲解帶心醉忽如狂

縉兒從山東跨驢而過京口遣使聞予賦詩紀事

抱琴爲吏處千里不勝情遠遣蒼頭使傳書鐵甕城風塵緹騎草色染行旌攜我江亭上臨流共濯纓

黃吉所文學追晤仲兒於錫山道中賦贈

忽報黃江夏輕舠過水濱言追千里駕共醉一枝春兒也抱琴吏君今獻賦人中天占紫氣雙

劒閣延津

湖上贈張元洲太宰

湖上台垣色花前白髮翁商山推綺季洛社首祁公輿逸青霞外神遊碧落中猶聞漢天子纏帛強冥鴻

渡江一日抵高郵太守邵傅野公招飲賦詩謝之

刺史專城處盈盈千里間豈期未夜半倏已抵江關兩出夢中語共歡別後顏欲爲河朔飲須傾并南還

寄緇兒

閩嶠領茅丘須勤民社憂採風頻問俗慮獄務寬囚不特懸魚操還看佃雉遊循良誰第一東漢魯中牟

夜泊南陽閘

三戶柝初歇孤燈夢欲殘林棲憐倦鳥河駛屬廻瀾日月看雙劒風塵擁一冠明朝濟上別去住愴雲端

贈張龍墩

青囊習已久此日始逢君手指神仙窟天垂象緯文江山花外列百二掌中分願卜衣冠藏千秋猿鶴羣

贈黃吉所文學

天下號無雙言稱江夏黃如何滯山澤猶未應賢良玉抱連城潤珠函明月光他年茂材詔待爾棟明堂

范印山簡庭二先生山樓宴集即舊讀書處

二妙忽星聚羣峯似幄迴當年授經處此夜舞筵開劒氣冲層漢文光燭上台何須歎伏櫪萬里決浮埃

俞小江以壬午十一月辭歸約明年正月六日同諸堪輿家入山治壽藏元旦即擕裝泝江而下然以風沮越三日始得絲錢塘過武康時冰雪凍甚即不越期可謂千里赴然諾矣賦詩謝之

君懷隔歲裝歲旦戒齋糧風色連朝闞江流一葦航騶奴倦征御冰雪沮河梁千里赴然諾他年匆豈忘

來縉卿攜子過草堂於其歸也出米六十斛幷簡乃弟君念二首

嗟汝數塵甑呼童爲解裝非稱脫佩匆聊爾助壺漿別久語難盡盃深夜未央辭歸在明發思以慰高堂

阿咸稱叔夜忽抱採薪憂未合天邊匆應憐人倚樓寒星挂戶杪明月照河洲遙憶帷中侍弄雛慰白頭

二月一日喜黃古所過書齋

忽報黃江夏遠攜春色來東風一夜過滿院百花開掣電千將氣談天碣石才遙知聚星處雲漢共昭回

永嘉王生卜築君上過訪山齋賦贈

辭家東海上結屋五湖深豈厭魚龍窟還投桑苧林看來多澹宕恥與世浮沈却愛閑關叟言攜綠綺琴

曹山人懷靜病歸西湖已而忽過山齋喜賦一首

別來已匝月花下忽逢君帶綰愁中草衣裹夢裏雲興來聊對奕醉後莫論文共爾逃虛去何須與世聞

病後仲女亦以病來歸共事湯藥賦詩紀事

誰謂萲遲日偏憐兒女私但經共笑語漸覺勝巫醫朝飲上池水夕餐南澗芝病魔減什二隨杖出花枝

丁文學過訪山齋

一自禪關別相逢嗟較遲席從林下徙日向語中移不覺忽前膝翻看頻解頤茲歸須脫頴高扱桂花枝

壽張成吾司理

南郡名司理人推張釋之片言獄已折三尺法無私若水恩波溢台垣紫氣垂壽筵何以獻花

外鹿銜芝

俞文學自新昌過訪席間賦贈

有客自於越翩然過草堂雲霞雜劒珮薜荔帶衣裳予豈龍門李君應江夏黃語涙忽移日中夜醉壺觴

山陰族子文泉中翰過訪賦贈

久矣罷朝請風塵一鶡冠不逢珥漢筆誰識拜秦官憐我堪同調頻過共歲寒攜棊傍日影相向竹窻彈

曹丈還西湖賦別二首

曹卿多逸調到處屬風騷對客頻驚座當盃數劈牋詼諧雜今古博塞起波濤別路何言贈花前脫佩刀

年來耆名理況復擅摴蒱一擲拏雲手千廻搏虎圖敗來分楚漢勝後倣孫吳春色西湖裏還應載鶴呼

過頁兒讀書所

言佩客遊劒行行花木深到來人絕跡秪許鳥流音倚樹列仙傳捫蘿梁父吟課兒日稍暇聊弄無絃琴

送沈太素虞部入朝

盛世荷君王仙郎謁建章中天仍樸被三殿舊含香履上星辰影衣瞻日月光到來頻召對共擬漢馮唐

王寶菴大尹過卜壽藏賦詩謝之

使君多道術露冕俯山靈九折松蘿磴千秋猿鶴亭龍蟠雲外紫鳳舞掌中青手指衣冠藏他年爲勒銘

顧甥侍御攜酒石湖上偶過陳劉二文學讀書處

言載花間酒來尋竹裏樓豈知玄豹隱併作聚星遊歌徹鮫人夢詩成木魅愁出門夜已靜鳧鴈滿滄州

睡起偶懷曹丈

伊人看不見想只臥花深誰共中林嘯堪憐抱膝吟滿庭苔蘚色半榻薜蘿陰坐久片雲墮忽

傳黃鳥音

題王武康送行卷

幾向山城過琴臺白雪傳萬家迎露冕百里頌烹鮮豈謂移官日翻投瘴海邊行行何以贈一帙採風編

李少尹解官歸廬州

聞君已乞山解綬下吳關無復折腰恥行投抱犢關往冠城市曲避景薛蘿間言攜籃輿載李病將師頻將松桂攀

題李苕州像李係門生

看君花下像儼似授經年氣以嚴霜厲心將白日懸官甘減俸產貧不受人憐印散一朝棄閉門誦太玄

陳竹爐過訪忽尋施太學園亭予病疴不能從簡奇一首

剛停長者車又過孟公家非以狂投轄都應愛看花池亭叢綠靄水木散清華安得籃輿載分曹賦佽斜

來君葵孟文兄弟過訪

豈謂九秋謝何當二妙過吳關翔紫氣茗水送文波花外青龍劍林中白玉珂君家多世講歡合醉還歌

昭慶寺壽峯上人過訪

飛錫挂煙蘿前身是達磨林間香靄度空外雨花過共結依依淨還看律戒多却憐江上叟白髮總頭陀

贈別壽峯上人

借問龍藏鉢白雲何所之隨緣依淨土幾日是歸期三竺傳經處孤山欲雪時梅花曾放未須寄早春枝

由茗上拿舟過祭武康山亡室之墓

搴帷望墓宮迢遞隔征鴻百里關河遠一帆煙水通林疑來掌上雲似起封中此日蘋蘩祀何年猿鶴同

由慧山出再尋黃九峯園林二首

已向山靈別那知再攜林煙蘿晴亦濕巖竹畫

成陰曲水蘭亭勝層臺仙掌臨君家輞川舊千載共流音 謝聞黃光祿為王

豈學鄭家子瓜分迦葉園松蘿俱手樹池沼引仙源入壑忘冬夏凭欄辨晝昏何當頻載酒花下聽禽言

吳少谿宮詹宅燕集

欲訪仙人洞先過學士家冰盤出海錯香飯引胡麻投轄忽移日分曹共賦花不須捫絶壑半已醉流霞

贈吳子野

年來賣藥處久擬漢韓康幾伏上池水言尋不死方貴游趨騎省問疾半冠裳花外客如市應知富橐裝

凌東湖自章丘來歸過訪

言抱岐黃術遠遊齊魯間貂裘客裏敝紫氣望中還佩劒黃金錯解裝白玉環深憐故園叟即夕訪柴關

顧肖溪太守惠滇中奕棊以詩謝之

憐君解橐裝分奕自炎方半抱空青色翻驚冰碧光周天羅欲布象緯鬱相望局罷分劉項令人笑欲狂

輓故德清直吾先生 有序

先生故嘗令德清以治最聞其被讒左遷而南歸也於今德清懸魚之頌甘棠之思猶低徊不忘者頃過錢塘適病亡旅殯越八日矣不勝泫然涕泗系之以詩

抱琴若水上百里若烹鮮豈謂遭讒謗翻令勒左遷茲來經旅櫬霑涕欲泫然挂劒秋風路何當訴九泉

甲子正月九日江上紀夢 逸稿

誤入陽臺夢煙花照綺羅珮聲雲外落幢影樹間過色引江山秀情留枕簟多春風忽吹散片月挂清波

秋夜臥病

衰年病不禁況復對秋深無耐梧桐落何堪蟋蟀吟褰帷逾慘澹憑几倍蕭森安得扶藜出杖

頭聽鳥音

輓吳叟

君豈漢三老一鄉多令名望盧人每返宰肉社稱平傒爾鬧仙逝咨欷悲世情我來請私謚天竺古先生

故丹徒簿鄭君松溪之沒予殯之以歸且餘四十年矣其孫遠訪山齋賦贈二首

客自三衢至有瓢夜扣門遠攜佩劒贈言謝脫驂恩再世交彌篤衰齡誼獨存寒蛩與落葉相對坐黃昏

抱病空齋裏何堪枉遠遊燈懸河影夕簾卷客華秋千里牽衣感百年綰帶愁還鄉語衰颯無訝雪盈頭

晚過西湖

纔到西湖上炎蒸有却無望中斂室近掌上梵煙孤風綰荇帶天開鴻鴈圖漸看河漢影移我臥氷壺

喜逢王敬所公

幾度側身望到來抵掌問風塵別後鬚日月夢中顏君脫青萍劒我投白玉環相逢復相謔共掩綠蘿關

冬日簡潘天泉太史印川司寇

年華似流水花事豈應稀漸覺鳴禽變翻驚黃葉飛池臺餘爽氣壚里做殘暉何日吡山上中林宴翠微

過超果寺

看山不厭深絕磴又攀林路繞隋唐樹峯流仙梵音到來離世幻對此卽禪心日暮忘歸去白雲蘿帶陰

周沈二丈爲予卜築基山中久而不歸以詩招之

一別採奇杖無忘逆旅人地靈誰作伴山鬼卜爲鄰虎嘯頻傳榻猿啼或浹旬願言早結束共醉草堂春

來子貞胥甫同過齋中

荏苒風塵裏何當二妙臨劒將殘鬢合盃向隔

年深共醉蘼蕪色如攜絲竹音歡來知與劇無
限故人心
送來道之還蕭山省親
片席亘長虹乘流挂曉空笑將苕水綠遥指海
門紅驛路寒郊外人煙落木中到家知不遠早
慰白頭翁
董甥伯念主客攜吳子野爲掌書記喜而
賦詩送之
董生氣不羣記室又逢君竝賦遊燕曲同傳弔

古文入朝隨劍影退食護蘭薰漢柱題銘處須
移朔鴈聞
伯念過別適雪阻兒輩處簡寄
雪片大如掌天應惜遠行不堪風物慘總屬渭
陽情寒向繡屏卻春隨舞檻生厭厭長夜飲歌
板莫停聲
壽馬夫人七十
肅廟時故光祿馬公抗疏論寺人觸
主上怒廷杖　闕下已而不起海内縉
紳先生共爲歔欷流涕稱其敢諫直言
秦之茅焦漢之劉輔者流也而如夫人
孀處數十年其所爲簪珥之儀環珮之
概與公等語所謂忠節竝峙殆日月爭
光者也今且年七十友人沈君以故嘗
從其仲子鴻臚君雅遊來徵予詩奉觴
前壽系之以五言近體一首
光祿寺人疏當年宗社憂中朝抗白日仙媛哲

婦丘一自鈆華卻於今七十秋史官忠節傳萬
古此長流
再送吳子野
春水正宜舟憐君賦遠遊桃花紹驛路草色滿
河洲千里呂安駕一瓢季子裘到來傍燕市可
弔狗屠否
題黃光祿所搆園林五首有序
黃光祿九峰者予未之面也尋慧錫二
山间從翠微深處下望疑有仙人者伏
跡於其廬也已而遣使通守園者穿徑

而入名花與卉飛梁曲檻渝然滿眼不
羨古所稱石氏金谷賦詩三首固矣然
是時誤聞黃爲王故篇內稱輞川云又
明年再過而黃光祿遣使者攜壺餉之
復得五首
最愛黃光祿層林與曲池峯窺花外入泉引地
中移似讀列仙傳如哦招隱詩何當簪筆賦芟
取古松枝
最愛黃光祿幽棲與不孤園開金谷麗林入輞

川圖俯檻看花魁分泉引酪奴風流多逸調知
己擬幼吳
最愛黃光祿流觴曲水前我遊上巳日時丁亥三月九日
林卽末和年已自繁花鳥無煩奏管絃何當
醉飛閣搔首問青天
最愛黃光祿名園屬品題池臺不藉石桃李自
成蹊曲洞穿蘿僻羣峯入戶低飲泉醒欲解無
藉菊苗虀
最愛黃光祿園林引興長山樓縈曲檻水榭綰
飛梁冉冉仙人籙盈盈西子妝願言分半榻午
夢到羲皇
始從湖汶入山
欲問尋山路猶憐隔翠微初聞樵斧語翻趂猴
禽歸谷暗泉聲亂林深麋跡稀仙人何處訪應
和白雲飛
將訪張公洞忽辱宜興令陳使君餉遺賦
詩謝之
採藥南山去將尋古鑿坏忽逢勾漏令併助洞

天遊分俸藥中出移書花外投猶言一廛場邀
我上丹丘
由姑蘇及錫山併陽羨來還答客三首
問我經遊處春來興不孤虎丘金谷障嶋寺輞
川圖芳草要離塚煙波范蠡湖幔亭併徙倚選
勝徧勾吳
石遊姑蘇
問我經遊處行行轉錫山池臺散花裏龍泉女
蘿間仙棧忽飛嘯煙波欲洗頰手提竹如意醉

舞欲忘還

右遊錫山

問我經遊處行行入翠微雲迷樵採路霞醉薜蘿衣玉女潭如拭仙人洞欲飛猶言興未盡日暮澹忘歸

右遊張公洞玉女潭

送相者陸小江謁選

少年起刀筆謁選承明廬匹騎五陵去分曹一命餘兄兼習望氣到處引軺車共羨洛陽俠公

天一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八 三二一 二百九

卿競借譽

訪武康令王思菴時已巳刻矣公猶未及起賦贈一首

自古稱仙令君今令節仙日高衙未啓客過析初傳不見吏人跡知無案牘牽風流多逸調迥似獨孤年

夜宿黃浦道中

冰雪傍江天行行堪自憐鮫人臥織室龍女罷花鈿鳶嘯窗中落潮聲枕上懸羈心愁不寐明

月過前川

李約齋慈伯宴罷復同迺弟春元攜酒送之江上

巳酌花間酹言攜江上壺牽衣浮大白挂席送前途醉後酬猶舞醒來狂復呼三人同笑別翻作虎溪圖

寄贈里人錢叟明名瓜洲

賈遊江上市家已累千金不獨計然策還兼范蠡心招攜徧海陸名跡共浮沉何日維揚去言

天一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八 三二一 八十一

尋煙水潯

贈吳太學

聞君家與世系出故鴻臚折節交先輩褰帷讀父書神將秋水照氣似夜光舒漢帝好才賦還看奏子虛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八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九目錄

五言排律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九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十九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五言排律

過候陳德淸時適入覲賦贈十二韻

漢稱太丘長君豈即前身琴寫層臺曲花明滿縣春萬家溫挾纊百里靖無塵忽奉朝元使躬爲述職臣車書同日月劒珮履星辰計上推羣服江南第一人尙方傳賜食大内寵頒緡治行中年似聲名單父均明堂殿最處　天子璽書新已卜通仙籍還看秉國鈞何當暫借寇吐哺一方民言別泮亭上能無涕掩巾

同吳養貞李少白攜酒尋春十六韻

春色原無盡探春不厭深綠牽鳩杖入紅綰鹿車尋處處臙脂嶂村村翡翠林幔亭縈複袖服匿上飛岑興到草移席歡來花滿簪拍肩穿遠近搔首眺嶇嶔信步原開幄隨緣地布金紫笙方度曲黃鳥復流音却向青天問何如上堵吟

憑岡發阮嘯轉谷弄嵇琴豪爽雲煙上樓遲薛荔陰詎辭衰且勸無問古和今疑醉不疑醒乍歌復乍痞杯盤同徙倚名跡共浮沈出看洛泉犢還聞送客禽堪憐日已暮歸思似難禁

夜與吳養貞對奕適曹山人過共爲勝席而閑戲題

夜深方對奕客過復連衡從此兩壘陣翻添掎角情始焉効深入俄爾攝輕兵散布同魚麗紛流似峽傾先登思刼地旁繞忽連營突起斬關入仍謀奪隘行耳提曾足躡反間或佯驚爲楚還爲漢一縱復一橫但思謀覆敵豈許效行成青白眼相向輸贏堪自矜局殘燈影裏漏罷寂無聲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十目錄

七言律詩

清明日過武康山中

甲申夏四月十日再過丹徒悽然感舊弁

讀姜鳳阿司成公所書荒政碑賦此

再疊前韻一首

楊大尹李州守載酒邀遊金山寺賦別

奉贈李漸菴大中丞

羅烏程文洲徙尚書比部郎理刑淮上感

舊賦贈

贈姜地官

漫遊

過宿遷道中忽逢雷道士過官舟口占

于念東進士上疏養親來歸賦贈

午日同商廷尉過下邳陳太守攜酒宴集

寶應湖阻風

五月十四日訪李司訓劒泉席上口占

渡江南還紀事

武林施箕泉移家前址

門弟張稺通補縣學生

題張稺通學芳樓

訪陳山人

聞部使檄奬楊烏程楚璞詩以賀之

龍毘海由雎寧令改湖州教授賦贈

濟上歸東施南石

桐鄉令高傅嚴入為比部郎以詩賀之

顧甥仲子入學

贈鄭侍御補嚴州太守

書懷

再送張海方遊金陵悵然感舊情見乎辭

訪陳德清岷麓

潘印川司寇免官歸簡寄三首

贈楊秋野二首

壽内弟海屋先生

許鴻川水部公子補高才生以詩賀之

楊雲邑遣使移詩遠壽奉詶一首

李莒州過訪山中

題陳雲厓先生像

羅仰山少府之解綬南歸也以廉白坐法
而非其罪詩以送之
壽武康令王實菴
送雷道士還山東
雲間張王屋過訪草堂賦贈
聞 天子恩封楊桐廬詩以賀之
羅仰山少府雪夜過別并期明年共訪天
台賦贈二首
春來病臥鬱鬱一日午夢同西湖社中諸

友分背賦什欣然樂也醒而題寄并系
存亡之感云
簡寄董甥徽幸侍御
聞張曲周改官蕪湖即先中丞公舊遊處
簡寄一首
題寄嚴州太守鄭雲石
病臥齋中簡施太學
金生志中志立並補博士弟子員過謁賦
贈

贈方研山
十二月十一日朱丈五十賦贈
病後簡北溪李光祿
正月十五夜賀道星新婚武林道中題寄
壽林錦峯大叅
聞樂卿姪同賈使君並以馬市南來曹龍
田輩共迎姑蘇戲題一首
施太學家山茶花盛開病不能赴賦詩寄
之

寄題龔太守城南煙雨樓
送范侍御還朝
虎丘弔古
答陳寒泉凌宇田二博士見寄
王少尹由鴻臚徙丞歸安頃以輸金入朝
賦詩送之
林司訓近齋同年趙太守特峯高弟也擢
令宣化賦詩送之
送王武康赴潮州二首

七月既望簡邵高郵

簡王桂亭別駕并及邵太守公

秋熱

壽師母來老夫人八十

贈李仰池都閫

贈醫生孫上池

李珠山沈龍洲趙望雲陳貞亭沈三洲諸社長載酒過飲賦詩謝之

乙酉秋八月五日施太學五十懸弧辰也賀客滿堂予適過西湖不及以詩補之

送凌東湖過章丘

九日少溪兄亡忌感而賦詩

數過煙雨樓數逢煙雨似一異也毅所翁

席上紀事一首

送陳竹廬過訪印川司馬因而簡寄

陳竹廬別去七年遍訪天台岱宗諸名山過訪齋中感贈二首

冬十月過亡妾墓官併感令移仲婦之殯

冬十月過亡室墓所愴然感賦

弔蔡光祿

武康山中賦贈堪輿家張丈

再贈劉文川

亡弟春年感賦

贈周康甫

病臥中屠甥振之過訪賦贈乘簡芝溪翁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七言律詩

贈舒城令朱海瀛

曾聞勾漏神仙令此日雙鳧天上回故里歡迎洛陽少中朝共羨下邽才秋風印綬専城過萬戸絃歌滿縣開佇看政成報　明主璽書賜爵徇方來

賀醫者王守恒移家

韓康故業枕城曲此日移家幕府偏且喜林廬近水市不妨井臼帶溪煙橐中鵝蕊金光草肘後方書玉笈編借問折肱門下客幾人載向藥欄前

贈雷顛仙

雷顛者家汶上以布衣而客遊江海四十年于兹矣眄過苕上蓬頭赤脚望之似野癖然数山橐中藥以捄病者隨手應及謝之以金錢例却不受於是苕上皆呼爲異人而君亦自呼曰雷風子予愛君澹宕爲築茅菴一椽以棲之名曰紫瓢榻蓋倣古者爲方外友云

客過苕上號雷顛半溷風塵半習仙訪藥只憑肘後訣尋山不挂杖頭錢毳衣草屩隨緣住白石蒼苔着處眠晚愛鬚翁頗同調一瓢一榻共溪煙

李按察自滇來歸席間攜侍兒侑酒戲贈

誰謂南歸少宦囊一枝秋色照山堂初疑織月來滇海却憶輕霞映點蒼何必明珠與大貝巳饒綠幘倚新粧花前偶過發微笑不減千金効橐裝

陳邑諭赴榮府教授李司訓赴吉府教授以詩送之

幾載同爲秦博士一朝竝赴楚王官不堪驛路分隨鴈却喜江行竝佩蘭玉粲井前花影亂賈生祠内鳥聲殘南遷到處多佳興無向風塵歎

挂冠

壽劉幼川大叅

經術傳家首更生翩翩譽問起承明共推高第二千石出按名州數十城花外仙歌傳使節望中佳氣裊行旌願持遙獻君侯壽指日徵書下帝京

山堂宴集范簡庭文學以樗蒱按行酒令甚嚴賦詩謝之

劉章借酒行軍令君亦兵鈐佐酒符但使滿堂俱辟易始知三尺在樗蒱漉巾墮履不須問散髮高歌聊自呼寄語少陵狂筆賦飲中可似八仙無

元宵夜歸雪不能赴武進令及邑諭之招賦寄

歸舟幾擬樽罍興中夜那堪冰雪垂山水却教春避席鶯花豈厭客題詩城中燈市少顏色肘後匆光空陸離不盡風流賓共主何時痛飲縱豪癡

病後偶詠老杜春來花鳥莫深愁之句因而續成一律

春來花鳥莫深愁病骨詩魔屬楚囚幾解支頤夢蕉鹿還看抱膝賦蜉蝣半松半竹半蘿帶一壑一鍤一鹿裘何日浮家過絕壑共攜明月白雲遊

壽雙泉弟叅軍

二月春風柔且嘉滿堂羅綺貯鶯花已看絲竹穿林靄復道魚龍戲沼霞射奕分曹互歡樂樗蒱六博競豪華仙人浪苑三千界借問若南第幾家

歲星臺高入雲若南結社獨名聞素封或疑近任俠椎魯何嫌不好文我獨少年遊騎省君遲晚歲署叅軍於今白首謝朝請共狎晴江鷗鷺羣

聞若上諸社長攜妓過壽雙泉弟子及伯兄不及過陪賦詩謝之

聞說若南夜聚星笙吹縹緲過江亭喧傳狂毋

擕方朔翻億麻姑降蔡經耤草鋪花歌共舞祖
耕墮珥醉還醒逢知洛社春風裏可奈溪頭雙
鶺鴒

清明日過武康山中

春到清明春倍嘉春山無處不飛花馬蹄半踏
臙脂嶂蓋影行穿錦繡沙幾狎樵蘇喧笑語那
逢俠客闘繁華揚來巖邑多遺俗豈似紅塵游
冶家

甲申夏四月十日再過丹徒悽然感舊并

讀姜鳳阿司成公所書荒政碑賦此

四十年前佩印過提封萬井擁絃歌鶯花不改
別時調鬢髮於今總欲皤椈裏樓臺新日月望
中睥睨舊山河吏人滿眼誰相識笑指題碑臥
薜蘿

再疊前韻一首

笑指題碑臥薜蘿龜趺鳥跡綠苔多空慙畏壘
猎陳處漫道褒人墮淚過太史文章知不朽百
年俎豆竟如何我來讀罷臨江嘯萬古潮聲枕
逝波

楊大尹李州守載酒邀遊金山寺賦別

幾年不到江天閣此日移罍實界遊龍象三千
花外列山河百二掌中浮輪光隱見黿鼉窟蜃
氣依微日月洲醉向波前分袂別乾坤萬里一
虛舟

奉贈李漸菴大中丞

中丞按節控南州閫外車書似水流吳越當年
罷烽燧江淮萬里轉漕艘輕裘緩帶羊開府杖

鉞投壺祭仲謀我亦慕中舊遊客月明同嘯海
天樓

羅烏程文洲徙尚書比部郎理刑淮上感
舊賦贈

苕水東流清且漣琴臺遺曲至今傳一從天上
懷魚鑰誰共山中對綺絃此日再逢疑醉夢百
年知己總堪憐淮南邸第多叢桂不厭招攜酒
十千

贈姜地官

仙郎起草轂明光使節銜恩出尙方共羨風姿同謝混還看澹宕似嵇康輿來辯注黃河水醉後神懸明月光寄語中朝山吏部早應推轂併飛章

漫遊

罷官蠍臥已三紀末路扁瓢殊漫遊日月雙懸兩枯肘風塵千里一虛舟夢為蝴蝶即蝴蝶呼我馬牛應馬牛無問東西與南北乾坤總屬海中漚

過宿遷道中忽逢雷道士過官舟口占

忽逢一葦掠波前赤腳蓬頭似鬼仙隔岸嘯呼疑水使掀簾面認即雷顛雲霞半帶眉間落日月還隨肘後懸笑問茅廬曾播否百年同臥五湖煙

于念東進士上疏養親來歸賦贈

君是雲溪舊醉侯上書攜母訪丹丘瓊花少室堪蒔藥蓋省明光却厭遊暫入逃虛鴻鴈侶豈應匿姓薜蘿幽笑看肘後雙龍劍半射虹霓半斗牛仲敛號雲溪醉侯宋太宗嘗召為諫議大夫以母病辭不應

午日同商廷尉過下邳陳太守攜酒宴集

午日乘流駐下邳使君攜酒出河湄當盃喜合雙龍劍膝席愁分五色絲千里風塵連燭影故鄉吳越照花枝今宵不惜樽前醉明發關山已別離

寶應湖阻風

伐鼓乘流千里情舳艫相傍阻江城人煙半帶魚龍夢驛路偏違日月程雲暗鮫宮寒不語風吹鼉浪夜還驚何當拍艦中天嘯起向星河挂席行

五月十四日訪李司訓劒泉席上口占唐李適之以瓢為卮李劒泉故倣之

年來博士多蕭瑟君獨風流似太常客過漫為河朔飲我來猶作次公狂花間冰雜仙人膳竹裏霞調玉女漿復洗瓠卮大如斗醉邀明月樂無央

渡江南還紀事

此州風土多蕭瑟纔到三吳輿不同千里鸎花
凉雨外萬家綺夕陽中紅蓮水映歌樓月綠
栁煙銷舞檻虹醉起忽逢踏堤女菱波拾翠過
花叢

武林施箕泉移家前坵

聞君久厭煙花市別業新開桑苧林繞屋秫田
堪釀酒帶谿竹塢可援琴少時游伯已蕭瑟晩
歲里閭共陸沈最喜庭前擕二子夜深猶聽讀
書音

門弟張穉通補縣學生

少時才譽屬蜚聲久滯周南歎不平三刖涕憐
和氏璧一朝名首魯諸生從今驥裹千金價與
日雲霄萬里程博士帷中問經說無言師授是
匡衡

題張穉通犂芳樓

聞君築室傍城陰一徑逶迤花木深秖許侯芭
頻問字不妨叔夜閒擕琴茶鐺藥臼仙人榻禹
篆斯碑子墨林我亦年來多潛宕醉邀明月數

招尋

訪陳山人

室如斗大枕城曲一榻蕭然較似寛釜甑晝塵
人跡絶圖書壁立鳥聲殘我來屢没蘼蕪路君
嘯帷搴薜茘寒猶美白雲看不厭相隨明月挂
林端

聞部使檄獎楊烏程楚璞詩以賀之

苕谿之水碧如練君比苕谿較又清百里鸎花
歡欲舞萬家雞犬寂無聲日遲退食孤桐奏兩

過訟庭芳草生佇看政成傳循吏中年單父許
齊名

龍崑海由雎寧令改湖州教授賦贈

陽城茂宰拙催科博士當年逸調多邑壘已懷
陳俎豆頖宮又道擁絃歌花間匡鼎傳經入門
下彭宣講幄過安定先生何處訪五湖今日振
頹波

濟上歸來施南石

誰言一日似三秋况復別經千里遊我向風塵

滄佩劒君依花木臥丹丘客中對鏡鬢添白夢裏牽衣帶縮愁安得相逢共攜手醉邀明月釣滄洲

桐鄉令高傅巖公入爲尙書比部郎以詩賀之

仙郎執戟侍楓宸一自南遷忽七春三殿舊恩依日月西曹新寵履星辰甘持微祿省囚草恥向明時歎積薪　天子偏憐財賦地還應按節五湖濱

頏甥仲子入學以詩賀之

世受春秋湖下聞翩翩又覩鳳毛文髮總總角年猶少名列諸生氣不羣朋後劒光疑射斗篋中賦草欲凌雲異時早應賢良對繼跡西臺侍御君

贈鄭侍御補嚴州太守

老上絃歌白雪聲又聞持節下承明西臺繡斧花間出南郡名山畫裏行父老壺漿迎縣界兒童竹馬舞江城到來臥治心如水不忝淮陽循吏名

書懷

解綬歸來三十年圖書數卷臥風煙匹夫懷璧忽蒙垢衆口鑠金仍被衍紫薆黃花棊局畔青松白石釣絲前豈知歲晚塗多露見髮披緇且習禪

再送張海方遊金陵悵然感舊情見乎辭

金陵山水帝王州千里乘軺屬壯遊秪恐風煙猶昔日不勝劒珮貯清秋中郎倒屣誰能似東閣招賢幾好述都下故人問衰老一瓢明月臥滄洲

訪陳德清岷麓

經年不過河陽令此日看花到縣門百里谿山迎欲醉千林雞犬寂無喧琴臺曲散陽春調郊野歌歡挾纊恩畏壘異時碑德政佇瞻尸祝薦蘋蘩

潘印川司寇免官歸簡寄三首

夜占執法黯無光忽報辭官返故鄉萬里風塵

悲欲涕九天日月鬱相望屈原諫草今猶在范
蠡遺舟何處藏安得畫船貯西子與君共載五
湖旁
無言宋玉賦悲秋秋到茗南興倍幽毗麓楓林
丹可掇洞庭煙水碧如油雲開綠蕚華前醉月
出玉壺冰裏遊我亦願爲桑苧叟誦詩擊木共
夷猶
別向毗山開邸第樓臺半屬翠微深洞庭北眺
魚龍窟天目西連虎豹林鶴徑鹿柴花上下茶
鐺酒臼興蕭森君家太史堪攜酒箕踞峯頭粲
父吟

贈楊秋野二首

憐君早歲列諸生州舉明經避不行鳩杖山中
閒採藥鹿車海上共逃名興來草賦凌雲氣醉
後題詩弔古情我亦罷官無俗韻煙波一曲問
鷗盟
聞爾年來貧不支頹宮半畝臥花枝窗中山色
供詩案門外江流作墨池搔首問天成獨調攜
瓢邀月縱豪癡百年間里誰知巳東郭先生共
解頤

壽內弟海屋先生七十

海屋先生早罷官經時臥雪似袁安下帷蘿影
雙龍劒對各花陰一鶡冠病起賣文輸社券愁
來貰酒強宵歡風流何必尋仙訣箇是長生不
老丹

許鴻川水部公子補高才生以詩賀之

淮南行省接仙曹復道中天起鳳毛少讀父書
冠流輩神懸秋水照江皐競看篋裏出文賦笑
向花前脫佩刀異日公車赴明詔還應廷對賜
宮袍

楊雲巴遣使移詩遠壽奉訓一首

忽逢青鳥來東海遺我仙人玉笈文勾漏縣中
尋葛令華陽洞裏贈茅君林間花鳥願同醉世
上風波總不聞寄爾一枝邛竹杖何時共訪赤
城雲

李莒州過訪山中

江天閣上袂初分復過山中訪白雲千里風塵
誰命駕三秋鴻鴈却憐君且攜樹下閒看鍛莫
向花前說論文相對須拚河朔飲不辭脫幘醉
斜曛

題陳雲厓先生像

不見先生五十年忽看遺像尚依然氣凝海上
春霞矯望似林中秋水懸象笏豸冠追軌法蒼
髯玉麈儼神仙今朝弟子焚香叩却憶登壇弦
誦前

羅仰山少府之解綬南歸也以廉白坐法
而非其罪詩以送之

橐裝如磬宦游貧豈謂移文坐鬼薪貰劍不堪
輸罪贖典衣聊湊入官緡湖南山色憐羈旅若
上煙波弔逐臣異日吏民碑峴首浮湘何必怨
靈均

壽武康令王賓菴

羨君才譽擅儒紳猶挂銅章滯外臣 帝側豈
無推轂者橐中共指謫仙人聊隨山邑狎馴雉
恥向明時歎積薪夜望歲星多紫氣 璽書端
已召楓宸

送雷道士還山東

海上仙人去復還忽看紫氣出吳關衲衣草屩
浪行跡明月白雲何處攀笑拾花枝贈枯肘醉
邀松影臥空山何當散髮匿名姓和爾藏身煙
霧間

雲間張王屋過訪草堂賦贈

盡日寒花對綠樽併邀明月坐黃昏雙龍佩劍

君應合百代遺文誰解言却笑山中孟東野堪
憐海上陸平原醉來擊木發長嘯共聽巖前磬
與猿

聞 天子恩封楊桐廬詩以賀之

朝聞治最入承明夕報傳恩出禁城象笏朱衣
分 帝寵爵釵霞帔藉家聲兒童竹馬花間舞
父老壺漿江上迎我亦題詩寄仙令雙鳧飛處
晝吹笙

羅仰山少府之解綬南歸約明年共訪天

台賦贈二首

不堪氷雪臥文園君到如攜挾纊温邑里歡迎故遊徼絡山再覩舊輶軒郡中遺詠今猶在世上浮雲豈足論採藥天台盟已定無忘吹笛過江門

看君肘後劒生花萬里浮雲客當家別路狂歌紫芝曲他年共訪赤城霞山中遥望開丹竈海上凌波採石華昨夜移書寄青鳥松喬掃室待天涯

春來病臥鬱鬱一日午夢同西湖社中諸友分曹賦什欣然樂也醒而題寄并系存亡之感云

不禁抱病臥文園況復春陰兵雪繁悵恨梅花隔水照秖聞烏雀傍人喧支頤夢忽梯天竺轉睫身如嘯海門三十年來詩社散舊遊能及幾人存

簡寄甥儆韋侍御

侍御還山已二年不聞朝市舊風煙披菑初種淇園竹藿石仍開華嶽蓮老去嘯歌耽日月春來花鳥即神仙渭陽情與堪投社可許攜壺共擊鮮

聞張曲周改官蕪湖即先中丞公舊遊處簡寄

馬上檄書傳曲周翩翩鳧舄駐南州山當官舍窗中入江抱琴臺檻外流復道中丞遺寢廟併攜里社謁春秋他年名氏碑猶吏父子雙題德政樓

題寄嚴州太守鄭雲石

驄馬南來又隔年頌聲千里下江天蕭生動業絲偶翊黃霸威名起潁川露冕鸞花新日月使車山水舊風煙釣臺高揭仙人掌願碣君侯德政傳

病臥齋中簡施太學

翛然一榻臥頹垣幾夢君家金谷園池畔花猶覆雪色枝頭鳥似解春言小橋流水眉間照曲檻幽篁掌上捫願借東風翠微裏茶鐺酒臼日

盤桓

金鍔志中志立並補博士弟子員過謁賦

贈

最憐母氏守孀居井臼虀鹽口授書此日始占
秦博士他年須首漢公車拄杖擢處憐垂白鴈
塔題時慰倚閭歸語外翁已衰颯花前拄杖幾
欷歔

贈方研山

經年不見老頭陀白髮黃冠拄杖歌生死萬緣
歸橐鉢虛無一點照松蘿翩翩霞霧眉間落歷
歷煙花掌上過夜半中林發長嘯滿天星斗拄
巖阿

十二月十一日朱丈五十賦贈

古來五十始稱艾復道懸弧值此辰客裏共爲
一日醉樽前早借百花春彈絲吹竹度歌曲博
塞呼盧騶舞壓沉醉不嫌歸去晚馬蹄半踏歲
華新

病後簡北溪李光祿

四皓歌猶挂草堂却憐兄弟漸凋亡君今長老
推春社我復衰遲半藥囊綠水丹山誰作伴黃
冠玉塵共遊方何時雙躡白雲去散髮天台與
石梁借壽北谿有花谿四皓歌

正月十五夜賀道星新婚武林道中題寄

天街紫氣照西湖織女牽牛與不孤雲母屏前
紛翡翠仙人帳裏綰流蘇兄逢火樹星橋艷併
入銀花子夜娛寄語東風春漏罷莫令曉箭促
金吾

壽林錦峯大參

春來探藥臥苕東誰道羣仙度碧空海屋籌
三島外歲星現色五雲中競看羽吹蓬萊宴獨
少煙波桑苧翁願借南山重獻壽題詩醉舞百
花風吳中陸羽自稱桑苧翁

聞樂卿姪同買使君並以馬市南來曾龍
田輩共迎姑蘇戲題一首

聞說參軍使節移千家機杼並星馳競看夜識
金銀氣不問年來帑藏疲六郡材官休甲馬三

春戰士偃旌旗幕南萬里無消息總屬陰山乞
縉兒

施大學家山茶花盛開病不能赴賦詩寄
之

聞君邸第種名花曲檻飛甍傚麗華初葉綠殘
巘下雪輕英紅傍海東霞千金琥珀迎風笑五
采珊瑚帶日斜病骨憑欄一以望却憐春色在
鄭家

寄題贛太守城南煙雨樓

誰傍瀟湘掌上來千流萬壑注城隈歌梁縹緲
魚能窺舞檻差池鴻鴈盃無耐鷺花情亦濕不
禁簫管晝還開使君露冕乘春暇何日招攜鄴
下才

送范侍御還朝

使君持節按南州日月中天江海流繡斧霜稜
飛白粤玉壺冰影貯清秋雲隨驄馬歸宵漢露
裛星辰拜冕旒敢謂 聖朝無闕事還看諫草
獻嘉謀

虎丘弔古

闔閭曾此鑄吳鈎王氣當年黯不收無復翠華
題日月惟餘悟石臥松楸千巖鍾鼓窻前落萬
井煙花掌上浮何必生公重說法片雲欲散古
今愁

答陳寒泉麥宇田二博士見寄

雙札中天下敝廬問余花事近何如年來懶著
開居賦老去頻看種樹書君輩宦遊山色裏野
夫身臥薜陰餘無論出處俱仙幻長嘯一聲風
滿裾

王少尹由鴻臚徙丞歸安項以輸金入朝
賦詩送之

冏南留滯幾經秋抱檄函金入 帝州天上鷄
人重識面禁中鵷侶半同遊朝衣再履星辰影
使節俄驚日月流 聖主臨軒如召對微臣何
以慰宸旒

林司訓近齋同年趙太守特峯高弟也擢
令宜化賦詩送之

太守移書取美卿幾推師說授諸生競傳經術
湖中盛忽挾飛鳧越徼行露冕芳春看火耨琴
臺白雪帶江聲無嫌驛路關河遠南服須留茂
宰名

送王武康赴潮州二首

年來印綬迴專城忽報移官海上行野外壺漿
遮五馬帷中劍珮擁諸生五湖山水邀飛翰百
里鶯花惓別情何日召還尚書省預扶鳩杖候
簪纓

翩翩鳧舄漢上吞何復道分符萬里遙願乞川非
私借寇郡憐循命下中朝空城父老壺漿送夾
道兒童竹馬邀無向周南久留滯使星早照浙
江潮

七月既望簡邵高郵

無端倚月坐南樓不盡關山白鴈秋千里風塵
懷北海一封書札寄高郵淮南桂樹花應發天
上星河火午流何日含香三署裏明光書省接
宸遊

簡王桂亭別駕并及邵太守

幾侍　君王供奉班螭頭豹尾並遊攀豈知末
路忽垂翅遠徙南州聊抱關奔走不堪江海吏
夢魂長傍　衮龍顏淮陽太守風流調推轂當
年　詔賜環

秋熱

倚檻西看白帝秋中天炎燄未經收擠同野鶴
臨池洗無耐山蟬抱葉愁曲檻如焚桐半死懸
崖欲裂火西流何當散髮巖前嘯飛向玉壺冰
裏遊

壽師丹來老夫人八十

忽聞偓樂游天來競爲夫人獻壽杯青鳥羽書
傳五夜中天佳氣拱三台尚書騎省冠裳舊井
里笙歌日月迴借問當年門下士幾人醉舞歲
星臺

贈李仰池都閫

燕頷虎頭氣不羣自稱家世李將軍幾思出塞
銘青海恥向西湖歌白雲戍樓對月發清嘯莫

府掀然掃欃文何日功成報　天子麒麟閣上
獨看君

贈醫生孫上池

怪爾朝來飲上池眉間紫氣光陸離禁方久抱
千金秘仙草還當五色芝幾望侯門翻卻走偏
攜尸魘出花枝猶聞客舍西湖上願載籃輿一
問醫

李珠山沈龍洲趙望雲陳貞亭沈三洲諸
社長載酒過飲賦詩謝之

君莫翩翩山澤儕何當載酒過花枝林間吟社
吒神鬼星聚文昌光陸離興到漸看狂欲舞杯
深不覺語移時醉來拔劍出門去散髮高歌弔
古詞

乙酉秋八月五日施太學五十懸弧辰也
賀客滿堂予適過西湖不及以詩補之

八月五日天乍凉歲星佳氣扈丹房盈盈絲竹
調仙奏采采芙蓉飛壽觴舉羽明璫紛欲舞墨
卿騷客儼成行獨慚留滯煙波裏野老空瞻叢
桂堂（叢桂堂即太學丹房別業也）

送凌東湖過章丘

曾聞扁鵲遍中州君復攜瓢千里遊幾擬折肱
門下過預占搬髓掌間收行看驛路青山色併
聽琴臺白雪流到日兒曹問衰老尋花載酒醉
滄洲

九日少溪兄亡忌感而賦詩

不睹龐眉已一年問君何日習遊仙中宵大被
寒誰共半樹荆花秋可憐丹竈漸塵苔檻外詩

篇猶挂草堂前今朝手捧茱萸泣安得隨風寄
九泉

數過煙雨樓數逢煙雨似一異也殺所紀
席上紀事一首

幾度西尋煙雨樓半蒙半霽晴生愁却疑蛟蜃
夢中起故作瀟湘掌上秋十里波光天上下一
簾雲影地沉浮願邀太守風流調洗出樽前錦
繡洲

送陳竹廬過訪印川司馬因而簡寄

吡山勝槩控三吳招引賢才與不孤樹裏樓臺
邀日月花間歌舞貯珊瑚樂天罷相歸南履范
蠡成功避五湖君過倘逢問袁颯何時載酒夜
呼盧

陳竹盧別去七年遍訪天台岱宗諸名山
過訪齋中感贈二首

問君攜劒幾經秋遍訪名都山水否少室岱宗
知獨往赤城玄嶠共誰遊與來屐齒雲霞姑醉
後瓢中日月流不厭髯翁漸衰颯却邀明月臥
滄洲

肘挂詩筒江海間言尋綠水與丹山自呼方外
一司馬却向林中訪閉關竹塵鐸冠相枕藉幽
藤古樹共遊攀客帷若箇同香供雲影花陰去
復還

冬十月過亡妾墓宮衍感今移仲婦之殯

幾載不過埋玉地纍纍猶似傍粧臺暗疑張敞
畫眉處却憶洛神鳴珮來五朶珊瑚花外闕千
秋猿鶴塋中哀豈堪少婦鈿華殯此日重攜臥
草來

冬十月過亡室墓所愴然感賦

環珮泉臺經幾秋一年一度泣松楸不堪芳草
縈祠碧忽聽寒猿帶壑愁我向空林攜竹杖卿
今何處倚粧樓兒曹鴈次傳家學抹却當年舐
犢憂楊脩死於曹操之手而其父楊太尉彪不勝老牛舐犢之悲予亦傷長兒積故云

弔蔡光祿

漢庭共悼蔡中郎公子翩翩復夭亡豈謂箕裘
遽凋謝却疑造化忌文章帷中孤母冰霜色簇
裏遺書日月光聞道令君似韓厥他年趙武早
繁昌

武康山中賦贈吳興家張丈

秋深共眺晉江上歲暮重攜孟井田總爵一丘
臧劒珮數煩雙川捫虹覓五雲佳處看龍躍萬
叢叢中下馬嘶今日憑君七尺土千秋谷臥聽
猿啼

再贈劉文川

看君抱術列仙儔指盡河山似水流已許故人

豩卯劍敢將遺骸兎封侯龍飛鳳舞從天下牛卧馬嘶不外求願卜封中七尺土千年猿鶴共松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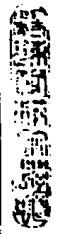
亡弟朞年感賦

不見鬚眉已一年想伊拭淚卧黃泉佳山水處誰連屐祠伏臘時少助錢兄已早辭鴻鴈侶我今獨賦鶺鴒篇兒曹並樹瓜分業身後遺孤知共憐

贈周康甫

年來才術抱卜將軍上圖書象緯光埋氣已知並王湖華山不假習青蘿蛛絲馬跡封中辨鳳舞龍蟠雲外辨兩何使右卜採土敢希賞桂五枝芳

病卧中厝甥振之過訪賦贈兼簡芝溪翁

此日花間攪鳳毛文章五色振風騷傳經世授尚書學賦草廣陵江水濤抱膝支頤憐病骨仰天浮白屬兒曹到家大父如前問無復當年舞綵刀

卷之二十終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十一目錄

七言律詩

過北固甘露寺

李莒州招飲甘露寺

過丹徒李莒州園

吳宮詹載酒毗陵江上飲董甥大行予亦適至已而併邀別尋張公洞賦詩謝之

同客訪張公洞忽爾風雨題詩嘆之

過吳少溪宮詹明日攜酒郭外別業再贈

遊錫慧山過京口尋金焦諸勝賦詩紀事

偶對夕陽感賦

詩賀潘印川翁

自題山齋

再贈周康甫

門生沈于化春秋六十以詩贈之

送周康甫遊金陵併邀再過山房

酬顧肖溪太守訪草堂併約秋日過之

蘭谿徐錦溪以醫遊雲間名公卿家舊矣頃過山齋賦贈一首

丙戌夏五月王敬所少司寇由海上移書

周康甫病臥湖上寄問一首

送金省吾過閩州

送宋桐岡方伯公赴豫章

同王敬所司寇飲張青徠膳部分署園林瀚然賦此

鄭雲石別來十載丙戌夏忽逢西湖之上感贈

湖上逢林玉山解元下第南還賦贈

徐吳江赴徵賦詩送之

簡迎吳鎾菴臬使

送錢生歸越併寄遯翁仲峯毛褐一杯以申締袍之思

贈吳養貞文學

寄題董宗伯近卜別業

寄施南石太學

沈工部太素告沐來歸簡寄一首

天台錢文衡過覆壽藏稱不置口簡寄敬所先生乞誌一首

壽稽草坡八十七

賀別陳岷麓楊楚璞二大尹

題聚星樓

賀稽翁

稽翁偶題

賀李約齋憲使

春日過雲間舟行紀事

訪陸平泉先生

過雲間適喻楓谷太守校士賦贈

海上對雪柬喻太守索酒

由黃浦東尋約齋先生故里

賀袁太史

戊子春過訪盛南橋年丈賦贈二首

送李朔泉由博士擢刑部郎入朝

青陽江生照過侯草堂賦詩送之併柬施華江京兆

壽蔡念所叅知

壽省心六十兼致五子之慶

同曹丈雙陸

吳韞菴由杭州太守五徙累官方伯並從浙上簡寄一首

寄贈某醫

潘舉人太華卜居練溪詩以賀之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十一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七言律詩

許山人遊五臺山歸賦贈

黃冠草屩走天涯遍向沙門走釋迦肘挂一瓢遊𠀤土心趣五蘊入空花三千世界身無住百二山河客當家此日歸來息塵鞅朝朝松露誦南華

白野先生沒而公子遣使徵墓表賦寄

萬里移書遠請碑開函讀罷涕重傾西臺諫草餘霜雪南郡甘棠猶詠思太史名山循吏傳衡陽鄉社悼亡詩我今瓶挂墓原上自信中郎無愧詞

會葬白野先生暨亡姑輓詩

先生病廢最堪憐復道姑亡二十年似屬踰時不克葬聊依家世附遺阡文章環珮棄中散日月松楸塚上懸此夕題詩何處寄淒風宿草涕潸然

貽孟銅陵翁生棺二首

罷綬歸來臥舊廬不堪席戶與繩樞客遊江海厭彈鋏老伏蓬蒿歎索居幾攬鶉衣頻解橐數憐塵甑強分儲生棺一口臨風贈休讀王孫贏葬書

會腰墨綬與銅章鳧舄翩翩出何方豈謂生前百里寵翻憐身後一坏藏丹山綠水知何處白日黃泉總故鄉特置文棺寄江上何如挂劍樹

枝傍

周康甫月冰雪爲予尋山不及賦詩寄之

憐君隻屐遍名山我獨空林夜閉關秪向薜蘿臥衰蹇不將冰雪共遊攀龍蟠鳳舞星河外馬跡蛛絲紫翠間倘得一丘最佳處早攜明月棹歌還

癸未元旦

五雲日月韶光啓四海車書樂歲豐衰朽野臣朝請外　聖明天子泰階中江村爆竹家家慶

井里笙歌處處同遙憶兒曹依北斗朱衣象笏共呼嵩

若上偶逢輿司馬吳丈孝滿過京賦贈

仙郎畫省號名流曾覽當年舊草否鴻鴈幾廻千里夢鸎花纔共故鄉遊賦詩落楮驚神鬼飄劒飛光射斗牛此去姓名題漢柱聲華早已播皇州

贈劉生還閩州

芙蕖秋水臥西湖蓬累羇愁客鬢孤廣柳誰憐季布匣恐鬬翻似伍胥無中天紫氣干將劒南海宅光明月珠聞說金雞赦已下還看佩印過三吳

送溫允文同元禎過金陵

兒曹仗劒入皇州千里攜君共客遊無向五陵競豪俠還應六館訪經雠前朝歌舞鸎花没當代車書江漢流牛首燕磯題詠遍可邀明月寄滄洲

王少府移官贈別一首

年來佐郡稱高第夜半傳恩忽左遷豈謂務曹疑薏苡翻令彈射借鷹鸇不妨滿眼風塵隔起看中天日月懸安得移文山吏部再爲借冠過若川

開施太學園亭玉蘭山茶盛開同李少白吳養貞諸丈載酒過之

忽聞春色在隣家載酒言尋谷裏花琦玖已飛巖下雪珊瑚又發海東霞分曹博塞勝歌舞校牿酣歌任俠斜公子翩翩多逸調夜深猶客飯胡麻

早起看牡丹花賦詠

昨夜春風到我家曲欄開遍牡丹花初垂織女天街露翻傍扶桑海島霞金谷園中雲母障沉香亭畔絳綃紗傾城傾國何須笑總屬仙人萼綠華

重遊慈山寺併過秦給諫顧尚書二園感賦

二十年前曾此過半椄花鳥半藤蘿園分祗樹

隋唐舊洞借金僊煙霧多地主已開玄壤因同遊無復白雲歌我來弔古投詩草秖恐山靈淚欲沱

再轉錫山南望太湖七十二峯之深

着處攜壺日已西前峯忽與碧雲齊林中寶界穿鶯站樹裏青山散馬蹄興到五湖煙水綠歸來一卷洞天題願尋范蠡逃名去秖恐桃花路欲迷

過焦山寺

四十年前佩印過山靈邀我卧煙波夜深鮫織窻中近風静潮聲枕上多別啓洞天題日月併看能象俯松蘿逸僧不識神仙令笑向峯頭問鳥窩

過北固甘露寺

金焦雙控大江流北固逶迤江上洲萬里煙波窻外落九天灝氣掌中浮三千世界龍龕傍百二山河龍象遊我亦關門舊令尹願從此地卜丹丘

李莒州招飲甘露寺

刺史風流類鄭莊攜賓直上大江傍仰天浮白飲無算拍檻呼盧醒亦狂笑指三山紛徙席醉邀東海共傳觴不愁歸路人煙暝寶界巖燈現夜光

過丹徒李莒州園

刺史橐裝無百金猶能城市起山林千章花木志冬夏四壁圖書橫古今曲檻層臺流阮嘯陽春白雪寫嵇琴豪華不厭神仙令載酒呼盧共陸沉

吳官詹載酒毗陵江上飲董甥大行予亦適至巳而偕遊洲寺張公洞賦詩謝之

江南好客屬豪華此日招攜博望槎銀漢波前徵使節支磯石畔醉流霞巳看蹁舞縱芳草復聽嬌歌度落花笑指仙巖應不遠白雲深處傍君家

同客訪張公洞忽爾風雨題詩嘲之

不堪風雨妬名山復道仙靈晝閉關七寶莊嚴

空望幸千峯縹緲隔遊攀幔亭半濕松蘿外鬼谷應藏煙霧間我向中林投帛草客星未許厭塵寰

過吳少溪宮詹明日攜酒郭外別業再贈

城中第宅似平泉郭外池臺又輞川縹緲房櫳懸日月逶迤花木臥神仙已看歌舞貯華屋別有山林啓洞天安得凌波九節杖隨風長此訪雲煙

遊錫慧山過京口訪金焦諸勝賦詩紀事

容琳江上忽經旬日月狂遊似鹿麐笻杖遍攜雙屐商棠裝半偏九湖春白雲封裏拉樵斧綠水波前訪釣艇物外夜行司馬節王公叔朗是前身

偶對夕陽感賦

偶然睎髮轉前林最愛夕陽猶未沉黃鳥倦歌忘出谷白雲攬帶欲同心乍聽漁父橫潭嘯忽拉巢由擊木吟對此自狂還自舞無言遲月過花深

詩賀潘印川司寇

共羨君家起鳳毛又聞　詔復舊官袍恩波忽向雲霄下紫氣雙懸日月高不特簪纓連甲第還看竹帛繼勳勞春風緹騎傳消息醉舞花前脫寶刀

自題山齋

甍起垂簾一炷香圖書四壁水雲涼但教名鳥啼深樹不許紅塵到法堂花譜魚經連石榻茶鐺酒臼列丹房翩翩物外一司馬夜半除書賜玉皇

再贈周康甫

開君爲我賦名山佳氣微茫煙霧間病骨不堪隨杖屨春來猶未共躋攀已看天劈仙人髻猶恐雲迷鬼谷關安得凌風跨黃鵠雙舉花露洗塵顏

門生沈子化春秋六十以詩贈之

少時抱藥過花前忽屬平津射策年（漢公孫弘年六十舉對賢良第封平津侯）霄漢幾迴滄日月文章奕世儼神仙

興來長嘯林間竹醉後狂歌江上煙復道風流
范太史杖頭頻贈社遊錢

送周康甫遊金陵併邀再過山房

看君匹騎擁輝光馬首山川入帝鄉萬國朝元
多紫氣六朝形勝屬青囊客遊到處門如市仗
劒歸來橐滿裝何日重攜茗水上共邀秋色醉
傳觴

酬顧肖溪太守訪草堂併約秋日過之

看君綠鬢儼神仙佩印横金猶少年吏業遠垂

百越地間書歸臥五湖煙却憐野叟風流調共
結柴桑里社綠問我離城何日過秋來早挂杖
頭錢

蘭谿徐錦溪以醫遊雲間名公卿家舊矣
頃過山齋賦贈一首

聞君抱術自長桑半客平津半辟疆幾向侯門
起尸蹷言從海上築丹房囊中五色金光草肘
後一編玉髓方我亦臥痾漸衰颯願過花下問
韓康

丙戌夏五月王敬所少司寇由海上移書
邀晤西湖之上予病不能從先爲賦詩
簡寄

海上仙人久不見忽傳青鳥下西湖黃冠玉麈
魚龍夢羽蓋芝幢霄漢衢天竺先生訪也未孤
山處士吊還無何當載酒荷花水共醉瀟湘煙
雨圖

周康甫病臥湖上寄問一首

聞君久臥西湖上半習方書半習禪林外散花

飛錫界窗中悟石吐青蓮六橋煙水魚龍靜三
竺雲深虎豹眠借問病魔曾解否藥王應已度
金仙

送金省吾過閩州

博陸穎朝侍漢年閩君獨忤滯南遷重徵使節
西湖水此日樓船粤徼煙海內文章稱祭酒望
中日月儼神仙預占　聖主憐耆舊不次傳恩
下九天

送宋桐岡方伯公赴豫章

聞君按節自三齊十二山河送馬蹄此日暫追
東海上使星已照大江西滕王閣畔寒煙綠孺
子祠前芳草萋露冕省方多弔古不妨頻寄採
風題

同王敬所司寇飲張青徠膳部分署園林
滃然賦此

向書行省起山林幻石飛蘿擁晝陰好客已拚
投轄飲炎氛那許入帷侵雲寒竹裏千花媚風
落枝頭百鳥音此日當盃不辭醉掀髯長嘯復

狂吟

鄭雲石別來十載丙戌夏忽逢西湖之上
感贈

琴臺一別幾經秋茗水含淒咽不流忽向花前
逢使節恍如天上共仙遊當盃半惜君殘鬢倚
劒還悲我白頭此日相看俱逆旅風塵歲月總
浮漚

湖上逢林玉山解元下第南還賦贈

聞君解額首閩州海內文章第一流草賦未能
逢狗監脫裝猶屬敝貂裘何當碣石談天夜共
狎西湖煙水秋聞說平津三應詔賢良晚對輙
封侯

徐吳江赴徽賦詩送之

年來仙令抱琴遊曲散琴臺江水流此日徵書
邀使節萬家城邑擁鳴騶入朝瑣闥連宵漢對
仗星垣映冕旒復道異材兼將相左貂金印取
封侯

簡迎吳盬菴臬使

一別西湖經幾年山靈掃室待神仙六橋柳色
邀緹騎三竺松聲韻管絃白傅祠前花沐雨蘇
公堤畔草萋煙風流刺史何時過共棹月明秋
採蓮

送錢生歸越併寄廼翁仲峯毛褐一杯以
申綈袍之思

少共而翁授尚書經今五十七年餘深慙伉直
漢龔舍却羡狂歌楚接輿舊日朋游盡凋落僅
留衰颯卧田廬採囊羸得一毛褐聊寄秋風白

鴈初

贈吳養貞文學

少年抱藝過儒林晚歲遺榮息漢陰我亦罷官釣溪上君同縮帶狎花深鷗波亭畔擧雲嘯雪浪齋中藉草吟却笑白頭躭奕興城西賭墅日招尋

寄題董宗伯近上別業

尚書別業五湖前半俯流泉半帶田花木簾櫳邀日月山林鐘鼎儼神仙翻追白傅彈秋思絕勝王維賦輞川安得隼帷發長嘯醉攜搔首問青天

寄施詢石太學

經年不及共招攜誰共川吟與壑棲幾向草間看鹿乳數行樹裏聽鶯啼深林獨倚流雲嘯老驥空憐伏櫪嘶安得故人花下過篋中同啓別來題

沈工部太素告沐來歸簡寄一首

仙郎告沐出彤墀暫輟明光起草期身向丹山流日月蘭分畫省覲恩私囊中藥餌千金秘肘後方書一劒隨安得松喬傳口訣白雲深處共棲遲

天台錢文衡過覆壽藏稱不置口簡寄敬所先生乞誌一首

君是堪輿第一流百年冠劒向誰投蘆花三折泉聲壹鳳翅五飛山翠秋總爲青烏册後訣絕勝王尺掌間籌中郎碑碣名當世願乞他時誌一抔

病臥

孤燈夢醒漏聲殘起視天街夜色闌明月流光垂屋隙繁星數點非簷端不堪病骨支頤臥無耐衰齡襆被寒忽睹援衣雙侍女側身微步倚欄干

壽沈春宇

年來抱衛自長桑習飲上池多異方幾向雲深跨白鹿數從花下訪丹砂囊中五色仙人草肘後千金石髓漿夜候歲星多紫氣海天青鳥獻

霞觴

壽淮南宋叟六十

淮南自古多方術鴻寶諸書秘不傳聞爾起家懷任俠却辭行賈省長年囊中半屬名山草肘後偏眈老氏編聊贈一枝筇竹杖碧雲飛處儼神仙

壽范可成昪龍

歲星夜半拱文昌名上西看紫氣翔瀛海仙人吹玉笛碧山學士奏瑤觴帷中御客沐猴舞花下曼姬明月璫無問焚魚與解紱醉鄉深處勝巖廊

壽孫瑞金小山

古來梅福稱仙尉聞爾桂冠猶盛年好客頻邀江上月看山不問杖頭錢春攜游女鬬芳草秋倚煙波歌採蓮我亦風流多逸調何當共醉百花前

輓司訓朱少湖

憐君少小多奇氣賦草南州早擅名白髮始除秦博士絳帷長對魯諸生鳳毛近已摶風上驥足應忘伏櫪鳴豈謂文昌忽夜隕悲歸君水咽無聲

過茅菴贈古松上人

白雲深處鎖禪蹤半似名僧半似農長日閉關少人跡孤煙流磬出花茸焚香獨對巖前竹杖錫閒看戶外峯最愛中林古松樹女蘿千尺挂虬龍

壽月潭沈鍊師

聞君蚤歲事焚修鬼谷深藏草樹幽幾向花間朝拜斗忽聞海上夜添籌未言羽化能霞舉且共巖栖結社遊我亦罷官脫塵鞅願從隔水上丹丘

齊雲巖汪鍊師過訪山中

忽看紫氣下茗川疑是華陽洞裏仙風落羽衣傳谷口雲橫玉笛過花前採囊半屬僧題草舞劍翻憐投贈年醉後手提竹如意共邀明月臥秋煙

壽徐光祿直江七十

早聞結髮事　先皇墨綬緋衣侍尚方豆殿香
消忝供奉五雲飛處沐　恩光投簪結束苕溪
社對酒浮湛田舍郎間齒忽同絳縣老歲星中
夜照山堂

賸址與家方丈

少習吉囊氣不羣三吳丘壑半憑君手探象緯
同流電口畫山川似吐雲到處公卿爭客禮年
來江海慕聲間馬嘶牛臥無從卜頗向山翁掌
上分

壽施南石太學七十二首

太學歸來四十年五湖一曲儼神仙半憑烏鳶
與荷芰恰對瀟湘共輞川花木圖書淹日月池
臺琴馨俯雲煙閉門謝客渾無事山色溪聲拄
杖前

鐵笛六聲蒼靄中人呼七十白頭翁橫潭鼓枻
曲誰和流水高山興不窮結社頻招張仲蔚汁
鄰近許陸龜蒙世間物外何須問酒臼茶鐺狎

與同

賀潘溧陽併祝印翁同朝二首

曾聞符史倚潘郎君復分符出尚方到縣花開
還滿縣溧陽風概舊河陽玄髯綠鬢神仙色墨
綬銅章日月光試向琴臺彈一曲陽春遍散五
湖傍

卿家父子美髯翁出入當朝三殿中輦路夾觀
疑衛果　君王雙眄欲生風共看後傳追前傳
復道中公繼許公異日功名垂竹帛何誇桓氏
世乘驄

丁亥元旦

借問先生何許人七旬有六半全真文章獨拖
山中併事業空餘江上繙花譜魚經淹日月鹿
牀鳩杖狎風塵兒曹例獻乞恩疏還擬褒封寵
寵舊臣

送林錦峯參知督漕淮上已而不果

一年一度督漕舟使節乘春徼上游七郡虎符
徼海甸千屯魚麗輓河流旌旗北向傳消息日

月中天慰晃旒聞說司農奏第一璽書褒寵冠
南州

丁亥三月七日同吳養貞李少白過虎丘
尋上方中菴少憩

三千世界總浮沉到此同參不二心百尺松蘿
懸檻外諸天龍象俯花深忘言已悟窻中石施
食還看掌上禽坐久不知歸路暝手提如意共
行吟

送董甥伯念入朝

數載栖遲骨肉情忽聞滿告向燕京不堪驛路
萋芳草况復河橋聽別鸎帶縮客心分海甸珮
攜春色入承明雅遊如問支離叟日日簪尋山
水盟

過王鴻臚園林即譚石山中丞家所卜築
處處賦

曾披先世輞川圖近卜園林興不孤約石飛梁
搆仙掌曲池流水貯冰壺樓臺日月互吞吐洞
壑雲霞半有無箇是伊家金谷麗市人傳已屬

鴻臚

夢起

夢裏猶將洞壑攀不知身已落名山非煙非霧
鸎花半欲醉欲醒松檜間與客晴攜翠微巘遙
脩畫掩綠蘿關歌兒故調思歸引邀我沿波棹
月還

訪張公洞

傳書青鳥訪丹丘此日幾攜洞壑幽露泫桐花
飛嶂入風吹蘿帶白雲遊獮猿欲墮仙人棧霹
靂如聞龍女湫篝火猶嫌與未盡却憐巘翠去
還留

遊玉女潭

聞說仙家玉女潭不殊少室與終南垂蘿合抱
穿樵徑古樹連蜷帶草菴願向煙霞供服食不
將名姓桂朝參何當買地林深處共卜丹房謝
世酣

送沈鏡宇再赴南京通參之召

致仕歸來經幾秋谿山蘿薜共夷猶忽聞 天

予徵書至又强風壓宦海遊招隱寺前蒼鹿乳
獻花巖外翠煙流不妨出郭頻攜酒無忘題詩
寄白頭

贈廣德刺史陸長庚

聞君佩印守西州海內循良第一流不待姓名
垂竹帛行看畏壘酹春秋頃聞　天子黃金賜
徵入尙書書省遊到日懸知題漢柱他年還拜
富民侯

寄南給諫杜公

聞說當年杜歷城青袍白馬走江聲共傳　天
子留中禁又報金陵謝舊京招隱幾同驄馬繫
入朝獨擁羽林兵中興十葉周宣盛山甫今垂
補袞名

丁亥年病臥

病入衰遲病轉侵一迴風雨一迴深小巫狂叫
大巫起隔歲支離今歲瘖手枕夢中驚忽語唖
壺聲裏悶難禁枚生七發何當奏扶向花前聽
鳥音

丁亥秋七月予同施太學碧巖病臥久之
簡寄一首

我臥林東君臥西方書藥碗隔青溪夢隨拄杖
看花事倦想搴衣聽鳥啼安得對餐仙掌露何
當共服菊苗齏夜憑季主風前卜明月中秋可
解攜

丁亥誕日自壽

七十年來又六秋住山水處遍攜遊不將仕籍
挂名姓秖許世人呼馬牛花譜魚經耽寂寞詩

筒酒臼共夷猶興來拄杖巖前肅響入行雲天
上流

偶題

非玄非白亦非禪半習逃虛半習仙藥餌方書
耽日月桐陰花影卯雲煙逢人問疾秖趺坐下
榻支頤聊對眠閉戶不知窗外事忽聞啼鳥過
巖前

送仲舅以貢入朝兼柬黃太史葵陽

美翁蚤歲多才望白首公車對漢庭　天子應

憐相見晚門生半已舉明經中朝縫掖推耆蔡當代文章屬典刑寄語石渠黃太史可將師說獻宸扃

病後移書友人施南石而南石亦報臥病三匝月矣唐人有詩云多病故人疏不勝惆然賦詩奉寄

不堪宋玉賦悲秋青鳥銜書問舊游豈謂病魔迷酉豎久淹藥餌臥林丘丹山層曲誰飛嘯木榻經時總抱愁安得淩風縱羽翰碧天萬里共樵遊

明日過訪南石病榻再贈一首

年來多病故人疎此日來尋仲蔚廬氷雪一簾惟藥臼藤蘿半榻藍方書風傳香靄琴帷處日轉桐陰宴坐餘相對忘言心似水秖聞鳥雀下庭除

壽嵇草坡八十七

人生七十古來少又羡翁浮十七年洛社已知推首座商山借問却誰先鹿車獨載擬千歲鳩杖出遊呼半仙昨夜牀頭甕初熟春風共飲百花前

贈別陳岷麓楊楚璞二大尹

夜半徵書下紫薇雙看鳬舄漢宮飛花深使節移青瑣天上傳恩賜錦衣三殿星辰搖劒履五雲日月共光輝　君王納善似流水無向明時諫草稀

題聚星樓

天上文昌紫氣浮春來獨照聚星樓一簾花木寒霄漢四壁圖書哀斗牛無謂草玄勝周易但期肶頫舞吳鈎兒曹得意在何日萬里搏風白鴈秋

贈嵇翁

少年鼓篋曾同舍晚歲浮家又卜鄰社飲堪爲桂杖伴巖栖併作茹芝人一編花譜桂林曲十畝瓜田傍水濱但願隨君耕讀暇月明溪上醉垂綸

嵇翁偶題

髯翁長日偃精廬花譜魚經與道書雲笈藤陰
流枕簟風傳鳥語落庭除樹間習鍛嵇中散竹
裏狂歌楚接輿興到倚童還出谷不妨隨地混
樵漁

贈李約齋憲使

美君典郡絕風流十二河山露冕遊吏業已聞
天下最兒曹併荷幕中收移官千里按吳越使
節中天傍斗牛暇日西湖頻載酒紅蓮白蓼櫂
歌秋

春日過雲間舟行紀事

却厭春來日日陰鶯花何處可招尋滿船書畫
魚龍窟雨屐谿山冰雪林但許支頤耽枕簟那
從載酒强登臨無端倚檻與蕭瑟一曲滄浪聊
自吟

訪陸平泉先生

幾載清秋鴈不聞春隨冰雪遠從君搴帷共讀
列仙傳倒篋行歌弔古文門下齊僧晉支遁花
深酒友漢楊雲藤陰覆榻心如水長日名香手
自焚

過雲間適喻楓谷太守校士賦贈

太守登壇出校文諸生賦草欲凌雲珊瑚五色
花間現象緯中天掌上分博學伊誰楚倚相少
年若個漢終軍知君夜得千金駿汗血應空冀
北羣

海上對雪東喻太守索酒

扁舟東海客為家萬里同雲爽作花太液池前
霏玉屑蘂珠宮裏散瑤華那從瓢飲與無賴欲
問市沽堪自嗟寄語風流二千石可令詩骨凍
天涯

由黃浦東尋約齋先生故里

鼓枻乘流行復行堪憐風色鬭江聲黿鼉吹浪
不知避鷗鷺嘯空疑故迎羈旅帆檣何處泊仙
人樓閣暮雲橫無端轉石忽迷路却羨漁郎笑
指程

贈袁太冲

明光罷草幾經年白髮黃冠似列仙鬼谷陰符

曾手授淮王鴻寶向誰傳丹從勾漏山中竈家
上華陽洞裏天聞說安期東海上願邀共訪綵
雲巔

戊子春過訪盛南橋年丈賦贈二首 有引

翁年八十予亦七十七罷官以來宴會
甚踈不勝惘然情見乎辭

解紱歸來三十年君家橋李我苕川不逢三徑
陶潛菊那問五湖范蠡船花外近聞　朝賜帛
杖頭須挂社遊錢何當載酒春江上浮白狂呼
似列仙

鑾綃青驄珮綃魚却憐早歲並懸車君今物外
推司馬我亦花前解接輿高士傳中名第幾香
山社裏齒誰如年來婚嫁已應畢還向天台共
上廬

送李劒泉由博士擢刑部郎入朝

使君桉節擁軺車白鴈清秋謁禁廬十載久淹
秦博士一朝初隸漢尚書暫隨供奉省四草還
擬甘泉賦子虛到日聲光潚郎署五雲深處佩
銀魚

青陽江生默過侯草堂賦詩送之併柬施
華江京兆

嘉靖庚子夏六月令青陽適督學使檄
予閱卷宜興華亭及維楊諸州縣已而
九月初二聞先府君計以歸視縣事特
匝月耳施京兆時爲諸生帥縣之父老
哭而遮送之者累千人甚哉縣之吏民
之易爲感不啻古之畏壘也久之縣爲
立祠而俎豆之而江生善青囊且欲爲
予卜壽藏予聞漢朱邑令桐鄉其病且
沒也謂其家與曰子孫之蒸嘗我當不
如桐鄉予百年劒佩得無抑亦當卜九
華之麓否乎於是東以聞之施京兆云

當年剖竹令青陽志大才踈厲病狂三月簿書
慙未稱百年俎豆倍生光君疑畏壘欣關過我
類中牟狎雉傍歸去寄聲京兆尹異時劒佩葬
桐鄉

壽蔡念所叅知

仙人夜降蔡經家桃實擎來大似瓜復向雲中傳象管何言海上飯胡麻水晶簾外千年鶴玳瑁筵前五采霞我亦翩翩方朔調歲星臺上祝年華

壽省心六十兼致五子之慶

翩翩佳氣自天來疑爲偓翁舉壽杯笙鶴群飛王母駕珊瑚五色歲星臺朱衣象笏堂前出紫綬金章掌上廻況有燕山五枝桂東風一夜百花開

同曹丈使陸

日長無事草堂幽共對樗蒲似海鷗楚漢雌雄花下影風雲遲疾掌中收只占雙采梟盧勝不賭千金翡翠裘最愛局終歡笑處臨軒一擲各星流

吳韞菴由杭州太守[illegible]守[illegible]並從浙上簡寄一首

一麾五馬中朝出十載累官西浙間幾向兩高峯處眺頻將三竺洞天攀海門日月搴風嘯湖上笙歌棹雨還半是遊仙半遊宦可攜野老訪名山

寄贈某醫

尋醫偶爾得長桑海上移書倒藥囊無事南山採鵝蕊直從少女購霞漿拮稱一點先天氣箇是千金不死方聞說君家鄰少室何當買地築丹房

潘舉人太華卜居練溪詩以賀之

聞君家世起溪中剏[illegible]初攜若水東萬里圖書新日月一溪花木[illegible]風檻各遊笑擬鴟夷子泛跡休猜桑苧翁[illegible]共日漢廷知大對還看門闌兆[illegible]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十二目錄

五言絶句

江上候堪輿者張丈不至賦絶句三首令
童子長歌以招之三首

七言絶句

丹徒徐大尹寄碑刻題謝二首

月夜從茗川東歸

姑蘇弔古二首

過姑蘇東寄凌洋山司馬

寄題施太守園二首

二月朔日懷舒兒

夢醒簡寄張曲川

淮陰弔古二首

偶題二首

送林相士南歸

夜得顏太僕茗上書

夜聞毛文學過共吳用修及兒曹讀書處

簡寄二首

送來君癸東歸兼致太夫人

送劉文川還姑蘇

送張龍墩還西湖

贈李少白三首

送周仰濂過西湖尋山二首

早起順風而帆喜賦

與周丈日畫茗上諸山

夜宿吳江道中

蟠桃歌三首壽李夫人

顧太守忠甫中歲求少子許予補數

送桂姑過通州

除夜

題王司馬所繪虬松圖

訪吳少谿宮詹二首

吳李二丈辭歸戲題

茗上逢許叟賦贈二首

送門生王君賓遊南太學三首

夢湖上遇美人吹笛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十二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旻年庚老　校

五言絶句

江上候堪輿者張丈不至賦絶句三首令
童子長歌以招之三首

客星杳不見想只在雲深雪夜寒無影煙波何
處尋

谷口蒹葭市江前鴻鴈洲何當尋嘯侶攜共白
雲遊

一賦遊仙曲再投招隱文片雲花外落倘即武
夷君

七言絶句

丹徒徐大尹寄碑刻題謝二首

誰寄河陽縣裏碑安仁去後已多時今朝讀罷
舊題字却憶當年花滿枝

新令何如舊令時琴臺曲罷醉題詩與來攜客
登遊處郭外江流作墨池

月夜從茗川東歸

明月中天引櫂歌秋風萬里濯金波却疑博望乘槎轉前問支機渡絳河

姑蘇弔古二首

闔閭城外綺羅煙萬井樓臺掌上懸越舞吳歌今已沒鷓鴣飛過夕陽前

要離塚畔暮雲低范蠡舟前春水迷按劍起歌人不見誰憐老驥向風嘶

過姑蘇東寄淩洋山司馬

樓船南海擁雕戈幾向君王奏凱歌此日歸來邀范蠡五湖深處弔煙波

寄題施太守園二首

太守名園千樹花半飛綠雪半流霞客來未飲心先醉共舞當年金谷家

一行叢桂一行桐綠水池前落綵虹夜道流鶯解好各嬌歌巧弄夕陽中

二月朔日懷縉兒

京口別時芳草萋計程已過博州西五雲深處多佳氣千里春風簇馬蹄

夢醒簡寄張曲周

聞說君家馮子都氷肌玉骨世間無却憐今夜芙蓉帳枉作巫山雲雨圖

淮陰弔古二首

淮陰百戰若乘風不假提戈勒馬功如起九原問兵訣都應穴地與天通

漂母祠前淮水深空傳一飯報千金藏弓烹狗千年事猶向煙波淚滿襟

偶題二首

那堪七月火西流滿院荷香暑未收我欲移書邀白帝梧桐一葉下新秋

梧桐一葉下新秋氷簟湘簾竹裏樓紅日三竿猶未起懶教花鳥惹深愁

送林相士南歸

問君幾日到閩谿半傍江聲半馬蹄秋日蟾宮消息到還期花下醉如泥

夜得顏太僕茗上書

秋色西來白鴈初忽聞江上寄雙魚美人不見愁千里明月流光照我廬

夜聞毛文學過共吳用修及兒曹讀書處簡寄一首

文昌紫氣燭三台忽報毛君挾冊來安得凌雲賦草就漢庭同上萬年杯

送來君棨東歸兼致太夫人

一棹西風江上秋不堪雲影暮凝愁到家如慰倚閭問爲說門生巳白頭

送劉文川還姑蘇

憐君歲暮向天涯一棹西風各當家湖上名山尋未遍還期三月看桃花

送張龍墩還西湖

馬蹄踏遍雪中沙路入西湖始見家爲報孤山林處士春來不惜寄梅花

贈李少白三首

覽君圖畫誦君詩花木江山筆上移半似元章半摩詰風流早巳擅當時

圖書滿几縱家移花水南來作墨池興到題屏並裂繒夜深山鬼嘯花枝

手提如意過巖前驟目掀髯似鬼仙拍案狂歌振林木蓬人自許李青蓮

送周仰灕過西湖尋山二首

聞君挂席過西湖半載花谿山水圖試向南高峯頂望龍飛鳳舞似還無

五雲深處是真龍江水逶迤舞袖峯迤折漲沙三百里海門一點秀芙蓉

早起順風而帆喜賦

早起乘流挂席行風前笑指海雲生却疑子晉騎黃鶴飛入碧天吹紫笙

與周丈口譴若上諸山

看君指畫住山水何似生公說法年我亦虎丘山下石點頭一笑吐青蓮

夜宿吳江道中

却憐深夜臥煙波客裏孤燈風雨過七十二峯看不見忽聞江上起漁歌

蟠桃歌三首壽李夫人

五采芝幢天上來忽聞王母下瑤臺手持桃實大如斗願借南山獻壽杯

借問蟠桃熟幾時露華初滴萬年枝歲星臺畔傳觴處五色珊瑚光陸離

五色挙來海上霞不知何處祭經家紫簫聲裏傳青鳥却醉仙人萼綠華

顧太守惠瀆中奕棊少予許予補數

年來奕數象周天猶指囊揣欲未圓願補女媧五色石與君共較百花前

送桂姪過通州

通州刺史多豪奕帶甲專城萬戶侯漂母祠前經過否可將盃酒酹淮流

除夜

爆竹聲中帶萬家鳴金撾鼓競繁華遙占燕市朝元處紫陌紅塵鬬俠邪

題王司馬所繪虬松圖

誰寫峰前百尺松却疑天上挂虬龍風前鱗甲氷霜色不受秦皇玉檢封

訪吳少谿宮詹二首

五湖好客似君稀此日偏逢醉僵扉空載月明人不見隔花閒看白雲飛

焚魚學士醉如泥春社歸來日已低散髮花深醒未解客來誰饋菊苗虀

吳李二丈辭歸戲題

攜罍載酒忽經旬踏遍五湖芳草春此日桃花雙插髻到家應慰倚門人

若上逢許叟賦贈二首

少年共過邯鄲倡博塞樗蒱結客場此日相逢苕水上却憐衰髮白於霜

問君何事客天涯館舍蕭條對落花無耐白頭妻又病夢隨秋色早還家

送門生王君寶遊南太學二首

翩珮秋隨白鴈聲翩翩才譽擅西京逢人如問說書占莫道師傳自伏生

知爾西遊聲問馳說經到處觧人頤興來訪遍

佳山水賦草應追晉左思

六朝歌舞花間沒當代車書天上懸倘及凌雲賦已就他年早擬獻甘泉

夢湖上遇美人吹笛

美人何處夜吹簫半醉瀟湘煙雨圖拍手仰天忽大笑此身擬似有還無

春日臥山中適曹丈同文泉姪自姑蘇過訪

春來冰雪滿山家閉戶不聞鶯與花忽道仙人雙玉笛隨風吹落洞庭霞

李按察出漁歸寄

忽聞役節自漁歸萬里秋光擁身衣笑指昆明池上月今宵應得照絲幃

贈秦山人

却憐秦系似王維山水圖化掌上移醉傍昆池題素練詩中有畫畫中詩

月夜江行聞笛

明月中天挂席流煙花五月似清秋忽聞鐵笛風前起吹落闗山萬里愁

夜酌江上簡寄徐吳江

舟傍江亭夜欲分江城漁鎖葦中雲仰天呼月習鯨飲對影長歌疑郎君

贈堪輿者張丈

落日滄江雲不飛客來借製野人衣花間口畫青囊訣却笑前身是子微

客有攜妓同過吼山寺姚海屋席間賦此

青山綠樹抱樓臺復道仙妃隔水來手摘名花遙獻詩催歌飛處紫霞盃

少年行

白馬少年游冶郎金鞭玉勒紫絲韁平明出獵多豪俠薄暮歸來客滿堂

從軍行

雪滿闗山冰滿川凄風萬里響胡天夜深塞北傳笳曲共指單于獵火旋

玉芝山房稿卷之二十二終

耄年錄序

耄年錄者萬曆壬辰以後年垂八十抑亦耄矣而客之請墓銘及序記倂碑牲石之文者不絶也况日與朋輩宴酣間出遊佳山水當其銜杯所嚮則又據石而歌倚棹而吟互爲淋漓唱和譬則鳥之墮羽草木之萎翳或曰竝予之與寄所屬不當弁髦而遺之也况他與搢紳學士所移書相往復者年月日情事固在也於是隨手日錄而貯之篋中則亦令隨手而梓之無復如故時類而次之他時兒孫輩或及按年月日以追予所自好而不以忘也乙未秋日鹿門茅坤書

耄年錄卷之一目錄

歸安縣故令任公德政碑記
贈醒神翁
同醒神翁步郊外
同醒神翁過上栢山
同醒神翁塞北事賦贈
贈鳴治眞人
醒神翁像贊
同醒神翁賞元宵燈
韓敬堂夜訪醒神翁

贈醒神翁
孫甥爲山縣貢赴試京師以詩送之
七月朔日醒神翁從上栢山再過草堂
同吳養貞步郊外即水西楊光生所設講
幄處
唐觀吾致仕來歸賦詩贈之
爲醒神翁贈趙美人二首

耄年錄卷之一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與季司成書

僕年垂八十日惟閉關待盡獨於海內賢豪長者竊慕古人願爲執鞭晏平仲者之門况縉兒附門下年來公得無憐我一切縮晝之思而夕之夢者稍及走尺牘附音問而不倒拒之以未同之戒否乎近聞元輔足乞者屢而 天子

下明詔亟推翰林抱宿望者鴈次以進公之入參大政秉國鈞者當亦無相遠也東倭比虜烽燧不熄嘗閱宋元祐間相司馬溫公而契丹以下並相戒不敢入犯僕竊於公跂足翹首而望爲如何如何瞻仰既切繾綣靡申玆特薄具奏記併函家刻少申請教之私伏惟台納幸甚

再壽程次公八十序

程次公操衍頓之資吝三吳嘗托門弟張生稱通者之盧於其七十也稱通口畫次公本末大

較太史公所傳貨殖而君子富好行其德者之
近也即其所散數千金而美以賑貧者浮屠者
與儒而客遊者甚且不㤼車騎紈綺以投郡之
縉紳冠裳之家共爲顯遊漢之節俠是已予抑
按其姻翁陽相公所題素封者之堂而爲文以
贈之刻見玉芝山房錄中今且年八十又屬友
人周叟再請予文而曰次公嚮嘗抱所贈文爲
重於江湖近者年彌高行彌礪輙不自量仍乞
一言以寵之子若孫輩上觴稱壽之間嗟嗟予

得無狃於再且瀆也乎周叟所膝席緩頰而譚者
娓娓不置也予於是獵襟而起曰非獨次公也
我亦年已八十三竊聞古之謎隱數以清心錬
氣爲案縱不能共古者山澤若綺季角里洪厓
浮丘者流習所稱熊經鳥伸之術儻亦於其服
日或及茹芝而泉飲枕石而壑棲抑足以龎眉
皓首而老也已傳不云乎東方曼倩避世金馬
門次公倘及借大隱朝市之遺以混跡於廢著
鬻財之間則謎隱者年且九十以上而猶拄杖
以赴藝祖之召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周叟
曰唯唯請書之次公劒珮之左

贈劉哨官

矯矯劉生氣不羣月明長嘯戍樓雲幾廻舞稍
伏波徼復道搴旗横海軍魚鳥陣中懸日月黿
鼉浪裏盪妖氛何當傳凱奏　天子拜將封侯
萬里閫

客有譚鈞州佳山水者枕上寄之

鈞中山水擅中原千里星河掌上捫紺殿琳宮

淹日月羽衣芝蓋傲乾坤洪厓綺季共蕭逸沆
瀣煙霞互吐吞安得蔚家浮絶壑一聲鐵笛過
天門

自詠

八十年來鬢已皤龐眉禿頂半頭陀據梧閒讀
列仙傳倚石疑哦擊壤歌巳看花陰移枕簟併
聽鳥語度巖阿閉關長日渾無事一炷名香伴
薜蘿

壽封君夏雲泉八十

麗眉白髮伏生年長日褰雩傍漱泉對月幾眈
花下飲壽山不律杖頭錢久甘糈撒情投老復
道褒封龍自天紫綬緋衣問竹廬偏倚江海儼
神仙

壽西田上人

披緇削髮幾經年二諦三生竝了然數響蒲團
趣法藏獨提錫杖儼金仙定中覺草香花供掌
上慈雲慧日懸我亦前身蘇學士却攜佛印共
參禪

甲午七夕忽聞督學公發案紀兒不得應
試感而賦此情見乎辭

年年此日是佳期烏鵲塡橋翅忽垂織女含嬌
姤星渚牽牛悵望影娥池欲攜閣道支機石况
復天街擢桂枝夜半銀河水清淺凌風乞巧賦
秋思

自嘲二首

幾向商山歌茹芝又從花上賦秋思翻疑耄也
翻疑癖半似黠兮半似癡總屬兒曹推眉睫强
攜郡試過花枝豈如歸臥洞天裏樵斧羽衣對
奕棊

不堪五夜漏聲沉忽聽巖前流雁音總屬悲秋
魂欲斷無端支枕思難禁希夷處士夢初醒玄
晏先生婁復吟翻憶故園高臥處誦詩擊木棹
援琴

再別郡邸賦歸

揭來不到郡城邸三過花深甚自憐芝蓋强攜
麋鹿市鷸冠仍掛薜蘿煙非眈方朔陸沉日却

愧榮期帶索年此夕仰天忽大笑東歸故里種
瓜田

劉哨總以華職過山齋賦詩慰之二首

憐君帥府領牙兵技擊佽飛藝絕精五石挽强
橫海幄千夫決關伏波營豈期末路被讒構漫
道先鋒勒罷名我亦粤南百戰後久辭鵠印臥
江城

手攜黃石舊陰符幾看南山搏虎圖却笑當年
習兵訣不如花下對冰壺安期抱策逃東海范

簇成功避五湖從此孤山與三竺可能雙挽鹿
車無

與宋桐崗少司馬書

公之經略朝鮮僕竊謂汗馬不世之功而
聖天子方採樞筦所議厚爲封拜倂及從征將
士豈謂言者嚣然如沸鼎嗟乎劉向之訟甘陳
千年以來猶爲絫欷者如何如何僕偶以兒輩
試事迤邐湖上聞公抵家甚且閉關謝客僕欲
面公甚亟倂請封貢本末閒據邸報及牒者所

傳大較關白以海上梟悍之姿其始也既誘世
子賊殺其父而其既也因篡奪之自爲功而麾
下兩將或謂從中兩相睚眦而不相下者不知
於中肯綮何如而部曲所請或封或貢僕竊計
貢之一節　高皇來世有明禁未敢輕議而封
則或當量爲權衡之者當其橫虐琉球暹羅諸
島已而瞰朝鮮國王之懦且暗也從而襲破之
倂奪王京一帶彼自以爲蚩尤之兵也及公等
經略提兵深入擣其壘毀其穴斬馘二千以上

已而退出對馬島非惟不能有朝鮮即欲奉
國家措置欲爲斂師以歸亦可羞也項羽之敗
不云乎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而卒以之自刎自
與兩將既不能爲深入則其所絮絮請封者或
借　朝廷之璽書以號召海上諸國島耳不審
公謂然否近聞封既沮絕而其貢也樞筦請按
先朝故事從浙之寧波島以入近傳兵備道及
郡太守竝議格之公謂然邪抑否邪公雖歸來
乎故里而　國家所藉之以爲長城於以寢鯨

鯢魚龍之患者固在公掌握間萬惟指示庶慰
杞人漆室之憂也

與胡賓蘭叅軍書

先公沒且三十餘年而浙中縉紳大夫以及樵
夫牧豎無不仰其汗馬百戰而於今日絫欷者
然先公在當年不幸坐執政間田賓之隙而贈
謚賜葬於今未及按故事僕於先公爲肺腑交
往往哽咽涕洟而䰟欲斷者兄憐之否數年來
音問不通不知佳勝何如公子舉鄉試巳久而

南宮消息猶未及聞也僕年逾八十而閉戶匿蹤泉壑間無足為知己道者茲有故人沈青門之孫曰雲菴者以習廼祖繪畫事而過歙州訪祝祁門與舍親沈別駕藎以丹青而衣且食於江湖間者兄雖家食倘不厭客遊者幸為我借盼而吹噓焉僕非敢溷知己大較生平於此輩為情繾綣低徊不自已者聞歙州擁衜頓之富而好客者無算也萬惟留神焉

與石東泉司馬書

昇緡從京師來歸辱明公賜之手書并遺之以貂冠感戢感戢朝鮮事知明公所共 天子宰相於中宵衣旰食而焦心苦思者萬萬矣竊思古來兵端傳所謂難知如陰惟樞筦與一二閫之老知之而至於外之耳食而口鄙者大較竝影響者也旬日來稍稍聞 主上於部覆已發德音宣撻告 廟除例絕封貢外於東征將士已許一一論功行賞而經略以下當或不致為讒口所擁矣欣羡欣羡然而數讀邸報所

傳公之辭官諸疏僕忝附骨肉交不能不為之剸心而持酸者茲於姪舉人一枝之赴京會試敢借三秋白鴈之翮而附奏記其所欲言而不敢盡者殆若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也如何如何

壽程次公

借問次公何許人計然范蠡是前身紫芝眉宇雲間現寶玦珊瑚掌上陳一劒狂歌驍日月五陵俠節蛻風塵古來大隱托城市君亦當年鸑

鷟倫

甲午八月八日早禱文昌

名香一炷禱文昌絳節朱旂閃尚方五采雲霞扶日月九天星斗煥文章恍聞笙吹空中度疑扈仙靈花外揚願佐兒曹兩兄弟翩翩軾轍共翱翔

次日再賦

兒輩腰間寶劒懸雙龍紫氣競連翩望中日月虹霓薄掌上鯨鯢鬼鴈剸司馬上林給筆札揚

雲羽獵奏甘泉文昌此日知神助賦草凌雲萬
里傳

覽貢兒寄到試卷賦此已而不錄予為深惜

翩翩賦草欲凌雲五采珊瑚掌上分攬帶栩疑
庾開府解顧翻憶鮑參軍未㑭風雨葉蓉翎差
及巖廊羔鴈羣願附相如逢狗監一朝推轂漢
庭聞

二十八日再賦

詰旦京闈虎榜開姓名應挂鳳凰臺何當青鳥

冲天下前為犀翁獻壽杯

九日書懷

九日巖前過鴈流閒闌不覩菊花秋無朋無酒
嘲形影乍嘯乍歌呼馬牛獨拊朱絃調白雪聊
支角枕臥丹丘笑看忽落風前帽翻着黃冠賦
遠遊

廿九日京闈揭曉賦

九天初放黃金榜千里遙瞻丹桂林却憶嫦娥
愛年少幾看翎琊過花深鳳凰臺畔祥雲現騏

驥群中紫氣臨野老倚門聽消息何當青鳥忽
傳音

賀董甥擢甲午春秋魁

看君兄弟挺人豪並以髫年起鳳毛繁露春秋
擯公穀凌雲賦草擅風騷已逢南省魁金榜還
擬中天賜錦袍愧我外翁歡欲舞尚書幕下醉
揮毫

董甥中第後約以廿八日抵家也予先期
攜酒候之江上不至因而廻舟先過潯翁

再賦一首

董甥年少舉明經野老扶筇候客星青鳥不逢
傳使節王笙何處巵仙靈凌㞱伐鼓丹楓墅傍
日廻舟白鴈汀大父倚閭知已久先行投謁草
玄亭

送縣令吳公入覲

君王垂衮大明宮萬國車書共會同此日櫜裝
奏大計滿城竹馬舞春風緋衣玉節朝元裏金
馬銅龍扈從中賜鏹自天還賜膳懸知治行冠

江東

送武康令賈公入覲

却憐别業北山岑每歲春秋拄杖尋不覩吏人出巡徼但傳仙令獨援琴幾廻竹麈黄冠叟數被朱絃白雪音此日乘軺覲　天子採風謠獻百花深

送劉方伯蔡臬使兩公入覲

萬國車書闔華夏五雲日月照乾坤衣冠共赴中天會藩臬雙乘使者軒金馬銅龍陳象魏朱衣絳節扈朝元遙瞻奏記甘泉殿賜饌傳餐拜帝恩

送趙少府入覲二首

使君佐郡幾經年琴鶴相隨家世傳入覲忽聞留太守移文抱冊會朝天不妨策馬輕千里却惜治裝少俸錢萬國車書香霧裏紫芝眉宇儼神仙

羡君遊宦貯氷壺此日乘軺歷上都那問槖裝掛一劒歡傳治行冠三吳周南留滞歲云屢都下聲名興不孤建禮含香弁執戟自天題柱效嵩呼

送董甥叔發北上會試

抱策束裝春色催翩翩年少洛陽才獨函寶匣雙龍劒直上黄金百尺臺幾擬看花分御仗還占賜宴捧　天杯而翁共我倚閭望須遣驛書馬上回

送郭少參

使君眉宇似氷壺露冕春遊興不孤豈謂世途忽荏苒却從廷議入蘩蕪中天日月風雲杳千里鶯花琴鶴俱安得　君王再借寇野夫萬舞效嵩呼

哭沈巽洲

少年同列魯諸生復道同庚四弟兄君獨兒孫為最顯吾儕一二附蜚聲歲時伏臘社中飲冠帶詩書花下盟豈謂年來凋落盡獨留衰颯涕霑纓

寄題何仲仁園林

佳山水處搆園林半貯圖書半奕琴豈似季倫金谷豔還疑摩詰輞川深琪花瑤草塋中綰黄鳥白猿耳畔吟兒復先公開講幄何當飛夢共招尋

與沈觀頤府丞

公以驛召入朝而僕坐衰遲不能通尺牘候起居者累年于玆時當末路也事日舛恭月以來故鄉之坐横擊而暴鋤者語所謂風霾障天州里若沸鼎公必分痛而憐之者至於范司成父子之被迫切甚且自盡弁之山谷之水當爲分崩而咽流者如之何如之何公以三十餘年科第中且臥泉石避簪紱者久之而猶不聞中朝推轂借之以秉鉞開府及參大政何也久疎音問玆特於貢兒之下第而坐南監也敢附一書以候然其所欲共公膝席緩頰以譚者譬則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固懸懸也

報漳州龍司理書

僕年踰八十待盡丘壑間昨及覽睹明公以棱文入浙而祭且哀我居太守省心公甚矣公之以故舊而不忘也如此且攜其子而煦煦然肯肉而左提右挈之者又如彼則仁人長者之誼盎然若穆風若醴泉而旁瞰之者心且醉矣然則其爲漳州理也當有與古之錢若水相醞釀相上下者及讀郡齋刻許敬菴中丞敞鄉之賢豪長者其好士若不及甚於天下之士之求之者行且推轂明公以德政之異聞之 中朝矣如何如何昨以居甥過湖上代爲附簡併函故所誌居常德之墓上聞何以遠勞移書併賜南金也玆特草草奉復

讀秀水李侯德政錄題辭

予年垂八十閉關獨臥嘯咏自適不踰戸不入城郭與世隔者累十餘年于玆然家苕水上苕去秀州特百里濟南李侯繇萬曆己丑進士剖符令秀水下車以來客數口晝侯之德政神明特茂邑庭之訟者賦者府史胥徒而從事者農之田于野商旅之藏于其市出于其塗者他州

里之越疆而貿成者大較剛而不吐柔而不茹非惟世世俗吏所不能為抑亦村且沾沾自好而逞材智競棓擊以媚上官者亦恥且鄙之而不以為以故縣之諸生及搢紳大夫之矢歌賦文而交口以頌之者朝且夕焉屬於耳埴不絕也又聞其試南宮時蓋自友人朱殿撰帷中故嘗以高第稱數嚮往之顧獨以衰遲秘蹤巖壑間未之面然其風神雅藻則溉於心挂於眉睫而羹牆寤寐者久矣頃且以三載考最獻

天子而縣父老共上章撫按藩臬郡大夫之庭倣漢借寇故事攀轅遮留之又復遍採縣之風謠及一切士大夫詩歌文章之什裒而梓之為德政錄而門生陶國楨抱之過齋中嗟咨系欷予三覆之歎異其治之卓而得民之艱且深至此也追憶少嘗令青陽令丹徒抑或竊民譽碑且祠之春秋矣顧於侯不無愧色且傳記所載吏業古以來惟單父為最及按節過之問諸父老諸父老多不能指言之者已而訪其琴臺一坏廢址草莽間非獨所學學為民處不復口晝即當時所奏陽春白雪之曲已銷歇於窮山絕壑之間而莫之或睹也已嗟乎然則玆錄也邑之吏民於侯之露晃所嚮不忍與日者之無傳而裒而梓之者有自來矣孔子之稱闞穀於莬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侯且驛召入為司諫或及名御史以去他代者來倘及採玆編覆故牒所行事侯之德政固當與日月俱遠也已

黃氏墨寶卷題辭

間按傳記稱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而成王之沒也書又稱陳其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列之東房蓋以示不忘先王先公之手澤以世其子若孫也此其意深矣予近得同年黃竹山家先世以來所藏米南宮墨跡及陽明先生所同司馬公輩相與唱酬諸什先輩風流文物洒然眉睫間也已而再讀魏文靖公驗所題厚德堂記文靖公先輩所共瞻稱之為國家蓍蔡典

刑其於世公議所嚮蓋不愧古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者而於助敎公之示子孫特惓惓焉然則黃氏之世詩書冠裳以垂後昆其所由來者遠矣嗟乎書曰有典有則詩亦曰不愆不忘予特三復之而咏歎不已敬題其末以遺黃氏之世守者

鶴洲黃先生傳

鶴洲黃先生諱某字某錢塘縣學博士弟子員而敎授里中者也其仲子貞父嘗共予兒嬉誦

六籍爲高材生予以故得侍先生爲綰帶交數過其廬几席間蓬蒿若藓不以厭也家甚貧而其事父逸山公洪及母沈孺人必竭其所敎授諸生者入之以供甘脆而色將之竝不以遺諸昆弟也島夷犯錢塘而先生同諸昆弟鳥竄奔城中先生又推敎授所遺者竝爲草衣糲食均甘苦不忍以其身獨溫且飽也婦翁古塘公死併配李又無子也先生又迎養之終其身沈孺人病且篤先生籲天自代不得則哀毀骨立喪三年如一日而又不忍逸山公之病以欷歔嗚咽也朝夕率婦子上食問寢逸山公殆亦忘其貧而鰥處也嗟乎若先生者孝友之篤於漢所稱獨行無以異者惜也數之奇其故所敎授諸弟子間亦舉明經佩印綬者絫絫然六七輩而先生獨坎壈不得掇一第也予間過先生聞先生甑塵午不炊然猶焚香晏坐澹如也已而萬曆辛卯仲子貞父舉於鄉行且第進士爲祿養矣而於甲午二月十有七日卒竟志以歿嗚呼

豈天之不佑善人至是邪抑亦德厚者流必遠而貞父興且聲施　中朝其生也不及祿其歿也　璽書之襃九原固在邪貞父卜以某月日葬之荆山之陽而予勒傳者如此外史氏曰嘗聞古之大樸若拙不以榮名聲利繙其心若先生者無愧於斯也已聞其自言亦曰黔婁於吾師也嗟乎豈終無所托而能澹然於世幻之外者乎

與石東泉司馬書

近獲邸報覽睹廼知明公所從中處分東倭之所爲　朝廷寢衛屬國而遣將提兵以覆夷於其始已而狼狽還逸於海上也且乞封貢以請明天子之璽書併其恩澤以彈壓諸島於其繼明公初議不許其貢而許其封策之得者莫倭以魚龍爲宮而波濤萬里之外　高皇帝一統天下九夷八蠻之椎髻卉服無不入其朝請而輸方物者獨郤倭奴特惡其性之狡而累朝設欺詐百端也然而今日之乞封亦彼申

所不得已者闗白者狂悍之最也方其據世子陰弑其父而輒罪戮之以篡其國已而窘琉球窘暹羅且北瞰朝鮮國王之弱而無備也遂乘虛襲破之彼自以爲蚩尤之兵無敵於天下者已而　明天子所擇樞筦之議輒徵兵命將及經略大臣而斬馘二千且奪其壘至於碧蹄之戰我師以入山既深嚮道不審勝負略相當然彼不得已近出海曲既不能自爲功又恥爲諸島所蔑視故假此以遷延解憤而因以號召

遠近耳當是時建言者紛紛僕獨竊謂門下之沮其貢而許其封未爲不可　天子抑且允之矣而何言者一倡羣和囂然以起　君相始不得不共樞筦議寢之矣其所賞犒東征將士及經略以下大較明公不得不爲委曲以調停之者嗟乎漢唐以來廿陳功罪及牛李維州之議千年所不决者殆若此僕衰矣其所罷官不問　中朝事者四十餘年于玆而此則明公所當事故其所分猷而胥慼者若此玆有友人潘

君鳳梧者本桐鄉人而以先世戍貴陽故起家爲鄉進士少負奇崛魁壘之氣欲以功名奮當世嘗讀易之地水師而輒三復之且謂庖犧氏之畫卦殆帝王所寧內而外攘者之略也古韜鈐未之及者而潘自謂獨能發先聖之秘或與孫吳尉繚相表裏僕抑間爲題辭以附刻於其編已明公政暇倘及塵覽其可與否當必有折衷其至者僕於題辭抑嘗系之曰請試以行之宣大近塞或及爲功以待北虜從而徧行於九

邊未晚也不審明公以爲然否如不可請姑寢之

容傳李臨川續絃賀之

青鳥傳書過我家孤桐此日再生華不妨綺季龐眉壽來伴瓊姬翡翠花玳瑁牀前懸夜月流蘇帳裏綰朝霞佇看天上螽斯慶千里名駒產渥洼

耳聾自詠

誰謂耳聾聽杳然聾翁獨解儼神仙恍如飛墜懸泉瀉翻似抄秋啾露蟬幾共鴻濛渾不語總聞朝議了無傳世間口舌多抛却那管鴉鳴與噪蟬

壽王紹白六十

憶昔灡舌繃褓年忽問甲子已周天落花啼鳥浮生幻煮石餐芝塵世仙客過幾邀明月飲閑闌長抱白雲眠不須遠訪瀛洲勝紫塗丹丘掌上懸

沈春育罷官賦寄

無謂罷官堪自憐世途宦轍總風煙從今爾我雙蓬鬢共作江湖一散仙綠酒黃花耽日月羽冠竹塵狎林泉耳垣眉睫不須問願習長生保百年

同吳養貞過西湖

八十三翁貌半枯復隨秋色下西湖巖前鐘梵帶初綰掌上煙花與不孤天竺先生邀結社孤山處士强攜壺月明對影醉還舞留作他年三笑圖

題片石居

徙倚西湖畔何當片石窩風前傳鳥語竹裏挂煙波無謂湫還隘猶堪嘯且歌支頤聊此臥偏愛白雲多

湖上自壽

縹緲煙波矚上台西湖暫作歲星臺恍聞青鳥傳笙吹疑是仙靈獻壽杯紫嶠丹峰雲外舞琪花瑤草望中開撚鬚拄杖凌風問海屋添籌第幾迴

由靈峯寺歸湖上

叅禪已罷別空王橐劒言旋徙尚方億萬恒沙超法藏三千世界俯慈航中天雲影傳仙梵夾路泉聲傍夕陽復道散花縈出岫却教一步一迴翔

湖上偶詠

長日不逢冠蓋過獨支角枕臥煙蘿窻前聊對庭犧易檻外忽聞樵斧歌恍似洞簫吹海上却扶筇杖傍巖阿脩脩宴坐少人跡一炷名香俯碧波

壽楊秋野七十

少抱尚書事水西君初襁負未孩提商山皓首筭猶讓絳縣老人齒已齊甕畔百壺桑落酒囊中一卷洞天題世間名利何須問竹杖桐瓢日共擕

陳貞亭太守過龍峯寺覧予所題詩什移書下褒賦謝一首

太守風流興不羈龍峯寺裏獨探奇爲憐野老題詩草却向清秋寄紫芝日月雙懸香室外雲霞曲抱散花陂到來曾解黃金帶留與山僧鎮墨池

海寧縣繕隄碑記

乙未秋七月十日海昌許生某郭生某陸生某屬孫錫允升居錫翼隆爲之紹介而以請於予曰縣故捍海爲隄而田且廬頻年來颶風或起則海之魚龍黿鼉之宮所從而飛流越隄以入鹹滷所注民之不得稼且穡者萬之也萬曆甲

午沙徙而南薄城下而隄且沒於海矣當是時衆共洶洶或議徙城以避之或議棄內隄別築外隄言人人殊而撫臺王公汝訓以下及兵巡道枲使范公涞水利道薛公夢雷郡太守季公東魯及縣令王公嘉賓並出按視悵無以爲功特檄通判羅公應辰專其事羅故以魯山令治最聞之朝而令 天子所嘗徵之欲官以臺省者也已而坐譏不果出判杭州公多倜儻材又善心計且曰海非黃河之懷山襄陵而割裂

州郡爲也所固當交分而利導之且漢武帝於河之决也猶躬沉白馬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以塞宣房詎且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問讀其所歌瓠子宮而悲且壯之迺若海之乘潮汐以氾濫固非河比也豈得他議乎哉於是西自戴家石橋東距廿里亭透迤縮帶四十里大較丈而度之計一萬五千而羡也劈之爲六請帑金採石輸木而又擇廉且彊幹者以領之故時胥吏所共爲侵漁乾沒者並罷去

之公且躬爲督率拮据方略無風雨晝夜下一椿置一櫃必穿尋丈務倣漢所築黃金隄故事越五月功輒告成衆按牒較之舊所役故勞畚鍤者今特什之一舊所費鉅萬不貲者今特什之三嗟乎惟公以不世矯健之材而又抒之以日夕拮据之勤故其爲力也約而其爲功也鉅若是縣之遠邇吏民所共頂香而祝之與建祠肖像尸祝而俎豆之者殆萬指也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予以衰且朽不復濡毫珥筆爲文辭久矣而許生輩娓娓不置抑且故嘗嚮往羅使君故不忍拒而書而貽之者如此

送張蓮濵赴徽寧兵備

共道豫章歌露冕忽聞朝命改提兵地當千里鷰花壤郡紹南州襟帶城已解封中烽燧熄那聞江上鼓鼙聲採風倘過蕪湖縣父老壺漿萬舞迎

與海道吳鳳城書

明公按兵海上以來浙之壤所困於倭奴之覘

覦而洶洶者藉公安內外多矣間於邸報中獲公所沮通貢一節最爲深識夫倭奴之性數狡且黠魚龍爲宮我　高皇帝於四夷八蠻之梯山棧嶮而至無不受貢而獨絕東倭者蓋有自也頃者襲破朝鮮而　聖天子特出經略大臣提兵驅之鬭臼諸將狼很不能東歸而特借請封蓋以戰不能前退不免貽羞諺所謂欲借恩澤而稍稍號召三十六島及琉球暹羅故所斥壞云耳僕嘗移書石東泉司馬謂其許封

則可聽其通貢則不可已而東泉復書亦大較如是蓋於公所請殆槩相合者語曰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誠然誠然近聞小西飛及沈惟敬輩亦稍稍共闗白遼巡遶還以次收拾矣公於我浙異日所當尸祝而俎豆之者如何如何僕以衰遲不能出門戸而東望幕府不勝山斗之仰杜甫詩不云乎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蓋切切焉兹以劉哨總尚武仰遵指麾行且上謁敢附一言以通聊以申尺寸犗寐之私伏惟台亮

未甚

建縣令任公祠功告成祭文

萬曆二十三年所建故縣令忠齋任公之祠工已竣河南按察使司副使致仕茅坤同姪舉人一桂擇三月十有七日奉公之神位入祠爰具羊一豕一致祭於其靈而告之曰公之佩
天子之印綬而令我邑兮孳孳然視民之如傷適水旱凶荒之相仍而民且艱食兮緦緦然吐哺而拮据勞來以勵勸況先年之積逋兮所司或已謬為牒完於　朝堂方使者之奉璽書而至兮甚且停俸而勤償公入則對上官免冠解帶而請罪兮出則對胥徒疾首蹙頞而涕霑裳鞭朴不以僇辱之殘喘兮而追呼不以騷擾乎村鄉嗚呼公非陽城之撫字心勞兮而催科獨拙於其時豈謂戊子省闈之供奉也輙抱癰疽其不支未幾而喪亡也仙靈偃然其逝而不可追予以年垂八十而衰遲不入郡城者已一紀於斯夜半聞訃而號兮不能不共諸父老相攜

以涕洟嗚呼覽公之官舍如懸磬兮無以為歛且殯予出平生所購壽木兮以之藏骸骨而返櫬嗚呼卞之山兮頹且崩苕之水兮澌且竭湖之闔城老穉兮若喪考妣其慘裂於今寒暑且七兮無不欷歔而嗚咽予故請縉紳大夫共建祠於峴山之巔聊申歲尸祝而俎豆者之虔白雲兮縹緲綠波兮瀠洄百年兮其無斁千秋兮其靡瞻尚饗

歸安縣故令任公德政碑疏、

萬曆丁亥蜀中任公之綰印綬而令我歸安也
適歲侵公憂怛乎中形於眉睫其所當郡太守
之檄而督課處公往往入以匍匐免冠請之守
出以涕洟蹙頞而顩之民不忍以推擊鼓撲嚮
閭里而惟以開倉散賑省訟約法與衆相吐哺
甚且前令之移官以去也其吏書故嘗詐爲牒
報監司者糸二萬以上而公欲按牒所聞盡一
以追之民方待命溝壑而不能辦或謂當發按
吏胥之奸以聞之上也而公又恐於前令有礙

其所欷歔濡涊蓋仁人志士所共爲之分痛而
持酸於其問者時　天子遣給事中楊公轉
内帑十萬出賑江以南而公適其同年故知也
於是入而頓首以請且以民之菜色一切扶老
攜幼而轉徙流盪者涕聞之給事公給事公輒
爲之亂法而倍給故公得以偏邑中而按戶蠲
丁按丁蠲瘠而嚮之餓者流徙者稍稍得以安
定勞來以赴賑不至分崩離析以撲屍於其野
嗟乎若公者殆古之愷悌君子仲尼所稱子產

古之遺愛不過也豈謂辛卯秋之從事省闈也
輒患背疽以出而醫藥卒無救當是時予抑以
年入衰遲閉關謝事趾不踰戶者累年矣夜半
聞訃輒爲之號泣躬帥諸父老千百輩入以哭
之庭問其所爲殯且殮者而官舍如懸磬然殆
探囊無一錢也烏程令袁公亦過而助予哭且
併請予故所貯壽棺以待盡者其直殆數百金
而木之稍稍美者也予輒聽袁轉以殯殮公已
而袁亦他處百二十金以　予予亦泫然不以

受且別斜族中諸子姪共爲勸分以資道里費
蓋百金而羨也嗟乎史所載清河郡老人丁金
剛年九十其於太守宋世良之移官以去也嘗
稱郡所歷三十五政府非惟善政過人清亦徹
底殆世所無者予今之年八十三矣若公者抑
豈及再覩之乎傳曰上恤孤而民不悖頃者姪
桂舉人併約同年陳君某共爲建祠告之我縣
諸鄉先生及他同志者謹疏

贈醒神翁

誰解醒神碧落仙半遊蓬島半逃禪囊中五色長生草肘後一瓢滄海煙澹宕幾邀天上月逍遙不挂杖頭錢醉來嚮我發微笑閒抱白雲洞裏眠

同醒神翁步郊外

鳩爲扶杖鶡爲冠瓢裏神仙九轉丹朝共孫登倚壑嘯夕同角里採芝餐風塵世幻不須問洞草巖花獨坐看却愛白雲與明月招攜谿上俯廻瀾

同醒神翁過上栢山

佳山水處卜藏舟言解仙翁拄杖求却向花深青白石共邀洞裏構丹丘希夷處士肩瓢嘯鬼谷先生縮帶遊從此巖栖并谷汲何如蓬島與瀛洲

問醒神翁塞北事賦贈

提兵血戰賀蘭山斬將搴旗奏凱還不減衛公擒頡利翻疑王翦盪荊蠻當年塞徼呼飛將末路天驕襲破關從此安期逃海上到今白髮併酡顔

贈鳴治眞人 有序

鳴治眞人者醒神仙翁嘗以金丹解　典獻帝之臥病而　世宗入繼大統時訪知醒翁之修鍊於終南山已而召見而賜之以鳴治眞人之號而併肖其像祠之望仙樓者也頃者唐州慕致仕過草堂獲瞻翁白髮酡顔黃冠鶴氅而驚曰我嘗瞻眞人像於望仙樓中而翁何儼然似之無以異翁顧笑而唯唯予因賦詩以投之

鳴治眞人何處尋　先皇寵號到如今望仙樓上現金像香供筵前賜　玉音白髮酡顔垂日月黃冠鶴氅照山林百年祠宇雲霞外誰謂洪厓拄杖臨

醒神翁像賛

望其貌則其顔酡且腯爛然若朝霞之掇而鬚眉之皙且白飄然飛雪之皎以潔覘其氣則挹之若虬龍摩之若蒼松而昂昂乎九霄之壁立

從而察之則又杳然中藏若時深入乎終南與
少室問其世系與年齒則又爍然微笑而無答
也及探其所舊遊則又北幽薊南蒼梧逶迤洞
庭西入蜀徼與秦中間共百五十年帝子王孫
名儒碩卿方外名流若赤肚子輩數及徜徉乎
泉石吾嘗朝稽顙而夕焚香以請一切吐納之
術翁特揭之三字符曰精氣神蓋謂鍊先天之
氣以還吾精鍊後天之精以還吾神再扣之則
又無思也無為也而體之以陳希夷孫思邈之

易嗟乎吾安得棄妻子蛻塵氛從之巖棲而谷
汲於樵斧乎漁緡乎白雲明月乎相為愉悅而
偃息庶幾天之生一

同醒神翁賞元宵燈

海上仙翁環珮飄共聞羯鼓慶元宵蘂珠宮裏
銀花亂玳瑁筵前火樹搖七寶繡屏懸月殿千
莖絳蠟綴星橋分明青鳥枝頭語疑似麻姑降
紫霄

韓敬堂夜訪醒神翁

玉堂學士過茗川中夜摳衣訪列仙問齒已踰
幾甲子當朝曾揷左貂蟬朱顏白髮洞天月竹
塵簪冠滄海煙前叩姓名渾不識却疑青鳥指
彭籛

贈醒神翁

誰謂予年八十三罷官久不挂朝參忽逢紫氣
生函谷獨跨青牛是老聃吐納日精與月景棲
遲泉液併峯嵐何當拄杖蓬萊島那問貂璫共
豸簪

孫甥為山縣貢赴試京師以詩送之

聞君結束入長安肘後芙蓉劒氣寒無謂年來
久留滞不妨歲晚列衣冠姓名早挂儒林傳文
賦今從太史看此日銜恩鳳池上鳴珂曳珮五
雲端

七月朔日醒神翁從上栢山再過草堂

紫芝眉宇久無覩麀塵鷁冠江上過翻憶氷壺
貯秋色却疑衣帶縮煙波遠從海外玉霄洞言
撫巖前瓊樹柯坐久相忘渾不語劃然長嘯發

高歌

同吳養貞步郊外郎水西楊先生所設講

幄處

拄杖步原隰家家登稻禾不妨搴薛荔隨意仰

松蘿翻憶少年日幾經鼓篋過棠期同綺季綰

帶紫芝之歌

唐觀吾致仕來歸賦詩贈之

幾年遊宦滯襄陽此日挂冠歸故鄉綰帶秪探

肘後劔攀衣那問橐中裝君追栗里陶潛調我

亦五湖范蠡狂却笑煙霞併泉石一觴一味共

徜徉

爲醒神翁贈趙美人二首

年來閉戶誦黃庭忽覩麻姑訪蔡經羅襪凌波

看不見流蘇帳外閃仙靈

恍似芙蓉照翠䙰又疑楊柳舞紅塵臨風綰帶

無題贈翻步陳思賦洛神

老年錄卷之二目錄

送許敬菴赴南京兵
與李司業書
與守道張鳳梧公書
乙未初度偶醒神翁過山齋漫題
胡埜山精堪輿之術賦詩贈之
同醒神翁過東阡道中候許敬菴司馬
醒神翁先行入上栢山賦詩送之
醒神翁發舟特中夜恐有他警再賦
汪聘君九十壽詩二首

覩陶懷鶴嵇鎮南二子博奕歌
再題片石居
楊同野像贊
與連德清棨洲書
上守道郭公書
夜夢分宜華亭互恣威福兩相睚眦紊欲
不堪予輒黃冠入山題之座右
期以明年同醒神翁入山共習吐納題壁
勉兒孫輩

與石東泉司馬書
地水師邊略題辭
贈醒神翁二絕
郭清宇守道解歸移書問候
賀謝武林司理舉子書
次醒神翁本末
簡孫屛石年丈
過候錢南離丈併李子繼修
戲題相士楊少谿像贊

祭董錫叔弢文
閒步郊外
督學蕭公按郡中紀兒同良孺輩出試賦
詩勉之
縉兒山西臺出爲淅川令近改南曹迤邐
來歸行且戀予而懶赴官也賦詩促之
二首
閒詠二首
黃烈婦傳

耄年錄卷之二

歸安茅　坤順甫　著

同邑陳昱年庚老　校

同醒神翁過姪佐卿田上園

叔夜年來七不堪阿咸近復罷朝衆却憐松菊離家久復葺琴書引客探鑿沼穿池疑剡曲種花藝竹類湘南醒翁近結百年社縮帶扶鳩共塵談

同醒神翁飲姪佐卿家醉歸月明如晝欣然樂也賦詩一首追誦蘇文忠公赤壁賦及月出東山徘徊斗牛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處不無遺世獨立之感也嗟乎文忠以曠世之才而爲讒口所搆去死特寸寬之黃州予竊爲衆欷而賦之

今宵華月倍分明萬里星河縱復橫恍似玉壺冰裹貯翻疑寶鏡匣中鳴差池織女支機石縹緲仙人不夜城赤壁當年劃長嘯能無太息古今情

同醒神翁踏勘壽藏

仙翁飛蓋眺層臺鳳舞龍蟠掌上來笑指天潢來个字俯瞻地軸拱中台雙峯夾耳鼎鐺起四顧羅城兔鴈迴還擬明堂憑几處瀛池方丈擬蓬萊

祭潘天泉太史文

嗚呼公之立朝本末予固表於其阡公之文章之什與節俠之氣海以內之諸生與郡之父老抑以家誦而戶傳悲乎哉予也少共公兮縮帶今也公獨遊兮重泉然而兩相襟期不以幽明睽隔者當或猿吟兮皓月鶴唳兮淒煙予兮執紼紆送兮山之陽涕霑爾衣兮潸爾裳公其乘白雲以下翔兮爰格而來嘗尚饗

送潘天泉太史葬

經時卧榻閑關叟此日扶笻薤露歌白日黃泉隔坏土落花啼鳥倚松蘿中郎逝世煙雲慘北海臨風涕淚沱翻憶少年縮帶處今來古往總流波

復吳公子昆仲書

先公之宦遊過浙累二十年而僕以罷官久社吟西湖數辱先公載鶴而訪之煙波之深遂爲莫逆交以詩文贈貽倡和者蓋盈篋也豈謂由撫河南入爲刑部侍郎未幾遽輙病亡曩所賦詩而哭之者於今不忘欷歔而太息也忽辱昆仲千里遣使徵予表於其墓予不文不敢辭稍稍揮淚而書之者如別錄伏惟覽而憐之僕嘗謂先公近古之達生者不貪不嗔不夷不惠蓋

於漢之黃叔度陳仲弓輩無以異也今且按其生平而書一點次之抑亦可以報先公於九原矣如何如何聞　天子賜葬也在二月八日當顓使以伸執紼之情不能盡所欲言

同醒神翁七夕宴飲

飄飄銀漢澹無波織女牛郎雙轡過烏鵲橋邊疑合巹支機石畔悅停梭共看月殿流蘇帳復道星裝子夜歌況遇仙翁同乞巧何當花下擁嫦娥

孫兒彌月

八十四翁年已頹又逢繡褓抱孫兒三台星色眉間挂千里鳳毛掌上持暫擬箕裘學弓冶敢攀閥閱繼書詩今朝湯餅羣笙吹佳氣氤氳花滿枝

廣濟寺僧通慧從睢州募木二千株修佛殿特慮南關抽分也題詩以遺之已而免稅

禪宮重搆雨花處募木千章江上來猶恐抽分

行省署還當刓搉豫章材佛光倘護菩提樹仙使應懸明鏡臺野老自憐衰且朽何當折柬告三台

九江許懷栢先生予未之面也而醒神翁舊與同遊屬予題詩贈之賦此

聞君家傍九江濱五柳先生卜近鄰處士鶡花半山色仙人樓閣蜺風塵帷中共綰鴻濛輩壺裏客遊羽化人我亦五湖桑苧叟何當鳩杖共探春

卜築十韻

已解黃金印言耽子墨林池臺互吞吐樓閣俯嶇嶔仙島望中入漁梁隈曲尋攀崖發阮嘯轉壑弄嵇琴賭墅松蘿繞詩筒花木深不知春與夏但眺古和今眉睫星河影耳垣山水音到來心欲醉別去興難禁鳧鴈舉衣帶煙霞綰匆鐔何須訪五嶽從此共浮湛

贈堪輿家張龍墩

看君豈是道陵裔白髮厖眉訪洞天攜杖屐間

眈日月佳山水處眺雲煙龍飛鳳舞望中畫牛臥馬嘶掌上詮我亦五湖桑苧叟雙雙綰帶迴神仙

壽鍾心泉六十

聞君甲子已周天綠鬢蒼顏儼列仙行不扶鳩尋谷口嘯惟棹塵過花前幾廻野寺聽僧梵數嚮滄洲訪釣船我亦前身是范蠡何當鼓枻五湖煙

送許敬菴赴南京兵部亞卿

金陵山水帝王州萬國車書日月流暫借名賢副樞密還看內召翊　宸旒　璽書閶闔樓中下文武衣冠掌上籌野老自憐衰颯久何當杖目覩風猷

與季司業書

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海內所共仰之爲泰山北斗而於漢之劉向唐之陸贄宋之歐陽脩無以異者僕何許人而敢犯古者未同之戒遽爲通書上干乎哉第緡兒以鷦鷯之羽而獲附鳳凰

於層霄以駑駘之跡而獲攀騏驥於長塗語所謂通家世講或大賢有所不忍例爲深拒之者茲沐浴齋祓而敢猥黷奏記以聞監生茅文燿僕之姪一龍之子也龍既少亡而寡婦復以哭夫而慟遂抱奇疾業且不起萬曆十九年告假回籍今幸毋稍稍離臥榻且命之遠完監事聞成均例當罰曠五撥法也第痛此兒質朴口吃還家累年事母頗孝雖一藥餌以上未嘗不口嘗一溺矢以下未嘗不躬攜以母誠而千里赴

京蓋一鄉所共憐且哀之者不審公肯以通家世講之末而特為破格一寬假之否共情戚其辭饜倘荷提攜蓋所謂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伏惟垂憐焉

與守道張鳳梧公書

公祖之按湖也僕所當躬帥父老迎之若水之上顧年逾八十衰颯特甚不能出門户以此不入郡城者累年于茲即出不能展拜拜必假童僕肘掖以扶不能膝席而譚譚必假童僕附耳以傳甚非所以臺參長者之道而致其恭致其恪也故不得已勉為遣使函薄儀及家刻詩文編近體一章先申躬踈之情伏惟台亮而俯納焉遲秋氣稍深終當匍匐泰階以罄尺寸之私也

乙未初度偶醒神翁過山齋漫題

八十四翁初度日仙人鳩杖訪巉阿掀髯半醉樽前酒綰帶同攜花下歌恍似東園茹芝社却疑方朔竊桃過笑看膝下兒孫輩共着斑斕戲綵多

胡望山精望氣之術賦詩贈之

年來抱相術望氣獨超群幾解雙龍劍遙披五色雲塵埃滿斯世眉睫僅推君此日題詩贈客星千里闊

同醒神翁過東阡道中候許敬菴司馬

東阡道上久維舟幾望蒙裝弁佩鈎登謂客星尚留滯却攜綺季共夾猶花前羽蓋風初颺掌上氷壺暑氣收借問金陵何日到翛翛白鴈近中秋

醒神翁先行入上栢山賦詩送之

仙翁仗劍入山深萬壑千峯虎豹林朝抱白雲發長嘯夕邀明月伴孤吟到來已解浮生幻嘿坐惟看出世心我亦辭家似脫屣名香榻畔共招尋

醒神翁發舟時中夜恐有他警再賦

挐舟似太早關候未雞鳴恐有宵人警那堪羇旅情曙星憎不睹角枕伏還驚直待室生白幾

帷纔定傾

汪聘君九十壽詩二首

使君少習五陵俠舞劍探丸倂擊毬數匿姓名聽博塞恥同閭里共沉浮晚年折節尋墳典復道傳經紹冶裘九十春秋茹芝叟又逢海屋夜添籌

聞君末路服丹砂無復當年競俠邪但以詩書耽日月不將名姓鬭豪華初疑五柳先生傳翻傍七松處士家我亦商山綺季輩何當結社共

餐霞

觀陶懷鶴嵇鎮南二子博奕歌

淵明酒痛飲一石不曾有叔夜琴廣凌曲後無知音胡然棄去弄奕棊兩人競博爭雄雌初看布子若鴈翔斜飛角立共顛頗何如楚漢戰滎陽何如吳蜀爭荆襄再看攻城復刼壘斬將搴旗兩相持龍爭虎鬭陣魚互為磨牙共裂眦髯翁旁觀發微笑左差右立堪詭韓信背水與囊沙箇中誰解神鬼來豪傑無幾能或長或短須自卜淵明還擕花下壺叔夜姑理燈前曲不如相隨髯翁遊瞿曇書庖犧易獨嚮窻前讀

再題片石居

豈謂禪關外言尋巖壑前芝房覓草露蘿帶雨花天几榻魚龍窟軒窻紫翠煙無端發長嘯疑似挾飛仙

楊同野像贊有序

予少受尚書於水西楊先生而先生之仲姪

輅字汝乘予復以所受尚書而轉授之貢為博士季姪軾字汝瞻時則童年而予且第進士宦四方杳不及共君縮帶遊也君且歿而予妗出為博士後以賢名里巷間予數疑其廉且固絕不以世之綺縉為心者間嘗賦詩稱之一日抱吳仲文所為同野君傳過草堂倂請題其像嗟乎按傳君少讀萬石君傳及聞楊伯起暮夜卻金處心輙嚮往且曾於父之蒼皇避倭寇留遺以金三甕也能出而分

兩兄於其父之歿已而按君終其身仁心質
行大較於漢兩賢無以異嗟乎予獨愧於君
里閈閭猶不能習知君又竊太息假令 國
家採漢舉孝悌及獨行故事君或當翱翔當
世豈特沒齒田野無聞而已哉贊曰
君之行擇地而蹈兮斤斤乎幅尺與繩墨君之
心抱道若冲兮胱胱乎確守與恬寂及閒君之
文句字切劘兮而又鏗鏗然音節應金石惜也
不及顯之巖廊而顧以遺之山澤予題其像兮

俾後昆共守其家法與轍跡噫允矣其無斁

與連德清棨洲書

明公抱琴而過德清以來非特縣之吏民所頌
廉明正直而已而諸州縣間所藉明公於寮友
間指授處無不共為瞻仰者故浙以西稱為第
一茂宰即如僕衰遲無似僅從茗上一面其所
辱明公請文請詩歌兩相襟期而帶縮當有在
於世之冠裳之外者然而僕不幸所橫被新市
諸惡少楢七拴通訟師聞道共挾遊僧性梅出
隨令帶出服藥調治已而枝節漸生鬼魅日滋
旬日前聞明公已縛聞道責四十收監矣餘且
牌押性梅捱拏姚守仁係梅徒今已取妻隨被
誆合寢捺外竊謂明公當必嚴提砍桑放火諸
犯到臺原情按法勒供坐罪一二日來忽傳明
公又聽保出而或又妄言某生所求某舉人移
書囑托其果邪抑傳之者妄邪嗟乎湖之吏民
無不仰明公而僕竊倚之為二天者何以外之
諭詘之口若此也不勝惶懼本當匍匐台階面

訴而又恐犯明禁故特具書以聞兒前事已經
累月而僕不敢他訟者以日月在上當必為一
一處分也語曰朝廷有律官府有法不勝瞻切
之至

上守道郭公書

公以海內名賢從翰林出參我浙藩一切吏民
所倚公祖為泰山北斗者而僕無似獨切嚮往
顧以衰颯閉關謝事不敢入郡城累年于茲頃
者間出睹紫芝眉宇非不欣然神遊也然而竊

原缺十三、十四葉

書諭連君云云已批依擬請公祖從今密爲細訪
僕之情妄邪抑然邪連君所擬法邪抑非法邪
併體一鄉公議服邪抑否邪公祖天地日月也
而僕寔切覆盆於今無從申訴也昨承連君遣
人督促領給遊僧所募餘銀八十餘兩僕竊辭
之其所飲鬱譬則啞者之食苦瓜而不能爲言
者公祖肯爲憐之否耶云云

夜夢分宜華亭互恣威福兩相睚眦系欷
不堪予輙黃冠入山題之座右

翻手雲兮覆手雨倏爾縱兮忽爾横借問洛陽
名利客不如此處習長生

期以明年同瞿神翁入山共習吐納題壁

勉兒孫輩

三郎鴛鴦四郎鵠復道諸孫竝驥足明年師友
共下帷六藝百家須誦讀

與石東泉司馬書

頃者潘舉人北上會試且欲抱平生所著地水
師略一編托爲紹介請上門下僕抑竊讀邸報
所傳建言者數以東倭之封與貢一節非獨訕
當事者甚且訾樞筦以搖　天子聞不自量
業已爲書聞之門下不知曾奏記室其所揣摩
時事當明公之擘畫否縮兒待罪淅川行且以
大計或入　京師當必以通家子弟過幕中近
聞以地方歲侵南陽一帶例行免覲竊憐兒之
緜章丘以治最入西臺又以不職注下考仍貶
爲令於中所横被巧搆及章丘吏民數百人所
泣訴　中朝本末必明公所分猷胥感而持憤

懣者不知大計或及量移否近獲覽兒曹所寄
淅川鄉約一編間三復之僕自分兩爲縣抑嘗
竊民譽於令碑且祠之春秋不歇也而兒或進
一格然則曩所注下考而令其浮沉下寮故知
如明公得無爲之冤而訟之執政者乎亦不知
可借泰山北斗之望如明公者稍稍爲之推轂
其間否乎甚矣僕之從仕路舊爲讒忌者所搆
不意兒曹又復連蹇若此也如何如何相違既
遠相望甚切玆特因家奴赴官者南風之翩敢

爲書以獻其所欲共明公牀席而諱者殆不及千百之什一也

地水師邊略題辭

友人潘君太華讀易至地水師喟然歎曰茲固羲皇氏所欲止戈以武而南面以嚮天下者也予三復之謂胡虜習戎馬勁弓弩數擁鐵騎雲翔電掣而入其疾如颷其奮猛如雷而我中國數爲其所蹵擊鯨吞而不可支於是按水師之義而湛思之大較欲守塞下名山大都之埜而

徧倣古者井内溝洫之遺爲之星騈而棊錯於其間溝洫之旁則樹之以梨棗栁棘而爲之藩且屏焉内有方丈之溝漸車之水綿亘帶縮而外復有墩堡相依斥堠相望我固可以擇便利據險阻伏戎于莽矢砲相錯而且屯且守彼所控虜騎以力鬬競擄掠然其泥淖固不得而蹂躪以逞也無他玆卽兵家所稱重關設險之義也要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潘君嘗繕疏稿欲以聞之於　今天子而中無援故未敢上其略曰欲於關内明設陣綱虜縱能入關必不能越吾之綱而又於離關稍遠之處則擇平陽寬衍稍有水者鑿爲方河中設堡以堅且屯且戍者之守釐爲七卷其一曰地水師略其二曰圖演三曰條陳四曰百問五廣陣綱圖六廣方河圖七則百朋同聲集也嗟乎君少多雄心欲提内安外攘之術以顯當世而未之適君頃所自爲揣摩者又如此予抑嘗按兵粤州以嘉靖庚戌古北之警而　中朝復疏要我

提兵以待塞上兵符所御間及稍爲尺寸以竊譽當世然而未嘗得君胸中所吐之奇也嗚呼予今耄且耄矣無復古所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氣也已予願移書石東泉大司馬採而試之請於宜大一帶塞垣行之三年五年而有成功倘及胡不能犯我不爲患然後以之徧行於九關未晚也

贈醒神翁二絕

君自安期海上回羽衣芝蓋自天來相逢須醉

十千酒那問風塵與世疾
君稱海島鴻濛叟我亦苕谿桑苧翁相對冷然
發微笑何當結束訪崆峒

郭清宇守道解歸移書問候

公祖繇讀中秘書出守我嘉湖已餘二年于茲
記所稱氷壺紫芝無以異者而頃者朝端齒頰
間併嘗我公弁之山苕之水當為憤咽者而况
封以内士民其有不欷歔太息而遮路攀轅於

其去者乎大較一切繁言當必以去年按節使
所行因而貽累者抑不知公於中委蛇調攝什
且伯之也外撰七言近體詩情見乎辭伏惟台
照天或再為借寇入浙倘及衰頹未填溝壑或
得侍簪舄聽琴鶴茲則僕之區區也如何如何
不盡不盡

賀謝武林司理舉子書

公祖家世閩州而生我浙之武林及按公祖諱
而併及尊號蓋無忘我浙也今公祖以名進士
而出為湖州理又舉公子於若之上此亦勝事

竊思晉自文靖太傅以來中郎萬而下最多名
士故晉人稱烏衣巷獨冠當世公祖風流文物
又若將千年而一轍者敢不拜手稽首以賀賦
七言律一章情見乎辭

次醒神翁本末

海上異人醒神翁者予初不之知而去年顧甥
慎卿侍御以遊雲間潘充菴方伯家得其所為
甥題園曰蔗園山樓曰夕佳竊歎其逍遙蕭逸
似非塵樊者及問其年與家世第云不以語未

之知者又云甥嘗語次及予姓名併嘗提兵河
魏時事翁笑曰予四十年前曾覽及文章詩歌
之什而知之者再扣之甥第云傍有傳言疑卽
王威寧也予甚駭之王威寧者故嘗按節提兵
賀蘭山而俘斬威寧海酋馘四百五十者也予
過濬縣讀其遺文併登其故廬弔其墓謁其祠
且謂威寧不在人間久矣何得有此竊異之未
幾或且傳翁已入三茅當結廬於其最高峯處
已而不果復還雲間客宋太學家予托友人攜

書訪之不意翁覽書掀髯撫掌大笑曰茲固吾
知已也卽䅺冊過草堂朝夕共歡問前和其態
經鳥伸之訣翁特指三字符曰精曰氣曰神再
請之翁亦微笑不以語稍於杯酒問問及威寧
云云且笑曰不之知又久之浹旬翁偶語及科
場事時已霈醉漫曰吾於廷試時風霾障天廷
試卷且爲颷去適監試御史轉聞之　朝廷獲
給卷殿第三甲然予按家所舊藏洪武以來貢
舉錄景泰二年柯潛榜間附註前所云云也予

隨褒之扣翁翁始不能辭笑曰唯唯又久之予
於語次數問天順成化以來累朝名公鉅卿翁
亦輒時時露醉後時時劈畫若指諸掌予始異
之知其必威寧無疑已稍稍再扣翁當先朝既
被封爵又何以仙遊海上也翁始曰吾當賀蘭
山血戰後所奪虜之牧馬草場約千里虜銜之
以故擁衆伏險吾不能祭輒提兵拒之豈謂是
日所擕故眥力戰闔家丁十八人內亡其七併
及所生三子他戰沒者無算予僅僅脫身免以

故羞憤無顏再奉朝請報　天子也於是遁
入終南山偶遇異人者某某輩敷共吐納服食
爲仙遊併不復顧故里又曰予之兒孫且六世
矣一日酒酣自呼曰我廼　世宗皇帝所賜
鳴治眞人也予因前問何以故翁笑曰當　興
獻帝抱疾不能起予適以編管安陸州歡以金
丹而　興獻帝獲愈予仍歸終南　世宗侍
藩邸數遣人訪之吾以此投謁　闕廷蒙賜衣
十襲題其號併賜之以詩云云近日姑予唐吏

目從筠州致仕回過草堂覩翁白鬚眉白髮而
頳酡若桃花愕然褰予褒而曰吾於武當山望
仙樓中諸像內有肖翁無以異者予因請翁翁
復笑曰茲卽　世宗所賜號後而廟之人因
以肖其像於樓者也從此以後翁既憐予遊從
既久則情款愈洽於是不復如曩時所匿姓名
及諱家世故事而又以予或能稍稍解脫也近
且共過武康山所故上書藏處翁且欣然曰茲
固佳山水吾當共君結廬以終焉嗟乎翁年二

十五舉景泰柯潛榜進士於今已百七十餘齡矣其所飲酒食肉併尋山於少年無以異即歷氷雪衆且重裘也翁特衣單夾衣氣循外溢稍尋巖壑輒汗出若盛夏然翁之異殆蟬蛻人間者敢以附聞其他不敢盡

簡孫屏石午丈

宴罷曲江幾許年揭來甲子已周天雙看白髮鬢花社對綰麗眉巘壑煙鶴鹿閒攜春載酒兒童不識浪呼仙舊遊零落今無剩綺季相隨堪

共憐

過候錢南離丈併季子繼修

髫年綰帶附南離不特遊朋併事師豈謂罷官淹日月於今拄杖竝衰遲閒關幾共白雲卿倚樹惟堪黃鳥知光祿上書乞休沐何當三笑採雲芝

戲題相士楊少谿像贊

蟬有冠獅有袍不知其何許人已而扣之迺蘭谿楊君者嘗挾相術以出塞而督府貽之以告身嗟乎古有許負與陳摶物色青萍太阿於風塵君其與之相頡頏共比倫雖然髯翁覽而笑恐不若戴葛巾而掉竹麈者之舊也斯爲本來面目之真

祭董甥叔瑕文

嗟乎汝之年方弱冠兮輒以春秋魁省闈明年就試禮部兮復擬第而以擢之鳳池　天子宴之曲江兮簪宮花而飲御巵千里緹騎以飛報兮我共毋氏樂不支況大父宗伯其抱疾以

彌留兮猶及聞耳而解顏弁之山增崇兮而星光其雀巍苕之水增深兮而煙波其駛且馳豈謂訃音其忽至兮令我五內其若錐將謂少年登科其不幸兮竊聞　中朝之以髫弁筮仕者絫絫然其後先相追隨將謂家世初慶其騈集兮竊聞四海之以祖父子孫而公卿世顯者抑繩繩然其聯纓相透迤嗟乎嗟乎天地間之不可知者榮枯升沉之期抑史傳之難以盡載者古今興廢之時要之琉璃易爍翡翠易摧斯固

宇宙間一往一來一進一退之幾兒大父已沒我今年且八十有四矣旦夕其待盡丘壟者不能不於汝而涕淚嗚呼詩不云乎已焉哉天寔爲之我嚮風而呼且號兮汝其知兮不知尚饗

閒步郊外

日高三丈出衡門閒步郊坰與野原不覩乘軒使者過秪逢荷蕢丈人言籜冠竹麈雲深洞鶴鼇鹿裘田上樊千樹桃花九曲外秦人疑叩武陵源

督學蕭公按郡中紀兒同良孺輩出試賦詩勉之

忽聞督學使露冕下名川鷹隼搏風翮驊騮絶塞轍吳鉤須脫穎蜀劍早飛鋋絡貫看君輩連翩入漢年

犕兒由西臺出爲淅川令近改南曹遥𨗈來歸行且戀予而懶赴官也賦詩促之二首

借問西臺舊謫仙銅章墨綬又逾年風塵荏苒不須較世路崄巇堪自憐南省量移耽月月散

曹乘假眺山川燕磯十首獻花處爲訪題詩併問禪

五十年前我舊遊金陵山水帝王州鳳凰臺畔鷺花午玄武湖邊鳧雁秋萬國車書統華夏六朝歌舞共爽猶無憐予齒近衰颯留滯周南不自由

閒詠二首

八十四翁康且强脫巾露頂坐胡牀巖前對客雙拵局榻畔呼童一炷香閒看落花飄几席忽聽啼鳥度垣墻箇中無限風流調誰解攜壺共拍張

借問前身是阿誰半疑元亮半希夷窗前獨誦庖犧易花下偏耽擊壤詩興到金壺一杯飲夢醒鐵笛數聲吹何當醉後發長嘯散髮狂歌不自持

八月十三日康衢辭回賦

月到中秋好君偏隔夜回却令倚霄漢獨自俯池臺皎皎金波洗翩翩白鴈來無端思蕭颯誰

黃烈婦傳

按狀黃烈婦者予歸安令歙州吳君所手毋氏之族而世古者彤管所載以抗家聲者也令君之從弟諱叔向始聘黃然未及笄輙先私置媵已而黃及歸無他嫌輙解簪珥璣翠以字之若娣姒然當是時歙之邑里已難之矣叔向家世賈錢塘黃從之然性故豪後好賔客黃督媵以色將之一切甘毳供張以上無不如叔向指而賈錢塘者又嘖嘖稱黃不置口爲賢婦已而舉一子而雋及期且殀殤向不勝欷歔涕洟擕黃以歸而轉鬻鹽於三湘之間三湘故利藪操貲而賈者殆星羅也鹽且賤估向以故鬱鬱不得志復收故所裹于毋錢以歸耗且什之伍矣於是向復隨令君再入錢塘未幾輙客死已而喪歸黃輙哭之慟誓以身殉隨告諸妯娌謂姑春秋高妾不得久侍故當別立後以養姑也輙出橐中裝陳之廡遍給諸妯娌間諸妯娌相顧錯愕嗚咽低徊不自已頃之黃且倚梁而自經中復墜左右驚而以奔告於其毋氏始及解懸以救當是時歙之遠邇無不人人聞而潸然出涕者毋彼抱黃而泣諭之曰吳郎死無後兒誠不負吳郎何不煢煢然稍所立之孤以養汝姑胡爲乎徒以生者殉死者縱不痛而毋獨不痛而姑及後嗣何黃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先洞復自絕嗟乎嗟乎當是特黃僅年二十四耳予竊按之其始也夫未娶而輙私置媵黃不以娟且嫉及歸而三從夫以羈困於千里外抑不以怨於其夫之歿而又斷然以身自殉若此嗟乎豈非古所稱宋姬者流歟外史氏贊曰忠臣之殉君烈婦之殉夫均之天之間氣所篤生非可以淺鮮言者然婦特甚何世之所閑女訓內則而習環珮琚瑀之節者少也然按令君狀他所附見伯毋程氏孀處者四十餘年其所横罹兒孫輩以下內外之慘割去死特髮然亦煢煢自守不失尺與寸又云曾孫媳汪氏亦以黃之年殉

其夫相繼而歿嗚呼歙之山川豈詩所謂天之降祥而孕毓者屢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凜凜不泯者歟

陳舟迎醒神翁遲久不至

幾廻茗水曲不覩木蘭舟渺渺丹楓葉翛翛白鴈秋倚童聽笙吹拄杖待林丘青鳥忽傳語雲幢天際流

同醒神翁步園林

別築園林數十畝半栽蔬果半栽花芙蓉渚畔千莖露薜荔洲前五朵霞但以紫芝伴眉宇不將金谷競豪奢仙翁此日攜鳩杖邀我婆娑採石華

九月十二日偶詠

前叩仙翁授攝生卻教絕慾併忘情鉛華翠羽花陰澹世幻風塵蟬翼輕一炷名香黯獨對三竿紅日夢初醒空林晏坐渾無事那問蝸涎與鳥聲

丹徒父老過訪山齋且稱五十年矣而華

吳二叟於予令縣時特孩提未識者賦詩言謝二首

我離鐵甕五十載山水鶯花兩黯然白髮龐眉驚不識褎衣縮帶浪呼仙令君復道錄前掾父老何當誦往年北固倘逢建尸祝千秋白雪韻朱絃

共羡丹徒龐令君翩翩鸞鳳下雞羣琴臺白雪千年曲露晃穆風奕世聞寶劒夜光疑犯斗紫芝眉宇欲凌雲　君王召見甘泉殿他日還看萬里動

題程悟宇圖

聞君掛瓢處忘却古和今長日閉關臥中林抱膝吟一塵飛不到萬事屏無心讀罷瞿曇傳紫芝情較深

八月二十日枕上自詠

我已罷官四十年疑迂疑戇復疑顛不將名姓挂朝請秪對薜蘿聊自全樹下鍛兮同叔夜花間壺也傍陶潛名香一炷鶯聲裏閒抱白雲洞

曲眠

俞是堂年丈沒且二十餘年而其子萬里

囊文過草堂予覆之殆雋才也放令淺顯

一日千里矣題詩勉之

少附先公曲江宴明光畫省復招攜百年世講久零落此日抱文共品題我巳閑闊耽薜荔君應脫穎截虹霓他年勉赴大廷對出塞絕塵千里騠

聞錢明吾學諭赴歸安官舍不堪存揷題

詩寄之

安定先生過我湖學宮湫隘又荒蕪不堪冠劒沐風雨那忍圖書入淖汙聞說令君揆文教行看官舍貯冰壺彝翁郡邸一椽在可暫移家住也無

同趙華陽對局罷東等川上原

彝翁探句罷散步出郊原徙倚芙蓉沼逶迤薜荔園初疑遊杜曲翻憶入桃源日暮忘歸去雲霞共對飧

九日醒神翁過山齋

九日黃花掌上開仙翁憐我下瑤臺共邀北斗成天象復借南山獻壽杯明月九秋懸萬里歲星中夜拱三台相逢須醉十千酒那問風塵與世埃

九月十三日贈醒神翁二絕

我少翁年八十六翁今神旺獨如癸九秋寒露服單縮白鴈翛翛氣不羣

酡顏白髮王襄敏百七十齡矯似龍聞說賀蘭

會血戰搴旗斬將萬山重

為醒神翁贈喬文娥美人

仙翁海島過對月擁喬娥掌上前溪舞花間子夜歌綠珠疑入夢羅襪暗生波此日題詩贈慚予鬢巳皤

祭郡太守戴公文

嗚呼明公起家進士累官尚書郎而含香視草於明光復以題名漢柱出補二千石而紆金佩印於黃堂方其始也適按節使之招引告訐風

羅障天而一國之人皆若狂其繼也獨荷我公之不競不絿不吐不茹而鼎沸之波無復膨鳴呼郡之吏民方追頌唐之顔宋之蘇若將共公相頡頏胡爲乎天之不弔令紫芝眉宇玉壺韻折輙爲氷雪所摧傷嗚呼予以衰遲不能入郡城侍簪舃而數候仁人長者之傍然公之露覽所嚮則已翕穆風傳大雅若將寤寐夢思而無忘嗚呼弁嶺之峯忽已折苕谿之水頃已咽况予之年耄且耋安得不悲之慟而五内之裂尚饗

壽李見苕翁六十

予頗嚮往久矣翁以生[illegible]而其伯子同安令於予姪舉人桂爲同年世講末故於其年六十也屬予賦詩稱觴上壽或云同安令以不及封翁如其官爲歉故於篇中歌以慰之

聞說翁年已六旬鶡冠鳩杖數探春不將名姓挂朝謁願嚮江湖作散人甪里先生遯社約東方曼倩蜕風塵謫來海上遊仙久何必上書乞告身

哭郡太守戴念劬公

中夜文昌星隕光吳興太守忽云亡弁峯摧折慘無覩闔郡涕洟痛欲狂薤露歌憐孔北海虎賁貌憶蔡中郎炙鷄漬酒西風裏一哭影堂一斷腸

同醒神翁過祖家

白髮龐眉歸舊林仙翁此日共招尋倚天獨發孫登嘯據石誰援叔夜琴興到脫巾思漉酒醉來縮帶復狂吟况逢兒輩能邀客縱飲十千不厭深

周逸之十體千丈題辭

周逸之秀州所稱泉石間而能以風騷滑宕自將者也十年前嘗蒙平生所繪仙佛跡及其題咏諸什過草堂令人覽之不覺神竦若將共觀音大士及達磨彌勒輩爾遠風餐霞於少室終南之深間嘗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以歸之今復

覩手書十體千文及欲共　國朝先臣祝京兆
枝山文太史衡山相爲頡頏相爲翺翔而若降
若登若左若右與之宴酬淋漓而縮寐其間者
嗟乎玆亦可謂鸞飛鵠峙而與日月俱逝也已
異日必有知音而能賞識之者

贈周逸之二首

君是法書名畫家淩虛御氣併餐霞墨池灑翰
風雲幻毛穎揮毫日月華已覩王維寫屏障復
看米芾走龍蛇流觀轉盻不停睫五色玻瓈翡

翠花
却笑逸之癡且顛半遊仙也半逃禪已看秦相
李斯篆復覩羲皇蒼頡篇破冢圖經花外賞畫
錐鐫石掌中傳彝翁好古已衰颯擊木解頤堪
自憐

香奩詩草題辭

嘗讀詩之關雎以下竊感古之后妃而能於琚
瑀環珮之間發之以琴瑟鐘鼓之音化行江漢
傳之至今秦以後若漢之班婕曹大家唐之徐
惠妃千百年間寥寥然不數人耳甚矣婦人女
子之能言而載之彤管者固少也近得嘉禾周
逸之囊其妻桑氏月姝所手著香奩詩草予三
復之其課織篇曰淫雨春風併作狂殘紅飛絮
影紛忙瑣窗課女勤機杼玉指拋梭日正長暮
春詩云日上綠槐垂屋蔭夢回欹枕睡初醒金
鈎半控簷前色無數殘紅積蘚庭春宮詩曰啼
鳥數聲醒倦夢杜鵑花映碧窗紅春霽詩云破
却閒愁調幼女織成錦纈入新詩聽燕云忽成

莊子夢不向漢宮飛翠雲草篇曰渾疑鸚鵡遺
雙翅恍似蒼苔右上斑奇語西家憐美色莫移
屐齒步庭間其擷句比字而鏗音聲大較上薄
唐人下雜宋元而簪珥間所絕少者周君且欲
刻之乞予言弁之首嗟乎其殆古所稱國風好
色而不淫者與予於是次第其言以歸之

客有爾詩贈江上麗人者明日同醒神翁
鼓枻過之詎謂歡謔併以解嘲云爾

昨日花前賦洛神詰朝鼓枻訪江濱娥眉轉盼

忽生媚羅襪凌波暗欲塵舞影前溪綰翠帶歌聲子夜咽朱唇嚮風莞爾發微笑豈謂頹年狎

麗人

笑看江上一枝花百媚千嬌似綺霞舞帶香飄雜環珮歌梁塵落韻琵琶前身豈是趙飛燕此日却疑張麗華里巷兒童渾不識浪呼我輩五

陵邪

誰解醒翁碧落仙終南少室臥巖泉偶攜瓢劍丹霞外忽狎綺羅豔舞前白浪紅塵耽日月黃

花綠酒倚嬋娟却慙雙鬢已衰颯猶逐東風學

少年

誰謂髯翁伴醒翁龐眉白髮倚雙童却從翠壁丹崖外忽墮嬌歌豔舞中搦管揮毫迷下蔡落花啼鳥逐東風不如歸嚮深林裏面壁蒲團松

桂叢

九月二十八日夜夢與紀事

八十髯翁年已頹夢醒猶被夢魂猜胸中不免遊氛擾枕上能無世幻推白浪紅塵俱孽障青霞皓月是蓬萊三生五蘊能忘却到此方知明

鏡臺

題寄趙華陽

摴蒱棊局候華陽不見伊人過草堂豈被鴛鴦歡作祟大都麴糵過爲殃何如白髮龐眉叟獨自脫巾散髮狂紅日三竿比窻下巖花洞草樂

無央

客有傳宋桐崗有焦卿之歎東寄一首

提兵十萬戍朝鮮斬將搴旗奏凱旋金印左貂

昇柱國錦衣世胄儼神仙近聞手誦洛神賦復道口哦湘女篇却笑髯翁八十四流蘇帳外共

垂涎

乙未秋九月東窻兒餞仲峯

少時鼓篋過君家並受尚書列絳紗豈謂師門分席後獨登天府散天涯於今白髮扶鳩杖願戴黃冠挽鹿車渺渺星河隔江水何當綰帶看

名花

十一月十有二日仲峯忽自溧陽南還紆

道過草堂再爲賦贈

昨日題詩寄越臺豈期君自溧陽來褰衣千里風雲橐滕席五湖鳧鴈杯白浪紅塵淹日月黃花綠酒醉蒿萊相看俱近期頤壽儀似雙仙碧落限

十一月十三日早枕上賦贈醒神翁二首

借問醒翁幾許年翩翩杖屨儼神仙久忘井里箕裘夢秖僻江湖巖壑煙長嘯獨看肘後劒遨

遊不挂杖頭錢賀蘭山下提戈戰已作浮生隔世緣

鳩杖鵝冠復鹿車漱泉枕石倂餐霞一瓢風月醒還夢萬里乾坤客當家不問紅塵與白浪秖耽綠酒與黃花醉來猶挾浮丘伯共訪秋江張麗華

題中天閣

百畝園初構中天閣已懸名花似游女嘉樹儼飛仙沖沼望中抱雲霞掌上旋朋儔四五輩撙酒共流連

壽戴母太孺人七袠敘

鄞邑戴太學元衡博雅醇謹士也今年春同其友舒生德先過予里而鼓篋焉予因得識其人進與譚山川風俗人倫之秀及其祖先起家之所自能殷殷爲予縷陳之暨冬將歸啓行乃介幣九頓而請曰某生多羸疾且老母春秋七十高矣恐不能載遠遊今幸從明公渥聆緒風之餘願徼一言以歸爲母壽予寔衰老疎筆硯謹以無文辭且謂元衡故鄞之名族太夫人儼然

以白髮戴首勝而坐華楪列子姓脩無筭爵元衡第飾珠翠貝玉綵繡衣襦以爲壽已矣又安所事予言元衡蹙爾避席起曰予母年自艾以上子姓率羅拜謀稱觴而母卒堅拒不樂謂未亡人即老壽且健七箸日懷伊戚何歡懌之敢謀晏然其考鍾于堂乎距今年七袠予兄弟毎恨無以起母歡得稍稍起爲壽而明公倘賜之謦欬以歸將和絲竹奏賓筵與諸子遞酳爵以修老母且稱不朽拜賜何觴之能辭於是予聞

而歎曰賢哉戴母也自予夙從元衡詢其祖先所起家則必諄諄陳其母吳所以內外佐處士桂亭公之德謂母方笄年字桂亭公而公故側室子母則奉兩姑無間言嫡祖母汪寔愛少女甚而母盡解奩中簪珥以佐嫁姑桂亭公中年遘危疾不樂門生人產而母日爲外持門戶內調湯藥廢寢食進侍至以身禱願延公算者兩年如一日譊此母內德之貞懿已非笄黛中所能更僕見也而人更有不可及者先是桂亭公

黙千秋碣母謂此碣可灌田三百餘頃沾濡匪細起而昕夕佐之拮据則至今賴之公又以千金裝授人賈江淮間無何橐貲盡沒人咸以此弔公母則忻然爲置不問此其才旨雅量直能左右桂亭公以成市義嗟乎吾聞郭俗素左儒右賈否則擁錢刀以嗜詫豪舉鮮能標譽於鄉曲況閫內之德能走四方而盈子大夫之謌者乎今予觀元衡兄弟賈成賈服儒成儒服駸駸日恢素封而比縣簿之家太夫人顧而樂之彌

壽且彊歲時伏臘孫子旖旎躋日醑酒考鐘以享有遐齡誰曰不可況今值母懸帨之辰郎予言無能重母母寧能辭舉觴乎元衡第歸爲予謝太夫人曰夫人壽則旦暮猶大椿也不自壽則天地猶爝火也母氏聖善茲亦享有耆年以覲子若孫之祈祈而昌誼非天之福祉歟哉詩有云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母惟壽不自壽吾知天之所錫戴氏福與年者俱未艾也元衡識之歸以此言廣太夫人而脩無算爵

耄年録卷之三目録

送沈華嵩令竹溪二首

故人馮心穀以醫名武林者近聞董甥膳
部病拏舟過草堂而甥沒已四日矣賦
詩謝之

賢節母哀辭

哀籲天　哀嚙指

哀燔廬　哀攜孤

哀授經

郡司理武林謝公考最序

丁進士夜深過草堂予以衰颯支頤而臥
賦贈一首

靈峯寺慧上人過訪山中賦贈

洞庭張叔順過草堂識喜

張叔順邇翁芝山於予把袂交已四十年
矣近以足跛稍稍疎曠然聞宋晴齋故
有跛足而千里拄杖以過洛陽看花者
賦詩寄之

再寄方研山

簡迎陳康衢

乙未冬至題咏二首

丹徒麗令君傳示竊附名宦祠併及縣學
諸生所上呈詞三復之令人累欷低回
不已也於是口占二首謝之

爲醒神翁題詩寄冲慈寺碧輝上人

光祿姪一相復初名賦詩一首

枕上自咏

簡曹丈懷靜

仲兒於爱日園中壘土爲山予適有太湖
石百餘峯令其聳而甃之賦詩二首

不寐

同醒神翁過顧警章侍御園林醉後賦此
三首

潘錢二生入學後過訪山齋賦贈

故施太守之孫補博士弟子員賦詩賀之

哭孫甥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潯陽董公行狀
劉進士台衡諸公兒輩方共夜宴使爾別
去千以衰年不及送賦詩寄之
壽林學諭巖泉八十
施華峯進士乞病來歸將以訪道入山也
賦詩寄之
贈丹徒周文學
酬陶原白博士寄書

冰凍
同醒神翁陳康衢吳養貞楊秋野趙華陽
飲中天閣併攜歌妓席間賦此
枕上詠
閒中偶詠
爲張文娟題贈客遊嚴慕溪
寄施弁巘少府
同醒神翁園中作
丙申元旦作

元旦偶題
邸報傳施弁巘擢武選員外已而查報詐也
詩勸醒神翁還故鄉明年再出
醒神翁以正月十二日過錢塘賦詩留過
元宵
冰雪載塗賦詩留醒神翁二首
醒神翁過靈峯寺題寄慧上人
十三日懷醒神翁二首
二十一日賦寄醒神翁

星者吳君自京來歸口頌　今天子康寧
聖　皇儲聰慧甚喜兒聞兒曹憐我衰
邁兩從西臺及南省上書乞疾侍養茲
皆臣子至情所共謳吟而不能已者予
爲賦七言及五言二章以紀其事
星者又傳賀道星苑印山朱午臺董寄聲
賦詩謝之
簡沈觀頤中丞
觀頤公過草堂再贈二首

卷三終

耆年錄卷之三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送沈崋蒿令竹溪二首

聞道仙郎令竹溪分符佩印厲荊西朱絃白雪抱琴曲碧水丹山送馬蹄到日頌聲隨地徧行看薦剡自天題鬚翁衰颯未塡壑願覲移官遥共攜

借問官程路幾千一琴一鶴傍江天孤城道路山間入百里鶯花堂上懸露冕圖書耽歲月紫芝眉宇儼神仙訟庭日暇多芳草無忘春風寄老年

故人馮心穀以醫名武林者近聞董甥膌部病挐舟過草堂而甥沒已四日矣賦詩謝之

曾聞扁鵲起尸蹷無耐董甥已蓋棺野老却憐已衰颯故人能得幾廻看花深願訪千年藥歲晩難逢九轉丹此日挐舟過江上舉衣縮帶强

爲歎

賢節毋哀辭

間按彤管所載古烈婦之以身殉夫者固難而其殉夫也又爲他所刼奪煢煢然攜襁褓兒及其遺腹於以賸養姑而捐其姑者爲尤難予讀固陵賢節錄督學使蘇公濬從而叢之轉直指傅公好禮業巳聞之〻　今天子而旌其廬矣又繼之以周公弘論及金公學曾並傳其遺事銘其墓而族子來公三聘又從而序之賢節毋之烈與其嘉言善行抑可與日月俱遠矣而來生行德數請不置予特累欲低徊不自已廼按録所條次毋之本末爲五哀詞蓋以寫孝子順孫者之痛云耳一曰哀籲天二曰哀齒指三曰哀燔廬四曰哀攜孤五曰哀授經嗟乎予强爲之臨楮濡毫而不能不潸然涕洟者巳

嗚呼籲天以哀兮孀婦之天早巳亡生且共衾沒同穴兮能不剸腎而裂腸願爲捐身赴黃壤象緯獨覗夜未央牛女雙星涕淚滂

右哀籲天一

嗚呼齒指以哀兮宗屬鄰嫗故爲挑孀婦引刀自斷兮血指淋漓獨悲號嫗且驚怖　慙謝魍魅魍魎泣避逃錢塘江水咽不潮

右哀齒指二

嗚呼燔廬以哀兮宗胡梟猊兇且横火燄攸灼敘弗絕兮榱題檻楯其崩傾婦托一椽聊自營棲烏失林悲且鳴日夕煢煢涕垂膺

右哀燔廬三

嗚呼攜孤以哀兮夢且欲攜雙豎兒門有池塘一匯兮中流潺湲溺可期毋氏驚惶悲涕洟搶地呼天血濺衣閉戶欲經難自支

右哀攜孤四

嗚呼授經以哀兮兒讀父書堪自憐中宵紡績分燈兮僶俛勤劬不忍眠仲兒五綸質稍顓負耒耜兮令服田諸孫魁壘並珊然

右哀授經五

郡司理武林謝公考最序

閩州謝武林公繇萬曆壬辰進士出爲予郡司理也按節使所書治行之最聞於　天子者屢矣乙未冬十一月按三載考績故事諸令君吳公某徐公某輩屬予爲文次其事予以褒遷閉闊久矣竊聞公之赴考功氏迺爲之拜手稽首而颺言曰今之侍御史奉　天子璽書出按州郡卽漢所遣直指使而衣繡衣持虎符發兵興擊謂之天子耳目之臣也而今之郡司理往往乘軺擁傳採風按獄於其所次州郡大較

卽直指者耳目之佐也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茲其旨固深且遠而予間嘗讀郅都甯成以下列傳其所稱或爲蒼鷹或爲乳虎而天下之消耗也不減洪水矣一二年來湖之巨猾誤聞上之人喜且見之眉睫於是共爲煽引告訐而郡之封以內不勝鼎沸冠裳家不寒而栗者什之九當是時間諸有司或亦稍稍浮湛酷烈爲聲甚且縣之豪白日嘯聚不及按法而縄且熏之灼之以置諸理嗟乎

閭里間抑洶洶矣獨郡司理謝公以紫芝見眉宇以氷壺持風素以經術飾吏治其所持細大之獄虛堂懸鏡必以哀矜二字爲案不以隨聲上下以相鞭笞於是民亦稍稍相與便安而萬戶之間如挾纊矣嗟乎倘及考功氏採風而獻之　天子然則嚮所怒譴下　明詔覃德音併逮繫故所衣繡衣持繡斧而横擊州郡者能不爲之欣然改情解頤於以賜之　璽書召之入叅大政秉國鈞也乎然則公之勳名當與霄

壤並峙而日月俱遠也已

丁進士夜深過草堂予以衰颯支頤而臥賦贈一首

忽報仙人丁令威夜深鼓枻過江扉却憐野老臥塵榻悵望客星颺羽衣碧落明河花外隔紫芝瑤草望中依支頤枕上題詩寄眉睫蕭騷魂欲飛

靈峯寺慧上人過訪山中賦贈

靈峯寺裏一僧過共道前身是達磨口唸南無

超法藏手提如意散煩痾慈雲慧日人天外覺
草曇花泉石阿野老閉關禪寂久不妨隨地習
頭陀

洞庭張叔順過草堂識喜

閉關長日臥斜陽忽報故人過草堂白髮冠棠
遮倒屣紫芝眉宇共稱觴商山綺季煙霞寂江
夏黃生劒珮光願爾高標似秋鴈一年一度一
來翔

張叔順迺翁芝之山於予把袂交已四十年

矣近以足跛稍稍疎曠然聞宋時齊故有
跛足而千里拄拐以過洛陽看花者賦詩
寄之

經時不睹芝之山拐曾否看花過洛陽兒我衰年
長日臥憐君曠問九廻腸洞庭山畔煙波迥銷
夏灣前蘿帶凉安得挐舟鼓枻過褰衣把袂共
徜徉

再寄方研山

寄語東鄰方研老緣何杖履不相逢龐眉白髮
看花伴竹塵黃冠何處蹤百里星河多澹宿玉
湖山水自丰茸虎溪三笑古來事我輩何當縮
帶從

簡迎陳康衢

故人久不見想只臥柴爐眉宇紫芝隔音書向
鴈疎何當共樽酒無酒命巾車明月如垂盼旅
光照我廬

乙未冬至題咏二首

八十四翁年已頹又逢冬至一陽回紫芝裒露

傳仙籟青鳥銜書獻壽杯竹塵籜冠恣山澤鹿
裘鳩杖傲蓬萊浮生到此即丹訣何羨飛仙驂
上台

一劒一瓢一鷃冠名花入手向誰看此身之外
不須問萬事已忘聊自歡愛日園中攜酒伴留
雲閣裏築騷壇何須綺季浮丘伯箇是神仙九
轉丹

丹徒龐令君傳示縣附名宦祠併及縣學
諸生所上呈詞三復之令人累欷低回不

已也於是口古二首謝之
五十年前佩印過江南赤地絶無禾請蠲蠘折
秸据甚散賑招商憔悴多傳檄江淮報寢食飛
章撫按滂滂沱小臣奉職慙無補敢望吏民尸
祝何
伊誰珥筆勒詞草寫我當年鞅掌情讀罷欷歔
忽持咽令人感歎欲忘生民多菜色幾流涕野
少突煙類刺膺挾纊烹鮮慙不稱何當令譜載
賢聲

附錄丹徒縣儒學廪增附生員陳琦歐陽勝隊所學等原詞呈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事伏以崇德報功朝廷之盛典感恩懷惠閭里之真心惟善政在人而不忘故公論愈久而益定切有嘉靖二十二年間丹徒縣知縣茅坤才猷通心性儒隆公明治一方欽仰神君愷悌臨民百里伏依慈父愛撫到任之日適當大旱之年外偶歲飢內憂民瘼滿除開糶關商之禁條陳議讖折之規徵發交驛而行部院覆允而下適北地徐會之商而民有移粟之利請南京二倉之米而復無騰湧之虞徵本色於沙鄉上不虧乎國課分析銀於山籍下實體乎民情計口而糧惠施於鰥寡孤獨按戶而賑跡遍於阡陌閭閻致性怖之客撫衛存不廢乎寒暑抱怔忡之表計實尚閭閻乎飢昏除事若疫長議之開倉辭衛如富青州之全活此其首政之善核實於畝者荒政碑者也像如明不情乎趙伏發好[illegible]刑而[illegible]而教化處必周乎窮簷蔀屋以[illegible]字而徵科葵孝廉之崇操恤俸貲以賑唐郎中且爲之置贍田而衣巾其子懲遁負之大奸申憲臺以治徐府詳乃追其罪[illegible]果而實賑[illegible]倉以安靜而受養斯民展禮江城卓茂以優禮而課試多士誠哉京輔文翁榮停御史之勸分而設劍肉醫瘡之喻爲茲感鳳祥鸞請罷直指之判猶而陳積毀銷骨之談黜彼蒼鷹乳虎迹其自始至終無一日不爲民憂詳其立心行已無一事不可天知迄今垂五十年白髮之老感往事而興思黃口之童因所聞而仰德雖詩稱愷悌何以加焉即史載循良莫之過也伏乞准呈轉申祠入名宦庶報功之典不虛而下民之心未慰矣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為醒神翁題詩寄增慈寺碧輝上人

碧輝上人幾許年披緇削髮習金仙妙通玄術
圖澄解大乘阿毗羅什詮億萬恒沙祇樹嶺三
千世界散花天醒翁邀我題詩寄何日南屏結
勝緣

光祿姪一相復初名賦詩一首 有引

予伯兄長兒名翁繼仲兒名翁緒而予兒名
翁積於唐司諫之銘南溪府君墓也業已誌
之矣已而翁繼翁積相繼沒而予兄輙以仲
兒爲一相頂者相兒繇光祿署丞歸輙以官
倦仍復初名也故爲題寄

光祿拋簪併解綬忽聞投紱復初名不將劒珮

沾朝寵秪以詩歌寄宦情竹塵摔冠聊玩世鴈池鹿苑暫逃榮百年弓冶倘無墜何必捫貂列上卿

枕上自咏

不堪五夜漏聲沉夢醒黯然燈影侵戶外飛鴻疑薄幕窻前過鴈忽流音支頤默誦秋聲賦抱膝獨爲梁父吟起候曙星三五見披衣拄杖轉花深

簡曹大懷靜

却憐詩骨持水玉久不扶鳩出戶肩抱膝幾廻味梁父支頤長日誦黃庭鄰移責蕨聊充膳手著方書可殺青聞說黔婁午絕炊君今無乃共零丁

仲兒於愛日園中壘土爲山予適有太湖石百餘峯令其輦而甃之賦詩二首

愛日園中築小山却疑壘土滯梯扳何如眘錘芙蓉石稍及峯攢虎豹關未擬星河懸掌上聊攜瓢劒挂林間移書試問向禽輩何似武夷九曲攀

借問武夷九曲重何如甃石走蛟龍幾回幾轉連雲棧半削半飛舞柚峯恍似瑤臺懸日月翻疑金谷繡芙蓉髯翁到此拄筇杖不減仙人蟬翼蹤

不寐

丙夜柝初沉飛霜寒倍侵側身愁不寐支枕思難禁無復挑燈影空聞落木音曙光猶未啓展轉抱孫吟

同醒神翁過顧謦欬侍御園林醉後賦此三首

猶記仙翁題蕪園謾同鼓枻過江村紫芝瑤草花間引翠壁紅泉掌上捫

白髮黃冠興不窮況逢海外醒神翁雙攜寶匣青龍劒共撫朱絃白雪桐乍擬遊仙雲霧窟翻疑招隱薜蘿叢前身借問誰能似角里先生綺

夏公

杜史園林湖下傳半疑金谷半平泉名花嘉樹杭深谷丹室瓊樓迴列仙况復圖書共琴瑟併邀日月俯雲煙到來共洽百壺酒醉後逍遙那問年

潘錢二生入學後過訪山齋賦贈

綰帶美如英翩翩魯兩生紫芝覩眉宇明月照江城此日泮池上笑看鼓篋行願言共努力白屋出公卿

故施太守之孫補博士弟子員賦詩賀之

大守擅苕郡諸孫復睹君傳經上泒祖草賦欲凌雲豹變文多炳鸞翔氣不羣黃金臺百尺異日姓名聞

哭居甥

豈謂居郎弱冠時夫妻一旦遽分離三齡幼女殊孤苦彌月嬰兒誰抱持况我年來已衰颯顱天行且近期願殯車今夜霜前發五內崩摧流涕洟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潯陽董公行狀

嘉靖丁亥予以髫年出試郡縣時唐一菴先生縣建疏削籍聚徒講學山中而公與錢君鎮爲高弟數招予從之遊予輒兄事兩公而進以師事唐先生三人者共爲莫逆交後先舉進士於

天子之庭公且讀中秘書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世宗肅皇帝倚之爲司馬相如直禁廬久之爲他執政所讒搆以歸歸三

十年而沒予所生女娶公之子給諫君先公病亡孫嗣成手次公行略抱而請予狀予三復之欷歔涕洟不自已竊歎所拮次公起家及歷朝本末益字字核情實鏗金石間有予所不能知而抑有所不能言者嗟乎茲固繫公生平無負九原以待來世者已予故特點竄數十百言不復別爲勒草其略曰董氏世居烏程之梅林里相傳里中有異梅扶疎偃覆下可容四十席葉之大如掌宋高宗南渡時聞而奇之以五日傳

譚其下與一時扈從諸臣列宴作歌士又修為
盛事改梅林為上林至今人稱梅林董氏元末
上林罹兵燹而董氏亦逃散四方譜牒流失始
祖有諱辰壽者贅溽溪沈氏因家焉辰壽有賢
行浙行省將薦用之避弗就以行三世稱三老
董公辰壽生子諱鏌有父風號恬靜處士恬靜
生高祖諱庠字文序性好學多綜覽典籍自號
時習齋以見志自辰壽至高祖俱累世積學並
無顯仕者高祖娶于陸生三子長諱環次珮次

珂環即曾大父也字臣儀號翠榆居士翠榆公
少負雋才弱冠補邑博士弟子有聲時督學使
者歐陽公校士至湖閱其文而奇之錄為首又
合一郡七州縣學校之為八學首歐陽益奇之
從此試輒首多士即翠榆公亦沾沾自負不下
人也然以博古不諧時所好累舉竟弗第性絕
篤不與物忤人有犯咸弗校惟喜飲酒酒無論
中聖與否遇輒醉銜杯賦詩意洒然適也於是
里中共稱翠榆公為長者娶張氏為曾大母曾

大母性益端靜雖妯娌及侍婢鮮嘗見其疾言
怒色者里中人兩賢之比於梁孟曾大母凡十
餘孕孕至四五月輒墮每以為憂晚乃生大父
大父方娠時曾大母數整衽愈自珍愛不妄行
及言笑一一如古之胎教者然比生而岐嶷時
曾叔祖珮與珂俱無子珂又蚤卒翠榆公年且
暮僅得大父稍長穎悟絕倫往往占句出驚人
語翠榆公每好為古文詞時有所撰次未竟業
留几上大父私取而續成之翠榆公還見詫曰

何物兒子作許奇事以示知者年十六補郡博
士弟子然力學勤苦以高才生聞里中會令行
縣夜過里中扣門索醯醬弗得怒甚編部署以
糧役時翠榆公貢入太學抑鬱得末疾牀臥者
累歲更鮮他兄弟從任糧役大父乃流涕語翠
榆公願以身往翠榆公曰稚子何當此拮据乎
固止之弗聽出更衣力作晝則司斗斛夜則勤
呫嗶勞瘁囏阻靡不備嘗當是時大父內侍翠
榆公疾與大母顧並隆孝養藥餌廁牏必親歷

久弗懈外以克勤其家而又以其間殫力經生
業名日益起郡守萬公雲鵬者漢所稱名二千
石也一見大父即以天下士許之免其役而折
節焉徐少師文貞公爲浙督學當校士時大父
適病作欲投卷出文貞公取卷閱其䕺數行大
加歎賞令取篋所貯錦衣衣之勉以終卷卒冠
諸士已歷試必列高等與兵部南離錢公外大
父鹿門茅公及太史天泉潘公輩並聲震黌序
間數人者亦相得驩甚也歲丁酉舉鄉薦而翠

楡公故流涕不止蓋感大父之第而因悲已之
不遇以老也病遂篤大父號呼籲天祈以身代
病竟弗起大父哀毁骨立居喪必以禮服闋計
偕衆辛丑進士傳臚前一日以一甲一名報矣
已而復更置第五選入讀中秘書蓋大父嘗爲
弟子時即潛心古六藝非先秦兩漢書不以讀
非魏晉以下及盛唐詩不以咏歌嘗書朔風行
於里中法華寺壁琅琅數百言駿爽雄發胥臺
袁公袠顧而歎異定爲深交袁方以詿誤成潮

中每負氣不可一世獨心折大父稱爲畏友比
入史館益留意逖搜遠覽縉紳中賢豪長者數
傾心下之深相結納爲雅遊也會大母時就養
京邸大父痛翠楡公之沒而弗及鼎養也事曾
大母益孝毋有出歸雖中夜必就問寢食蔬果
可啜者必懷以跪進如是以爲常由編脩滿秩
贈翠楡公如其官而曾大母張得封太孺人焉
歲已酉太孺人卒京邸大父哀痛逾甚扶櫬南
歸舟行遇暴風險且不測大父號哭仰天祝曰

即不孝孤死無恨獨奈先慈骸骨何已而風浪
遂寢息人或以爲誠孝所感云服喪三載臥苫
枕塊不與戶外事起家復除原官甲寅陞右春
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未幾復回坊管事先
是　朝廷制詞多委之兩房　肅皇帝頗厭
之以爲非古者重　王言意乃　諭輔臣俾
精選詞臣隨內閣略如　皇祖解學士輩故
事使之專典文詞其時應選者五人而大父與
焉大父既受　命乃悉法浮夸追典雅不虛美

不隱善一代之制從茲釐正　肅皇中葉躬
修玄默虔事　上帝復　命詞臣入內直凡
一切禱祀慶賀表文悉令代撰　上親爲鑒
定而取舍之大父改翰林院學士以充其選故
事翰院視篆者多兼他官若專名學士者謂之
平頭學士史館中所最重　肅皇於是特命
置三學士葢嚴文裕與李文定暨大父而三人
者並極禮御特　上端居西內念入直勞苦
降　勑賜三臣得乘騎出入　禁中禁中乘

騎古未嘗有也先是大父娶韶林顧氏爲大母
寔生先給諫道醇不幸顧大母蚤卒至是默泉
吳公方爲太宰器重大父每歎曰欲擇壻無如
黄學士遂以女歸焉卽吳淑人淑人既歸益柔
順有厚德先給諫早失顧母煢煢哀慕哭泣不
絕口得吳淑人視之不啻已子卽先給諫亦遂
忘其無母也大父性嚴明而吳淑人以寬慈佐
之每有所譴督淑人必從間爲之譬解得釋乃
已於是家內外無不憚大父之嚴而德淑人之

寛且慈大父既得幸　肅皇每進表頌等文
上輒稱善所蒙　賚予最厚亡何轉太常
少卿卽　賜一品服尋又陞禮部右侍郎　賜
飛魚蟒服且　手勑諭云直贊諸臣效誠年
久未有加與何以重　若上事　帝之典
一時　溫綸衆所共羨辛酉吏部以左侍郎員
缺請　上降　旨不必會推竟以大父塡註
部任已又掌詹事府事支從二品俸具辭不允
已又回部管事尋又陞工部尚書仍管左侍郎

事大冢宰坐堂皇未敢有與並者而大父秩司
空位正卿不得與左右侍郎等議久之竟與大
冢宰並坐銓堂亦異數也大父佐銓秉公持正
而尤以忠恕及物鄉邑士人有可引拔者必曲
爲之地其不可者亦亟去之不爲私尤所憫惜
者在歳貢一途蓋感曩者挙掄公以歳貢不及
選而沒大父痛之深每對客曰士屆首受書頭
白博一青氈而又令間關遠道至有貧不能[illegible]
行李者可不爲之所乎於是特建議令貢生就

敎職者就近地者爲例故中外宿儒寒士咸戴
之世稱之曰遠不忘親孝也施不遺賤仁也一
舉而兩善備焉當是時　肅皇眷大父特甚
適輔臣去位意欲遂相大父而會有陰沮之者
於是嚴李兩公俱得先入爲相而以大父爲禮
部尚書大父雖位秩宗而循日直如故一九在
禁十一在部而禮曹百廢釐然並舉　上久
不臨御　郊社　太廟諸祭祀皆遣勳臣代行
大父建議謂天神無兩格之理縱不親行宜特

重其事凡當祭期所司當預奏　上齋戒內
壇一切醮疏暫爲停止庶幾不與祭如不祭之
義　制曰可　上每事注意大父甚嘗一夕
三　勑中使　諭內閣於是忌大父者意益深
伺其短長益力會大父微疾暫告休沐而言者
遂來隙齮齕之又有爲危言以動　天聽者
上意不能無疑而大父遂去位矣大父長
於知人一覩覽所著文輒卜終身嘗充會試同
考者三典北畿鄉試者一武試者一會試主考
考者一凡所薦拔士多俊杰才致位大僚策名
顯庸者不可勝數而其最奇者則壬戌一榜鼎
甲及第三公爲瑤泉申公荆石王公同麓余公
俱先後位台衡而申公王公復相繼柄國崇正
斥邪內寧外順人共謂大父不及以身相
明天子而主所薦賢與漢丙魏等大父爲文根
柢六經博極羣籍且尤槼範史漢浸淫乎韓昌
黎以下嘗充　會典纂修者一修　承天大誌
者一修　永樂大典者一凡所創製簡核明當

爲世宗工焉大父既罷官歸益加意宗黨惠愛
閭里族最微寒多不能自給者乃與先給諫謀
而設義田以贍之爲義宅以居之立義塾以訓
之族人給矣而又念遠邇貧且非支派者奈何
坐視其飢且死於是設義倉一區凡方百里內
民之窮無依者月給米若干歲以爲常死喪者
與歛且葬又計凶歲水旱無以拯也爲之貸米
以修圩岸築隄防而不取其息又爲之作粥糜
以飽餒瘵者施藥餌以救疾疫者野殍道殣則

具樸以收之捐地以瘞之如是者三十年行之
罔間親婭交游中有匱乏者捐貲賑貸不少吝
待以舉火者不啻數什百家一有緩急則又爲
之左提右挈視如已事往往脫人於厄而人莫
知所自性好客喜游宴闢園鑿池蒔花植竹一
遇客至未嘗不設杯斝懸鐘鼓相共娛樂人人
務得其懽連夜達曙不罷居恒恐客不至至又
恒恐其不深醼也家界浙直接壤之境兩地長
吏多出門下及故知然亦未嘗數數干以私惟

地方利病事關大義則慷慨自任正色直言又
大要歸於掩瑕見瑜匿瘢著蟣人有弗及必陰
爲調護有一善則嘖嘖譽之不容口待子孫嚴
而有法每以萬石君爲訓迨先給諫暨不孝嗣
成俱成進士千里遺書勉以立身大誼數千言
娓娓不休歸則環侍拱立不命之去不去雖家
居儼若常朝然大父之爲人也務闊達而不
爲小廉曲謹慕高朗而不爲局促蹐涼其軒舉
若陳孟公其任俠若鄭莊其自奉類郭汾陽用

是論大節者必心服大父尊如蓍蔡而間亦不
免於吹毛洗垢者之口晚歲稍亦厭事頗務習
靜引養生家流與居處不幸先給諫中道摧折
吳淑人哀慘邑邑不樂抱疴卒大父愈不自得
築別業爲禪室塼戶塊處雖至戚暱友亦不與
接會不孝嗣成以狂直得罪削籍歸里吳中二
三黠徒稍起鼠雀之擾訛言當事者與大父有
郤競相煽搆遂成大獄大父居常憤憤曰吾宦
游二十五年家食者三十年亦自謂無大罪過

而奈何遭詬蒙恥至此且吾受　肅皇厚恩
而末路不保是上負　先帝結髮從海內賢
豪長者遊所期待不苟乃皓首自隳何面目復
見天下士是下負知己不孝輩時時慰解之然
終不懌甲午春病幾殆已幸少瘳踰年而忽忽
若有所遺夜卧則怔忡徹曉不寐人見大父之
起居言笑不異平日而不知其胷中之惋恨憤
懣精耗神銷已極矣是秋叔弟嗣服舉於鄉計
偕北上時送至三百里外執手涕淚承聽若不

復再見者然不孝竊巳心疑不越月而病大作不食復不寢呼不孝嗣成至榻前曰吾且死吾柩上毋書吾故官第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不孝涕泣不敢應巳又呼楷筆作偈百餘言俱禪家涅槃之旨有云向人端拱問西天只在白雲箇中去翛然若蟬蛻也者不孝泣曰大人即達生矣奈五六諸孤何太父曰生死猶旦莫也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不孝又泣請答曰小子爾於彝倫求之便是豪傑又呼仲弟

及予母茅宜人而下一一訣之俱係家法範一語不及私又越數日而叔弟南宮之報至亦不作驚喜但云吾可瞑矣遂亟呼正衣冠而逝嗚呼痛哉大父為人脩髯長頷兩目炯炯相者咸云遐福無量及晚歲而神益王拜起矍鑠遇人謙恭雖卑幼不敢怠與客坐談竟日夕不倦揮毫削牘動以數千百言自晨起至丙夜無時不搦管作書者其精力真能數倍壯夫見者無不謂百歲未艾而竟以邑鬱抱恨以沒嗚呼悲哉

抑其後人之不肖無能娛其晚節以貽其天年而至是邪大父諱份字用均以所居潯里故自號潯陽山人元配顧氏煙村顧公女贈淑人繼配吳氏大冢宰默泉吳公女封淑人而特狩公與翠槐公皆以大父位吏部侍郎贈如其官而高祖母陸曾祖母張俱得贈太淑人子一即予父諱道醇南京工科給事中顧出先大父沒娶茅氏即予母副使鹿門茅公女女三長適太學生嚴應紐次適太學生吳承撫俱早沒次適太僕

寺少卿之子徐泰時孫男六人長即不孝嗣成禮部主客司郎中娶徐氏尚寳卿繼齋徐公女次嗣茂邑庠生娶孫氏少宰栢潭孫公女次嗣昭萬曆乙未進士娶李氏溧陽令瞎巖李公女次嗣昕聘潘氏溧陽令見所潘公女次嗣曄聘茅氏即予舅淅川令二岑公女次嗣璋聘沈氏工部郎泰垣沈公女孫女一適少師瑤泉申公子鄉進士用嘉曾孫男一人廷勛未聘曾孫女三長許聘工部郎與參黃公子　次

俱嗣成出次幼未許聘嗣昭出大父生正德庚午年八月廿六日卒萬曆乙未年三月初五日享年八十有六淑人生嘉靖甲午年七月廿七日卒萬曆庚寅年十一月初二日享年五十有七不孝等卜於　年　月　日將開青芝山之舊塋與顧淑人合葬焉予覽嗣成所次行略如此蓋實錄也予不敢別為草謹錄如左以聞當代名公倘及詮次異日可銘之丘墓併編之史以傳來世也已

劉進士台衡諸公兒輩方共夜宴倏爾別去予以衰年不及送賦詩寄之

賓客花間沸似雷兒曹縮帶共傳盃却憐野老蒲團卧忽報雲幢碧落回

壽林學諭嚴泉八十

却笑風流林博士忽逢濟上授書年幾隨探局扶鳩杖復共攜壺漱鹿泉乍嘯乍歌耽日月一瓢一舠狎雲煙獨憐野老堪同調縮帶褰衣訪洞天

施華峯進士乞疾來歸將以訪道入山也賦詩寄之

聞道華峯乞休沐欲求丹訣習長年不將紉珮希朝寵獨傍薜蘿蛻世緣非夢非醒淹日月乍歌乍嘯儼神仙何當共約向禽輩五嶽名山訪道詮

贈丹徒周文學

看君才抱是干將搦管揮毫日月光此日採風過江上手攜縣牒到山堂誌文欲募漢司馬政譽那攀顧建康聞說龐君祀名宦百年俎豆豈能忘

酬陶原白博士寄書

五十年前過潤城紫芝眉宇覩陶生於今白髮黃冠叟無限高山流水情此日中天流雁影遙煩千里寄江聲倘逢教授過湖郡安定先生共令名

氷凍

不堪歲瘻暮氷凍涸層林無耐揮毛穎何當鼓

玉琴鳥棧霜華滑兎抗雪竇深太陽一以照拄杖復狂吟

同醒神翁陳康衢吴養貞楊秋野趙華陽飲中天閣併攜歌妓席間賦此

中天閣上看梅花玉蘂瓊枝颭碧霞雕鶚幽姿簾外入差池疎影水邊斜題詩欲共林和靖倚瑟偏逢張麗華此日風流多逸調何如投轄孟公家

枕上詠

解綬歸田矯若仙竭來四十又三年不將名姓挂朝請幾鄉谿山尋洞天拄杖看花耽日月當杯飲酒傲雲煙等閒無問世間孽獨傍洪厓併偓佺

閒中偶詠

四十年來罷朝請兒曹乞疾侍慈顏羽衣芝蓋幾扶杖黄石赤松共閉關近復穿池引流水又行綸坐構名山渚宫父子堪同調無問明光省班

爲張文娟題贈客遊嚴慕溪

聞說伊人販江海故耽豪俠迴虹霓紫芝眉睫未經覩羅襪波光堪共攜幾鄉紅塵看燕舞數穿繡陌聽鶯啼爲憐野老風流調故請花前珥筆題

寄施弁巘少府

使君出佐二千石殿最屢聞已六年豈謂朝端推轂少却令公議積薪偏淮陽久滯汲長孺吏部誰持流内銓野老嚮明望台鼎大明日月挂中天

同醒神翁園中作

年垂八十鬢毛皤來筭少兮去筭多愛日園中花侑酒留雲閣上嘯還歌援琴調鹿池塘畔捧塵脫巾薜荔阿醉後不知賓共主更邀明月臥松蘿

丙申元旦作

八十五翁迫耄年鶡冠鳩杖儼遊仙却憐鬚白疑飛雪復道耳鳴似沸泉攜酒看花同綺季逢

人呼我是彭錢何當採藥南山畔無復風波世
幻牽

元旦偶題

爆竹聲中臘未除春風早已遍林閭豈憐野老
已衰颯先散陽和慰拮据簾外寒威避原埜花
間淑氣轉琴書兒逢海上仙翁過共卜丹丘傍
敝廬

即報傳施弁巗擢武選員外郎賀已而查報詐也

累年佐郡閩州最此日移官武選郎畫省明光

傳視草玉階仙仗色含香兒闇二子于將氣併
獻中朝鵷鷺行此去自天題漢柱風猷不減老
馮唐

詩勸醒神翁還故鄉明年再出

聞道仙人丁令威千年控鶴復來歸中原山水
行看徧故里兒孫何獨遊萬里星河眉睫挂九
天日月掌中飛大伾山色爭如拭暫爲扶筇躡
翠微

醒神翁以正月十二日過錢塘賦詩留過

元宵

元宵期已近何爲入錢塘玳瑁筵誰賞玻瓈椪
共任星橋青瑣帶火樹紫霞觴兒復歌將舞春
風子夜長

氷雪載塗賦詩留醒神翁二首

氷雪寒猶滯鶯花春未深忽聞宵載鶴倏爾獨
攜琴荏苒風塵色棲遲歲暮音不妨過上巳杖
屨共招尋
杖屨共招尋西湖深復深六橋縮遠近三竺眺

嶇嶔塵裏蘇堤舞水流樂洞音醉歸僧出候不
覺夕陽沉

醒神翁過靈峯寺題寄慧上人

寄語靈峯慧上人仙翁此日過尋春三生香供
懸明鏡七寶莊嚴護法輪功德水前大乘果菩
提樹裏涅槃因却憐野老風塵久願嚮如來脫
化身

十三日懐醒神翁二首

雲帆去越宿想只傍煙波遺跡留丹窨空帷掛

綠蘿人生雖總寄知己恐無他渺渺星河隔仰
看流鴈過
借問伊誰主傳聞張辟彊梵雲挂瓢案僧臘伴
芝房地僻冠裳少林深虎豹藏何當拄節杖巖
壑共徜徉

二十一日賦寄酬神翁

翁過西湖已浹旬簪冠竹塵遠尋春傳燈三竺
習禪誦走馬六橋裊舞塵綠篠紅泉自荏苒丹
崖翠壁共嶙峋卻憐野老已衰颯獨臥滄洲狎

釣緡

星者吳君自京來歸口頌　今天子康
寧暨　皇儲聰慧甚喜兒聞兒曹憐我
衰遲兩從西臺及南省上書乞疾侍養玆
皆臣子至情所共謳吟而不能已者予爲
賦七言及五言二章以紀其事

皇上春秋強盛時青宮毓德紫雲芝大明日月
中天照萬國臣民福履綏野老歡聞共歎舞兒
曹侍養附鴻私共時倘獲采風使雅頌謳歌勒

鼎彝
久不覩君平隔年遊　帝京公卿半識面江海
共知名野老餐霞調兒曹愛日情升沉勿復問
杯酒習長生

星者又傳賀道星范印山朱午臺輩寄聲
賦詩謝之

羣公才譽並翩翩綰珮鳴珂侍禁煙憐我故人
隔千里傳聲流鴈慰衰年種花蒔藥園林畔草
賦銜杯山水前兒復兒曹歸侍養不妨父子共

遊仙

簡沈觀頤中丞

使君杖鉞入閩州日月星河掌上流海島鮫人
久熄燧帳門虎旅並輕裘豈知朝議忽流謗卻
搆元戎還舊遊閒說抽簪遂初服五湖山水卜
丹丘

觀頤公過草堂再贈二首

我已罷官四十年君今辭紱復歸田白雲明月
瓢中貯翠壁紅泉掌上懸一莖芝兮一蒔藥半

逃禪也半遊仙左符金印不須問秖托氏名高士傳

一劒一裘一洞簫佳山水處共逍遙風流已挂列仙傳詩什還投處士瓢白浪紅塵成夢寐黄花緑酒混漁樵前身疑是劉和阮此日相逢不待招

贈姑蘇張少崗

聞君能好客兒復締姻家山水五湖壞絲蘿合蔕花林泉共蕭逸杯酒是生涯此日題詩贈無忘隔歲華

寄崇德令周春臺

使君解額領南畿賦草凌雲瓊樹枝近報剖符宰百里還傳吏業擅當時已看花滿河陽縣復道香飄霄漢陲不久移官歷臺諫行叅大政抗朝儀

簡何東華

使君去縣幾經年蔽芾甘棠人共憐一自移官過南省於今遺愛挂苕川金陵山水鶯花敞華夏車書日月懸退食分曹載春酒燕磯牛首儼遊仙

相者楊少溪過草堂賦贈

我是江湖落魄仙呼牛呼馬復呼顛何當白髮已雙鬓獨許長生可百年世上豈能逢許負人間那得識彭籛相知到此亦難得春酒百壺雙醉眠

相者少溪間有趙立齋請婚之約再答一首

共羨中朝趙相公一琴一鶴舊家風豈期桃李婚姻媾下降江湖落魄翁千載伉聲石守道今朝却過李淳風况聞卜宅錢塘市深愧絲蘿附梓桐

柬見心舅氏博士公

我已罷官四十載揭來長誦五千言休將仕路嶮巇問但以儒生墳典論况復林廬托鄰壤不妨風雨過衡門白頭甥舅世間少願共攜壺併對飧

春寒
入春已半月中夜厲嚴霜豈謂江南勝翻同漠
北荒微游疑指墮鳥宿亦深藏遙憶河隍戍氷
堅難撤防
曾聞桃李冬華異此日芳春氷雪災秪嚮洞房
煨榾柮却憐貂敞臥蒿萊漁緡樵斧頻號凍野
宿客遊數齏哀豈是法家刑罰慎何當採奏九
重臺
寄朱襟江侍御
繡斧巡江上風威日月懸魚龍避驄馬州郡憚
鷹鸇游儌忽飛謗中天遽謫仙　君王倘追悔
不久驛書傳
壽吳節婦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少况復夫從中道亡非獨寒燈
守枕簟還提遺腹歷氷霜茹荼甘苦孤孀處白
髮龐眉匹鴈行猶幸兒曹善文賦他年首擧漢
賢良
趙見台少府過山齋賦贈

春來臥雪似袁安使節獨乘嶙峭寒野老壺漿
迎露冕兒曹畫舸送江干褰衣綰帶依行色吹
竹彈絲共合歡此日題詩寄芳草幾迴翹首望
雲端
春寒偶詠
入春已匝月積雪帶層林詩骨寒疑削花盟凍
不禁袁安聊獨臥叔夜向誰琴竟日少　吟閒
關梁甫吟
壽孫少尹八十
却笑風流孫少尹又逢濟上伏生年不將名姓
挂朝請秪狎煙霞訪洞天鼓枻吹簫苕水畔落
花啼鳥峴山前倘憐野老堪同調無惜攜壺醉
十千
東少府何公
使君佐郡已經年露　春遊儼若仙遠近已無
枹鼓警吏民共擁　時攜琴載鶴採風使罷
柝寢戈游儌船野老衰遲臥巖穴何由獲覩五
雲天

勑封徐孺人墓表

祁門令祝公某者海昌叅政公某司馬公某以來世詩書甲第而以宦遊顯者也令緜萬曆已丑進士綰　天子縣印綬過祁門祁門號巖邑獨以材㨗稱赫然有聲按節使所書其最聞之中朝二十餘上予頗嚮往而未之面也丙申春正月間忽遣二子曰守箴曰守範衰服而過草堂號跣而且貽之以書曰甚矣予之所藉亡妻孺人者之內助而稍稍與祁之吏民相吐哺

也豈謂乙未癸計後攜之從官舍僅六浹旬而病亡其亡也予又適以事入祢而不及面訣也嗟乎予痛諸生時惟讀先世家藏書不治生孺人少而笄且歸事予母太孺人以孝聞下且依之爲家督一切內外錢貨注記豎綺繒米穀之出入輙浮故時什之五卽如鄉黨賓客祭祀蒸嘗以下竝繇孺人日夜洴澼洸以繕不以挂予懷縱予從鄉之豪雋之士遊習誦六籍百家言抑及竊稱高才生衍異科第以至于今也然又

能躬澹泊少以其所從父茶陵公宦邸時歷氷蘗茶陵公故嘗解頤且筴其異時必以氷蘗從若郎也嗟乎予攜之入祁又能移前所從茶陵公者澹泊相砥礪躬爲拮据績紡以給予貧予之官舍若懸磬然而孺人抑未嘗不色喜也祁之賦若訟最黠且繁孺人數雞鳴求衣促予起秉燭治文書間於刑罰細大及按法鋤豪右懾姦宄孺人又未嘗不以古循吏之指相繩切也嗟乎孺人特簪珥環珮間然其以道義相追琢

謂之忠告之友可也豈謂予僅以奏計蒙

天子賜之璽書獲贈予父封母太孺人併孺人如其官孺人年僅四十一而天遽隕折之嗟乎豈老氏所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而蘭蕙輙早凋也乎予攜祁門時所生守仁弟守筌年最少不能不抱痛裂腸以泣而竊聞子大夫善文章其於世之縉紳大夫所請墓碣碑銘不以靳玆令伯子箴仲子範攜孺人之柩以歸卜以其月某日葬之某阡倘及採予所私爲嗚咽紊欷之

旨稍及表之墓原予儒人抑獲附古者彤管所載而日月俱遠也嗟乎予不能辭謹於祁門公所移書而撮其大指衷而表之者如此百世之下其子若孫暨閭里之過謁墓宮當必有潛然出涕而景行無忘者已

壽王文泉少參六十

問君鶴筭幾經秋甲子於今巳一周耻向風塵佩金印獨穿泉壑卜丹丘放歌江上蒹葭水長嘯城南煙雨樓復道移書邀范蠡西施共載儀

仙遊

前身疑是漢王喬鳬舄翩翩雲外飄象簡朱衣等埃壒丹山綠水共逍遙幾逢方朔竊桃過復道安期跨鶴招我亦年來多澹宕何當拄杖湿漁樵

周全吾過訪賦此二首

經年不獲睹眉宇此日花間攬紫芝三畝林廬問友貫千金圖畫橐裝移一瓢一勺風流調半點半癡豪爽姿奇語倪家清閟閣邀君品賞共題詩

予回當年書畫船今朝盪槳過花前商彝周鼎橐中貯趙馬林鷹掌上傳眉挂煙霞聊自愛家無擔石不須憐褰衣長嘯滄洲上疑是江湖落魄仙

送周全吾歸

君過草堂纔信宿又移春色返苕西不堪柳帶河橋絡無奈鶯聲客路迷野老經時漸衰颯覡山何日共招攜到來倘看桃花水須遣東流入練溪

兒邀諸友載酒西湖看桃花

野老閒關臥巳久兒曹邀我看桃花望湖橋畔千章綺放鶴亭前五采霞錦帶蘇堤與岳墓放歌樵斧併漁家紅塵紫陌一瓢貯却笑頹年近俠邪

耄年錄卷之四目錄

大司馬宋桐岡公東征後振旅還朝倣范蠡故事辭官歸湖上歌舞爲歎賦詩奉寄

東姚華麓

湖上偶題

姚華麓攜酒西泠宴集

約華麓秋間再過湖上

別西湖

西湖看花二月初四抵家

壽沈中嵎六十

偶步園林

壽吳養貞七十

壽楊秋野七十

僮約

壽吳楊兩丈八七十文

贈周丹泉善相併冊青

贈溫生

東溫巽橋

贈歸安縣令君恒初吳公考最序

周逸之和陶詩題辭

壽陳太守

謝周丹泉壘山

歸安恒初吳令君舉子之慶

題園中別搆桃源洞

送陳康衢還苕溪併東晏伯子民瞻

午日遣使問候醒神翁併題詩什寄之

何氏園林記題辭

東劉受齋年丈

贈吳令君考滿

賦贈張李二文學

丙申四月廿六夜夢於酒肆鬩逢一麗人題贈之以詩先府君南谿公手覽之而曰豈刺世之以賢哲而擯之下寮耶佳佳

題怡老堂爲王春霖賦

陶見塘公挽詩并序

題碧潭僧

鄒西公挽歌有序

年家潘玄石公子過山齋賦贈

潘進士過山齋以病暑不及陪賦贈

吳興歌題辭

壽周崇德

劉義軒方伯辭官而歸賦詩送之

贈張麗人

黃貞甫過訪山齋賦贈

門弟沈子化以予丙申年且八十五巳
書併函壽枕及蓬萊壺投贈賦詩謝

壽門弟沈禹門七十

丙申逢初度醒神翁過草堂賦謝

東丹徒龐使君

蔣紹泉劉靖宇徐看吾過訪山齋

倭夷之寇朝鮮也　天子命少司馬宋桐
崗公提兵經略振旅還朝予賦鮫人歌

奉申瑤泉相公書

寄趙特峯太守書

朱楳江侍御謫官南海詩以送之

會送潘印川尚書葬薤露歌一首

張鄧西公之葬予以衰遲不及執紼引柩
姑爲七言詩二章以申薤露之情

宗姪孫行吾遊擊邀遊西湖賦詩紀之

贈堪輿者涂印玄

贈賀道星大行

贈鍾西星過訪山齋二首

枕上作

東守道張鳳梧公祖

釋懷賦

題雞冠花

哭錢南離先生

題南園翁詩卷跋

題施南園翁卷

九日賦詩一首

一章以附古者凱歌之末云云

祭演中趙中岳併其子重華文

丙申秋八月八日夜於枕上思明年此夜當赴鄉試矣不能不愁兒輩舉業之地第與否也已而夢賦詩二首豈天假之兆耶抑亦心之思而然耶書以紀之

壽海寧周令君建守

八月十日夜夢南溪府君命挐舟為五湖之遊　丙申八月中秋日　二首

送吳養貞返茗上

閏八月八日偶自詠

寄贈錢南離先生長歌一首

朱少尹奉牒踏災詩以迎之併聞藩司郡縣諸公

徐孺人墓誌銘

閏八月廿五夜枕上自詠二首

贈龔吾山

與翁見海司寇書

九日夢妾輩飾一姬以侍巾櫛行且六日矣適賓客雜沓不及枕簟為歡詰旦過之姬且褰帷泫然涕洟為妒為媚夢醒輒拍掌大笑賦詩紀之

題潘印川公墓宮

賀季太守岱石公　有序

十月偶覽舊所刻白華吟藁中多凌風騷霞之句似非近日衰頹所能者悽然感觸情見乎辭

弔趙學士文敏公

按察司副使陳梅山公文集序

使自見海公所還報似龍鍾不能過西湖矣題詩寄之二首

老年錄卷之四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大司馬宋桐崗公東征後振旅還朝倣范蠡故事辭官歸湖上歌舞為歡賦詩奉寄

提戈十萬赴朝鮮萬里鐃歌奏凱傳金印左貂推上賞錦衣世授賜中天近聞范蠡辭朱紱獨擁西施入畫船不厭故人共萬舞洛神賦草獻花前

東姚華麓

紫芝眉宇久無覩阜蓋逶迤憐未逢予以桃花臥煙水君猶竹拂掛虬松兩山三竺堪同調岳墓蘇堤解共蹤此日題書寄綺季紅泉翠壁漫相從

湖上偶題

兒曹載酒滄洲上孫復攜壺翠壁中幾拉賓朋撰杖屨偏尋山水奏絲桐不將世幻風塵絆秖狎煙花羅帶叢却笑遊人渾不識路傍錯指葛

仙翁

姚華麓攜酒西泠宴集

經年不相見此日共煙波花柳望中綰雲山掌上過褰衣嗟髮白當酒解顏酡却笑歡逢處翻憐惜別多

約華麓秋間再過湖上

借問木蘭舟何時掛席浮盈盈煙水隔淼淼客星愁千里呂安駕五湖范蠡遊知君多澹宕無忘過餘不

別西湖

我來看遍百花春歸向山中伴隱淪芝蓋還憐三竺翠羽衣猶帶六橋塵歌梁舞檻夢中幻柳色鶯聲掌上巡寄語西湖林處士不須放鶴挽遊人

西湖看花二月初四抵家

竹麈簪冠白髮翁鹿裘鶴氅翠微叢三千世界煙花裏百二山河錦繡中此日歸來倚石壑深林蘿薜對春風浮生世幻總雲影一炷名香萬

慮空

壽沈中嵋六十

解綬歸來僅匝年適逢甲子已周天共看絲竹喧歌鑑復道兒孫拜舞筵徙倚園林耽日月徜徉杖履儼神仙倘憐野老堪同調縱飲何妨醉十千

偶步園林

攢石縮飛梁穿池瞰洞房名花紛若就嘉樹儼成行瑩倚孫登嘯林逃阮籍狂最憐三五夜明月在廻塘

壽吳養貞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稀君獨虬龍矯若飛碧浪湖前載酒伴白蘋洲上釣魚磯籜冠竹塵尋丹訣草屩羽衣訪翠微幾向華翁多逸調圍碁賭墅澹忘歸

壽楊秋野七十

有若襁褓併齠齔此日已逢七十年白髮龐眉耽日月丹山綠水儼神仙幾廻賦草凌雲氣復道詩歌擊壤篇兒我園林亙若帶不妨朝夕臥雲煙

僮約

滇中趙中嶽翁之肘青囊而從予遊累十餘年于茲已而其子重華年二十三抱府牒出訪父又無以為舟車費躡草屩由荊襄豫章逾還金陵入三茅峯而未之逢也適異人口告之以而父今棲常州南禪寺忽不見子且疑鬼仙也轉而過南禪寺以蹤父父出遊時其子尚孩提兩

相郤不之識於是其子牽父袂而號寺復出府牒併告之以家所遺姊已他嫁及母氏亦歿本末翁始潸然出涕兩相抱而哭當是時客南禪寺者無不驚且憐茲相嚮酒泣而助哭予所撰趙氏客遊述刻白華樓三編中已而其子重華客死錢塘翁復以旅櫬寄錢塘某寺中予屢題詩併為書促其南歸而翁復欲攜子喪不能也聞滇中故知者某任長蘆鹽運使於是復北走長蘆使且以母憂先行矣探囊無一錢不得已

轉曲阜謁闕里適孔聖公以其解青囊也令望
先師墓宮翁按青囊家言撤去元來所羅建石
坊牌五座併芟薙左右之翳而不中法者孔聖
公大悅賜之衣一襲餞之以金若干兩以歸歸
而至維揚從舟次忽墮水而折其左右脚骨頃
復買舟以丙申春三月九日過予堂予適掃墓
還而翁且蹲而俟河之滸予大驚攝衣令僮奴
輩負之以臥予賓榻間予視其左右膝已枯雖
溺且糞以下不能也而僮奴輩又厭苦之予於

是別召文昌祠守僧某令開菩提心徙其橐裝
客之予約月給食米三斗併錢三百六十文以
助薪水酒食費而予所日宴賓客蔬果魚肉令
僮奴輩日分之再且三也即如寒暑枕簟衾幬
以下當無缺乏嗟乎趙翁從此殆蓋當不復能
南歸也已予特為約示僮奴曰假令趙翁之沒
及予未填溝壑孔子不云乎朋友死無所歸於
我殯予當攜翁殯併啓其子之櫬所旅寄錢塘
者合葬於璉市之西界即故所殯徽之吳吳江
之宋兩公處嗟乎假令予先翁而沒僮奴輩其
請兒輩收葬之如予指蔔無令翁之父子遺骼
暴骨云

壽吳楊兩丈人七十文

吳丈人字民瞻家世君上楊丈人字汝載家世
練溪並繇犇尚書補博士弟子員已而不第並
棄去不治生產然吳好奕數共客兩敵相嚮破
圍列壘陷陣刼地處欣然自適甚且秉燭入丙
夜不輟也楊則以先世文章典籍之遺獨好歌

吟間手風雅離騷經及漢魏以下唐開元大曆
諸什哦味低徊不自已問讀其所著歌吟及編
葺練溪故蹟蓋擘壞白虎通之遺也予以嘉靖
甲寅罷官歸客數過滿座上而兩丈人則其襟
期所最昵而莫逆者或稍稍怪之萬曆乙未兒
縉繇西臺註誤遷南部且憐予之老也上書
乞疾以歸歸而築愛日園穿池結廬列名花藝
嘉樹數招攜遠邇之善奕與詩歌者從予遨以
嬉而兩丈人則又時時過為上客明年丙申兩

丈人竝年七十予同兒縉輩共爲册觴上壽間
爲七言近體詩以貽之已而兩丈人猶以未罄
生平所深遊也竊思昔陶彭澤罷官歸獨與周
續之慧遠輩共棲逸王右軍所當謝太傅著之
爲吏部尚書及侍中不以顧獨共許詢支遁輩
徜徉若耶剡溪之間又如呂安阮籍往往千里
命駕蓋古人之交警之梵音仙籟各有攸適也
予長兩丈人十有五年望氣覘星者妄謂予或
當漱泉枕谷延之百年之外若輩得無裒颯之
憐攜所謂奕與歌吟者褰衣縉帶而唱和無歇

也乎

贈周丹泉時七十七善相

誰謂桃源洞裏仙桃花撲潤引流泉千歲綺繡
望中縮五采珊瑚掌上懸人世已當招隱地姓
名應挂採風編知君肘後多高調許負僧繇共
別傳

贈溫生

坦腹是溫生紫芝居宇情神如對秋水氣似奮
長鯨以我頹齡日還看萬里程漢庭獻賦草爲
搭早題名

東溫巽橋

伊人絕不見想只臥花深我已耄荒久君應雪
鬢侵孫登谷口嘯阮籍丘中琴百歲同流電何
當載鶴尋

贈歸安縣令君恒初吳公考最序

秦罷侯置守來惟兩漢循吏之治爲最盛郡二
千石稱龔黃縣長以下稱卓魯間按其大旨無
他卓犖特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相與吐哺

便安而已若漢武帝時史所書上以英風大略
之君而下以昂飛疾走之吏爲之剔垢盪瑕其
間如張湯趙禹甯成郅都輩君子以爲禍且慘
於洪水也即如我湖郡故所隸諸縣惟歸烏爲
首均之界於弁峯苕溪之間而以佳山水聞其
士風民俗譬則古之齊魯滕薛無相遠者二三
年來獨烏程一二勢家所當按節使稍稍喜事
以招引告訐持赤幟於上而下之有司或從而

檄召與徵書矣時丙申夏四月朔日

周逸之和陶詩題辭

間讀陶淵明所著歸去來兮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棲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欷歔而低徊不自已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雖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劇謀雖無成猶藉眞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

嗟乎淵明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劒術踈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函雄志於戚豎充尺生之無及然則淵明豈肸肸然歌詠泉石沉冥麯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縶而跡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聊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昔人嘗稱東方朔避世金馬門予抑謂陶淵明茹芝黃石叟可也梁昭明太子序其集亦云其意不在酒寄酒爲迹者也蓋知而未盡而蘇文忠公貶南海時間亦嘗和之公故以諫諍抗朝廷豈其放逐以後飲鬱無聊之旨固在茲歟予友人周逸之田野間以歌詠自適者數乎陶氏集抱膝而誦復累欲不自已已而一一和之且按章擷句按句櫛字按字循聲毋迺近於俗所謂無病而呻吟者乎然其旨趣參曠與寄恬遠其殆訪古之山澤而欲遺名身後者已非世所云諵諵淺斛者爲也予故多賞心而題以歸之

壽陳太守

歲星夜半挂中天王母西來青鳥傳復道兒童喧竹馬共稱太守儼神仙五湖日月懸歌檻千里鶯花敞舞筵我已攜青邀曼倩蟠桃早擬獻茗川

謝周丹泉壘山

最愛丹青寫屛障又逢爺錦築山林仙人掌似空中綰織女磯疑沼面沉却笑孫登傳谷嘯翻

憐阮籍據梧琴蔣翁袁颯寂無事長日賓朋拄
杖尋

歸安恒初吳令君舉子之慶

弁山紫氣鬱嶙峋夜半君侯産璧人共羨花間
纖襁褓啼傳天上石麒麟三台垣裏星呈瑞五
色雲中嶽降神此日題詩湯餅會滿城歌舞擁
春塵

題園中別搆桃源洞

武陵聞說有桃源豈謂今攜愛日園㫋靄洞天

藏日月透迤仙掌劈乾坤紅泉翠壁半飛伏琪
草瑤花互吐吞却笑避秦人不到秖應嘯褫與
啼猿

送陳康衢還若溪併柬吳伯子民瞻

陳翁放舸下苕溪一刻一瓢日巳西碧浪湖前
山色綰白蘋洲畔草痕萋鮫人織室情偏近騷
客詞壇興獨題寄語風流吳處士園恭賭墅共
招攜

午日遣使問候雕翀翁併趣詩什寄之

翁過西湖幾許時忽逢午日是佳期仙人獨洽
百壺酒織女中天五色絲復弔湘纍競舟楫還
看蒲扇拂花枝却憐野老興蕭瑟青鳥銜書併
寄詩

何氏園林記題辭

世宗御極時吏部尚書唐文襄公龍文選高公
簡竝好士而何公遷暨不佞坤竝獲推擇爲吏
部郎當是時予兩人方礪名業相推挽未幾執
政怒吏部數忤諷言官搆文襄公暨文選郎削

籍去而予兩人亦竝外補明年執政亦坐事棄
西市而予兩人亦獲還南省何補考功郎予補
精膳郎抑稍稍共以詩書道誼相追琢何且遣
其子長公某暨塤高生某竝從予受六籍百家
言時則次公仁仲猶孩提間然予覰頭角抑及
竊歎其爲何氏千里駒也巳而公循稍稍通顯
累官至南京少司寇而予獨忤他執政繇大名
道兵備副使奪官以歸從此後兩人官轍不相
及聲問不相通久之公與長公相繼沒而仁仲

間於公所讀書處故宵三降之以甘露也而搆之爲園輙按公所自好而種名花藝嘉樹復鑿池甃石欄檻之以臺榭洞房然特城以內也又於城東南復引他流水數里倣仙家島嶼故事別葺爲園題之曰采芳洲月攜縉紳學士騷人墨子客遊共間而客亦徜徉爲歡共賦詩歌若干什甚且不及遊者輙嚮風唱和頃貽所裒而刻之者上下編累二三百篇而予三覆之翩翩乎海內之鳴球大貝什且八九矣嗟乎先公以

勳名道術奮當世而仁仲復繼之以風流文物鏗金石燦琬琰特盛也近且復攜書屬予題其後間按海內之佳山水與園林竝以其人竹帛鼎彝所載相上下峴山則羊公祜匡廬則陶公潛及僧慧遠竹林則劉伶阮籍輩七賢會稽蘭亭則王逸少茅山則陶隱君貞白輞川則王右丞維滁陽則歐陽學士脩西湖放鶴亭則林和靖逋要之或以勳業或以德望或以放達或以蕭逸世之搜覽好奇之士從而歌之甚且勒石誌而銘之故及以之鬪當時而傳後世然則我仁仲之所以繼先公而與三湘七澤相照耀日月俱遠者其在此乎在彼乎抑亦僅以泉石花木與世之所共嘯味而淋漓其間者乎予知仁仲之大雅之標崚風之概當有出於埃壒之外而非特今之淺鮮者爲也予忝通家末故敢以心所嚮往者揭之左云

東劉受齋年丈 或傳受齋頃過錢塘故有此作已而訪之妄也不忍遺故存之

六十年前聽鹿鳴明光晝省復聯名我遭詆訕忽羇旅君獨翱翔位列卿從此東吳與西晉各[illegible]豈知白髮龐眉後載鶴西湖舉

賦贈張李二文學

我慕留侯黃石編揭來又羨李青蓮兩公逸調千年絕此日家風奕世傳肘後劍光凌北斗囊中賦草奏甘泉兒曹脫附驊騮後願嚮雲衢叅着鞭

丙申四月廿六夜夢於酒肆間逢一麗人題贈之以詩先府君南谿公手覽之而曰豈剌世之以賢哲而擯之下寮耶佳佳

誰謂一枝豔飄零過酒家一杯迷下蔡再酌矯朝霞我已心如醉卿今鬢已斜何當掌上舞輕薄萬千花

題怡老堂爲王春霖賦

聞說西鄰怡老堂百花深處醉傳觴幾沾賜自君王寵不覩催租人吏章白髮龐眉攜杖屨冉泉翠壁共徜徉當年無限風流調巠巷喧歌似未忘

陶見塘公挽詩并序

陶見塘公之教我歸安也予適罷官歸共爲綰帶遊閒睹其肘所佩布囊前問之公曰炫固生平所落髮及指甲以父母遺體不忍毀而棄之也已而前扣先公及毋夫人本末公輙泫然欷歔嗚咽不自勝若始喪然予竊慨公之孝思非淺鮮者已而移官東鄉令及徙袁州丞南北數千里聲問不相及頃聞公沒且葬而其甥王廷尉所請李太史公銘其墓謂其居喪也類子羔其治官也不以急大弦而烹小鮮類循吏嗟乎公其古所稱君子哉若人已乎友人周于德公門下高第也近抱廷尉公所爲渭陽永思引過草堂予三復之大較公固孝而廷尉抑嘗德公之教育無異父子間者予悲愴嚮往不自已於是系之以悼亡詩一章聊以附古之薤露歌云

憶昔譚經苕水湄風流文物擅當時宦遊遠道音書曠吏業千年卓魯追海內共推儒行傳楚中應採蓼莪詩揭來太史銘公墓三復令人三涕洟

題碧潭僧

聞說僧家干法開藥通秘幻見如來碧潭豈亦
傳衣鉢却解蕩醫踵上台

鄭西公挽歌有序

嘉靖壬子同公仗劒粤州奉督府檄公勒七
山予勦府江已而獻馘蒙　天子賜璽書
以褒寵之未頃竝坐讒搆謝官來歸公卧蘄
中予卧茗上雖不及時時縮帶遊而音問不
絕也近且公先我沒不勝生離死別之感系

之以七言近體一首聊申薤露之痛云耳
蚤歲移官過粤州提戈振旅掃夷酋凱歌露布
二千馘解紱還山四十秋君共知章東越卧我
邀范蠡五湖遊忽聞跨鶴凌雲去草賦招魂涕
泗流

年家潘玄石公子過山齋賦贈

八十五翁鬢已皤忽逢花外故人過紫芝眉宇
餐霞氣瑤樹冠裳縮帶歌翻憶安仁偏嫵媚却
憐野老獨婆娑年來世講久寥濶此日題詩款
洽多

潘進士過山齋以病暑不及陪賦贈一首

長日閑關僻且癲忽聞有客過江天却憐鑠石
流金候無耐褰衣縮帶前憐我支離白髮叟看
君豪爽玉堂仙何當共醉十千酒拍手狂歌那
問年

吳興歌題辭

温生允文所採湖中風謠而爲之者無論工與
否大較竝倣古者康衢擊壤之遺而發乎情止

乎禮義間或於其俗之所嚮而相與欷歔嗚咽
愴今弔古而成聲者也生從兒輩遊已而刻之
屬予題之首噫周之衰採詩之官不復遣而孟
軻嘗云王者迹熄而詩亡也久矣然則　今
天子明盛脫有採風之使而乘傳以出予固知
湖之吏民當必有攜而聞之者

壽周崇德

忽聞仙令逢初度王母西來獻紫芝碧落望中
颺舄羽笙飛處照花枝滿城竹馬兒童擁百

里壺漿父老隨我獨褰遲逸萬舞却教青鳥寄
題詩

劉義軒方伯辭官而歸賦詩送之

使君治行最朝端忽報移文已挂冠豈以病魔辭印綬都應宦海厭風湍從今選坐神仙調却煉蓮龕子毋丹砥恐　君王亟柄用徵書不日下長安

贈張麗人

共羨嫦娥月裏仙天香國色倚嬋娟却輸白髮龎眉叟猶逐東風學少年

黃貞父過訪山齋賦贈

經時不覩黃江夏此日拏舟過草堂已奏音聲白雪曲還看眉宇紫芝香翩翩躡足中天站矯矯騖毛九月霜幾擬甘泉獻賦草上林羽獵倂長楊

門弟沈子化以予丙申年且八十五巳移書倂函壽枕及蓬萊壺投贈賦詩謝之

八十五翁年巳頹閉門長日臥莓苔巳看繡枕花間賜復道氷壺掌上來總屬仙人跨鶴鹿倂聞漿貯傲蓬萊黃冠白髮拄笻杖安得驂雲賜上台

壽門弟沈禹門七十

憐君少列絳紗幃復道浮生近古稀不及傳經佩　帝紱猶能縮帶扈仙衣峴山亭畔松蘿繞雪浪齋前鳧鴈飛我亦黃冠戴白髮招攜拄杖共漁磯

丙申逢初度醒神翁過草堂賦謝

百七十翁江上來歲星今夜挂層臺何當青鳥銜芝草復道麻姑獻壽杯典劇却疑遊卨石醉醒還擬傲蓬萊相逢須醉十千酒不減飛仙賜上台

東丹徒麗使君

共羨丹徒麗令君却憐舊令倍殷勤當年荒政憩尸素此日勤祠屢牒文單父琴臺應巳沒中牟雉雉若爲聞何當鼓枻過江上縮帶金焦眺海雲

蔣紹泉劉靖宇徐省吾過訪山齋

君輩干將氣不羣清秋江上舥炎氛爲憐白髮龎眉叟共綰芝衣羽蓋雲巳御芰荷香冉冉併躭絲管齒紛紛醉來縱飲十千酒散髮狂歌醒石文

倭夷之寇朝鮮也　天子命少司馬宋桐崗公提兵經略振旅還朝予賦鐃人歌一首以附古者凱歌之末云

天子垂紳二十年鮫人萬里襲朝鮮魚龍窟裏

攙槍沸日月島中烽燧懸國王宮眷竝奔避世子陪臣殍且縶羽書飛奏入燕京籲號請救殊沸泗　天子深憐瀚海波特勑經略使臣過提兵十萬出征勦馬上喧傳奏凱歌平壤城中二千馘碧蹄王京半剿劉倭酋震怖退馬島乞恩請封冀解脫　君王下採樞筦疏却憐鯨鯢竝刀鋸姑聽㷳棚歸故巢上表陳情冀殊遇隨聞宣捷告成功閶闔嵩呼萬舞風司馬揷貂世錦衣將軍佩印登元戎其他斬將搴旗泉虎躍彪昂共伯仲不減竇憲燕然銘不羨介子樓蘭控我今賦獻　大明朝韻入笙歌叶舜韶巳睹彤廷百獸舞還看紫塞五雲飄

祭滇中趙中岳併其子重華文

某年月日滇南趙中岳公暨其子重華合葬練溪之滸而爲文以祭之曰公抱青囊而出遊兮餘三十年于茲其始也遊荆楚而泛洞庭兮其繼也轉會稽而過我苕溪予也促公之南歸兮顧橐裝其無資甞捐金以投之兮將附入滇者

之麾豈謂事數不偶兮不及衆後乘而隨最可痛者公之子重華孝思萬里草屩而來追前數年始得相逢眺陵之坻然且公遺子六齡而出遊兮重華初不識其面與眉巳而出郡牒及背書兮公纔父子相嚮垂涕洟華且侍公而過山齋兮予賦客遊述而促其歸期公獨恥杖頭之無錢兮猶東西其濡遲天之不弔兮華且客亡於錢塘杳不及牽父之裾兮遄還匍匐而還故鄉華之櫬且旋寄兮我幾攜之而共悲傷公又比

走三齊而泰山兮間亦欲訪鹽使者而附棠𣗥使
又奔喪以先去兮公悵悵乎其過孔林之陽行
聖公賜之衣與道里費兮僅及南下乎維揚公
復不幸溺之河兮輒折脚骨以疲且僵猶以江
湖故知之無從兮顧獨挐舟而從予於其堂予
適掃墓來歸忽睹蹲踞而徬徨予屬侍兒扶公
暫息於文昌遍爲尋醫以療兮公卒無救而殞
亡嗟乎悲莫悲兮華之殀殤痛莫痛兮公之再
喪予聊完公衣衾與棺兮偕返華之櫬而合葬

於其旁予也鞠勒僮約兮竊虞予以耄年先亡
兮猶及覆公父子之骸骨兮甃之以槨而中藏
嗚呼公縱不及返之滇南兮聊爲厝屍於一方
予特飭之雞黍兮奠之以酒漿願公父子之遊
魂兮其來格而來嘗

丙申秋八月八日夜於枕上思明年此夜
當赴鄉試矣不能不愁兒輩舉業之堪第
與否也已而夢賦詩二首豈天假之兆邪
抑亦心之思而然邪書以紀之

雙挂芙蓉劒腰間紫氣開中天射星斗萬里央
塵埃宋氏郊祁最蘇家軾轍材行看汝兄弟共
擬掇元魁

豈惟桂枝擢復綴杏花天緯約瓊林宴連翩金
馬仙題詩遊上苑草賦奏甘泉此日燕臺上春
風羨少年

壽海寧周令君建宇

使君白雪奏琴臺方朔蟠桃雲外來青鳥中天
紛萬舞歲星今夜拱三台已聞東海傳芝草却

美南山獻壽杯箇是神仙葉縣令翩翩鳧舃嚮
蓬萊

八月十日夜夢南溪府君命挐舟爲五湖
之遊賦詩紀事

五十年前父早亡夜來猶夢侍芝之房却教羅綺
伴歌艣併拉賔朋前上觴不惜千金攜杖屨願
邀明月共徜徉五湖深處佳山水徧地挐舟樂
詎央

丙申八月中秋日二首

年來共客賞中秋此夕獨支角枕愁煞耐淫霖浹旬日敢望華月挂滄洲隔帷誰指濕雲散侍女喧傳灝氣浮强我披衣起露坐淸光萬里掌中收

霪霖溪漲已平坻忽報雲開露欲垂霄漢一輪疑水殿星河萬里恍瑤池無端夢裏興蕭颯不夜城前光陸離猶道今年復置閏中秋兩度併題詩

送吳養貞返苕上

秋雨浹旬水滿堤延陵季子返苕西闈棊賭墅暫拋却笻杖洞天誰解攜碧浪湖前看鳧浴峴山樹裏聽鶯啼倘憐野老風流調九日黃花共品題

閏八月八日偶自詠

四十年來久罷官不將名姓掛朝端囊中五色神仙草瓢裏連鑪子母丹枕石漱泉聊帶綰吟風嘯月共杯歡何當結束向禽輩五岳名山掌上看

寄贈錢南離先生長歌一首

南離先生八十八龐眉白髮臥丘壑世幻風塵並蛻遺茹芝採蕨躭寂寞翻憶髫年遊學宮邀我師事唐一翁先生已在高弟列詩經校藝開額蒙後道董君迥不羣摛文草賦欲凌雲干將莫耶併太阿三提寶劍截妖氛已而後先舉進士宦塗仕轍互同異董獨翩翩金馬遊受知世宗肅皇帝甘泉侍從並相如蟒衣玉帶直禁廬我輩並繇尚書郎散曹按節特外除未幾稍稍被讒搆相繼拂衣併解綬董繇宗伯列尚書齮齕謠詆起田實罷官還山三十年竹塵簪冠追列仙三人綰帶相翺翔綺季甪里共偓佺董復伯子拜給諫兩孫伯仲紛羔鴈捕貂綰魚聚一門朱衣象笏顯游宦豈謂繡衣直指來招引告訐轟風雷兼之所司復阿附蒼鷹乳虎翩翩高蜚當時別有范司成東西南北似沸鐺范既自盡董亦沒父子祖孫山谷傾嗟乎嗟乎搢紳家裂冠毀冕紛如麻我附先生獨透逝倘佯泉石

鉶煙霞況各有兒乞疾歸連詡膝下髮衣幾
廻逍遙扶杖僂復道匍匐問寢幃嗟乎嗟乎天
地間人生如寄難久扳苕之水兮弁之山仰眺
嶇嶔俯涔溪願附百年駐頹顏白雲兮覆榻綠
蘿兮閉關何當共跨雙黃鵠蓬萊方丈謝塵寰
安期生方朔董羽衣芝蓋相追攀

朱少尹奉牒踏災詩以迎之併聞藩司郡
縣諸公

聞我採風蒼水使不勝飲泣撫瘡痍林廬半縮

魚龍窟原隰翻爲鳫鶩陂野老壺漿迎露冕當
夫鞅掌扈行麾秋來田賦恐無入須疏　君王
詔免追

徐孺人墓誌銘

徐孺人者南京比部員外郎海昌徐秋門公之
女而以娶錢塘王君守謙者也病沒而其子元
壽故嘗共婭舉人一桂爲綰帶交於是抱狀衰
跣號泣於予廬且挾桂請銘其墓予以年衰不
復搦管爲文辭也久矣已而按狀三復之嗚咽
低徊不自已竊悲孺人古彤管所載而世之簪
珥罕睹者孺人之歸守謙也其翁內鄉令天目
公之配郁早亡矣孺人恨不及事郁凡歲時伏
臘未嘗不泫然欷歔太息也繼母吳性稍嚚且
悍天目公宦遊久之間攜橐中裝來歸也吳且
茲以之私其所生女不以瓜分前母者之子若
婦而孺人甘之茲不以挂於眉睫也然左右奴
婢以下數阿附吳母所嚮而以齒頰媒孽其間
久之吳或稍稍心動而多端矣當是時孺人色

將吳母併曲奉其姑煢煢然惟恐讒慝者之從
中起而太夫人何獨慍且欲軒頤前持之孺人輒
泣而跪以私請於何曰非所以安我前母者之
兒若婦也語有之投鼠忌器恐徒傷長孫輩心
曲令廢業耳以故益閟不復發守謙以高才生
困場屋者久之孺人力絲枲脫簪珥以助之出
遊且所生兒元壽元功元禎以下茲肩次鳫行
以詩書翺翔未艾也又躬爲督訓諸兒珊然玉
立矣當是時孺人上以孝舅姑聞而下以能順

若夫慈若幼爲聲閭里間然其私所飲泣帷帳間不令外聞者歷年久不能不浸淫涎羸以病隨沒矣時萬曆丙申八月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六孫四人曰承家曰一家曰克家孫女三人卜以某月某日葬之某阡予嫂徐孺人始由笄年及衰老其所事舅姑操井臼及擕兒輩殆孟德曜謝道韞者之流也乃爲之銘曰

生於海昌嫁於錢塘行誼皎珪璋聲聞鏗琳琅予題其墓百世之下永無忘允兮展也山水之光

閏八月廿五夜枕上自詠二首

臥起褰衣復攬鏡羞將禿頂枉空冠三千世界謝塵鞅四十年來久罷官碧水丹山聊帶綰白雲明月共杯歡呼童煮就南山蕨願約共厓相對餐

忽聞青鳥枝頭語疑報安期海上來龍女鮫人已掃榻白雲明月共銜杯但將丹竈尋仙訣不嚮風塵問刼灰安得肩瓢獨跨鵠逍遙方丈訪蓬萊

贈龔吾山

舊聞龔勝多高調此日疑君是末孫對奕強爲喧白晝銜杯不惜醉黃昏漉巾沆瀣共蕭逸散髮煙霞互吐吞野老却憐已衰颯何當綰帶責丘園

與翁見海司寇書

僕無似獨附公舉于鄉又附舉于南宮其所當官轍不及連轡而馳綰帶而遊而兩人所相襟期殆於古之王陽貢禹輩無以異者今且年垂

八十五矣而公亦八十間顧同輩凋落殆盡所及漱泉枕石茹芝餐蕨者惟吾兩人在也公得無一以喜一以悲者乎要之人生如寄日月如駛我輩惟放歌自廢躑躅徜徉山澤間盈盈一水不勝東望特顓使問候併題七言近體詩一章以申繾綣之情明年春二三月間或當拏舟西湖兒兒輩從西臺謫官後近已稍移南省然亦憐我衰遲乞疾歸侍待盡丘壑當亦扶杖相隨六橋三竺間公倘不我遺萬惟渡江前來共

爲歡遊可也外近刻玉芝山房稾一編併壬辰以來耄年錄一編附上蓋欲公知我日夕嘯咏者固如是耳不盡

司寇挂冠幾許年閉關不復問風煙漱泉枕石多高調佩印揷貂當別傳王右軍歸營弋釣白香山退賦琴蓮看花同伴並凋落我獨隨君儼列仙

奉申瑤泉相公書

僕謭陋無似辱相公鼓枻過之弁之山茗之水

共爲生色者而况愚父子乎竊擬輒尾相公搏風之翮登謝龍門顧年入衰邁不敢輕爲出門戶候冠珮而此心之搖搖如懸旌然殆隨五湖之水而東翔者適堪輿家涂君抱陸平泉宗伯書過草堂其所亟稱相公家先世丘墓天授之祥古所謂牛臥馬嘶不能過之者然聞相公壽藏猶未卜茲特屬不佞爲紹介敬脩奏記仰叩閣人涂故未之深交其所軒頫而剖膝席而譚所當佳山水處于青囊所傳巒頭理氣或稍稍可聽者也如何不能罄所欲言

寄趙特峯太守書

僕不肖附公鹿鳴以來于今已六十年矣已而公乞山掛冠而僕亦位僅中大夫所橫被執政者厚爲讒搆摧翅以歸歸而山水間闗星河阻隔僕於門下士之誼我烏程縣學林君者過獲附一書已而二十年來音問不相通琴書不相適嗟乎嗟乎嘗聞人生百年知己能幾回思曩所附公及台山年兄朝夕省垣共爲縉帶而遊

移文而誦者今且離逖久矣獨聞公既矯健如列仙而僕亦稍稍日躭詩歌文章之僻以躑躅于鷺花泉石之間抑可謂兩難也况聞長公及孫輩所共爲以家學相授受綰魚佩綬以翊戴今 天子者棨棨相望甚矣其世所罕覯也然僕長兒不幸早沒仲兒抑及舉進士爲縣令歷西臺已而謫去近亦還南省然憐僕之年已近耄以此特爲上書乞疾來歸行且遲我之盡而不復他出也三兒四兒以下及諸稱孫輩抑

及讀家所藏書而他日或及附公家乘以傳者
玆於劉生之南也敢且尺牘以申千里芳草之
思不盡

朱襟江侍御謫官南海詩以送之

忽報客星萬里行併聞仙馭五羊城逶迤粵海
鼋鼉棧縹緲羅浮鸞鶴軿宦牒不妨投絕徼徼
書尋擬下承明周南豈得久留滯鳧舄翻飛入
帝庭

會送潘印川尚書葬薤露歌一首

麒麟閣上久題名鳧鴈洲前忽引旌弁岫西摧
悲汝影茗川東逝咽無聲不堪世講芝蘭契復
道姻家骨肉情此日風前歌薤露靡眉白髮涕
霑纓

張鄭西公之葬予以衰遲不及執紼引柩
姑爲七言詩二章以申薤露之情

四十年前共宦遊麾旄杖鉞過炎州君今蛻世
闕坏土投獨招魂賦九秋故屏帳間讀遺草佳
山水處弔藏舟不能執紼會公葬遙嚮西風涕
泗流

聞君家世漢留侯黃石遺書手誦否歷項與劉
已塵土挿貂佩印却浮漚三千世界隔孤劒十
二山河借一杯從此幽明不須問華胥蓬島總
仙遊

宗姪孫行吾遊擊邀遊西湖賦詩紀之

西湖秋色似西施翡翠玻璃射水湄復道將軍
邀伎席絕勝漢苑影娥池丹楓浥露氷壺貯羅
襪凌波舞袖垂寄語孤山林處士何當放鶴客
星陂

贈堪輿者涂印玄

客自凌霄過偏偏氣不羣眉間挂風角掌上書
星文牛臥若爲指馬嘶何處聞無言問郭璞箇
卽是神君

贈賀道星大行

二十年前早識君千將寶劒截妖氛于今纔得
大廷問聿覩中天五色雲金馬碧雞獻賦草緋
衣象簡讀彈文山翁倘未塡溝壑行看明時萬

里動

贈鍾西星過訪山齋二首

使君天上謫仙才忽報挐舟江上來翻憶兒曹附校藝却憐衰颯共銜杯幾看逝邁風塵裏數覩栖遲日月隈共嚮花前須劇飲放歌沉醉卧莓苔

潤州太守幾經年復道下寮槖左遷汲黯獨懷積薪歎楊雄却賦解嘲篇檄書馬上稱中使白首郎垣儼列仙以我衰遲閉丘壑褁衣綃帶共堪憐

枕上作

五夜漏沉夢忽醒支頤嘿坐誦黃庭不將眉睫挂塵霧幾暇窻楞候曙星抛枕欲移卧瓢榻褁衣起嚮草玄亭日高三丈逢人過瞥眼相看無白青

東守道張鳳梧公祖

使君按節已經年羽盖芝幢儼列仙千里驚花紛欲舞五雲日月望中懸却憐巖壑龎眉叟願共兒童竹馬喧雙肘已枯似衰颯不堪扶杖過花前

釋喙賦

髯翁年踰八十獨秘泉石世或喙其不善宦兮數被執政者之推擊然日月已逝兮事皆紀之三黜譬雲影之隨飈而驟兮又奚足爲欣感嗟予解紱還山兮今已四十餘禩無問世幻與風波兮聊閑闗而守寂或爲陶弘景或爲何子晳或爲管幼安或爲張仲蔚或爲劉虯或爲宗測或爲郭瑀或爲索襲十人過之非二仲之抂麋

而逃名即孫登之彈琴而誦易巾車其堂者王逸少與支遁躧履其庭者賀知章與李白天地爲帷幕煙霞爲枕席對明月而嚮洞簫韻淸風而吹鐵篴知之者數呼之爲物外司馬不知者僅稱之爲騷壇詞客醉則以酒而漉巾醒則染翰以戲墨兒仲子棄官而歸來數扶杖而侍側築名園而綰以仙人舞袖峯穿曲池而檻以處士少微室嘉樹成行芳草紛積朝有乳鹿餔夕

獻子鵝汁豆陳海陸錯饈將棗栗賓問鳴鐘鼓併奏琴瑟延賓朋其倘徉共歌舞、翩逸當斯時也龜組非我榮魚袋非我適押北沼之鳧鴈採南山之芝术半褰宕叟帶半習長生術蟠丙夜以達旦今那問東方之日出

題雞冠花

誰謂名花美牡丹揭來原不勝雞冠[illegible]回紅紫叢中傲復道珊瑚掌上摶十月曾為霜氣蹴九秋偏犯露華寒問聞尼父後凋識可嚮玉壺冰裏看

哭錢南離先生

秋來久已賦長歌願約林泉訪薜蘿豈謂弁峯頹遽裂却令茗水咽無波斯文共悼日星隕人士堪憐涕淚沱地下寄言舊朋輩獨憐鳩杖傍巖阿

題南圃翁詩卷跋

萬曆丙申冬九月二十八日姪阜掩其外祖父施南圃翁所遺詩卷過予堂三復之竊感翁嘗從父南村暨西亭兩公典方州持繡斧並顯遊中外翁以名族之子起家累千金其門下非無探丸擊劍與毬塲之客也一切紈綺文繡世所矜金谷高陽池之勝固在掌握間也翁蔑視不以顧獨倣古之卞田居東陵邵平輩從丘壟間揮鋤分畦種蔬蒔藥以自好又從而講兩從父暨湖之善詩者歌且詠之甚矣其澹且遠也及按卷末予抑亦嘗為五言近體一章挂名其間其旨亦大都歎其棲逸不群者間按其年則嘉

靖丙申予第鄉試後之三年也迄今丙申甲子已一周矣嗟乎人生如寄語所謂譬之風燈石火不能不於此而系欷太息也已予姑再為跋之後而以遺之其子若孫云

題施南圃翁卷　時嘉靖丙申年之作、近偶得卷附錄于此

地似南華構人疑中散遊林香占鶴落壇絳辨雲流竹覆淇園夏花飄楚澤秋知君蛻塵外長日任淹留

九日賦詩一首

愛日園中花滿枝姚黃魏紫競手姿九秋霜露氣蕭颯五采珊瑚光陸離宋玉餐英悲草賦陶潜命酒醉題詩不妨劇飲狂濡髮長嘯高歌半點癡

九日夢妾輩飾一姬以侍巾櫛行且六日矣適賓客雜沓不及枕簟爲歡詰旦過之姬且褰帷泫然涕洟爲妬爲媚夢醒輒拍掌大笑賦詩紀之

却笑千金窈窕娘龍綃翡翠豔新粧連宵獨擁芙蓉帳衰老不登玳瑁牀無耐含嬌涕綰帶翻憐巧盼妬專房塌來總屬高唐夢爲雨爲雲枉斷腸

題潘印川公墓宮

天目西來紫氣浮左苕右霅繞雙流塌來雲嶂盤盂曲復道煙花錦繡洲盪日星間劈仙掌佳山水處卜丹丘異時文子文孫繼奕葉相仍拜冕旒

賀季太守岱石公有序

公之出守杭州也三年于茲其所抱仁政拊黎民者稱曰太傅與宋蘇學士輩無以異者予數過西湖獨憐衰颯不能從公遊然於公大雅襟期未嘗不以之心醉而神解也頃聞按即使者其最以聞之　天子特賦七言近體詩以歌之

數過錢塘興不孤蘇堤白井繞西湖近聞太守風流調不減當年翰苑儒千里鷺花戴露冕中天冠蓋貯冰壺行看奏最甘泉殿指日徵書下帝鄉

十月偶覽舊所刻白華吟藁中多淩風驂霞之句似非近日衰頹所能者悽然感賦情見乎辭

手攬當年扣角吟翛翛梵唄泬寥音孫登嘯谷情如訴宋玉悲秋思不禁日月如馳漸衰颯林泉無耐獨浮沉從今稍解浮生竅倒景崚霞誰共尋

弔趙學士文敏公

吳興舊號佳山水學士仙蹤何處求縹緲襟期
紅蓼渚逶迤帶縮白蘋洲絲桐鼓吹雲霞塢圖
畫文章日月流野老無忘挂眉睫九原誰爲起
松楸

按察使司副使陳梅山公文集序

嘉靖戊戌予同莆田陳梅山公舉進士並出自
官允李芳泉先生之門予叨冠本房而以年少
卓犖不羣者屬之公公時年十九　肅皇帝
予之告歸娶于其家已而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尋典試事獲海內名士姚君弘謨孫君應鰲輩
二十二人當是時公顯遊郎署間聲籍甚轉郎
中嘉靖乙卯出公爲浙江按察使司副使適海
寇入訌公攝海道事會監兵使者某公劾奏督
府蔡公以下而同年胡公宗憲繇御史按浙尋
代督府公比抱牒躬擐甲冑爲士卒先隨寇所
犯杭嘉湖蘇松寧紹溫台諸州郡先後斬馘累
三千八百餘級築爲京觀而監兵使之露布以
聞也厭公鼿齬不爲下以故督府暨諸將校並
論功超擢而公僅拜金幣之賞明年監兵使之
還朝也入爲工部尚書輙以京考察罷公嗟乎
中朝士大夫無不太息而衆欷者時公年僅三
十有八公歸而講學授徒未幾寇復南入閩興
化城陷公復倡義兵爲捍禦併疏修攘十六事
其所刻畫大較按宋李忠定公所次兩河諸疏
中名實切利害備緩亟惜也中執樞管者非故
知竟寢不報然士大夫之提枹鼓歷疆場者於
今齒頰不置也公既沒而門弟姚弘謨孫應鰲

輩並繇史官誌且表其墓矣公之子光高才生
萬曆丙申囊公平生所著詩文之什若干卷屬
予序予年八十五以衰颯毀筆研久矣獨痛公
爲同年綰帶交最深間手而讀之竊悲公之詩
多超逸才不暇如唐之大曆貞元諸名家力陶
洗然其氣颯颯乎淩風御雲卽如所上封事殆
多石畫世所罕睹者也予聞漢賈誼年二十二
而所當文帝時遽爲痛哭流涕絳灌嫉之出爲
長沙傅孔融楊脩輩世所庸萬里駿裹材也時

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稍稍起雄心忠其侵軼竝計殺之予嘗覆操所賜楊公彪書及令路粹所糾劾疏千年來讀史者所共爲怒髮而衝冠也然則公所當嚮之監兵使所故抑而譏擠者予焉得不爲之疾心痛骨於以𡨚額論次也乎予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左一以弔公於九原一以媿天下後世之妨賢而蠹國者是爲序

使自見海公所還報似龍鍾不能過西湖矣題詩寄之二首

使者西還前問蹤循牆俯𢂁併扶笻當年物外呼司馬此日巉阿恍卧龍須解熊經絶粉黛還看霞矯亢喬松題詩已就無從寄青鳥銜傳海上峯

鳩杖鶡冠併鹿車請䡄泉石與煙霞朝餐鵝㦬金光草夕拾龍宮玉液花幾拉白雲訪樵斧還邀明月過漁家從今世幻不須問獨嚮禪林轉法華

東醒神翁

冬至日東歸安令吳恒初公

再賻堪輿家涂印玄

壽林新菴九十序

爲陶生壽秀州吳叟六十

復陶生

東歸安令吳恒初公

正月十二日柬潘泰華

壽妾凡沈丈六十

金家四甥孫入學贈詩

客有傳洞庭方研山已病沒予深訝之不以信題二絶

覽徐天目集及李滄溟王鳳洲諸公詩題二絶

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韓敬堂七十序

戲題長短句贈黄麗人

黄麗人冬夜別去再贈

聞趙華陽移居練溪賦贈二首
明故例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丙申除夕自詠
丁酉正月三日東醒神翁邀賞元宵
東德清縣學諭
聞故邑令袁養冲使君訃音挽歌一首
送四兒赴京應試併柬石東泉司馬
賀海寧令君周建宇舉子之慶
再柬醒神翁湖上

丁酉春正月六日祭祠堂文
夜夢入溧陽經過故吏部史公甫宅賦詩紀事
丁酉人日過尋愛日園賦詩二首
讀朱金庭宗伯逍遥樓記寄題一首
讀鄭端簡公遜國題辭
題畫

章丘本末以聞蓋厚誼也題詩謝之
寄石東泉書
夜夢題詩壽張世忠九十已而詢世忠沒且久矣
守道張公祖捧箋入賀　聖壽賦詩送之
吳興陳太守考最歌
祭洪城新阡文
與許敬菴書
與馮具區書

送沈雲菴遊廣陵併轉淮揚五首
茅氏妙喜上柘及洪城三墓宮記
丁酉初度承李崑石贈詩賦酬二首
自壽一首
愛存藁題辭
丁酉中秋對月以兒孫輩於兩京浙省應試感賦一首
兩兒及諸孫各赴京闈及浙省鄉試題詩勉之

九月朔日候南畿捷報賦此
九月朔日開貢兒南畿下第消息因懷紀兒北畿試事
丁酉九月十三日夢中吟併題
夜夢客有攜歌妓而過宴者席間賞賦
送郡太守陳弘宇入覲
送歸烏二令君入覲二首
題縣令吳恒初一帶谿山圖記
東醒神翁
慰旌節婦六十
十月朔醒神翁過草堂詩以歌之
同醒神翁過所舊題愛日園留雲閣再賦
望日枕上懷紀兒輩題詩二首
年老不及掃上栢妙喜之墓
陳康衢過草堂志喜三首
溧陽周濟菴客予甥顧侍御家而予求之面者一日忽挐舟過訪山齋飯後輙辭歸不及欵洽賦詩謝之二首

自詠
壽王圃泉七十
鄞上陸文學過草堂賦贈乃兄司諫公
賀沈玉陽七十
送汪武康入覲
東吳伯子民瞻
十月二十七日再懷紀兒一首
送李心源赴京會試

目錄終

耆年錄卷之五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景年庚老 校

東醒神翁

翁入西湖已匝年肩瓢拄杖訪雲煙孤山賞否調籠鶴三竺有無供社錢秋水芙蓉誰送酒夕陽簫鼓幾攜船我今已掃草堂榻願嚮梅花雙對眠

冬至日東歸安令吳恒初公

湖上頻年似沸鐺令君獨抱紫芝情不隨繡斧蒼鷹悍却拊朱絃白雪聲已沐恩波百里遍兒逢葭管一陽生我今曝背茅簷下願附康衢擊壤氓

再贈堪輿家涂印玄

却徑西江涂印玄肩瓢草屩眺雲煙五行二氣眉間挂六秀三垣掌上懸鬼谷先生聊結社蓬壺深處挾飛仙馬嘶牛臥佳山水指點杖頭作勝傳

壽林新菴九十序

內閣中書林新菴公之年九十也予姪一楨屬公館甥過徵予文稱觴上壽間讀列仙傳偓佺浮丘洪厓安期生衛陳搏白玉蟾以下大較並巖棲餐餌之士而世所指佩印揷貂綰魚袋曳龜組於朝者寥寥也五代末道士證隱不云乎隱亦年九十形氣不衰宋藝祖召見闕庭欲留之建隆觀隱固辭而曰帝都紛華非野人所宜帝復叩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道不過清心鍊氣耳而帝王之道則異於此夫言清心蓋以山澤間所衣者薜蘿所茹者芝术夫言鍊氣蓋即古所稱熊經鳥伸而習吐納者故得屏絕廊廟顯遊者一切紈綺粉黛絲竹歌舞之染而獨泠然於逃虛鑿坏之外而我新菴林公則以善書侍從　世宗肅皇帝予雅覩其珥筆染翰而中外勳戚文武百僚輦金帛以請　勅誥璽書之賜者如市即如宰相貴溪分宜輩亦共藉之為上客殆漢博陸車騎間之杜鄴也當是時

公爲勝流其所於海內外紛華輻湊恐亦不能盡爲謝絶之者而何以獨能蟬蛻霞矯于今九十矣猶今且昂然黄冠竹麈於西湖南北兩峯與孤山三竺之間豈天假之風流澹宕而故能若是邪予竊疑之或言公好丹其所旦暮者黄金白石間逢異人而得攝生之術者最深所以能爾嗟嗟豈其然乎頃者王襄敏公由景泰二年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故甞提兵襲破威寧海斬將褰旗者無筭故於成化弘治間獲封威寧

伯已而棄去入終南及武當諸山年且百七十矣予甞攜之遍尋諸名山公固虬龍也當其氷雪沍寒時衣單繒衣上下坂若飛嗟乎公豈其流而與之共爲翱翔共爲倘徉者乎予間叩之亦矣而不以語特掌上畫一忘字忘之云者得無於證隱所稱清心而鍊氣者相似乎今客淛上願公過叩之當必有兩相證而豁然長嘯者

爲陶生壽秀州吳叟六十

借問丈人幾許年忽傳甲子已週天黄花對客邀詩草青鳥銜芝獻壽筵林下幾攜樵斧伴杖頭數挂社遊錢籜冠竹麈滄浪曲不減蓬萊海上仙

復陶生

却笑陶生豪復癡無端邀我强題詩獨從溪上抱黄犢誰嚮山中寄紫芝明月白雲伴吟嘯琪花瑤草共逶迤從今散髮閑臥無問流鶯啼滿枝

東歸安令吳恒初公

南來苕上兆卿雲復道翩翩吳令君手撫朱絃調律呂曲飛白雪互氤氲陽城不厭催科拙單父何當雉雉羣使者採風奏　天子九重褒錫璽書文

正月十二日東潘泰華

紫芝眉宇久無覿翻厭春來氷雪多隔水幾迴採杖屐閉關獨自狎松蘿石牀角枕邀賓客典冊名香代綺羅復道元宵期已近何當火樹擁笙歌

壽妾兄沈丈六十

借問攜家幾許年忽逢甲子已周天石田茅屋入林曲泉織甑炊依市廛獨羡里胥免騷驛還聞骨肉共團圞何須別習長生訣醉抱白雲花下眠

金家四甥孫入學贈詩

汝輩翩翩四兄弟一朝並列魯諸生須行早奮搏風翮佇看翻飛入　帝京六籍百家窻下讀三墳五典掌中明我今年已漸衰颯專聽中天第一聲

客有傳洞庭方研山已病沒予深訝之不以信題二絶

九十一翁方研山黃冠白髮倂酡顏豈應跨鶴遽仙蛻無復巖阿共閉關

我較山翁少六齡扶筇縮帶斵松苓忽聞蜚語似難信青鳥銜書訪洞庭

覽徐天目集及李滄溟王鳳洲諸公詩題二絶

君輩明光畫省郎互推盧駱與王楊髯翁覽罷發長嘯閒抱白雲臥鹿牀

君輩連翩似禰衡文中繡虎倂飛鯨還看澹泊追風雅自是千秋白雪聲

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韓敬堂老先生七十序

翰林學士者唐宋所稱清華之選非文章道德珪璋瑚璉之士不以與而七十則天子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憲老乞言於其側者然學士之階去宰相特寸大較世之顯遊擅聲者數及鱗次鴈翔以入而至於賀知章之蕭逸白居易之澹宕張方平陳閱道輩之端方樸茂則往往隔絶懸車解紱而退老於巖泉林壑之上無他語所謂枘鑿不相入也迺若我敬堂老先生請告以來累年于茲然猶不聞　今天子徵書之下豈先生中無故知者爲之推轂歟抑或先生於世所矜豔而沉酣者故嘗厭且恥之獨於五湖佳山水間以煙霞泉石自好姑爲之濡遲而

儀然與兒縉迺先生同朱金庭公與試順天時所
覽其文而錄之者今以帷中弟子請予文過爲
稱觴上壽聞養生家竝以清心鍊氣爲功令而
予觀先生之湛深當於古之茹芝餐朮熊經鳥
伸之訣毋相遠已或　天子以中外譽望之
隆而還之　朝按故事賜之几杖者旦且夕也
予於是次第其事而系之以詩歌曰
五湖山水秀可餐玉堂學士請朝端賜之璽書
下金鑾黃冠竹麈共盤桓朝飡紫芝朮夕宴青
琅玕左綰洪厓帶右拍浮丘冠幾扶鳩杖尋巖
壑後着鹿皮放考槃年且七十特逍遙遊戲人
間凌歲寒秪恐　天子蒲輪催不免再入黃
金臺歷宦八座位三台插貂腰玉相徘徊南山
千丈控霄漢北斗七星照塵埃我暫邀之獻壽
杯東方曼倩安期生何當竝轡訪蓬萊

戲題長短句贈黃麗人

伊人渺何許窈窕過花深簫引青鸞曲琴調白
雪音呼梟盧弄樗蒱團棊賭野墅東山裏歌唇舞
柏遊巡况兼圖畫并寫照揮毫染翰雜沓陳
或摹紫芝之聲或摹丹楓林或摹筇杖與角巾或
摹瀑布與釣綸髯翁轉盼殊不暇恍臥湘江巫
峽濱何如石崇金谷麗何如綠珠玉笛鬧何如
瑤英花下卿何如飛燕掌上尋龍綃翡翠共繽
紛金爵釵石榴裙我今攜之霄漢遊影娥池上
謫仙人

黃麗人冬夜別去再贈

誹謂覓笑帶言從雪舸歸人將金谷豔香和綵
雲飛獨影憐歌檻梁塵韻舞衣明年二三月無
忘綃春輝

聞趙華陽移居練溪賦贈二首

聞道華陽近卜居百花深處貯琴書垂簾不厭
客盈座傍市偏躭食有魚况我園林構賭墅堪
君日夕過停車幔亭木榻焚香畔可共攜壺倂
曳裾
君儆市南我市北搴花鬧柳共逶迤翻疑嵇阮
琴和嘯却似米黃畫復詩幾共吹簫倂載鶴還

遨擊筑共彈恭征歌志却賓謝主世上風塵總
不知

明故例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予嘗訪雲巖道經歙之谿南吳氏麗倚車望之輻輳萬家蓋江以南鉅族之最也頃者吳生萬化偕弟萬傑卜以丁酉春正月某日葬故父原泉公於辛田之原挾鄉進士李君爲紹介過草堂跣而號俯抱客所勒傳屬予誌且銘予辭不獲三復之按所傳大較竝托生平所故嘗夢而

驗其本末者也事稍稍屬幻已而再覈之原泉公家世故繇唐侍御少微公以來譜牒流失不可攷曾大父榮寵公大父國容世操奇贏遊江海間獨延明師授公舉子業輒棄去不竟學隨父遍歷句曲雲陽毗陵已而轉予茗然獨多長者行萬化之生也嘗券買一婦乳之稍長且免乳猶不敢辭去從故夫也公輒折券歸之比喪元配里有少年者鬻其貲輒攜妻之質冠洞房者以授之已而公覺復折券却之不以御嗟乎玆二者人情所或難老也其他捨旃飯餓者衣寒者併沒而無歸者殮且殯之事多類此傳或稱其少時嘗有羣偷瞰其室將揭死而丁也公輒提佩劍以抗之羣偷竝股慄解去閒夜行道逢虎公時已酒醉謬疑爲尨也跨之以歸已而醒始覺虎輒逸去又嘗經山麓崕且崩而飛礫若矢之下注也公亦稍稍逶迤避卒無恙嗟乎豈公固多篤行天固陰庇而佑之太史公嘗次貨殖傳稱倚頓而下君子富好行其德若原泉

公彰彰如此非太史公所書而爲之纍欷感慕者歟公以例授儒學訓導郡二千石賓飲於學官者三公竝辭不以赴郡中士夫之賢豪長者抑亦競慕其大雅也數折節相與姻締云公享年六十有二萬化幷傑竝雋材化娶武毅將軍黃公女傑娶京衛經歷程公女男孫家動聘張侍御公女于蟠聘邵都諫公女孫女四所許聘且字抑多名族不以次予爲之銘曰

公之行誼兮昭日星馴虎暴兮辟崕崩維天上

鑒兮護厥靈閟之垂泉兮百世其允寧

丙申除夕自詠

四十年來久罷官竹爲拄杖籜爲冠橐中七尺芙蓉劒肘後一瓢子母丹無問風塵弃世幻秖躭石髓與芝餐却憐耄耋已衰颯聊爲題詩掌上看

丁酉正月三日東醒神翁邀賞元宵

野老衰遲八十六醒翁骯髒倍當年賀蘭血戰翻成夢江海肩瓢儼列仙鳩杖鶡冠躭日月鮫

人龍女伴雲煙元宵解共歌還舞火樹銀花醉綺筵

東德清縣學諭

聞君司教過餘不門下諸生鼓篋遊絳帳絃歌追大雅氷壺韻折貯清秋讐經共道胡安定文學還稱言子游野老閑關臥巳久行看下榻候風猷

聞故邑令袁養冲訃音挽歌一首

抱琴垂綬過苕川適值旱乾水溢年數覩鹿車弃露冕幾調白雪韻朱絃一從內召雲霄隔無復中天日月懸邸報忽傳巳仙逝不勝腸斷涕潸然

送四兒赴京應試併柬石東泉司馬

春來氷雪滿林廬玉樹瓊柢攬使車路轉鳳池遙獻賦名題虎榜早攜書我扶筇杖倚門候汝攙金門待漏初早晚須過石司馬年來世講共躊躇

賀海寧令君周建宇舉子之慶

海上喧傳岳降神令君掌上忽生申啼聲巳叶熊羆兆頭角還看鸑鷟倫單父臺前湯餅宴河陽縣裏紫芝春遙觀賀客十千酒野老題詩第幾巡

再柬醒神翁湖上

客星隔歲入西湖問柳尋花興不孤幾對長風吹鐵篴却邀明月貯氷壺逍遙三竺參禪否遊邐孤山放鶴無此日攜書寄青鳥何當竝轡御仙都

丁酉春正月六日祭祠堂文

竊思我始祖千三府君繇棣溪移竹而過華溪也適飯而椀沉于河輙瀦竹而買田起家焉時當宋末年嘉靖甲午予考南溪府君過謁族長繼之廬而拜禱於千三府君之龕位且曰族未有發科者今仲兒坤年二十三稍善屬文稱高才生今秋倘及掇一第祖之賜也亦所以光我族之門閥也府君方比鄉拜而我祖千三府君像輙從龕中躍出予考併伯祖繼輩大驚考隨

祝曰當爲我祖勒祠堂以合族之諸子孫考於嘉靖庚子之沒也亦面授弟艮令坤勒祠如約數十年來坤罷官後內外多糾纏猶未之及兒縉於萬曆壬午之赴京也輙以科第事禱予考考夜授之夢曰我今當爲汝扣之祖行且以科第顯第須勒族祠如千三府君故時約明年舉順天鄉試又明年舉進士令章丘擢廣東道監察御史已而謫令淅川轉南省又以予坤年且垂八十也乞疾歸侍今已勉建祠若干楹又獲族姪夔皐輩爲助什之三今且竣揭其坊曰華溪茅氏宗祠卜以萬曆二十五年丁酉春正月六日奉神主入祠其在前廳則以予官中憲大夫按例獲比古諸侯而廟饗之五也於以奉我始祖千三府君暨妣南饗而得閒府君暨妣澹菴府君暨妣愛梅府君暨妣南溪府君暨妣竝按昭穆列左右其在後廳則合我千三府君以來所經五代而上諸祧室及其子若孫輩竝按譜所載世次而亦昭穆左右列於兩廡之側又

爲族田三百畝入祠併擇族之賢子姪輩爲族正與副各一人歲取其田之租辦糧外則以歲充元旦及春秋二祭或及稍稍而羨也則按族之子若孫不能食且衣者沒而無以爲殮者併年且壯而無以爲婚者量聽族正與副會族衆而分給之嗟乎予於此抑可報我考南溪公而慰千三府君於九原也已尚饗

紀事

夜夢入溧陽經過故吏部史公甫宅賦詩

五十年前舊識君芝園佳氣共氤氳却憐今日經過處那復當時鴻鴈羣小海豪華看不見仲郎韻折杳無聞聊投詩草秋風裏疑訪蓬萊海上雲

丁酉人日過尋愛日園賦詩二首

人日尋春愛日園曲池流水繞衙門未看桃李眉間笑且狎松蘿掌上捫豈望石家金谷墅却疑秦世武陵源夕陽西下欲攜杖滿路煙霞互吐吞

壑綰丹霞與紫煙林穿飛壑併流泉堪憐白髮黃冠叟翻擁瑤池碧落仙半㸃半癡蕭逸伴非通非隱嘯歌年何當共拉九天

讀朱金庭宗伯逍遙樓記寄題一首

誰將一卷洞天題讀罷令人興不羈紫壑丹霞互吞吐瓊花玉樹共招攜初疑摩詰輞川臥復道石崇金谷棲野老自憐屬耋暮扶筇悵望五湖西

讀鄭端簡公遜國題辭

予伏讀鄭端簡公所次遜國臣記三復之而系欷以言曰我　太祖起淮上以三尺劒取天下驅胡元百年腥羶之俗而撥亂反之正三代以來所未有者也已而末年懿文太子薨獨察燕府英傑倜儻欲立爲太子問之侍臣劉三吾三吾以爲不可且云世授嫡長而孫不然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嗟乎此非通達國體者也周太公捨泰伯仲雍而立王季文王捨伯邑考而

立武王蓋以世承平則傳嫡長世亂則先有功與擇賢當時　高皇帝之聖不知何以故遽爲侍臣所誤已而建文二年靖難兵起復艱難百戰入南京建文遜位以去始及繼統然食祿建文朝諸臣齊黃以下死事者合數百人併其妻子若孫暨姻族其沒且戍不下千萬輩嗟乎茲亦三代以來所未有之慘也嗟乎夏之亡死事不經見武王誅紂義不食周粟採薇而亡者僅夷齊二人而已卽如漢唐宋亦寥寥然不槩

聞者而我　朝靖難諸臣何忠憤慷慨若此嗟乎豈天之所鑒我　高皇帝之豐功盛德於以令其諸臣之仗義奮報至是歟嗟乎予又讀高魏所上　燕邸書抑慷慨激烈當有指天日而裂河山者惜也靖難兵情形已定不能以一椽而支大厦然而死事之條亦三代以來所未有者已而　成祖追悔併惜練子寧以下又謂建文時羣臣封事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及

仁宗即位所諭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所

戮諸死事臣併其家屬發教坊司浣衣局者並宥之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共稱孝孺輩死義而其遺文亦稍稍復出嗟乎非天之日月之蝕而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已乎間讀訓導葉伯臣應詔上萬言書言分封太侈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國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強榦弱枝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蓋懲宋元孤立宗

室不競之弊然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一都城宮室亞天子賜以甲兵衛士之盛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如漢七國晉諸王恃險爭衡擁衆入朝甚且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其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連城數十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何

不撫漢晉事觀之乎漢景帝高帝孫也七國諸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構兵西嚮晉諸王輩武帝親子孫也易世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昔漢賈誼勸文帝早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小易使義國小無邪心使文帝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

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上
大怒逮至瘐死刑部獄中靖難之兵抑亦以建
文繼統齊黃輩數謀剗削宗藩鉗制官屬然後
懷猜積怨而起間按卓敬於二十一年爲給事
中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上曰爾言
是朕慮不及此遂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建文時　燕邸入朝敬復密奏曰　燕王智慮
絶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
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絶禍本萌而未動者

機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機非
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
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
子邪建文君默然事竟寢靖難後繫敬獄或以管
仲魏徵事諷敬不聽已而　文皇謂廣孝向
者奸臣各欲首先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
君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此可當時靖難兵蓋
亦爲齊黃等處分所逼萬不得已者　文皇
他日又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有卓敬㞢乎豈

天以　高帝定天下非　文皇不能繼統
而前則有葉伯臣之疏後則有卓敬之言並寢
格而不行邪間按御史韓郁尹昌隆所疏處分
藩王事剴切特甚惜也建文不之納于於此不
能不絫欷而流涕云

題畫

林抱維舟壑江橫落鴈沙煙波看不盡梵霧帶
漁家

丁酉二月朔日朱海瀛過訪山齋賦此

使君天上謫仙才薄暮拿舟江上來却愧頹年
獨扶杖何當促膝共銜杯眉間紫氣凌南斗肘
後干將矚上台劇飲須忘賓共主無從人世問
塵埃

章丘董令君太初勒縣誌辱縉兒所嘗令
章丘本末以聞蓋厚誼也題詩謝之

誰謂章丘新令君堪憐舊令遠移文條鞭十議
歌還舞牲石一碑過不辜却羨河陽花滿縣偏
看單父雉同聞題詩聊附三齊使他日還瞻[illegible]

里勳

寄石東泉書

不佞衰老惟待盡丘壑而已於世間事一切謝絕獨以按節河朔時所辱明公賜之以髫年文章道誼之交殆骨肉而心昔者閫覩明公樞筦所嚮風裁倜儻籌畫達練當共先臣王公瓊胡公世寧輩相伯仲者寧夏之戢蓋與諸耆舊所處分哈密交州無以異也豈謂東封一節數被內外之睚眦謗訕若讎敵然嗟乎得無傳所謂

辯言亂舊政寵利居成功乎哉間嘗按此事本末細思之關白刼主簒國而內攘三十六島瞰朝鮮之孱弱而襲破之自謂蚩尤之兵也已而

天子憐故屬國且藩翰東徼明公出經略大臣及大將軍提十萬之師復平壤邀馬蹄前後斬馘二千以上殆不世之勳也當是時關白所遣部下將校前不敢進後不能退萬不得已曲爲輸欵請封與貢而明公以倭奴狡詐多端

高皇帝所故嘗閉關以絕之者貢固不可也至於封則亦外憐關白皇怖無以塡服諸島及稱雄琉球暹羅於海上而內憐經略所陳師鞠旅非可遽且久者也且經略抑竊欲於其所請而姑爲息兵以退明公亦萬不得已姑按問牒而羈縻之　君相亦從而合謀之誠至計也然而中朝之士所敷齒頰簧鼓其間僕竊謂彼或瞭遠不見眉睫云耳二三年來胡爲乎使者所函　璽書賜　勑印而關白謁謝表文濡遲不至也甚且航海而仍過釜山退馬島者絡繹

不絕也李宗誠之逃已駭中外而楊方亨之巧訴又若同聲而舛者豈關白所以困朝鮮者猶貫志不忘邪嗟乎非獨他士人之嘵嘵而不佞亦不得不如曾母所於告參之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矣邸報所傳明公已解印待罪而

天子所於諸謗訕者之疏中留不下特按明公所擘畫戰守事宜勅令督撫隄備豈共軸臣深覩中外讒構或屬無當而不得不逡巡邪嗟乎別讀張相公所奏及職方司諸君所議似

亦於中得其要領者不知明公及署樞筦者所究何如耳不佞一則不勝杞人漆室之憂再則於我公不能不共患難而分憂慼故於兒曹之赴試京師也特具奏記如左伏惟垂覽而賜教焉無任瞻切之至

夜夢題詩壽張世忠九十已而詢世忠沒且久矣

髫年綰帶詩書友此日飄飈九十翁谷飲巖棲漢陰叟鹿裘鳩杖夏黃公姓名已掛列仙傳蹤

跡還題白虎通安得餐霞併跨鵠雙遊霄漢與空同

守道張公祖捧箋入賀　聖壽賦詩送之

使君家世曲江傳萬里朝天扈壽筵已抱千秋金鑑錄併裁五色紫芝篇朱旂玉節星河外象簡緋衣日月前　聖主臨軒問民瘼願停採礦兆豐年

吳興陳太守考最歌

吳興太守號名流疑即當年陳太丘紫芝眉宇颸愛日氷壺韻折麥清秋幾廻露冕出行縣千里鶯花敝若卞一琴一鶴相追隨佳山佳水互蔥蒨林中樵斧呼神君江上漁緡歡令聞兒童夾路競攀蓋父老曝背復獻芹一朝考績奏甘泉萬里聲名播九天一歌漢之黃潁川再歌唐之陸象先風流文物擅當時共道羔羊并素絲君王臨軒下明詔賜鏹傳餐出鳳池懸知吏部抱文冊上殿考功品第一不減西京循吏傳疑配古來二千石嗟我吳興諸薦紳願嚮中朝

借寇恂即如晉秩關內侯不妨留護我貧民佩金印坐黃堂倘獲再攀二三載五湖佳氣鍾琳琅異時牲石碑名山千秋尸祝奉蒸嘗

祭洪城新阡文

維萬曆丁酉六月廿五日我侍御君卜葬繼室孺人陶氏暨側室王氏之柩而葬之洪城之原也翁以年且八十六衰颯特甚屬妾婦執壺漿酹之墓次而告之曰嗚呼悲哉孺人之淑且賢也非獨我翁嘉其孝姬貳服其則而內外僮奴

侍婢以下擁戴其慈也方孺人之亡於章丘邸舍而其喪車來歸也其所執紼而悲號涕泣者殆千人夾路也今侍御憐翁之老特上書乞疾歸侍始及卜葬佳山水而併檇王氏附葬焉嗟乎王氏猶及舉一子而孺人所生僅及三女也然獨幸侍御所許聘竝名族縉紳家又聞其人秀且穎他日所讀父書而冠帶於中朝者固可竢也然則我孺人曁王氏抑竝可爲慰於九原也已尚饗

與許敬菴書

昨貢兒今改名國綬者南赴太學應試問爲尺牘上候當奏記室矣不知兒能抱文讎經門下否茲有故友沈青門之孫曰庇臨過金陵求謁公竊思青門故以詩畫負米芾曁徐熙者之埀爲重江海間而其寫花也不以貌而以神往往能使遊蜂飛蝶鼓翅而過焉以此名當時而數及橐裝至千金然不復治生僅以丹青世其子若孫今其孫庇臨似亦能紹箕裘之業而以之衣且食於江海者也頃復珥筆入金陵而以金陵諸公卿間惟公爲東郡之白少傅香山也屬予爲之紹介竊思樞副之門非六郡材官卽虎賁劒客公今門下則又半屬譚經論道綴文之士恐於此輩不暇與之提攜而在彝者或曰公固古所稱吐哺輟洗以待天下之士而於九九不以遺者沈生所挾匪特九九已也况南都多五陵豪俠與三吳繁華公子公倘垂憐或令所由官賜之以緩頰而吹噓焉沈生當不啻明珠

大貝之爲寶於世而所嚮多遠遊也已茲亦公之下士之一籌也萬惟垂憐焉不勝懇切之至

與馮具區書

公按南雍以來其所讎經校藝以引擢天下之士譬則穆風之鮀冰壺之貯令人神解也已兒貢今改名國綬者赴試南雍時僕不肖適抱病不能爲書而繻兒業已仰奏記室矣不知綬兒能抱文讎教否茲且別有故友沈青門者之孫曰庇臨蓋世青門書畫之業而以衣且食於江

湖間者而貴同年約菴僉憲公之族允也顧自
念非客遊金陵無以爲槖裝資而又以公所負
海內泰山北斗之望者非假公之門牆又無以
爲重於世不勝俯匐惶恐屬僕不肖勉修尺牘
以閩語曰片言重尺璧隻使等千金公倘憐僕
生平所共青門者肺腑交又切藝苑儒林之知
倘於都門之五陵豪俠及繁華公子處賜之以
春風之噓拂焉非特僕之銘心約菴之銜感而
青門當亦再造於九原也已不勝瞻切之至

送沈雲菴遊金陵併轉淮揚五首

問君仗劍入皇州百二山河掌上流倘寫金陵
舊風物華胥國裏儼仙遊
到來牛首獻花處復轉燕磯煙水問知爾豪遊
珥筆處風流不減日星攀
南都樞副併司成竝屬名儒與鉅卿門下客遊
盛豪俠碧雞金馬共遊行
南都遊遍轉淮陽不厭千金貯槖裝寄語淮南
二千石可容賓客擁帷牆

三秋白鴈客中隨須弔淮陰漂母祠數出中廚
飯年少後豪風物到今垂

茅氏妙喜上栢及洪城三墓宮記

戈丹山抱堪輿家言名江海間予之元配敕封
姚孺人及妾敕封蕭孺人相繼沒丹山首以妙
喜之地颺言曰後山鸞翔鳳舞至霞霧山忽開
大帳降勢一變爲廉貞火星再變爲玉屏土星
三變爲走馬金星開口結穴周圍竝石而中心
獨五色土且羅城四十里而拱護透迤如棒盤

児朝案竝嚮凌霄獨出水口禽曜羅星鴈列外
阻茲固卿相之地也予偕董給諫過之病其山
太峻且深不欲予卜葬而仲兒獨自喜請葬予
蕭母併其妻敕封孺人蔡已而友人吳悟齋中
丞亦以堪輿家言自喜者過度之亦嘖嘖不置
口然予元配姚孺人猶無以爲葬也諸堪輿家
共稱上栢山諸蜿蜒相嚮其所指特在外而冉
山獨西入直指龍之中藏處廉貞火星作祖穿
心上帳剥換數十里及入首木星獨插雲漢閣

左右之帶綰者且三也其所繞穴處則又蟬翼
而抱前案之相嚮而拜且翔高者若冕旒卑者
若蒲伏然予稍稍喜既葬而武康令王君過亦
嘖嘖稱之於吳悟齋中丞所指妙喜無以異獨
以穴太上法宜似右稍下從亥嚮腦覆處已而
他堪輿家過亦以王武康之言爲最予故於舊
葬姚孺人特偏右丈許及前下二丈許於是復
下穿穴五色之土若錯繡然予遂併卜壽藏共
爲穴當是時戈君亦不能難諸堪輿家而予於

今所持慊者第明堂所當左右水之夾而前出
處法當外抱平衍寬敞而猶未及徙葬也萬曆
丁酉仲兒以繼娶陶及妾王沒且久舊嘗獲洪
城地艮龍入兌而朝丁峯三陽六秀諸水竝相
嚮而帷繞於其側且下沙亦回頭內顧丹山曰
水似彎弓沙如勒馬地之上也兒於是復自卜
壽藏而右輙以陶再下則以王云髯翁坤過度
其地竊歎以爲古者擇不毛之地而葬蓋未聞
以巒頭及後世所續增理氣之說爲論况孔子

之葬母於防不得父叔梁紇所故葬處而殷湯
王天下陵不經見即如季札聘列國也葬其子
於嬴博之間特一中坎而號然則堪輿家言不
必信乎况郭璞氏所著葬經於今堪輿家指之
爲甲令然璞卒爲王敦所害又謂諭葬者法當
土厚水深而朱仲晦宋之明哲大儒也然其所
指譚堪輿處猶齗齗不已故葬其父於歙又葬
其母於閩州嗟乎予於此不能爲之折衷而嚮
往焉而丹山屬予爲文以褒之髯翁於是系之

以言曰予數顧仲兒葬母後既獲舉進士出令
章丘入爲監察御史且他所生諸孫及曾孫以
下五七輩似竝露頭角而異日或可相繼詩書
而冠裳者粲粲乎未艾也豈丹山爲之造邪予
於是書而副之家乘以驗日月之遠云

丁酉初度辱李崑石贈之以詩賦酬二首

借問先生何許人翻疑李白是前身題詩大曆
追高調草賦齊梁軼後塵槖挂干將堪任俠家
無擔石不嫌貧獨憐野老年遲暮併爲傳觴八

百春
八十六翁衰可憐霜鬢白髮半垂肩東方曼倩
蟠桃偓角里先生芝草筵併聞青鳥傳笙吹復
道瑤臺奏管絃縮帶褰衣日已暮猶聞花下酒
如泉

自壽一首

野老垂年八十六日扶鳩杖豁山曲不將世幻
裏風塵獨茹紫芝與蒼玉驪壇詞客共逍遙酒
伴花姬聊躑躅揭來壽算等松喬何須遠觴君
平卜

愛存藁題辭

愛存藁予甥錢侍御承江所錄先大夫桐江公
之詩而刻之者公好吟然數道逸所僅存者若
干什然而當佳山水及共寮友悲歌慷慨往往
相為唱和發乎情止乎禮義於唐大曆以下錢
劉諸君或相頡頏者及覽侍御君所自為跋則
又痛先公之業不能盡存又若感古之蓼莪之
咏而悽愴欷歔不能為情者已故題之曰愛存
嗟乎詩三百篇商周雅頌及二南以下十五國
風固存也即如屈宋九辨諸什寥寥也漢氏僅
得十九首其間羈臣烈士棄婦怨女所為寫其
幽鬱忠憤之懷千年以還未嘗不可想見然則
先公之善詩聲又何必藁之盡存乎哉八十六
翁茅坤覽而讀之於是題一言以弁之首併以
慰侍御君而弔桐江公於九原也

丁酉中秋對月以兒孫輩於兩京浙省應
試感賦一首

縹緲星河不夜城却看文賦共縱橫堪憐孫輩
鳧隨鴈復道兒曹蛟附鯨萬里雲軿花外敞千
將寶劍匣中鳴何當天上驛書報慰我頻年翹
首情

兩兒及諸孫各赴京闈及浙省鄉試題詩
勉之

聞說浙闈已掛榜兩都消息却何如堪憐此日
兒孫輩解讀當年祖父書荀氏八龍敢擬議燕
山五桂共躊躇願言馬上驛書報聊慰髯翁望

倚閭

九月朔日候南鐵捷報賦此

會見兒曹試七篇擬於馬上驛書傳併聞長望獨翹首按日刻期幾着鞭豈是公孫又蹶第都應司馬未逢年今朝已及九秋鴈安得隨風過我前

九月朔日聞貢兒南鐵下第消息因廣紀兒北鐵試事

翩翩兒輩雙龍劒一抱千將一太阿解道開南已留滯豈堪薊北復蹉跎黃金臺畔風塵騎玉波池前鴻鴈波聞說　君王愛年少何當紫陌擁鳴珂

丁酉九月十三日夢中吟併題

島夷飛艦犯波濤半擬符堅半擬操總屬么麽知碎易爰封京觀却飄颻風聲鶴唳秦應躓馬鑿煙烋魏欲逃願請驛書諭彼醜毋令狂勃併咆哮復題之曰常聞天道禍淫後擧者勝又曰兵義者昌兵暴者亡然則關白曩年所遣諸戍職朝鮮之弱而提兵以襲之也其於平壤之戰固已梟其旗斬其將天已厭之矣已而詐請封貢以自媚其間今復以千艘萬衆碎易而前我
聖天子震怒選爪牙之將徵南北之兵又遣督撫諸大臣共爲列壘相嚮嗟乎隋之富强唐太宗之英傑不能爲功於彼而貽之以悔焉况於區區之么麽乎哉秦漢以來窮兵黷武鮮有不敗者也書之於此以後驗云

夜夢客有揣歌妓而過宴者席間賞賦

豈謂笙歌席忽搴翡翠花何須賦纖月疑已醉嬌霞謝傳圍棊墅石崇金谷家年來多逸調澹宕併豪華

送郡太守陳弘宇入覲

千里乘軺謁　聖君中天象魏閃星文緋衣絳節新元會金馬銅龍侍從羣萬國車書竝歌舞五雲日月共氤氳我今染墨題詩送願附彤弓不世勳

送歸烏二令君入覲二首

忽報朝天兩令君鹿車雙綰帝鄉雲頃傳山礦暫停採復道島夷競煽氛選將徵兵疑鼎沸輓漕轉餉似絲紛明春奏最甘泉返野老攜壺雲水漬

車書一統朝元會琴鶴雙清使者軒共羨河陽花滿縣復看單父雉同翻天街日月望中綰帝里星河掌上捫賜錄傳餐擢臺諫緋衣象簡拜台垣

題縣令吳恒初一帶谿山圖記

令君一卷洞天題千里星河掌上攜露晃鬭花眺城郭歙州山水遍茗谿宦遊不減仙遊興吏隱翻疑霧隱齊一鶴一琴共徙倚風流逸調綰天梯

東醒神翁

仙人何處臥莓苔令我栖遲望上台無問當年力戰闘聊將人世幻塵埃乾坤今古瓢中貯日月星河掌上廻安得鸞驂與鶴轡遍尋五嶽併蓬萊

慇施節婦六十

中夜遙瞻婺女星霜威氷操挂門庭兇逢六袠懸弧慶堪載千秋太史銘無復綺羅施粉黛但將鐵石照丹青我今洗墨題詩草留與他年作典刑

十月朔醒神翁過草堂詩以歌之

言別仙翁已二載豈期今夕下瑤臺西湖秋色瓢中貯南極星光掌上廻白髮酡顏同嘯咏羽衣芝蓋共徘徊何當青鳥邀笙吹沉醉花前三百杯

同醒神翁過所舊題愛日園留雲閣再賦

愛日園中幾徙倚留雲閣上共招攜百花似向仙人笑萬竹仍邀羽客栖長嘯不須金谷豔狂歌還擬輞川題相逢無限風流調名與佺倚季齊

望日枕上懷紀兒輩題詩二首

出京已屬三旬半千里星河掌上流想入淮陽遙桂席併從京口可廻舟倚天頻候丹楓夕挂

杖還聽白鴈秋願借朔風催驛路還家早及共
採鈎

千里上書不遇時歸來橐劒獨支頤逢妻毋謂
舌猶在對客還憐趐復垂削髮入山知自好懸
梁刺股不應遲我今年已久衰颯須嚮青雲擢
桂枝

年老不及掃上栢妙亭之墓

八十六翁衰颯久幾廻掃墓聽兒孫當年環珮
知何處此日松楸誰共捫紙對舊絃餅塵榻不
聞嘯颸與啼猿我今涕賦招魂草安得移文到
九原

陳康衢過草堂志喜三首

經時久不見此日過柴桑杖履投衆露圖書對
夕陽竹間聊挂幘花下復傳觴酩酊忽沉醉倫
傷臥鹿牀

搖落丹楓暮栖遲白鴈秋褰衣竝綰帶倚席共
深鈎人似羲皇上林疑鬼谷幽一塵飛不到從
此卜丹丘

不賭希夷久何當菽駹過解衣眺泉石曳履俯
松蘿醉後謔還舞與來狂復歌劃然發長嘯疑
綰白雲多

溧陽周濟菴客予甥顧侍御家而予未之
面者一日忽拏舟過訪山齋飯後輙辭歸
不及款洽賦詩謝之二首

家世年來輦轂下傳經暫過練谿東獨憐白髮
龐眉叟過訪煙花蘿帶叢笠食壺漿下塵榻圍
棊賭墅綰春風何當日暮辭歸去投轄深慚陳
孟公

君豈瀛洲蓬島仙何當天謫過林泉已看博奕
風流調復道詞章騷雅編肘後劒光疑犯斗眉
間俠氣欲沖天髯翁手獻椒花雨無復銜杯醉
十千

自詠

借問髯翁何許人倫倫辟荔女蘿春幾投角里
先生社翻繹雲將處士真紙解花深駝日月不
將世路狎風塵何當削髮入山去獨伴樵歌與

釣緡

壽王圃泉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少君獨行年矯若松幾嚮林間投結社數行田野不扶筇看花飲酒神仙調棊局摶蒱嚴壑蹤二子擔經遊泮水異時還拜璽書封

鄞上陸文學過草堂賦贈乃兄司諫公

聞說雲間起二陸看君疑卽是傳家九天風雨芙蓉劒萬里星河江漢槎肘後精光邀日月眉端紫氣定龍蛇東歸司諫如前問爲報頽年猶俠邪

賀沈玉陽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稀况復官遊天上歸竹塵簪冠謝樞筅丹崖紫壑掛朝衣幾扶鳩杖尋仙訣解道鹿裘遊翠微我亦年來漸衰颯何當紹帶卜漁磯

送汪武康入覲

使君視縣已經年幾拊琴臺白雪絃未及入山候露晃忽聞擁傳會朝天五雲日月望中縮千里星河掌上懸　聖主臨軒問大計遙知殿最奏甘泉

東吳伯子民瞻

不睹當年吳伯子盈盈霜露已經時峴山亭畔獨扶杖雪浪齋中誰茹芝幾嚮黃花勲夜飲數隨白鴈賦秋思何當鼓枻練溪曲紹帶褰衣共論詩

十月二十七日再懷紀兒一首

計日離京浹五旬無端羈旅滯風塵堪憐肘後芙蓉劒翻佩天涯憔悴人

送李心源赴京會試

十月蕭蕭鴻鴈秋忽聞李白上　皇州手持羽獵長楊賦身嚮碧雞金馬遊　天子臨軒覽大對千將脫穎翊宸旒春來沉醉曲江宴五釆宮花插滿頭

老年錄卷之五

耄年錄卷之六目錄

聞金桂峯以京考解官賦詩慰之
王守恒像贊
詩邀陳康衢吳養貞二丈二首
懷醒神翁
遣使問石東泉獄中
聞施弁巖運同以建寧貳守復行左遷賦
寄
處士王夢聯先生贊
詩諭兒孫輩作文

聞東征預擬捷音
送孫為山赴京謁選
唐一菴先生之孫汝學過訪山齋賦贈
再賦詩贈施弁巖鹽運
楊少平予門生汝秉之子也多雋穎資又
能以迹自抗不共閭里浮湛予甚器之
賦贈二首
將入西湖候醒神翁先遣使問湖上花期

耄年錄卷之六

歸安茅　坤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送三姪赴京會試併寄瑞徵姪孫

問君何日抵燕京千里關河馬首迎翩入鳳池
知脫穎身留鴈塔共題名兒聞東徵頻傳燧須
嚮中朝奮請纓寄語阿咸同努力一門累世繼
家聲

夢中賦三山歌

聞說三山鼎相峙瀛洲方丈與蓬萊中有仙人
互來往數騎鶴鹿共徘徊朝拉白雲遊紫壑夕
邀明月影瑤臺何當從此蛻塵世酣飲雲漿結
聖胎

賀施春元

野老移家練溪北盈盈隔水未知君忽傳浙省
中鄉試始解當年善屬文已覩蜚聲鹿鳴宴還
看策仕鴈行羣翩翩附後干將劒異日嫖姚截
世氛

賀胡春元

賓席舊攀胡敬堂喜聞令子姓名揚三千隊裏搏鷹翮九十人中列鴈行不特秋闈鹿鳴宴還看春試馬蹄香揭來共醉瓊林後仍拜明光書省郎

與三姪舉人桂

姪之北上會試業已賦七言近體詩一首併路費金三兩顓使奉上然以姪之行年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之路其於名

理雖或精研而於風調不免沉着嘗聞先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輕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加之以秀逸疎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爲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構過思深構必致重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並聽姪之蹀躞馳驟出經入史古所謂千金之駿絕塵而奔亦無不可者先輩舉業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荊川之精醇典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並所不易得者獨聞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揣之爲舉業訣可謂最便法門近日紀兒寄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諳之當爲舉業中赤幟予獨疑其太情喜之者什之五而驚且辟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紀兒亦請之而曰大較當擬一第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爲覆瓿矣今已垂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僨於首篇加數點後並不及覽何則彼且視之以爲幺

麼不復考睹矣吾姪之才亦已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著便令校文者遊眼縮首千萬放令輕清而加之以秀逸疎爽斯則姪之老馬長塗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褰颯懸懸之望萬惟留神爲

晚步溪上

年來白髮與龐眉樓閣園林綰練溪無謂五湖山水勝聊將一卷洞天題圍棊賭墅鶯花徹吟杖騷壇巖壑迷鐵笛一聲發長嘯歸來忽已夕

陽西

弔白鐵先生詩并跋

白鐵先生節俠流當年吏隱判横州槖裝僅載一猿琴劍薄爲萬里遊斯篆籀文懸石榻商彝周鼎貯丹丘輞川金谷今何在疎雨斜風千古愁

白鐵先生者予湖之潛宿名流也其以貲爲郎而出判横州非其好也未幾輒棄官囊一猿以還其抵家也惟共祝京兆枝山文太史

衡山及五嶽山人黄公省曾輩爲翰墨游予年少先生覧予詩暨文數嘖嘖稱賞之不置輙賜之以忘年締帶交予抑嘗過之先生數出先秦西漢以來金石刻及法書名畫共爲品畫其所最者鐘鼎篆及嵇叔夜手勒山后源絶交書間以覆之梁昭明太子所載特寬數字又如朱紫陽所纂小學原稿予覧之竊謂古所貲天球河圖不過也然先生無子抱仲弟濟寧州公之子以爲子屬予請好於伯兄南寧公南寧公許之今且六十年于兹而予亦衰颯特甚當其嘯咏泉石思欲再覩先生之風流文物而起之九原或當與故學士趙子昂唱和雪浪齋之深而不可得也於是爲七言近體詩一章以弔之嗟乎後必有採風使聞而録之於以系其高山仰止之思於無窮者丁酉十一月朔八十六翁茅坤謹識

十一月朔不得紀兒消息再賦

聞説離京五十日何當猶未到苕川三千世界

馬蹄隔百二山河驛路懸滿眼風霜頻顧望長途氷雪尚流連幾迴夢裏傳消息扶杖邀花過我前

夜夢過訪顧箬谿司寇公公以龎眉白髪手燭出迎而徐天目臥堂後紙帳中聞予聲抑且欣然推枕而起從也共爲論詩予仍贈詩詮次其事

箬翁白髪并龎眉天目起攜杖屣隨恍似虎溪三笑軰却疑鼎峙共襟期褰衣締帶前挈燭促

膝掀髯並論詩夢醒爽然忽自失獨令支枕臥
相思

弔曹丈懷靜二首

聞爾仙遊已浹旬孤山三竺隔風塵堪憐坯土
松楸夜誰伴西湖薜荔春詩社已看半蕭瑟壺
觴何處共逡巡我今已草招魂賦讀嚮西風雪
涕頻

讀嚮西風雪涕頻不勝痛疾併憐貧幾年箕股
臥丘樊長日炊煙絶比鄰已秘黃泉久枯骨選

憐白髮未亡人豈惟野老扶筇哭嘯癡啼後悲
復嗟

候龔毅所方伯公久不見消息賦詩迎賀

西京循吏龔君最留滯周南久不過吳越山靈
迎欲舞東南海若澹無波一琴一鶴單車入舊
京舊民擁傳多安得朔風催驛路使星中夜挂
嶧阿

周中軍近陞昌國都閫詩以賀之

忽聞被命獲專閫不復轅門偪裨分橫槊賦詩
疑犯斗提戈賈勇欲凌雲趨來已拜千人將異
日還占萬里勳海徼鯨鯢絶烽燧捧貂佩印伏
波軍

寄沈太史大參二首

使君擁傳過閩州千里蕭條鴻鴈秋無復移書
邀羽蓋獨憐支枕臥丹丘可看蜃海樓臺幾曾
眺武夷山水不我亦年來甚衰颯何當綰帶共
仙遊

何當綰帶共仙遊迢遞關山不自由幾附朔鴻

躡浮景願邀南斗貯清秋君追萬里張騫使我
滯五湖范蠡舟安得雙騎黃鵠去共尋蓬島與
瀛洲

沈文學過草堂未幾辭去以詩送之二首

看君日昃過柴桑復道中宵一葦航野老頹年
難侍席兒曹促膝共傳觴堪憐陶令閑關寂却
愧陳遵投轄狂綰帶強邀花外劒題詩聊繫槖
中裝

客星向晩薄天飛無復銜杯戀落暉花外獨扶

筇竹杖巖阿寧掛薜蘿衣幾迴縮帶邀銀燭安得擕壺酬翠微猶約兒曹到家日還隨流水過柴扉

祭董潯陽文

嗚呼公以文章侍從日月之際兮殆與漢之司馬遷班固輩相翺翔公之官轍歷翰林以敘遷兮殆與唐之賀知章李白輩相頡頏間按其三十年來所嚮則繇官坊歷學士而以吏部侍郎及大宗伯兮並所謂碧雞金馬之署而非特簿書之行兄　世宗皇帝嘗覽其所著以為相如凌風御雲之氣兮召之內直非公所上不以郊天地獻宗廟而鏗然瑱玖與琳瑯間嘗賜之蟒衣玉帶乘馬禁中矣卒不獲入為宰執兮蓋以田竇為間瞰我公之出沐而從中搆讒兮輒因之削籍還故鄉當是時世共笑朝政之舛兮公竟不及秉鈞軸而棟明堂也及其來歸兮公之子若孫給諫膳部並佐公以義方或開義塾或散義田姻族鄉黨以下翕然金聲共玉鏘予間過之園林賭墅兮共賓朋而徜徉或搆園林或穿池塘庶幾古之平泉韋曲兮抑或鳧次而鴈翔豈謂末路適按節使之招引告訐兮而閭里抑亦秉瑕蹈釁相譸張語所謂鼎沸而獸奔兮一國之人皆若狂要之天道之無常而虧盈兮日月之珥且蝕地道之無常而變盈兮山川之崩且溢竊謂公之豪爽固當覷之如飇之發而雲之駛也胡為乎遽抱恨以沒嗚呼予固摧心而垂涕泉亦疾首而蹙頞所最痛者幼孫進士之旅病兮不及授一官而遽殤長孫膳部之抱痛兮剛及瓜分諸弟而隨以亡嗚呼予共寡女顲天以號兮望九原其無期訴之白日與黃泉兮擕諸孫其誰依茲且擇日而卜葬兮霜旌素旐其相隨予聊奠之椒漿兮神其知乎不知尚饗

施二姻丈於雪夜設宴併邀歌妓迎醒神翁及予輩予以年衰先為辭歸賦謝二首

中宵雪片大於掌遍地瑤池敞玉樓豈謂姻家

結綺宴兒邀歌妓把金甌仙翁獨洽百壺酒野
老先辭一葉舟深媿褰衣投轄興醉題詩草謝
風流

閬道仙翁沉醉後歸來漏下傍三更冰欄雪檻
中天席玉樹瓊花不夜城豔舞影搖疑綰帶嬌
歌韻落恍吹笙却憐野老先歸臥支枕寥帷無
限情

長孫元禎年且四十矣丁酉十一月二十
日迺其懸弧初度之辰也於是作誡詞以

貽之

人有恒言翁恤孫兒我年垂八十六汝少而孤
我尤憐今且四十拜光祿我今過之非爲慶我
今有言非爲祝但願力穡併修行式如金兮式
如玉堂上孝毋須竭力膝下教子須勤讀凡遇
鄉黨須從厚凡遇姻族須修睦寒者過之須解
衣餒者過之須分粟散義田兮開義塾力砥善
行始緜福兆河兆海賀頌頡願爲嚴督毋翕犢
河東三鳳未敢望燕山五桂未敢卜但願兒孫
爭詩書六經子史誦仍熟倘得策名嚮天朝稍
慰褰遲聊自足

醒神翁邀歌妓過長孫席間贈詩一首

野老年垂八十六提攜文子又文孫未言冠蓋
承先世聊喜芝蘭萃一門龍媛中天擁笙吹歲
星今夜照江村兒逢海外仙人[illegible]山色蟠桃掌
上把

壽大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

大宗伯平泉公之年九十也友人茅某手持鳩

杖一竹塵一籜冠一併穿鹿一而拜手稽首颺
言曰公固天下之偉人當與古商山四皓綺季
輩等於今之世恐不多見者然予之知公而稍
竊窺其深非特今日也公爲諸生時予以令吉
陽被督學使所檄而過校其文予三復之公之
文雄若泰山喬嶽其大若垂天之雲其沉深處
若碣石渤海之波間署其文曰他日立朝必有
本末當爲國家重臣當是時予業已卜公當入
爲宰相參大政明年公以文魁天下入翰林歷

宮坊學士及少宰　世宗肅皇帝行且擢爲
大宗伯而海內縉紳無問知不知數共予擘畫
當世推公經術當竝漢之劉向蕭望之其持正
而不阿竝唐之陸象先白少傅其凝定鎮靜而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又當於宋之韓范呂相鬼
列而爲次者借也故宰執大較以滑澤脂韋自
喜而於公若或異同不相入輒媒蘖論訕其間
公且挂冠以去其來歸也獨秘泉石日所誦習
者華嚴經或齋海內名僧而髡髮緇衣者流與

共逶迤其於世幻塵埃非惟不以挂於眉睫繫
於懷而其所超然物外則固予之所獨知而或
非世之所共知者聞公嘗自喜曰茅某者予之
鮑叔而知管夷吾之深者也嗟乎以公之賢而
爲當世之田竇所搆竟不及柄國家握樞機如
予所云然而要之立朝始末其於先朝魏公驥
羅公玘章公懋輩略相似又下之則於崑山魏
公校闟西呂公柟河南崔公銑輩均之爲名公
碩卿相爲伯仲相爲頡頏而無間者借問故宰

執之媒蘖公而一切矜恩觜快名譽者今安在
哉或按故事　聖天子當必賜之几杖而遣
官存問也予固詮次公之歷朝及巖居始末以
備他日史官者採風之錄

送勅封太安人傅母卜葬龍駒塢賦薤露
歌一首 有序

傅養心錦衣公世所稱富而好禮貴而能下
士殆濟宕而豪爽者予竊嚮往之願投之以
縞帶交而未之及也間過其西湖別業又擅

湖山之勝間引泉流從石牖間逶迤蜿蜒若
匹練然近且迎醒神翁過館而客之且醒神
翁天下異人也方其提兵覯敵虜威寧海所
當斬將搴旗血戰賀蘭山於古所稱白起韓
信無以異者故當　憲廟時封威寧伯已
而棄爵入終南山行且遍葬海內五嶽間過
予予輒師事之共習熊經鳥伸之訣忽被傅
錦衣邀而客之其所爲供張與朝夕餽遺於
宋朝所迎禮證隱等而其風流澹宕於石季

倫白香山輩略相上下頃者翁過山齋亟稱
錦衣公不置口又聞母氏嘗手詩書以授之
子及拜錦衣按故事請之于朝　天子勅
封之爲太安人年九十三而沒母之榮名福
壽世所罕覩者已頃聞錦衣公卜以丁酉冬
十二月六日葬之龍駒塢予以衰遲秘之泉
石久矣縱不及於母之生存時登堂展拜而
於其沒而葬也能無爲寸香片帛於其素車
靈旐之側也乎於是賦薤露歌一首遣使以

獻之

傳母行年九十三壺儀內則掌中詣史推班詩
并徐疏（班姬嘗爲圖翰林　徐惠妃諫唐太宗）詩列關雎與葛覃復
道錦衣將色養併聞霞帔挂朝衾從今卜葬往
山水封起白雲瘞百男

金華章氏世譜序

按狀章本姜姓出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
封於鄣以鄣爲氏後鄣爲齊滅子孫輒去邑爲
章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浦
之陽武兵部尚書巖永嘉初出守泉始家南安
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再
傳而孫曰仔鈞者嘗唐末爲高州刺史檢校太
傅其妻渤海郡君練氏賢而有識能抗官兵以
全建州已而生子十五孫六十八支系蕃衍並
賢達貴顯及遭五季之亂子姓復分徙他郡各
自爲族由建安浦城旁及永康龍泉永嘉平陽
新昌樂淸黃巖蘇湖轉與泉諸郡皆其所分派
也語具練夫人祠堂記中諸派有不能盡攷而

可攷者太傅公第五子仁轍孫文谷歷傳於今
二十世居浦城是爲浦城派而永康龍泉永嘉
派同出於太傅公第三子仁燧之後仁燧子曰
文錫文錫再傳而孫曰勇者徙永康之李溪一
傳而子曰重者徙龍泉勇五傳而曰玠者徙射
梁玠子三人長曰偉偉之子凡幾人分徙前倉
何村簟源次曰佩佩之玄孫曰關出贅金華關
之孫幾人分徙城中山路口鳳林三曰俁俁之
孫幾人分徙界牌梅溪可安破塘浦城其一復

自射埰徙還李溪分泒十二而總屬永康仁燧奕子曰允懷允懷再傳而子華由浦城徙龍泉子華之派與重所傳派別六傳而暐居青田七傳而大蒙徙白巖大蒙三傳而文參徙河南分派凡四總屬永嘉若平陽派則太傅公第四子仁嵩孫士廉之後新昌派則太傅公第五子仁徹孫文炎之後樂清派則太傅公第七子仁政孫文責之後黃巖派則太傅公第十一子仁皦孫淵之後計共大小派若干而統爲康州之裔故

宋時子姓猶多每數歲必會會必各出譜牒互稽而續書之名曰慶系圖其後亂離漸不復會而圖牒猶存宋紹興間黃巖文篤與浦城朝同任潭州各出譜攷次而黃巖浦城二族合爲見黃巖臨湖里世引嘉定間永嘉大蒙與射埰嘗川宗人同榜後引浦城慶系圖譜攷次遂與射埰定昭穆而雪川未獲敘焉見永嘉舊譜序寶祐間射埰埔作尉永嘉復篤溫婺二族之譜作會譜序已而白巖裔積實山希巖修譜充幾大蒙　國朝洪武初龍泉重之十六世孫中丞溢復修會譜名曰家乘而宋景濂先生序之然亦因舊序次其於他郡不可知者抑惟志其始遷之名而別派未及合也逮李溪邑丞安踵中丞公後歷遠塗訪各族維時樂清恭毅公綸黃巖副使公敏輩各出舊譜又行攷次歷歷可據越二世李溪校又續修之於是章氏諸派稍稍合矣及合則又二世而今我郡庠學博公金華一陽者故篤行君子也少負才不偶於世以敦宗睦

族爲已事將訪湖德清派原自新昌徙過者加合焉而故所修者又復一一考次條理燦然而屬某以序某辭之再不能得迺拜手颺言曰按周禮曰宗以族得民而禮大傳亦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而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合而言之尊祖故敬宗也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之謂人道之大端也間按章氏自齊城鄣以來二千餘年其所分支合派而可攷見者殆數千萬或者孔林所傳相上下而其中代有聞人若晉之中散大夫展兵部尚書巖唐之康州刺史及已而檢校太傅所生十五子六十八孫而蔓延於建安浦城旁及

永康龍泉永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與泉諸郡已而山堂先生俊卿公以博學名嗚呼盛矣至我　朝則又得龍泉之中丞　公溢樂清之恭毅公綸併蘭溪之文懿公楙金華之俊民公懋玆皆所謂百世之偉人而於孔林之安國而下或隱或見當亦不能與之頡頏而翱翔者然近之學博公則又以歷宦湖中而於德清之派又行續考於以屬某序而傳之以待來世焉嘗聞韓魏公云譜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子謹次之如

原缺第十九葉

毋謂舌猶在須憐翅屢摧挽强仍躍馬斬將併搴旗韓信井陘壁謝玄淝水師中原倘奏凱繞許是男兒

故處士王夢聰先生墓誌銘

萬曆戊戌予以年垂八十有七閉門謝客不復與戶外事一日王生繼祀服衰而哭予堂跳且號潸然涕洟不能已已而出其所爲父夢聰公者之狀乞予誌且銘其墓予三復之按公生平大較漢管寧黃憲者之近也公之大父爲益齋

公某以貲起家已而生懷益公某懷益公生三子而公居仲間遣之師事雲谷章公併予同年屛石孫公當是時懷益公罄其所操橐中貲聽長子某出貲江湖間而公惟受章句於章孫兩公家內外不以與者也懷益公沒而公惟哀毀骨立於父所遺伯兄出貫者之貲悉聽之不以問事祖母宋帷謹撫遺腹弟某若已出擕之共爲破釜力學豈謂數獨奇絲其身不獲舉之學宮從諸生後也當是時公之兄某行且以解役

赴京適抱病公年甫弱冠輒以身殉之兄憐而止之不以聽及入中途幾爲盜所窘藉神靈呵護獲免事竣來歸兄之病瘳配卞氏及再娶楢氏相繼沒藉其奩或得百金而羨於是攜之藏母氏篋中計業儒不就行且隨兄出遊江湖間以繕生也豈謂兄復倒毋所藏貲而公且四壁立矣當是時公亦不以介顏色恐忤兄且及母於是益發憤併攜遺腹弟共力學弟生不識父面然卒藉公所手授書而遊學宮已而公續娶

史生二子伯曰繼祖仲卽繼祀并諸姊妹七人當是時公以食指衆家益落而伯兄亦輒病沒矣所遺寡嫂及媵妾諸遺孤以下家徒四壁立公又以身殉之煢煢然歲藉所受里中束脩貲以給內外養然而祀以高才生鬮予抑嘗問令紀兒師事之祀亦數奇僅以選貢入太學爲顯遊然於今未及授一第以祿養其父父沒而悲號籲天恨不能從之死也公享年七十有四按祀所述公之撫諸姊妹及聽兄祖出貫御童僕

解鄉園斤斤乎有長者之遺也故沒之日里巷老稚之哭而涕淚殆千人甚且罷市祀又云趙清獻公嘗自言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予父亦庶幾之嗟乎公得無於管黃輩相爲鳧次鴈行古所稱隱君子也乎卜以某月某日葬之某阡予爲之銘曰

其人雖困其行則貞孝於其父母友於其弟兄身沒之日巷不歌杵不相潸然涕零嗚呼公其古之鄉先生乎系之墓銘千秋百世其流聲

與孫屏石憲伯書

嘗聞少陵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况公及我或加以十六或加以十七於今湖中縉紳大夫無復比者卽如戊戌第進士以來今且六十年矣海內同年僅翁見海司寇以八十二及閩州趙特峯八十八而僅存耳我輩譬之將旦之星不易得者天旣假之以不易得之年然則我輩所當及時尋樂以延頹齡以副天心者能無爲之計乎僕願隨公於今之清明上巳以前過西湖

之深孤山三竺六橋兩峯當其千樹桃花紅塵拂面兼之萬柳垂絲荏苒若帶或攜佛子或邀歌妓或拊簫鼓或擁笙吹鮫人龍女靈宮梟窟沿波上下而以之午風以之夕陽甚且蘇堤岳墓併荐唐之白香山少傅宋之蘇端明學士所從刺史杭州時一切風流雅調當於王右軍謝太傅輩東山賭墅無以間者也曾點不云乎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仲尼抑且歎而與之公得無情乎况醒神翁近客傳錦衣別業其所從

深山中飛泉而出懸之戶垣若疋練然予間過之殆煙波之深一塵不到者也而翁且卧鳩杖鶡冠於其中翁即王威寧公名越字世昌濬縣人繇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累官兵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間提兵十萬襲威寧海已而再戰賀蘭山前後獲斬馘二千於是天順成化年間封威寧伯已而虜且雠之襲破其壘言官疏列其事於是削籍以去遁入終南山中適逢異人授之以金丹及熊經鳥伸之術遍遊海內

名山今且年百七十餘矣間過草堂予師事之因攜之入上栢山及往來練溪之滸五年于兹已而傳錦衣聞且別迎之過湖上倘公如孟子所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請得而併迎之翁年雖邁神獨王矯健若遊龍間與之葬山其馳驟若飛我數杖屨從之不以及者也公得無意乎予謹以二月中旬拿舟赴之其所從者兒縉繇西臺出涉南省兩疏乞疾來歸侍養併孫以下或及攜壺載酒琪花瑤草之間而嘯且咏者也

願公其許之外附耄年錄一編茲即壬辰以來節年所賦詩文若干什伏惟垂覽而賜教焉

寄吳養貞

不覩風流吳季札秪逢茗水轉花深留雲閣上空廻首愛日園中誰伴吟幾對白雲發長嘯併邀明月獨援琴何當鼓枻滄洲畔縮帶褰衣雜薜陰

贈曾君謙茂才

賈生廿四逢文帝君比賈生長一年肘後劒光

疑犯斗囊中賦草欲凌煙黄鍾大吕虞庭樂金
馬碧雞漢苑仙輿日大廷知獨對宮花御酒五
雲天

寄吳養貞

揭來久不覩吳君日日扶鳩候水濱愛日園中
誰載酒留雲閣上共論文褰衣綰帶調多逸問
柳看花興不羣安得園綦賭墅罷一聲長嘯海
天雲

聞金桂峯以京考解官賦詩慰之

忽報先生已解官都應搆爨起同安請看遊宦
險巇轍何似連龕子母丹入奉高堂効萊舞出
尋朋輩共杯歡從今徧擇佳山水鳩杖鹿裘共
鷗冠

王守恒像贊

望其貌昂昂乎其如璋而如圭攀其袂雝雝乎
其若羽而若旂問其業術又將鏗鏗乎鬲鵲倉
公者之遺噫斯人也吾將挾之以逍遙乎紫鑾
徜徉乎青谿庶幾乎出其囊中所貯五色神仙
之草而以之長生乎雪之東茗之西千秋百祺
其同歸

詩邀陳康衢吳養貞二丈二首

春到草堂久不逢杖屨過黄看變江柳青已上
煙蘿命酒愁無伴當杯空自歌願言醉花下綰
帶共婆娑

借問向禽輩何栖煙霧深我今已下榻誰爲解
攜琴倚甕孫登嘯據梧梁甫吟園林春色好待
爾共招尋

懷醒神翁

借問仙翁何處尋想伊只臥百花深孤山處士
閒攜鶴天竺先生共拊琴明月白雲發長嘯嗁
猿怪鱉助流音何當載酒煙波上劇飲十千醉
復吟

遣使問石東泉獄中

隔歲攜青棠阜囚欷歔對使淚雙流九天願乞
金雞赦萬里何當寶劒愁誰問陳湯戰匏鼓却
令劉向訟兜鍪況聞妻子併收罪桎梏棲遲向

粤州

聞施弁巖運同以建寧貳守復行左遷賦寄

君貳建寧已七載幾廻治最奏朝端剛絲鹽筴領都運隨被讒人遠徙官象簡緋衣無復問黃花綠酒共爲歡兒予已忝五湖長願習神仙九轉丹

處士王夢聰先生贊

望其眉宇則翩翩乎其紫芝褰其衣袂則雝雝乎其羽儀問其德誼則繩繩乎金玉之 追噫斯人也殆古者山澤之遺高山仰止能無景行於斯

詩諭兒孫輩作文

當代文章第一籌王公文恪冠中州五雲日月眉間挂萬里星河掌上流金馬碧雞擅藝苑黃鍾大呂屬天球兒曹努力追先輩獨對大廷獻冕旒

聞東征預擬捷音

聞道東征已出師行看斬將併搴旗况逢冰雪沍寒日正屬島夷授首期馬上鐃歌傳紫塞軍前露布奏彤墀中天五色卿雲見文武千官賀凱時

送孫爲山赴京謁選

聞君六十貢明經疑是平津謁漢庭無厭宦遊遲荏苒還看賦草炳丹青 天子應憐相見晚公卿折節倏門屌倘除教授蘇湖郡安定先生奕世靈

唐一菴先生之孫汝學過訪山齋賦贈

少侍一菴門下榻於今八十七春秋堪憐野老扶鳩杖却羨文孫敞鹿裘愛日園中聽黃鳥留雲閣上訪丹丘聊爲濡墨題詩贈異日還看霄漢遊

再賦詩贈施弁巖鹽運

四十年前鼓篋過譚經校藝共巖阿已經登第歷遊宦况復腰金併曳珂 千里䭾花幾露冕九天日月狎風波請看從此挂冠去且向青山嘯

薜蘿

楊少平予門生汝乘之子也多儁穎資文能以迹自抗不共閭里浮湛予甚器之賦贈二首

羨爾年猶少翩翩氣不羣人藏棲豹霧林桂鬱坏雲花下罨雲易腮前老氏文知君能自好不願姓名聞

君豈段干木踰垣數避人能甘逃景疾不厭絕炊貧臥榻藤蘿曲釣絲煙水濱吾將從所好共卜百年鄰

將入西湖候醒神翁先遣使問湖上花朔

移書湖上問花神曾否千桃萬柳春走馬六橋紅拂面聽泉三竺碧褰巾夕陽簫鼓煙波沸夜月笙歌羽吹陳海外仙翁何處榻龍宮鼉室伴鮫人

送袁德門赴雲南大參二首

使君按節入梁州金馬碧雞前導騶共羨芝幢飛棧道還看露冕儼仙遊九天日月望中縮萬里星河掌上流此去題名銀柱留伏波勳業照千秋

此去昆明池上過中流畫艦擁雕戈遙瞻紫氣飛南斗無事　璽書問尉佗翹攬蒼山邀日月夕帆滇海駕黿鼉知君使節傳宣處不減當年馬伏波

耄年錄卷之七目錄

耄年錄卷之七

年譜

歸安茅　坤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予母李夫人於正德壬申秋七月十九等日將產予不肖予父南溪公以長鄉賦臥苕城二十日五更時忽枕畔聞霹靂聲驚醒已而家中亦適遣使聞之也公即拏舟還家時已夜半矣當是時收生婦已彈胞破且謂予不易產也請之祖母將爲碎予胞中屍以鉤出之母夫人不勝泫然泣謂寧母子同死無爲此酷虐予父隨過扣觀音堂占籤未及展籤第四十二籤輒飛出予父隨以飛出籤仍入筒別爲禱而前籤仍以出也尼僧詳籤云已生男日後亦奇異公輒置籤筒謝觀音大士像而出至忻滙村沈聰屋後而家所馳使報予以產聞公倉皇匍匐而歸拊予頭顱甚喜予祖父愛梅公併祖母太夫人亦大喜且謂茲兒既難產異日當必貴且顯也予

生而頂平年且五六歲愛梅公數拊予頂一日
令頂滿盂水於廳堂上且誡之曰汝東西馳且
三倘無滴水泛吾當食汝菓予隨東西馳且三
委無滴水泛也愛梅公特喜甚已而七歲手授
書年十六出郡縣試童生時縣令全椒戚都諫
南玄公賢覽予文亟稱之閩郡太守鹽城萬石
梁公雲鵬竝首取明年戊子予師事來菲泉先
生汝賢而督學使萬午谿公潮按湖校予文亦
輙首郡所錄儒士赴鄉試且對郡縣大夫曰此

兒不特掇科第而已也當以文章名海內者甲
午赴鄉試時按院使內黃張公子立先撮十一
府優等一百八十二人共堂考四書題當署紾
絺綌一節經題威克厥愛允濟二句張公覽予
文大奇之八月初八日闈考試官及提調監試
藩臬飲宴入簾張公特對藩臬使党公路公輩
而曰予今年堂考計一百八十二人獨得歸安
茅坤且曰此子四書文固已出羣至經文可謂
得孫吳兵鈐者也决當列之魁元二司為我記

其所編號已而彌封房編予為字第三號而党
亦未敢聞按院其年三場外簾分校予頭場落
對讀房壽昌令錢公籍取第一二場落彌封房
餘姚令顧公　取第二三場又落平陽令唐公
英仍取第一共薦之党公豈謂內簾會公嘉慶
塗抹之不復出党且三移文駁之曾仍不以出
也党始怒揭按院張公行且欲參劾之至廿七
日塡草榜卷始出張公按其所塗抹怒曰既經
塗抹若此當不得首列矣異日公擄入禮部似

不雅姑寘之第十一明日宴鹿鳴按院及藩臬
諸大夫竝為予稱屈者久之又三年戊戌會試
左春坊中允平度李公芳仍首薦之兩主試掌
詹事府事尚書顧公鼎臣及吏部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張公邦奇張稱之嘖嘖不置然顧獨覽
予答策而曰正德以前賄賂之風止行於中官
而近年來則交乎縉紳矣顧大怒且曰此子浮
薄不足取李公軒頋訟不置他經房屠公應埈
輩亦力贊之而顧猶色愠未解也於是張公兩

解之塡第十三仍刻策一道已而殿試適同鄉
官翰林者謂掌卷檢討某曰予湖中二生茅坤
同吳維嶽玆二人者行且竝入　御覽或大魁
矣輙匿卷已而張公亦以讀卷官上殿三檢予
試卷且謂刑部尚書唐公龍曰茅某前會試策
場中爲最殿試策當展　御覽今且久之不及
見柰何塡榜至第三甲中予同吳卷始出且復
坻壞張怒曰且無及矣已而例選庶吉士適武
定侯郭公勛與首輔夏公言相睚眦時夏公壻

吳君春亦中會試而且殿二甲也計夏公當必
選列庶吉士密爲揭帖上聞　世宗肅皇帝
夜半傳令年庶吉士且停選予以五更入朝叅
筆硯赴試及獲傳旨輙已明日辦事刑部堂唐
公首令辦事官擕之入謁火房面諭張學士公
云云嗟乎豈非命哉已而吏部題諸進士未應
選者得歸省親又二年「庚子」春三月始授靑陽
令先是嘗有抱相術者蘭谿王忠齋原央予鄉
會試者且密謂予曰南溪公壽筭止五十三予

以故不欲赴官也而督學使楊公宜且遣承差
促予赴官共爲覽諸生試卷予遲而辭之予父
南溪公怒曰當路之知若此豈可以相家無從
之言而故爾濡遲也又卜二龜龜習吉於是不
得已赴靑陽仍過揚州時於松江得林公樹聲
及范公惟一袁公福徵周公思兼輩諸名士已
而忽報按院巡池州予隨繇揚州還靑陽按院
事竣且行然靑陽跨九華山而縣其君子則閑
於文辭其細氓則好設機利而鬭訟予稍稍與

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謝去已而廉
其邑之故豪而訟者併得其黠而喉民訟者稍
稍按法收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僞爐而市者僅
數百家而冶者半予又廉其僞坐者餘竝出之
境邑人大悅予視縣僅六十五日而聞先君南
溪公之訃即日奔喪來歸矣邑之父老擕其幼
穉而哭送之者殆千人其隨予來歸而伏先君
柩而號殆數十人甚且有嗚咽欷歔不能起者
然先孺人尋復以九月二十七日病沒嗟乎予

叨舉進士不及分俸以爲父與母一日之養此所以終身抱痛而爲之裂腸刺心也已而同兄弟輩遍尋諸名山以卜葬先是予父南溪公抑嘗面諭曰古者擇不毛之地而葬萬無擕予骸骨入深山中及予遍擕諸堪輿家擇佳山水卒無獲已而予兄弟又以山非父所好也莫若仍遵父命卜唐家村即吉詳見唐司諫荊川公誌及文太史衡山公墓表中庚子冬赴部補選先是湖州府推官袁公即分宜嚴相公壻也間手

鈐山堂詩刻贈予予覽之詩竝唐大曆風調予謂袁曰詩自屈宋以還世惟爵臣騷客得之故罕有歷官宰執而以詩名者若公所賦殆張曲江之流也不意袁除以予所評公詩者聞之分宜公分宜公大嘉賞之爲知已及謁選公輙遣辦事官屬文選郎鄭公曉補分宜鄭亦予故所從遊之深者故得拒分宜而別補丹徒時予以哭先君南溪公及母夫人過瘠病怔忡甚且日怖死况丹徒綰京口而縣衝疲特甚業欲毀牒不

復赴官矣友人唐司諫過予强之且曰君非死病也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瓦鑄者巧金鑄者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於是予以明年甲寅二月之官當是時火入斗而南由蜀漢北逾江淮及東抵吳越之旱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甚民大飢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然江淮間竝閉糴穀價踴石千緡予迺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脈也一不通則閼血爲患矣五霸

會盟猶且戒而况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災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竝罷令已而予以救荒無他法惟預多糴迺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共四出糴且榜曰某糴黍稷麥菽若干某糴黍稷麥菽若干各聽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以內轉糴者累數萬衆稍稍無恐予又別括庫貯凡數千金而羸則又請以轉糴或得什二之羨以備賑巡撫丁公汝夔例下其法於諸郡予又聞京軍以月糧籌轉市每石僅三錢予

建議頻年歲飢然戶部於漕糧中數靳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則每石折價五錢外併耗七斗七升咸可減免　朝廷殆不費而惠矣便甚巡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朝於是江南諸部漕糧得蠲者四十萬石外議折者復八十餘萬而以本色輓特八十萬而已予又訪南京倉可支五年而羨復議減價平糶之法於丁公丁公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亦疏聞之朝卒如議間復按丹徒之田半枕

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瀦稍及蓄刈而已餘並旱熯死而枕江者猶得以時其潮潮之升而或可灌溉故獨無患予廼請以蠲者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予按故牒凡戶禮兵三部如祥禊淺船光祿寺肥猪肥鵝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如工部坐派二硃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靖以來頻年所緩解即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較縣之猾與其

吏胥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縣之歲額凡萬金予廼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也未幾編均徭除巡司弓兵額係江防外其他鋪兵皁隸甲首門子館夫渡夫之類固可什而芟其五六也於是鋪兵故七十而議罷者四十餘人皁隸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六十人門子館夫渡夫大率倣此故額均徭凡五千金而予之議罷者殆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之江田而山田之

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權縣故額綵田十畝權夫一名計銀五分七釐大較歲權田匝縣而復半甚且再權予廼去諸所不當給夫者甚且士大夫之縉廚傳而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為減華故予令丹徒凡二載而其權田夫特一匝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千金然所起者並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也時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免官府之科而共為掘蕨煑草及剝樹皮而食已而散賑按故

牒竝聽里胥者之籍而已予覆之里胥所私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僞予一日徧召長鄉賦者而佯爲言曰歲大饑其所不能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爲之輸矣奈何衆且泫然泣予亦泣因括實徵冊而投于衆曰各以戶之下下不能輸辦者試別而識之凡得數千戶彼方以代輸爲患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官初不意予實籍此以撮飢者也予既得稍稍以爲散賑者參覈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有田者而已其故

無籍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之間者殆衆也且故時放賑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里近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往往飢且疫死者相屬間得領賑率以守支日久而歸且空囊矣予迺單騎行縣且故所括縣中諸厚貲之家聽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殆棊布於諸鄉者也於是按各鄉所貯爲之沿鄉而賑約以某日抵某鄉某鄉之飢故籍於官者與其未及籍而告者竝聽核核既信人各食之以粥面給之

以印符曰某飢戶穀若干聽其隨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收符爲券已云山谷之攜瞽輦廢及瘻且惡疾者屬於道予一一爲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而以之覈里胥初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已予散賑兩月雖病怔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攜病而過按戶而食活之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鄉而貯沿鄉而賑率竝免守支與其聚而爲疫者之患然此特議災行賑之略也其他躬爲儉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毋以

期其及兩罷不願招擬者聽故縣之民得人人自便鄉大夫唐公佩故孝廉而以南京刑部郎中沒於官貧無以爲殮解囊中數十金遣使過南京爲之殮以歸又爲之市枕江者之田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其墓祠之于學宮又請督學使令其孫得隸之衣巾以奉祠事他如御史臺嘗乘軺刺縣中大猾法者予自劾曰某治官無狀然縣故無他　骫法御史爲之霽威而罷御史又欲例勸分予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瘉

肉而食人也獨有勲戚家若魏國家所占沒江上洲而負國租者殆鉅萬請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悅復欲按法收坐之予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論勲戚家亟爲輸官且免罪入以聞於御史閻且請所負租既至幸無相坐三日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木强繩下以威而不盡法率類此當是時御史呂公洵嘗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予按古者散賑之法惟會

肈趙汴爲最予又於中曲加調劑隨便處分以請於撫按兩臺兩臺亦以予所建議竝中機宜者故一議上不特按行毋徒而已復下其議於江南數十州郡大都准而例行（詳見姜尚書寶荒政碑中）巳而　天子特採百官議勑各撫按凡諸郡縣救災有異政者以聞比予復撫按疏首江南諸州郡聞於　朝予亦尋及禮部儀制郎仍調吏部司勲然按吏部故事十三省併兩直隸各一人而司勲主事適北直隸缺員也於是北直隸諸

君共嘗言訟吏部不當遽改故事而元輔夏公言嘗以蔡公經爲同年又同官爲深交罪廢間以密論尚書唐公龍及文選高公簡也尚書及文選公故褫之不爲處於是夏公知北直隸諸君之訟吏部也仍嗾御史某疏列其事謂無當甚且併及吏科都諫楊公上林也楊上林求解於夏公公且謂須併糾吏部庶可解之於是楊上林併劾文選郎一則以何公遷爲講學友一則以予中浙江鄉試時高公簡典試事而抑不

知予以外簾錢公籍及按院張公籍所預以堂考浙江優等一百八十二人而首列之以中者於內簾高公簡亦無與者也比時吏部尚書唐公龍併文選郎高公簡竝削籍去而代爲尚書者周公用適病在告予同年黃汝霖以文選員外郎疏藁且曰據科甲所論文選郎高簡併及何某茅某輩竝不言其無當一則以其友一則以其門生然孔子不云舉爾所知舍師友外恐無他所謂知者巳而吏部左侍郎徐華亭代周

公用廼改原䇿而曰何某茅某其材竝無議第
茅某既以升徒令而陞儀制司主事又未及到
任而隨調吏部似乎太驟合無將何某仍存本
部而茅某姑還本部已而　旨下云何某茅某
既俱係私黨都着調外任於是何調九江府判
予調廣平府判又明年戊申何還南吏部考功
予還南兵部仍徙精膳司郎中時華亭公已入
内閣而故所憾予者未釋也復出為廣西按察
司僉事廣西係西南絕徼予自分獲罪宰執覊

既深不當猶爾濡遲仕路業欲毀牒自免入深
山矣又明年壬子豈謂兩廣督府應公櫝又適
予故知時且適故督府歐陽公所疏陽朔令張
士殺為劉北獞所賊殺併且日刼沿江舟楫併
據叅議某而按索魚鹽請按大征故事調諸宣
慰司士兵分道入擊且謂府江道副使楊公不
按兵而予或可從事也於是故以楊捧萬壽箋
入覲而三遣承差抱檄文强予之官予不得已
以明年壬子春三月上官而督府應公檄署府

江道首出前督府歐陽公所疏且以大征一切
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
下吏士請兵事者大畧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鵰
勦莫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兇悍鷙
者特什之一伯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鵰之而
餘不以及則諸部落罪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
山刋谷而部斬之矣其為功莫眞於鵰勦而莫
贗於大征鵰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
鵰之搏兎然故其為功最眞而大征非徵兵儲

餉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先望風走險矣其始
也兵連禍結其繼也摭他馘以緩罪故其為功
多贗然當事者往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鵰勦大
征之師如泰山壓卵奏捷後輒冒爵賞而鵰勦
之法少不利則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
按故當事者竝知鵰勦之善而不敢遽行者有
三一曰將士不勤習二曰嚮道不審三曰機事
不密予按府江道所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
老者弱者而括其空名而隸尺籍者於是嚴之

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食爲上焉者則授之攙鋒或爲伏險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焉者則列枹鼓赴干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願自爲効戰而又以嚮道不審者諸猺獞竝阻山谷之險懸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既不得入何以測彼巳習嚮背而覘緩急於是

別募死士爲緝事軍且令各攜善繪事者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某賊巢爲左某賊巢爲右某巢枕某險某巢扼某江某巢與某巢相媢黨當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遺金誘之相夾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或及以藥筆傳之紙絶無可睹見者出則又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不三月而府江所轄諸夷砦者其最彼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略竝如掌股間矣然亦未敢輙

舉鵰勦惟日以戍兵巡邏山谷間又往往刺熟猺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恣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巳而諸猺獞又以予數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嚮予指畫予輙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猺獞故行刼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鵰勦之也亦時時隨諸熟猺獞出行謁矣予亦佯爲不察竝厚遺而遣之擇其罪案最著者獨大桐江刼殺吏民數多予僅剿一夷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

未嘗按行鵰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刼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攜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餧恐恐朝夕巳而入監試事既竣陽朔吏民復告亟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爲患匪輕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不出

則聽其穴伏而巳毀城熏社非計也倘聽鵰剿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城可完江道可通故所稱賊殺賊殺縣張士毅亦可報而所擄少衆者之辱亦可解矣應公曰鵰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奈何予又前言陽朔塹江而縣江之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江之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砦賊殺縣令張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

策督府必征故也某若聲其罪以鵰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自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况鬼子砦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隷都指揮鍾坤秀等於擫鼓巖即控金寶頂故處以斷其左臂而他獞亦日遣其黨偵予兵動靜雖予之左右故時或與之私金錢者而鬼子砦亦自分舊罪既深亦

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衆神起兵稱亂矣予廼分所部署兵爲七各按日或詐渡荔浦以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朔而脅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府而突竝夜則銜枚晝則伏山谷中兵所過輒道立幟而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砦矣他各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輒首移師夷之當是時予戍兵僅五千人而又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且膽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

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若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及熟獞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併被擄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卒不之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廬且十餘萬旋師之日歡聲動地非惟陽朔孤城得以完而他州縣凡被夷酋所占沒田廬刼略牛羊男婦者竝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列其事聞之朝　天子爲

之加公兵部尚書及平蠻將軍鎮遠侯顧公寰輩賞賚以差予與都指揮鍾坤秀並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木相與帥吏伐石而碑並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署兵府江道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大較以鵰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猺為導俘斬千人以上抑亦古今所未覩者也予復欲別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併搓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

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為利又議永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數多雖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予欲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改大名道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於今猶有按其議而傳之者明年癸丑予按大名大名道故所部署止

廣平大名二府及關中諸戍兵並無提兵備邊者時華亭公既擢予以知兵備粵州為功且進官二級先是庚戌比虜入犯京師京師戒嚴於是謀之兵部併割順德府隸大名道且歲提兵五千扼倒馬關以備虜當是時吏部諸同官聞華亭公所倡謀且欲借此以窘且媒孽予稍稍移書問予且危之予按大名道將部戍兵五千及增順德府一帶復加戍兵二千予廼仍按故所部署粵州兵之法而勒習之大較亦罷故所

按名之籍且從而上下其食焉予又計虜之入數以萬騎呼嘯而入非車戰無以格其飄飆之勢於是倣馬燧偏廂車之法為車五百兩仍按古什伍之法出則魚貫以行虜逼則於車之外共掘塹以捍之予又破格出金錢以招山東西及北直隸之故為響馬而盜者響馬而盜者亦稍稍來秋七月予提部署兵過倒馬關而軍門艾中丞巡按馬公三才併他巡關御史並閱予兵諸公並嘖嘖稱不置口而薊遼督府楊公博

之在邊也稱予所部署兵可當虜一面者已而虜卒無犯然華亭公之憾非惟不之釋且從而媒蘖之者亦深矣當是時予既離廣西已二年而廣西巡按御史陳善治者適丁未科進士而於華亭公之弟陟爲同年知已交也華亭公輒屬陟必爲誣搆予華亭公之入内閣也一切事本欲矯分宜之弊而於時爲名相者然予不幸獨以嚮所不及過弔其喪爲憾久之及公爲禮部時長子某適募人代試南京監場御史楊某

者且發其事疏之朝也而華亭公已子楊君豫孫適官南吏部且聞科中萬文彩併尾其事而劾之也楊君輒稱病不入部客或言楊君併以徐公子云云故托病不出予故熱心人間憐而過之豈謂楊且習聞華亭之故憾予也輒欣然屬予曰監場楊御史所按其事而論職也獨聞科中萬公文彩亦尾論之不知疏所列云何聞於君爲同年幸爲我探之當是時予憐楊不特爲徐公子事且剥牀切膚然日鄉午楊隨出厨

中飯飯予併令辦事官從予過之然萬爲人孤立行已意且其寓在西直門某太監家房也及予過日且西下矣予投刺守門不爲入且曰俺爺病他士夫來者並不出予叱曰汝爺於予爲同年聞近有疏論列中朝事故特來相訪始及傳刺入剌入而萬君出輒前曰君之茲來甚善予不揣方犯中貴日夕爲青衣待縛而予母八十兒僅五齡同年中今在南都者二十餘輩然求其可以託老母及幼兒者仗義惟君耳予謂

曰請君出疏藁予當爲君策之萬君色甚難且謂予君本浙人必華亭督學兩浙時門下士也止口誦一硃語予迺大笑曰君既抗疏劾執政欲以母子屬不肖固將要某抗中貴也君且不爲出疏藁得無靳已所易而責人所難已乎於是始出疏藁覽之予爲愀然萬君且曰科中諸寮並謂予疏頗忠烈君且愀然云何予謂之曰君從此宦轍當摧矣萬君復曰云何予又謂之曰君既以華亭公子不應募人代試只須誠事

論事耳又何必併叅廷翁華亭八事且華亭方
欲矯分宜爲名相君不論分宜顧論華亭得乎
萬復曰予故辦青衣聽縛予又謂曰華亭公之
予既經監場御史發其事君特尾而論之耳焉
得縛公也然則行且考察我邪予又解之曰南
京官數少如盆中魚也焉得亂名實考察君邪
大較從此三年考滿例徙一少叅君當授紱以
歸矣已而一一如予所面料卒無異日暮予以
燈歸過復楊君豈謂楊卽夕按予所轉聞者具

揭馬上疾聞於華亭公華亭公抑且自以予嘗
數被其彈射者屢逐疑之爲實徧訴中朝諸公
卿間而南禮部尚書萬公鏜考滿過京爲予力
辯其事華亭公且出楊君所揭面爲剖析而萬
公還謂予曰君且中無從之諧奈之何予始汯
然紊欷而已於是陳善治明知予所部署廣西
兵本末者獨以華亭公兄弟所私嫉不得不脉
心横劾且罪予不當私軍門所賞功銀兩嗟乎
予既不煩軍門一卒之勞及一金之費而謂予

私軍門賞功銀兩乎況軍門發下犒賞諸將士
銀兩予發平樂府按名給散而謂予私之不亦
指鹿爲馬之異也乎時科中楊公允繩及送中
馬公三才並爲軒廠入閣下訟之分宜公曰吉
已下矣諸君之訟抑無及矣嗟乎予不幸犯華
亭公又犯華亭公之邑子故其禍之無從慘裂
至此已而楊君雖以華亭公不次推轂至大理
卿然卒惟家奴之禍甚且擊碎頭顱以死而華
亭公亦徐追其言之無從而天授之以慘禍也

稍稍面爲枏循予往謝然予第以始之不及弔
喪之隙禍及沒齒至此抑可悲也已陳善治隨
以公議從爲保定知府明年丙辰周公延同吏
部京考按故事吏部先爲舉筆而都察院繼之
周公奮筆呼曰陳某誣劾某某事廣西士民於
今怨且入骨其應罷官也久矣況今日乎吏部吳
默菴亦不得不從已而予同年劉公某謂陳曰
予同年某戊戌科所共倚之爲赤幟也君何以
故爲誣劾云云陳始欷歔出華亭公併陟手援

書且曰我當時亦萬不得已而為云云耳劉公廼郎分守嘉湖道始及口畫廼翁所督陳君面為剖析本末若此嗟乎士大夫於世之軒冕信乎雲之浮而風之駛也予又奚必置之齒頰哉予以乙卯解官還鄉然長子翁積善詩歌文章之什予稍蕺其或讀我書也豈謂質故豪爽不羈予甚憂之及乙卯八月妾蕭氏舉仲兒縉生而端凝大較與長兒夐不相類癸亥五月妾高氏又舉貢今更名國綬乙亥妾沈氏又舉四兒

茹今更名國紀翁積既不幸夭沒然戊午所舉冢孫元禎十餘年來予雖奪官所幸諸兒孫相繼稍稍露頭角而縉兒入北監舉壬午順天鄉試明年舉癸未進士今章丘稍稍以治最聞于朝者二十餘上其所畫章丘事宜甚且撫按例行三齊諸州郡邑之吏民碑去思而尸祝之已而入西臺未幾疏請中朝之以譽望而遺於野者陳公有年邢公玠孫公鑛許公孚遠十一人再疏朝之以戰功聞而絓誤坐戍者曰李公材又疏請　皇長子出視學當是時縉之聲問抑稍稍籍甚戊子以予年既衰欲乞養親於側或格也已而乞疾歸侍者久之又不意己丑吏部陸公光祖故與縉俱為陶氏壻姻締間偶有微嫌輒以不及注考章丘吏民憤咽入朝擊登聞鼓號訴者三百人掌通政司事者恐震驚遏之不以聞兒於是抑亦自分免官不出矣予三強之始及謁選過淅川一年補南省然淅川吏民亦碑而尸祝之如章丘然兒且以予年踰八

十矣復乞疾歸歸而日夕扶杖綰帶以隨又謂予杖屨冠蓋不入城市者累十餘年矣獨好佳山水也特築園林一區栽花蓺竹且壘石穿池以為樂而仙遊王公名越字世昌故以景泰二年進士繇御史累官兵部尚書及三邊總督御史嘗出塞破威寧海及戰賀蘭山斬馘二千於成化間封威寧伯已而被虜亦讐襲之公且棄爵入終南山學道逢異人得長生術今且年餘百七十矣過草堂數共予共習吐納且名兒園

爲愛日閣曰留雲蓋憐兒之色養也當是時非
獨予忘故所被執政者摧擊而兒亦自以舞綵
爲樂間徧招他騷人墨客攜之嘯咏泉石而五
湖佳山水間杫屐之跡且遍矣詳載釋喙賦中
今且八十七矣予謝世事止爲諸兒孫輩校藝
讎經一切謝世抑自謂或可上從浮丘伯下從証隱
陳希夷輩逍遙乎山水之間忽不知老之且至
也已所不能盡屛人間者特世之請題墓誌碑
碣或他詩賦者不輟耳不知天其與我乎遐齡

與否而數共王威寧公輩得以恣煙霞巖壑
淋漓笑傲爲也戊戌春三月朔日姑識之以俟
右譜特譜其予之始生及孩提以後所沐先
府君南渼公手授詩書之略併及第進士入
朝歷任本末而至於所奉公之睦族恤姻及
拊循鄉黨與父執之友槩未之及也府君病
篤時予適令青陽長兄乾又客遊京師父於
臨歿時張目顧謂弟艮曰吾遺田止一千六
百畝謂汝兄輩其以田一百畝分給族之無

田者餘則汝兄弟輩瓜分之吾不及爲艮營
居室其各以田聽艮繕居室始各按所分而
業然我有故人沈雷平生受恩最深今以納
級錦衣衛百戶且罪廢來歸矣我度其衣食
必不給艮可對二兄必爲我廩之終其身併
及身後種種予同兄弟輩歲給其米三十二
斛而別有黠奴背恩侵匿其橐中故所貯者
三百金予復白之官按法追還之其歿也併
助之衣衾棺椁而葬埋如父故約闔族計百

餘丁然其貧且困者予於罷官來歸也族之
近者多且百畝次則數十畝又次則二十畝
或十五畝其遠者亦五七畝而惟埭頭祖家
之宗孫則亦給田三十畝予起家時所同閭
里從事者予亦分田食之甚且名李思聰輩
父子孫併婦不葬者十餘柩予解橐中裝併
及兒縉暨一皐輩助之始克葬他如予所師
事楊水西先生暨夾浜泉先生及鄉試座主
常熟錢御史籍會試座主平度州李中允公

春坊予聞訃轉餉而勸之者不下五七百金
而楊來與李之子若孫於今相爲顧盼未已
也予所負先府君獨有建族祠一節蓋以嘉
靖甲午科禱始祖千三府君而請之事見年
譜中已而仲兒縉近以乞疾來歸又爲首捐
千金併姪一夔一阜亦助什之三而予別捐
田三百畝入祠堂仍聽歲辦春秋祭及合食
之費險辦稅糧外猶或饒五百斛而羨括之
以貯祠堂而給貧而無食與其男女之壯而

無以爲婚且嫁及病沒而無爲殮且葬者率
於中取給爲事載家乘中此則又以仰遵府
君南溪公之教而於今不敢悖而忘之者也
他如長孫田　　畝仲兒三兒四兒竝各受
以上併予聽公堂田
畝每年畝饒米一斗二斗三斗不等大較以
歲之稔荒爲差要之歲饒佃戶　　三百
而羨此則又以拊之佃戶者也他如借而負
約併毀券不以追甚且再爲分給者當亦不

下千百也他如予歸安令任公道學來適歲
饑且負國家課公入以免冠請罪於當路出
對衆泣且告而不忍追誠古所稱陽城者流
也戊子入浙鄉試闈從事忽抱癰以歸葬沒
當是時予以年衰不入郡城者累年于茲夜
半聞訃輒奔郡城帥諸父老號哭之縣邸然
且官邸如懸磬無以爲殯且殮也予出故所
備壽棺以殮烏程公別處木價一百三十金
歸予予復悉以聽任公之子自爲收貯而又

別帥諸子姪共助之百金以爲道路費已而
復建祠及碑於峴山寺之麓別捐祠田十畝
聽寺僧守祠此則予於縣之賢有司所不忍
背其誼而忘其德者固衆衆若此又如少時
讀書姚江間有一女鹽予貌故挑之予不從
久之其女怨予甚且投井自盡此則姚之士
夫無不口畫而頌者又如友人吳江朱梅川
慈溪管迴溪併及雲南善堪輿家言趙中岳
過從予已而其子重華復萬里蹤其父過予

予數出金歸故鄉而趙故痴且騃不肯從已而其子病沒錢塘僧之僧寺中趙且單身出遊孔林南還從揚州溺水并折脚骨仍過予予延迎醫治之尋無救且沒予復并於錢塘葬其子重華之骸而附宋梅川輩葬之練溪之西以上似細行諸友不欲予遺故并系之於左

耄年録卷之八目録

檇鎮南攜酒過仲兒處宴諸友賦詩紀事

戊戌春三月過祭亡妻勑封孺人姚氏之墓

過西湖并尋醒神翁賦詩一首

三月八日過湖上并尋醒神翁

寄傳養心錦衣

過法相寺

李心源舉人下第過訪山齋賦贈

諭縉兒書

壽歸安令吳恒初公二首

賀吳恒初拜南京户部主事序

弔唐筠州觀吾丈

七月十七日候醒神翁

醒神翁過宴集

閒詠一首

戊戌逢初度并謝醒神翁輩過為稱觴上壽三首

七月二十一日醒神翁還西湖葛嶺賦詩
酬之

三姪桂拜句容令賦詩寄贈

客有攜歌妓而過我者德堂賦詩謝之

閒詠

仲兒約諸同年過歙州弔頴陽相公予以
年衰不能從賦詩題寄之

再輓頴陽相公

秋日抱病荷沈泰宇過爲醫治賦詩謝之

聞兒過訪齊雲巖賦詩送之併寄宮中道
士

閒詠

輓金太夫人

哭婁姪

山中偶詠

新秋

同諸友人賞中秋

輓翁見海司寇

訪贈唐山人少川二首

柬凌繹泉

仲兒長孫女許聘朱殿撰學士家今年十
八忽病沒詩以哀之

九日柬醒神翁

覽邸報柬張蓮濱憲使

縉兒以我力沮轉假事今且抱牒赴　京
喜慰一首

壽包渚泉七十

弔鍾太守

贈張東觀姻丈

題安定胡先生家史編

寄潘少川戍所

玉皇歌

贈王友泉

送陳庚老還苕上兼柬吴民瞻

黃吉所第進士後奉使南還詩以賀之然
予猶惜其不與館也情見乎辭

耄年錄卷之八目錄

耄年錄卷之八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嵇鎮南攜酒過仲兒處宴諸友賦詩紀事

叔夜攜壺過草堂擕蒱萘局共傳觴桃花緋吐
折枝艷柳色黃邀綰帶香酒寫十千輿偏逸客
逢三五樂無央却慙衰颯首辭出空臥芝房與
鹿牀

戊戌春三月過祭亡妻勑封孺人姚氏之
墓

八十七翁久閉關頻年不及過墳山春秋祭掃
兒孫輩衰老欷歔夢寐間解道啼猿併嘯鼯那
瞻白髮與酡顏嚮風聊草招魂賦悵望松楸涕
淚潸

過西湖併尋醒神翁賦詩一首

八十七翁年已耄何當鼓枻過西湖千桃萬柳
心如醉三竺六橋興不孤解道扶笻金谷障翻
疑身入輞川圖言尋海外仙人榻

三月八日過湖上併尋醒神翁

兒孫邀我過湖上百二山河錦繡洲萬栁千桃擁笙吹六橋三竺儼仙遊

寄傳養心錦衣

聞說錢塘傳錦衣尊賢敬老世間稀園開金谷石崇苑林搆香山白傅扉海外仙人鳩杖過絡南羽士鶡冠歸髯翁願結西湖社三竺五雲訪翠微

過法相寺

連日西湖豔歌舞忽投曲隈轉山林不將世幻風塵染惟聽僧鐘梵唄音身外流泉與空谷耳聞嘯颸與鳴禽到來法相已逃寂二諦三生已了心

李心源舉人下第過訪山齋賦贈

野老閑關臥不聞君已歸忽攜千里靄遼袁五雲衣仗劍無知已處囊聊息機羽毛從此戢佇看薄天飛

諭縉兒書

頃覽汝所爲轉假疏不覺怏怏怒抵之地夫余豈世俗尋常之見哉不暇遠引姑卽汝入仕以來本末及余生平耿耿未了之志爲汝詳之汝之初舉進士也卽乞差省我不足論已而由章丘入爲御史此正奮報　國家之時奈何甫及數月以吾偶患瘍疾遽乞休沐此其誤者一壬辰挂吏議汝卽悻悻有終焉之志余聞章丘士民輕千里而號訴　闕門者殆三百餘人也公

論猶在人心猶不死故强汝出已而補淅川令聞汝不以遷逐自居頗拮据撫字遂及量移南部郎　國家於汝亦不薄矣正宜竭力奮報以收桑榆胡爲乎不及赴官遽以疾乞歸此其誤者再汝不過以我年踰八十旦暮可待豈知世間固有百歲人卽如吾近所嚴事醒神翁年一百七十餘矣假令其子若孫能待其盡而後入官邪汝蒙　中朝予告來歸倏已三載而今復爲轉假之舉不知汝之意何居將再偷閒三年

而後出乎抑謂吾之壽筭必盡於三年之內乎抑亦終其身不出乎如更歷三年則吾愈衰汝愈不可出如謂吾筭必限於三年則恐汝有所不忍日月云流汝老且至他日欲出則不忍欲轉假則　令甲所不聽惟有終身田里作一鄉黨自好之士耳汝父訓汝讀聖賢書望汝科第如斯而已耶此爲孝乎不孝乎吾少時以名業自喜庶幾爲　國家效尺寸不意三忤執政遂致淪落生平未了之志付之汝輩汝受　朝廷

爵祿不思致身而今日請告明日乞身此爲忠乎不忠乎語曰小孝者大孝之賊孝經一書諄諄立身揚名古人祿思逮親往往爲親屈烏有棄官不出方爲孝乎自漢世有孝廉之舉而干名釣譽之徒故爲割股廬墓及一切非常可喜之事皆非其至也即如李令伯陳情表千古艷談之然令伯比年四十有四而祖母劉年九十有六汝年政與令伯等而吾年去劉尚十歲汝即慕令伯何不待之十年之後乎又令伯稱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朞功強近之親今吾有三子三女十一孫三曾孫吾之起居甘旨顧獨賴於汝耶吾雖老食不必視噎行不必杖扶汝視吾精神色澤較之五年十年前何如而必欲以歲月期我限我耶請汝思之假令汝有子已通籍將令其朝夕相守日爲待盡之計之爲快乎抑令其馳驅王路經營四方之爲當乎語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吾之所快在彼不在此而汝不能順是泥孝之小忘孝之大修孝之名

而辭孝之實竊爲汝不取也又吾官至藩臬以遷轉稍速不及膺　國家贈錫恩汝儻努力雖不敢過望得一外官三品便可贈及汝大父母庶幾了我生平第一未了之志吾沒且不朽而況於他乎吾心耿耿吾言種種恐重違汝志尚恨發之遲汝果欲爲孝子當仰體我心勿更猶豫汝倘仍補南曹則吾之屨杖尚可從汝於牛首燕磯間也何如何如努力努力他所欲言姑遲之

壽歸安令吳恒初公二首

使君按節過苕川絹綬鳴珂越六年共羨琴絃
竝單父幾逢治最奏甘泉滿城竹馬花間舞百
里壺槳掌上懸我已移書寄方朔蟠桃五色獻
中天

二

歲星中夜挂苕川共祝令君壽寸千冉冉碧篇
勸纈幄嚶嚶黃鳥侑歌筵幾逢露晃紫芝蓋併
聽孤桐白雪絃野老題詩拜稽首何當萬舞過

花前

賀吳恒初拜南京戶部主事序

歙州吳恒初公繇萬曆壬辰進士抱牒而出令
我歸安也歸安故介苕之東西其地本樸茂易
治適按節使之持繡斧而出大較類漢甯成郅
都輩鷹擊毛鷙沾沾自喜而苕之遠邇殆若鼎
沸傳記所稱不寒而慄是也當是時按節使既
傾危自負而諸州邑之狥之者或不能不望風
而起獨我恒初公本之仁心質行而以身覆之
若拊循然予故嘗於其按故事三載考績而以
治最聞之考功氏也間撮其治行之槩歌而書
之矣越明年戊戌銓臣推補南京戶部主事當
是時縣之吏民及他縉紳大夫或稍稍按　國
家制世之以材出令縣及為郡司理大都首列
給事中次則拜侍御史且謂我公之德與政既
已炫當世著風猷而五湖千里間所共推之為
日星者抑豈獨澹然若此客或聞予予獨不然
間按　國家歷朝以來公卿之繇魚貫以進者

什之九其他以下寮最抑及以輿議未恊稍稍
翱翔入為公卿參大政秉國鈞者疊疊也客獨
不聞干將之滯也故當剸虹霓截鯨兕而以之
超太清歷泰階也乎客聞之而唯唯予敬書之
以佩公之左驂

弔唐筠州觀吾丈

野老閑關習縉仙筠州忽報夜歸天三千世界
今何在八十龐眉堪最憐明月白雲隔玄壤落
花啼鳥秘黃泉九原故舊如前問山水徜徉一

髦年

七月十七日候醒神翁

久候仙翁霄漢臨何當留滯百花深羽衣芝蓋秋疑驌竹塵籜冠思不禁魚藻軒前幾徙倚桃源洞裏獨招尋願邀叔夜抱琴過共寫高山流水音（魚藻軒桃源洞 並園中近構）

醒神翁過宴集

海外醒翁放舸來歲星中夜挂層臺已邀比斗臨嘉宴復借南山獻壽杯青鳥紫芝互綽約白

雲明月共徘徊相逢須醉十千酒共挾飛仙鵬上台

閒詠一首

却笑前身蓬島仙何當天謫過茗川不聞人世風塵綰秖結中天羽化緣鳩杖鷃冠鮵日月巖花洞草臥雲煙幾廻長嘯歌還舞月里浮丘共拍肩

戊戌逢初度併謝醒神翁輩過鴛稱觴上壽三首

八十七翁初度逢龐眉白髮已龍鍾忽聞海外仙人過疑附雲深蟬翼蹤相對羽衣併節杖共攀白石與青松何當雙肘跨黃鵠遍訪十洲三島峯

八十七翁初度時忽傳王母降瑤池白雲深處擁華蓋青鳥中天啣紫芝綺季洪厓互帶綰浮丘鬼谷共笙吹三千世界看無盡洞草巖花聊自持

七月中天已火流梧桐一葉下新秋忽聞海外

紫芝杖言過江邊白玉樓野草林花互吞吐川雲嶺月共淹留却來醉臥空山裏疑對仙人羽化遊

七月二十一日醒神翁還西湖葛嶺賦詩酬之

仙翁返棹下西湖縹緲煙波興不孤解道蘇堤邀羽吹併聞葛嶺貯冰壺三千世界歸瓢橐十二樓臺入畫圖寄語前朝林處士可能放鶴過招無

三姪桂拜句容令賦詩寄贈

忽聞綰綬過江城滿縣兒童竹馬迎無厭銜疲傍輦轂須勤撫字勒動名下車已擁懸魚頌露冕還看挾纊情我亦丹徒列牲石相將百里竝家聲

客有攜歌妓而過我者德堂賦詩謝之

何處千金窈窕娘珊瑚翡翠夜珠光傾城傾國幾廻首爲雨爲雲枉斷腸舞帶翻疑趙飛燕夢魂空惹楚襄王髯翁獨抱風流調明月白雲臥草堂

閒詠

借問丹丘何處尋閒關高臥白雲深那聞下界風塵綰秪聽中天梵唄音左挾浮丘互徙倚右邀角里共浮沈抱琴獨奏廣陵曲流水高山與不禁

仲兒約諸同年過歙州弔頡陽相公予以年衰不能從賦詩題寄之

兒輩歙州弔頡陽不勝匍匐哭師喪三秋朔鴈哀丘壑千古西風哭影堂我已頽齡僅柱杖幾廻垂涕共霑裳願邀再卜九原起霄漢仍瞻日月光

再輓頡陽相公

年來北斗挂朝端　天子方投魚水歡經術沈深似劉向丰稜凝峻竝師丹豈期中夜台星隕復道泰山柱石刋兒輩久叨門下士嚮風流涕恍廻瀾

秋日抱痾荷沈春宇過爲醫治賦詩謝之

野老荷君起尸蹷大都抱術自長桑囊採五色長生草手注千金不死方復道延齡輒霞矯漸看衰颯再雲翔何當載酒過花下傾倒十千醉夕陽

聞兒過訪齊雲巖賦詩送之併寄宮中道士

千尺芙蓉掌上懸羽衣芝蓋儼遊仙不將下界風塵幻秪躡中天星斗躔南望峨嵋邀夕月東瞻泰嶽綰雲煙宮中道士問衰颯綺季彭籛共

閒詠

客遲林深興不孤幾迴棊局併樗蒱風塵荏苒何須問日月蹉跎聊自娛醉後落花併啼鳥閒來拄杖復攜壺我今已解神仙訣蓬島瀛洲入畫圖

輓金太夫人

春日題詩獻壽杯秋來青鳥忽銜哀三千世界隔塵土八十珮環總刼灰悵望麻姑降碧落空聞王母下瑤臺我今遙拜人天外一炷名香矚上台

哭夔姪

抱病閑關不自由忽聞姪已謝丹丘當年官佐二千石此日齒纔六十秋世幻風塵隔抔土啼猿嘯颯繞千愁我今亦屬龍鍾叟安得人天獨次留

山中偶詠

野老清秋思不禁閑關獨臥百花深倚天幾挂干將劒據石聊爲梁甫吟紫蓼黃花供服食鶡冠鳩杖共招尋夕陽西下抱琴出爰鼓高山流水音

新秋

七月忽流火凉颸吹陸離秋聲傳竹隙露氣濕花枝疑對瀟湘渚還看鴈鶩池炎氛百里避邀我解題詩

同諸友人賞中秋

一輪明月中天挂萬里星河掌上流席借蟾光丹桂闕杯邀灝氣羽人丘幾迴銀漢波前舞復道冰壺影裏遊野老年來多逸調今宵豪爽迴千秋

輓翁見海司寇

一從甲午併戊戌六十年來共宦遊我昨移書朋結社君今何處壑藏舟朝端著蔡遽云歿野老衰遲媿獨留　天子推恩賜贈謚還看黃壤迴千秋

訪贈唐山人少川二首

脉從太素總君知藥枕還兼藥褥奇幾辨榮枯
與禍福併叅妾媵共僧尼天文象緯周馮相射
覆逢占漢滑稽鬼谷先生君豈似吉凶悔吝洞
無疑
却愛逍遙唐少川行遊那問杖頭錢不將世上
風塵障秪品人間禍福緣我佩干將犯牛斗君
擕竹麈嘯雲煙銜杯綰帶茗谿上總屬瀛洲落
魄仙

東凌繹泉

頻年不覿尚書面眉豈龐然髮豈蒼琴調逍遙
糙叔夜壺氷韻折蔡中郎幾迴拄杖扶雙肘無
耐閑關巳十霜安得拏舟過江上褰衣綰帶詠
滄浪

仲兒長孫女許聘朱殿撰學士家今年十
八忽病沒詩以哀之

憐汝髫年猶未笄忽隨王母去瑤池香魂巳散
白雲外寶鏡空懸畫閣陲垂老祖翁腸欲斷閨
家娣姒淚如絲郎君倘草輪迴賦願卜來生再
結褵

九日東醒神翁

翁臥西湖逢九日菊花曾否月秋開特令青鳥
傳雙翅前問氷壺狎幾迴沉醉不妨風落帽暫
醒還共月銜杯相看彭澤多音調誰遣白衣送
酒來

覽邸報東張蓮濵憲使

驄馬投閒久不平復聞薦草達承明行看繡斧
雲霄出再勒郵亭海甸清巳覿五雲懸日月還

瞻萬里赫聲名　君王旦夕徵書下鴈次三公
併九卿

喜慰一首

緡兒以我力沮轉假事今且抱牒赴　京

聞說兒曹抱牒行一琴一鶴嚮神京秪緣野老
移書督纔赴甘泉謁　聖明父子君臣原一體
東西南北豈分情征倭傳凱無消息須向中朝
上請纓

壽包渚泉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復腰金衣紫歸雪浪亭前邀月臥白蘋洲畔看雲飛我今拄杖尋丹壑君亦攜壺訪翠微期飲十千已沉醉何當共卜釣魚磯

弔鍾太守西星

潤州鍾太守何處壑藏舟我草招魂賦君應跨鶴遊紫芝無復覩白璧向誰投薤露西風裏能無涕泗流

贈張東覲姻丈

看君再世年家子韻折翩翩肄太常掌上明珠屬箕帚囊中實劍貯干將裹衣絹帶雲霞調印首伸眉日月光歸去如逢問衰颯須憐野老鬢毛霜

題安定胡先生家史編

蘇湖教授幾經年道德文章日月懸上泝河汾王氏脉遠追洙泗孔門傳已看經術儒林譜復覩家聲瓜瓞編野老焚香手讀罷翻疑身世五雲天

寄潘少川戍所

儵儵潘少川戍久已忘年不復井廬舊獨迷滄海煙怨家今已沒結髮最堪憐況我已衰颯能無涕泗漣

玉皇歌

負金一千二百八李師望於嘉靖三十一年強我出銀二百兩原約每年止照當內分利四十兩髯翁幾向伊人索不如夜半訴西天玉皇自有八分鑒其年戶田八百餘詭寄職名盡消除其年均徭每畝該銀八分非惟俱免本役斗給等項不以加併其額派分文不

辦架閣庫冊今尚在請問該年吏與書比時典鋪倒鎖行數十年來獨不當如此深恩豈可忘不有人禍恐天殃伊家族人近百口豈無一人公且明如何旁觀背或笑不向伊人面叮嚀我今訴之守素翁倂告大男觀稼公如逢九原一分付須知無爲敗家風

贈王友泉

君家累世習兒醫術抱長桑飲上池吐瀉驚癇立指掌市廛鄉黨仰伸眉已看對奕連輸局復

道看花共勸危野老年來多澹宕不妨沉醉爲題詩

送陳庚老還苕上兼柬吳民瞻

忽聞庚老欲言歸無那攜書遽拂衣江上獨乘青雀舫林間聊掩白雲扉我今下榻眠丹室誰伴扶節訪翠微寄語風流吳伯子圍棊賭墅共斜暉

黃吉所第進士後奉使南還詩以賀之然予猶惜其不與館也情見乎辭

使君天上謫仙才此日中朝衣錦回草賦已看追屈宋攜文幾擬並鄒枚獨遺金馬碧雞選深負長鯨蒼兕材肘後千將還脫穎不妨萬里央塵埃

壽守道湯公祖

一琴一鶴按苕川夜半歲星掌上懸千里山河列舞檻五雲日月拱歌筵聊隨父老壺漿獻復道兒童竹馬喧天目靈光傍南斗我邀同過壽花前

諭仲兒約

兒之憐我年衰而不欲出我三督之今始抱襆以行竊憐兒不能忘我而所繫戀於懷者種種也今特面爲爾約從此以後我惟閉關謝事力爲攝生仰祈百年以上之筭不必過慮兒之入

朝萬勿南顧惟以立身揚名建功樹績奮報

國家其朝夕砥礪必也非其道不以言亦不以行所嚮擇交必於名業之士金聲而玉色者至於中朝之授職或南或北惟其處分要之兒第

進士巳十六年而中所乞疾侍養者四之三況繇西臺閒瞀疏 聞並切國乘亦屬資深而望雅矣大較當必投之以清曹而省事者或爲尚寶或爲禮部並可以優游郎署倘及歷官三品之未追封先南溪府君及母夫人以下斯則憐我數被執政者之推擊而償夙負也努力努力再照爾所頻年摘出歷代史略中多得先輩名儒碩卿之大者須當從郎署中再爲結束即我年雖耄而其所附司馬子長欲以文采自表殘

世之後者耿耿也間覧前輩所著國史名臣録亦止弘治而正德以後寥寥矣即如竣氏所編類苑蓋亦條分其事而縷析之似非括一人之始終本末而編次之者似亦無當也我以此欲爲別秉鉛槧然恨不能遍讀正德嘉隆以來實録併兩直隸十三省之郡縣誌與世之名公文集而叅互之如何如何孔子不云乎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不知爾入朝後其能爲我留情否兒若補南相隔數百里我當間入都

亭或於牛首燕磯之間仍尋舊遊倘及北留恐須移家屬我亦躬爲送之徐沛及濟寧以上如不欲移則爾所生伯仲叔季亦當勉爲擇師手授之以經書及附他孫元社以下翺翔儒林泱不爲誤也再照爾之南還家所建宗祠一節上慰南溪府君在天之靈下贖我之多年違慢之咎第所撥義田三百畝於春秋祭享及輸糧稅外不過二百餘石恐不足以週族丁之貧且飢而不能婚喪者竊慕范文正公立義田千畝然文正公位宰相故能以祿賜爲之區畫其間我似未之能也除原約族中或掇科第者人捐二十三十畝外我於數年間再及量買二百三百畝入之祠堂玆則我之分也亦情也如何如何兒爲記之

明故曹州刺史沈太峯墓誌銘

予嘉靖甲午同年沈君棐及其兄桀古所稱干將莫邪其氣可以剸虹霓截鯨兕者也豈謂天假之以不世之才而獨嗇其爵位與聲施也棐

旣早殀而桀舉丁酉鄉試後屢賓之南宮然屢蹶不以第歲晚僅及刺曹州曹故濱河魚龍爲宮公過之露晃躬畚鍤勤版築訪漢金堤故事且不他科而辦吏民甚德之豈謂當路監使者或私千金而羨公竝謝却不以從甚且嘗捶楚其所遣卒監使者陽謝之不以校而陰媒蘗之於當路輙坐調當是時公遂棄官歸惟以典籍文章自娛行且終焉已矣而同年袁相公煒董宗伯份併故督學使徐華亭適柄國政數移書

勸駕三且四始强出爲楚府理問按庚午楚闈文武錄竝其所手勒者也已而署咸寧署蒲圻竝赫然有聲稱然輒倦宦遊歸來乎餘不之溪矣日惟課子與同堂兄弟六七輩賦詩飲酒爲社遊而世所豔璣翠綺羅不以與者也按狀族有負國課數百金公力解之又從而瓜分其貲以助之輸官嗟乎公可謂仁心質行之近者已然初無子撫其弟棐所生光宙以爲子已而舉二子然解橐中裝瓜分先所撫弟之子光宙及

孫肇元輩以下竝無異要之侃然竝金聲玉律者也嗟乎賢矣哉肇元舉萬曆戊戌進士拜南康令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之某原手次其行略過草堂乞予誌且銘予年且八十有七廢筆研久矣特於公昆仲爲知己交不能辭而其所按先世慶之攸之輩以來代多名卿竝詳郡縣誌及所生諸孫某某與女所聘娶俱名族已欠行略中予故不以及銘曰

公之文鏘鏘兮其玉質而金相公之吏業矯矯乎其下邽與建康公之解紱還山兮則又楚楚乎其琳瑯予銘之墓宮兮百世其山高而水長允矣其無忘

戊戌十一月十五日過上栢山掃亡妻姚孺人之墓賦詩一首

借問仙靈霄漢遊已經二十四春秋不聞環珮花前度無耐鬅鬙巖畔愁我已堪憐垂白髮卿今何獨臥丹丘生同衾枕沒同穴異日泉臺總一坏

會天雨再題

一經掃墓過花深天輒移晴忽復陰豈爲夫妻情慘咽却教風雨故浸淫鮫人龍女濕環珮鼯嘯猿啼妬瑟琴野老無端魂欲斷潸然流涕欲霑襟

十六日掃墓忽逢雨霽竊疑亡妻姚孺人之陰助也賦詩一首

頻年展墓風淒雨此日登壇日颺雲豈謂仙靈禱帝座獨看山色盪星文啼猿嘯鼯峯頭避落

木滮泉掌上聞衰老强爲拄杖過却令環珮共
氤氳

戊戌至日題二首

八十七翁年已頹况逢冬去一陽回下帷獨守
閑關約拄杖那堪眉壽杯瑤草琪花聊躑躅蒼
苔白石共徘徊已知人世幾懸隔那問風塵與
世埃

借問髯翁何許人丹山綠水共尋春留雲閣上
眼頻眺愛日園中屐幾巡秪許携蒲併棋局不
須舞袖與歌唇洞天題罷醉還醒出嚮滄洲狎
釣緡

二十六夜枕上賦

借問髯翁何許人東方曼倩是前身西王母處
蟠桃老武帝宮中仙酒陳醉狎山川與花鳥狂
邀日月共星辰夜來夢授長生訣許我逍遙八
百春

十二月二日枕上吟

八十七翁齒已頹落花流水日行催忽看斗柄
高還下不覺年華去復來我欲攜書托青鳥誰
能萬里送瑤臺忽聞甪里先生輩夜錫中天眉
壽杯

偶然題

非有先生拂髯久爰著解嘲聊自寬從來文章
與祿位高山流水無雙完古往一以弔今來一
以歎漢方朔晉陶潛達人玩世總如此纔是神
仙九轉丹嗟乎嗟乎長髯翁嚴花野草聊自安

道經苕城郭外偶題

十年不覩君城上掃墓言從郭外過碧浪湖前
狎鳬鴈峴山亭畔俯松蘿落花啼鳥伊誰伴竹
塵簪冠聊自歌寄語前朝趙學士仙靈可共賦
煙波

十二月四日枕上吟

彭籛大較是前身千古以來稱逸民秪狎丹山
併綠水不聞舞袖與歌唇夕拉白雲共明月朝
尋樵斧暨漁緡夜來青鳥傳書札却許逍遙八
百春

十五夜對月

明月挂中天清光萬里懸樓臺敞十二世界總三千無復纖埃翳秪看灝露研何當玉壺酒取醉過花前

郡太守陳洪宇陞擢傳憲副賦詩送之

吳興太守最風流此日擕琴苕上遊千里鶯花遮露冕五湖山水綰仙舟兒童竹馬滿城舞父老壺漿夾道謳名業已追黃霸傳還看桂石祀春秋

聞題長短句

我今行年八十八無事軒冕與城郭日惟黃冠尋翠微併擕青鳥調白鶴鴻濛處士却逍遙玄晏先生然寂寞愛日園留雲閣囿恭賭墅共六博側聽紫笙吹那問黃金錯擺却風塵與世埃

絶句

庭前雙鶴舞檻外百花香何必尋仙訣丹砂不下堂

耄年錄卷之八終

耄年錄卷之九目錄

原缺

耄年錄卷之九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聞東征事

誰謂東征數出師幾廻斬將與搴旗不聞近揭
中軍壘似屬夷塵未㓨時

題黃水若所爲丹青二絶

水若丹青世所奇無言顰頰與鬚眉幾廻寫出
風流調肎客當筵共解頤

一枝濃豔倚新粧屏障翻疑撲鼻香阿堵箇中
多絶調却令夢惹楚襄王

聞關白已亡賦詩紀事

海上鯨鯢頻内訌忽聞近已斬元兇遙知奏凱
聞　天子馬上傳恩許罷戎

自題

昔人龎德公今人茅髯翁卜居鹿門山千載披
淸風我眉月欲斜扶桑日已東何當跨黃鵠冠
氣遊無窮劃然發長嘯去去蓬萊宮

兵部尚書郎錢南離公之沒且葬也賦詩
二首以寫其欷歔嗚咽之情云

君是師門第一籌雠經砥行迥前修不將人世
風塵染秪洽儒林冠蓋遊盡省明光題漢柱黃
鍾大呂屬天球我今涕草招魂賦投向苕川咽
不流

投向苕川咽不流西風相對泣松楸啼猿嘯鵩
垂千淚悽草悲花隔一坏萬丈文章悶玄壤中
天日月挂丹丘九原如遇朋儕問爲報頹齡已
禿頭

聞平秀吉已沒賦詩紀事

平秀吉兮平秀吉蒼天上帝已下殛七歲孩兒
無抱持禍起蕭牆并肘腋無言琉球與暹邏三
古六島森劍戟一朝魍魅忽跳梁萬里鯨鯢盡
反側遙瞻日出海之東提封原屬大明宮區區
朝鮮特屬國豈得妖麼挑元戎　天子徵兵已
十萬馬秣軍需已整辦選鋒無不稱熊貔帥臣
解道呼韓茫行看直擣波濤窟鼉鼉蛟龍盡殲

沒我今爲題詩一章從風遠寄扶桑國

閒詠

八十八翁雙鬢絲忽逢人日漫題詩不將臘雪伴憔悴却喜春風吹陸離縹緲紫笙度鸞曲青蔥瑤草照花枝到來拍手發長嘯拄杖看雲却共誰

明故詹事府主簿敬汀吳公暨　敕封程孺人墓誌銘

詹事府主簿吳君繼宗嘗抱伯兄繼祖所爲母

程孺人狀過草堂乞銘諸墓予嘗按其世系及其生平類漢長者而太史公所稱素封者流也輒次第其事書而歸之也甫已又十二年己亥正月之望其孤國賓以故父主簿公及其母孺人相繼沒別抱所爲狀來乞銘按狀公兄弟八人方大父月汀公悲次子某之沒而以內外鉅萬貲且屬之也已而某某輩又相繼沒公同程孺人竭力從事而撫其遺孤以孝友稱當是時公且厭家世之[illegible]商賈間也出遊太學[illegible]

而授詹事府主簿兩越月適[illegible]皇太子生詔贈大父及大母如其官而又以程孺人病且亟遄還來歸然卒亦無救已公於悲號中又自私幸獲藉今[illegible]天子所寵冠帶霞帔如例稍稍爲解然其所私爲欷歔嗚咽而悲且號者什之九也已而又以所自爲家督不當策操其槖中裝以沉酣也於是督諸兄弟讀書且自[illegible]不以明經賓之朝於是築書舍名之曰一經堂手授諸兄弟以詩書典冊而朝夕焉可謂賢且達已間又

聞程孺人方其閫處婉約惠順以事外大父外大母特倍所生諸子內外無間言而及歸主簿公也則又能婉約惠順以事大父母且接內外姻族及帷侍姬妾終其身亦無間言嗟乎玆固狀所自將者之言然大較公與孺人並所謂令德令聞垂之身後者已別按狀公生魁梧奇偉偉而或者不察反疑其多積厚藏及沒梟始服豈語所謂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定邪公生爲嘉靖庚子十月十六日其沒也以萬曆丁酉八月

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八孺人生爲嘉靖壬寅八月十五日其沒也以隆慶辛未十月十二日享年三十兄弟七人曰明經明縉國賓明紀國貞明綺明緯姊妹六人共五母出孫男六人前訓義訓洪訓承訓家訓敷訓孫女五婚嫁竝舊族國賓等卜以庚子二月十七日合葬於龍山之陽銘曰

公之行誼鏗鏗兮琬琰與珪璋　天子官之祠垣兮龍樓其徜徉母之闈則鏘鏘兮明珠與夜光　天子賜之霞帔兮關雎其鴈行予也銘之名山兮鳳與凰其雝雝乎高崗千秋百世兮日月相輝光永無忘

東何少府翼軒公

使君按節佐茗川琴鶴相從幾許年千里騶花驄露晃五湖山水綰遊仙風塵荏苒何須問道路謳歌自別傳治最屢聞奏　帝座徵書不日下甘泉

朱襟江侍御廼堂老夫人壽慶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稀却羡夫人膝繡衣晝錦堂前青鳥舞歲星臺畔絳雲飛巳看羽吹空中下復道　勅封天上歸王母西來酌春酒南山北斗共光輝

胡近溪過草堂席間賦贈

[illegible]長桑飲我上池玉液漿丑巷幾迴起尸歷江城竝擬築丹房瓢中五色長生草肘後千金摘髓方此日銜杯忽沉醉百花深處共徜徉

客有獻芝草者酬之以詩

樂莫樂兮新相知客過山中獻紫芝須解仙人嚼瓊玖毋滯春風吹陸離我今東望蓬萊島君亦西尋碣石陲安得雙騎黃鵠去白雲明月共逍遙

絕句

庭前雙鶴舞檻外百花香何必尋仙訣丹砂不下堂

二月七日東醒紳翁

仙翁久客西湖上何不乘春過草堂似負丹山弁綠水谌憐芳草與垂楊歌唇一曲煙花席舞袖千金窈窕娘安得南迎青雀舫百花深處醉傳觴

席間翻前韻一首

百花深處醉傳觴不減當年綠野堂椰帶千條颺翡翠鶯聲百囀奏笙簧留雲閣上流蘇帳愛日園中琥珀梁寄語香山白少傅今宵沉醉樂無央

賀徐封君拜領南昌之封併慶六十

天子推恩出上方　勑封近已到南昌璽書遙自甘泉殿寵命喧傳晝錦堂里巷競誇年六十縉紳欣覲候旂常老夫濡墨題詩賀萬舞還瞻日月光

送仲兒赴南省兼約秋日當復過之

憐汝登朝十六年屢行乞疾侍林泉西臺諫草抒公議兩縣勒祠聊象賢抱牒濡遲歷南省散嘗逅邂儼遊仙雨花牛首題詩在秋日跨驢再扣禪

葬族弟埭溪暨亡婦傅氏詩并序

予始祖僉三府君繇埭頭而徙華溪蓋當宋末也於今累三百五十年矣予繇嘉靖甲午舉浙江鄉試族弟德夫號埭溪始及往來通慶弔又明年予舉戊戌進士奉　詔歸省始及躬過埭溪展累世以來之墓而譜牒亡予抑未之識某某也然自此以後予同埭溪誼甚勤豈謂其病沒也今且十六載矣而其遺

孤某等貧不能葬其婦傅氏復沒其兄弟始過云云予竊思范文正公之捨麥舟蓋容交也而况予族丁乎予之負愆多矣於是始出槖中裝以助之猶恐不敷也仍再約兒緍緩弁孫元禎暨族中諸姪一相一桂一阜一楨一[illegible]弁族孫[illegible]徵[illegible]徵[illegible]徵[illegible]徵[illegible]徵輩其各具爲各捐所有結束其事茲即麥舟之誼而所以上慰僉三府君在天之靈也請共系共所侑於後其[illegible]曰

父歿已經十六載母帷復繼始營丘家無擔石難雙擧我解槖裝倡一籌范氏麥舟稱伏義族中子姓勉分畝從今卜搆佳山水消却此切千古愁

記事併諭兒孫輩

予平生好施然年垂八十以來往往聞人困窮飢不能食寒不能衣或病無以爲醫藥歿無以爲殯且斂以葬者則愀然若感而割肌剸腎竭槖中裝幷倉囷所貯以周之或謂予似無當且曰禹之思天下溺者由已溺之稷之思天下之飢者由已飢之以在位故也至於顏子在陋巷則不能與故曰同室之鬬者則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然於鄉里有鬬雖閉戶可也予旣罷官來歸垂四十五年于茲今若此得無於鄉里之鬬或有間乎予獨謂不然鄉里無求則已苟其來求則必以平日有一面之識者予焉能愁然坐視而不爲之分畝以相從也乎已亥春二月公日謹書之壁如左

金陵逦我　高皇創業之地當時從事文謨武略臣子所不可不爲畫一以求之者予嘗嘗過之竊謂其時間有足智多謀之士也仲兒之移官南省再爲賦詩勉之

金陵山水多佳麗况復　高皇百戰場萬國車書會華夏五雲日月控[illegible]牛首仙人窟賓語達磨佛子崗退食[illegible]遊處不妨文武列冠裳

其二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無限愁况復先朝多草創豈惟六代恣風流丹山綠水仍千古武略文昌總一籌寄語徐劉二開國須從遼薊護燕幽

壽程愛泉公六十

仙人夜降蔡經家桃實擎來大似瓜復嚮雲中傳象管何言海上飯胡麻水晶簾外千秋鶴玳瑁筵前五采霞我亦翩翩方朔調歲星臺上祝年華

沈鏡宇過仲兒處併贈我當世諸刻賦詩
報之

閉關謝事抑已久豈謂司空過草堂竹塵簪冠
聊徙倚貂冠鶴氅共徜徉君投當代珠璣刻我
報林泉稊稗章深愧年來屬萎暮不能花下醉
傳觴

再用韻一首

君家累世鬱金堂翡翠樣題玳瑁梁却羨碧鷄
與金馬還看武庫併文昌風流謝氏烏衣巷儒
雅孔林梟嶧鄉此日題詩托青鳥南山北斗共
輝光

廼弟禮部郎惺宇公過訪仲兒兒適他出
輙棄去賦詩謝之

忽聞傳刺過柴荆纚履披衣前出迎豈謂仙人
輙稅駕空憐野老附遷鶯樓遲花下風流調留
滯周南蕭逸情　天子求賢方側席願言擁
傳赴神京

三月十二日題

百花生日是佳期何獨今年春較遲隔歲風塵
猶錮草連朝冰雪欲膠枝圍棋賭墅寒威逼舞
檻歌梁凍色隨無耐客來熾歎炭山翁呵筆强
題詩

贈沈春宇胡近溪嵇鎮南三醫家

共羨三君術最工長桑扁鵲併倉公堪憐少婦
抱尸蹷幾飲上池未奏功紫芝瑶草壺中出玉
樹瓊枝花下逢夜半忽傳丹訣到瀛洲蓬島仰
仙翁

二十三日枕上吟

月夜忽聞伐鼓流夢魂旅思欲生愁不知何處
蒹葭水却亂長途梟鴈洲淼淼客星花外隱儵
儵驛路望中行看漸近吳關曙海上朝霞照
近郵

尋石湖

我自胥臺下石湖高山流水輞川圖初從鳥道
神疑眩復轉芝房興不孤一劒一瓢[illegible]龍象乍
歌乍嘯狎魑魅歸來忽已夕陽下無限風光醉

玉壺

三月三日天又嚴寒賦詩記事

春深三月復三日古道年華與在斯豈謂風颷號棟宇却生氷雪錮花枝

哭亡女

豈謂淸明過祭夫墓宫一哭輙捐軀淚從孫沛肝腸斷涕嚮中天魂魄枯落月妝樓凋翡翠雯風珮玦泣珊瑚幼男幼女誰攜抱儻假期頤上壽無

維揚呂懐軒過訪山齋賦贈

君是江湖落魄仙韜鈐吐納掌中懸鹿裘鳩杖形骸外竹塵篷冠歌嘯前黃鶴樓中吹玉遂紫雲洞裏潄紅泉獨憐野老堪同調來叩先天併後天

再翻前韻

借問先天併後天箇中孔竅豈應傳君於物外推司馬我亦雲深伴偓佺不嚮風塵習荏苒秪邀山水共流連肩瓢綰帶蹐黃鵠遍訪蓬壺海外仙

亡女像贊

望其眉宇則珪璋之潔而皓若雪問其肝腸則松栢之堅而操若鐵人皆謂汝以身殉夫兮貞且烈我獨謂汝忘耄耋之父稚稞之孤不以聞且攜也而於孝慈乎或缺嗚呼卞之峯兮摧且裂茗之川兮悲且咽汝之從一以終兮日星珮玦其昭揭千秋而下兮名無滅噫魂之逝兮淚之血

醒神翁過弔亡女之變賦詩謝之

百八十翁江上來憐予膝下近亡孩林間甘井數先竭巖畔名花幾早摧億萬恒沙俱夢寐三千世界總塵埃相逢且醉樽前酒無問浮生併上台

與縣令汪公書

僕不肖年鄰九十閉關待盡而公之下車來不能匍匐台階甚矣其可憐也亦情之萬不得已者豈謂少女所嫁居太守省心之仲子生員翼

隆不幸翼隆病故而女輙欲自盡當是時姊姒
輩數以所遺兩歲之孤女甫五日之孤兒朝夕
勸解稍稍延今三載女且轉繼四兒國紀係太
學生三歲男亦轉繼仲兒國縉係舉進士令章
丘改廣東道監察御史已而復謫改令淅川補
南工部節年乞疾侍養頃復改南都水司主事
頃於縉之赴官也女輙自謂兩孤既獲托以今
年清明日過展夫翼隆墓所慟哭而死已而蘇
左右復勸解攜之來歸輙自縊以盡噫茲固不

肖之不幸而抑亦天道之酷烈以至於此僕不
肖且傷且恨傷者傷其狥夫之烈也恨者恨其
不恤父與母之痛苦也今且族間子姪舉監輩
數十人共為具呈仰懇覆勘轉申本府及撫按
守巡諸天臺嗟乎凡為父母者固不忍隱其兒
女之貞烈所嚮然抑豈敢自為陳請煩懇乎哉
僕既衰且耄而族間子姪輩數為欷歔嗚咽以
請故亦不獲自阻隨亦齋戒上聞伏惟俯為垂
憐焉不勝戰兢瞻切之至

附邑人陳旻年題烈婦吟云烈婦者憲使鹿門
茅先生女也適海寧居太守仲子翼隆生女甫
兩歲生子僅五日隆輙病亡婦守喪三年清明
日展墓慟哭歸即閉戶自縊以殉夫君聞者咸
駭且涕爰作詩以哀之粵自世教衰風俗日以
澆頹波曷能挽士行鮮不虧爭如烈哉婦一死
能獨持皇皇憲臬使篤生此神奇懿哉蘭蕙質
皭然冰雪姿嚋能諧伉儷刺史閥閱楣嗟嗟鳳
鐵羽哀哀凰獨遺形影只自弔安得恒相隨節
彼南山石矢心同不移徬徨竟日夕荼苦當告
誰所有雙弱孤寄托嫂氏慈值茲清明日展墓
心神馳一慟忽自盡貞魂渺何之杲日揭昭朗
悲風吹寒其世有好男子如韋復如脂突梯以
偷生焉用男子為信如古所云婦女留鬚眉卓
哉此烈婦　足以風民彝大闡烈婦傳不愧良有
司曷不陳　聖明綽楔褒章馳古有觀風者采
之以謠詞爰筆為
書此言告史氏知

附茅維撰居烈婦女弟茅氏行狀烈婦婦於居
三載而嫠又三載而慟其夫居仲子之墓歸則
自經死聞者烈之咸呼烈婦不以氏烈婦者為
余女弟茅氏云仲子有季父居次公者哭烈婦
而需其狀謂余家大人觀察公春秋高不忍以
狀請時余兄仲氏既之官兄叔氏居去烈婦死
所十里而遙不相朝夕也必欲悉烈婦狀者責
在不佞不佞固無文而狀烈婦無用文也遂雪
涕而為之狀曰嗚呼昔烈婦之與仲子背也會
舉子甫五日烈婦病且死以故仲子華匪不聞
既華而不瞑者移日若將待婦訣者及烈婦闡
則仲子死既十日矣烈婦慟而絕甦而慟曰天
乎傷哉我之不得借夫子老者命也又奈何使
我不得與夫子訣而不瞑夫子也今且死以瞑
夫子而又奈何使我後夫子十日死也天乎傷
哉我死後矣慟復絕而甦左右衛之不得死陰
刺三尺綆紖懷中是將乘間死之左右窺其志
衛益密寬慰百端卒不解則娌氏數之曰而不

爲仲子事仲子母也者則猶有仲子昆弟在而不爲仲子撫仲子孤也者即死殉仲子是仲子瞑乎烈婦一爲毀卑得其所刺綆自足謂點卑止無大異他淺婦壯術者漸解去久之以其孤託兄仲氏子之而余因女其女退而指兩兒泣室中曰吾昔者須臾無死者徒以兒故耳今幸我兩兄者收之兒不孤矣則又曰吾得從吾母奉佛持誦作一白髮優婆夷心固甘之聞者益不疑獨其近侍女時時聞烈婦獨居多咄咄語怵悠若相應對者始而怪之久則以爲常不復問也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投書戶外呼曰若良苦我迎若若其偕我好謝若翁毋過痛若也烈婦寤猶若有覩者乃大悟曰吾知死日矣會寒食展仲子墓慟之幾絕謀諸女奴將止宿墓盧意寔爲死所聞者恐趣之歸歸則羣女奴不解去陽爲好語不輟及旦而起則屏女奴而誡之曰爾曹毋諱吾疲甚將閤扉熟寢矣亭午扉不啓余從母氏排戶入則已雉經氣絕而面

如生術方書解之卒無効嗚呼忍言哉先是吾宗黨在嘉靖間有烈婦閑於朝而祀之是爲余從姑至是里中稱述烈云而家長老則謂前烈婦之死於倭其死誠烈然不死其辱甚於死有不能不死者死在呼吸間哉後烈婦可以無死而死之其死猶足多向使烈婦與仲子訣而死於呼吸之間死非不烈世固有之乃今權其重輕緩急無爽錙銖能不死而卒死之踰三載而懔然必死之志若呼吸然嗚呼其烈難矣蓋觀察公晚而進余生母沈生烈婦而絕乳又甚甍父母絕憐之稍長爲擇壻得仲子咸謂居仲貧觀察公曰余知居仲有丈安知其他無何仲子父郡伯公卒於官家益中落仲子就婚婦家顧烈婦嚴事仲子仲子安之時余先姚姚孺人致且若干年烈婦佐母沈稍稍約內政織嗇井井家人多之烈婦嚴不憚曰吾既爲人婦而以女多我婦道之謂何觀察公諡其言遣歸仲子家成婦禮仲子有兩母交頌新婦賢尋復偕仲子來吾宗黨迎謂仲子曰仲子吾客也無敢贅壻仲子矣而仲子務遊學夫婦燕見者可日計人方側目仲子當不止讀父書者而竟夭死乃令以婦顯仲子幸耶不幸耶仲子名翼隆邑諸生家鹽官父諱守郎郡伯公嫡母徐生母沈是稱兩母云烈婦生於丙子年九月九日死於巳亥年三月十三日享年若干歲始舉一女未字次舉一子元超未聘郎余兄弟所子女之者爲烈婦兄者四爲烈婦姊者三而稱母昆者獨余維也齒相等也兩人者朝夕嬉父母側甚娛也而一旦奪之酷五內裂矣胡忍次其事而文之其他淑行槩不及載而特著其大者仰丐大方一言以光墓門之石

其斯名言烈節並不朽

四月初四日湖上吟

年來湖上多佳麗今日經過獨黯然無耐賓朋泣蕭瑟不堪歌舞共流連盈盈樓閣春風畔鬱鬱鶯花煙水前安得洪厓幷綺季雙乘鸞鶴俯雲煙

四月八日壽醒神翁

四月八日牟尼降仙翁此日復懸弧總屬人天產英特却教海嶽現河圖賀蘭漠北殊勳少室終南興不孤豈似留侯赤松伴却從黃石授兵符

送袁德門按察關右

聞君抱牒過關西驛路春風送馬蹄暫借名藩
傳按節還看開府自天題五雲日月才無滯萬
里星河興不羈方叔建功奏閫閫周宣側席

湖上吟

日日攜壺過湖上歌唇舞袖遍滄洲千章花木
空中縮萬井雲煙掌上浮天竺先生應同載孤
山處士鶴仍留蘇堤岳墓錢王廟無限風光共
怡游

賀沈太素

使君按節閩州上復道移官劒閣深淼淼江流
下漢沔峩峩城郭峙山林孔明勳業乾坤最司
馬文章星斗臨佇看風猷垂竹帛老夫翹首竢
嘉音

贈汪體純

看君多澹宕却羨習長生吐納掌中握鉛砂黜
內盛無心即解脫有覺總靈明疑是浮丘伯翛
翛物外情

其二

載酒西湖上何須艷綺羅牽衣聽梵唄綰帶俯
松蘿興到鷗鳧狎醉來花柳酡夕陽忽西下歸
路嘯還歌

桐崗大司馬招飲來鳳閣醉後以詩謝之

鳳凰山上鳳凰遊十二闌干碧玉樓左繞峰巒
劒鋒挿右環煙水鏡花浮兒逢舞袂綠珠艷不
異歌梁金谷酬野老却慙垂白髮何當沉醉臥
丹丘

過三賢祠訪醒神翁賦贈

三賢祠裏又逢君總屬豪雄氣不羣花影鸎聲
互綽約湖光山色共氤氳幾乘雀舫探斂室復
着鷫冠攬豹文野老何當攜劒珮

湖上撫亡女之倏自題一首

不堪膝下么麼倏却攬湖中煙水春三竺聽猿
逃黑眚六橋走馬裹紅塵初隨竹院僧傳梵謝
擬桃源人避秦從此脫離省煩惱鷫冠鳩杖扣

天眞

壽堪輿家戈丹山七十

人生七十古來少君獨齒同絳縣老牛眠馬嘶掌上陳五行六秀槃中考此日適逢懸弧慶歌唇舞袖竝姈娉我今傳觴復題詩客亦當筵併豪詠一盃一盃復一盃不厭十千倒金罍何如雙肘跨黃鵠逍遙方丈與蓬萊

祭冢婦閔氏文

惟萬曆己亥三月廿八日閩冢婦閔氏之葬也

遣季兒維函牲帛致祭於其墓而告之曰汝以閨秀配我冢兒貞淑慈惠足稱名姬兒也頴姿善文與詩當是之時擬遊鳳池豈謂性侈豪爽不羈甚且挾妓躭酒併綦汝父特厭訟之郡守赭衣幪巾囚之棠阜桎梏而死輙遺我醜姻戚閭里竝憐衰朽我哭之慟摧肝曳肘顟天無路殊欲授首已而獲孫名曰元禎肯堂肯構頗力家聲拜官光祿祖業無傾母子相將稍慰我情兒兼曾孫兆河兆海竝讀我書爰近魁壘遊之學宮鴈行戲綵兒已娶婦琳瑯芝茝豈謂元旦汝輙病亡內外銜哀共爲裂腸要之天道虧盈靡常龐眉白髮拄杖無當今且卜葬竝兒一坏生也寧帷殁也同丘從玆以後山水松楸我老無挾我悲無酬爰酹爾酒爰宅爾幽九原之下百禩千秋尚饗

弔盛南橋年丈

同伴看花三百輩謁來凋落似晨星隔年猶奉傳書札此日忽聞去杳冥玄壤黃泉今已秘紫

芝青鳥知何房兒予衰颯不能久安得爲君題墓銘

贈醫家沈明吾

看君多道氣抱術自長桑五色瓢中草千金肘後方擢筋兼搦髓起廢併扶尫此日題詩贈翻疑費長房

西華先生文集序

予同年廣東按察使王公德數稱從兄西華併暘谷風神藻雅當於晉之王逸少唐之白香山

無以異者予抑竊嚮往之數獲締交云已而西華先生沒其子寧國少府公某遣使函先生詩文藁二十卷屬予序予再拜稽首而誦之慨言曰大較先生澹宕不羣故其發之爲詩歌文章之什雖第進士軒冕仕路而其心固已泠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之深古所稱物外司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半山賦賦之所次湛天地浴日月羅巘岫珍泉石與夫盤桓謝眺清嘯孫登郎其中所醞釀處故其珥筆拈毫所嚮燦

然戛金石掉雲霞鏗黃鐘鳴大呂令人讀之若將入少室終南之宮而與角里綺季相爲揖讓其他雜著上下二卷尤爲卓犖倜儻可謂碣石蓬島之邃與世之游氛浮埃杳不相及嗟乎玆固當與日月俱遠傳之無斁也已是爲序

明故勅贈文林郎龎公暨勅封孺人某氏

合葬墓誌銘

龎君時雍之縮印綬而令丹徒也廉靜寬仁以拊循之蓋與古單父相上下者予抑嘗舊令丹徒一切吏民過予所共爲口晝之者如此已而擢戶部郎以行遣使函先公併母氏狀來乞銘按狀先君諱某繇白屋起家累千金然多長者行嘗夜之田有盜禾者第陽爲搜擒聲故縱之令逸去晝或監收刈又聽里之攬禾或東或籃或肩負以歸公亦不以計也其所賑貧護飢與者類如此間有強梁者過橫公間亦閉門謝之不以較故鄉人號曰龎老實然獨能敎子雍故善文繇縣高才生起家舉戊子鄉試暨壬辰進

士令丹徒五年以治最封父暨母如其官父年六十七病沒而母年九十有二同母兄弟四人姊二人而庶母某氏生兄弟三人姊一人兄弟輩或俠邪傾家而雍繇入官後數捐俸以遺之與同母兄弟等且以慰先公於九原以此龎氏輒昂然稍稍立爲名族云父與母之沒而權厝也久矣嚮未及葬今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之某原而雍仲兒縉令章丘時所錄其省試之文而賓與之者又以予亦故令丹徒或竊附其[illegible]

謂舊令尹而新令尹予故不敢辭而爲第其事
誌之者如左銘曰

重淵之下必有明珠公固漢三老篤行之遺
而能手授子以詩書其生也力田其沒也旋
廬佳山水間千秋百世其珊如

詩賀溧水令徐君

翩翩溧水鶴仙令幾奏琴臺白雪絃治最頻年
報大內璽書此日下甘泉銅章墨綬花間寵絳
節緋衣天上傳野老鄉風拜稽首題詩遙寄五
雲前

詩賀縣令汪君舉公子之慶

紫氣翩翩官舍春忽傳天上石麒麟啼聲初似
插霄漢頭角還看生甫申百里壺漿花外獻五
雲日月掌中巡遙知湯餅開嘉宴野老題詩褭
舞塵

詩賀胡襟寰方伯誥封三代

方伯移官幾許年頻聞治最奏甘泉誥封三代
恩如海命賜中朝寵自天象簡緋衣懸日月星
軺露冕儼神僊堪憐野老題詩寄萬舞隨風漢
水前

送錢承江按廣西

五十年前我舊遊忽聞使節按炎州夷歌野戍
佳山水繡斧雕戈擁髻鄉東望蒼梧瞻粵海南
連象郡總攬矛府江戰壘今猶在倘賜祠田慰
部酋

詩贈王雲泉

看君抱術自長桑幾引上池灝氣漿共羨冰壺
貯玉液還看芝草鬱金香擢筋搦髓神僊訣綰
帶褰衣霄漢翔此日倘逢起尸屢百年大雅照
山堂

耄年録卷之九終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坤撰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錄是編藏稿續稿皆其襍著之文吟稿則皆詩也玉芝山房稿文十六卷詩六卷耄年錄則詩文襍編不復分類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迹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故施於制義則爲別調衡彌而古文之品終不能與唐順之歸有光諸人抗顔而行也至耄年錄則精力既衰頹唐自放益非復壯盛之時刻意爲文之舊矣

重校易庵先生雞土集序

易庵先生以文章詞賦雄

世廟時久矣其所刻雞土集未及傳而先生捐館舍當先生病篤姪輩中有雲霄公者閎才淵學人也先生雅愛之以幼孤未成者托焉因以所著雞土集托之曰而知漢氏兩司馬唐代李杜　明興何李諸君子乎然諸君子之骨朽矣而至今無不知者非以其著作也與我吾生平擲管抽思思以一當諸君子顧不知海內以為何如妄意千禩之業或在茲也若廣而傳之來世得比於諸君子死且不朽雲霄公俯而應之曰唯唯先生沒無幾何幼子起為名儒人謂雲霄公無負其孤托獨雞土集板為他氏所獲雲霄公諸生俸纖微不能歸然對學士家往往生徧誦招隱[illegible]

讀朗朗有聲響振林籔而慷慨吁嗟恨不能取板以傳也已而雲霄二子名嗣向師向者嗣起俱有異才為邑學生於是始捐二子月俸取前板以歸然中之磨滅剝落者已十之二三矣方謀梓補會先生之孫曰秀曰馨亦邑學生雅抱先生之志持先生遺稿若頓有亭記併詩文種種欲刻以傳雲霄公曰姑先完雞土集以成先人已成之志須爾與向等偶風雲之會為爾祖刻續雞土集未晚也用是相與校閱其磨落者刻補之而雞土集告成雲霄公欣欣有喜色過王生而問序王生曰偉哉公也其能托孤也功先生在一時其傳茲集也功先生在萬世而況令操觚之士摛藻之夫得睹先生之鴻裁而為模範也偉哉公哉先生可以不朽矣余小子不佞少嘗慕

觀此集而多私藏未之得也間嘗得之而
又蠹食之餘未之全也今撫全集讀之乃
知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於理無所不洞是
儒宗也而詎詞人也耶先生為文賦其研
理處如老衲談禪天花落而石頭點也其
叙綴處如泛大江風恬浪息皓月當天水
空明而魚龍穩臥也其變化處如神龍遊
務入出不可測也其巖險處若巨靈闢黃

河之流飛濤激射萬雷怒號觀者目不及
瞬耳不及掩也至其古詩歌行近體不規
規於法而意到筆隨遇境必窮有證必切
未嘗不朗朗然表先生殆薰才乎三四讀
若起先生於九原而對晤也假令先生蟬
緩於兩司馬諸君子間豈詎能先先生哉
然非雲霄公恐傳未必廣也人又謂公無
愧先生著作之托先生諱乾字仲坤嘉

靖戊戌進士起家為祥符尹擢國子監
致政歸閭門著書有蒲吾山人稿易庵野
記并醫案行於世學者稱為易庵先生其
贊行在別傳不具論雲霄公諱鶴沖先生
其從世父也

萬曆二十八年三月上吉邑人王汝霖撰

同校姓氏

鄉致政

竹庵劉世勳　雲峯董　際

龍吾馬斯才

選貢

肖岩王汝霖　昭褱邱　炳

邑庠生

陳善講　杜光代

張邦政　徐鳳至

張所知　洪佳士

王洗心　杜　烱

李宗武　馬應時

王三畫　王三宅

馬攀龍　翟成德

程宗洙　馬中驥

陳時春　甄光夾

王盡心　王制心

王肯堂　劉萬言

王三輔　劉汝夔

邱嘉猷　王三台

臧時行　陳嘉論

鄒應麟　臧時可

李　基　陳王道

陳繼志　藾良翰

邵　俊　臧時芳

馬景龍　[illegible]

廩衛庠生　郭守固

同宗

姪劉鶴冲　子劉遲　劉颺

孫

劉慧龍　劉士彥

劉守達　劉弘業

劉維康　劉曰秀

劉則向　劉曰賡

劉曰顒　劉師向

劉煥宇　劉曰幹

劉曰俊　劉曰奎

劉成性　劉成章

劉成巳　劉成業

劉　默　劉成[illegible]

雞肋集詩目錄附詞

卷之一

感詠詩 二十五首　述母意

答母意　驟雨行

漁父詞　樵父詞

牧童詞　國學齋不寐 四首

琴　自遣

江縣尹　獨酌

賈莊村　贈王蓮峯

書卧雲菴壁　答張大尹

積翠橋　法果寺

榴花詞次平軒韻　慰廷父兄喪内

逢淇中人話舊　竹院聽琴

食棗謠　寄光上人

列國寇　書燈繁花

有志　靜坐

覺非　有所爲

浹雲操　春日即事

別蜀人張蓮坡 四首　秋峯望月圖

雪山書屋圖　初度

原缺第二葉

和王半沙書懷

早春夜酌用李義山隋宮韻

念母　感詠詩 二首

客中寒食　偶書 二首

讀易　論語

閑中吟　完州道中

辛丑辭官燈花盛開　試諸生問韻得心字

東溪　獨坐

閑居　和馬年兄扈從七詩

宜城有感　漢江新月

裴陽道中　沙店遇雨

夜過□州追駕不及　經李御史墓

贈謝承泉　無題

過磨崖寺　過故讀書寺念友人

池上　春野

讀書有感　長嘯菴

過高齊地　棗強客舍

野水舟中即事　宿魏河

遊焦山得爻字　答曹霜崖

狂行吟　後江行吟

卷之二十

序

卷之二十一

文

卷之四

雜著

谿上集卷之一

古唐易菴劉乾仲坤著

感詠詩一

人生三代後學術雜然出卑者流功利高者入空寂末流愈散潰百氏據巢穴大道既破碎心體窒弗失悅我程伯子動靜皆粹一明覺為自然有為為應迹

感詠詩二

千古何寥闊五氣亦差參嗟我受帝則惕若日監臨[illegible][illegible]園世而我秉方心時或有觸忤靈根息淵沉不見萬年松湏髯氣秀穹林雖蒙桃李笑不受四時侵

感詠詩三

皇皇厥上帝詔我以粹秉實理妙磅礴萬化流自中靜坐為入門一敬貫始終久之動靜一宇宙在吾躬陋哉釋氏流啾啾談若空

感詠詩四

天地浚粹精妙合凝我形湛一乃其本攻取汨其靈牛山佳草木無復昔青蒨言存夜氣旦晝恒梏亡容止乃溫潤詞言自清泠能者養以福賢哉

感詠詩五

谷神元不死誰言混沌亡太虛有靈妙得之為心主一制群動積順習汪量中心養養熟太和游其鄉靜則天而道動則粹而王此學久湮塞我心悲且傷

感詠詩六

丘軻古賢聖其心在遺編我亦有吾心乃在天地先其載無聲臭其初本明圓如何受形役利欲相糾纏誓將刮磨之物去心自妍

感詠詩七

春城氣佳哉鬱鬱還芊芊我覲有道者德容亦如然英華茁天則灑落無際邊閑居樂簡默儼然坐青氈扣之言乃發瀏瀏澗下泉聽顏日不舍心醉忘其倦叶

感詠詩八

天地生五材民生并用之大為萬物府微為六氣基往初古君相燮理有玄思歲以無留厲浮治熙於時後世視之邈元化誰其尸

感詠詩九

上世治五行水官宿其業汚池以䥯美滯滄形
泆川者氣之道大綱甚安帖後世無水部陰氣失
官節溪沴于天紀一雨可舟楫漂流害禾稼沈竈
産鼃鼈所以勦子歌千載有於邑

感詠詩十

野雲我之形明月我之性誰知天地間非但丸可
天允懷杜夫子妙句良可詠雲裘意俱遲水流心
不競

感詠詩十一

本朽盛則殺後世籍乃繁小言已破道小辯復破
言作者日益富況乃以板傳輸金萬卷易白首未
窺垣古[illegible]蝌蚪[illegible]漢猶殺青尊學者苦難得不釋
[illegible]記精熟蟠胸有典墳古道今已矣世
沿河奔

感詠詩十二

文章貴養氣養氣非為文衆妙烱森布五行秀氣
盈軀潤餘吉倬經世安足云著書不得已天然自
不群春天際草木春山生烟雲化工本無意萬物
自芸芸有時氣震盪古今入斧斤拔山大也川
溢日月昏如何草玄人自雕蟲冬歲功

感詠詩十三

流俗競豪華古今一丘貉阿房已灰燼姑蘇亦麋
鹿人生無百年何用苦構束金碧半空寒豈知神
祿辱行當誅霜茅結我青山屋中藏萬卷書更有
一尊醁日夕掩柴門庭院倍幽曲無風花自飛無
人草自綠

感詠詩十四

井田不易復限田聊講求貧者無立錐富者土跨
州貧者終浮竄富者益侈平貧者餓木食富者稚
肥牛富者幸凶歲貧者[illegible]秋富者刈黃雲貧者
[illegible]二丘布衣有[illegible]卿[illegible]生愛

感詠詩十五

吾觀天地根[illegible]中為封培元精以灌
溉叶太和則曝之蔦敬[illegible]萊生生內含腴靈根
蟠九垓無使枝葉繁本體反翳埋翳埋[illegible]尚可斬
伐良足哀

感詠詩十六

夜讀貫宿火或告在石燧石靜本無火黯然守天
地石動倏有火星星傳紙艾有無動靜間小物可
喻大日用民不知而我發長喟天地有至理不在

有所為

心存古客鄉浮家笑此行草短沙平日林疎野出
峰雞聲村樹白馬首夕陽紅自恃談大舌聊更泛
取名

涙雲操

癸酉山兮巘寒巇寘長鑱兮見雲飛憶親舍兮淚
淚玉誰為食兮母或飢母或寒兮誰為衣雲不[illegible]
兮雲有歸遊兒一去兮何日歸雲無心兮飛復飛
兒心孔悲兮雲莫我知木蒼蒼兮山團團風蕭蕭
兮水淺淺杜鵑為我兮哭落暉兒無淚時兮天無

雲飛

春日即事

桃花滿溪鶯喃兒楊花撲地魚上池野人載酒來
索詩笑倚竹床與看棋

與翁人[illegible]
滄坡老子余同[illegible]洲浦雲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憂觀一帆春雨下滄洲
滄坡老子余同醒煩心蟲響悲涼古庭笑我紅顏守
流水憐君白髮吹秋風

秋峰望月圖

竹塢疎風宜岸幘望見秋山青過窄大峰冷鑿太
古色小峰森森如劍戟泠下豈容走俗狀手拋[illegible]
藤瘦龍杖綠苔倒坐蒼苔涼老眼神光射天下[illegible]
昔我生當少年足躡赤橋捉白蟒而今老去無[illegible]
力每對青天長嘆息痴兒不解英雄語仰問明月
幾許月色能添白髮明秋光不惜紅顏去浮生如
夢蓋蛙戟縛虎捕龍兩肘倦西風老骨吹酒醒目

送長風順毛鷹

雪山書屋圖

高山峻嶒糊玉屑溜滴崖簷碎瓊玦滿林枯木作
寒花瘦竹半崖欹欲折族族寒稍遠寺園覓食飢
鴻凍尚飛五陵酒貴雙南金梅花詩思兩不禁浩
然風雪灞橋上破帽寒驢縮騾様歸来醉倒長安
巷小兒爭拍銅鞮唱古人高興委於土收入雪山
作書塢睡覺華胥日正午驚見楊花撲牖戸摩沙
涂眼太玄經伊吾聱牙不可聽呼童石鼎烹雪啓

[illegible]

贈定州張施漢

昨見張施漢衣惡形古峭手持步地圖育藏太平
經其法似細碎使我迷孔竅凝神締覩之一一皆
精妙矣非有蹈襲近非有竊剽隱身道者流酒酣
怒罵叫人或嘲侮之欣然付一笑我有漂毋心子
無封侯貌

上父塚

馬鬣東風蔓草青多年詩愧尚熒熒墳土手澆寒
食酒願同兒淚到佳城

和陶子瀚客薊丘

鳥啼浮名縛此生薊丘買醉薊丘醒梨花明月客
窗聽暮雨空山猿一聲

遊靈源

禪窗吟木客靈藥蔓僧軒秋草埋佳句昏鴉集古
樹

戊戌寄毋

遊見寄書萱堂親老顏不見冬復春烏紗累盲袍
裏身不得弄猶萊 叱嗔

寄世芳兄

淸風相來謀議經明月相中憶弟兄旅夢初醒數
聲鴈西飛順遇紫荊風

僧舍牡丹

一吐天葩寶砌東海棠宵遯翠微宮老僧心事如
枯木無奈名花色是空

寄恒弟

念念小恒無了思官金寄去弟收之射牛碎甕不
能記記得葛洪遭雨時

寄絹與一亨兄

匹絹慇懃謝老兄謝兄平素萬千情裁時仔細將
來看都是寒燈筆織成

再至[illegible]

前次天池釣客回布衣宰相尚塵埃君如不棄一
相見寺古花明共酒盃
客是今又花西[illegible]賓劒雲飛五色晴君肯再来一
相見寒燈細與話三生

吴村送客

此去可柰何何時再見之雪花遷如許卮酒安足
辭

寄贈吳僧庵

青山吾佳友日日照我顏一雪何大恐勿爾失吾
山我心悲慨之望山淚洗㶁哉長大鵬羽縛繫長
闌干為掃山上雪青山還舊顏又思不易掃待日
出再興

壽李大理母八十

慈母髮星星耄耋曾回八十春庭有彩衣真
瑞戲多玄圃殆仙靈諸孫梔李猶成見百歲嘗
衛來失銘壽酒頓同元氣飲醉光明月學長生

遊戚南山三首

登戚南山巖巖聖賢姿勤批瀟洒甚萬物忘機
德行常致堯舜而為天下奇焉能伏百里而為大
下出
有容皎如玉挾琴秋山堂政閑花影靜曲作千仞
泉冷冷秋風歌神俱造物翔高山與流水日暮空
絃響
知也昔者句時也鳴不平一朝遇傾蓋論交俱服
翔我魂礧胸消我鄙吝萌頓言學靜一以無負
淺公

遊洪山三首

秋晚渡唐河過洪佳致多雲昏明微火谷靜鄉樵
村客醉暮山出僧閑野水過功名一炊黍如旅亦
松何
仙跡遺丹竈幽宮倚翠微樹聲吵暮鳥山色老秋
暉新月生僧屋飛雲傍客衣一年成幾醉捲白莫
相違
庭靜樹陰合溪晴雲氣流塵心如少退六鑿盡天
遊汗漫風乘我春容蝶化周解衣磅礴坐天地一
扁舟

登黃金臺

黃金臺上秋月明黃金臺下鬼憐青白虹猶貫劍
燕臺芳草空生郤子宮燕山紫黛餘王氣易水暗
鳴流恨聲美人已隨彩雲散寶劍時出野民耕酒
酸風雨起臺下恰好騎龍天上行

渡易水有感

易水無聲日夜流沙明草暗已三秋昭王不在荊
軻死客有劉生過易州

題元儒倪瓚畫

伊昔阿誰氏幽林屋數間暝心入無何不看門
外山好山青自在流水去不還若會此中意萬事人
等閑

邯鄲道中

古道入邯鄲山河秋色闌雨峯晴更翠霜葉晚多
卅戰骨猶前代歌樓空故談客寒思魯酒買酌起
長歎

卜幽二首

靜止有深趣黃中真厥居肝脾俱屬我手足亦宗
䆒貌定嚴天紀言徐慎化樞操持似枯淡醞藉益
文腴

壤厭蚔蛙聒青山結草廬種蒔乘地氣乳字依天
雛飫水甘玄味看雲沒太虛松風滿屋室枕石饑
還遊

黃粱祠短歌

衰絲凄煙寒照遲行人空拜黃粱祠浮名戀我受
不得下馬閑看祠前碑忽如夢醒起長歎傍有道
士暮炊飯

題壁間畫劍

瀞氣如生滾滾奔乘風悍翻試天機他年變化成
龍日莫忘前身是劍時

夏末試諸生

衙齋脊秝鳴早鶯廣堂長日試諸生文從龍氣吐
成色守挾海潮飛作雷大器古來無由學前人
只是浮名明心最是惺惺老科舉功夫累匪輕

送李拙脩之同安

一見知胸次句餘似宗工交高談名理足清警古
燒裁詩燕五色奇易已三叉文思移潤對花雨秀
閱髮靜坐入無文為文乃能高筆力更博極磅礴
瀚人豪天下君與孫氣味如漆膠

登北固值風雨

嶺口陰風變早霞滿空草樹綠跡斜黑垂城郭鳴
寒雨翠遶樓臺流落花山氣沉雄奔萬馬水谺呀
鐵走長蛇飛雲忽與客愁盡江上青峯晚更佳

道傍禪舍

晉騎龍虎嘯風雨此日驅驢古道傍却羨草庵僧
入定雲生殘衲石支床

和王半山書懷

忽聞歲盡醉登臺雪霽山青春又來枯木着花心
不動孤舟橫水句空裁骨清欲跨天風去氣峻能
吹野馬迴造物催人成大夢驅鶩地裂起初雷

上春夜酌用李義山前韻

瀞鄉謝莫飲流霞渾水相將處處家谷靜鶯啼古

游

無題

捲屋陰陰槐葉[illegible]生戶外綠侵衣日長危坐神
如水閑看青蟲化蝶飛

過磨崖寺

醉過磨崖寺天風吹我襟烟霞無俗態草木有禪
心山色濃於酒溪流清似人最深堪愛處氷綃玉
球新

過故讀書寺念友人

讀書曾在佛堂東二客論心半夜鍾劉子不來王
子去獨餘明月滿長松

池上

發此山下池萬象發清穎照髮空我心濯足動山
影旁通草木潤俯察星月烱漁磯太古蒼一竿夕
陽冷

春野

牛眠谷口沙草青鳩叫村頭杏花白雪消溪深生
好魚寺殘松冷過仙客

讀書有感

千載幾人能靜坐六經何處最高深平生無慮自

[illegible]智瀟灑毫不是心

長嘯菴

深草新成長嘯菴老人日久閑高談眼前時事曾
中氣化作南來風雨寒

過高齊地

十二山河鉄帶襟民剛土沃勢當秦英雄草草窺
王氣風雨蒼蒼傷客心斷碣文章思汝上空山草
木怨淮陰

聚強客舍

獨倚村樓對落暉茫然身世十年非長歌大醉還
添酒深悟羞看荷葉衣

野水舟中即事

江空受明月寒光白如掃荻花拂篷舟中有幽心
老雲起非吾事濤奇厭天巧庄禽饒變聲山意飽
青曉草滿綠平空枕易此生了

宿魏河

片帆收暮色孤泊魏家河倦鳥還林少寒烟雜柳
多潮生明月落酒醒暗螢過淮水降英氣東流不
敢波

遊焦山得文字

焦公祠前冬午芽碑殘字滅蒼苔包山空月淡鶴
聲響江静風微示葉敲丹仙小隱燒龍虎石道大
横成卦爻紅塵浮生三十載令人長謂羨由巢

答曹霜崖

此有幽人合草堂養恐藏拙小成芳閑雲為性自
舒卷枯木如心無色香世事到頭都是夢人生錯
履只因忙幸從京口多奇士更得霜崖古道光

江行

泊舟候步山登山澂清眺元氣浮秦淮奇客思燕
趙旅情閒烟冥合江日明秋僧遠鐘微歸人下
山少空山落葉鳴鷥起孤栖鳥興盡忘言還前村
月初皎

縱舟大江中振衣石城下一飲江中水古心倍瀟
洒望見江上山亂出若大牙（仿魯上江記）讀山雲久不
飛忽動若奔馬物理只如此達者笑拊髀林古
佛祠行藏•卜瓦

我生之初父奇泉後竪於懷兮小字喚我依
吾母生予當子夜父爲悉在蘇河頭剛風吹骨成
奇瘦翠浪圓身[illegible]流[illegible]潤門籠碧霧女孩張
翅下冊[illegible]

北固山觀潮

潮生山下玉龍奔有客山頭思不群江門送愁應
入骨海風吹醉欲飛神兩三虹氣圍瓜渡十萬軍
聲過海門布衣合少青萍劍閑眺孫劉戰迹陳

與鶴林寺僧性治

當年黄鶴寺邊吟花發杜鵑春色深（寺有杜鵑花　黄鶴）
不来花又謝月明猶照古禪心

聞北土有兵二首

赤縣劻勷不可眠漆園坐誦秋水篇可汗南牧邊
如許一讀朝報乞凛然白從金碧事木天海内騷
然今十年罷民創夷未息肩重以水旱蟲雹艱貧
者輸力富輸錢莽蒼百里空人烟餓骸往往横野
田飢盗時時掠布帛吉囊性如蒿火連手握十萬
風雨旋雲中將士真可憐神州大器妥可便肉食
之謀必萬全新學小子未可言

昨夜天邊出攙鎗赤雲夾日如烏翔塞下兵氣如
白虹夷禍忽起居肯傍戰雲腥兮野日黄（[illegible]及下）
目三尺强騎胡控弦誇跳梁掠我牛馬山谷[illegible]
極宵旰憂聖皇故鄉老母病高堂安得快劍倚天
長一揮擘醜血淋浪生俘縶組首函橐歸来

歟若乇

世界

山河大地未為病水沫結成亦大奇八紘自轉原無動萬物同米不可齊妙悟忽生消雹處本心頓蕭化鳩時此物終須灰刧火覩乎何足感悲之

開西北起兵登北固山懷古

胡塵秋氣黯神州武曲加身志雲差地走人江當士萬士藏雄畧奇公侯風聲草木俱成晉雲雨殺能終屬劉闔關弄奇非要聅養凡貨本見良[illegible]

灑灑遊

六塵滓太清天和亦剣夷甚者詩為腐月露汚肝脾酒復時中之狂醜成離許閒隙出闤闠內野豁眉目青山落吾手黄葉打人衣寺寒紅樹暗稻熟緑溪肥西夕鷄上塒舉目五鳧飛至樂皆忭餘吾人本古義

焦山寺

風收殘雨斬新明寺外群峯依舊青恍惚似刪爽照海秋江如熨緑波平夢中夢醒空惆悵身外身來現古靈欲問老焦呼不見偶逢僧語苦前生

讀佛書

庭前柏子寂無言禪客拈来日日九九到無人無稱子那時究在目中圓

讀定性書

虚靈本無垢古語良不欺精神謂之聖古語良不欺去嗜天機深古語良不欺心平氣自和古語良不欺塗人可為禹古語良不欺潔白無文字是我本来時此道不虚行唯人能廓之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正席乃屬纊本體暫澄熙此時氣已散雖覺將安為人於將死日正似初生時中間百来年血氣强汨之物慾厚塗抹靈明没幽痺醉夢隨流浪沉痼不可醫可惜明珠貝泥沙汚天脾蠢動猶含靈彼獨匪人斯

遊萬壽寺

細雨連朝暗新晴草木醒天風吹客衣冷然到禪庭僧寒語亦野佛古性猶靈草莽傷心綠江峰稱意青何當拋俗事塵外縱吾形

夏日集楊宰相園亭

縣着初来古樹村九蹊共華宴石宗園静觀樓下深

坐倚下水橋邊清叫猿野水孤舟潮帶雨芳尊高
閣浦飛雲興亡都屬詩人醉日暮空令憶許渾

登錢氏蓮思屋舟先生

胤東風集珠履松竹清華富山水屋舟先生已
仙去丹竈秋烟蔓藤藟死生雹露互化根吾猶遠
公知止乾坤無處不堪醫草木有方誰者是酒
家欲誅先生明月壇深杏花語

贈李鶴軒

[illegible]眞有道胸次廓光霽政煖如冬日守清比夜
[illegible]成議論磊落動天地鬱鬱有風骨偉哉廟

袁兩峯庄

悠袁氏地秀出兩峯高王色催騰踏幽心游契
泳魚還有記麋鹿却忘樵危榭月明剩虛亭松
濤來遊多墨客亦可著吾曹

題畫

盤[illegible]蒼古盆垂草意芳石邊有靜老心與古俱
忘

秋江聞漁笛得漁字

遊空明有月山遠[illegible]無雲漁翁醉成趣吹笛宇如
聽

書劉一江先生壁

巖巖鐵甕城下有大江水浩氣來不泄沛清波靈
雨英靈吳楚鍾精淬魚龍起霆霆飾異化名落生
劉子

氣動

夢兆燈花吉大來紅黃高廣氣佳哉神手萬仞青
天壁志宇八挺赤斧雷手洗日中三黑子（子丁七寅秋夢也）
日吞霞角一珠胎（也）亦夢從茲奮起洪仁度青帝回
心[illegible]福步

嵩劉頭上陟層臺春色晴看遍八垓地响紫雲天
末起星纏黃道日邊迴逐雷殘劍吐奇氣迸石老
松穿古苔更得剛風吹羽翼青冥寥廓絕塵埃

秋日閱武得剛字韻

山河四塞繆蒼蒼鐵騎朝馳古戰場風起雲飛傳
號令龍盤虎距見禎祥羽麾赤熛明秋日劍戟清
剛耀曉霜聞說天驕又南牧控弦百萬未全降

東字和韻

草木慘江東暗嗚氣候同鐵衣排肅殺龍馬躍英
雄劍吐三軍白袍酣百戰紅燕山摩舉石大筆欲

霞宇和韻

殿倚寶劍結青霞跨下英雄誤自誇道傍伏石夜斬虎城上浮雲秋化虵昆陽大戰風飛瓦魚湲雄圖右畢沙書生無柄空觀武穩坐西風説六花

示諸生

草茅伏英雄壹閣起常布文章如王道便是青雲梯

雪漁舟圖

大山小山無寸青長江萬里如月明楚天不盡鳥飛絶老樹欲動風無聲何人方舟順流下草衣箬笠神瀟洒逢底有兒能讀書不是尋常釣魚者玄真子陶朱公避世逃名俱已矣後来空自談高風我觀功名等塵垢何似忘言付盃酒武陵豈必皆神仙桃花流水人間有

有客

有客荒村恒苦飢弊冠憔悴不勝衣十年屋底埋頭坐不信將軍食肉飛

求菖蒲

陳道昌陽已吐芽漸依拳石净無沙道人若肯分遊供歳晩同来看着花

堂堂正正歌

堂堂復堂堂正正復正正高山大川秀形骨青天白日賦靈聖大仁天地心大中天地性大靈若古愚大動出至静宅心造淵止萬化有欄柄紛紜膠葛定於一物去吾虚物来應嗚呼此道吾自足曷以能之曰主敬

觀鎮江府印文兼用小官三印有感於懐詩以志之

[illegible]天形象積牛腰束嚴晨開寶匣四印累累[illegible]貫有老等形制大小別日鈐千萬顆朱殷爛發亦角刓篆磨滅四印書着一貴賤雖不同相遇俱無迹視昔爭長雄何異蝸蠻觸人生有靈覺道與貌形骨六鑿互天擾群動狐埋滑形敝神亦枯昏衡忽緩録録遇事掣吾肘不得養静獨人形脆且儒青壞比金鐵金鐵尚如此況吾電露觸世界求缺陥人生多不足縦有印如斗終究還造物古聖固根蒂大妙觀無欲無身除大患況復榮與辱明珠媚淵川春華逆松木外無内無時凋内無[illegible]灑然超無窮不受萬化縛

焦山

披雲躡危石來觀瘞鶴銘銘文自剝落非手眼明不

大水憂用白戰體效盧玉川

五藏陰氣結奇恠憂觀大水流天外女媧焉敢聚
蘆灰臣鮌不能亜土塊衝撞天上日星溼丘陵忽
被魚龍鼹小民巢居箕尾間漁畋網罟晒天盖神
濡鬼溺無逃門乾胃膨脹坤脾敗大帝提攜造化
壁手淘東海惡物汰須臾洪水聚左坎赤縣神州
宛然在驚覺衣汗毛孔寒無乃湯婆為此恠呼兒
頃倒夜洗足湧泉穴煖睡得熟

毀成

功番等雞肋況復浮雲憂一失真脫兎萬事付破
甕物理固好還人生有奇中故城閉雙龍寶氣空
斗横一朝遇二士復出試其用死灰吹可然涸轍
添春烘造物誠小兒戲如活汞大伏包變亂間
闢有竊弄味古至人言愈我岑岑痛

秋興二首

岸杖飛涼候高林奏秋聲海天絕纖翳四山[illegible]
青瀨漲登孤臺心空眼界明江河[illegible]
滄溟一洗出不掛百折去無停[illegible]

泗與盈世人好速效只作旦夕營詎知川消流乃
是萬里程

閑雲散夕陰落日天一碧明月起東嶠可愛不可
即寒花不肯飛庭[illegible]餘一氣神處潛萬
緣息清商出氷絲白露下我[illegible]自送孤雲還獨恨
肘無翼

老樹隱者居

大樹不能花骨須半為苦小樹花已飛綠陰成默
凝落鳥不能巢宿寄作上柴野烏不能雲飛上野
[illegible]惡室如金籠[illegible]出吹風霾皆雨生禾耳[illegible]
與八埃野人不能聽慘[illegible]人生不草草胡
為乎其來赤誠用殺機[illegible]忠肝如鐵石
精時鳴奇音

過九里山有感

九里山前水尚流水聲如带古悲愁沙場月暗雲
如壘草磧風腥夜語髏大盡喑嗚西楚氣空餘兎
狗假齊旌功成身退誠天道何不俱從赤誦遊

書旅河東岸驛

雨際膏血已枯楞右臂而今復敗撓人材有數支
過[illegible]事無[illegible]題門鳥明春人寒得無應北水細

流安可渭圖南自有垂天翼何必區區在一毛

謁孟廟

東魯古名地嶧靈鍾大賢立其傳承列聖雄辯折羣言遺像還英氣匡時陳大篇客廷[illegible][illegible]深晉拜侯微虔

過滕縣

過谷惟滕子倚車問井田新疆三百里舊廟二千年東望多丈丘西流有暗泉源淵閒性善深悟意欣然

滕舊壤五十里而已今自界河至利國監二百里矣所有教再過滕世子廟見民祈雲有感

禰爾滕侯壤猶能聘大賢井田新一國喪服定三年草木時風變山川古道還有雲留北嶧不雨費西泉廟貌齊梁後民心伏臘閒羌奏感酒旅石曰灶香煙雲氣流山下饑烏窺豆籩遺黎祈大雪古後感精虔不有七雄篡千年祭久門於茲徵性善信不易吾言

登嶧山觀泰碑

他山如堆灰嶧山獨其文小山不能雲嶧山氣烟溢如何小人斯忍須無道秦秦亡碑不滅字畫存聖神彷彿見古巧倉心籀意寬響揚湑後世石旁亦沕昏霜露青葱路春風來仲坤讀碑先讀史乃解意云云愛之不能去以空不以人

淄陽道中

石雀御魚上兩沂野狐不渡古淄頭沙昏月死呼滑道狹墻橫避蘇句松氣吹來尼父宅杏花飛登會侯丘苦吟正爾無佳句雲卷鐘聲下寺樓

過魯故墟

魯宮舞雩三代民聖神賢秀此鴻鈞三千年後逢田父耕出黃鐘見古文

汶上

野父春耕汶上田停車攜老問前賢而今粟室汶陽者不是當時閔子騫

漂母墳

淮土不帖帖（淮地多高下不平如波濤勢）淮水大氣轉淮陰風泥鸞壯士多偃蹇英雄困飢餓奇傭在懷卷水邊老漂母眼力宏且遠攜手七來翳桑尾蜘餽漿飯勸君讀古兵王侯在旦暮此即宰相材誰謂婦人淺慨之拜墓下心愴涕泫泫

新橋早發

老卒吹牛角烏烏是土聲羈人了殘夢驛早聚空庭寒乞猥官柳中天來使星雙旌明海日導我汶陽行

草橋岡

曉日平岡縱大觀汶川南去綠潺潺行中已覺吞雲夢眼界遂須上太山老樹含黃夫鶯語春風細草已青還浮名掠我江南夫不得歸來須兔園

烏江項王廟

廻首彭城已覆都美人駿馬總成虛江流不盡英雄氣亭長能知鄴下圖范老乞骸真大肖韓生烹嗚太無謀勢窮日刎天亡楚百萬坑秦天忍乎

彭城項羽廟

古墻老栢宿淮鴉日暮江東西楚家馬上悲歌飛霸氣帳中飲泣失雄誇烟炊萬落成樓閣野燒孤城死叱咤四老當將在山上下若劉項總鄰

徐州漢高帝廟

漢高原廟枕沙岡野老春耕古戰場半夜大風吹赤燒淮陰饑士毒貪狼二帝席卷秦中將萬龍兵圍垓下王百二山河今共在有人講雨爲楚香

大莫抵周村劉氏宿

莫抵周村敝草廬主人沽酒鷹溪魚夜行石伏於菟闕春夢寬飛蝴蝶胥道淺煬人能避竈烏愚齊客不吹竽欲論時事新題目范老多奇背有疽

黃石公山

黃石古洞側斷岸横素秋不見黃石公空見黑石頭秦世無此人素書非所留（素書語卑弱不似秦漢間文字恐令後人所僞）嶼北下有奇跡恐是張良詐黃石與赤松與事可對譬大抵秦漢際士多七雄流竊弄有奇智愚歷在掌杯我行維祠下古像卅留殘尾燈横紙拂石石草綢繆寒流空谷響春色背城浮上馬感慨去松道風颼颼

過泗州書驛壁此時黃河水將涸粮道甚艱

神州粮道三千里西北咽喉上大長縱得黃河常滿注無憂他盜阻淮陽

齊地悼古

齊馬不及楚牛風齊門包茅服楚雄殘陽曾照幾興敗十二山河九合中天心入手中鈎帶小白不干幾大公系王雜伯足偏駁理道恐未流天胄禁近老人未寒語五子爭立流尸蟲鼎危生治易亡

壽仲父晚圖汗朋躬古今日負二曲首詩氣雄圖
祖太空樵歌莫響三歸地樂細秋園六變宮壯我
少年如伏櫪今人悲歎付長風

蒙古丞相苦感懷 墓在東平州西

土熊山下古精靈二百年餘再托身天許地性生
骨氣心包帝籙天圖深老眼古書破萬卷物理天
機頻窺見蟄伏坏闔閉生功鷄鳴儼坐周公旦險
機短節如脫兎還將造物弄奇幻小兒小兒安能
知一毫千金在此旨

冬燠無雪

天地道靜萬物生玄昧生華天理工降冬回塞收
歛意陽和開歲發生功田間野馬清熠熠黃沙道
上塵蒙蒙六出無花況三白土鼓祈年恐未豐蚕
蚕圖圖漢疽癰南漕水涸比膚攻吁唱唱我民勿
悲恫君心正爾致和中星暢天使淮采風飯牛車
下有歌頌 古容字

穀城老僧摩鳩揭

僧有摩鳩揭屠蘇二十年三生觀水月八部擁龍
天身影淡中月心香清處蓮六根本清淨不受六
塵纏

清穀城下清行天竺僧行深觀自在入寂照經
在煙城持乞鉢雨夜讀傳燈能語未來事奇予專
在庚

次東阿

齊威雄斷毀譽訴大門深烹阿大夫萬器有亡安
足計此門一朝不可無

鶉野李先生

鶉野眞有道脇次廓光霽政燠如冬日守清比夜
氣出口成議論磊落動天地鬱鬱有風骨偉哉廟
廊器何幸見親炙受教誠不細作歌紀盛德題乃
易菴弟

飲玉峰貲先生別墅

濃歡玉峰酒淡看金谷花人生清富貴何必遜煙
霞

語道

號自吾心出大約凝於靜處伏天根皮毛枯槁含
精髓肝膽青熒曉鬼神綠沼春生有源水青山暮
起無心雲自知奇偉在平淡誰謂吾言意不倫

洗劍歌

鐵爐化劍赤色刃共川作衣頭常雨氣作深紫泚生

土花精光暗蝕星文眞壯士見之心惻然自將磨
洗長江水文章片片如吐蓮蛟龍失色風雷至上
所日傍珥下斬巖中懸秋鋒頂遂千年志感君受
君賜千金恥售青萍市運亦於[illegible]古之事不辭常
在英雄臂

遊紫府觀

芊眠紫府觀山色佳有餘入林鳥不飛水清反多
魚舟臺發黃鶴石壁生紫芝烟霞含道氣花木任
幽姿結茆抱虛白中有谷神者忘機復忘言骨氣
秀而野松風如五絃散髮卧其下

南溪心隱胡子

南溪有心隱淵退胡夫子世學負大志而乃爲祿
仕祿仕又早歸磊落嗟已矣詩成彩毫珠貝生翎
藏寶匣雷電殛南溪之山兮秀而深南溪之水兮
有古音南溪之雲可以語我心

意見

昔時累博雅讀書患不足近者別意見有書眞不讀
邈邈古聖神心活轉樞轂至今炯然在浸作生民福
靜觀靈臺中萬象森在目天寒昊自明欲淺機自觸
撕文化異端王道雜茶毒得之汜長歎有士在丘公

扁舟擢歌

木樹寒愁鳥悲野水深鯉魚肥客扁舟坐無爲寬
鶻群傍舟飛草木庶雲如衣冊炳炳綠浩蕩白燦
燦黑如棊萬物理靜乎而唯自得是良知糾糾紛
紜此亦此爲常不爲奇

聞鷄引

丈夫有志畧勇氣加凹方[illegible]壁亡柄筷菟貫龍會
辭朱殷豈不哀痛雷鍥在手破此夢夢勿貪高鳥
早退藏兮冥冥洪邁從彼赤誦桑林生東白埜屋
亂鷄吹驚我臥心起舞我衣志練綠洗甲銘在陰
壁景龜文受之於神與解變化一鰌一龍

山中人

有人兮山中餐霞兮啗松朮栢兮煮石采芝兮同
春紛瀟兮爲衣編茅兮爲宮淵嘿兮虛白性皎兮
心澄丹田兮氣煖一國兮積慆貌然兮無累視世
兮圜中飛神兮御氣乘化兮鴻濛
有人兮山中道氣兮仙風古貌兮秀骨碧眼兮綠
瞳雲心兮月性高山兮峭峰肉芝兮石髓沆瀣兮
飽充玉笛兮吹月黃鶴兮凌空玄圃兮壯遊丹丘
兮浪所汗世兮如蓋高宵兮相從

有人兮山中東西兮林東雲深兮石亂有逕兮僅
通茅屋兮蕭然衣袍兮被躬簷下兮醉旭閑閑兮
吾亦兀坐兮渾為載魄兮營營心止兮氣靜氣通
兮形融熙熙乎沕沕若處兮羲農身谿兮心谷以
拙兮為工人動兮我靜以拙兮為工溫養兮子珠
安置兮黃宮烹虎兮燒龍以拙兮為工
有人兮山中幽絕兮圓中松露兮洗胃柏子兮令
宗覺飢兮自起呼來兮小童拾薪兮汲澗煮飯兮
齊精玄霜兮絳雪熟鍊兮固封谷神兮不死抱一
兮長靈守黑兮生白明脇兮半中勿代兮矢和[illegible]
為兮世雄天上兮地下唯我兮獨尊此樂兮無[illegible]
有人兮山中

韓信困時

上山下古神下山間靜人天道好還乎藏機存亡
陳夫霧散四塞野鬼夜為燐木稼成鱗芒狐鳳[illegible]
大塵黃石雖奇異炎雉鳴未信除符枕魚腸[illegible]
乞丐身壞極生大亂誰為石畫凡氣骨不虛生[illegible]
脉豈常也亦羽掃明日青烽燒杯羹誰為臥[illegible]
吐飯揮八根長跪問靜若此疑請丁寧靜者[illegible]
嘆四八當尔良米[illegible]撩木内[illegible]命决死生

梢滴草木醉不醒子氣如風雨然[illegible]沁冷顛青
識退止三時序不停既到陽節盡早棄身外名

桃源圖

古木蒼山路萬重仙家洞口白雲封洩機最是溪
頭水流出落花幾片紅

至誠通化

迁吾讀易謾浮名痛息塵機拱穆清毛骨結融天
理靜風花脫洒古竟精道心已熟梅花發春蔓來
醒池草生四十九年無一字更於何處法其剃

莊敬日強

茅屋亚衣三代英游心尚古想高明表冠結束山
川氣動靜圓融周孔情寢食語言渾道妙盤盂戶
牖究虛靈顧予兹有萬鈞力不識後來何似生

觀火

火氣炎炎只上升灰沉燼落入無明當時一體未
分散便是元包魄載營只為動來傳了用至是寔
灰象土形魂升魄降亦爾爾火生於動機元精至
人養道天根濕以火烹水溶又溶以水生火顛倒
之至要絕妙誰人知天根溫兮氣上之蒸成五色
十年芝嚼芝蔵[illegible]脫水火更顛黄鶴[illegible]天許

龍飛渡别浦一眺蒼然平楚鎖滅了强吞弱吐神
祖聖伏遽如許舉頭日月跳雙丸泳空流髀空推
會看牛斗撅雙龍讀書不受青山侮井底蛙陸士
龍竈下養韓擒虎今何在成灰土男兒成敗何足
數君不見西北風塵亂鼙鼓所慮者有老母

吳門秋望

秋晚吳門黃葉稠種種青圖綠注孤鴈下寒汀淡
靄生溪樹客在煙雨樓臺最高處暗想赤烏年霸
心王氣金戈鐵馬虎視中原英雄盡被天奪去到
于今五湖風月濃於酒都屬了江上漁樵耕話古
人物狗今人算倨往來聚散如風絮新月吐庚申
天下事吾甚厭夜夢海生紅日大如城空手能擎
繫莫要說人驚懼

颶風夢覺葉杜牧之

黑風卷海水飛上天中央元氣鬱盤桓雷電掃八
荒神鞭鬼馭載陰帝皴弄奇備操天綱飛沙走石
拔木發屋不足道千山萬山搖動如群羊雲如黑
浪雹如斛雨如斬斷天河長容有張膽者登樓觀
之壯氣神洋洋醒來落月在屋梁照見長江大河
廻綠腸丈夫噫氣旋六合六鵬九萬陋笑逍遥莊

蘇州楓橋晚泊

君不見吾戰千爭殺捨得山河誰壯一場會賞似
花開却被蠻達風流放蕩五百年後有個弄丸老
八過此笑他酒聖花神無伎倆到得來稍笑乞盃
何乎將虎踞龍盤俱要當空悵悵野渡無人春潮
綠漲唯有楓橋上月明無盡藏楓橋下孤舟無恙

淮上春望

淺草春頭綠未足淮上多筋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盤[illegible]曲齟
齬寒澌斷細泉春觸衣風拍拍勒馬[illegible]問頭清淮
蘸碧玉虹流淮上青山網繆漸芽暗烟月漁火滄
扁舟更好是杏花紅綻才屋角呢喃眼色無邊際
胸中不帶芥太清裏縱我神遊逍遙汀渚前身忽
悟莊周

登盱山

紫暮青朝赤殺毛脉天造山河雄傑風鬭水水鬭
石浪花同又碎橫飛萬里盤旋孥獨眺身入虛空
見胸消肉開激老眼激心胸勿付頭頭露出都成
佳絕人生大氣吐淮流爛熳明月春色撐腸禁不
得散此見與蠢動含靈融和血平生點發物
濟[illegible]

界廓然空潔面前今古一塲戲說君不見煙際沙
間青青燐火雨中明幾想是擒龍捉虎百戰英雄
血當時喑嗚叱咤大風起屋瓦皆飛裂山頭只作
聞蛙吠何如登盱山一大醉屐齒折

天長縣西嶺書懷

古道青痕宿草細露天心別浦杏花風軟吹醉面
正是性宇清晏春臺午榭有人偎熱玉闌干濁岸
是山一片水二片雲一片萬象縱吾雄辯說轉了
太極圖絕頂一圓圈轉迴頭山不見水不見雲不
見瑠璃世界團圓現三十六年功夫深淺當衫多

英雄都在那窠臼裏收斂

丹陽縣七里橋即事

春水不生烟晚風清入骨我太癡淡然澄碧□□里
橋邊草太鬧青種種意自別奇絕奇絕忽是我心
在水中孤月圓融本體有無間耶□□□□離
說最佳處是虹橋倒影水光碧消户明□□村頭
地名偶泊三舟一是漁舟一是樵舟一是吾舟漁
叟漁舟西去一月隨之樵舟東也月復如是吾舟
寂不動月亦在中流畢竟兩舟之月即吾舟吾舟
之月何處在天上是源頭

列帝廟 在丹陽之西京口之東

白帝城邊雨若拳西來六氣黯秋天帝略偉兮智
不聞連營七百里兮倉卒何以折還是故卒敗於
吳人之炬兮雪羽恥以何年何此行兮孔明不諫
又不隨行兮為後援戰骨兮紫烟至今兮為怨雲
如壘兮夕慘然野廟無食兮雪擁其阡

陳少陽祠

臣血流為江水直臣心化為五色石血能續國脉
國脉不能靈臣血空留千古赤鍊石可補天天怒
不可飭臣心有恨欲自咋臣死不足惜國勢已逝

又神姦有頭長一尺嗚呼臣有青犢刀十年跨下
未吹毛

延陵季子墓

墓上有楓墓畔有潮墓中有人不可招之楓有柯
潮有鯉墓中有人愛莫起之行行陌路人纍纍離
離鬱鬱墓中人愛莫語之墓畔水成波墓上月
如鐵生前有劍掛人墓死後無人墓下過

奔牛渡

奔牛桑葉黃傍有小村樹葉黑溪邊漁人釣玉玦
幽於冰明如月懸之腰間媒得挑英雄任氣俠人

生莫渌渌

江上子胥廟

江水翔江雲合屋下陰蟲聲閣閣松燒碣礪壯兒皆濕吁嗟悲哉蕭瑟泬寥兮吳中父老猶伏臘英魄如不死楚越為羨吾一嘿怒濤石空相吞內江上愁山青似屬鏤劍漁人安在哉文章片片落誰手也神物有奇氣直貫牛斗墟猛烈不可狎

甘露寺北臺小飲

晚山深翠抹秋空江水怒飛椎折斷岸懸崖如畫更着禪林烟織草短沙平岡迴峯遶恰與胸襟寬窄浩浩空中一醉不知今日何日聽笑造化小兒錯標題目捏我作紅塵客幽賞開登水窮山盡兩脚不知疲極青鞋布襪一任水雲腥濕

夢上天

身騎黃鵠兩袖飽天風星如斗日如城五色雲中謁帝帝旁開人讀曰是劉生帝命取黃金剛所赤精寶劍投我懷中又賜以蒼虬駕去佐以雷霆忽然驚悟夜正三更不覺汗流毛豎肝膽欲青炎虫流擊柝布衣英半夜雞鳴非惡聲廣坐有肥頸君欲請長纓

秀中臺

明月為性雲為心秋水為神玉為骨五絲編珠入肉團看來終是他家物休坐禪莫辟穀縛住精靈反成俗莫非我無非彼死生晝夜而已矣朝學道暮學道眼前脚下實探討飢食渴飲皆神妙知道了須失笑請問渠見否早天生吾不草草來騎虹天胸飽去脫衣還舊病放達忌枯槁秀中臺上看乾坤雪月風花[illegible]好

丹陽途次書懷

道味三危露世味五侯鯖都不但丹陽村舍酒船忽入花影客桃到江鄉夢裏何人吹[illegible]志是大氣千年未盡[illegible]魄[illegible]感幽人[illegible]山[illegible]向酒聲中說露醒來浮世似風[illegible]英雄肘試將學種天根手斫取施[illegible]驅胡為男兒有志知成不自來布衣風塵變姓埋名相雞狗

思脫塵世

古鐵如冰空激烈未至未来且依草閣壯士差裘恨得闌干熱萬物有生還有滅神奇化腐朽應得化神奇這聚散何時歇人生如露電客氣多英[illegible]

世味甘酸徒鑿成一包膿血安得天池風露灌
肝世慮化爲塵垢去神思清如氷雪

招隱寺賦　　古唐易菴劉乾仲坤著

其始穿竹田以行崎嶇詰曲十餘里而後至草木
幽異篠篠下來空谷無人水流花開寺門東向趾
古樹新芽茨接於前元豈墻見乎若倚青山濟乎
吾慮潭影空乎人心噫乎何來之晚也寺之東南
山氣森蕭泉名虎跑石泓萬斛色清樹籟聲鳴萬
玉下注三坎雷奔雪翻懸崖赴壑而不危附川到
海而氣足於戲奇哉古人之文流出肝肺混混而
不竭者甚有似於斯而今也不在於僕舊聞梁有
昭明太子者曾於斯讀書於此安得起九原而與
之言哉忽然天風吹衣林有清嘯偲邪鬼邪萬籟
吁邪客有五人者攜壺從予披雲上徂求所謂讀
書臺而吊之立孤峯以展眺探古洞而搜異拂蘚
文之午封悵石龕之滅既雲排冉以開飛松飆麗
而精吹驚惟木之如龍悅鳥語之禪味悟我生之
無始卑佛書之揭諦假使昭明之猶在將謂此語
之不易彼既與未死者而俱往吾故秉元化而再
至臺之上兮多月明臺之下古道不可行茅山青
兮練湖平美人不御兮我心如縈遂與客爾其根

綠□道躋盤石而坐焉烟靄極目其平如席□□一片萬屋露脊參差而楮如雲如織閭人塊之乞羞歎斯遊之奇迹已而悲風凄其四起暝色入合乎寒城客與予而俱返別遣謝乎山靈

甘露寺賦

北固山大奇也狹而長峻而雨脊動尾撥若鶩繇之出於大江而甘露寺乘其背京口城郭因岡□額縈紆曲曲若蚯蚓然適當大四塞之會城南□色愈出愈奇青意滾滾若千兵萬馬從天而墜也其北江聲震撼巨魚出沒明滅慘濟水雲腥惡波浪掀揭銀山雪屋一起一倒天地欲覆江上人□其形如缺草樹差差樓堂子子高下岑然氣理金鐵爰有精舍雄據中央基勢磅礡其谷空豁制碧若玉以為瓦築丹霞以為墻編鵰毛以庇宇截彩虹而構梁磨補天之石以為礎集貝葉之書以為窓焉七月七日劉子與客携酒乃登□微而望八荒目睫巢乎吳楚咳唾落於徐淮泰山若礪黃河若帶雲中諸山若鞭龍驅虎而南來於戲偉矣若今□記物八九曾中能無□芥者乎又見其雲生於□□□而起膚寸而合彷彿□□□於木杪□□

氣以揮霍挾雷電而深質拔地脈而上天布甘澍之洪造忽當面而化龍垂空碧而夭矯客神驚而色變予舉酒而一笑答曰斜陽草樹尋常陌巷耕夫牧豎風雨之餘往往得乎斷劒而拆戟蓋昔孫劉曾講兵於此而今已陳迹方玄德之困於吳也孫仲謀欲以酒色殘之而備不墮其計然而受挫於吳者亦多矣想是抑鬱沈憤之極龍文虎氣凝結於此地今雖數千年而猶能見其靈異者邪劉子曰有是哉吾聞地道卑而上行五精之氣以隨以縱蓋地形如肺雲出無心而太虛無礙也故得盡其變化之良能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波非烟非霧如繒如布赤烏夾日丹蛇在後而此雲之猶龍也皆偶然之故耳又安足怖哉客笑而起雲亦飛去

焦山寺賦

噫吁嘻偉乎雄哉元氣之所遵兮而有此大江白氣一吐其濤甚文有若匈中兮貫大地而入乎蒼蒼京口之下北固之北中流忽出山兮古有焦隱士者曾絕一世而習靜於洞房予慕其勝者三十年矣今始得攬衣以直上兮明目而四望秋深

蒼煙寒草綠六朝俱不見兮感古今之旦莫又
何悲乎鐵鑅之興亡其數百里之間漢漠乎芃葉
洲圃團乎茅屋之居井井乎稱人之田點畫祭
可辯毫髮兮欝欝乎葱葱乎皆太和之露藏觀
宇宙之寥闊悟此心之無際兮其來也冉冉而其
去也室堂不足恨也故嘗竊笑夫泣牛山者之徒
自傷山川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吾亦將泉石
煙霞草木者之狂既飽觀而倦矣乃循故道而下
兮霧露山翠相搏而濡濕乎衣裳有漁者艤於海
門之右草服古野舉止春容持苓箸而數魚於長

磯之下予心異之往揖而問焉曰自有此江便有
此魚乎曰然自有天地便有吾人乎曰然江流乃
無盡藏而吾人不得再寓形於宇內何也漁者喟
然曰太虛乃吾體靈妙乃吾常而[illegible]形骸乃吾假
借而寄也蓋此身自太古而來未嘗一日不在也
予不自知乃血氣所辟云魄所魅[illegible]假而知此則
萬物之涉於吾者淡乎其無[illegible]味也矣且夫大江
之漁亦多矣得魚焉失魚焉江之水自若也況得
魚在手失魚在江是魚未嘗亡也又何足以動吾
心乎乃歌曰古人如落葉兮造化如轉蓬既能安

我於大塊兮終當取我於太空[illegible]往來勿
臂之屈伸兮得喪毀譽安足以膠外而滑中識大
地之無止兮茲不撼於佗之八風予聞之脫然若
有所悟也歸以告於鶴崖老僧僧曰此有道之士
也借予再見之至則解舟而去矣風蕭蕭兮石巉
巖木葉下兮逝寒波彼伊人兮遊無何

金山寺賦

古今之遊覽金山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皆與化
俱徂矣其吟咏於壁間石上者不知其幾千萬什
逝終當斷爛磨滅澌盡蕩爲太虛而後已劉子又

胡爲而來哉莊子曰神奇化爲腐朽腐朽化爲神
奇牛溲豨苓時爲帝者也感而賦之其詞曰
瓜渚平潤京口深雄江流其間山起江中吾欲暫
蛻乎塵垢乃泠然而御乎天風汗漫遊於無極寄
絕冠乎平生下窺人於萬物一盆群動不息倀倀
養養衣者食者貨者器者奔名者役利者喜者怒
者悲泣而嘻笑者貧窶而家陰驁激烈智詐愚婪
累寡強吞弱割據攻取相切相劘乃千態而萬狀
當此身之在彼中亦爲大化所縛乎山頭靜觀肉
清神爽既而道石路之通幽歷佛宇之中遊古像

守燈缺月浮烟於花昇發老僧獨闢雲起不知求
流何年禪心黑妙乃任象先然入而俞廓虛而不
應往而不返以心為性枯槁寂滅六用俱死吾
非吾道之大全也問之不答留予飲食器皆陶瓦
氣味淡薄授予一書繆妄奇畫未識歲月古先生
作一予笑而不受返之坐榻不欲夷狄吾學也謝
之而去是夕也靄滅風止水不鱗瑩其淨如練其
平如熨一切水月一月之攝玉界瓊田表裏澂澈
於是油然心會蓋欲言而難說天籟不鳴星河皎
潔盃渟既去本來露洩淜空水之相涵若扁舟之

一葉酌西江以為酒挹北斗以為杯以劉子為主
人以萬象為賓客劉子醉矣於是解衣而吹乎鐵
笛木葉早下山雲俱裂

夢艤賦 并序

道之不傳久矣周程而後乃見先生氣靜心夷動
與道會宛然古人典則也嘗屏教於乾而乾自焉
良多若背其訓者然往來於胸中不置恒夢寐見
焉感而賦之其詞曰嗟古道之云亡已長夜而未
偭何先生之崛起為一伕之賢秀謚所養之大醞
亦渾賦之獨厚心廓然而大公萬物來而順受見

大體於圓融破小儒之句讀聽其言之炳炳乎毋
心於禽獸能飲人以太和心乃醉於春酎奴隸氏
而役之若萬物之在閫外也味以不入若長堤之
拒雷昔為唐之牧令進春川之三設方大仁之流
行忽化理之不究民百里以奔送咸攀轅而哀雅
至今思之不衰每飲食而必祝及登身於言路大
姦懼而驚走疏危言以醫國若扁俞之注灸蒙聖
明之寬大免大何之凶構愛靜坐於公餘友周程
而先後士請業而雲來盡海內之英胄以鄒生之
異類無古人之味契曾屏息而進謁亦蒙遇於客

齒出胸中之古典不憚煩於面授及愚蒙欽公業
命於南狩感訓言之在耳慨會見之難又恒夢寐
而覲之懽平生之如舊負區區以前陳訴余步之
未達逢我公之叱教曰天道其倚伏醒援筆以賦
之望南山而宿將

續正毋宴瑤池賦

詩雖鄉子少年曾著此賦而以壽其祖母余讀之
愛其奇古縟博其神僊之富貴者也竊嘗效之欲
[illegible]而侑觴且以為余友范氏母壽也其詞曰
昔[illegible]神州之西有經天地之靈秀奇異者也人[illegible]

竺封故多異人其北曰玄圃方三萬里周乎青嶂
護以芝田隔以烟雨闢其深袤四覿而若弦彌望萬
峰之紫翠橫天又崑崙之靈異鍾焉者也廼有瑶
池於其間一明吞空虛涵萬類風起而魚龍躍舞
光搖則星河破碎其渟也玻瓈凝碧其流也雪山
溯湃者池中之水也奇者詭而出高者拱而立華
者琢以斷秀者疊而矻峭者跂之老者蹲之大者
碓而峙極變態而不一者池側之石也或吐芳於
燙丘或落英於錦簇或四時而葩龍或春深而紅
綠或偃蹇輪囷乎玉柯或爛爛芸芸而金粟其姿

眩目其香清骨者池上之花木也若夫碧瓦參差
燦乎千山之雪月朱楹巀嶪拱八極之鯤鵬張錦屏
於黑水架石欄於丹霄簾幕淵容之珠璣彩虹作
線渠鑿金皇之翡翠白玉爲橋是則王母之仙居
鍾瑞池之奇秀異靈而嶕嶢者也[illegible]王母以八
月八日而生萃金精位玉節[illegible]終宴衛颷輪
佩明月鸞青田之翩躚口黃庭之[illegible]仙鳥[illegible]如
得偈駕翠虬而駛[illegible]蹴赤[illegible]謁東皇於青
闕飲瑞露於三危[illegible]蟠桃[illegible]其女仙之[illegible]
而無生滅者乎凡遇其初度之日則群真畢會於

瑶池之上焉桂娥獻古香之花麻姑製青霞之帔
飛瓊捧琢藤之杯許王奏雲間之唱龍宮貢其蝦
鬚嵇城繡其仙仗山鬼相領以拜舞木客蒲伏而
奠仰廼若陳筵則炊青精以爲飯斷黃芽而爲蔬
蒸麒脯之綺靴削藥根之膏腴上羽觴而百拜供
雲餅於六廚剝珠宮之火棗剖藍洲之冰魚乃飲
瀣沆而共醉舞日華之長裾是日也八風清暢九
垓霽澄天帝出大號於豐隆命天孫裁雲錦酒星
注五緌奎宿爲歌行遣增福使者來錫壽於玄圃
之中既罷群真偕王母侍者照芙蓉美碧瀉泛於

乙之蓮舟愛青山落日之不可盡也於是相與連
袂而歌之歌曰緊仙母兮長眉青掃淡月兮耿蹤
星採紫芝兮助長生藥山中之樂兮又增人佐之

庚庚

燈花賦

予以戊戌登第先是燈[illegible]有異花而果成其兆矣後
寓於河南庚子來朝燈[illegible]復有繁華而加奇焉感而
賦之其詞曰
豈[illegible]蕊而成此花者非吾氣也耶萬物異形而同
氣兮亦炎支秀混合而流之事未來而理先見兮

[illegible]心根不動山人能會得時偭入時活潑潑若乃會
不得只是畀精魂安得如先生之在虎丘也而以
斯言告之也

靜坐賦

有天地而後有我兮理賦于形湛吾心之本無物
兮靜具於生繫多慾之起軀殼兮汚我虛靈又群
動之紛雜揉兮猾我清明惟靜坐爲善學兮聖賢
可成反目機于帝側兮塞面門以連山收天聽於
惺惺兮肅氣容於緜緜良久野心之始定兮元秀
凝兇葵蘖麥生於肘兮葸葸在中撥陰濁以遂

天粹兮不攖六鑿入深潛以羙靈根兮未有七情
忽天機之呈露兮於物于心羌萬理之咼來兮爛
然而新若山之吐月兮四歛霾陰乃見吾之本初
兮圓而又圓叶云自是氣和而形和兮萬物不能
侵無我而自適其適兮付物而各因其因其悟也
頓兮而其未悟也養之以浸是在着力不着力之
間兮此語有补嗲大道之零落兮吞豈無人哉

鶴林寺賦

[illegible]劉子曰子胃鶴林之遊乎對曰未也然則風
[illegible]何如哉修曰寺也當幽勝之會最珍恠之觀無
[illegible]碧之水天有磨蘇之首蓊山千力而萬氣水隊
往而復還此其大都也寺畔之溪雲飽烟肥草木
匪匪黃鶴於飛霜禿木氏萍死池波食魚之而黃
鶴爰悲西彼寒松胎息遲遲在陰樂坪非雀之意
其來其來海吹萬里是以鬱此老心𢘌彼訏聲劃
劃喁喁㶇㶇颯颯谷吞山應激衫流宮如笛如磬
叫暮嘯秋吟不減華亭先生欲往聽之乎劉子曰
了丹谿極不暇也客曰寺有名花古曰杜鵑神工
染根望帝托魂絳雪爲蕾青山欲然天葩膰足國
色嬋酣聞之土人春宵月夕能爲妖佳明粧滄搖

舟月妻霞青娥玉奴與人變化平聲子盍往觀乎
劉子曰子目艮匠也久矣[illegible]絲垣爰矗古
竹橫斜多態風饒霆足枯折不死剛寒勁氷幽欲
生雲清如落玉浪浪切切蔵苔[illegible]幽人靜心聰
洙理熟妙觸刻中逖悟天[illegible]徭徭菁菁漢未殺淸
[illegible]鳴泠泠尚帶秦聲先生曷一跡其間乎劉子曰
[illegible]有病未能也客曰壁間草[illegible]詩碣新者蝕
一殘者蒔滅氣[illegible]神巧畫拱天拙沟擲橫波勁鈎
屈鐵片石數行月生雲裂迅者險者電斷峰折復
有大字奇古盤曼龢鼓翠雲怒猊掀山大似項羽

耳也扵是歸而斷桐理絲而[illegible]之器若泉寓扵心心寫之器器發扵聲聲似乎泉也當其流出胷中而注之手也冷冷然故非泉而有泉之聲焉雖然待其人而後鳴余素不工琴時試鼓之傍者大笑唉乎無肖扵泉也雖然胷中有泉則琴聲之不泉無害也八月五日記

焚乙未苦心稿記

往昔王通氏則好周禮㴱㴱然有志扵周公致太平之迹而開皇大業不足爲之君也以予觀之從而王通得志亦未能復古治吾蓋扵六經之續知之也予舊有苦心稿數百篇曾擬第扵乙未不然遂致惜扵塲中命題不遇此以今觀之雖遇亦未必第予盡扵艱深之未盡去辭氣之未盡粹其然理聚猶不痛快也而知之扵戲雖有此文誰無此文宜予之火之也易菴識

劉氏宗支記

劉聚出扵原始別族徙居扵縣陰村生子五人門著曰友曰海曰忠曰顯著始入居扵城中爲文和有四子伯琮仲瑄叔瑜季璣琮之子一人焉爲文樹瑄之子一人焉爲汝[illegible]爲汝楫瑜之子五人爲汝弼爲汝明爲汝爲爲汝樂爲汝敎璣之子三人焉爲汝訓爲汝敬爲汝漸汝相生瑞汝器生震與雯汝楫生廷與濟與寅汝弼生遷與選與遜遷絶選絶汝明生莊與茂汝爲生定與宜汝樂生尭民舜民汝教生鼎鼎絶與泰與乾與恒汝訓生一子未有名汝敬生秉仁秉義秉禮汝漸生秉清秉愼秉勤秉泰之子伯醇也乾之子[illegible]也遷之子未有名也莊之子二坤也一未名茂之子[illegible]杖也杜也定之子鳳梧也鳳桐也鳳淶也宜之子三有儒一李名尭民之子二光復也一未名舜之子一亦未有名焉

宮室記

余買居適得邑之中土橫狹而縱長割其左之少半爲祠堂右爲正寢有巷介諸中巷之西首門焉過正寢祠堂而東爲中門祠堂之後爲内室内室之後爲庫藏其前爲庖厨庫藏之後爲廐牧井臼[illegible]焉邊北爲夾垣其長竟房爲儲穀積薪牧鷄之所祠堂之垣門南向在中門之西書院之垣門北向内室之垣門南向在中門之東各署其扁焉其[illegible]則爲入[illegible]入廐之後門

亦兄弟記

明時有三少年劉子鄒子祝子俱以意氣偶合如一其交以道其會以文其談笑以情其結也以義鄒子眉目清皎氣駃宕磈磊襟期清瑩秀徹恠麗多讀古書慕古道作古文與古詩字崚嶒而句鋒山浸浸有漢魏三代氣目喜談古人然其貌不踰常故世鮮知其胸中之所有論古之道豪祝子氣沉靜與之坐終日無幾言論文則吞戲謔則墨似不能行修美如詩之女士道貞吉如易之幽人心洞白語濕粹步舒遲世攻醫頗通素難之說而執

術甚謙蓋古之遺也劉子之爲人踈拙鈍漫最可笑且耳目口鼻手足皆木強不能爲世婉曲圓活以故最可憎又出言迂緩暗於事機最可矜故讀書愛博而愧不淵數作文愛古而愧不秦漢居室愛靜而愧不虛白蓋古之遺愚不知二子者果何取於予而兄予鄒子曰吾兄胞中有山水之趣祝子曰吾兄顏貌有水玉之姿意者其在茲歟噫非也劉子之敢弟乎二人與二人之以兄推劉子而不辭者獨以年耳故劉子主盟而要二弟曰吾三人者四海之人也今既結好雖非兄弟而亦兄弟也所謂民吾同胞也劉子燕人鄒子晉人祝子楚人凡吾同盟之後兄如蘭弟如金背茲盟者有如吾心嘉靖壬辰十二月十二日亦兄易菴劉子記

書圃記

吾圃先人之圃之墟也先人有大志未果以沒而圃亦廢焉吾悲而新之名以書嫌以小人自居也或曰治圃則荒子之志讀書則廢子之蔬是烏得兩全哉對曰不然書吾事圃吾資也養亦所以試吾藝也蔔宜踈苣宜密蒜宜深菁宜淺芹宜寒芥宜燠吾圃之美材各得其位矣細渠鑿長壠封草

樹幽桔槹鳴畦之勢或縱或橫泉之流或塞或通吾圃之水利興矣凡害佳蔬者芟之夷之屏之剔之或蘊之或崇之吾圃之強梗鋤矣種菊數本種蘇數百本種菜千本薰其德也芋取蹲鴟韭食豐本菊餐落英挼其尤也若夫蕭也艾也芙苡也牛旁兔葵燕麥也之類之生於墻下者不除聽野芳之歸附也或曰子非老圃其如或誣何曰得之書而寓之圃也舉此而措之耳是以吾之圃無害予吾之書也彼樊遲之學固失之細儒而董子三年之不窺亦豈達人也哉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

以不葺今乃力新之夷其地廓其垣完其門[illegible]
湫隘選其清曠置屋凡四十間曰戶曰廚曰[illegible]曰
甕各一盆盎盤盂匙筯各數事井一在門左[illegible]一
在門右中之北為一亭曰矜恕為有司時來視[illegible]
之所亭之後為廚庫若三間以儲布米酒肉之類
月朔日則自來領其事每一人給米月三斗布歲
三匹絮歲三斤薪蔬錢月三十文惟酒與肉以惠
老疾餘則否病則給以醫藥死則為斂埋之凡告
之曰汝無憂其生饑吾饑寒吾寒疾苦吾疾苦也
汝惟視吾在也吾不在父老其以此言告後令乎

吾又恐其去而廢也故記之

演武亭記

噫兵何能去也古之制其不復矣夫今之縣獨以
兵今縣之祥符又且土地平易城池卑淺風氣不
寒勁山川不帶塞民綿弱不礪砥無剛氣縣籍請
有防捕之士百十人大抵皆市人也衣甲不制旗
鼓不聲旌旗不盡存五兵之刃鈍缺而不利校閱
之地固有其所矣而不陣不伍為之令者又多不
知兵無雄略天下脫或有變其何以恃以扞禦然
[illegible]甚之令[illegible][illegible]禦之其何以為民令哉予[illegible][illegible]
懼自己亥冬來令茲邑又明年之過半宿[illegible][illegible]
縣有餘力迺即其地而為之陣圖東之部伍做於
古法參以新意教之合變分數及奇正相生之形
鮮明其衣胄精彩其旗幟雄壯其金鼓完利其器
械而選良其馬縣之子弟年少而好武者亦愿隸
之盜賊無竊發則已有則提此數千而以大義鼓
進之可以無前退可以全孤城所愧者予不知兵
無沉雄之風耳

社學記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

東序小學為西序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
瞽宗周人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觀此則古者
學有大小之分而初無輕重之差今之學制予未
敢知之也姑以社學言之名雖存而實則亡甚則
名亦亡矣蓋社學者預養大學之根本聖賢之所
造公卿之所由起風化之所由始而今若是是
豈我 祖宗立社學之初制哉為守令之無良
而毫末視之日以趨於簡陋而廢滅也祥符之社
學惟城中有之實亡而亦幾於名存予之來不忍
其廢以無良於是闢地[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所為建之堂字約之章程立之師長編之童蒙類之禮樂正之句讀竅之考閱以擇生儒之資而在學者分教大鄉而傍小鄉之童子弟則隷之云

社稷壇記

祭法左傳家語展禽史墨以共工氏之子高陽氏之子厲山氏之子烈山氏之子為有功於土穀故祠於之民相與社而稷之劉子曰非也社所以祀五土之示稷所以祀百穀之神而以古之人能平土殖穀有大功者配食之也其禮壇而不屋者何使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腥而不熟者以血祭社稷之義也有俎豆而無杯器者何祭先古必以古之文物求之於其類也表之以樹木者何蔚蔚蓁蓁精祲之所依歳也其上則以石為之者何石地類也其同祀者何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同功均利以養人也所列則社東而稷西者何土先於穀也壇廣五丈崇五尺者何土數也土五色隨其方而冒以黃從其社之所分也在國之右地道以右為尊也其壝北向而陰也牲皆黝色幣用黑求之以陰也屬之以雨暘樂豐之事者何以古之聖神能不化也春以出火稷以下稼冬以息老萬事本於此鐘鼓揚兮於此之象也古者師行載社而不載稷一行置土也君行有宜宮成有釁有功獻於是有號謚於是者何社有君道也所謂土有生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降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其敬之如是也及其水旱之沴也則變置之人臣之不職者可不思此以懼乎

醫學記

聖人厚民之生而懋正其性法制既大備矣其仁愛也猶弗已也又哀民之生不能不感於六氣之沴七情之盪飲食男女之逾節起居之失宜與夫外非常之變故則疾病瘡瘍損折之患生焉痛苦入骨號泣摧心聖人恐夭民生而奸和氣也則為之脩治草木金石水土魚蟲菜穀之藥餌以補養收汗吐下升舉推蕩驅除刮磨抑按針灸調和之且建官屬徒以掌其事以壽萬民以廣其好生之心噫今此職廢矣所謂訓科醫生者皆典謁於縣令之門而已予之為治好脩墜典乃戒其官選其徒尋治其局使還其職而為儲買藥材訪買黃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補注本草千金方王氏脉經

仲景傷寒論儒名者集等書日誦讀之使畧知其君臣佐使陰陽配合畏惡反殺酸鹹苦甘辛平寒熱温凉收歛發散浮沉横逆引上導下之氣味性情及氣色聲音脉候藏腑筋骨皮毛腠理俞穴之大略以應萬民之疾病且視民之生死多寡以考其業之精否而殿不失先王法意之美良哉

陰陽學記

令尹曰人在氣中如魚在水氣病則民菑水惡則魚斃天生五材有順有逆地生萬物有祥有孽故吾以在天地之際不可不制其亢也防其菑也使民食陰陽之和也遂召訓術而問焉曰若知爾奚官對曰陰陽家者流令尹曰若能業其官乎訓術曰擇日焉報時焉令尹曰子不脩其業矣且陰陽何物也對曰不知令尹曰陰陽之本非有道者不能知陰陽之數世亦鮮能精之者宜矣子之不知也訓術曰今日何以教不敏令尹曰竊惟王者降頒民曆惟宜列甲子以張天紀列五星二十八宿以履夜章列五行八風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定氣叙於上而列民事參莫之宜於下使民曉然知所從事不失天時以作息於其間耳不宜日出行

動土宜不宜之類也蓋建除家之言率多紕謬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且天文家有餘孛慧蝕飛流兒匿疾徐陵犯之學非湛密者弗能由而又昭有國禁所不禁者若古占年之術卜稼之術預知物價之術測候風雨霜雹霧之術驗地氣物土宜之術種蒔收刈乳風畢疏鑿斬伐蓋藏扶發之術亦多尚古聖神之遺餘令人用之不誣者盍講求之以前民用乎訓術諾而退他日令尹省其學見其行吾言而尚亦有利於民哉因記其語於學之扁

市坊記

市百貨叢焉不叙陳利匿不清不厲禁利孽不去令以邑之後廛為市作坊以表中為之門以節宣風雨示禁約十六章對五彙以齊萬民之用擇人以司撥百貨之分而次列之以五穀者食之本布帛之文衣之常皆民之所大也故首而陳之在廛之中貨五穀於中左賣布帛者於中右穀之左為鬻醃肉菁肉之左為鬻蔬茹者蔬之左為鬻巢實者巢之左為鬻牲畜者畜之左為廛鬻零之地使鬻[illegible]不絲之貨叢牲焉布之右為[illegible]鬻絲麻者麻之

右爲鄽户物者皮之右爲鄽用器者器之右爲鄽
齋服者衣之右市廛畸零之地使雜細不急之貨
叢任馬鬻錦彩珠玉之類者惡其靡鬻酒麴者惡
其喧厭殺屛之使居雜貨之邊隅其不許鬻於市者
則示諸禁章矣嗚呼使得位而叙陳萬物之分如
陳此市也唯有道者能之

城隍廟記

城隍之神古祀典無之然此亦后土之類耳既有
后土則城隍之神可廢不然以古之方剛明偉仕
有惟政皆守此城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死有精靈

不散者祀之以主城隍若古社稷之法則可古人
曰禮可以義起此之謂也是爲記

馬神廟記

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政在馬馬政之談蔽矣厅
欲求襲也試言吾昔志嗚呼養於民則病養於官
則利此其大抵也由周漢而來其間或得或失亡
以是耳其良莫若擇乎山川之控塞草木之豐潤
風氣之高爽水泉之清美與行河池之委繆之處
而立之牧而備之群牧役之群圍馬使者之時游
其馬之發卜蕃息之多察以上下其爵與代哉召

索其秀異充碩者尚國賦編户之民莫苦馬蓋其
地不直汧渭隴右與冀北其人不必毛仲韋某縣
之西北即其地之一耳今之丞其公者其人哉索
何非其時而我明未暇議此今姑括之於民馬耳
吾欲於其間立委曲之法以行其清恕之志者催
科之刑以矜瘠瘦獎困之民雖前法不得行而亦
略似其近然亦不敢擅行恐速大咎其禱於馬祖
先牧馬社馬步之神神曰可庶民曰可吾之心曰
可吾其行之神之祀吾不敢不誠潔廟亦有圯壞
者待吾馬政成後脩之若馬無故而屬疾多死是

神之徒血食吾民而無功於馬也吾其循能草弹
文劾之帝某月某日知縣某記

豫軒記

聞之有道者曰天機各得其完萬物自足其中人
心固有其妙體來自太初冲靈委於已用起發有
欲揮霍天縱橫理渾淪耳幽墨耳其氣之布囂森
列融結則有剛柔明暗清濁遲速之不齊不齊所
以爲齊也蓋聚萬物而令觀之則太虛至性樂餘
列萬物而各觀之則自適其適自保其和而不相
害土瓦石礫金鐵有性而無情黑守大塊樂未始

[illegible]水火有氣而無生流止瑩瑩星星炎炎樂有朕
而藏於用草木有生而無知凮散潤腴生意油油
油油欣欣靑德晏溫樂章於形及至鳥獸禽魚鱗
介昆蟲飛潛蠕躍屈伸擾舞鳴嘷飲啄慧而黠慾
而靈憂然而樂得其平人也神之神秀之秀而乃
天地之心小人樂利材者樂藝聖賢樂天莫黍者
春服既成童冠數人浴沂風舞雩而詠歸簞食瓢
飲陋巷不改其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
其中天下之樂盡在是矣申申夭夭怡怡陶陶融
融洩洩皡皡溷溷皆太虛本來之靈妙吾心自得

之情狀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由外而鑠者也是
以君子樂得其道反是則殃其平粹何謂道曰主
靜而已矣七情者理與氣一流出來者也情亦不
止於七若懼若憂若羞慚若悔若忿若忍之類皆
情也萬情之中四者為大喜怒哀樂而已哀怒二
情必由外感而後起喜樂二情有從靜中忽然生
者遂至於手舞足蹈之地便是塞乎天地之氣也
然學不能極虛靜以還本心者則不能有此譬之
雷其猶出地而奮者乎夫雷天地元陽之首也當
[illegible]冬氣既靜矣而又伏於九地之下靜而又靜消

[illegible]積而動直奮而出然後能鼓元氣而動六合是
靈性而騰百川人之遂志志之遂祫亦猶是也桂
陽南溪心隱者胡子其肺附之親為靖江王五世
之孫求朕以豫軒扁其室之大寢胡子謂予記之
予以為坤上震上豫豫者樂也樂生於靜若雷之
出於地奮者為真為大而世味之樂不與焉故曰
君子之學至於主靜而止矣大道之樂靜之止於
艮而動以天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也是不
可易言也巳吁勉之哉吁勉之哉請以是記諸軒
楹之

閑止園花木記

園在京口之岑寂中園有堂堂前有池依依[illegible]
烟雨無力風來斜拂有柳五株在門之內[illegible]
綠聲如蒼玉其氣不俗有竹萬箇在池之[illegible]森大
陰綠夜宜雨聲霽宜月色有梧桐八章芭蕉九章在
城徑之側牡丹紅藥在堂之東薔薇在堂之
西桂在堂之除萱在堂之右環池皆蔣五色相間
其名種種有若榴千頭在墻之下以果名者多在
園之陬松栢之寒桑榆之㬉桃李之無言梅之清
艶蘋花杏花之參差皆在焉其他小者繁名不悉

原缺

壽草卉之名尤繁故略之備四時之和氣供幽人
之吟哦玩賞秀而野富而有也斯其布置安排鋪
小如山林之草木之自然亦可謂養心如草木慕
而不寒者矣使帝天下者養人材如此園之養草
木也則豈無間鍾異稟秀之秀者出於其間乎秋
九月易菴劉子飲於是園施鹿泉者花木主人也

舉薦寒儒奏記

江府儒學教授劉乾呈為舉薦寒儒以勵人材
以風化事竊聞古之士皆有恒禄故學業精專
成材易今之士半自養之是以學多累於養生

累而材鮮成然為民之父母而負大道望有養
之責者不可無權宜之惠以補國制之未逮為
邮長者又不可坐視其飢餓於門下不為之一乞
以恤士之寒苦而助翼在上者養士之化訪得
學增廣生員留延貧有清操苦心於文緊居七
母能孝此當禮待而周恤者也附學生員張
文俞宏鄙綱常邦憲用徒縣學生員陳玄齡林
倫材雖在中人觀志恥居人下孳孳為學駸駸
亦當周恤以成之者也緣係舉薦寒儒以勵人
以厚風化事理未敢擅便理合呈請須至呈請者

雜土集卷之二

易菴十論序　　古唐易菴劉乾仲坤著

余之論文必喜沉着痛快而歸于雄渾每言心出
理而流變氣載心以揮處此其至妙也及其自作
則不能如其言觀此十論者可以見矣易菴生自
序

戚公嘉政錄序

傳云堯爲唐侯則唐之人民草木鳥獸魚鱉數千
載前曾一遇乎堯今之人民草木鳥獸魚鱉固非
昔之人民草木鳥獸魚鱉然古者今之所從來也
昔去堯也遠官于斯者不以堯之治民者治民士
于斯者不以堯之爲心者爲心功利興而道化微
矣公以聖賢爲期者也儼然者似堯之欽運然者
似堯之安炳然者似堯之文凡其不如堯者不敢
接諸其心措諸其躬而加諸其民也故天地萬物
皆在太和之中不獨唐之邑也唐乃公開政之日
初至即哀心學之弗明也學者生且死于訓詁詞
章之間高者咀嚼其英華卑者餔啜其糟粕離析
破碎者道然大抵皆影響耳愈嵩愈工而心之一者
愈散故數集夫正心養心存心[illegible]操心澄心[illegible]

心收放心擴良心之說間喻諸于人而亦試嘗以
易之所謂洗心者自稱其室時人始驚而中疑久
而有興起焉若乾之不穀亦每悅其言之精微委
備而不厭怵恐公之無言公善于開曉氣和而言
厲聽者各有所得用是士習丕變有古儒風草木
鳥獸魚鱉受其賜而無知乾野民中之有文詞者
也玆事之不傳是則于乾有罪焉耳竊書公之大
者曰遠宗道化曰始明心學以爲綱其目則曰葺
新學舍曰毀淫祠曰招撫逃亡曰作禮器曰明鼓
歌曰清訟曰懲奸曰嚴下曰抑强曰義活飢民曰

放淫聲曰禁作佛事曰禁酤其他不勝紀也公五
一說次第可見所以幸吾唐自堯之後乃有公之
彷彿也但愧于盛德之不能言而又憾于公來之
暮去之早而吾唐之不再遇也已矣書成乾與唐
人私相誦之若夫后日之事自有朝廷大手筆記
之又何屑屑于一野史哉

唐川會約序

天地者吾之所從來也萬物者吾之所同來也人
能以其身置之萬物之間以當萬物之一而以天
地之心觀之則何私之可萌惟人之心與天地不

[illegible]彼則物我相形而乖生乖生則離[illegible]會之[illegible]
十分裂古道幽廢宜矣士氣之[illegible]離也以勢
藐之則離以名軋之則離以力脅之則離以利餌
之則離以智慮之則離然而以道合之則一矣孰
能一之非唐川耶美哉洋洋乎其唐川之會也哉
庶幾于古人之風耳矣禮記諸飲食故其會也以
食飲旅語必推唐川闡明古之人制古之大倫令
時之大策與夫身之細德而衆共飲社聽之亦時
復辨衍而折衷之何也曰起士類也序坐以齒以
章何也曰廉其分也蔬果魚肉惟其常山殽野蔌

惟其簡杯行豆簿惟其約何也曰昭其儉也諧
矣曰放浪于形骸之外也鼓矣投壺矣奕棋矣曰
各適其適也樂乎曰難言也甲夜而散何也曰防
其嫚也周而復始七氏以遍何也曰衆動不窮也
於乎吾人惟唐川之齒少而行年四十有三矣當
夫四十有三之前則吾七人者安在哉渾爲太虛
耳太虛偶聚而爲萬物萬物之情偶萃而爲吾七
人之交七人者其初一氣也槪于斯會古道易易
矣嗚呼凡吾七人者咸敦大同胞之義以無忝唐
川之盟嗚呼凡吾七人者咸敦夫同胞之義以無

寒唐川之[illegible]

賀李甥生子序

夫白玉丹砂空青水碧乃世外希奇之寶苟心之所甚欲者則必力求計取而終必得之至于生子乃男女之常衽席之近雖若有為而實無為于[illegible]間吾昔十年而無子禱之于神無得也試之以方背無得也問之于相卜曰當有子焉又數年而無得也蓋精氣之物恒舛而不齊雖造物者之無心而實氣數之有制去年聘新婦一索而得男長目大口額有奇骨神氣强實涉大寒大暑亦且少疾今吾甥年半百而始有子知吾甥之喜猶吾之喜吾子也李甥來告予教之養子之法衣之勿過煖恐其汗而虛也乳之勿甚飽恐其胃氣滿而傷也勿早與之甘酸慮其壞齒也勿哺之厚味慮痰火之作也禁乳母薄五辛而勿食邪味恐傷兒正氣之和也每遇風日之良則抱出之欲其筋骨之堅而不脆也其言如絲其言如毛喜之甚而言多也李甥性剛直而任俠雖老而猶有長亏大劍喑嗚以呼之氣是以里中之豪傑多好之者事母孝余人好之者也今而有子[illegible]甥之萬事足矣蓋有之則身后之事有所付焉而不憂無之則身亡而家亦亡矣豈寧惟是哉爾父之靈將曰生孫矣吾之伏臘綿矣爾母吾姊之靈將曰生孫矣是為吾之依憑矣不但為身之貳家之傳如吾甥之喜而已也鄉人請予曰先生文之予曰諾哉吾因道得子之艱及吾養子之法果用吾言則吾甥之子安而壽矣筆之于書以志喜也

贈賈樵村西行序

今天下水旱相仍流離餓殍弗靖者河南居多而開封為甚且為天下之緣督受四方之衝集瀉邊者四十三又居撫按藩臬之下事務紛至噐沸雲擾我公以老練之才精明之治清約之守溫厚平易之氣處之裕如也數年之間訟簡俗和民懽以歌薦諸

朝者交其章焉祥符為首邑所理尤細碎每一視篆事集堂下如蝟乾以少年粗心浮氣任其責其初狼狽無狀公弗怒每指畫面示炳炳察察乾亦深愧猛省而力改之至於今我民若獲少嘗公之力也惟公冗追在躬而其神安閑則百其苦而色不怨尤可以觀其養矣行當柄天下之大用以濟

厥施郊酉寇闘之行於公何有哉其去也百姓思
之而未敢言乾尤感於公公而不能忘也故敢文之
而不辭

稽政日編序

此縣令蹈道之迹一邑經常之政乎既叙月以編
日注事以貫日用備時覽而早省之以毋致謬失
矣然厥本其根因靜人心世變靡常其欻然而出
雜然而陳適然而値者乎亦何能豫設而先圖哉
則虛心以任其來虛日以待其迮而已耳於乎心
不多慾則民豊積以勤不多言則民醇愿以專
政不多制則民逸樂以耕政不多文則民淵默以
化予實有志而無及焉故日編其事之常者固已
厭其滋而贅也若夫多變之來而無窮也吾亦將
柰何乎

賀孫縣[illegible]二子序

盖聞帝天有命而無心萬物同出而異受是故理
根於一而氣數之參錯則萬有不齊焉高潔而貧
柔靜而折正大而毀逐苦心而竟無功以至陰鷙
而壽汙穢而富神姦而高位不德無良而千金之
積萬鍾之享何可勝選姑以士言之世固有尚編

博於涉覽理道精於研窮文章工於陶冶制行長
於清愿顧乃氣蹇濁而數奇文抑鬱而無名情齟
齬而不暢形羸餓而多壘者又有讀則不能强記
文則不能去陳居則不能靜求動則不能履正顧
乃皆虛飾之文食苟得之祿豢幸成之名獲不虞
之利者是知人事有佚而不靈天道不還而多返
若此者何也夫造物之於吾人福其善者禍其淫
者此氣之和理之順也若學而不穀不學而穀此
氣乖而理亦悖者也唯有道者太和在躬不失天
地之粟故其動也得與天地之和相値所以諸福
之物日來而不窮丘之孫公無事而宅心於粹不
言而飲人以和温良之風欲浹慈祥之氣可掬自
官於唐唐之民遂食其惠而陰受其福今年春
天子舉大事百執事之遭震怒而殞其軀以殘其
家者不可毛舉四海凜氣咸有遁心而不敢引去
[illegible]公乃能保全於奇禍旁午之間而公之二子長
曰[illegible]次曰尚謙亦以其時俱列廪籍植學於深
[illegible]文於精養心於貞而與大造福善之機適逢其
會則學而不穀者可以勉不學而穀者可以愧矣
[illegible]公之賢[illegible]必能使其二子與聖賢之文[illegible]

子之跡秀必能會元科之英為石畫之臣以成厥父之志也嗚呼太和之融結於孫門者何其深厚而綿遠也耶

贈雙溪先生任諸城司訓序

徐之先自江表來葉有碩儒名士曁雙溪之玄祖懷古道挾雄文來施教於唐之東封曰慶都後乃家於唐唐之有徐自此始厥後家道淵物子姓蕃庶遂為唐之名氏惟雙溪無華腴習氣幼且多病業讀書清辛凡厥所為造物者多忤其意是以其家漸索其族之羣孽喜豪侈而樂呼游者其家大窶焉至於今以無家而去者過半矣惟雙溪以守道存譬之若古松栢之猶有心也先生為文有新句讀書有要法處心平坦幽不幸屢挫於場屋大志不就所賴祖澤遺於雲仍之緒天道還於蛩蟄之餘今年春以鄉貢受命領教諸城吾聞諸城之風土剛厚而沉著其士清穎而多文且山川王秀必有精鍾而粹聚者是用多碩書之文崛起之儒也教茲邑者於維艱哉雙溪余妻父也今其東矣是故為之文

孫默齋吳村聯句序

古之石鼎聯雞地動范劔歐琴率有聯句必其氣之懸合才之相當然後如出一人之手讀之者渾然不見其角奇爭儁之跡吳村聯句今默齋孫子晉庵吳子雲崖劉子之作也以余觀之孫句正而大劉句婉而清吳句古而遒離離若日月星之代行其余所謂懸合而相當者歟何其若出一人之手而不見其迹也夫詩者天地之心而發之乎吾之性情精實淵妙平淡粹溫雖出於吾而吾不知所謂天機之妙也大要可以悟心可以風人而已若於法之精嚴與否韻之高古與否氣之沉雄與否則係乎人而中聲之降與不降又係乎時運與風土不見吳與劉斯説也唯可質之默齋先生一人先生官余邑有古循吏之風其仁愛忠厚之氣恒見於歌詠之間吳村聯句有愛民之意特其一耳乾不自亮輒附和四首自作一首附於末

贈劉雲巖陞眞定大尹序

李生馮生謂余曰不穀輩昔也少文而今莫不邁力于學抉其昏塞而入于明融也乎策其頑鈍而進於新銳也乎去其尖險而造於渾厚也乎解其局促而適於廣大也乎激其卑弱而企于高古也

乎謝其繁縟而登於純雅也乎削其俚野而登乎華潤也乎吾邑之士自是有文矣是皆吾師雲巖先生所留也且先生之於吾輩不獨風以文其制行清介未嘗汚以貨三年之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之加於走僕人有不逮則以情恕非理相干則以理遣士之寒餓不能自立者先生則多方以救恤之然清苦之操英果之氣見者亦凛然生畏心焉不幸辭教而任治吾儕失瞻仰之厳恃之恩命聞其任眞定也清操愈勵於平時英氣恒施於剔獘釐繁劇以精勤惠殘創以寬厚是以功實茂

而聲名籍甚彼之得政此之失師情則異矣噫若先生之道其將與者有之良心哉且士之以事至眞定者先生禮之如平日而恩加渥焉噫感先生之情且軫吾之哀心哉方欲樹貞石鐫雄文以為先生去思之碑記而力猶未能也今始書此以行贈竊聞吾子大名一世居子其為我文之余曰烏敢抃然雲巖之與余交也莫逆故義亦不敢辭而為次兩生之言而書之

壽安母序

人之生也以冲和之稟會靈長之機則壽以醇厚之德感綿宏之福則壽出乎氣之融夫人之門其記微矣征之安氏邑之著姓也業原古昔世樹陰德爰及夫人大發家祥事其姑陳氏心愿而卑肅辭溫而色順陳嘗有疾夫人侍左右尤謹陳感其孝氣和而愈族人之婚喪多功之里曲之寒餓閒亦衣食之士之賢者貧之貧者塗于冠率命其子大德禮賓之大德為豐城巡檢後以母老辭歸二子曰繼若曰積者皆頴而重慤而文夫人則訓以義方之事涉其淸脩之志今一以儒名一以祿仕曾孫曰宅子仁似山先生者幼有異才長登高科今

為保節推有大芳聲不操切不苛猛而民稱無冤斯皆夫人餘教之賜遺澤之鍾也夫人之壽固豐厚之秀精和之會要亦以其德感造物之心而自引其年者良多且今年夫人九十有五而神若秋霜彩若晚日齒髮尚完食飲不衰則元氣之深而不艾可知矣安氏之慶豈可涯哉世固有壯故紈新以襲氣母交黎火棗以異服食熊經鳥申以導氣血術而已矣非道也孰與夫人德名之不朽子孫之多賢而壽之征光乎府尹默齋孫子於似山先生為同年今為同僚而似山先生之於乾為方

[illegible]之尊忘乎之雅故孫子徼余文余不辭

賀從弟秉仁補弟子員序

天地肇廓萬物森森人心厥初倥侗顓蒙是以氣動而不靜情駁而益漓以自益其愚不肖理之寓形氣亦且浸微浸滅五物磨摋間秀是鍾於焉鉅聖鉅賢出樂群萬物而財之章道器貽理術導心專以去其愚不肖之萌或庶乎其一曉然夫苟有一曉然此政吾人覺與罔之介存之昭之用是蕩滌於光明弗存弗拓用是淪胥以亡卒之草木之歸禽夷之族而天地之棄匪徼聖賢亦莫何問焉

乎宇宙之內吾其事太虛之靈吾其心何至於此極降及叔世元氣之精英已漓世變之推盪已傾天地之生人又加愚焉是故道渙而德漓禮壞而樂崩情潰而四出僞滋而百態是自塗其耳目錮其胸中日入於頑冥不靈之域茲欲究帝之衷還天之精以牖夫人之心固當萬力而千氣尚未敢與其一悟則亦塊止懦動踽居鷇食焉耳已焉序宇宙之內吾其事太虛之靈吾其心何至於此然然余弟之學於吾也氣質未理聰明不開瑚弄之忘不忘博而喻之不見其悟曲而暢之不見其悟切近而精説之不見其悟曰驟乎優而柔之不見其悟是益天厚其愚曰余不汝忍棄博喻而仍之見其若疑曲暢而仍之則又見其若不疑精説而仍之則又見其若悟若不悟余曰此覺之幾與優柔而仍之乃見其若愚余曰嘻悟之矣余無聖賢之明覺而弟之質多下於人則其蕃栽成啓誘之功當幾何而不知惜今年秋試文辭於憲臺嘉其聰明而玉粟許其姓名於學之籍余悲其悟之難為力之不易而喜其他日之進未可量於是乎言

賀張姻親叔姪兄弟補廩序

繼年今天子精新化理廓清宿蠹首及天下生儒於是老朽凡庸者去矣邇年以來非英少賢秀者不得留於學雖留於學亦不得列於國廩慎養賢也丙申初夏慶邑張氏一門一時榮進者三人以與吏部伯才相后先左右而翼其盛人曰福其鳩張氏之宗乎余曰惟祿與名天地美物恒靳於人是不可徒獲者矣紛而迭至何也綿而未艾何也靜亭而固何也世德之植者深故厚其出續者新故速其流也伯才氏之世德若世系見於序庵李老之大典冊者詳矣嗣此足以孚福亦嘗觀吏部

而無不效也遂推余以序其事余老矣言不文將
其何以昭其盛哉亦姑以民之言假之我還之公
而已

贈劉雲巖序

今以師儒於郡縣者古諸侯之國之司徒職也
古之責般今之布廣漢魏以還寄民社者多自辟
署以故其間蓄積文章有蔚然屹為士宗者若稷
子辟淅酢石介李覯輩稀其事尤美以迄於國初尚
然自我
太祖高皇帝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餘人分教
北方其既也著為定制天下教職以授於銓部其
得也簡精授良其失也雜庸廁荒又其弊也率以
老瘁頑墨者當之無怪夫士氣之卑士習之靡且
偷也矣濉唐在古燕趙之介山王秀水雄折四複
盤桓如百餘里而廣川大谷限制於外凡以民剛
厚而士英發以近靄逐来吾不欲言也於古有之
周之士也秦之士也賤噫何後世之多秦也先
生崛起中士策仕吾邑凡所施設皆出恭養居數
月而士風丕革蕩滌之以古道之醇暢之以黃中
之文暴之以太守之和震之以雷雨之動齊之以

天則之叢而誠之以乃利貞是以域士類於三代
之淑而還其風於太古之初先生其有道者與哉
風秀而神爽行脩而言道其動躋躋其靜止止及
其篤以不撓其語蔚蔚其容莫莫而其涵也循循
於宿儒之席則出之汎而質之新於青小之群則
牧其蕩而歸之靜於中材之士則坳之翊之而甄
之以器其於淵穎之賢則先生目示之以天精之
粹而不厭者也以乾之無似亦曾侯謹摳衣之禮
而先生不肯置之弟子列然目擊而心藏步步趨
趨觀生觀稷受賜良多此所以磨吾之心良軫吾
心之愛而為吾人之樂道而亦以己吾也豈待今
時覲閱文薦褒書蕃錫而後有贈言哉且系之以
詩使十數歌詠其化以俟采風者有視焉庶曰登
於史而光劉子乎

贈臧先生序

山右有宿儒臧先生以上命来訓導於唐學東齋
吾唐舊傳生徒業此齋者不科不第其師之官亦
多不騰達以故分屬於此齋者師弟俱忌而不樂
先生曰焉有是哉是在我耳自後奮然以誨人不
倦為己任先生之心盡以白先生之言詳以細

民也君侯其自重丕八年扎

丁酉稿序

此文歷五年已三脫稿矣雖大體不失而句疵字類聯湯傍雍不瀏不崛者不能不參錯于其間古人有言校書如掃落葉豈欺我耶夫以予之迂謬不為明時所棄往年竊嘗效古昔往初之作以自發于厥時惟時命與文阨再進再屈于有司然其精不挫既而聞韓愈氏亦嘗遭此而能善處之則其志不能不折而入于今者半矣然而辭理一主于經時出入于傳註至于百氏之文亦時用其一

二言之精者必我也其鎔而鑄之者今年果以此文獲第雖工苦難齊華潤枯淡難齊劉柔遲速者謝朗暗難齊然皆粹然有當于我心固不敢必之人之好惡取舍何如也雖然擇言或不精引言者不當語曰擬陳言者腐其[illegible]之謂乎嗚呼後世嘗難傷于雲乎

賀李杜老秀序

尋老之義古今大迹可見矣五帝憲老弗敬言夏后氏以老[illegible]率秀稱[illegible]人陟農老典野政周人[illegible][illegible]老有文者為塾師二代之以有爵縣人[illegible]於人[illegible]

其邑人其德墨墨其言竟竟而秦穆之賢復誨其髮降及漢氏古意不亡養三老五更以教孝弟惟時若新城三老壺關三老其出處亦與理道自是以還代降代汗其制靡畫然重老之意則不泯也聯代用意忠厚治體精嚴其立法若緩而實切者今鄉社老人是也取其世故之諳也取其物理之孰也取其艱辛之涉也取其履歷之核也取其德器之敦也取其識鑒之淵也取其順養之和也取其耆著之壽也取其考博之尚也諳以預夫機孰以精夫處涉以利夫塞核以避夫蹶敦以化夫鍥

淵以擬夫贖和以引乎其天壽以養夫財尚以誌夫古預機者終罔窒心亨焉耳已精處者終罔謬旁慧焉耳已避蹶者終罔傷坦吉焉耳已化鍥者者終罔爽利郛焉耳已擬贖者終罔類裹察焉耳已引天者終罔札靜完焉耳已養財者終罔貴深藏焉耳已誌古者終罔膝絹識焉耳已以之倡道教率可以風物以之辨能分錯可以渠事又可以承契可以毀剛斷可以概[illegible]流亡節可以抹撥訟狼尾擬之諛者矣矣老者之有繫于佐道之重輕如此也今之老者有是人乎吾不敢知之矣吾鄉

有孝秀者長年者也色野而行慤樸力而寡純求之令之也其亦庶乎者矣其隸于民牧也朝夕惟將制行廉白鄉無怨尤之者八月有秋鄉人以賀之而徵予文之故遂觀往古及道今事以及李老之所以為老者如此固弗敢誣亦弗敢諛也然竊願有獻焉其毋效燭之武曰今老矣無能為

送于峰陳子除長沙府太守序 代人作

夫人材之英鍊以萬變之艱而所養益深者可以大受也陳于峰以進士初涖麻城尹先是麻城之政圮潰敗裂事斷爛而無紀民瘁苦而弗靜度

黯而不文公初至仿際清之又濡煦之卒以底肅而返淳治有聲尋擢戶[illegible]歷河南司事尤森來而錯出公處之裕如也聲籍籍於今年補長沙益天將以公祐長沙之民也夫以長沙邇當多事之會民獘如財匱甚於曩昔之麻城勢之難[illegible]又匪戶曹之繁劇比也而公以清簡之操英敏之才寧靜之養加以鍊涉之諳孰則其爬羅剔抉之餘而布之以粹然之愛精明森嚴之中而鎮之以不擾煖之以太和吾知長沙之民曠然而醒若出徒熱而濯之清冷之洲也豈不快哉其效其名豈

乎東南重之以水旱之沴則見則其利害侵漁之弊滋行則其利害誅求之令無已則其利害賦之無定法主之多匪人則其利又太害焉夫民生窮直而怨咨則姦天地之和秩禮義之防災異見盜賊生吾恐西北不得寔然而已也是東南之勢之重也我玉華高先生者新淦名進士也早有學有文有聲於時三仕為縣尹皆著嘉績有遺思後補戶曹業愈明儁心愈精謹試嘗
欽依差往大同招買客兵糧芻其心猶在戶曹也又嘗奉

勅總理延寧二鎮糧儲住劄花馬池其心猶在人同也今獲新命除浙江少叅是平生兩有事於天下之重地足以盡見其胸中之奇公之一身固不能盡利乎東南也隨吾分之所至使吾民不失其利而已願所以事西北者事東南而已矣後日有綏財賦均民生和養國家之元氣於東南者必吾子也夫

送趙南渊赴太原太守序 代人作

前監察御史之子其科給事中趙南渊者官之遷陡多曲折今為太原太守吾聞太原古邊徼之地

永主深剛風氣異力民性瘠嗇少文氣不馴令切附於藩閫之下事務叢擾又當西北多故之秋民財若力俱索公之往將何以爲太原哉必得厲若秋霜煦若春日其陰惠若江河之膏浸其宏發若雷霆之章焱其英斷若刀劒之割切氣雄神邁受萬變之磥砢而色不動足以服憑耿道剽之民精熟於橫來逆至之機若午割神速於直下順推之勢若破竹盤錯鋒出而神不撓氣不亂足以制雜揉紛之事撙節培植以滋息民財惻怛安靜以晏粥民力又深憂預防廣設漸儲變故卒起所以應之者常有餘而民不知足以潤今日之枯槁又必游心高明養身簡淡得譽清美足以厭上下之心者而後可以爲今日之太原也太原之難其人久矣

天子簡材而以公往豈無謂哉公可不深思而益勵磨淬以求自盡乎哉嗚呼太虛之靈吾其心乎宙之內吾其事天下之事亦天下之人爲之而已矣苟心之淡無欲而材與之浩不窮而器之宏且凝者足以居之也雖十太原可也况公天下士也而又何有於一太原也哉公往矣太原之民思治也久矣朞月三年吾將卜吾言之多驗也吾言之耶太原之民福耶

天子任賢之效成耶後世傳循良於青史其首趙公耶而吾言益驗矣然則公今日之行乃萬世之途也某某其遂爲之慮哉

民兵圖序

民兵之圖有謂孰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以民爲兵可與曰古法良焉復之何如曰力不易也無已則民兵乎民兵者寓兵於民非即以爲兵也無事則以名而民樂逸有事則以實而民不得不受役事已則仍還於名而幸其無實此因其情而爲之也其圖縱橫經緯之相錯鈎邊曲角之相對其制大綱纖目之委備其義奚出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也古有是哉曰以義起之也然言體而不言用言奇正而不言變者何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也古兵法有班其所之多方以誤之之言其機妙矣乎曰未也此術耳其道何居曰遂哉中有物乎是之爲圖者若干爲論者若干覩其圖則所謂在目繹其論則其圖在心因其圖論而推廣[illegible]道之在人用之在時嗚呼雖不知兵而經畫

剡乃亦縣有志於有古人矣

代林熙峰送胡木橋先生序

潤古京口爲江南趨中原與中原渡江者之必繇以故官於此者事繁若牛毛且爲東南首郡國家財賦大額衛年来我民苦於苛暴漁獵周歲已極氣俗凌削腕不幸再遭一多事之人以擾之則此待命之民將索然一盡矣予之初涖茲上也用是憂惕寄是以培養大體爲本而將一出其所謂精明也角者以濟其究之不逮是時僚佐多不在府通判府中事者唯木橋先生唯予能安先生唯先生能左右予所謂猶水左右手也方喜予之有助非無益也乃今先生有改而去矣哉噫哉謂之何哉謂之何以近得邸報知其將大舉南牧雲代諸關臨將鎮多失險者中原可慨之甚也且徐淮青兗滄冀燕趙之分幾年大旱大蝗大水今年春大旱已而大疫瀰而大水鄒滕之士去年大盜起尋滅再起再滅昔年河南大飢民大流亡今年西土大水竟中原之膏血人曰枯槁矣今又聞虜變如此中原其危乎哉夫自河北而之江南者京口其衝也夫急則當自備以待中原小急則朝廷必徵兵食於此以策應中原之難吾恐鎮江之多事矣奈何乎先生舍我而去也予聞之棄來之而去者與天道俱逝者也是謂天機能去於變中者運奇於險者也是謂人機敢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去者是謂人雄今先生之去也其智乎抑豈有止而尼之者天實注之意也今夫風雨將暝之時相厚者必援而止之恐其犯難若路人則任其往矣凡有大才而不得盡用於世者咀而抑之卷而藏之必天厚之也先生以為何如哉吾知先生亦去而告歸脫然者矣

送胡木橋先生序

吾不合木橋去咄咄嗟嗟可惜哉先生天賦不齒所養甚高氣煦煦翛翛翛翛膠膠蕭貌之間溫溫芼芼靄靄噩噩惟恐[illegible]會[illegible]動也見諸行事醞釀郁甘和流動充溢不露[illegible]故其政不刻核其風不劇傷性雅好清約[illegible]奉[illegible]非薄其心之於世利淡然若秋水故溢之胸中形之吟味者皎潔瀅霽若秋月是其守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豈殖也乃今先生竟名負俗累而去者何哉天下之事反謂時有不可以常理喻者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靑天而雲靄薄久晴而風雨来名高而謗言與之
也而理與焉夫具也蔚也雲靄也風雨也往而後
焉非眞有所忌也何者無心故也惟謗言之忌名
也私也無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指類也博人
之聽也易以入是以聖人堅之詳訥言之命存柔
苓之蕭嚴有昊之投思患預防懼後世之信讒也
然有王通穢行程顧偽學而孔子之主侍人瘠環
甚矣哉其汗謗之毀眞也盖名高者忌必深忌之
毀之必力於人疑而名則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
忌也故曰太上忘名故曰名與身孰親觀先生之

為人與夫所著白龍山人初藁者其取名於世也
厚矣宜乎群小之忌之也嘗聞諸先生曰金藏於
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
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末久何不悟此而唯金之貪
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貧盜起天下瓦解然
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况金乃用世之物流行
天地間不使之積積之必有奇禍以散之是以善
庫盈滿則為盜賊之謀良田萬宅子女玉帛之多
亦起姦臣豪室兼幷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
以取滅亡者盖一以貪為心則精神思慮盡于

於利欲之中日以消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
雖有子孫亦必愚癡理也然而至歸盡則空手去
矣積金何益哉不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富
則天下長治而子孫亦在所造中矣又嘗聞之先
生曰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憔忻則通通則泰
泰即治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則亂此古之聖人所
以多方立法以平其心尤懼其未也詩以詠道之
樂以宣暢之無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階符曰人發
殺機天地反覆盖言人心也可畏哉今夫苛暴之吏
酷吏以為能峻法以為功鈎鉅以為智摘姦發伏

以為神民心驚畏氣象慘澹而天下之元氣剝矣
美哉論乎而先生之為人又可知矣今日之去士
論咸惜之嗚呼人也凡有負清瑩英粹之氣稟明
穎妙之學而方窺左足於風雲之途而遽遭挫㧕
之摧折者後有再造之崛起不在其身必在其子
孫屈而不信蔵而不發悔沈而不耿揚天下亦無
是理也先生之去吾將觀其後矣

送拙修李先生之同安序

夏五月予始渡江自瓜洲見江上諸山盤伏飛掖
間見出以蔓而走森而列突而立草木氣候蒼

紫錯雜若有若無千里在目而大江奔走其下雄深渺漭吞吐回薄其聲其紋奇變於無窮極盤礴然日夜東下其勢力足以浮動宇宙江山之介所謂古之京口者氣佳哉鬱鬱芊芊予既入僭主文教諸生之來見者率多風神秀澈議論英發其為文委委蛇蛇如高山喬嶽如長江大河當是江山靈異之所鍾也其師之游有山拙修李先生者磊落人也平生則好古書博而能精為古詩淡而有味其教人有古風化培之以大道之原浸之以太和之粹耳目口鼻肺腑肝腸有日陶冶於古道之中而不自知者歟亡之有奇才正氣而成於學者往往出其門下是此地人材之鋒出江山不得專其美也嗚呼先生之道可以配江山之氣矣今舍此而去奈之何哉吾聞同安地靈風姿亦多佳士先生載吾道而東身率而言詔之不倦他日同安之士學日益充行日益峻文日益深蔚然為天下之望古道將文並行不悖天精地氣力相當也閩之江山其有知其在先生乎惜也予之失先生而孤立其有愧於此江山多矣

賀縣丞序

虞也山水清駛土息而民淳邑事之易完于[illegible]及身之不幸不知兆此於誰何之不殺也自是愈變愈下頹廢日長歷尹者甚廣焉以至於今其弊米鹽而莫振夙年有威儀者来始力新之未久以去民皆憂後之難其人甲午春有績溪胡公捷官於此憤積弊之如結乃大肆其羅陷廓清之力旬月之間風驅而電除之舉大事者無慮數十皆有志者之所不能為與能之而不敢者公獨超然情而為之坦焉而弗辭始亦日夜憂勞萬狀告詞語絕見於民事集民乃大悅其細事之佳者何可勝選盡公之幾明而動偉口威而心惠寓謹於光大之中是以所至有成然一守更佳比德於冰蘗退食半蔬菜五味不具家徒壁立所需將有不繼而絕無一毫侵漁利己之私其所養又有大過人者無怪乎甫及數月而成治有如惡甚趨公之云云鄉生乾知公之甚廉故惟賀之以言而足也

賀李公輔得子序

[illegible]之鍾愛於子者以言乎邇則身之貳以言乎遠[illegible]萬世之始也大焉宗祧木祏之羞衛於是乎承[illegible]書器田廬百需之物於是乎託又且其次焉[illegible]

戴之勞於是乎服晨昏之問救水之養家庭之詩於是乎俱待不亦重乎夫如是則無而求望之深有而鞠育之過者固也若論乎其氣若數則又有非人之所能庸心而幸圖焉者何哉始予嘗讀家語戴記華子之書至於論天地生物之數而私竊怪之彼以天地之生物其大分有五每屬三百六十有五合則一千八百二十有五而人居一焉不啻如左海之一沙九牛之一毛何物之寓形若是其繁人之寓形若是其難也繁也者氣之偏雜耶難也者氣之精粹耶周曰二五之精程曰天地儲精荀曰天精天粹又曰雷雨在上典爰傍逹浚其精流爲聰明是氣之用固充塞無間是氣之流行則其參錯而不齊精粹之遇或寡矣人之難其生無惑也世俗之論則曰天地生齒其說種種有以天之言者若漢宋之多晉魏之少之類有以氣化言者若周禮職方氏冀州多男揚州多女又山氣多男澤氣多女之類有以禱祠言者若祈於郊禖禱於尼丘禱於西門豹之類有以象緯言者若長庚錄術儲精之類有以德行感召言者若作爾者無[illegible]積善生公侯之類或以面部或以星卜或以兆

域不盡誣也獨於德行感召之說有取焉然而文王之聖百男固宜田文之奸雄亦且五十九子則其理有不可終詰也者予則以爲大氣之流行如水漾沙横斜直曲起伏斷續隨其所遇而已天下之事皆然不獨此耳人生之有子無子與多子是天地之所事非吾責也吾知有子而教之義方而已矣爲儒爲農爲工爲商惟其才亦惟其志要之不使至於爲盜吾志亦足若夫賢愚壽夭貴賤之不移則亦隨其所遇而已吾鄉李君公輔自大父以來積德感召者至矣年長而始有子蓋其所遲之遲也觀其骨體秀以茁觀其氣宇明以渾意其後必賢而貴且壽者鄉之賢皆賀之而屬予序之也

賀何馬丞奬勵序

馬政之談尙矣予欲弗襲也試言吾昔志嗚呼養於民則病於官則利此其大抵也由周漢而來其間或得或失率以是耳其良莫若擇乎山川之控塞草木之豐潤風氣之高寒水泉之清美壙衍斥池之委綏之處而立之牧正屬之羣牧役之羣[illegible]焉使蓄之時廉其馬之豐耗以上下其爵與食

歲再索其秀異克碩者尚賦國編戶之氓莫苦焉
蓋其地不直汧渭壠右與冀北其人不必毛仲董
唐邑之西北即其地之一耳今其丞何公亦其人
也柰何非其時而我明未暇議此令嫉撫之於民
耳公無已廼於其間立委曲之法以行其滿怨之
志省催科之刑以矜瘡痍之民雖觸法不得爲而
國賦之供亦無損三年於唐無一人怨尤之者雖
以予之木强支離亦知誦公之德弗置則公之爲
人與爲政可知也已甲午春太僕之問至旌公政
其辭系牘其凡矣公之廉之平之勞也公閩人色

仁而動禮少讀書有大志且閑於詩什襟度秀徹
無俗吏味習今與賀飲聊相與白其志而已嘉靖
十三祀清明前二日野民劉乾序

餞博野丞高養益序

博野丞高公奉命度田於唐民恍之既而因署縣
事仁沾於閭閻遍也民又恍之及歸民莫能留焉
相與致餞於野之亭且圖且咏布衣劉乾亦與焉
惟厚德也唐之父老曰子爲我序之不能辭夫天
下之情凡自營者則盡其力之所能爲而猶歉然
乎中於利害之無與於已者則忽視肥瘠苦樂之
在人若無見焉而少有不快於已則日夜思以[illegible]
之此無他置其身於[illegible]可[illegible]而[illegible]焉爲之所
學焉而假之仁猶可以飾其[illegible]其利辭其責於[illegible]
也而無憾焉者則以天下嘗[illegible]懸天下之不[illegible]
如此天下之重於自謀如此嗚呼吾於此愈知[illegible]
公之難遇也愈慕公之爲人欲見之而不可再[illegible]
況今之治民者已不如治已之切而又況乎治[illegible]
人之民者乎則忽其所爲固也若高公者豈[illegible]
此而亦豈忍於爲此哉其以博野丞而攝[illegible]
也治他人之民若已之民盡求其病民者而去之

弊者漸亂者理殘者補凡已壞而難爲之力者皆
立視唐之民其猶子乎宜其去而吾人之爲詩以
圖以惜其去也若此且公之遺仁自不可忘者固
不係於詩圖之有無與夫工與不工而吾文之淺
而以狀公之爲人與否也蓋民之情非此無以
公而開其風尚以感人況披其圖而諷其詩而且讀
吾之文也歟此吾民之心也此吾民之心而出諸
我之口也是爲序

壽劉別駕[illegible]序

天地相距三十八萬里山川江海斗之元氣升降

於其間醇靈英和游散紛揉物之生也無不值焉各以其受之多少爲其生之短長然有數於其間非造物所能私而物亦不能强也雀之數三雉之數七鹿之數九魚之數亦九犬羊之數或六或八松椿龜鶴則或千之馬牛則六六而五五蜉蝣螻蛄芝菌則以朝夕至於恒草木以四時恒鳥獸以浹紀而最不朽於金石其有不盡然者彼得雜數故也惟人也得中數所以百歲爲期女子則止於五十而已土交土之數也陽得其全陰得其半天地之恒數焉而亦不盡然也何哉人之生也物恒

傷之蕩於七情沴於六氣敗於飲食男女物故於夭夭兵革厲札故以七十爲古稀年由是觀之大氣之流行若水之漾沙滚滚汩汩蔓蔓寒寒萬物隨其所驅孰能自造其貴賤而修短故雖聖賢亦以祈天永命爲難而每自委於造物者之鳧鶴我也古言仁者壽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聖賢之事非所責於婦人女子之能彼有能滑乎大壽者此必有其故矣備倒馬者崔公環間書若奬於余徵文爲將以壽劉別駕之母氏八十媪者余平生以所識劉別駕爲根且未悉其母氏之賢何如也然

以度之必劉氏世有德天欲厚報於劉侯以賢以名以位故壽乎毋使求觀厥成乎抑毋之從夫教子集家訓内意必大有可觀者其祖妣陰喜之故佑之永年庶曰可以恃而鳩劉宗乎無乃偶值天地靈長之氣爾也

壽盛氏履翁序

三雲先生謂王子棐子曰恩以無似值門祚中衰家自就索室廬圮毁幾不能蔽風日邇者勉構數椽用爲悦親之地客有題之者曰敬養堂恩甚愧無以稱斯名且老父履齋年七十朴茂無華三世

稱州牧之子孫也生吾兄弟五人忠憲皆業貫忞業袁德業儒齒於庠而恩爲長貢於鄉九月二十九日老父初度恩願得易養劉子一言以侑觴豆之祝用遣不敬之萬一焉子其爲我言懇之二子以盛子之言告劉子劉子曰予嘗聞之氣静者壽其説何乎厥秀會凝而我以生形骸面貌大根在中無欲乃本多動汩衷動極神竭精華乃索五陰塗我太宇不白六鑿攘我元需其脱於此有人晦而返淳乃心淡泊貌古風沉無名之朴太古之民樂守丘園其壽凹田閑履翁之爲人蕭爽而熟於

不與世嗜是以用氣不費引其天年而不衰于今也子歸而酌酒舉此以爲翁壽又嘗聞之心惠者壽其說何乎天地變化其心孔仁命我以人惻怛爲身慈良溫厚太和所浸殘賊酷暴自斬生根深思有味此理甚明

夫心牖褫犁然大公闢履翁之設於身體者益然如春則其存於心者煦然如冬日矣是以生生之氣滃鬱日鐘而其壽未可涯也子歸而酌酒舉此以爲翁壽抑又嘗聞之行直者壽其諂何乎天地之性惟人爲貴雷雨在上典𧶽賦合直上直下油油條達心具生理身爲生質直者壯王罔曲早折直者直遂平粹入心曲者諂回鬱湮不伸理抑氣寒神閼氣理理乘氣靈其機伏倚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唯翁以之其神直率而不詭異是以其氣融結而靈長以享玆高年也乎子歸而酌酒舉此以爲翁壽二子拜謝而去以告於三雲先生先生曰還乞易卷書之以爲老父不朽之光二子復來

送尹子達先生序

先生氣靜而情朴博學寡辭家貧而守客一世於交遊遍也所見之所與論交者皆老蒼前儒家宿旂跐或淸脩高潔秀整而動必以道之士嘗與之則又見其與或起或仆或立或不立或泊沒蕭疎或甚貧而甚辱且忍或無聊不暢百挫而不恥之徒而嘗疑之則又見與遽遽于于落落於世者數遊而又嘗悲且感之至於騷人墨客之孟浪羽士之荒唐野僧村老之古淡無味樵兒牧豎漁翁恭叟之野酒賢之狂歌嬉罵而淋漓劍俠之慷慨多氣或與俱而無愧雖以余之謬拙而一世棄之者先生徒以詞句之技推重延焉余懼其愛人之過深也故試嘗告之取友之義而先生亦病夫余懲之狹而相與極其廣大疏融之說甚辨且曰友於人與師於人其術一耳已靜者魯者木者悄者愚者果者嗲者達者訥者碎者退者狂簡者沉潛者也弗齊也使君子執一以教人則人之無所得分而去之者多矣噫聞先生之言然後知先生之道博也今年任教昆陽一時朋友聞而送之者無慮百十而余亦與焉衆俾余序之以舉贈言之義余謂先生爲教之術庶幾備矣余何言哉于其別也贈之以詩二首

慶范直甫母壽序

人與萬物皆寓於宇內而壽則不齊山吾見其崢峙也川吾見其流而不息也草木吾見其既瘁而復榮也惟人也多不能百年於天地之間故人之福先乎壽而其情也亦以壽爲難人莫不欲富而力困者得之人莫不欲貴而力學者可以待焉惟壽焉吾無所用其力昔陶子曰感吾生之行休韓子曰終吾生以徜徉蘇子曰哀吾生之須臾皆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辭也況乎父母之年尤人子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焉豈非吉懼之所聚乎吾友直甫范氏母有高壽徵乎辭劉子曰壽之說有三太上以德其次以數又其次以術高厚者其積乎中和者其養乎恭順者其動乎定靜而凝一者其存乎簡易在躬生理完具非以德乎於是有仁者之壽其骨如峯其面如垂其息也如春沼魚如珠之在淵如玉之在璞其動也如雲其靜也如石是非有術於氣數者獨厚於是乎有洪範之壽若夫順天和嗇情氣窮陰陽齊闔闢飲沆瀣茹草木以爲延年度紀之計者術也於是有喬松之壽焉以術不如以數巧之所以人孰與固之以天若其心安也以數不如以德求諸其[illegible]求與得諸其理者其樂大也直甫之母余未嘗一見也今曰八旬有奇後焉猶未可量也推其所由德耶數耶術耶是皆不可知矣然以余觀直甫之爲人謞然者得道之粹確然者得道之貞渾然者得道之朴湛然者得道之清其胸中之淵然尤未可以易窺也蓋有德之士焉見直甫如見直甫之母也必其和順而靜一莊敬而貞固者也則其壽也本乎德而兼乎數又不如其屑於術與否也壽甫早喪父而成於母同余也今與余同游太學志慰母之情同其母之壽又同嗚呼余其容已於言也乎尭封後學劉乾序

觀心約序

吾儒之學心與理而已矣理也者寓於物者也心也者攝乎理者也故必斷物以[illegible]心我也物物也理則兩寓[illegible]也然學之不可無約約條約也約裝於信信成厥心盡心者盡其明也明盡盡觀也然其爲觀不一故其爲約亦不一以禮樂者心之經作禮樂論以章木鳥獸昆蟲鱗介形性之理心之博作物論以

萬物之理推乎心者也作數論兵也者心之生機心之殺機作兵論心之精華為文章作文論詩賦者心之聲律作詩論陰陽者心之闔闢作陰陽論心之方見於地理作地理論心之說雜於諸子弗可弗擇作諸子論而又每病於異端之邪遁也作異端論是皆不能獨觀以盡而必資於吾友之觀者也故特作觀心約用功之詳在今日之後而其略在於此故又作序論

劉子道區序

慨悶睹古耽書咀嚼道華涉獵泛濫漫漫焉而無所歸心且魄薄不能強記其於要眇之處雖彷彿大略欲一日引用之際事誤而名舛意不愜也欲再檢閱其書如海知在何冊文思廢輟浩歎而已用是發憤述道區總若干卷有所忻愛則錄不復流別門目宗綱鉤沉衆妙綜陳取借如探囊中待用如親手足末劉言一卷則乾竊著云

代李鶴野送木橋先生序

成敗之變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自道濟風降士之所習者空言耳矣向人則肖忠信而貌仁義天衷未乎足也是以事少有梗逆則情[illegible]強者忿而激弱者悲而傷昔者空言之文義隳之色安在哉殊不知毀譽得喪窮通夷險之變於吾前乃即露電夢幻泡影非吾之故物而固有者也夫毀譽得喪窮通險夷無槩於心而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間可謂特立之士也已木橋胡先生諸為名父之子以雄文古道官沔陽有美實官國子監益茂美實既而通判鎮江府事乃心國計後戚先愛弗傷民力欲攄胷中之大畜其亦承之補冊徙履在鎮江之首竊思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我馬握西北財谷漕東南京口重地守令若僚佐非石畫鴻材弗授是時太府巽峰聶郡治政有大體萬目燦陳其亦勉強一二唯先生翼助而樞轉之有碩崇勞夫何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乃使先生位大阻於才而志不究於物命也非耶在民失愛在府失貳在縣亦失在所依楨者以萬心之憤惋不能援先生之去抑天下之理有爰立別出者不在天人之間乎是皆公論有未釋然而人情之所甚難堪者而先生處之宴如也有道乎曰有聽其所為是也何謂聽其所為曰不動

心心何以能[illegible]之高下
七曜之著明山川之[illegible]變更魚鳥之飛
泳草木之枯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語默芸
非道之流形而太虛之本體則自若也毀譽得喪
窮達夷險之赴乎吾而我不動亦猶夫物之擾擾
而太虛自若也先生如彼何哉亦安其所遇而已
矣先生之文章張皇乎聖惠馳騁乎王軌先生之
胸次秋水澄空比光潔並瑩太羹比冲澹吾固知
先生有以處此矣噫君臣宣瀉上下贖貨中原胡
羯古人處此當先自去况造物者假之去乎而又

何以悲慨為也先生且行乎有感於言之不可以
已也於是乎言

雞土集卷之三

祭胡司廳毋丁夫人文　古唐易豨劉乾仲坤著

嗚呼鵂月沉峰勢雲逐水青城之夢不蘇紫玉之
聲俱死浩乎跨鶴以長遊惜也九能而遽止孤山
花謝空餘明月暗香佳地牛眠未鎖翠珉雄誄夜
雨響殯堂而索寞秋燈照影室以青熒神雖乘化以
歸盡目似倚閭而未瞑婦德可方於古烈女紅倦
繁於候蟲已矣豈登之祭藻兒夫雛稱之師經手
澤留傳於就木家因點檢於將榮諡子顯孫賢蘭
玉忽拋乎今昔而人間天上冰霜奚愧其平生也

耶抑且福兼百順壽踰二毛饌供五鼎衣賜三繅
乎不蓬蒿病無噢咻一凡花影一缶松醪薰兮日
高白髮兮刁騷以養以休以遊以遨今也蓼莪之
思奎輪之褒亦可謂生則多祥死則多號者也所
可憾者宦之子方水湧而山出日升而月恒儒之
孫與夫農之孫方雲來而風生方草茁而木萌則
其後門宦也而有湖海之名儒也而有鵾鵬之程
農也而有粟帛之饒是皆不得見其大成也夫嗚
呼悲哉果聞吾言也則亓　者如生其等臨風一酹
處其來盜乎芹誠尚享

祭澹齋王先生文
於維嘉靖十八年八月辛丑鄉 小子劉乾謹致祭
於栢城司訓澹齋王先生之靈曰先生其亡耿不
磨此其風慈祥在我目此昔羈於庠憤下帷此氣
蔚辭蒼句精英此萬理磅礴出肺肝此一瀉滂沛
盡奇變此須臾歛藏入幽渺此儒一人唐名籍耕
哄學成而揚被寵命此分教栢陽回淳古此以道
大鳴斷墳典此抱一履常德幽吉此天地不仁翦
我賢此白雲帝鄉一夕逝此鳳寻薰良荷甄陶此
命也哭堂羞玄醒此潸泗浪浪愴我心此先生洋
洋彷彿来此尚享

祭蝗文

德以庇民兮謂之明神殄以禍民兮謂之慝陰孽
氣所生兮惡政所因胡爲而来兮使我民呻安得
而去兮使我民忻嗚呼役重兮嗚呼刑繁兮嗚呼
昨雹兮嗚呼昨霖又加之爾害兮民其奚存盡驅
盡滅兮還我氣醇尚享

代人祭姻氏文

曰嗟嗟貞人今已亡也言念生前德之良也賦僃
淑只柔而祥也守身幽美淵以芳也教孫章讀
氣方也內化俱理家之慶也今乎仙去歸渺茫也
九泉之誓泪壁璧也百年之心照秋霜也遺玆玉
骨山川藏也抱玆長恨何日忘也尚享

祭友生李仲邈文

翳造化之儲祥兮毓秀髦之挺生噫韻遠而神澈
兮又氣溫而骨清談吐兮磊砢舉動兮儒明結交
兮老蒼揮翰兮縱橫我昔以子爲友兮子亦以我
爲兄朝與子讀兮夕子與訂憶風雨之床兮經史
之禁水糵之盟兮死生之情胡棄我而先去兮還
真鄉以無名慽天地之不仁兮瞩南溟之雲程悲
人生之離合兮識氣數之奇巉悵江南之芳草兮
杳西風之鶗鴂付故夢于流水兮咽新怨於哀笙
恩宿草之幾綠兮愧綿雞之未呈聆聲響而何在
兮嘆佳妙之難并意者赴青田之燕會兮意者記
白玉之樓成意者爲地下之修文兮意者主芙蓉
之仙城之數者必一出兮而我猶未忘夫形寄
生務之一束兮濕哀洞之兩行一哭于之貲英兮
一哭吾之平生嗚呼哀哉尚享

祭三祖文

歲初生聚時維古農自土縣陰詩茅作宮兮及冬

□□之□□兮白雲凝而不起北嶺之南兮草木慘

□霧□嗚呼逮酹酒於冥阡兮夫人之靈其有知

尚享

祭王大參李夫人文

維

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冬十一月某日

賜進士新授河南祥符縣知縣劉乾謹以牲醪致

奠於

誥封宜人李氏夫人之靈曰繄坤秀之孔块淑[illegible]

[illegible]而生氣惠貽以幽閑貌淸徽而芳貞逮笄[illegible]

□之年至適傅門之賢英感華章於衷悅相夫子於

官程妙火齊於中饋又女紅而特精夜尤能而助

子教二女以孝慈惟婦道之該備故家理之漸榮

何一疾之不起遽長往於泉扃若數年之少假則

偕夫於谷鄉舉青雲於詩子亦事勢之可成胡天

不慭遺不位李內治於中齡忽明月之破缺傷帝

之溫婆咽紫玉而辭死變青城乎不醒嗟鄉仕一

□□蒙台轍之垂情效片誠而一酹冀夫人之有

靈尚享

祭關雲長文 十八歲作

臣乾謹頓首言夫之所以與臣者不甚恩而臣之

所以竊有志焉者亦不肯以自削以雜平生則昔

昔書有如女色醉後揮人字所魁岸豪肆有睥睨

江東之氣每誦鐵崖詩史則慷慨撲背狂歌起舞

古之磊落者怕憂寐與之游固不知彼之爲古人

而亦忘其身之今也爲者憂寐之間王又常一賜

見英雄之姿雖其談論灑灑若可近而神爽亦甚

遇人臣不敢謫屈時有辯說王亦不知吼也不識

王何有於臣哉由是臣有窮厄之疑輒禱焉響應

[illegible]不知於他人亦若此否也臣草澤書生固

時之亂則捧腹思讀孫吳恨不生蜀與王作揖客

一覩雄風爲快雖然嘗讀蜀志知王之餘王之事

劉氏也嘯房兵數千而以奇氣出之則潮湧山出

宇宙欲裂目中已無二竪矣荊州之事雖若有遺

憾而秉燭達旦一節則爲尤偉可以愧死姦雄嗟

呼人傑也哉彼曹孟德鬼蜮之才耳孫仲謀盜賊

之雄耳固馳騁一世而死之日孰稱焉孰與王遍

天下血食萬古也臣以迂放屢頓於世而不挫不

恥煩思焉依波之爲人或風雨中登覽臺十榭俯

見江山烟水草樹千里在目又感名之未泯[illegible]

嗚呼悲哉將雲振木有乘貨鴻[illegible]
思竊料王之與臣者或以此歟氣耳也不然則
之不敢知也謹刑牲酹酒焚香壇下以謝之尚
享

祭父墓文

日有髡者葬在城之陰森森松梓以焚精使有髡
者墓在城之北山川相交蔚我後德有髡者墓在城
之下元孫秀運還我大雅有髡者墓在坎之維有
有宿草不可起之乎嗚呼嗚呼此所謂骨雖安
兒心非悲有髡者墓有墓無銘兒雖不[illegible]他年兒
孫有髡者墓有虔者祝歆兒牲殽
孫錫之祿嗚呼噫

祭一新兄文

一氣兮漁漾大塊兮賁小胡爲兮相從爲弟兮爲
兄雖深兮丹風清歷兮弟兮論文兮對酒吐氣兮
如虹石田兮牛飯茅屋兮雞豚衆山兮雲重野正
兮花明不見兮老兄能塘兮牧青虎爲兮月生不
見兮老兄毋髮兮星星弟心兮尚童老兄兮老兄
爲弟兮已成一死兮一生相約兮今日一死兮一
逝涕淚兮觴酹尚享兮老兄

祭妻墓文

惟我相濮之妻氏性皎貞而溫惠又聰慧以幽妍誠
宗腴之良匹聆語言於尋常若瀏瀏乎松吹惟骨
相之寒薄遂夭折焉長寐懼無後之訓言乃再婚
於徐妹何理內之無綱貿大彔而偏嘿又夢珠之
拙對時有罪而長跪每致于之感怒皆賢妻之不
類心瘞玉之淵深 瞻荒原而擗心尚享

祭王侍御父文

紫造物之昆渾兮禍福無門考殃祥之遝至兮召
之唯人夫古語曰象德兮機存于心信天人之相
與兮神乎其神聞先生之種德兮務滋本根篤天
和于幽履兮仁譪鄉鄰溢風教于渺瀰兮源溥流
勤故和氣之致祥兮英物應生任言責于昭代兮
爲國爲臣皆先生之感召兮醇德烟熅謂仁者之
必壽兮胡遽高君還面靦于真宰兮露我古陳悲
挹有道之芳塵兮只清酌而表文尚享

遣諸儒生分教各鄉祭文

絕一者童蒙之心孝弟者機心之變易知易行必
此賢之人易從爾之教其鄉也先生此此是頌

大新之根本

二

吾亦有子其愛之深防愼護勿俾見異物後匪人聽謠聲窺美色聞惡言談惡行讀非聖書日以聖賢之文浸漬其肝膽肺腸以陶染其耳目口鼻手足庶子之行亦猶吾之愛吾子也如此

三

社學之政不講久矣禮文則廢句讀則舛訛吾凡有志於縣先教社董正之吾令尹祥符縣與鄉社蒙學五十七所孝弟爲本文字及華類舉餘悉除去舊習童蒙皆遵約即新凡爾所以往爲父兄教子弟非有所侵擾毋替且爾所以師其鄉待俊秀出而甄人才耳乃使爾與吾言行至父老處傳布之

四

稟天賦與吾人萬理具足今俗學汙壞正大本體深溺固蔽縣令躬爲立教師皆醇儒悉選鄉中蒙俊百家秀群入社學以遊願從諸儒師袪俗學之昏本體者

五

教家得美者何自童時以害其初心今境内清晏其餘鄉中七歲已上

六

名公巨卿起自童蒙今之教童蒙者何如哉噫根本已斬矣未有斬草木之根本而能蔚鬱成林者子之往也其噓以元氣而生之吾日望之十年之後庶有材良者乎

七

山下之泉至潔清匯之汚瀦而汚瀦流之清渠而清渠人之教童蒙也亦然子往矣

八

義窮神知化本於洒掃應對禮樂書數寓乎脩齊治平小學無預養之實則大學無英嚴之基今吾廢

童之靈假我一邑不敢曰老吾老幼吾幼非吾事也願竭力勉爲之子亥聞子之賢盍共勉之秀穎者舉之文沉默者趣之禮溫惠者詔之孝與弟巧慧者化之字書間有美材出于以告於子遲鈍昏愚者多方以鼓舞之勿棄

九

方人生而質誘其衷之時不有以防而維則或
質之病物慾之私世俗之污叢起群攻蔽厥知能
之良喪厥材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勉
所以正防而曲維之

十

初者非簡嚴不畏非莊默不從今歲莫遺賢分教
諸鄉子弟吾又無簡嚴莊默之化將何以佐吾賢
訓率其徒今聞世俗教童初者多以千文姓書或
以對句是豈養蒙之正哉著為法

十一

十二

漢儒有言學者有利祿尚不能明易言利之足蔽
心也今父兄教子弟者必曰為公為卿是利之也
利心根於中則所讀者利也所文者利也所学者
利也所講者利也所向者利也他日弗利其躬弗
為者人為天下之用其肯以義處天下哉今或小
子問之讀書為何吾子其應之曰為聖為賢

十二

始于居家孰教兒曹數十坐則肅衣冠動則謹周旋
或靜坐半日不言一有扣之者此理滾滾出来不
窮也猶恐其不諭也又從而廣譬曲諭之其細餘

之事以經綸於日用之間而綱維於吾心終身
有成者今吾子之教鄉社也敢以斯言質於吾子

十三

人之有子而吾命爾教之後日人見其子賢必曰
是某人所教者見其不肖亦必曰是某人所教者
其頌之百年其憾之亦百年某人之来以成吾子
也是某人所遺者其人之来以賊吾子也亦必曰
是某人所遺者其頌之百年其憾之亦百年今子
衍吾實遣之而又擢焉他日吾民其有憾于者乎
然况吾子之賢其必釋吾之懼也已

十三

十四

古之胎教理最深妙此是吾儒贊造化之一端蓋
母之氣因流注于胞中子受之以為質此時屬繼
之者善也故以理載母之氣以陶子之形此是輔
帝衷作賦與其事不亦難乎其理不亦巧乎而古
人猶能之今七八歲既有知覺能運動耳提面命
更無間隔故使之食則食使之歌則歌使之善有
不善者亦深培其本利導其良此非細事子宜深
思

十五

幽脩德以轉移盍天視下民恫瘝念之神監茲土不忘所司庶幾朝夕以啓厚施 其等以民之旨竭此慶私式陳牲醴仰荅神貽神其有終末亟歲時嗚呼休哉尚享

代唐御史祭胡太常父文

逵典爽於雷雨兮以有此生還委和於太虛兮若未有生唯愚者之染着兮忻戚互乘唯達人之大觀兮樂此無名緊我公之間稟兮賦受秀澄藹德宇之溫煦兮德音清冷故事業之光大兮聲實滿於鄉鄉居之風義兮鬱為名姓衍百世之宗祚兮

一身其承生前岡之大賢兮崛起大名為石畫之重臣兮將究濟經遐我公之遽逝兮奄棄養榮侄我公之夕可兮豫乃肯實顧斯文之惘悵兮失道典刑嚴天職之際贊兮未哭之庭拜牲幣之遠將兮監我悃誠

祭厲求雨文

互二氣以聚散本一誠而屈伸雖幽明之異域實人鬼之同根故人道之戾乖則陰孽之控奔亦除沴之鬱抑侵陽和之粹醇當盛夏之不雨噫焦枯之淡何哀我民之無粒若焚灼之在身忠人陰之成上或英氣之坏泄滯旱雲之滯熾怨厲鼎之乖氣念茲土之循厲滯沉著之魄如依草木以詭異嘯風雨而悲辛或寃痛之未釋或栟餓之未蠲或夭枇之未脫或化竅之多屯昨江州之覆溺蘇魚鱉之噬吞近獄中之疫死多小罪之頑嚚軫予心之深惻恨拱護之無因顧禁散之靈爽消已變之精祲欲速朽以委化安厚夜而返真若伏結而不散怨燐火之自焚憑神姦之淩厲厄雷雨之大鈞念其等之叨位主古淵之人神豈不等之感召抑祀祀之乏匱故巳孚而悔過又索禰於耆君惟淫

牲之馥郁與爾輩之來歆聽城隍之約束助天心之愛仁普甘霖於大澍解吾心之憂民顧孽氣之亦絕若雨暘於百春

喻學諸生文

得賢輩在此余心甚喜地僻可無俗事纏遶又得良朋之聚則學易明余以為心生於天理根於稟平旦虛明之時能靜坐少頃以觀靈臺之妙然後如太虛一般本來無一句說話此便是文字之初及其讀書作文又能備其力此心要如猶兒守求鼠之心古人云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此語良是

白龍山人稿後跋　古唐易菴劉乾仲坤著

文章以氣為主而係於所養然不該洽則易竭於文在於學學有淵源矣然天機不熟則亦未至於渾成故作之者又必久其力而後大有得也乾讀白龍山人初稿於其開合變化者見其氣於其沖澹温粹者見其養於其鉤玄傳㴠考潤者見其學於其自在者見其天機之不費力也此集賦若干首記若干首詩若干首序若干首文若干首雜著若干首其傳之矣

送保定關太府陞浙江兵憲詞並引　代作

恭捧天書新政貴先聲於江表夙馳星駕餞筵愧復至於雲中惜趙壁之去秦痛燕民之失牧轅留短草淚洒淒烟鯢鵬南溟搏扶搖而上矣鳳凰千仞覽德輝而下之彼也草木之知名茲焉山川之改色恭惟閣公德宇粹明性情真率才猷華國獨往百僚之龍文風采動人高舉一科之麟角諸老柰能害者

矣子居皆之試封五馬於金臺待詔六鰲於翰苑民歌五袴麥秀兩岐接武於常平策勳於召杜下官謝其未諸生風之占曾任馬牛之走承宣拙惰雖已得百姓之歷僻氷蘖微操不敢負明公之鈞詔躬逢今日之遷溥誦清風之句懷卷古春拜分雲袂五馬渡江而逝行看野水誦橫舟信知道

國朝名瑞平烟衰草落照離盃民心與溪山共醉憑誰大作去思碑幸有耕棠父老說起

賀胡長官小詞有引　代作

一守苦心佳政動黎民之喜色半朞成治芳名下臺憲之褒書雨露盎於花封風雲壯乎鳧舃恐未來於瓜戍即有詔於芝函恭惟胡公學優製錦道裕鳴絃惟踐履之既深宜政績之益著居然養浩乎分風月之雙清行矣奏功入侍雲霄之絕境騰譽牧功於不日清脩得志於妙年豈惟循吏之称追踪史傳自是郎官之宰上應列星漢等小者勉於扶持大抵愧於裨補性愚辭直才鈍心勞同舟而無異心庶幾可濟會績而借餘燭更賴分光正圖素志之酬乃遇紫封之寵微誠溢口短曲成文

花封春雨盎烏臺翰語多奇恩陌上兒童尊前父老口只能碑古人一琴一鶴甚和他琴鶴也無之何苦竹聲書静（公性愛竹而比土無竹客有惠本者喜而植之日吟哦其間）政

間花影春遲與君萍水共天涯微祿慰名將記眎
寄屋窮民帶犢佐都借春輝退食疏魚大薄不
欣私苦心自有大知早晚清風挾去西雲高種德
枝

劉氏族譜引

天地之初積流秀合而人始生氣化之後形禪之
始生生之理曼曼緜緜滔滔汩汩不知歷幾千萬
億載以至吾祖吾考吾身則自吾身而上皆古也
從知吾身之氣浩浩乎從上古中古下古而來以
達于今日而後之降微傳絕則不可得而知矣遠
祖而上厥本誰何亦不可得而知矣其間可知者
不可泯也此譜之所以作也大書遠祖者明其所
自出也書始祖而不書其兄弟者以其別族以自
立也曾祖之兄弟書祖之兄弟書考之兄弟書身
之兄弟書身之伯叔兄弟書身之子書兄弟之子
書從兄弟之子亦書以其氣近而分不疎也餘不
書者以義略之也凡余之祖禰則特書之詳書之
譜余作章其自也凡仕者則朱書之尚其貴也而
余身則否譜余作不敢自處于此也此本宗支派
譜之大凡也別為圖數莖則自入贅之祖之子姓
無大小悉書焉繁而不紊細而不遺所以收疎遠
而一派也別祖之在縣陰村者生齒蕃庶不能譜
其一支舊從夏庄村皆山谷細民愈疎遠而不必
譜矣於乎靜閱之餘一本之念其有油然而生者
乎

明嘉靖己亥秋之閏七月賜進士玄孫劉乾謹識

見王蓮峰

道散而天地生天地散而萬物生萬物之相磨相
盪散而為萬變也於是死生富貴得喪窮通之非
齊者生焉人之遭乎其此也者不知其偶爾已也
而反為天地萬物之所侮廼從而以吾之呼號歎
舞慨慷悲嘯奔走且笑且泣者應之夫是之謂喪
吾吾也者道之私厚乎我焉者也我喪吾則凡彼
物感之不暢不仁者愈來而愈乘之必撞吾之生
以漸盡矣吾之形而后已大有所見者而后能逆
焉譬之若小兒之轉々於大地矣馳於峻走于平
面于礙跳于激而止于顯臾地無常形允無定勢
也夫允何嘗左於地於小兒哉萬物之於人也亦
然古之聖賢則以道[illegible]之而自不為萬物所役古
之豪傑則以其才而[illegible]之而亦不為萬物所奇其

遊若異而兵不受乎天地之大藕廉者大抵同也予思若人而所以為不得見者終吾生矣迺今江表有運峰山人王夫子者與予遊遊京師之卧雲寺予一見而欣然悅其氣之瀟灑也再見而拱然敬其道之易且簡也久而窺窺其胸中若見天高焉淵焉流焉峙焉飛焉躍焉華焉實焉洪焉纖焉往來而照耀焉霏霏浮浮蓬蓬鈴鈴融結聚散之匪常焉者無不備在其視天地若一丸其於萬物不知何如也又況夫死生富貴得喪窮通之一怵毫髮哉盖其所學者聖賢所不及者豪傑故其與化也若終而遇萬物也若遺乎生游穴不害剝竊趯然有飛出宇宙之思莫昔雄彈有時非江東之氣區區紀墨非所論也然而不失之驕吾常飲人以太和哉以愚之淺陋無似亦且時時以咲談而不盡吾心之為人也及別又告予以晚志將遍天下名山而遊之求乎長松異石幽泉閑雲清猗翔客以遂夫所謂逍遙而汗漫余聞而作[illegible]之已而嘆曰予固不敢自列于聖賢豪傑之徒然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甚愚故竊有志也而獨嚮神於茲之則有愧于運峰耳聆運峰將何以瀟我心耶

東岡先生讚

少小何為業寒窗消若幾許六十強借問所資益石腸作文奚似星光芒宦遊安在鎮之江政聲佳否大流芳胡為歸政思故鄉老來焉學養元陽近日何如須待耆伊誰有之其東岡乎

靜坐偈

真敬在養神養神須靜坐靜坐有佳味而口不能言閉户萬事去默然此心留心如灰宿火氣似屋流塵耳目口與鼻一一皆成我惟此手與足無箇不受命五火寂不起腎水上流注五藏蒙灌溉毛髮不焦乾目者心之竅開閉甚通靈開則神有制閉則神內融閉久入黑妙靈根植九淵至理不易思有時來上心此便是真知靜不極不得我學須到此書之質有道

壽姜似山母八十

伏以早年秀傑勿勞燈火之寒暮受光華恬澹桑榆之煖惟積德仁于深厚則流福祚于靈長珠履在門誦中心之愛日玉窪稱壽飲天上之流霞恭惟夫人氣宇淑清德風貞靜主饋則節宣火水之齊供祀則躬親溪澗之毛盖催排問纖而有恆心

來怨于旁祀之不敢救以言恐逆毋之怒也予氣屑躁而不靜剛而無謀遇事轍發畧無含蓄委曲以底於全而不傷之意性怒四出以惟百忍妻不忍余之氣適而計拙也時利導之以一二言必深藏而切中余喜其良也試肯從之從之則事去而余之怒亦去矣深夜閑語亦可與遠大其家之計獨以形貌枯瘠血不充精用是十年而不孕丙申之夏骨立而死死之日家無百錢之儲斂手足形還奘於野封而不樹今始遂矣而妻不見也豈非命耶君子曰清苦而貞柔靜而慧吾妻有之妻名存吾字之以雲在銘曰穴深餘二仞曾經水毀墓崩因實之土下無尺甓無珠玉無金鐵許物棺槨惟松材衣衾惟布素時移歲改與化俱澌三十年後惟有枯骨而已

五殤誌銘

夫人所得於天地之氣猶物一石焉去其一斗則囊必虛矣去其二斗則囊加虛矣去其三斗則囊又加虛矣去其四去其五則囊虛其半矣去其六斗七斗則囊之虛過半矣至於九十斗焉則囊虛空矣人之生子亦猶是也生子繁者則其神氣枯涸弁之子多矣秀者氣盛故也吾父吾母之氣石耳礽生盤龍碧目丹唇大耳豐頤色如玉色如花是洩吾父母之秀者一斗矣然而三歲而死又三年而生孟冬氣如日珥眼如巖電聲如盎中鳴是洩吾父母之秀者二斗矣然而三歲而卒又五年而生族教額左生角寸餘面如滿月眉目如刻畫是洩吾父母之秀者三斗矣然而四歲而徂又八年而生女曰天香嚴姿妙質性慧聲和是洩吾父母之秀者四斗矣然而十二歲而亡又七年而生早梅行立莊重語言明爽共嘻美哉取士尾陳俎豆之狀此余弟也余最愛之然而不六歲而逝是吾父母之秀亡其半矣今之存者四人皆其秀之餘散者也父已物故而母之氣無幾矣夫五而亡者其初一人之身也先出者分其秀則後出者與其薄使五者俱在也吾猶薄而無憾也今與鍾者多夭也則在者之薄又如彼焉嗚乎吾父亡而秀之原絕矣又何憾於五之不年哉吾受父母之餘秀而有文者非子銘之而誰也銘曰五者有知耶則當散而為祥雲上而為列星五者無知耶則安於大化之宜其宜其安但何復從而為人猶與吾式

西海爭兄乎

明處士劉育樵墓碑銘

先君姓劉氏諱汝敎字希契甫別號育樵子聚其平生蓋貞履而潛曜者也始祖諱聚其所自出曰原聚生著著生瑜瑜生乾乾之先君幼而機穎有辭鋒闔竒闢神百十皆瘠長乃靜晦伏藏精英動有愚色於古澹然而獨苦心於文自謂擴披兩漢剖劂先秦以成吾之矜舉而後已瓌瑰滿心筆扛大塊句露天根當其得意也雲動川駛山裂風鳴草樹黯黯雷電欻欻雨雹驟至萬物失色及其氣靐而意止也則閴然無聲湛乎太虛而已自以為大吐古人之竒而一古之人不好是以七試七黜於有司既而歎曰歷文之厄實命之蹇遂乃收風雲而寂寞於英氣之餘外形骸而縱浪於大化之內睨嗜莊騷有若酸鹹日理詩酒以為天遊之具泉石烟霞惟意所適也嘻咲怒罵無心而感也抱其空文無所用之而先生亦老矣是特乾生且十歲益已妄有讀父書之志父曰與吾文者必此兒也居無何吾父亡然嚴詔未寘遺稿具在是吾父未嘗死也於是朝父文暮父文不以父用之不效而遂棄之不用也咀英靴湫芳潤心醉而不還者十年一用之而須卿薦再用之登甲第皆吾父之故文也夫何抑鬱於吾父之身而盡發於乾之早年遇不遇蓋有数存於其間天乎何心文乎何怨樵父之室吾之母左氏生四子曰泰乾恒一女適於李男孫五人女孫三人享年五十有二墓在縣陰村之西原墓之上千山深秀以旁圍墓之下一水渾雄而東去墓之左二十有一年而無銘也乾獨何顏於此山川乎銘曰二氣錯五精摶鍾厥竒我翁作文崛㠊命数竒既勿用莫生之翁不儒胡有吾湮王秀造物愚翁之暮有新句一泝來萬物起貌古哉坎壈多造物誤謂之何入其廟見其照登樵山聞其嘯松瀏瀏魄幽幽不肖乾銘其立

明平湖縣丞盧君墓誌銘

嗚呼此傳陵盧君之墓也君諱儒宗道字家新陽父志學大父友剛皆農隱有醇德君生而秀質敏學而文少以吏事諸公廉恪取多譽嘗承命籍藏郎戶高下惟允有訟訟君者輒川死聞見者衬之自是入銓曹叙資如吏法于今之仕者四其館試因上疏論館中半入意欲叙敝宇以避[illegible]

屛宿猾以息竊剽蠹殘及中國所以待夷狄之禮甚備制曰可考績之載得褒封登仕郎乙酉喪父丙戌喪母庚寅拜初官後又進職為平湖丞至而署縣政體簡嚴三月民和閭閻歌舞其德丙申以輸木之京師途阨於盜洶泊於水憂恚損眠食比事已以疾卒於家實享年六十有八娶王氏德興吉子四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孫六人懋元懋中懋亨懋孝懋賢懋功女孫七人三適名氏餘在室以今年七月某日葬於白沙崗之陽銘曰於古遺賢淸剛孝友其德不爽有田有書有子有姓福祿後萌功在黎首銘在翠珉不朽之慶沙崗之陽僻爵蓁蓁惟公之藏

代王生元靜上朱究丘書

日月某再拜古之士皆好遊匪徒以蒲形游暑風土熟人情物態而已將覩殊方之人文以盡人心之藏識亦且覽古帝王古聖賢古豪傑之遺跡悲歌慷慨以洩其無聊不暢之意是故士樂於遊而不以辭松梓去鄉井為悲憺簦鼓僕跋涉山川羈眠旅煢為勞且辱也古之諸侯類能養士匪徒以收其窮困矜其寒餓而已將以資其忠盡資其智資其文章可以寄志可以策國可以賛治是故不以大亨為惜而必以安其身得其歡心為榮也所以好遊之士樂托於諸侯之養而諸侯亦以得寄嚮為大賴於邦國傳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今者謂也今之士隸於藉不能遊今之守令雖能士無所於用之而士之浮游於客土者愧其戶令則終亦引而去之耳某不幸不賢而以士名學好所養而患不一書好傳極而患不融為文好慕達理則過之而患无聲之不似行年五十不過醉古人之糟粕而已矣今年河北大水諸郡荒歉齊民流亡敝邑之四發東南被災為甚家有薄田數十畝適在東南之汙穀用不稔室無擔石之儲屢欲奔亡於四方而不可以母氏老且病也惟上國近於敝邑而小有秋地近則可以通母氏之音問有秋則可以糊口於此而供養于母靜言思之此為樂土是以有願受一廛之志也昨見執事深蒙禮遇執事不以今之士視予則執事之賢可知矣哀矜而廉若谿達而大度又其古名諸侯乎執事欣然有賜養之意其則深以空食人之食為愧以辭及執事又授予子使教爾之命某雖不能而不敢不

勉也鄭人有言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執事有焉其
之身雖不足用而其言固有不可盡棄者抉胸中
之幽藏張邃古之奥渺以破人心之蒙悶恢恢言
之萬理磅礴精精言之一[illegible]可約章章言之天則
昭灼默默存之其言如[illegible]以吾為[illegible]則其奇不
窮矜以吾為非靈則[illegible]同是言之貴賤繫
乎時之用舍焉耳以孔子[illegible]也其名未彰則固
東家丘耳况下孔子萬萬者又當何如也周之士
也貴秦之士也賤故曰繫乎時此某之所以乞靈
於執事也執事其矜而察之

第二書

某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七八歲時誤習聲病靡
靡之文日以雕蟲篆刻為悅既而棄去則好漁獵
百氏之書探其幽渺咀其華實沉酣鼓舞其志不
甚恥小渢渢乎古人之文必塞乎吾之胸中而後
已既而惧其雜也反而求諸六經以張皇其本心
既而又嘆曰六經道之影響乃注我者也何必六
經為哉成性存存中心養養吾道自足矣是以其
志潛汩其身幽夷凡世俗之所好聲色臭味之嗜
皆無所嗜於其間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又不幸丞
以溺祜毋氏孀苦而赦水之憔不棄又大不幸今
茲皇天后土以荒厲賜諸敝邑民不奠居往往來
色而逋某亦亡人中之一人也又竊念事毋養生
其事不細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是故顛倒困
頓以來於此而望執事之仁之也今而執事遇之
如是也謂之何哉傳不云乎太山不辭土壤河海
不擇細流言大度也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言乘時
勢也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言
彼之願易足而不損吾之大也今執事秉百順之
時操莫大之勢而不能遂一匹夫之願以拯其寒

餓之水火此非執事意吾之不遇執事天也今夫
龍之泥蟠者常鱗凡介弗知其為靈也而易之及
其獲雲雨風濤之利則光怪靈異乘元氣而一震
則六合俱動常鱗凡介求覩之而不可得矣且執
事獨不知海大魚乎如其不知則古齊策不可不
讀也敢私布于左右而去之某再拜

平賊書上陳推府

久不見德宇思兄為勞春寒動靜何如想道躰清
吉為慰弟以多病奉老母南還過交適聞吾兄被
繫[illegible]時當倥偬不[illegible]敢趨謁罪當何若[illegible]以獨[illegible]之

衡至半年選間吏部行提之牒到矣其不得已赴部蒙送西司問罪倫當艱厚其素奮重遭此族資為之幾空兄聞之悔復釋既也改撥本部如遊涸鮒於清泠之淵然而自羈縻不敢去兄之病雖屢作亦不再召鄉信來首見平安其不知其非的也月日兄病不起老母素多恙又感此重悲用是會悶咳痰骨立其方寸亂矣旅夜哀號聲乾燈死夫母病別無子兄亡別無弟故人情之梗有如此者且墓在黄岡之陽遶郊遼遠又與民間田相際失其所處必致多言諸孤知泣而已竊謂此事非乾也不可伏乞賜以假[illegible]傳付司廳許醫母葬兄事完赴部庭兩便公私恭惟道尊望重匪敢塵瀆特情出迫切計出無聊又恃大乾坤父母之量或見恕也所以昧死一鳴不勝戰懼俟命之至

上戚黄門書

乾再拜大黄門戚公執事冬候多寒仰惟氣象佳裕欲見之心不勝朝夕北引乾自潛伏[illegible]莊以來困頓無似雖自從事於聖賢之糟粕以成其愚而又不敢必天之處我者何如也比見執事文章無一字無來處然大要自此心流出所以洒脫可[illegible]竊欲效之作一樣說理文字意緒出於經句律出於古氣調不得已而半入於今以盡此心之精[illegible]日者亦有一二得意處及以執事之文形之不[illegible]愧走大抵執事之[illegible]者道之言也乾之文文者之言也所以氣象不[illegible][illegible]擬而執其故疇者自京師逆而有失明別至今抱歉亮執事忠恕憐乾之窮途萬事皆拙不罪之甚也左生來遠將書若帕之忌感怍兩極當時執事南行無由得通名於左右以欝但中心藏之而已唐土孫民野頽廢日久執事居數月不動聲色夫弊如脫至今百姓食必祝之乾亦屢見之於四方之文字逢人便說不厭然此但悅執事之外耳能知執事之心學者天下不過六七人乾不在此列也乾草茅匹夫受性不甚疊三年來不幸作雜文百餘首自暴其醜然皆聱病靡靡之文耳投執事而聖人故不敢録呈又念科舉之學偶得偶失如奕棊然一語不中則平生委地執事之於人才有速化之術尚容趋之於下風吐其區區執事俯而教之則吾事濟矣王龍溪先生名重籍籍當世識而執事與之孔膠今未[illegible]動靜何如執事倘以一言慰悦氣互千萬余之示

原缺第二十一葉

天理甚非詩撓於欲父與君其學亦有三等其最
上者曰虛空生汝心無無亦無所謂四大但假五
蘊皆空是也其次以一心照看一心所謂圓佗佗
亮爍爍是也其下縛制其心使不外馳若麻三斤
栢樹子之類是也雖曰似是之非却能堅志苦力
精進不息有面壁以來九年閉目之深有負石登
山必至絶頂之勇而業儒者反不及何也近年以
來有講陸學者其流多入於禪甚至於呵程篤朱
詆毀傳註卒成其狂妄而不返其故何歟諸生請
深究其理以觀[illegible]志之學

名二子說

長曰遲次曰邁何以乎遲也氣峻質虛吾恐其鋒
鋩太早而缺也故名之遲邁也朴鈍完厚或曰此
子奇而鬱秀而藏焉吾恐其固且塞也故名之邁
遲久則夕秀英邁而匡圖其將各有造乎夫以遲
之淵聰視邁則百倍過之矣雖然與劉氏而成之
者邁也

得意得名得象何如論

道形而上不可見也唯精思入於神者斯有獨得
之妙矣夫天下之可見者形耳形而上則止於靜
極於無可思也而不可見也思則得之精思則深
得之何得哉其意而已矣會意則名生假名則象
著是唯成於思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以入於不容
思之地則其用甚藏其理甚穆是未始有名也未
始有象也亦未始有意也唯有高明之資者主靜
之深窮理之至默識夫圓融之本體不墮有無不
際前後脫然於見聞之外而後可語知天之學矣

張子曰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言天
道也今夫天形之大者也雖曰其大無垠其清無
質其體太虛其用不測其[illegible]也周塞焉亦氣耳清
通神明而能升降屈伸以道體之非形而下之器
[illegible]器則吾見之矣形中無形器中非器無之又無
而妙之又妙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非高也而不
可及非堅也而不可入至近也而無所在唯此心
之中虛可以包涵乎此唯此心之通微可以入乎
此何也心者天之命我也當其未偶於我也則二
氣之良能與大道為公其既屬於我也則為太虛

窈冥無極之門故能忞然入乎冥則倚乎向定六
無思無為我藏於密一闢一闔我戶其樞而意名
故胥此出矣非精思以入於神未易知此也故無
意而有意此心意之也無名而有名此心名之也
無象而有象此心象之也何謂意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非形而上之意乎何
謂名以其性情而言之謂之乾以其主宰而言之
謂之帝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非形而上之名乎
何謂形而上之象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非象乎
象與名期而名自起名不與象而象自陷一相以
亦為三三相涵而為一一得則俱得矣名所以
負乎意象所以像乎名意又所以擬議乎名象
果能默而識之則超於名言之外而不處於見聞
之卑以求所謂道也故其始也知天者唯我究
也知我者其大蓋六合者天之渾淪磅礴六氣者
天之錯綜參伍五精者天之神魄辰者天之上也
風雨露霜雷電天之發見流行之實舍是更無別天
指是為天之道則淆諸物耳夫天者理而已矣其
然不滓寂然不動獨不足以形容其妙無意之精
無名之朴罔象之玄非耳目所能及唯沉潛靈之

機於淵默之地孰明覺之養於未感之前則宜其
苦索之力於頓悟之時則實得於心而大妙見
矣自此而觀乎形下之器則渾渾乎其意無窮也
皆此意之融貫森森乎其名無窮也皆此名之散
殊章章乎其象無窮也皆此象之昭布二儀之儀
育物之細大宇之邈耳目口鼻之為人七情之感
五材之用三綱五常百行之著三千三百之顯洋
洋乎隨處充滿大意其存名象見在誠之不可揜
也夫人之所見也皆道之已發也謂道之本根焉
不可也何旨乎非道之本根也有義之義無義之
義此器之意非道之意也名以分之名以定之名
以自之則萬物不相奸此器之名非道之名也有
形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滋此器
之象非道之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固不離
於器也而不可以器為道以器為道則沉滯至
於徇象忘心作用是性者矣亦不可離器言道離
器而言道則高而無實至有無無無亦無之說者矣
真自不用生於弗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可謂天下
之見矣然亦是形而下者唯無極而太極太極本
無極則灼見夫道體之妙有不離於器而亦不離

於器者非靜而好深沉之思有獨得之妙者　能
道也以苦心極力之學精思而妙契至於不能窮
而名言忘張子非深於道者哉此體道者貴乎精
於思而思所以為聖功之本也惟心能思惟思能
入道心果何屬於形之上下哉心亦形而下者至
之而神至無而動所繇以通於上達之路也夫唯
窮其止也神居而大處白而無文淡而無物由其
道者空之而不出自外至者拒之而不受其存於
游者有中心養養以沒於極窮然無為則育
於此天象藏矣本無也豈有得乎故曰道妙於

[illegible]學貴於成心忘

辛丑冬陳情乞終養劄子

竊以卑職癸年炎父守道日索母氏孀居百若以
成其子用是奮勇竭一力也夫守新授河南祥符
縣知縣以不才多病無以賛性幽僻不樂多動今幸
恭朝
覲畢遂自陳辭[illegible]職[illegible]得閒之任因母有病又
聞此地著[illegible]不可相從以為[illegible]當時[illegible]
相別浙河横流行腸若斷[illegible]以斷於汎未肯以
侍膝和悦爽近得家書[illegible]壽七十有

矣於然臥榻日夜思子相見執上淚痕交千稠疊
將屬大漸卑職得書鼻酸痛楚遂成感鬱又晨起
背寒頭痛潮熱情忽忽不欲言皆悲泣所致也夫
以病母遠在數千里之外而其子欣然作官以祿
妻子於人情甚不安於天理大悖者也倘蹈不孝
之名則他日雖有寸効不足贖此又聞胡虜出沒
切近鄉土恒恐禍出不測驚懼在心不能遣去憂
來如醉肺火突起則渾身毛孔若攢針刺斯言不
亦有如臺下之相奈以官守縻身進退不能自決
倘地憂煎其勢必俱隕而後已查得諸司職掌內

開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
本父母老疾去官路遠許親身赴京面奏揭籍定
奪柳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案下代天行道無非敦本厚俗
以美風化者也乞憐烏鳥之情賜吹噓之力批行
鎮江府給文赴部有陳終養庶使子母相見喜心
生母病有從愈之理此即昊天罔極之恩不勝
感戴之至

紀夢

夢[illegible]夜夢騎柳枝而飛過見大山絕頂之上廟宇

金石濁者若死木以融以陶莫窺其高漠視富貴何啻一毛江山烟霧助其氣古今感慨入其藻章木魚鳥和其類及其至到與造物往與造物來忘乎為我得之太虛還之太虛今我何在先生皃古神清行嚴語和見之者拱聞之者唱不知者以為迂踈而拙也乾亦猶隘少所與可每見先生之淡然中心愛之鄙吝俱釋想其風者曰日既省效野史為之立傳矣又竊取司馬君實無為之贊以贊之其辭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其先生之謂乎

舟中閑窓傳

余卧舟中忽頭覺寒其窓之開而未塞也命僕曰閉之是時深夜無見也於是一人自外以手捫其窓一人自内亦至于窓下或曰樞折矣或曰櫺毀矣或曰鐵鈕斷且脫矣二人不相見兩口各言故四手共一事一人曰云云内者曰未可也一人曰云云外者曰未可也一人[illegible]其樞墮然而脫一人綿其櫺崖然而脫一人移諸左而未妥一人移諸右而未妥二人上下其手曰倒置矣既而曰反關矣與人欲變彼之倒置而反關也措拘而為之則[illegible]偷倚矣反復辨說神思兀兀梗梗窓不成閉於是内者怒外者之不工外者笑内者之拙少慧余寂然而卧不問也心空空無所事忽自思曰當吾之未命也彼二僕者安知窓之寒未塞乎既余命之二人倏然並至是皆吾之氣動而神驅彼二人之亂乃吾之不靜也如之何不必吾之心雖然君子大貴居敬而貴窮理守此孔竅不宜擾動以侵其細動極而靜亂極而治必待則窓定矣於是堅卧焉不起心無為而無不為形不用而互有用須臾理和事順窓得固閉二僕俱退還乎故寢寂然無事亦猶吾堅卧不起之時也豈直猶吾堅卧不起之時也正猶吾未覺頭寒未命閉窓之時也

晩谷何翁傳

京口有何翁者行年八十矣鄉黨稱善焉翁為童稚時希言鮮笑見群兒之嬉夫弗嬉其氣靜故堅及長亦植於學[illegible]既弱冠之年[illegible]無不孫之[illegible]母悅故其後壯[illegible]行[illegible]之間之居不忍[illegible]然不潔與佐相[illegible]所不足

以節其易盈而好滿之情恒恐漁利於人以保不
義之蹈也其心甚天刑懷國法故鄰人有喪奔之
在先去之在後鄰人有爭反覆道其利害以息其
爭弗之怨歸於平好家藥其醫攻理論良藥味有
窮名見貧寒之人病且瘉者則必惠以藥餌又弗
受其報也盖其志澹於利故練農時樹以勤為本
養生致用以儉為德訓子若孫以文為末而忠信
是首食不貴厚唯其精衣不貴異唯其潔室不貴
華唯其完器不貴奇唯其固皆可為風本盖其動
息節宜之宜齒吐納之術至於晚年益深焉故
壽翁諱某字某晓谷自號也其子某尤邃於醫理
者之語根於陰陽五行而井井於七情六氣之典
盖翁之所不能喻於子者其子多默受於翁之心
故也翁老不用事今其子為潤之名醫恒見知於
當代名公而柱史移文以旌異之者尤多其心亦
不以利為利為劉子贊之曰天地之生萬物無心
也萬物受生於氣化之精亦不知天地之力也安
適之至則忽如忘生矣一有所疾痛則號天地若
父母然然而天地無能為匪天地之不仁也天地
哀吾人之心寄於醫也以合言之醫之道成於翁

[illegible]而翁實源之微乎兩門擇淵天地生物之心
也已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曉谷夫脱谷矣

青江公懲謗録

懲謗録一卷江公自叙之書也其綱凡四其目各
其四而首曰華心嗚呼盡之矣夫心者死生之
門禍福之關榮辱之祖得失之樞也故善華之則
靜而吉動罔弗吉不然則否故遭謗者善事其心
焉耳謗雖小人之浮言而亦有所由起此之蘖形
彼之汙此之仁形彼之殘此之文形彼之鄙此之
辨形彼之不靈以彼遇此則是彼之群不祥而謂
己之百美彼將何以堪之古曰木秀而人伐德盛
而毀來豈獨小人之心罪哉亦或我之咎之也相[illegible]
相軋相擠相傾及其激也不勝其不肖之心於是
群吠而攻之若亂川之潰來洶洶呶呶嗷嗷[illegible]
而此心實構其衝吾如彼何哉自處以是而已矣
求其無愧而已矣苟此心之不動雖小人之多言
猶何傷所濟[illegible]則萬物不足以撓所樂者天則
萬物不足以奸之亟久而天定天定而人靖人情
而言息是非較然又何必自鳴以辯之哉此録即
此意也或問此録曰無辨其古昔之名言也夫

地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者陽之輕清地者陰之甚濁故地者氣之查滓水之凝質坤者其情性也方者其形體也生者其德也剛者其動也上行其精氣也安貞者其樞紐也翕聚而發散者其體用也渾淪而磅礴坱圠而幽暗者其物也載萬物而無疆含萬物而化光其功效也虛者厥本其根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粤若稽古神農氏有記里之車白阜圖地形脉水道其說不可考也

山海經曰帝命豎亥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二萬一千里此為近之夫東極黒齒西極排菻南極飲木北極流鬼此人力所至也此外則龍蛇交雜非人之所能窮也禮記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三代時中國之四履也三代則東西蹙而南北縮自秦以下則東西狹而南北長此又古今之大限也論天下之中則中心突高而四邊殺下者為正當總會之處在天竺之北佛書所謂阿耨山者即崑崙也其上有四大水分流四面入中國者黄河是也論中國之中周禮有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而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漢時陽城是也宋朝嶽臺為中然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不同是也蓋地上天多地下天少嵩山正上乃得天之中又在天頂之下今夫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仰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南極亦然南至錢塘則出入之度三十一又南至交廣則出入之度二十而已

握奇陳圖考

握奇陳古有其圖而今亡今之圖者贋作耳握奇經文亦非始作圖者之語乃後人為古圖立注論耳何以知之曰觀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之語其注學家躰也作是文者必實見古圖今之為圖者併失其文者之意矣文曰四為正四為奇所謂八

陳也陳訖而後生龍虎鳥蛇龍虎鳥蛇乃陳之用非陳之体今二龍二虎二鳥二蛇附屬於天外其偽一也文曰天居兩端地居中間此天包乎地之義也今天在前而稍大地在後而稍小如倒懸細腰葫蘆之狀殊乖本文其偽二也文曰風附于天故以圓今乃斜尖而方其偽三也文曰天有衝地有軸衝取乎之義軸取居中運外之義今衝圓散而不平軸似殿後其偽四也文曰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是天地風雲變而後為龍虎鳥蛇龍虎鳥蛇殊非陳之定名也是龍虎鳥蛇乃戰法非陳法也明矣今曰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不亦謬乎殊不知天地風雲乃八陳也龍虎鳥蛇八陳變動之形耳此正合黄帝因井田以制兵五為陳法四為閑地風后因之以井田四閑地為四奇之說其後葛諸孔明推演其法復得其新意為六十四陳加整焉鈎連曲角最為精密疑即古握奇閻亮特玩索而得其新意耳按漢儀立秋日斬牲祀白帝大司馬肄孫吳六十四陳則六十四陳又在孔明之前矣信乎非孔明之自作也或曰孔明六十四陳乃一陳也孫吳六十四陳乃六十四法也古陳雖多然不過方圓曲直鋭餘車輪罘罝鴈行三者而已是孫吳之六十四陳亦一陳耳果如此也則孫吳之六十四陳其即古之握奇乎惜乎其圖亦亡不可考也唐之李筌所載八陳圖其形天圓地方風鋭其首雲左右而垂飛龍盤屈虎張丙翼蛇形虵轉鳥翔為突擊之勢定而不變徒為奇奇怪怪駭人心目且法度繁碎亂如棼麻死生之際馳突之間愚民豈能記憶哉可發千古一笑然是李筌者其即偽作陰符之李筌歟又大失握奇文之意矣握奇文字以氣象觀之真秦漢間語其曰虛實三軍皆遂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此等句氣後人如何到也舊有公孫述議樂毅之說今亦不可曉大抵四為正四為奇因井目之形以名其陳今直名其隊耳且前跡薄而後贅促無大將居中諸部環繞之法此其大失餘不足辯

年譜

明正德二年丁卯冬十一月乾生三年戊辰四年
己巳五年庚午春三月先君始[illegible]舉業為隱士更
號育山樵子六年辛未七年壬申學誦古詩八年
癸酉弟早梅死九年甲戌冬十一月從先君於部洞
寺讀書十年乙亥春正月從兄[illegible]避地於河南淇
縣秋至自淇縣十一年丙子夏五月弟恒生十二
年丁丑先君授徒於清風村從之十三年戊寅至
自清風村十四年己卯冬十一月四日先君卒十
五年庚辰春三月葬先君於縣陰村之西原十
六年辛巳春二月從[illegible]若兄元卿講學秋七月罷
講嘉靖元年壬午二年癸未春三月始入儒學注
名附學生員夏五月隨從兩兄依叔父於桃林驛
六月歸自桃林驛三年甲申秋八月聘王氏四年
乙酉春正月赴保定府[illegible]前名多士秋七月
如京師八月鄉試報罷九月[illegible]自京師五年丙戌
春正月娶王氏為妻冬十一月注名儒學廩膳生
員六年丁亥七年戊子秋七月如京師八月赴鄉
試報罷九月歸自京師八年己丑春三月始授生
徒於家塾九年庚寅十年辛卯秋七月如京師八

月赴鄉試列名舉人賜[illegible]於順天府九月
自京師十一年壬辰春正月如京師二月赴會試
下第三月遂入國子監十二年癸巳春三月兄[illegible]
卒夏四月登名選籍五月兄[illegible]葬於先塋冬十二
月至自京師十三年甲午春正月講學於城子寺
夏五月徙居於徐氏之里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如
京師二月赴會試下第三日　自京師十五年丙
申夏四月妻王氏卒五月葬其妻王氏十六年丁
酉春正月娶徐氏女為妻十七年戊戌正月如京
師廿一日子逞生二月赴會試獲薦名三月殿試
登進士第夏四月入禮部辦事十二月奉詔依親
還自京師十八年己亥冬十月如京師尋授河南
開封府祥符縣知縣十二月廿八日到任十九年
庚子秋八月赴河南鄉試[illegible]考官冬十月監斬
重四十一月朝覲十二月至京師二十年辛丑
春二月以疾辭官不允歸自京師三月改授鎮江
府學教授四月赴鎮江二十一年春帝正月以[illegible]
書差便道[illegible]甲子遄[illegible]

鷄土集六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劉乾撰乾字仲坤號易菴保定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國子監丞是集詩詞二卷賦記雜文四卷其以鷄土命名者自序謂夢入太極宫見玉鷄以爲文章之兆其說頗荒唐不經詩文亦不入格而夢上天詩夢戚賦紀夢文諸篇乃屢屢見之集中何其好說夢歟

青峰先生存稿八卷

〔明〕汪柏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汪逢源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峰存集十二卷》提要

青峯存稾序

嗚呼予尚忍序廷節之文耶予與廷節俱爲張氏相携讀書外家俱見器於外家之識者後廷節未弱冠領鄉薦名在高等擢戊戌進士一時聲稱籍甚而予落落垂翅幾二十年予自謂與廷節若風馬牛不相及矣嘉靖丙午予幸舉於鄉次年試春官未第乃願就教職時廷節爲光禄寺丞止予勿就庚戌予未第廷節止予益力至癸丑予重違母命决志受官冀得寸禄以爲予母養也廷節乃咨嗟歔欷謂予志未伸又勸予歸爲後圖越三年丙辰廷節參浙藩得予捷南宮報喜動顔色重勞報者惠書＝曰使公不從栢言不知今日在何處嘆苜蓿琅玕也敀公賀是歲予以母憂歸廷節之廣東任乃枉顧予出所詩文示予予把玩数日見其有得於道深爲敬服約後歹乞身山中勉相劘切以肆力於文詞用以鳴世孰意含沙射彩寔繁有蜮廷節竟韜晦以先歸哉予自史館遷南雍不見廷節数年亦謂前約之可踐也又孰意天不憗遺奪我知巳廷節遽即世哉嗚呼予尚忍序廷節之文耶廷節嘗與予揚確古今得失醎酸之嗜不見殊異廷節所膾炙

者予率以爲然使予不當於心廷節業已彈射之矣予又
見廷節之論文曰天地者文章之苑也禹蹟滿天下而禹
貢成馬遷遍遊大川而史記成故廷節凡所經歷遇有名
勝輒豪思迅發詞藻聿兢今觀其作雖落筆縱橫直出胸
臆然其體裁步驟咸不出大家範圍騷可方之屈宋文逼
真先秦詩駕漢魏近躰埒於盛唐譬之哲匠造車不假人
授圓融合作動皆可觀要其自得者居多也嗚呼廷節往
矣有此亦既足傳矣然予失所匡掖夾輔予懼予之卒罔
有聞予尚忍序廷節之文耶且廷節往爲相國夏桂翁所

知翁歲時慶賀候問及爲干請有言多廷節爲之屬稿而
縉紳士夫聞廷節名者多願折官位韮與之交求言者盈
袠在廣浙經畧議論凡幾千萬言率皆關於世務茲俱鈌
佚不存所存者多應酬文字乃廷節自以爲空言者九原
有知目寧瞑哉是故予於是又重爲廷節扼腕而長嘆也
廷節姪思聰男思恭俱庠彦今搜集其存者梓刻以行屬
予序之予追憶夙昔道誼之契不覺泪簌簌下乃述其不
忍序之故畀以弁諸首若夫懿德懋勳詳見予傳茲不贅
云

隆慶二年孟秋吉旦
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
國史編修金達序

先仲父雅好著述兼在先祿時爲　館閣諸公所推重有大制作俱送先仲父手爲之所著益加于蕉弟不肖忘留稿存者絕少及歷官廣浙正當海寇猖獗之際其經畧海防不啻數萬言業已施行底有成績若常自謂應酬文字雖蒙士大夫所許可不過空言耳此則身當其事心思所竭由中撫宜異時嗣修海防者吾言恐不可廢也緣是雖幸騰寫成帙又以呈浙大叅王公及廣巡海　林公未及領回而先仲父不幸逝矣此後無緣取復而着意留稿之文又爾散逸今茲所刻不肖與叅撿拾殘墨所得刻成借述如前蓋以見茲不過十百之什一而且彼得其所謂空言者也尚冀　王林二公倘蒙獲見而垂憫焉前所呈者不以覆瓿則所以從容訪刻以圖不負我先仲父之所經畧者庶可以僥倖于萬一云

不肖姪思聰百拜謹識

古今論文以泳浴先秦兩漢規矩八大家為可傳否則剿襲浮艷餖飣陳言繩樞草昏朝華夕萎弗貴也然必其人秉清淑之姿負劉方之縣其出處皆有可觀且學術醇厚故發為文章寔大而聲宏根茂而枝溼可以勒金石而垂久遠歷百年而彌新也予先世新安家于白岳之陽越國之裔蕃衍碩大科第炳耀後先蟬聯于新安為

序一

著姓且巖饒接壤昌江自新安徙居者皆越國之支裔也族浸以大擢巍科通仕籍者代不乏人我勇山夫子早登賢書困于公車揀授仙居已卯入闈分閱書二房同門兄弟六七人得游門墻乃未及三載以冰蘗自持守正不阿致失意當事一旦解組歸里兩袖清風三逕松菊泊如也辛巳之秋放棹道經嘉禾訪同門諸人停橈桐

邑晤別殷勤追隨杖履朝夕接謦欬者復旬日因出手錄家青峯先生文集示予同邑金星橋為立傳并序其文予捧讀之知先生登嘉靖戊戌進士歷任浙江參政陞廣東布政使司時浙省倭寇內地先生督師海上指授方畧生擒渠魁勞績懋著以方正忤權貴遂拂衣而歸時方強仕之年也嗟乎使當時君相知先生之才器進而

序二

大用之其經綸勳業豈有未展之蘊抱哉予讀其文益欽其為人其筆力縱横一光明俊偉之氣象也其議論崇宏如洪鐘巨莛之響荅也其序記瀟荅則一本于與人忠厚悃悃欵欵切于事情無一言之不寔也詩歌則遠宗漢魏方駕盛唐星橋與公生同時居同里兩人相知最深其評品信不誣云今藏板雖亡失是宜亟付曲刀[illegible]

公諸海内世不乏揚子雲自有聆音而賞
奇者幸毋曰秘諸篋笥而不輕以示人也
背
康熙歲次辛巳孟冬月門人金樟拜手譔

家方伯公諱栢字廷節號青峯嘉靖辛卯
弱冠登賢書戊戌成進士由刑部郎中光
禄寺丞外遷廣東海道勤勞著績擢布政
使公以不附時宰拂衣歸里年方強仕視
禄食之厚薄官秩之崇卑澹如也當是時
倭寇猖獗公籌畫決策擒其窩宄擒渠魁
何亞八島嶼以寧叙績公宜首推不幸為
當事所掩其揣度情形勤撫机宜條陳數

萬言俱不傳使當事不沒其功而君相得
竟其用則積靖邊陲豈特海濱一隅澄清
而已哉公淹洽經史穎悟絶倫下筆千餘
言立就不偶稿凡在朝公卿士大夫慶賀
表箋及祖餞序文皆出公手詩歌贈答率
本忠厚和平規正切実之論視世之阿諛
浮夸者相去逕庭公歿國子司業金公星
橋序其遺稿交情真篤有不忍輟序不忍

不序之意兩人當日德業相砥聲氣相孚至今芬人齒頰間予屬公後少時侍先君伯叔前每樂述公之言論丰采立朝慷忼出處不苟所在多善政退居林下訓誨子弟一以人倫忠孝立行清白為本是公之可法可傳者文即其行也無如兵燹頻仍家藏者多散軼或偶見抄本不成卷帙為之後者寧不懼先澤之泯沒與予訪求已

久不遺餘力一日忽得之芝城史文令先生家驚喜不寐者數日昔人云惟有文為不朽今讀方伯公稿者知其筆力本之史漢故其波瀾之壯瀾如潮如海光華之掩映如日月朝夕見而光景常新也温潤縝栗如明珠拱璧而至味中涵又如布帛菽粟全人日衣食而不少厭也是誠足以服百代爭天壤矣又況攷其政績安民而熾

盗者厥功甚偉仰其令範軼前而裕後者歷久彌新則後之聞風而起慕者又寧有艾耶用是付之曲方公諸同好海内不乏楊子雲韓昌黎蹟代相賞當必有辨之者梓成不辭鄙陋敢敬跋于篇末云

昔

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季春月清明日

龍溪六世姪孫逢源九頓跋

先都諫少潭公與公戚誼也又友道也里居相距不半舍爪葛世綿公先期奮翮余少潭公甲午魁南畿登辛丑進士聚首京師晨趨青瑣晝檢白雲親戚之情朋友之義歟洽於官衙容旮之間何甚盛也後公平海氛功為當事抳少潭公出靖倭寇忤權貴掛冠而歸兩人遭際絕相類其間陵谷變遷雲泥翻覆幾百年於茲矣猶憶髫

年受學時先輩語余曰浮北青峰公才名甲天下家譜牒藏其父與余都諫公誼極厚恨生晚不獲親炙其人然私心嚮往者久之後館公族椎翁先生家追叙世好愈切淵源發酒闌耳熱慷慨悲歌輒發公遺稿擊節朗誦有姑射神人之思而刻板遺兵燹燼落於寒烟刼火中相感也已而相沿謂全稿不傳而公之遺澤俱湮矣及閱

芝四史氏有藏本贖歸驚喜欲狂蓋公稟川嶽鍾靈之氣故其在朝也為景星為慶雲為祥麟威鳳而性情所至發為詩歌文章洵又數千言為綺錦為蕤咢為瀛海蜃樓雖經略廣淅所在多不傳而茲已窺見一班要其筆力神機直可凌馬轢范何論晉魏也嗟乎男兒岸然七尺軀搦管學文自謂功名唾手立就而一戰鐵羽春風馬

蹄嗟日暮矣既遇且顯而為文又不自振力以傳於後其雕零磨滅不可勝數公弱冠登朝獨當中原才子一面文稿沉落幾百年頓崛起有人忘切表彰追尋於殘編斷簡之餘彙為成書公之不朽者不可謂非後賢之力也獨余都諫公與公道同遇又同而著述散佚無存卒未有念及此者豈山川風氣之淳薄不同時而盛耶將天

紓徐其間厚其施於繼起之人耶則遇且顓而負表彰之責者當不知誰屬矣余因公刻稿成喜與感交集蓋由前所稱見先世戚友之好由後所稱竊又致私望於今日之薪傳也

旹

康熙丁丑歲天中節日

閩江後學鄭仙梓謹跋于

東園之竹裡亭

先生存稾第一卷

龍溪後裔六世孫 逢源 逢瑞 男 來聘 來起 來安 手錄

仝姪 鈖 銈 重梓

表

聖旦賀表一

伏以一人有慶逢五百年生聖之辰萬國來同祝億兆載齊天之筭歡聲雷動喜氣雲蒸恭惟

皇上日谷初暘乾端肇闢道參蒼昊常承上帝之歆澤被黔黎丕造四方之命惟玆萬寶告成之日實為一元伊始之初日近蓬萊王氣成五雲之釆秋分天上壽星照萬歲之卮漢殿呼三虞庭旅百華夷並慶中外同歡臣等叨列近班幸逢熈運聽聖人於九五利見

龍飛頌天子以萬年特勤虎拜伏願百神擁護萬壽駢臻過周家定卜年之基特起戊申之歲接黃帝推筴迎日之統莫窮甲子之期臣等云

聖旦賀表二

伏以仙宮日永僑西畤萬寶之成壽域天開應南極一星之現庭趨萬國嵩祝千官夷夏同情臣民並慶恭惟

皇帝陛下天輪廣運日轂方升應五百載而挺生正值流虹之日踰四十年而復始重逢遶斗之元嘉氣雲蒸

歡聲地動群情戀主擬持金鑑於唐庭聖意敬天於漢殿臣等叨居近職情倍常時瞻雲氣於蓬萊遙頌崗陵之祝仰日先於霄漢益傾葵藿之誠

伏願享國萬年歛時百福乾坤無極永膺率土之歸金石有涯莫紀齊天之筭臣等云

長至嘉節賀表一

伏以一陽初動日循長陸之躔萬吉駢來天轉昌辰之軸景欣增線氣應灰恭惟

皇上德契先天功加厚土玄樞默運仁蘇萬物之枯陽德

昭回道昌群生之命與乾同運應日偕長臣等叨列仙班躬逢長至天門日近獨承陽氣之先太液池開喜見水源之動春生地底歡動朝端伏願瑞遂陽來長戴一人於有永慶從日至永綏萬福於無疆福源泉達以川來壽址天長而地久臣等云

長至嘉節賀表二

伏以日臨長陸初舒化國之輝陽闢亨衢益篤一線方增於舜衮六龍徐御於羲轅恭惟

皇上德契重乾功加厚土玄樞默轉仁敷萬國之春陽德

昭回道冐群生之命與天同運應日偕長帝享圖丕
直掃彎儀之陋陽回大地式班新曆之初臣等叨列
內階躬逢長至天門日近獨承春氣之先太液池開
早見水源之動喜隨魚躍忠切葵傾伏願百福來同
一人有慶日官底日長書五色之雲天子御天永迓
萬年之曆臣等云

正旦令節賀表

伏以天轉三陽門憲始和之象嵩呼萬歲庭充元會
之儀品彙咸亨一人有慶恭惟

皇上道契先天功加厚土衡齊舜政四方屢慶於豊年曆
授舜時百辟欣逢於上旦一年肇始百福維新日月
逆元瑞氣特書於太序乾坤交泰仁恩覃洽於寰輿
慶溢堯庭歡騰舜甸臣等官叨卿寺身際昌期雉尾
雲高遥憶天顏之有在龍樓日近獨承春氣之先瞻
戀切九重欣先庶品伏願與天同運應地無疆八千
歲而為春永御春明之景億萬年而御曆長膺曆數
之歸臣等云

醴泉表

伏以天開壽域將臨繞電之辰地出醴泉遍見承華
之側清分玉檻光映金莖沛帝澤於無方兆皇齡於
有永恭惟
皇帝陛下道洽八極德滲九坤百穀咸登薦嘉禾於帝籍
四靈畢至貢瑞兎於王籓瑶光降白鹿之精寶月獲
玄龜之錫恩如川至瑞以年增正聽聖旦於昌期忽
覩靈泉於內苑玉露遥連於仙掌瓊漿初溢於銀潢
龍躍天衢沛大千之玄澤虹流華渚湧天一之神波
蓋將表萬壽之無疆咸以兆一人之有慶歡騰朝野

喜溢臣工臣等叨列清班仰瞻靈應福源泉遠益欽
上帝之臨壽趾山高欣效封人之祝玉曆與天而罔
極萬年逢日月之光瑶圖載地以方昌四海酌淵泉
之溥臣等云

裕王景王加冠禮成賀表

伏以花蕚相輝仰見慶源之盛塤箎齊奏式觀元服
之成玉節遙瞻徽儀並舉宮庭集慶中外同歡恭惟
皇上運應龍飛心勤燕翼迺以昌後之祥厥由於擇配惟
茲成人之道必始於加冠爰命所司首行茲典二王

同體蘇承縹緲之音三朌齊加具見遭逢之盛簡實
肅贊筮日練辰君父儼臨宣聖謨於勅戒元僚將事
祝景福於茂昌齋度雍容威儀明備樂奏千春之典
希音遠邃於龍樓禮行兩幄之間瑞氣遙連於鶴禁
一時並觀千載奇逢郊廟同歆天人時吉臣等躬逢
盛際情倍常時見國本之既培仰卜靈長之運知邦
屏之漸盛益隆盤石之宗喜匪有私歡真無極伏願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壽考萬年佑啟曾孫之慶本支
百世丕承聖祖之休臣等云

六

靈雨賀表一

伏以一穀不成為歎方憂二麥之枯三日以往為霖
忽滿三農之望天如有待神實為期恭惟
皇帝陛下敬格天心憂深民瘼靡神不舉緬懷雲漢之詩
有感即通遂獲滂沱之澤五星受撒四海從龍月離
畢以告祥真應聖人之禱山出雲而效職如承上帝
之符潤萬物以無聲洗五兵而不用錫來牟於下土
何啻金錢布寶穡於有秋未論珠玉普天沾溉率土
歡欣臣等恭戴玄休欽承帝澤酌天河之餘潤徒知

[illegible]化之功瞻斗極之靈光莫罄名言之盛臣等云

靈雨賀表二

迺者雨澤未臻奉旨祈禱聖衷懇切上格穹霄天氣
絪縕遂敷玄潤臣等云伏以群生望雨方深雲漢之
懷一德格天倏得滂沱之應恩沾四境澤出九重恭
惟
皇上念切生民憂先稼事緣亢陽之為虐恐嘉穀之未成
遂發綸音仰祈甘澤深宮默禱至誠遠邁於桑林精
德潛孚甘霖遂流於麥野歡騰戴甸喜洽臣民臣等

七

恭覩神功欽承帝力五穀熟而民人育莫名天地之
功三光全而風雨時求祝聖人之壽云

靈雨賀表三

迺者雨澤愆期
皇上發德音為民祈禱甚大惠也聖衷懇切上格玄霄天
氣絪縕遂敷甘澤臣等云伏以憂深民瘼方冀嘉穀
之難滋敬格天心頓得甘霖之大浹歡騰禹甸慶滿
堯衢恭惟
皇上憂先百姓仁並兩儀偶因雨澤之愆期仰壓綸音之

渙發靡神不舉寔深雲漢之懷有感卽通果得沾濡之賜三農滿望二麥回生潤萬物以無聲宛見太平之象洗五兵而不用真爲至治之祥率土歡欣普天灌漑臣等仰承玄澗弘被恩波欣同草木以敷榮快覩田疇之暢茂謹呼罔極舞蹈莫知伏願皇澤深長天休滋至五穀熟而民人育莫名帝世之功三光全而風雨時永祝聖人之壽云

瑞雪表

某月禮部抄示　御劄云云欽此臣等仰知

八

皇上敬天勤民甚盛心也言方脫口意已回天至十三日四更時分玄雲驟合靈雪頓颺臣等云云稱賀者伏以太乙宮中方潔一誠之禱軒轅臺上遽飛六出之霙應撻三朝歡騰百辟恭惟

聖上與天爲一敬道奉三志切窮民每廑麥秋之望心皈穹昊恒勤穀日之祈頒占盈尺以爲祥忽覩崇朝而作霧萬姓實屢於寅廑一心方戒於天齋特叩九玄冀成三白王言懇切方承縩綍之音天意昭回忽降瓊瑤之瑞元氣摶霙而爲屑嚴風剪水以成花兆應

千倉占百穀蓋天雨珠玉不療於民飢而帝賚來牟有裨於邦本惟玆素霰實顯玄功夜半風威果應祈宮之祝秋毫帝力頓施率土之仁臣等驚容窺篙喜深試簸聽忠穀急遙知助帝苑之歡授簡心慙莫克賦天工之巧恩占億兆喜出尋常伏願瑞應先天豊呈厚土五穀熟而民人育歌太平有道之長三光全而寒暑平綿萬壽無疆之慶云

兩穗嘉禾賀表

伏以穀關民命寔鍾和氣之先瑞出帝田益見聖人

九

之孝事超百代美冠四靈振古所無於今爲烈恭惟

皇上念先稼穡敬切粢盛穀日祈年每謹上玄之祝麥秋禱雨恒懷雲漢之憂至孝通於神明深仁流於寰宇天休滋至和氣叢生故於籍田千畝之中忽有嘉禾雙穗之異不產於它方而產於內苑以明宗廟祭祀之所需不瑞於它物而瑞於良苗以見關關命脈之所係此皆

皇上享帝享親之道充滿兩間治民治神之宜超絕萬古玄道既臻於至治洪庥重發於奇祥掩百代而獨尊

亘千年而再見若夫周稱異畝漢美兩岐彼特出於
民間豈足當乎帝瑞至於連理之木何益民生九莖
之芋無關國計歷觀在昔未有如茲臣等忝在近僚
叨觀盛事覩太平之有象喜偉績之無前滿載而登
之廟堂既有七十五莖之駿大書而傳之宇宙定貽
億千萬載之休云

冊封未妃禮成賀表

伏以宸章甫下嘉禮初成頒懿號於王庭恭覩五雲
之冊勖陰象於后闈益弘萬化之源喜溢群工歡騰
百辟臣等欣瞻鳳節仰知魚貫之恩叨在鵷行共致
螽斯之祝情深雀躍望切龍顏伏願太乙常明三星
有爛帝與天為體直膺大寶於長春妃以未為名擬
侍至尊於億載云

皇上恭遂天休祇行謝典禮成賀表

伏以天眷騈繁仰見默孚之德聖心謙慎益隆昭事
之恭樽禮初成嚴儀驟見恭惟
皇上功加九有道奉三無黃帝垂衣治抵華胥之境高宗
思道精通上帝之宮對越不忘監觀有赫詫神化感
通之速益覩貞符念天心仁愛之勤特修報典至誠
克享明德惟馨翼翼趨庭宜小心於事帝高高在上
祈早聽以勤民臣等忝在近班叨觀盛事漢世安尊
於五時雜就秦儀泰階欽薦於六符喜逢舜典遇真
希澗情倍尋常伏願萬壽無疆永作神人之主三光
不忒長承天地之歡歛五福於箕疇過億期於周曆
云

論

歸歟

孔子以布衣之皇極棲〻於春秋之衰世知者以爲鳳不知者以爲狗譏且攻之者甚至於怨其徒伐其木天下之顚頓窮巨莫不烈於此矣而文皇〻焉四駕其車於魯衞陳蔡宋齊之邦然且不歸者此其故何也予常思之甚矣孔子之疑於此也天之生才將托之以其所不及也未有才而不位者君之而堯舜相之而皐夔從古以然也孔子上之則不君下之則不相而又獨得聖人之才夫天不堯舜我不皐夔我則何爲我獨才我既才天之不君相者何也果而不君我不相我天之生我才胡爲乎哉天下有如孔子者默然衣冠飲且食爲常人而無關於宇宙之事者乎甚矣孔子之疑於此也孔子固不望南面而王矣列國之君慨然授我以國柄擧王道而張皇之登春秋於唐虞三代之上豈不可以並周公而坐也哉棄列國無足與有爲而孔子之疑甚矣疑而卜諸夢則不夢周公矣疑而卜諸禎祥鳳不至而圖不出矣甚矣孔子之疑於此也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者疑之也孔子之

謂與嘆夫蓋至於在陳歸與之嘆而後夫子始知天之師我於萬世而其疑始釋也

秦購耳餘

秦政以兵滅魏而縣其國聞張耳陳餘賢購耳千金而餘五百金當是時耳餘之名優劣未分也然餘卒敗死泜水上耳歸漢依日月之末光連數十城而王南面稱孤死於牖下秦何其知人哉惜乎秦能知人而不能自知夫王之與霸仁之與暴詩書之與法制道德之與城池而禮樂之與干戈甲胄其輕重美惡之相去豈特耳餘之間哉由此而興由此而亡昭〻明甚而秦既焉焚棄先王之典籍權使其士而虜使其民使之側目重足於法制而伏尸流血於干戈甲胄也卒之下卒之伐秦者在大澤之中而不在長城萬里之外嗚呼使秦以其知耳餘者以知乎治天下之道移其明照亡國之遠者以照其廊廟之中族趙高械李斯以延訪道德之士而盡反其所爲則秦雖至今存且可而項籍劉季之徒必老爲穪項黃馘之人矣惜秦知於耳餘而愚其身悲夫

張良

當秦之盛時虎據咸陽而鷹視四海之外六國之衆陳涉項梁之徒睥睨草澤伏而未敢出良以區區之匹夫携壯士袖鐵椎獨為亡韓擊秦政於博浪萬夫蹴踔之衢敢先天下之英雄而壯之氣威行於强秦畧盡天下勇百賁育固已瞋目濶步蔑視當世之人矣彼圯上之老人暴虐孰與秦權力孰與秦卒然命之以僕妾之役俛首為之而不辭二人者皆非人情也然卒以此相懽授其不傳之書而成其名何也夫老人者必不無故而辱良良亦必不無故而受老人之辱何者卒然道路之間不知其誰何無故而

行不測之辱雖使至懦者當之未必不憖忿恚怒攣戈而相向而况良之豪傑哉老人不如是之昧也老人之授良固不可知觀良之教漢滅楚皆老子之術則老人者皆老子之徒也老子之術必先自立於必勝之地而肯以其身試於懦天之所不能忍者哉郎使良能忍之亦不足貴者昔者吳棲越王於會稽之山越王幾死矣請臣於吳以脱其生楚子伐鄭鄭伯之肉袒牽羊以迎者亦懼其國之旦夕為莽墟而身之為戮也若使二君不擯於死且亡無故而施此於吳楚天下之諸侯與吳楚等者孰不以此望二君吾恐其肉不足袒而身不足為臣也老人無吳楚之威良又無死與亡之患而順受其呼叱之役則天下之人與老人等者衆於當時之諸侯良得人人為之役乎尚何以出沒楚漢之間而成其功名哉竊嘗怪其事而求其故蓋老人者以秦之椎脅良良有所大恐於此也故隱忍以從事何以知其然也當良之在下邳也非其里閈之舊桑梓之邦也秦求之急亡命於此耳秦方以千金萬户之侯購良之首良變姓名踰關陝狼狽躑躅而東其勢誠急而彌縫其闕者甚寡也而老人者從而窺其闕乘其甚急之勢

左手挈千金萬户侯之權而右以易其取屦之勞彼固知良之必吾從而良亦愛於死而無愛於勞不敢以不聽假事以露其意不言以示其術衆人馳驚奔走之地而相與黙見其英雄於眉睫之間良他日擒項王候雍齒定太子皆竊老子之餘智變化張弛而用之耳豈獨在其書哉嗚呼秦漢之際天地晦冥子房以神龍上下變化於其中而老人者獨得而馴之世豈可忽山澤之士乎

田横

項氏死群雄盡高帝獨御區宇擯以五百壯士烏聚海嶋

觀其志豈能乘機瞰隙咆哮於中原西向爭天下哉不過延旦夕之命而已矣甚哉橫計之出於無聊也方劉項相持天下之權未分橫苟痛宗國之亡矢其衆號召其豪傑執戈而待兩主之斃上可以得志於海內下亦不失為尉佗輩此不為自失其霸王之權而甘心於逋逃之匹夫及漢下詔書啖之以侯王而召之來恩至渥也橫苟來漢必不自食其言橫來矣而又自刎於途橫豈不欲田氏之血食哉嗚呼漢蓋有以殺之也當酈生下齊時橫已受冠帶奉七十二城以為漢之外邑漢即不以詔止信而蒯通之

小人又從中而售其說出其不意而攻其已降扼橫之背而奪其地橫懟漢之無信久矣夫受冠帶之與逃海濱也孰親七十二城之與五百人也孰利漢不信於鄉之時而信於無聊之日哉與其見殺於漢不若自殺之為豪傑橫所以決於死而不悔也雖然橫散黨與易姓名尚可以免其死橫〻五百人驚多忌之帝而來之召傍徨無策而死是闒茸五百人者既無一豪傑以致其主於霸王而徒以婦人女子之忭環而聚之以殺其身然則橫之死也豈獨漢之故哉

三傑

項籍藉父兄之勢以才氣勇畧奔走諸侯於戲下卒自刎於烏江而帝天下者劉氏也帝曰吾能用三傑所以勝籍有范增而不用所以亡君子皆左增而右三子予謂三子亦不足以死籍也方楚之疆也都彭城封天下之諸侯乘帝於巴蜀而以三秦斷其東路運籌決勝豈不如子房提鋤自將叱咤生風戡其烏合之師七十戰而不少挫其鋒戰勝攻取豈不如韓信梁楚九郡之粟半天下坐享其富以犒食其衆軍士無庚癸之呼運餉給餽豈不如蕭何三

子者固不足以死籍也籍之死在弒義帝帝之興也在發義帝之喪而其興亡之幾雌雄之兆決於董公遮說之一言縞素之師一出赤帝子之旗遂堂〻於天下仗義而西東兵椎之手而拊其背董公力也烏江不渡籍亦自知其為賊無以自立於天地間矣不然江東千里豪傑八千卷土而來未知鹿死誰手肯自刎乎故可以無三子之才不可以無董公之說定興漢之功董公第一而三子次之惜無以此告漢高者或曰董公徒告漢以聞罪之辭自三子者躬翼帝而授之爵也曰功狗功人之說非帝之自諭歟

韓信

史記載陳豨過淮陰候信〻執其手辟左右而嘆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又陛下之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嗚呼此非信之言也是漢無辭於信而加之罪耳不然既倅左右矣又誰知之耶信出死力斬荊棘爭楚之天下而授之漢其心豈不欲帶礪山河分尺寸之土於子孫乎淮陰雖薄母亦愈於赤族也市人少有知者不為而况信之磊磊豪傑乎且豨孺子其英雄氣槩孰與項羽信之智足以料羽之必敗獨不足以料豨烏在其為信也就使豨果可俛俾於萬一將帝信乎無亦臣妾信也信且耻與絳灌等伍而不耻為豨之臣乎或曰信以奪爵怨望其教豨反亦人情也予曰不然進食之漂母孰與解衣推食之人奪爵之怨不減於少年胯下之辱信以千金報漂母而官其少年凜然有義士之風而顧教人反乎或曰信不薄於帝帝何以薄信曰帝非薄信也懼信也非劉氏而王帝之枕不安矣然則遂以無罪殺功臣乎曰彭越亦何罪帝不念其功而殺之何有於信帝之心懼其反雖不反必欲致之死

也嗚呼不反亦死此英布所以決於反也歟惜無以范蠡之事告三子者

呂誨以疾喻政

甚哉宋疾之難瘳也幽薊不取喉咽為梗藩鎮無權手足痿痺譚淵之役宋幾死矣寇萊公以為鵲起其危真宗弗覺其用於是二豎益鬻跨我疆場奄〻至於神宗徬徨安石之托計亦危矣呂公曰無疾非計也夫安石者急於疾之愈而弗暇顧其他也彫宋之脉其疾在戎虜代疾之方在兵强食足而後可以得志故青苗保甲所以足藥石也呂公曰庸醫妄投藥劑非計也夫戎虜之猖獗宋之疝已發其背矣縱之不治待其潰決豈惟宋死其毒民亦死無噍類矣安石以為與其毒發而害民孰若少苦民以已其疾此新法之所以決於行也雖然安石急於疾之愈而驟於用藥天下方幸其旦夕之可保遂群起而怨其鍼矣則安石亦非計也惜也使其不變祖宗之法節儉撫養姑俟之數十年自可以得志迺違群議以逞夫是以叢謗其身此孔子之所以戒欲速也然則呂公非與曰呂公善於古方而不察於脉安石工於察脉而驟於藥其間不能以寸

嗚呼一疵未愈一疵復生陵夷至於靖康膏之上肓之下
絶一講和金銀動拯百萬其毒民者深矣較之新法之行
何如耶惜乎呂誨諸公不及見而安石之憂驗矣

秦檜殺岳飛

秦檜奸王命殺武穆結讐海內之英雄德於敵以空其國
若不能以罪其擅臣不能以白其冤舉宋朝之衣冠盡沐
猴於檜之手嗚呼中原可謂無人也哉夫武穆忠其肝義
其脾報國一念天地日月朱仙一皷虜人捧其膽中原之
故墟宋家二百年之命脈武穆以其一身繫之矣檜也不

二十

良雖其豺狼不食之奸欲挈趙氏之土地以博其富貴於
金君借於其術臣賂於其權河北之圖區區武穆一人者
捷之而已矣夫武穆豈不知彥顏於檜顧以其螳臂之力
犯廟堂之論哉夫吾一局縢而神州赤縣束手犬馬之拜
為矣枕戈操矢唾手燕雲豈罔為一區區秦檜相水火而
已也金牌班師三十年之功名敗之塵土几术寸紙不啻
詔勅卒死武穆於青天白日之下檜胡若是乎其凶且厲
而宋之君臣若是乎其昏且愚也哉檜之所以敢於殺者
恃其君必不怒料其廷之臣必不敢言也恃其君必不怒
是無其君料其廷之臣必不言是無其臣果而武穆死雲
憲市君與臣共心為是亦自無其身也已堂堂宋室豪傑
雲附檜一舉而斃兒其君婦人其臣提陳橋之基業擲之
於和議之場惟其意之顛倒上下為己矣武穆冤死英雄
吞聲是戮一武穆以梟天下忠義者之首也廟堂之上盜
據其穴盡行而不懼其主人則夫豺虎之金控全燕以横
行吾中原目中無吾宋者無怪也近不能制其臣尚安能
引兵渡河制數百里剋之強虜乎嗚呼無李綱不成朝廷
矣無岳飛不成中原矣天乎生豪傑而無成不如無生又
胡為用是狐鼠者出而覆其功也悲夫

二十一

汪青來先生存稾第二卷

詩歌　樂府　詞

喜雨二首

觸雲蒸匝午黄野渴彌旬一雨民歡極孤舟客況新夜遊
凉入葛晨望碧添椿米價應知賤高歌且放懶

忽過千山雨俄驚頃刻雷龍湫空有異虎骨未須催已慰
三農望應持萬壽杯懸知雲脚路透自日邊來

夜坐

夜深清興發倚徙望無窮破睡鍾透處。邀歡月正中。樓高
河漢近風細鬢毛蓬。得失非吾事。翻然塞上翁。

秋夜泊淮二首

故國千山隔長途萬里征平湖天接草新漲水圍城篠暗
孤螢度江空一鴈横懷人當此夕腸断笛風輕

淮流仍北漲日陸漸西征江潤風来席天高日照城遣愁
黄卷懶破夢紫簫横萬慮燈前發真令宦思輕

候沈西溪不至

江上風兼雨星槎望不來鴈沙秋断影牛渚夜生雷波浸
鍾吾閩雲揚漢帝臺維陽向何處彩鷁兩帆開

過洪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仍鎔繞驚濤頭白日蛟龍吼黄流戰戟浮長漸
駃丘西回沫轉千牛尺寸舉蹄上空悲灘須舟

晚遊兄寺户部買地葬殍道者

哀君有陰德買地瘞流離斜日人僵地寒風客立騎悲揚
空杓骨磯草尚遺寅當路憐氏隐何如未死時

自省衙坐

衙退深庭樹家透對暮雲夜知春苔物空憶夜論文市遠
風書静天晴鍾磬間偷年無寸績深有愧儒紳

別竹城之長沙

爭騎趨上國萬里拜儒官携手尺遮節留詩別後看青車
晨歡發秉燭夜追歡驛路遠憐汝梅花相對寒

春日思鄉切卯看送故人劇談燒燭短愁別二毛新遠任
非憐楚高丈欲過秦長沙不早懸應有治安陳

哭子

天末遠為客何堪更哭兒秋風悲掌玉春雨惜庭芝宦況
消供盡歸心急歎凝強顔非達命祇恐减慈帷

東南泉

忽忽流光發徒為兒女歡何堪鴉棲處愁絶燕來初號國

空閒起處須不見書憐吾何此苦欲慰轉懷手

別煛峯

上林鶯欲轉遊客騎初征柱帳千峯立危旌萬里行雲司
仙史暫薇省聖恩弘迸憶閣內路應懸魏闕情

送黃子敎雲麥

黃金臺上客千里赴荊湖驛含梅花盡官河柳色初匡廬
駒白鹿雲夢對青兕楚國多豪傑相携上薦書

春晨對雪

燕山風入夜曉見雪成團輿薪春無地光疑月上衣烏棲
瓊樹寂馬度玉橋饑獨立思邊戍征騎尚未歸

別龍南周掌科年兄任邊桂林

美人渡湘水暫在桂林居宜室終當召賈生應不如青雲
棒故舊黃菊满階除對酒意何極因風望鴈書

省中齋宿

宮樓雲浮殿齋居日上碑鶴憐當路獸鳥熟向人旋夜過
庭致雨春熟省樹煙百條相儆飭吾亦守吾玄

謁陵

飾日陪嚴祀千山入望中乾坤開壽域海岱匝真龍雲鎖

二八

長陵殿天低紫蓋峯小臣俯首龍逸見萬年宮

上陵後過昌平

繚羅千官出史關閟道閑爐煙歸內殿燈火下深山風想
雲中樂泉疑月下環轆遊晨未發迸對碧霄食

過火潭館

綠郊佳樹合丹野一尊開花惜胭脂落杯傳琥珀催馬如
嘶日久鶯似與春回玄髮應難駐黃金未擬臺

初夏

麥日連如駐槐陰密欲圍理庭清藥欲薰殿憶虞絃柳暗
風颸絮苔深雨緩錢不知春已去猶復惜餘妍

送杜晴江廻翁遷豐城

帝里欣傾蓋柳門戀別袪知君千里鵲非憶曲江魚去路
梅初熟還家桂欲舒南來應有鴈遥寄北山書

端陽有感

故里音書絶天涯杯酒覩流光迸把艾風雨忽催人薄宦
青袍舊高堂白髮新愁來渾不醉真負杜康春

雨罷與露泉酌署中

雨來千島暗雨過萬峯鮮雲失桑榆日風零樹秋泉穴虫

二十九

貼自詩濕而晚初霽況對佳人的尚懷霄漢聯

七夕

肖將逢佳夕明河淡歎零斗傍星有客天上水無經巧絲千家罪神機五夜停付憐痴獨坐不解乞仙靈

送程后崗之仁和

為別將千里遮留且一尊遥知明夜月不共故人言父母民方迎東南賦已繁下車占吳政豈獨羨虞翻

別五台之蘭溪

蘭水初為令金閶早有名雲端鳧舄出漢上一槎橫落日

滄杯酒秋風別友生因君動鄉思況後旅鴻鳴

雨宿陵上齋房

微雨山中宿齋房秋氣深雲來人不辯風過鳥初唫八月寒猶遠單衣病未任念非金石質幽意歎投簪

祀陵夜有感

挾策尋山路彈冠上石坡儼然對陵闕不覺宿巖阿馬繫雲中樹人攀月下柯所悲非社飯愁極暮雲過

中秋會同年 四首

異土簪初盍中秋月正圓招携來露下語笑立風前載酒欣今夕登樓憶去年相逢良不久其悄紫霞傳

故人天上集尊酒夜深開一笑羈愁盡高歌明月來別長類似席病起銜杯歎步登樓作懸非謝眺才

客來清館夜月下五雲樓歷歷星辰動盈盈河漢流斗杓酬玉露桂殿寢偃倚佳夕不能寐真勝秉燭遊

十年滕閣客一日集燕臺後此中秋月寧辭永夜杯玉華隨地滿瑤席就光開醉後論平昔因之有所懷

冬日道中

客途消索甚況又對寒江馬渡千山雨鷄鳴萬井霜意隨

流水急思傍夕陽長跋涉緣何事高堂兩鬢蒼

重陽前一日別姚上舍

去意誰能挽交情夙所敦如何九日菊不共一尊歡立馬言秋渚征鴻下暮嵐鄉心逐行旆為爾未能飧

虹江諸丈席上漫賦 約以誕日見過前夜添丁遂借作湯餅之會

忽有添丁喜剛逢誕日前盤飧原戒客湯餅即開筵勝日花為節明時吏是仙況當休沐暇不醉莫言旋

重陽對客

依辰重九至隨俗具茱杯為客風塵裏因君懷抱開望雲

歎息對菊未歸來定擬明年徙知幾何處臺

早發至堯源

五夜星初落東方　雲中微辨樹岸上忽聞鶯蓬轉
知風力舟行失地　絶迷見美人城

滿獅山入覲還任

虞廷初輯瑞禹甸各分符乍見雙凫舄俄辭五鳳樓十年
聯桂籍二月送蘭舟惆悵君為別空令平子愁

奉敕通衢送院默壞

帝迮方報政民隱尚攖懷古道一朝復亨衢萬象開單車
憐逖去五袴頌廉來望望天衢遠行看鬭泰階

三十一

庚子紀災二首

臨津千峽注恭漲數村平把益山頭立乘舟屋脊行恐饑
無宿火恐夜卜新晴兩歲重逢此憂時卧未能
溪水初聞漲登樓始悔卑無門嗣尾出亟渡畏舟欹渡久
青苗死歸遲白屋泥吾廬破無恨所慮阻民饑
舊雨漲何急新雲黯又傾岸平溪失跡簷没溺無聲蛟出
青山碎螢飛黑夜明歎年還過此獨立暗心驚

雨夜憶歸

江上楓初赤閩中人欲東柴門閑夜雨黄耳吠西風靜坐
燈花落醒醒書幌空詰朝理歸棹携手看秋鴻

期諸友朝罷會飲不至速之

禁中傳旨罷閣下散朝回玉珮群仙遠金門獨客猜異鄉
詩作賦萬里醉登臺搜討知多興慇勤策馬來

期白山不至

惆悵今何夕蹉跎已首秋故人期不至賤子憶無休細雨
螢投室長風雁過樓吹燈將就寢猶自聽鳴騶

儀真候朱刑部不至

三十二

舟楫紛難辨旌旗望不來愁懷對芳樹晚色上危臺玄語
無人會新詩何處裁明朝江上去撙酒為誰開

早春舒懷三首

山中有佳境山中人不知折梅春在手飲月清入脾堯舜
得意處巢由點頭時我豈忘世人所志在武夷
山中有佳境山中人草草兩屐山水閑一嘯天地老邑黎
貶瘴夷東坡居海島吾豈樂山中志不在枯槁
山中有佳境山中人不樂岫出無心雲松宿歸來鶴雲蓬
歎霖雨鶴夢在寥郭對此兩知心塵身忘林壑

早朝賀瑞雪

紫禁鍾初動長安門未開月斜僊棧道露重凈飛埃天子齊虞聖群臣陋漢才卿雲應有賦五色自天栽

過彭城有感

泗上人如蟻江中浪撼雷帆檣蛟穴怒車馬霸城開楚漢爭何事英雄夢未迴壯心殊感慨遙羨釣魚臺

夜坐聯句二首

月色入牕涼 青峯 西風吹夜罷 麟東 客途覺秋早書館坐更長河漢光浮水 東 梧桐影轉廊有懷來不寐明發又東方 青

又

涼月半穿簾 東 單衣露欲沾興來酒不醉 青 豪發詩有仙 東 身在碧牕裏 青 神遊晶宇邊 東 明朝有何事剩得今夜使 青

提刑廳七夕遇雨

良宵無事廳中坐細雨斜風忽憶家雲裏客星空傍斗日邊漢使未乘槎舉杯獨酌不成醉散步長歌亦自佳敲盡唾壺天未曉挑燈起看玉簪花

高玄殿供祀守闕對月惟闕下自直廬步出賦事

黃魚鑰合夜無譁五鳳樓前對月華人在薇垣依帝座天開桂殿照官家雷霆乍聽宮中過星斗平臨苑樹斜白玉為堂居未易狂生謾著碧雲騧

中秋會王推使閣遇雨

百花臺上雨絲絲雨裏登臺共把卮皓月一年孤此夕名園多景負初期山亭依樹雲團坐石檻臨池冷浸肌予夜歌長人已醉主人情重苦為辭

薄暮泊皖城 忽傳呼太守來至則吾同年孫槐溪公赴寧波非皖守也逆旅相逢燒燭達旦感而賦詩

日暮樓船泊釣磯嚴城擊柝亂鴉飛岸邊燈火斜穿郭水上人家半掩扉五馬遠從三蜀至一帆初向九江歸尊前一笑十年事猶自風塵未息機

過沛縣

驛門寂莫對江開漢祖歌風尚有臺紫氣乘龍何處望青山如甕遶城回日排煙樹地中出水泛槎船天上來擊楫亂流增感慨愧予未是濟川材

過徐州 象岡侍御鎖院試士未出既而以書追及之於呂梁洪下小詩答之

寒花兩兩傍江開病裏虛過戲馬臺雲滿龍山人不見風高烏府首重回黃昏暫泊蛟宮宿白綃斜封鴈字來鎖院

掄英知未易九重方待出群才

得劉月山去歲所寄書明日遇之於闕下

美人昨日寄雙魚內有相思一尺書祇謂神交千里外豈知人在五雲餘衆中見說渾疑誤馬上相逢卻不虛無奈君來予又去天涯聚首更愁予

病小愈感諸公枉訪

迂僻頻回長者車多情憐惜病相如玄同楊子猶無宅愁似虞卿未著書閉戶正逢梅白後登樓已見柳青初高談已發真奇中頓使煩痾盡滌除

祭康山

死事諸公氣亦雄百年廟貌在湖東康山土染忠臣血匡項月橫戰士弓綠皺千層波有恨黃飛萬點木凋容西風儻與汪郎便再袖長章達九重

燕湖逢凌水部留飲明日早發

江上忽逢何水部風流渾似馬文園孤舟泊岸漏未午高館啣杯日欲昏爾遠建章花下珮初辭彭澤柳邊門明朝解纜隨潮上回首楓林落葉繁

自嘆

客子光陰二十年文章事業兩茫然愁中始覺醉中趣靜處方知動處艱野草知時隨露白江舟有桅任風顛男兒自有舒懷日且抱三綱五典眠

憶文峯下第留金陵

江北江南一葉舟雞鳴山下鷓鴣愁萬峯望盡人何處半夜夢回月在樓紙上風雲遙作雨人間車蓋暗爭騶丈夫滄迹渾閒事仰視浮空嘯未休

臨清野寺有感

舟泊清河有所思偶過僧寺坐多時莫春風日宜單夾舊雨苔斑下古碑燕雀無人語荏苒江淮有客論瘵疵青袍白馬非吾事回首江南孤雁飛

七夕內直用韻

三年聽雁長為客七夕牽牛亦有家宿近玉堂人伴月望穿銀漢斗無槎官憐久次楊雄拙第在遲方杜甫嗟五夜銅龍猶未啟庭前遮遍紫薇花

京師送下第舉人歸壽祖母

碧桃天上未開花回首蟠桃實似瓜踈網一時憐去國綵衣千里喜還家謝庭寶樹春無限王母瑤池樂未涯白髮

宜封應有待鳳凰池下五雲麻

己酉送起峯從弟北上

東南八月草初黃送爾臨岐更勸觴簫鼓樓船發清夜詞章光焰燭文昌秋摶鵬鶚風千里雨作蛟龍浪一江來歲春雷報消息天門平步遊鵷行

過下邳奉嶺峯

江風吹足御史雨明月歌殘黃葉篇文章作別二千里禮樂重扶三百年青雲一鶚方翔日白晝群飛欲刺天社稷蒼生豈無福淮陽未許汲公眠

種蓮

太華峯中十丈花靈根流落滿天涯因無百畝爲湖地且種淺頭出水芽偎子汲行衣不濡美人露立玉無瑕畫長簾捲微風動疑在濂溪居士家

別火潭之金華

秋風先後到京華見子南還倍憶家畫日闕門承諫草重陽節含負黃花逢人馬上青袍舊携手河間白日斜去住兩情愁欲絶夢足明處暮雲賒

冬日即事

逐隊長安度歲華青山何處望吾家冰河凍合行千騎燕國風高散六花兩地繫心魚帛冷五雲極目雁行斜故園此日梅初發鄉夢那知道路賒

別奎峯遊南雍便歸

黎潭千里憶榮華試罷承恩乍過家故館池塘春夢草寒燈節含夜生花舊遊白下詩猶在痛飲郵亭日未斜珍重秋風鵬翼穩帖天飛入五雲賒

直省不寐

園牆有警門初鑰郎署無譁夜欲霜風切欞聲清入寢月明枕影靜橫廊思卿愁共寒宵永策慮心懸邊路長詩興輒魔潭自失坐殘玉漏對銀釭

秋夜獨坐

帝里西風忽墜梧羇愁未許上頭顱剛知好宦宜漸婦自怪狂奴故吾涼夕月明堪笑語可人路遠費招呼閑居追憶年來事獨自清歌擊唾壺

寄竹坡二首

三年吟杜夢常在萬里函封淚欲俱翠竹丹崖誰共子青袍白馬正愁予別長頻憶臨行語想極時删舊寄書身在

長安歸未得詩成難解渴相如

惜此西風委衆芳故人何處幾詩狂獨持徒手無人敵應
從寒肩只自傷歲晚四郊雲闇雪夜深千里月明霜聖恩
皆許山中卧擬共當時對兩床

寄可山

鳥紗自絆風塵裏黑髮空隨歲月俱到處青山頻夢汝幾
年亦壁可携予驅馳天末渡談劒流落人間誤學書莫道
故園多寂寞上林春事總難如

作雪東台山二首

見說幽都六月寒秋冬作得六花看明珠入掌龍涎濕弱
絮因風燕尾搏照夜未誇光奪月占年遥喜白連山故人
於此應高卧馬病途迂來與難

高樓愁對水晶寒青惜峯巒失舊看碎玉載衢漫馬跡跳
珠穴尾躲蛟搏雲壓白日埋龍嶺風倚佳人姑射山歆上
灞橋尋故實山陰王子獨行難

悼内二首

文鸞並宿上林枝百歲了飛兩不疑形影忽從天畔失羽
毛空向鏡中悲秋風萬里將歸日夜雨孤燈背泣時愁數

叢身相結束叢身如在遣無期

若身無處自盤桓倚畫庭前十二欄同種荷花人不在獨
焚蕙草夜初殘恨於死後方圖影悔未生前早棄官萬里
靈輀歸埜日寸心如割淚如瀾

席上用韻祝桂洲閣老

黄閣丹墀三事府青雲屢抗萬言書兒童海内知君實主
上宮中讀子虚五石煉完天柱後六鰲奠立地維餘沙堤
聽得行人語天上麒麟下玉除

月夜出東華門過劉月山吏部

天上驚看白玉盤珮聲趨下碧雲端煙霞欲鎖三千闕星
斗初斜十二欄馬過草堂人未寢杯行花下夜將闌論文
擊楫燈花落同步堦前露蓝繁

送袁中山出使便道省覲

宰相中朝領縉紳水衙使者拜恩新一時清潤誰如汝萬
里馳驅本為親日下綵衣明五色花前壽酒定千巡同袍
相憶情何限二月鶯啼上苑春

秋憶草塘

草塘風月宜秋初草塘主人江湖遊歸心一日萬萬里愁

緖五更千千頭北嶺橋紅雲送鴈長汀㶚白水浮鷗顧予何事乃久客佇立無言帝子樓

宿雅堂府中憶江雲墩

千里江山隔故人對燈無語幾黃昏草衣露冷秋將老高殿風微夜欲深鼓角城頭聲細細荻鷄池底語頻頻世間那得楊州鶴騎出雲端溪水濱

書懷

盡日柴門閑細雨幾廻花檻倚黃昏燈前呼雉輸多士紙上雕龍遣素心愧我殘冬身在客謝君良久酒生春憑誰為寫相思曲隴上梅花正惱人

四二

清明

呼童掃墓對南山乘興尋春思更長紅滿山頭春富貴綠浮波面水文章風因麗日輕輕拂花為清明故故香豪客有懷渾不語數聲杜宇叫斜陽

春雨

杜宇無端帶雨啼落花飛絮送春歸崇朝暴雨水初漲終夜迅雷山欲飛野渡橫舟漁子卧斷橋生草路人稀倚窓悵望無相語只有青山共落暉

江上憶北崖

秋風兩岸報吾頻吹落滄江萬里心江上煙花一杯酒眼中山水百年人鴈來家遠歸心寄雲去天空壯氣橫遥見清溪聯句後北崖風月與誰分

早起有懷欲踐少潭入山之約

夜雨新涼稱素襟小窓晨起忽欣予雲流翠石花開後霧散青林日上初宦學無成空自笑經綸有志未全疎與君共約深山去何日龍門擬著書

雪

四三

刮地捲茅風力勁霰聲欲細漸無聲巧於坑谷隨虛滿漫向樓臺入夜晴白奪新梅迷野望寒侵重絮憶江行江南三尺真為瑞便破吾廬凍亦寧

上在仙宮修興薦孝烈皇后詔九卿分日上香

朝來別殿合群僊詔許焚香玉几前日照雙龍金作闕雲籠七寶綺為筵履聲移在星辰上御影遥瞻燈火邊三月衹驚星忽往六宮獻種更何年

京邸聞伯父變

旅悰落莫腸將斷家報淒涼骨亦驚衹謂萬金當一紙却

成裴波對孤檠愁來欲死嗔聽雨變轉無人泣待明雲下
有家歸未得深恩何以報平生

下第

海内英雄角禮闈獨慙拂劒遶南歸伊水有人隨柳樂東
風無力任花飛皇家網吕元無容官樣文章自不覊一籌
未見輸多少江上芙蓉定過時

對雪寄人

愛君筆力十分勁從入詩壇便有聲對榻不堪除又盡一
尊且喜雪初晴逼人佳句還三舍訪友情懷待此行莫道
佳巫有公事布衣風望擬散寧

乍雪東武岡

書生憂國探豈年盡日形雲未滿天殘歲已驚新歲近六
花乍鬪五花妍詩狂踏白臺非故酒渴食寒骨欲僊同志
儕侶相容通不妨瓊樹聽長聯

憶竹坡

經年作客仍多病盡日思君忽獨行詩賈有術評篇兩旅
愁無解記今燈六街晴久車塵暗八月風高鼓角明忽忽
不知南北隔夢中携手話平生

別

十年御下同予住九月花前送爾回水信欲催行客去山
靈應喜故人來瀟湘湖下餘秋草土泰峯前有早楊廊廟
江湖懸念切五雲回首看三台

清明

曠野花争發深山鳥亂鳴花鳥何知覺亦識有清明

莫春用韻

繁綺朝辭樹芳錢午墜榆義隸真鳥遊宦竟鳩愚春趣
蠶輸繭晴欣燕訓雛壯心驚白日無意羨風雩

晚眺見村翁敘荒歎

顛顛溝中瘠荒涼道上埃原平夕照斂海近晚風來人去
廬無主秋深菊自開村翁語凄楚聽罷不勝哀

暮春有感 六首

春上百花臺花發不知處驀然生緊綠隨風墜紅雨
暖蟻出故穴社燕營新巢物理相自然人生何太勞
少年冶遊郎黄金許人死戎馬何纖攜慨殺木蘭女
滑令東方飢寵使侏儒飽稻粱亦有緣鴈蕩生春草
睡起忽懷人小立庭前樹樹葉繁以陰黄鸝自飛去

省中桃花落閑苦知春晚武陵何處溪恐亦入畫版

雪漁歌

涑晒嚴飈開六花千洲萬洲皆白沙長江欲合石欲拆孤舟尚有垂綸客明河桂棹非世間玉人淨界相清寒長絲百尺水見底不釣人間魴與鯉長安市上裘馬穿青緺紫綬何足言蔡州夜半金甲冷鵞鴨池邊殺風景何如君釣寒江流有魚無魚皆隨吾心鉤意釣日不足炙手權門何錄錄一簑一笠漁且歌琉璃照見珊瑚柯瓊臺玉宇無纖埃蝇藏蜂遁龍無媒浩然一嘯清風來

發劍辭

壯士蓋作文章縈胸中有物爭雄奇遂令意氣橫九嶷兢入筆端生蛟螭盤屈變化不可則化為雙劍飛明時平生只有張華知斗牛之間生光輝只恐有人來掘之包以造化爐以霓出入鬼神任所為曾向深山斬狐狸往年持劍謁京畿莫邪為鈍干將非三年拂拭秋江湄獻之天子朝展九州四海任其揮尚當掃盡妖魔還淳熙

代人賀舒家宴五旬

石榴映日千花開垂楊百尺連新槐高堂初酌千歲杯調宮引羽薰風來主人朱顏鬢未白家中甲子剛半百謝家寶樹生庭前王母蟠桃來海比君不見太山中有丈人峯烟雲遶護千萬重彫古青青摩太空願君不老與此同年年獻壽長無窮

有所思

楚人憶巫山越人說天姥海上歸來羅風雨世間神僊竟何有壯士仗劍降魔王仰視六合雲茫茫天蒼蒼異人邈在天一方橫將赤腳蹈東海倒披黑髮睎扶桑隴西二子絕好奇當時不說丹霞梯天台司馬在何許采石有墳道骨死緋衣赤虬一板書胡不自駕七尺軀乃知二子有奇骨墜入萬劫歸不得君不見天僊鬼僊空已矣秦皇漢武徒為耳白日思君向誰語

代賀前溪翁教子成龍

翁人龍也仄[illegible]廢雨薄施池陽變化池陽之上無何翁子天然從泮宮直躍天門風雷震迅千里掩耳非龍種固然耶悅不能為乘龍佳婿然觀奇遊翁驚喜無任用是情見乎辭

長江白日風雲昏少龍奮角登天門霹靂一聲雷灌耳明珠一顆沉江底擘山破石群蛟隨背負翼日天衢低往年老龍酣戰處帝封五湖不得水襟雲御雨天還歸池陽日

習畔魚飛火龍旣壯老龍懶虎符雷篆分儀晉金鱗銀甲
懼日光聽雷待雨長徬徨中原渴極蒼生苦老龍時與火
龍語頃刻飛入承明宮垂涎下作蒼生雨吁嗟哉龍生龍
子固宜爾蕪辭羞與珠玉比

送康朱山改任竹山

朱山受才清且良春秋三傳魁江南筆端有口能雄談奴
走海内能文章射策金門不快意俯首竟受天曹試拜爲
郎官宰百里鋤擊權吏清如洗鋒厲崎嶇不敢當案頭六
月生風霜宰相恐君成中傷改君湖西竹之陽竹山賦重

民愁苦幸得朱山作慈母自今不畏市有虎桑麻四境成
樂土君不見君祖父太守清風眞無有侍郎數學絕邵堯
簪纓登君接武不數金印大如斗君且去士元本非百
里才應有詔書徵召君歸來

暮春陪迂翁諸公内省賞牡丹

六街車騎如流水春來日日風塵裏玉河橋畔楊花飛馬
上不知春欲歸悵然步入黃金闕省中一樹名花發天然
顏色迥不同淡傅胭脂玉爲骨嬌姿盡日施青帷銀壺噴
水雲垂綵圖人愛護如處女藏向五雲最深處春風不待
白日馳對之不欲復何時霞觴錯落繁絃語坐中况是神
仙侶花前酌酒醉花神花如人意開逡巡一花一杯不停
手二十四番花勸酒慇懃語花須盡開明朝還擬携尊來

泊臨淸夜起懷山中諸友

夢中不快意醒後百感發開窻一舒嘯柳梢墜微月夜深
黃犬吠風靜河水咽四顧邈無人驚禽語林樾故園二三
子高論風生鶴迢遞已二年一思一瘦骨思之不可見肝
膽向誰竭卞焦耻作璞中刖流水有魴鯉高山有薇蕨歸
去來山中共種千年核忍苦歎勿思恐霜鏡中髮

登李太白楼

隴西有龍種偃蹇居人間一時乘風雲南來卧青山采石
磯頭漏天語當時自入蛾眉渚高山誰築臺龍去不歸來
我來覽勝遇風雨波濤百尺疑龍起龜頭刹斷青草裹憑
欄四顧悲不止君不見田蛙社燕學龍吟龍若歸來當大
笑

三月二日舟發

經年思歸歸未得禁中傳出紙一尺雙親念兒兒還鄉感
君深恩淚橫臆垂楊百尺春風吹三月始得離京師天晴

日晏槌畫鼓鶖鶬中流叫渡檣君不見潞河水急不用牽
歸心更在流水前
送葉玉泉主潮陽簿
阿嬌十五背面粧掩身自擬金織堂老大嫁作商人婦淨
洗鉛華親井臼君不見紫陽道學誰能右當時亦作同安
簿
為月洲中翰奉使江南
使君前歲來南土布衣挟策干明主風雲白日生羽翰直
上青霄天尺五紫宸青鎖日月旁金鑾玉珮相翱翔江南
有毋倚門切回首白雲腸百結一朝天子念舊臣御詔飄
飄下五雲客星燦爛入牛斗天上歸來拜慈母錦衣上壽
北堂前五花封誥還聯翩送君立馬潞河渚落日孤霞淒
鴈語慷慨相對黃金臺款別未別懷不開丈夫功業貴及
早上林持橐須君來
潞河懷寄台山
燕山落日霞光起樓船照見胭脂紫船頭伐鼓岸鳴杵杵
罷月出天在水意中美人今何許下簾獨坐淚如雨魚風
吹沫聞愁耳寂寞孤燈吐新蕊夜深何處素緘語風遞嘈

嘈若見女鴛上一幅相思字鳳管淋漓書繭紙一字一淚
淚不止鹹淚寄君濺錦鯉石崖露滴梧桐死鳳凰山頭正
憶汝
五月過鄱湖
南風五月湖水强開蓬四顧無邊疆漱漱微見康郎山云
是當年水戰場漢陽真龍一朝起雄風神氣轟人耳野鹿
白歸不敢嗥蛇盤蚓附安所逃腥我江漢嘁我髦帝為震
怒妖且驕自稱漢種比卵刀帝遣真龍駕六鰲直抵澤國
空妖巢從以三十六神蛟南人水戰捷如馬錦帆鐵柁鞭
電火萬艘齊進將如雷崩風破浪千山摧龍吞爾蛟不可
退天戈所指風月晦强弩却射湖水東梟頭灑血千里紅
有怪避影潛其蹤鯨鯢東首歸真龍三十六蛟戰疲忿極
渴不禁犇入湖濤活湖湫以潤蛟不歸真龍歎息為歔欷
為置一宮湖水西烹牢以祭千秋期往年來讀東白碑從
蛟借風拜廷闕至今北上風依依壯觀龍戰之跡真希奇
置之百八十年無所用晦冥風雨魚龍閑我欲從蛟借入
筆下為波濤洗濯百年以來文章氣習追風驟大戰海內
之士爭雄豪

黄葵峯擢四川方伯 癸峯三年前曾視師海上

海上提兵日臺中視事時欣連賢者武喜有昔人師石畫山在霜威草木知鯨波千里靜鱷穴一朝移水國犀能照魑魅劍不私人遵何約東官觀漢威儀淑問阜難嗣旬宣帝所咨每懷長倚王不謂遽分岐雲暗閩山遠天迴蜀道延名流珠海潔春入錦城煕縶馬嗟何及聽鴻意欲迷放舟酣別酙把燭續離辭臨水若為賦停雲有所思願言崇令德皓首以為期

京師寄晴峯

去年別君時孤月明霜夕把袂立道旁慷慨不可極今年思君時柳花滿軒席回首五千里浩然空嘆息嗟予自結髮與君作連璧詩書共晨昏燈火數今昔不能分爾汝胡乃遽南北悠悠行子心何處吹長笛白雲迷望眼芳草沒行跡辛勤得一第泣在天府籍邈為後多士深負舊相識往者不可追來者宜自力秋風萬里高候子奮長翼相見應有時慎勿苦相憶

憶昔行贈曹北崖

憶昔聚首時高談青雲端意氣今未少長歌心無懽豈無

豪傑朋無子傾肺肝別子亦草草邂逅良獨艱秋風入國門認我衣服單衣單猶可裁人遠腸不寬仰視霜天鴈南北隨盤桓顧我反蹋促不能逐飛翻囊中有古琴經年不肯彈一撫心如碎再撫淚如瀾世俗重琵琶逢予知音難離別不足嘆嘆此不能餐會晤不有期寄書來相看

久別台山

旅居苦不遠更夜苦不長別子未移時終宵思徬徨展不成寐恐此皓月光披衣出中庭顧影心自傷久別不快意遠別當斷腸明年春草生知子在何方願為比翼鳥天際同翱翔

昌平道上

菜花夾岸春正膩松影十里午無暑昌平道上馬如雲蹄起暗洮作黄雨平原一望天無際青山如龍入雲去黄金無臺駿馬死獨立無言晚風起

送雲墩下第歸建昌

滄海有物大如斗光彩四射夜能午海若恐懼不敢匿獻入紫薇作奎壁張華已逝胡僧亡世間識寶誰能叟按劍相盼不敢當居然棄置滄海傍罕物為怪誇尋常魚目燕

石相撈將從來至寳不終藏空令行者心傍偟何時草向
天雨霜萬尋水底清如琅當有巨筏與鐵網取之以獨幽
室照𢌞廊君不見丈夫文章照千里照十二乘安足擬

中秋前一夜期台山不至有雨已而雨霽

美人僦屋長安街招之不至心徘佪獨酌雖遣懷抱關強
卧不管明月來夢中高簷墜溜水彷彿龍過雷擊死清聽
未滿腸寒耳起視庭前落梧杞四如無雲清光多向豈非
雨雨為何無乃明月生沉痾帝遣六丁挽天河海內翹首
望素波明夜中秋僊人過白石補孔青銅磨玉盤洗出無

纖瑕午夜如晝消群魔客傳羽觴奴擊鼉嗟乎世間有目
不拭摩安能遍照天下材士無坎軻我今感此賦長歌羨
人不來空吟哦

代人賀郡吏

海內無限士讀書不讀律袖手宦遊嘆無術君今讀律更
讀書功名直欲起刀筆君生鉅族簪纓圍不逐塵世營蠅
酸襟懷夜月唳孤鶴春風襲人即芳蘭邇來隨牒侍黃堂
衣冠暫受簿書忙法令從古吏為師胸中料理知君長廳
事諠如市君心寂如水祗期官清左右閑印綠硯塵看堆

李杜不見古來刀筆有蕭曹一朝俾相翊漢高又不見石
氏十五以吏開叨祿兩帝至今咸頌萬石君翻怪唐人耻
令使誇君事業從茲始皇家資格雖無同用人大小應器
使丈夫行志無尊卑稱職遂為名鬱蘇嗟我有辭無奇句
慇懃豫寫方來祉

贈杜晴江歸娶

晴江年少魁群髦筆端時有風雷號殿前對策揮長毫仰
首不見天門高長安試馬天氣好宮袍耀日春風早天涯
有人何窈窕羅襦繫君裳瑪瑙玉河遥遥不相關俾跪乞

歸天語溫諸公意氣傾崑崙繫馬餞別長安門喜君慷慨
能五斗手拱如意為君舞風流富貴君兼有世間群兒真
如土君不見金臺花玉河柳臨風惆悵重携手日下故人
相憶勤早来聯轡朝楓宸

送習齋歸娶并語宮湖

習齋骨格清且癯縱橫蠹貫嗤迂儒專車健手握長觚奔
走風雲又無棚瓊林醉歸東風扶錦袍白馬馳天衢自言
家有清春妹明珠纓錦衣羅繻俾表歸娶帝曰俞樓船東
下天風俱壯士惜別提玉壺長繩繫日千尋梧酌酒相對

英踦蹈伏劍為欷歸來乎明年芳草生蘼蕪江南江北
一隅因君為我語官湖乃要翅肯鳳將雛早來及此春風
初

夏日

夏日苦溽暑而况疾所嬰僦居湫且卑日足蚊與蠅繙懷
故山陰夾水多楓檉御風神欲往冷然樓玄水尚書圃有
期王事豈遑寧趨署意所惡欲辭病未能麋鹿逝曠卯鴻
鴈翔高冥萬物有至性飛走隨其形曰予鮮薄資結髮來
幽京出門悅紛華心與耳目爭紛華迷七聖耳目生五矣
樗材本無用株守奚以營何哉奮鵬翼乘運徙南溟

答火潭問病章

忽忽意不樂悵望青山陰舉頭見青山低頭懷佳人佳人
苦不遠王事日繽紛我欲往從之抱痾力不任遺我一札
字疾讀披吾襟上稱采葛篇下述蟋蟀吟流水意不枉春
雲藹無垠何以報瓊瑶愧乏滇南金

渡淮

長風渡淮水想見淮陰侯淮陰故壘今安在落日楚客登
危樓青山如礪水如帶漂家元是謬封拜赤龍方伏蛟方
飢縱有風雨安東歸狂秦已滅孤項死七十二城愽中取
漢雖不終恩楚亦非惡土匹夫伏劍取侯王金章鐵券期
長久武士檻中載何如胯下辱胯下之辱亦不輕得志不
肯殺無名辟人獨與陳豨語當時誰聞誰証汝吁嗟乎淮
陰侯牝鷄一鳴長蛟俎壯士為爾悲千秋仰視白日雲糢
糊

上大中丞汪東峯翁

江南紫玉圓千重中有虹井天池通僊人手携虎頭骨縋
之萬丈靈湫中青天白日雷霹靂頃刻飛去蒼玉龍鱗光

射日甲帶雨承明宮中龍作語亂奴驂僕馳晴空倏忽六
合生清風一朝辭日歸虹井烏霧腥風萬山冷煙霞飡食
二十年不畏泚虫巧射影東峯杲杲吹紅輪噓氣五色皆
成雲龜車麗駕呼閶闔霆符電篆何繽紛滹國本是龍所
處帝為龍開五湖水祝融授首旱魃死寰中寸寸皆禾黍
平生不識龍何許漫簡所翁畫風雨依稀記得南陽公扶
天半壁真從容千載會見人中龍蒼生仰望何喁喁江河
衆派同宗祖直自崑崙走中土安得從龍雷域中元氣一
鼓千川同

張九峯還饒州歌 九峯來京師始生二子去時成寧初

武安白日見潑兜金印銅符天上取王師未出百二關句
奴已却三千里長安大道一朝平君車初發鳳凰城鳳凰
城內金門客慈母白頭歸未得馬卿身滯日華東班生意
騁陰山北功名未遂四十強空言豬冠能文章臨岐不嘆
貂裘敝對酒還歌君馬黃君馬黃薊門九月天雨霜菊花
爛熳開殊方我留君去愁人腸黃金臺畔酌君酒燕王樂
殺俱塵土人生何必萬户侯但願有子承箕裘瓊珠昨日
生京師佳氣葱葱天際起朝陽岡上鳳將雛春雨潭中龍

引子計君抵家冬已深梅花應放江南春牽羊載酒盈閭
巷歡娛何啻千黃金

吳越亭赴潤州戍募

君不見犬戎曾入白澤口駿馬猶滯黃金臺又不見漕河
冬盡氷不合帝里春深燕未來天時人事不可測羨君匹
馬歸南國南國鶯花歲匕同賦詩把酒酬春風月明簫鼓
鯨波靜露冷旌旗虎帳空帳下書生有謀畫不畏從兒戲
眼碧往年曾脫虎口還猶遺閑門非計策君且去一宮祿
薄不足嗟且喜青山漸近家白茅山下神僊窟綠水橋邊

節度衙為君歌酌君酒襄中日月潑九在浮雲富貴竟何
有但得玉顏長似童不須金印大如斗

潑龍贈瑞泉

潑龍矯矯來南國陰風慘淡陣雲黑傾刻噓氣成五色長
安城中天一尺一龍飛入承明宮金鱗錯落映日紅一龍
方飛風雨歇偃蹇垂首思溟渤神龍變化自有時變化如
龍龍不知三年暫卧寒江水春風半夜聽雷起起為蒼生
作霖雨

古薄命篇

漢代有佳人窈窕娟幽獨二十不下機春風自膏沐長擬
奉至尊耻嫁商人族一朝言天子召入明光屋明光美人
多天子案圖錄遣工貌次第蛾眉競相鸞平生耻修飾不
肯逐流俗世道重黃金豈論人如玉自矜玉顏好玉顏鬪
自逐後宮三千人承恩各誇驚風吹尾上草露零園中菊
嗟怨主不知欲言自羞縮薄命豈足嘆抱琴且孤宿

喜遷鶯代送薦燕山父母考績

陽關三疊正萬姓挽留攀轅卧轍平步瀛洲回頭山郭卯
外諸生羅列百里生祠初建千載巍城新結三年內微展

經綸已占揄揚　幽絶無人處四知自勵操守如氷霜增
下芝蘭門前桃李日日新生枝葉方喜龍門初託無賴驪
歌又發頓比去領三天雨露九重日月

千秋歲　代賀朱爵十親家孟秋六旬

王颸初到煩暑人間掃綺筵上金尊倒庭前珠履滿滕下
斑衣繞歡聲裏共看平地神仙島　西疇呈萬寶南極星
初耀河漢近蓬萊小斗斟元氣酒席有安期棗從今始甲
子千迴人不老

汪青峯先生存稾第三卷

序

臺州詩序　輿頌録序
年伯母楊太安人榮封序
贈曉峯黄公入覲序　贈桂玉翁先生使蜀序
皇華省養序　贈李一齋分教興化序
贈范經府之南昌任序
贈夏川劉公還郡序　送鳳墩阮公考績序
贈東源程君東遊序　南山翁九十壽序
贈程君六十壽序　壽鴻源七十序
又壽鴻源序　贈小源判太平序

賀鄭公六十壽序　贈石瀾教崇陽序
活饒雙異冊序　贈吳越亭鎮江叅軍序
賀少潭鄭公五旬序

序

贈翁大夫奉使江西恤刑序

國制郡縣有大辟則上其成於監司監司報當然後上其成於司寇司寇覆視其成奏可然後下有司致刑為民或不服則裹糧走京師訴於天子天子下其訴於有司覆訊之覆訊而必不可生也然後加刑刑之日或叫噉稱冤則又留勿刑於是就刑者終十二三耳然又恐其謬濫每五年則命司寇擇其屬之賢者分行天下集罪人而躬訊之書其矜疑之懸歸獻天子用是活者常十八九嗚呼雖堯

舜好生之仁何以加焉然而天下嗷嗷常若刑不得其平此其故何也豈非治獄者深文峻法猶有為其所牽制不得自理於上歟夫獄吏與民豈有怨讐顧其心欲以明敏自負其始既不能詳慎輙以意見成獄獄既成則自以為是惟恐上之人之出之也則又多其節目而彌縫其闕務使其必不可出而後已讀其成雖檮杌之惡有所不若即使皋陶聽之必以為死有餘罪於是上雖有堯舜之仁而下不被其澤矣夫欲聽皋陶之所不能貫檮杌之罪而沛之以堯舜之仁非天下聰明正直有道術之士極一時之選

者何以堪此嘉靖丙午遣當五年之期於是刑部郎中翁大夫受命往江西江西視宅處郡縣甚廣而獄甚繁大夫在刑部聲稱甚著部有大事司寇石塘聞公必決於大夫一言大夫恂恂若無所能至其論大事決大獄沛然若決江河為文章俊傑奇偉徙優百折直盡其意而後止蓋吾所謂聰明正直有道術極一時之選者江西非大夫不可大夫行矣慎之天子恐民之瀆死於法至勤大夫之行從大夫之所生無不生者太夫之所不生則死且無告矣是以生殺人之權畀大夫大夫慎諸一夫呼嗟王道為虧今

江西連歲災旱赤地數千里此[illegible]有甚不得其平者大夫是行也吾江西之人皆有賴焉前冢宰北原公與石塘公天下之所謂正人也嚮者北原公薦大夫選部界大夫以進退天下士之權雖不果其知大夫也至矣而石塘公又舉大夫審江西之獄大夫主殺人與進退天下士其權均重大夫不得於彼而猶可見於此也勉之毋為獄吏文法之所牽制務以布天子堯舜之仁而不負二公之知使不肖如栢者亦竊知言之名豈不甚休哉江西士大夫喜大夫之至吾省謂予與大夫有同年之好使私為於是乎言然大夫亦何俟於吾言也

贈薄北崖北上序

栢少時以文章自豪誇視時輩獨餘干葉浩然邑東声北崖一見心服其能不敢對壘蓋浩然有雄才若鐵騎橫行塞上獨當一隊北崖有藻思若萬艘滿載乘潮駕風從海門入皆吾所不及栢既從多士後與海內之豪傑遊閱人多矣然未見其有過於二子者獨恨二子俱未得一第不得左右翼我時有所得雖雅自許可而人或不以為然則狐疑兩端輒改繩墨然後知士之不可無知己而世之不

可缺惠施鍾期也今年秋北崖以鄉薦北上栢雖家居然離別之日短相與馳驅中原之日長甚可喜也方報捷時栢適在竹坡處驚喜相半既又疑其妄遍索諸途人至行二三里不休直遇其僕始又躍然大喜若有重物懸於胸臆至是不知其失也丈夫以傲骨逸氣生於天壤之間雲蒸龍變自有其時顧遲速不同耳栢豈喜北崖得一舉耶蓋少同學於學壯同仕於朝心有所疑則賴以決行有所缺失則賴以規至其有所蓄積充溢不得遇而見之於文章則賴以倡和是天之遺我以輔助也頃不喜耶北崖行

矣天地若文章之死也伏羲得之於河禹得之於洛太公
鬼谷得之於天時司馬穰苴得之於地利五代以下雖人
墨客得之於風月山水之間今江南空虛河北疲敝北崖
求群書不讀而縱觀於吳楚淮徐魯燕趙之郊當有得於
文章為國家畫料理之策即不用猶足為今之文章不須
所學況朝廷方懸爵祿以待經世者耶禹蹟滿天下而禹
貢成司馬子長過遊大川而史記成吾於北崖科第富貴
不足道也行將慶其文章之成也天不欺吾輩孤立則浩
然以下諸子同志者終當不鬱鬱於西土左提右挈連袂

而入於古作者之域與數大家並留於天地之間豈不懿
哉與北崖同行若桐峯文峯其在庠若諸子皆有志於此
者也窮而在下以詩鳴者竹坡竹坡言北崖與諸子行當
服官四方不得萃俯宜有言以勵徃志而相期於無窮以
餞栢栢不敢辭

賀彭滚谷迺翁六旬序

栢往時與桐峯遊知彭子有奇材因言若翁教彭子甚嚴
彭子之所與者即如彭子焉既而彭子薦於鄉而翁適登
六旬於是彭子同年石瀾北崖諸公皆走賀而徵言於予

予於彭子甚有感也夫人方少時與諸豪傑角力場屋孰
不歆亟得一舉持以為親榮然而不可必得也父母在堂
孰不歆享遐考以其誕日會姻族稱觴上壽為樂然而亦
不可必得也或得之不能以相兼即使相兼未有若翁之
壽與彭子之薦適相值者此豈非天下之至難者耶北崖
為予言翁敦朴古雅無他腸不識世俗一切智巧伎兩行
年六十矍鑠如少壯應對賓客無倦色天之所以厚之者
殆不可量彭子材雋而學博年茂而志遠其致巍科膴仕
無疑封章之榮可以刻日則翁之壽與福不但今日之難

得而已吾聞之父之壽子之福也子之材父之教也然而
皆有數焉翁之父子皆適遭其順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予
於彭子甚有感也予與彭子年相若而先父與翁同庚先
父未六十見背而翁尚健吾不逮彭子遠矣彭子將北上
使翁誕辰若在杪冬則翁又送彭子行不行則違親命行
則缺於上壽承歡而又適在十月之交兩無所憾此尤奇
也蓋諸同年之意而屬予偹言云

贈朱處士七旬壽序

世俗所謂豪傑者負強宗擁巨貲武斷鄉曲謹厚循良之

士蟣視之而已然及天定之時强者相繼頹敗謹厚者壽考無他子孫賢良迺始知皆笑弸横而謾而背譽之然自待其身謹厚循良決不為彼者鮮矣予素善竹坡往來良勤處士某常得接談笑憶其為人殆謹厚循良者也以問竹坡竹坡曰然竹坡其家之人也處士與吾宗叔某等有世契宗叔為予言處士治生産極勤家業豐腴數倍其先世而自奉極儉布衣糲食不改其舊隣族有爭處士必持衡平分而彌息之不致於訟然諾甚謹好赴人之急遠近之人無賢不肖皆稱處士為善人然則處士眞所謂謹厚

六八

循良者非耶吾聞之履以旋定德以老成處士今七十矣其行於家而孚於人也豈一日之積哉家之人賢之而外之人又賀之豈一事之襲取者哉處士之為謹厚循良無疑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處士之福豈但今日七十之年而已哉又聞處士素艱於子而晩有佳兒先人之廬頗窄而新闢址於兩溪交會之上則處士可以蟬脫一切世俗之慮矣夫享古稀之年居太平之世而無世俗之慮又有誠厚循良之德以承天人交助之休既壽且福不足多耶宗叔某等歆予侈大君之德以華君之壽然處士方斂其光華就平實而予又素拙於揄揚故直攄其實以為壽使覩者亦知世俗之所謂豪傑者不足尙云

送白野徐公之楊州任序

白野徐公以進士為鄱陽令政成擢楊州貳守南汝諸君語公宜在臺諫不亦當為部寺若有不懌然者青峯子曰世之重內者非以清且近耶其輕外者非以其勞且遠耶是褒晉之風也白野學古入官思補報朝廷殊域絶徼惟上所使況維揚畿輔近郡行將召入者耶然比歲旱災諸

六九

邑赤地而鄱獨稱稔歲出其餘以糶四方之民景德鎭之水游民失業者樂平與鄱陽之民相半然樂平之民皆乘機為賊至勤撫巡之憂而鄱陽皆束手斂歸無一人譁者豈獨其土豐厚淳善哉是公之政上足以樂歲下足以禦民不為亂也甚明公今遷於楊州楊州天下之都會而國家之喉咽也視鄱陽有加貳守視令有加則其政事有大過人者輶車相禱非若鄱陽下邑僻鄉政聲阻於上聞則夫公階應仕公將自致之雖歆求久在外不可得古之君子在廟堂則憂其民在江湖則憂其君未嘗憂其身之內

外也諸君之不憚然者情也非公意也僉曰然請書以為

序

壽衢翁應公祖先生四旬初度序

予壬辰遇衢岡應公於京師公是時方弱冠登進士第既而出知甌寧入為工部尚書郎棲遲十餘載不相聞乙巳出守饒州饒州江南一大都會也非高材重望不以輕授公年方壯巍然當一面專制數千里功名隱隱起吳楚間於是方面大臣缺人縉紳大夫必首屈指公冢宰石塘聞公慎所許可兩以公姓名薦天子其脫屣吾饒而羽儀於天衢不遠矣故事三載考績公已滿三載當道以饒方多事公去則無以鎮撫百姓破格留公自乙巳至己酉將五載遷化者見謂淹滯公無勸色益勤於政事然公實以今年五月壬午初度四旬則在古人為强仕之初而公已為天子守大郡繫人望踐歷中外將二十年早達無論其愛民節用平訟省徒興利除害古循良不能過自省事以來耳目之所觀記未有在公右者是日也栢適以假在家得拜庭下謀所以祝公壽追念二十年前識公今公所立卓卓已如此公年方盛位方升自今以往所居日益高所施日益廣其所建立將必磊磊軒天地無疑漢以來由饒州太守至宰相者從先相望夫弱冠登朝盛年作守而又有高材重望為天子宰相所知縉紳大夫所推服它日卓然與希文公頡頏青史非公誰望使天下之人稱饒太守多為名相則饒亦與有光為此億千年不朽之壽也敢以是祝公書之以俟

贈月崖陸先生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敕整飭霸州兵備序

霸州天地之巨域也梟雄所集徤鬬而好殺正德間劉六劉七作亂放兵四刧蔓延它境久乃定獻議者謂宜立方面大臣鎮撫茲土折其未萌於是霸州設兵備假山東按察司銜連數十城郡州衛所皆聽節制內護京師外戚姦宄恒難其人嘉靖丙午閏中月崖陸君自尚書刑部郎中拜是任君身不滿六尺年不踰三十一旦受命秉鉞樹旌專制數千里此豈偶然哉蓋君之材甚大而望素重也予初見君四川所上讞獄疏款詞無慮數千輒用一二語盡其要領心竊服之及同事省中君嶷然風裁正己約下皆有矩度自始至及去不爽毫髮陸平侯妾殺其家奴夫婦

以自殺聞殿衛諸校日夜刺訪袖手無所得君一訊立得姦狀卒具獄上於是隆平侯奪爵而妻棄市廟建木不至主者咎運河有司不肯募夫牽挽大不敬上怒逮至京師事下君君止論杖曰法如是人皆言上意不測宜兩請君不顧上竟聽君以君所行事雖古稱方正廉直之士何名議爲夫士之不能立功業於世者非其短於材則自治之不嚴而持法之不固也君材與守若是措之百執事之間何所不辦何有於霸州兵備哉然栢私念君將自此無閒暇之期矣國家所重在邊其次盜賊多變之地專車開閫

必擇有材望者試可而漸用之故今日之備霸州則他日之節制邊方由此其選也君西人素熟邊事又有材望邊境一旦有事朝廷有尺紙下君君倉卒何以應詔君可無備哉史記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其在西西人稱其胸中有數萬甲兵夫數萬甲兵豈旦夕可具自其爲秀才時蓋已略備矣君是行無但以備霸州爲也其尚思朝廷所以將大用君之意經營軍國區畫戎虜蚤莫淬礪先具數百萬甲兵於君之胸中它日爲天子鞭撻四夷肅靜萬里求無戎狄之患勒勳天朝流名百世豈非大丈夫之事耶同舍郎於君之行也酌酒爲別期君立功名於世使予推其意而序之

贈閔思齋之中都任序

高皇帝起鳳陽有天下定都江左遂以鳳陽爲中都設留守司握重兵控扼南北咽喉留守以下皆勳舊世襲獨經歷司經歷爲流官擇有文學器度者爲之蓋即古參軍書記之職最號清美唐宋名士不遠千里求辟君而不可必得者今又皆選於朝不聽私辟其清美有加焉吾友思齋閔君試選於部同試者三百人冢宰聞公列君第五宜得

府倅特以君有文學器度授中都留守司經歷君少有文名大司徒克齋王公中丞東沙張公校士吾饒皆嘗以君爲多士當是時天子用大臣計策立選貢之法破常格求異材以待不次之用有司奉詔爭搜名士而君褎然爲舉首然君欲舉進士遂入太學太學之士自以不及南北凡五舉竟不得一第于是君祖母夫人八十餘矣君喟然嘆曰使吾仕不及祖母之存雖卿相無益即不見知爲簿尉亦得祿養以盡吾心乃就選遂得前職卿士大夫言君雖未第進士幸試高等授清職在中都四方輻輳之地得以

迎養其祖母又當清平之世罷兵不用無羽檄應對之勞守二三年不作大郡則必刺一州計日可得君之所學不負矣于其行相率餞于郊謂稍知君宜有序以壯君行稍念自垂髫時與君為諸生環視一時知名者蓋十餘人今二十年矣在仕版者僅三四耳如君之材在十餘人中獨奇邁不群竟不得一舉進士豈非命耶夫利鈍存乎命賢不肖存乎己今既出而仕矣建功立業以自表見在君自為之君行矣勉之國家歲貢士至高官者不可枚舉進士不能持身不三四年敗者相踵此豈繫其出身哉在人自

為之况朝廷科貢並用而君選貢有文章器度初授又得清美之職不可為不遇矣在君自為之耳勉之以為鄉里士大夫之光

代贈舒景仁擢南刑部便道省覲序

世之學士大夫遠其親宦遊數千里外未嘗不以顯揚藉口獨吾友番江既第進士念尊翁宜齋先生春秋高即上疏乞終養越二載其子景仁舉於鄉而宜齋先生適捐館舍景仁亦不肯應制太守李公勸駕至再三予是時卧疾亦移書促之乃行明年遂第進士父子相繼登甲科固世所鮮其父子純孝尤學士大夫所難也故事進士出身當為子部子部南北等耳然世俗率重北相厚善者輒以北相期景仁清材茂望為衆所推重予又承乏選部人擬其必不南然予私念景仁初不欲來即來而第進士其欲亟歸覲其父母豈不百倍於初時哉一選北則數年不得歸為景仁計莫如南然選有定法不得違法以就景仁既按資序景仁當得南遂除南刑部主事明日景仁見予喜見顔色謝曰予即得歸見大人南部視北稍簡予以其隙窺典籍且學為政嘻夫予固知景仁非世俗之人而純孝篤

學之士也時太廟成天子覃恩兩京官得封其父母景仁以未歷任不得封乃上疏乞封其母詔可之於是不但得便省覲又得奉天子璽書以為母夫人壽天之成人之孝也若是行之日鄉士大夫餞於郊謂予宜有言予聞之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而已昔周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以孝為首漢去古未遠詔郡縣舉孝廉自進士之科開士始務文藝競進取攘袂而爭功名於世有識者羞之欲復鄉舉里選之法而不可得如景仁父子何負於進士哉景仁行且往議刑政矣刑所以弼教教莫大于孝而刑莫大於

不孝子率子之道以身為教豈但可以風百姓世之學士大夫若溫太真流者聞梁仁父子之風其亦少止乎子歸語爾父制有之資於事父以事君服既闋可以出而仕矣

贈白崖王先生宰碭山序

徐州四方舟車所會民苦供應碭山為徐屬雖稍僻率出錢佐它縣又當黃河下流歲有水患民窮甚矣冢宰難其令擇吾同年白崖王君為之君素有材望年二十餘舉尚書第二為文章議論古今興亡成敗不勦襲前人自成一家試南宮為主司所奇置卷篋笥中及填名竟失之如是者三及得碭山君慨然嘆曰縣有大害此非有志之士立功名自効之時耶於是夜之所思旦晝之所講求無不在碭山身雖未行其欲興民興利除害之意勃勃然見眉睫間嗟夫君真古人哉君材在館閣臺省何不可乃不得一第進士僅令一邑孰不為吾稱屈況又在難為之縣君未嘗有一毫擇便畏難之意世之士以虛名相眩謬入朝籍即不度其胸中所積貯輒自擬高顯幸而得之則策肥張蓋自視梟變儼然大矣不得則歉然不滕其小或為州縣官地稍難為則自比於放逐若牽其所宜者以君視之豈可同日語哉君行矣古人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受天子命為令得專制其境內君又學問醞籍胸中有成畫碭山其有瘳乎予竊料碭山之民窮固甚矣賦之繁役之不均田疇之不治豪强之不戢而良善之不安恐天下難治之縣莫有過焉至於黃河潰決泛濫徐濮之境壞民田舍此其為害非可以旦夕去害在碭山而決在他境君且奈何此天下之憂也君且毋專為碭山治之察水勢所向疏濬塞三策宜何所施其在碭山者則為碭山治之其不在碭山者則講求其故著為定論天下必有與君同志者禹功不成堯舜無以成其治自漢以來士大夫謀議治河之策多矣君天下之士又熟典故且身當其事君其勗諸若夫碭山之治則君為之有餘矣

贈別禹江詩序

甲辰春禹江第進士居京邸與予連屋予素多病晨起趨省署薄暮歸倦甚即不復知禹江門多不値幸相値則張燭出酒菓對談晝夜商畧古今譏評文史未嘗不極歡乃罷禹江同年萬月洲亦同巷予因禹江得交月洲月洲亦不予棄每會晤三人者必俱是年冬予同省署遠徙居稍

西可三四里二君尤予不宜徒予尋亦自悔每一相思則
騎馬直造二君所卽不値下馬入戶坐移時興盡乃返自
是會稍疏居無何禹江除留都北部郎去矣嗟乎徒三四
里而近旬日不相見猶愴悢如失況兩都相望知幾何時
得一書欲携手促膝如往昔不亦難哉此其愴悢宜如何
於是月洲與諸厚善者相倡爲歌詩以寫其悽圭緯交訣
遂成卷帙予從借讀之已乃嘆曰諸君用意何厚也古稱
朋友義重而聚樂夫義不重則情不至聚不樂則遣不憂
乃今觀諸君之言藹然惻怛何其情也其聲清以切其思

深以求何其憂也非所謂義重聚樂篤厚朋友之義者耶
予既不忍禹江去又予久欲乞南經歲不能成見禹江去
初心勃勃欲與俱往然則予之不能爲情視諸君特甚而
又不善爲詩無以泄吾愴悢之情遂備述數語弁諸群玉
之首他日禹江憶都下故人展卷讀之其亦庶幾乎不忘
予也已

贈桂玉峯給假南還序

桂玉峯爲參軍之三月上疏乞遷葬文襄公詔可之遂以
九月某日行始玉峯來京師卽具草會伯兄尚寶丞以議
宗廟得罪不果上既選部除玉峯督府參軍玉峯雅不欲
就官旦夕念文襄公不得所每對人言輒泣數行下至是
始克如其志於是同官同鄉縉紳大夫會餞於郊咸稱參軍
蒞官未數月慨然念先壠仕不忘其親或曰文襄公勅葬
僅十餘年卽敝壞無庸改葬卽改有伯兄在玉峯不得專
玉峯不答予嘗憶文襄公議禮時勸聖上不以天下遺其
親聖上遂定大典及獻皇后崩駕狩承天親視兆域至孝
薰蒸鍾爲太和況爲文襄之子爲聖上之臣獨無是心哉
玉峯行矣昔回路之相別也求贈與處曰過墓則式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夫以回路之賢及其相別之頃求贈
處箴規之訓宜其有緒言微論然不過以墳墓爲言則士
大夫之處域中事有大於此者乎世之聰明慧巧之士以
士宦爲家其上者階天附雲自爲龍蛇次則積日月守遷
轉乘機伺便以階榮顯或至數十年不能一望見其鄉邸
當擢不願補外遷延內近況無所因緣念先壠求歸者哉
其有愧於玉峯多矣方今四郊多壘士馬縱橫君處帷幄
謀議之任畢事當早歸朝廷勉圖令名毋久延於家於是
縉紳大夫皆曰然請書以爲贈

贈齊泉趙君擢陝西僉事奉　勑督理屯田序

頃歲虜犯邊詔羣臣言邊事於是伏闕下上書者皆言食不足請募屯田實塞下粟以足兵餉天子是其議下有司修舉屯政然奉行之臣蒙故業案成跡歲徵子粒責其及課而已未聞赫然有所建置當天子意者甲辰冬陝西缺屯田使宰相擇六曹員材名有調度者具二人名上請遂以刑部員外郎趙君為陝西按察司僉事充屯田使陝西三面邊夷當天下西陲轉漕不便師糧官餉皆仰給屯田及土著民運之粟爾正德間民運改為輕齎不復賦粟西

人之命獨懸屯田視他方甚重屯田使所部八府二十五衛所視他方獨廣使官高又數遷轉皆守靜養望不肯親事悉委管屯諸官取具文書而已即巡行郡國不過令撫發之士驕呼道衛官吏刻剝田疇廢視天下獨甚天子方欲成四夷修舉屯田之政而君適當天下甚重與甚敝之地此非千載一時哉昔趙充國以萬人屯田摧散先零實在茲土今所患者達賊實度其衆不過與先零等八府[illegible]二十五衛所之衆非但充國所將萬二千人延慶以南甘肅以東開隴汧岐之間良田沃野非止臨羌至浩亹然充國且耕且戰猶能歲省度支數百萬上殊勳報天子金聚全陝之衆家室田作百七十年於茲宜其菽多岡峙而穀粟山積矣然且平時勤軍和糴猶遇凶歉米價翔貴張口待哺之卒至傾內帑無救於饑死坐視土魯番之橫而不能討據哈密之失守而不能救達虜跳梁特擾內地莫能誰何此有志之士所為拊膺長嘆也士大夫持文墨議論未嘗不姍笑秦之以力耕伯西戎禽破六國因秦之故無分寸入天府盡以輸邊且不給是秦不若也尚為國有人乎夫久壞之政非一人一日所能修舉然地方數千里屯

卒數萬不為無資奉璽書假便宜不為無權即不能朞月成功使規模先定後之人踵而行之不出十年食當大足若諉曰吾一人不能成遂止不為後來者亦復如前所云是屯政終無修舉之期極敝大壞何所底極君行矣勉之務有所建置以稱天子任使使天下之人稱曰趙君今之趙充國也豈不偉哉

贈虞石溪左遷東平序

石溪田州刺使遷刑部尚書郎尚書郎階五品歷二三年率持憲當一面次亦不失為郡石溪已五年有奇竟以失

陪祀奪三階左遷東平少刺史冢宰以下皆惜其去然於法不得留官爵不足道予於石溪獨有感也石溪在省中素精健絶人遇事輙踔厲無前獨是日憊不能入故事病不能朝叅則註門籍祭祀則遣吏持狀白監禮官監禮官以為擾獨是日不擾狀而擾門籍於是遂得罪假令石溪二三年或三四年東西遷去豈有是哉夫素精健而頓憊故事擾狀乃擾門籍年勞當遷而已竟淹留以及於此豈非命耶君子之所能者人也若命乃懸於天石溪自得罪以來無幾微見於顏面殆庶幾知命哉東平古稱沃野今

陸走車馬水當漕運之通衢民稿項黃馘劬瘠灌焦不充其餅餌非復曩時石溪兩為鉅州皆罷敝不可為今又往戒東平之政東平之民則幸石溪亦勞矣石溪得東平與東平之得石溪昔為沃野而今為瘠壞此皆命也夫有司之命君相造之非吾事也若百姓之命則有司者造之耳州之貧非獨役重而吏誅求之無厭也齊魯之郊井田廢而溝洫壞耕者不得趨兩澤積日累月遂成赤野譬之人大病非攻一指一臂所能愈然豈可坐待其盡古鄭國史起趙中大夫白公之法宜亦有可講者方今士大夫皆以毘道為憂然卒不能為朝廷處四百萬漕必歘取於東南使西北皆成田四百萬何足道哉禹別九州先辯其田然則為州者不可不知田事明甚石溪向為刺史有聲為東平芻芻耳予獨惜其命奇五年不得調以出而又喜其寄數百里之命可以有為夫惟安於吉凶禍福之命者然後可以造生民之命於其行書以勗之

贈大中丞鴻源戴公六十初度序

公去國之二年天子因論本兵大問公安在明年桂翁相公復當國論天下人才稱公可用人皆揣公旦夕將復起

然公且結屋芝山之傍以臨湖水之上為終隱計不復措意仕進嘉靖丁未九月癸丑公年六十矣鄉里諸公仕於朝者謀所以祝公壽而屬言於予予聞之士出則壽國處則壽身公擬為諫議時與宰相不合罷去予謁公鷹福山中公亹亹談時事且云受國恩未報得一盡其所懷殞首無恨予偉其言以為公出必不為一身計公之被召復為諫議果數論大政明堂議起公宣言於庭當先處太宗天子聞之直書公言付禮官卒尊太宗為成祖後擢太僕則蒐獘端塞害孔務為經久之計又擢大理獄無小大必以

情多所平反及為應天尹職專而近民有所施設朝令夕行甚便公於是刬去疵病破故常一切更變其治不便者造言搖公天子方擢公大中丞使撫三蜀煩言起而公竟去國矣豈天不欲公壽國使之獨壽其身耶今四夷未盡靖中國未盡殷富河決漕濮之間天子方與宰相謀建久安長治之策而故老凋謝新進晚生莫能任事行將搜尋岩穴廢棄之士而公又為君相所知不久將復起延生民之命造社稷之福尚有望於公公雖欲獨壽其身恐不可得然則祝公壽孰大於是聞公與蓉齋詹公春塘陳公將

尋香山洛陽之約誕之日二公牽羊携酒造公所築漁樵深處登堂上壽其樂何極飲酣歌發讀諸公座上之文章得無有感於吾言乎幸謝二公昔耆英之會司馬公亦嘗復出為世用有故事矣

贈蕭山蕭公入　覲序

公下車之旬日御史行部至餘公夜治簿書日應重囚以百數皆得其要領對上御史無不當意竊觀其意氣如大阿之劍新發於硎勃勃然欲有為也性剛毅有氣遇事有不可直言無隱避即當道業已施行公必力正之不以忤意為嫌吏瞻鷙行持文書更進不敢喘氣柄時有嶺外之役不得拭目新政私語所知以為異時七閩之令有異政者必吾蕭公也當是時惡少乘暮劫人四鄉之民無寧居者老吏猾壯與賊為市事露因緣翻脫於是賊益熾揚揚行閭里中夜持仗殺人目則衣冠對人語言人不敢問公聞之曰害孰有大於此者乎迺下令修保甲之政嚴連坐之法緝其尤無良者磔諸市不數[illegible][illegible]遂絕明年百廢具興民所願欲及所疾苦無不[illegible]行以暇日修學校進諸士於堂與之論理道貧者周之弱不振者植之於是民始知

有父母而士始知有師帥及予自廣還浮梁則見其駸駸然改觀矣竊自喜其言之謬中及父老相見爭言公異政恐公一旦去無所恃以為生庠序之士交口頌之不置而公適有入覲之行縣文學火鶴陳君及其同寅某某師諸生餞於郊謁言為贈予曰今之令古之諸侯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公朞年之間所樹立卓卓如此可藉手以見天子也已時方多事需才甚急恐公不得復來即天子念小民以公賜吾百姓幸而後來不過朞月間耳民蒙福之日淺矣其尚遄歸以慰士民之思浮之民尚亦有利哉

賀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析少輈于舅氏年十二三見諸舅在庠序中有聲名者林立是時刑部石瀾君始挾策試有司舅家皆竊嘆君孤子能從太夫人教不廢其先業無何君名煒起庚子即以尚書第二薦於鄉既而念太夫人年高亟求祿養乃教崇陽奉太夫人以行居五年上用臺臣薦自崇陽召入朝為今官而太夫人以遠不得就養越四年為壬子太夫人春秋七十矣九月一日懸悅之辰也君曰吾始以母老就官千升斗之祿以養吾母吾母七旬而不得稱觴上壽柰何乎是典君厚善者咸載酒肉往觴君且寬譬之翰林院編修晉齋姜子曰君三子孟仲在家且有室佳兒佳婦為歡膝下與君何異君曰然吾又恐吾子方省試不得及期上壽也刑部廣西司主事德庵舒子曰鄉若吾祖九十見吾父成進士猶夙夜速予入試老人望其子若孫成名若此其切也君已官於朝君之子又試于鄉壽之日人必以此賀太夫人太夫人必以此自賀君乃不樂耶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蘇南計子曰君往若崇陽以祿養君茲且顯陟誥封不遠矣祿養與榮養孰與國子助教嵩峯詹子曰君之事與吾同吾向以父老就教及改而北也吾不忍遠吾父以來而吾父强之來以吾父之喜吾仕於朝也知君之母必不願君之在家也兵部職方司主事鰲峯方子曰福莫加於壽既壽矣以子孫養以祿養以榮養以志養皆養也君之親既壽又備諸養其樂如何於是刑部君色喜栢乃更酌謝諸君曰諸君言皆善栢猶有所感也栢少侍吾外祖母過刑部君家太夫人啖予棗栗今三十餘年外侍祖母行中無幾人在者獨太夫人康健無恙諸舅昆季積學能文之士不少而刑部君獨以科名顯而太夫人又以贅婦能教二孤成立以至於今日伯出季處子孫盛前福壽偕全榮養備至誠如諸君言于是諸君讙然各賦一詩為壽而屬栢曰子知外家甚詳其尚為吾二三子者一言以壽其太夫人以慰刑部君也不亦可乎明日武定兵備見齋曹子書至命予如諸君栢不佞謹次諸君之言如左吾母後太夫人十七日亦登七旬而吾亦滯於此吾之情與刑部君同吾不能自解於心則吾之言固不足以寬解君也已

贈封君雙溪沈先生七旬序

予官刑部得交蘇州陳職方君見其狷介寡合少所許可

及得君所著雙溪公傳稱賛不容口以為馬援謝玄復出竊㸔其為人必瓌傑奇偉非世俗瑣瑣之士固已神交之及補光禄光禄典簿沈生大謨謁予覔其文雅端謹問之則雙溪公之子也于是知雙溪公益詳公先大夫為大中丞望重一時公用中丞蔭遊太學材名藉甚以持論忤時宰及謁選故補州纂命已下矣公自念大臣後即不得近侍清光出亦不失專城又素所樹立不能俯仰人竟棄官去人謂公少忍就職積資格亦可至顯達公不聽嗟夫公如彼其氣槩設有不義汚辱先人公豈肯為哉孟子有言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使公得秉一障必當有所建立殊世絶俗決非汨沒隨人者公竟不試此職方君所為慨也嘉靖乙巳公春秋七十大謨以官守不獲稱觴徬徨乆之無何太廟成天子推恩海內公膺封如大謨官而大謨為宣詔使適當吳會之間得捧恩典上壽膝下于是四署同官者相率謁言于予以壽公予聞之太上名壽其次齒壽昔叔孫通欲興朝儀徵魯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君子曰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魯兩生之節高矣而名不著公之節庶幾魯兩生而姓字赫赫在人耳雖孤陋如予亦得神交公子職方君文字之間則公之遇過魯兩生矣嘗今士脂書愜熟解見風節如公其人他日必采入國史以回頹俗清聲芳譽流傳無極所謂名壽非耶然則世俗所稱耄耋期頤之齒益不足以祝公也已予既慕公之為人又公之子歸自數千里之外與稱觴之期會又得天子封誥以為親榮可以徵孝四署同官諸君又因僚友之義遣求壽其親可以徵厚法俱得書因書附大謨登堂之獻以為公壽

送大京兆鴻源戴公之任序

國家設守令牧兆民轄以監司部使兼撫其權獨南北二京兆尹用崇秩下理民事盡畀神州赤縣直隷天子無所統轄官尊責重非博厚愷悌有聞望重臣不以輕授于是天子用冢臣薦以大理少卿鴻源戴公為留都京兆尹制下士大夫僉言留都根本重地非公莫可既又不忍公去又相與言公資望在九卿中卓犖無數不宜使南瀕行卿里姻婭仕於朝者謀餞于郊若有不懌然若相私言于衆曰諸大夫以冢臣為公擇留都耶將為留都擇公也若公資望自九卿出為尹固常調耳然為留都擇公甚善昔周

公暇輔相往豐東邨汲長孺奪侍從出守淮陽冢臣為天子擇留都京兆尹豈暇為公計淹速哉夫仕貴行其志自昔稱能行其志者宰相與言官耳國家罷宰相權設九卿各理一職不能相兼言官雖能從中爭其是非遥持其衡而不親事又皆與民相遠即有所設施不能使百姓朝夕被賜不如守令得盡力一方然又有所轄不得直任胸臆無所轄而親民惟京兆尹所謂得行其志者非耶公自為行人論祭藩府却兼金數百為言官奏省內府冗食歲千餘石與中貴爭坐事聞天子至易其人直言勁氣與元老不合罷去天下想望風采擬旦夕柄大用久矣及召而復來為太僕為大理雖所至卓卓殊絕然皆局守一職不足盡公之材天下有如公弘材懏識不令當一面得行其志大有所建立安貴其有材哉假令公即二六卿副中丞是終身不得親民然則雖為公擇官亦莫如京兆尹夫為留都擇人莫如公為公擇官莫如京兆尹諸大夫奚為不豫哉夫建功立業使後進有所瞻仰與不出國門朝夕相親就多況天子與二三元老及冢臣皆知公公豈久於南哉僉曰子之言然盍書之以贈公行因以釋吾黨之不懌然

驄馬朝天冊序

蕪山蕭公治浮梁之明年政成頌作無何公入覲庠序之士各抒其意為詩彙為冊以獻屬其端曰驄馬朝天而屬言於予世稱驄馬為御史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言威重也公為令其言驄馬何居諸文學曰公飭身至約出令至信執法至嚴尺紙出縣百姓無不遵令承式無敢違人以為真御史也令雖專制一方然自藩臬以下皆得遥制其權甲可乙否依違其間救過不暇而公則不然一以事之是非為主不肯阿附上之人亦卒聽之故公所行無阻撓者人以為真御史也故禁盜則止禁博則止禁酗酒則止禁無不止者立保甲則行均賦役則行興士訓俗則行修河渠橋梁之政則行令無不行者故百姓愛公如父母而吏卒畏之如御史其待學校尤厚修黌舍以居士之肄業者置學產以餼士之貧者婚士之不能娶者以其暇日集諸生親為講文義及作文之法如其親子弟不啻至一切時事絕口不及士雖稚蒙知奬不敢干以私古所稱正以格物公何讓為公官令也其道則御史故以驄馬系其

朝天之行以見諸生尊敬憚之者如此且以致其屬望之意云青峯子曰以予觀於燕山公與諸文學之言其真有徵哉今天下吏治不振皆逢迎苟且以就功名世道日入於弊得公數輩列臺省據要津一主持之天下其庶幾乎豈但如諸文學所期而已敬書於群玉之首以俟

半山樓序

劉子家於景德鎮之南築小樓可二丈許以覩山水之勝樓不甚高又為民居蔽其山之半但見其巔橫過四十餘里遂名其樓曰半山予謂天下之人好高務勝者多不安

其分窮志殫力於其所不當得者雖處其全猶以為半況肯安於其半者耶唐太宗以中原為未全快心於夷狄極難以生之富貴為未全修心於石栁皆不善守其全者也山之勝自趾至於巔奔若飛者立若屛者銳若髻者嫷若龍者皆可悅劉子隨其所見而悅之而不強其所不見劉子察乎理矣以劉子之富於財高其臺榭以盡露其山之所有而取為何不可者其意以為苟可以悅不必全山也夫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是以不變且久劉子其殆察乎理矣劉子豈特視山為然天下之事不能如人意有甚於山之不可得其全者力之所能為時之所得為者劉子為之祖何覬覦疲其精神於非望之求者吾知其必不為也吾鄉孫子越自東歸道病甚重劉子左右而扶持之不減於骨肉吾是以知劉子之仁足以活蒼生而但及於孫子者以其分止於為商僅能發其活蒼生者之半而已覩其半可以知其全劉子亦何愧於全人哉遂為之作半山樓序以贈

臺洲詩序

茶陵之高水有洲崛起於田中春漲不絕四面環以遠峯

若城之有濠與雉然而洲獨據一方之中隆然若臺然洲而望煙嵐風雨陰晴萬狀倏忽變化澂不可寫真楚之奇觀也處士譚藹然者因其天成為臺而居之命之曰臺洲藹然以前未聞也聞自藹然始豈天造地設藏而不發以待藹然耶古之士大夫宦遊所至輒為亭榭滿考則遷去東西南北如傳舍不可計歲是尚不能有其身豈能有其亭榭然猶呫呫焉為之記以與山水爭奇若黃之竹樓桂之訾家洲是已其心誠慕乎隱者山水之樂不能決然捨去世故有所托而寄其情焉耳今處士翛然物外不為一

切世俗所羈縛搜奇攄勝以與造物者遊於無窮其不以易竹樓萱家洲明矣使王元之柳子厚生於今世得交於處士其歆羨贊歎豈必能處士之故人易君文溪出臺洲詩期求予為序遂不敢辭然予尚壯他日道出大江得從易君遊臺洲之上尚當為處士賦之

輿頌録序

燕山蕭公治浮梁之明年政通人和頌聲日作於是有昌水群謡先是公除劇盜數十人民卧始帖席於是有平賊歌是年冬公自試闈出即入覲士民惧其不復來相與遮

留不可則各以其意杼為文詞以發舒其情於是有駐馬朝天册諸篇既還浮梁士民大喜相率迎於境上曰嘻公來矣何暮也爭致悵詞公一切拒不受父老叩首懇至再三遣吏録其一二詞存之於是公門下士李子某々黄子某々等褎為集得若干首合而名之曰輿頌録刻以傳栢受而讀之曰二三子其猶行古之道歟縣令古諸侯也古者天子巡狩則必採列國之詩察其俗與政以行慶讓之典夫天子以政事接諸侯詳矣然必待於采詩豈非以里巷之言至公耶甘棠之詩襦袴之歌班々經史千載如新豈可少哉二三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公莆陽人五世同居以進士知廬陵有聲丁太夫人憂起復知浮梁縣殊政茂績具在録中公聲名日起内召在即士民之懷思頌德尤有甚於前日者則斯録也特其發端焉耳莫尚圖諸以俟觀風者采焉

年伯母楊太安人榮封序

楊君武東先生為登州推官績成嘗封己被命贈父黎山王教授天柱公如己官母劉封太孺人無何君又以吏部署員外郎主事績成故事己受七品封則六品不得再封

君上疏言臣前所被命幸未須璽書願就今封詔可之於是君父贈承德郎吏部署員外郎主事母進封太安人一時縉紳士大夫咸曰榮哉君既陛謝具冠服上太安人太安人北面稽首君率子君婦膝下稱觴上壽為歡君同年仕於朝者凡若干人具酒幣執子弟禮謁賀堂上退謂楊君曰君司天下封所更歷多矣環視前後有受恩君是者乎夫封以示勸恩至厚也群臣咸得被賜假令君為推官未封為主事以主事封亦既榮矣然恒恩也業已就推官七品封已又改主事六品封群臣所不能得自君始得之

此主上特恩也可不謂榮哉君宜何以報稱君父天柱公之賢具羅太史所著誌吉安士大夫言太安人生宦家通論語孝經小學口授君兄弟教君成進士不諭今世即書傳所載不可多得君之賢有自來矣君揚文貞公五世孫文貞公簡亮四聖功在社稷君峻潔凝重有開學顒然公輔器天下士大夫一見君無不期君可繼文貞公之業而又遼當銓衡之司君其勉諸傳稱一飲不忘君况受主上特恩榮其父母君宜何以報稱君其勉諸毋令伊陟召虎專美於前吾同年亦有榮耀焉武東君再拜曰敢不從二三子之訓以對揚天子之休命

贈曉峯黃公入覲序

曉峯黃公知浮梁之明年政通民和百廢具興無何公以入覲當行於是途於議巷於語咸曰吾民何可一日無公既知其不可留則又聚而謀曰公愛民如子而其憂官如家吾儕小人何以報德浮自少泉汪公至於今賢令相繼然愛我無如公甚公每見催科公移下縣輒慼額不樂度不可已然後行縣一切交際不取諸民民往時免役錢顧倍輸於官公盡爲減去量取其十分之一二積諸公帑以佐里甲費民或挾忿以事訟諸官既而悔悟愿罷者公即置不問雖父母之於子未有若是其甚也坊市倉積穀以備饑地在縣之溪南上雨旁風常爲雀鼠所耗至發以賑民地窄臨水有負之民至無所容公知其不便遷至塔前官地繚以重垣視昔宏廠且堅估其費若干金上司以爲儉然公親自督理竟工之日猶有羨錢其修養濟院類此二事皆關於民甚切然廢不舉者幾年於此公毅然爲之他如課士勸田演武彌盜所以措置區畫甚備雖吾儕小人之於家事未有若是其勤也民或冤有不能伸事有所

不便上司雖有成績業已施行公必竭力辯之即忤上司意不顧夫令之毀譽黜陟係於上司而公乃爲民至不顧其身以與上司抗吾儕不通於古所謂龔黃卓魯其所行事視公何如哉吾民何可一日無公既不能留以慰吾私盍請於鄉士大夫能文章者傳著其事以見吾民不忍一日去公公雖去庶幾遄歸以大造吾民如何於是民各歸告其父老父老以聞於縣縣之二尹黃君曰是誠在我微言於栢栢聞之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民便其令則其賢可知民不便其令則其不賢可知浮之民翕然稱公無異詞

豈私公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栢不敢具述民之言不敢贊一詞以塞二三及諸父老之請庶幾覩風者有所采焉

贈桂玉峯先生使蜀序

今皇帝中興桂文襄公自廢條擢至宰相當是時天下士及見公者皆翹首跂足冀覩功業之成無何公遂以疾不起公所上輿地圖志輒有先事之憂甍未二十年天下變故皆不出公所料天下士未及見公者讀公之書又益仰公以爲天人不如公作何狀思公而不得見得見其子則

如見公焉公之子皆賢而督府參軍玉峯君則又慷慨奇偉該博經籍迥出一時縉紳朝著名士無不願與君交其談邊事論時務亹亹可聽或以爲有文襄公之風嘉靖戊申君將皇帝之命於蜀蜀險國也文襄公之所料度利害曲折君必出諸其懷中而熟誦之矣今其行也入五丁之峽涉蠶叢之墟縱觀諸葛孔明經營籌畫之地視文襄公當時所言何如哉古之使者所至則必采詩謠問風俗歸獻天子助慶讓之典今天下多事東南之民力竭矣上供內用下給軍儲有司又狼噬蠶食其中松潘之戍久而不解南苗負固至於用兵文襄公之言驗矣皇帝方與宰相休兵息民以養和平之福次第舉行文襄公之言而君又以軍謀祭酒之任捧尺一之詔出使其地他日歸朝何以裨廟謀定國是告吾二三子者乎夫天下所謂世臣者非世其官之謂也世其功之謂也文襄公謀社稷之功深矣天不憖遺未竟其用是在君世之而已昔范仲淹之志賴純仁而後成純仁初亦任子也君毋謂任子不足與國家大計漢汲黯唐李德裕宋韓維皆以任子至列卿宰相功業赫然著於青史是在君世之而已故於君之行也與鄉里餞君於都門之外責之以文襄公之事

皇華省養序

劉君汝貞爲刑部主事之明年迎尊翁就養京邸至未旬日以太廟成皇帝推恩近臣得封其父母如已官于是翁封刑部主事明日汝貞侍翁冠帶謝闕下士大夫咸榮之歌頌其事翁居京師二年一旦念歸翁年高京師去家數千里獨行則不可汝貞既入仕身屬朝廷不得徑去刑部差遣素少每歲皇帝遣官兩直隸視刑用主事三員而主事三十九人守之七八月號名上請得旨始定或將號名

又迴遷轉不得去者汝貞且夕徬徨無辭白翁丁未元夕翁夢駐一驛舍客有請書皇華字者翁書畢忽語客曰何不書皇華省養客曰善又增書之既覺以語汝貞汝貞占之曰皇華者朝廷勞使臣之詩也今驛舍皆榜皇華兒其或者得視刑差侍大人馳驛南歸哉明日告於同部諸君皆曰老人夢固不虛已而汝貞果得視刑江南于是朝夕侍翁食傳舍以去如其所夢青峰子曰三十九人守三差豈可必得哉七八月之間況名將及猶不能必況在七八月之前乎事固前定然非翁有德汝貞誠孝鬼神不以告也抑又有感焉翁自結髮讀書以爲世俗人皆如書傳所識雖居闤闠不識世間一切伎倆髮至于今種種更歷多矣予徃謁之見其言論誠實衣冠古朴如深山中人視世所稱知巧之士遠甚然翁竟能教其子第進士享祿養到都下即受封欲去則子遂有差遣若有天助而神相之者然則人亦何必用智巧哉由前所論事有前定一毫覬覦無所用由後所論則智巧之不如德行明甚矣是用書之以告世之營營而不知命者

贈李一齋分教興化序

始知讀書時業已知一齋李君兄弟李故巨族俊穎華出君獨與其兄清源蔚焉稱首清源始以儒士爲趙竹崗公所知取冠諸生性懶雅不喜舉業覩故强之不爲也至其精思絶詣直造古人一時知名士咸自以爲不如君則不然恂恂讀書爲文章清潔典雅自乙酉至癸卯凡五試竟不第與君華行或後出者踵相躡取進士而君始逡巡以貢來京師然予見君雄心霸氣勃勃不已丙午試順天明年分教河南新城督學見海翁公以君雜試諸生中已乃擢君第一使應河南試而君以憂去矣服闋待選於部予徃拜之見其氣粹而貌充意閑而見定淡然無復進取之意予竊駭嘆何乃頓異嚮者君曰吾今而自知不如吾兄也既補興化將行同鄉餞於邳使栢私焉栢曰嗟夫今之仕者相牽以文法毛舉縲索急如束薪其最優游閒遂而無後患獨學官耳晨起擊鼓召諸生論學課書退則弛然而卧而君又淡然無意進取古所稱官隱非耶君行矣興化維揚之名邑而賢士之淵藪也君試訪於諸生得無有遺脫聲利而超然有志於道德如嚮時王心齋其人者乎有之幸相與切磋於斯學說命曰惟斆學半記曰學然

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君毋徒曰吾爲師云耳其尚切磋於斯學以式多士

贈范經府之南昌任序

國家設郡統州縣理民郡有守守官尊所部既廣文書旁午於是置經歷司專治之凡臺省有事下郡郡有事下州縣皆由經歷司簿記然後行其有稽閣稽遲則經歷司得以告守詰其故職若散而關繫甚重新故相仍日不暇給經歷司之繁劇可知也湖州范君自大學生選爲南昌府

百十一

經歷南昌爲江西會城都御史御史行臺及藩臬諸司皆在焉守以下晨起蓐食過謁臺司日中不能畢卒秉燭治民事漏下數鼓猶不能休寢明日復然然則南昌經歷司之繁劇又可知也君名家子早有鄉譽鄉士大夫皆冀君得京選清美命下乃幕官又在南昌最繁劇宜若有不懌然者吾同寅蜃川先生與君通家屬予一言廣其意予曰嗟夫士結髮讀書孰不欲出力効用旣用矣顧愛其力何哉能者位事材者處繁士肯自謂吾不能無材哉獨不肯任繁劇是自許干將莫邪而憚割也予又聞之士患不能其官不患其卑昔梅福南昌尉上書王氏擅權至今與日月爭光程明道宋儒者一人鄠縣之政至今談之僅一簿耳況官在簿尉之上不足爲哉君行矣毋謂劇地難爲毋謂冗秩不足爲也繁簡在心心靜則何事不理崇卑在志志潔則何在不榮況自此而上清職崇秩君可備資坐取如探囊中物君何爲不懌哉君父兄昆弟皆起家進士爲名臣君於居官之道蓋不出户庭而得之不俟予言矣

贈晏川劉公還郡序

郡節推晏川劉公署浮梁之三月百姓聞新令至公且還

百十二

郡走相告語曰公棄我去柰何初公受命視縣事御史五台公方以事委公行他郡縣久不至百姓旦夕遲其來引手加額曰公不來柰何公爲節推朞年耳且在郡日少其署縣僅三四月而近然百姓遲其來而又恐其去此豈偶然哉公明爽有風裁嚴而能恕百姓赴愬於上者咸願下公治之於是諸司之牒填委几案公一訟立得其肯綮片言所折如山不可動每縣令缺百姓輒不欲公署縣事者旣至浮梁則隨事立法民所欲與所不便卽罷行之耳目之所覩記皆卓卓出諸尹上不論其他異時百里供應月

不下數百金往往負債破產公下車節縮諸費不妄用百
姓一錢里長竟日閑坐無所事事邑多惡少袖瓦礫乘夜
擊人房屋即官張具召賓客時投石焉自公下車惡少無
敢譁于市者官府常禁博然博徒三五爲群日夜呼酒行
博即官府過之不避公治其一二尤甚者於是遂絕吏緣
上司文書不論緩急徵派百出急如風火賂至一切寢閣
不行是欺官擾民以自營其橐槖而官不知也公則不然
視其緩急而先後之豪吏滑書不得一搖手嗟夫前此爲
令者豈不欲省民財懲吏弊善風俗哉然卒不能而公於

旬月之間更變其舊如洗垢然百姓焉得不戀戀於公哉
假令公爲縣令積二三年則古之斷橋攀轅何多讓焉父
老私相語侯公去時欲留公展碑其遺愛於市儒學教諭
陳君諗於衆曰公還鄉耳非去也立碑非公所欲雖然公
之政不可以不紀也乃率其同寅屬言于予予不佞道百
姓之心以送公行公鳳陽人總角即登鄉科起家爲今官
筮仕之初卓卓乃爾他日所樹立豈可涯哉

送鳳陽阮公考績序

侯爲浮梁之三年績成將獻于朝民德侯深恐公一旦去

無所怙恃徬徨久之會縣多事當道難其代侯復留三餘
月明年春始去去之日百里父老相率遮留於路曰侯無
行留活我百姓侯不應於是填乎門且泣且言曰侯去矣
侯在縣三年恩及百姓不可一二數具在異政錄中其最
受恩者莫如百里之役百里之役鄉民最苦旬日營數金
至市不三四日罄矣急則重其息假貸于人父子兄弟累
粮負薪奔走於路無虛日卒而完室已空矣夫役一也繁
之則月之費以百計簡之則歲之費以十計皆係令意所
向侯自下車以來凡百皆從簡約條其丁粮而贏縮之會

其日月而均平之民不妄費一錢自翁孔汪以來未有能
四此者而侯之綜理區畫又復過之役在侯三年之內者
如未嘗役也而吾儕不幸將役而侯去士大夫寧爲百姓
一留耶予曰嗟呼豈徒百里之役哉雖不欲留侯三年之
內善政且勿論比者當道所留僅三月而數百年椽蔡之
道一旦復古民爭稱便使其得留一年善政可勝道哉三
載考績國之制也制不可違於是父老皆垂泣曰然則侯
必不可留矣何昔者李君與去醴泉百姓禱留於祠今既
無所用矣劉寵之去會稽也父老齎錢送于途侯五日一

於不取又所不敢吾將謁鄉士大夫之言以表揚吾侯以抒吾不得留之情庶幾朝廷知有吾侯天下知有吾侯吾儕其少慰乎栢既非史氏又其官不得與於幽明考績之說辜父老之意雖然父老之情不可以虛也遂次其語為序

贈東源程君東遊序

程在浮梁爲著姓自宋參知政事至於今衣冠不乏若布政公及吾同年台山諫議皆赫然有立於時其隱居不仕以文行見重于鄉曲者亦不少乎在京師遇程東源君于

逆旅東源與台山兄弟行也居景德鎮之東山東山之水其源百餘里君取以自號聽其言論觀其德器完然大家風度乎於是知裔門巨族雖不為國用猶有以異乎鄉人者君好遊挾貲走江湖泛彭蠡望華岳涉淮踰卞過豊沛齊趙之故墟至於京師可謂遊觀矣猶欲東登泰山上日觀峰以觀日出之景然後歸高懷奇氣直出世俗之表乎明而壯之歲云莫矣君來辭予予酌而謂之曰君讀孟子乎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君所居東山蕞爾耳魯之東山高且百倍魯之太山高于魯之東山又百倍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此其為源豈不甚大哉君往而登之西見泯沙北見混同南見桂水東見渠渤四海在目天下皆小况區區鎮之東山環溪一帶之水哉往矣程君天下稱禮樂文物必曰鄒魯溯源稱仁義道德必源於孔子夫鄒魯東方也孔子東人也君往東方過孔子之里仁義之澤如江如河竊餘波以自潤豈不在此行哉往矣勉之于是東源君再拜請書戒日治裝而東行

南山翁九十壽序

予往時聞越西有異人碧瞳飄髯雙顴隆起若神僊中人

心竊慕之既乃知為予同年刑部郎中吳霽環君祖南山翁翁家故高貲喜賑人之急族數千指無一失所者旁近數百里無廢梁敝徑居常慨然慕范文正公之為人生二子同年舉進士長公起御史次公吏部考功郎中世所稱華要皆負奇氣不能俛仰世俗官止藩臬而霽環君又以少年魁南國文學德器為海內士大夫所推服聲名燁燁起矣即不知翁見其子若孫無不擬翁魁奇傑異不待見而知也嘉靖庚戌翁年已九十春秋高矣予嘗過霽環所見翁所貽家言作錢大字結搆遒勁其所以訓戒君居官

守法辭語琅然可誦度其神氣精明當無異於昔所聞所謂異人非耶國家自吳元年戊申至於今海內不見兵戈百八十餘年治化極矣元氣薰蒸鍾爲壽考蓋九十年太平之後而翁始生翁又坐見太平九十年翁既富又以子貴領恩封其所居又據東南山水之勝圖牒所記金暱玉華諸山在翁目中亭池臺榭觴咏從遊之樂王公貴人自以爲不及而翁又强徙年將不可以數計世果有方壺蓬萊不死之藥亦何以易此不論越以西歷選海內名家有幾人如翁者即非異人古所謂人瑞太平之禎祥非耶壽

之日二君皆衣紫諸孫滿庭稱觴上壽人間之樂何極而璧環君獨以絜官于朝不得去南望嘆息予譬之曰列聖勤勞治理創置太平宏開壽域而君家獨當其盛君二父皆早致政侍翁几杖非君復列陳力何以答朝廷奕世之恩哉於是縉紳能言之士爭爲歌詩以寫君意爲君遥致千歲之觴而以予不能詩使爲序

贈程君六十壽序

予少時讀史册見山林高蹈奇節之士未嘗不竊嘆以爲世無其人又念即有其人無縉紳士大夫能文章傳著之亦與不肖者同盡故常與今職方曹子愛訪山林奇士得竹坡數子卓卓可觀及入仕所交盡海內英俊然如山林朴直亦不多得職方曾爲予言其妻翁程公之賢于二十年之前常耳熟焉欲頋交蓋久竟不得一拜堂下而今君春秋六十矣職方君曰翁族故多訟翁獨不爭好交接文士今多士雲興彬彬然庠序之間舊俗頓變翁不爲章句讀書知大體道古今興亡成敗如燭照數計家亦不貲勤儉而好施與人交甚誠人有過則直折之無背毀無面譽無賢不肖皆翕然服翁若使國家如古舉孝悌力田即翁

其人然則翁非吾所謂山林高蹈奇節之士耶夫以高蹈奇節之士近在鄉井之間願交者二十年而不得一見及翁六十之期與職方君同仕於朝不獲一稱觴爲壽職方君雖不請吾尤當有言况其請之勤耶吾聞君子不貴其身之壽而貴其名之壽古之人盈百歲者豈少哉然而世莫知之世之所知者上則聖君中則公卿將相士大夫之賢者下則山林高蹈奇節之士史書所述帝王本紀世家列傳逸民傳大書深刻長在天地之間此與宇宙匹休日月同久其爲壽不亦多哉翁之賢他日作史者收之逸民

傳可也職方作令治行為天下最民生祠之一時賢士大夫皆以其言為耆龜其性最猶不肯容人短而極口道翁之賢其信於今傳于後無疑吾之言雖不足以表揚翁之萬一然亦可備史採擇吾于是知翁之必壽于名也然予猶有望焉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未七十不可以從心古人于六七十之年未常怠于進修翁勉之古人有言榮名以為寶請益勵前修表正鄉里以需無疆之壽

壽鴻源七十序

公以甲辰去國士大夫無日不望公起居無何撫臺諭歛境內廢棄大臣可當一面者首稱公上以付吏部吏部還廻不召者十餘年比者倭寇竊發吳越一帶赤地千里上詔兩京大臣舉文武威望知兵事者以聞將不次用之遂以公應詔公年已及七旬喟然向吾再廢再起受國厚恩捐軀報國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吾敢以年辭公初退居時治三國於湖上與諸鄉老結香山耆英之會誕之日賓客輻輳群英畢集飲酒賦詩極歡而罷歲以為常士大夫過吾饒者値公誕期近輙淹留數日預會然後去丁巳秋翰

林姜晉齋以使事還朝刑部史慢堂以遷官赴留都栢以嶺外之役八月胥會于饒將行諸鄉先生曰盍少需以壽公栢憶公六十年宰相數言公於上上亦知公度公旦夕起而壽國壽民引領十年今始以邊材起廷論既定公行且持將相之權秉封侯之會平定東南以綏華夏延國家千萬年不朽之基在此日矣昔武帝伐西羌召充國計事充國曰無踰老臣卒因羌人文潞公八十餘復起為相猶能將兵入貝州破賊古所稱元老壯猷尚父鷹揚成功名於耄耋之年者豈少哉天將昌人之國則必生龐碩弘博之材俾其耳目聰明精神强徙迴然獨異於常品然後天下有大事則以其人當之期會未至功名未成則必錫之以萬年遐之以晚福及其功名成而國家賴之然後使之息肩投散以畢餘年今勾奴未滅倭寇竊發士不敢解甲而寢者數年於茲其患不但如西羌一隅之事王則一州之變而已而公為衆望所推將寄之以越充國文潞公之事士大夫平日望於公壽其身以壽國壽民豈負斯言哉栢竊視公神閑氣定雙目炯炯如神仙中人其論天下事須知成敗於數十年之前鑒別人材輙於布衣中知其異

日所到毫髮不爽胸中洞然無城郭勿論允國才器德度不减文潞公天之所植國家蒼生之所賴功業壽考當不在文潞公下異日功成名就澤及蒼生然後角巾私第據三國之勝開綠野之堂復修香山耆英之會與諸鄕老先生歌咏太平豈不偉哉栢不佞謹書以俟

又

嘉靖丁巳重陽之前四日寔惟大中丞鴻源戴公懸弧之辰於是會宴于風雨山之陽湖水之濱公所築漁樵深處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洲出桂華滿院菊卉在庭中畜少

源君率其二弟與諸孫羅列階下稱觴上壽曰願自今以往歲歲承歡膝下無有盡期其次則公之昆弟宗族以次上壽曰自今以往歲歲如今日又其次則公之姻戚庠生某某以次工壽其祝如前家慶既畢於是鄕里之士大夫造於庭以次上壽更其詞曰願公起而壽天下蒼生毋以家慶爲也公敬諾青峯子曰子於父天也以訖養無方爲孝不知其他宗族姻婭則欲其無相遠情也士大夫則不然以君爲父以天下爲家天下多事貽君父之憂有能拯之者則惟恐其不亟出追恤其他宗族姻婭之祝公也私而小士大夫之祝公也公而大昔謝安卧東山時士大夫皆曰安石不出如天下蒼生何恭簡公以老乞休孝廟托劉司馬懇留之恭簡公泫出曰吾不得歸矣士大夫以安石不出爲憂欲以蒼生累安石也恭簡公以上不許斷其歸念以身徇國也斯義也公與士大夫實有之豈宗族姻婭之所能知哉某子曰然則姻婭之情非耶青峰子曰在姻婭則情重在士大夫則義重何異哉雖然二三君子皆庠彦而邦家之良也行且登賢書服官政義當與公戮力中原在家則情重在國則義重二三君子豈終家食者耶

爾與他姻婭不侔矣諸君起謝曰子言是也盍書之以爲慶壽序

贈小源判太平序

國家都幽燕極北而廣西遠在南方萬里之外邈不相及雖郡縣其地但以中國法度約束之使不爲亂無所輸京師其最遠者則悉聽其土官自治而以郡太守二三流官鎭壓其上土官旣不能盡如中國約束士大夫又皆擇便近不欲遠涉一補是郡輒不樂皆不肯事事但屈指計歲月以需遷轉或與土官爲市苟其貨賄之入至爲所玩易

於是土官驁肆日以多事非得勤敏精勁廉潔不污之士一振刷其治則遠方之民何所賴焉宰相知其然故凡土官所屬之郡自太守以下皆慎擇其人而小源戴先生以光祿良醞令出為廣西太平府通判太平故為五寨所屬十五州四縣而土官居其十九視廣西他郡尤大且難君初選試中書從二三大臣特詔西苑供事皇帝左右有年矣一旦為忌者所擠敗光祿大官丞既又遷良醞令二署所掌甚劇費以鉅萬老奸宿猾又復穴擾其中官以法繩之則又持官短長易以騰謗獨君執法分毫無所假借人亦服其潔白無他憚不敢發吾所謂勤敏精勁廉潔不污之士莫如君者宰相以君判太平圖宜獨念君自皇帝左右出為光祿今又以光祿遠補萬里之外所轄土官夷獠不測又為極大且難之地無不為君稱屈予獨以為不然夫用人之道以擇材為急人臣之職以任難為忠宰相念土官州郡之難為而以君為判非擇材耶世所貴文翰之官以其無簿書錢穀最為易耳今皆擇其至易則誰仕其難士結髮讀書皆願致君澤民以自表見于世夫更日入直坐食廩餼與出臨數千里統治一方孰為任事孰為効忠

方今士大夫多不願遠出此皆為其身謀非忠臣也忠臣不避難事利器不長錯節君勉之而已君毋謂土官難治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由是言之人慮不忠信篤敬耳州里之所服即蠻貊之所服也今州里之人仕於朝者凡若干人皆翕然稱君忠信又君之勤敏精勁廉潔不污之行赫然見於居官其為茲土也何難哉昔任尚代班超為西域都護問政于超超曰君性急水太清無大魚願君簡佚平易為治任尚不從卒如超所戒君行矣幸念宰相擇材之意効人臣任難之忠歟其勤敏精勁之材而益勵其廉潔不污之行思孔子忠信篤敬之說以其行于州里者行于蠻貊從班超氏之戒懲任尚之失不以予言為平平他日邊方之臣政績為天下最吾知其必君也已

賀鄭公六十壽序

壬子春正月癸巳為吾岳父懸弧之辰於是時春秋六十矣鄉俗自四旬以上皆召親戚宗族置酒高會子壻持羊酒鼓吹上觴膝下為歡予壬辰上春官不得慶公四旬壬寅乃以先君服闋在家始得從諸壻後倏忽又十年縶官

於朝凡遇旬壽者三而兩不獲上觴膝下為之憮然然文旬解公盛德永年其壽不可以數計何啻于三栢雖兩不獲稱觴其稱觴之日無窮吾何憾哉追憶二十年前公未有子甚以為憂蓋四旬又一而後生男公自以為晚今卓然能立有室家矣公女為吾妻雖晏世所生女十歲能刺綉子七歲朗然誦書今皆隨吾太安人在家壽之日必能持觴勸酒拜跪膝下何以異於栢夫婦在目前也夫福莫加於壽而樂莫大於有子孫公子孫滿前四視二十年前其樂如何記曰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公正直忠信有

古循者風甚為鄉人所重有不善不敢使公知之爭有書寄京師輒勵栢以清白重名節公真所謂仁者宜其有壽且有後也公壽之期前一月栢默自計既不獲稱觴當求名公巨卿之言以華公壽既又自念名公巨卿之言未必能道栢之情孰若栢自言之為愈於是具述二十年之事以見公今日福壽之全為可樂又以見予雖不獲稱觴有子能代愈於二十年前遠矣乃軸其言遣人馳以獻以致語情是日也賓客宗族具在讀予之言其亦庶幾如栢在會也已

贈石淵教崇陽序

嘉靖庚子石淵以尚書為江西鄉試第二人文名蔚起奇瑰環異之士崛强藝苑者見石淵盡氣沮色變歛衽稱服然竟兩試禮部不第豈遲速固有命不係材耶於是石淵念母老欲就祿養遂署教崇陽人皆言石淵年方富奇材重望不能少忍取甲科策身要津乃求為冷官非宜石淵不聽世恒稱仕宦貴適意嵇叔夜辭舉吏部淵明絃歌下邑此豈恒情所能解哉方今上下以文法相繩急於束濕即豪傑練達之材左右牽制救過不暇文法所不能繩優

游自任天下獨儒官耳日晏鳴鼓召諸生談詩書禮樂倦則登高臨流觴咏談笑有師傅之尊無簿書之勞仕宦適意非此其選耶崇陽去家又近石淵迎其母夫人以往信宿可達上無文法相繩外有文人材士相與切磋不廢其進士之業內又得以養其親使淵明叔夜生於今世擇祿而仕無以易此矣故事鄉舉士署教諭滿六載始得會試夫石淵之材如萬斛泉積六年不發進士何足道哉石淵行矣浮梁庚子之水百八十年大變頰少泉安全之少泉崇陽人也石淵日往覲焉豈但資文章進取已哉他日用

世可也

賀少潭鄭公五旬序

予少時與少潭公同上春官逆旅一見語合遂爲知己當是時齒髮俱壯平視一世以爲天下事不足爲也家本相近又有瓜葛然不能數數相過從壬寅同待選于部公得金華推官以行並馬出都門一揖而別不足爲意盖三年然後報政來京師明年召爲南京給事中再相見闕下又三年出守長沙癸丑入覲十餘年之間僅三四聚首又不得久相語然後慨然知日月之于邁而會晤之難也予既

南去嶺表公受命督學西入關中旋居石潭公憂不相聞者五年於是公春秋五十矣自甲午至於今凡易二十四寒暑中間相聚之日歷歷可數自是以還再越二十四寒暑衰健勿論其相聚之日豈能加于前哉聚離之義新故之懷朋友尚然况其親且戚者宜何如初度之日公服既解將北上公之壻某從壽公問壽於予予曰古者五十爲大夫服官政不爲壽勿壽可也雖然卑於尊拜曰稱獻曰壽橙也公東西南北之人也會聚之日少歲一獻壽不爲過况旬壽乎雖壽可也壽之宜如何吾聞之隱者壽身仕者壽國公受石潭公之教自爲金華推官平反死獄以百數民命賴以蘇爲給事中直言正論國體賴以立守長沙數十萬之民得其所國本賴以固督學關中一道德同風俗爲國家培養數百年豊芑不盡之材十餘年間壽國之績赫赫可紀自兹位日益崇施日益廣功自益懋其所以壽國壽蒼生繄公之身是賴觴而壽之孰加於兹古之相愛者曰白首爲期曰及時爲樂曰加餐曰永終譽其爲詞不同其義一也故愛之欲其年之長親之欲其身之安者親戚之情也願其壽國壽民以无替前功銘功業于太

常垂聲名於竹帛者朋友之義也柏於公友也因道其親戚之意而附以朋友之義云

活饑禳異册序

鳳竹徐公以御史論趙尚書言事失貴臣意左遷諸官及趙尚書敗稍遷饒州同知當是時土以肖溪王公知饒州未至攝郡事問百姓疾苦及所願欲皆悉行之百姓歡呼曰公活我歲方旱公齋戒禱于山川遂雨歲則大熟無何居民不戒於火公聞遽走其所火熾風猛人謂城中須臾燼矣公涕泣拜於地即反風火遂滅於是百姓又歎呼曰

公活我既而庠序之士繪圖賦詩題其端曰活饒錢異而勵言于予予謂衆曰二事固異然公之所以活吾饒者不在此其盡心悉力以求民瘼而拯救之者蓋不可以事論而數計也乃以二事為異淺之乎論公矣抑以公之愛民當於古人中求之偶一二事如古循良史傳所載遂引以美公耶衆曰不然公盡心於民良法美意日增月益何止千百然皆公力之所能為朝銜於胸臆而暮達于四境易易耳至於風雨則天之所司非公之所能為也公為百姓請命于天天應之如響易所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公

百二十

在此民復何憂民恃公以為命即以二事為活饒之徵不亦可乎予不能難遂次其語為序

贈吳越亭鎮江參軍序

予為諸生時越亭方挾册試有司岸然自負謂功名可俯拾久之不遇乃習法家入貲為尚書掾然其雄心霸氣勃勃如少年庚戌秋君從圍營大臣揚兵薊門虜擁至君聞關虜騎中自歸闕下時京師方閉門君言虜無紀律可開關急擊擁兵數十萬不發一矢何示虜怯也初君能居城南關廂虜至居民皆入城君曰虜遊騎出掠一營不動且乡虞我兵襲之敢薄城耶關廂居民數百萬持短兵守其阨塞虜即來成禽耳虜果不敢逼君智略材氣隱然可當一面惜不得位徒持文墨議論知者鮮耳居一年除鎮江衛參軍鎮江京口重鎮也內護京畿外扼海寇非他衛比先是設總戎提兵於此以防不虞尋為言官論罷專責成於衛所以調度防禦又非常時比君為參軍實有諮謀之任君所立卓卓如前所陳非君其誰堪此銓曹知君矣行之日鄉里餞於郊君曰何以教之青峯子曰嗟乎君不起掾令得從詩書發身一時青紫之士君孰讓哉雖然士在

百廿一

自立耳鎮江固山為壘蓋山郡也獨金焦二山著名寰宇豈二山桀然獨大哉為其砥柱狂瀾不易得耳今天下士大夫多汩沒於利而掾為甚自以進取之途狹卑待其身自待以卑孰能崇諸予自識君未嘗見君一芥妄取夫障狂瀾使法家者流重於斯世非君誰也國家進士知郡者不知其幾獨況公鍾載名臣錄蘇之人稱為況父而祠之況起家掾也士在自立耳君材氣志節卓卓如前所陳是行也君其勉諸以增光于鄉士大夫則吾斯言也其亦與有榮矣

汪青峯先生存稿第四卷

序

贈肇山李先生夫婦偕壽序

肇山李君判陳州之三年以事至京師當是時鄉里雲集月各治具相會握手道故舊甚歡未能一巡而君忽辭去留之不可竊疑其為簿書期會所迫悄與悵恨久乃知君與其尊夫人皆以五月內五旬初度盖君之子婦皆在官邸旦夕候君重違其情是以亟去于是鄉里士大夫恨未得留君稱慶乃相率醵金具幣走賀而屬言于予予讀詩見與子偕老之語以為此夫婦之常爾及長見人世之愚參差鬖鸞壽夭長短之故然後知詩人之旨於祝頌也遠世婚期大率十六七自十六七至五十則三十餘年矣三十餘年之內夫婦能相守無它故十常四五若其子孫盈前琴瑟靜好貴富賢德無所不稱意偕老康吉則十常一二爾予憶十五六年前初識君見其志氣俊逸鋭意功名君家素豐貲未嘗有纖毫會計經營之意然業日起已知君有賢助君後佐高慿二郡涉鯨波仕朱國衆皆稱載而君以清節著遷于今官雖君之操持夫人亦有力焉何其賢也君三子二女皆夫人出已有婦且抱孫何其福也君與夫人又同年自結髮至于今三十餘年並躋五十夫同年非難同德為難同德非難同壽為難同壽非難同壽而有福為難君處順未知其難也予少君十五歲予妻少君之夫人十八歲予妻已棄世不得諧以予之不得偕老然後知偕老為甚難君之夫婦真可謂全福矣誕之日芝蘭盈堦絲竹載耳君與夫人坐于堂上而子姓羅拜于堂下稱觴上壽誦詩人偕老之詩思上天降福之厚其樂何夫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願以是壽君夫婦衆曰善遂命其語以貽之

贈曹東山壽圖序

往時曹姓繁且強稍不相能輒武鬥德持不可變及御史公兄弟慨然不悅其俗結諸豪傑倡大義立鄉約務以仁義詩禮率其鄉人風俗頓變遂為仁里當是時佐助御史公立法行義極有力者僉謂東山先生為多栢聞其為人甚壯之疑其魁梧雄傑殊絕於人及見其狀貌龐然儒宗也乃知先生非流俗輩皎皎自標致盖胸中有蘊藉云嘉靖庚子臘月某日為先生五旬之辰五旬下壽也憶初見先生時先生方四十有餘飲酒言笑終日不見勌色髮玄面脂澤有高而目明常擬先生有高壽當未足也今相去

未數載吾叔言先生壯健有加于舊則先生之壽可涯耶是未足賀也然栢聞之德為上名壽次之年壽為下先生之五旬下壽也至于立約束變風俗則先生之德與名壽於一方將世世不朽是兼三壽於一身也夫頗歎於年賍歎於德桃源者流不得其名而先生兼之是不足賀耶吾叔於先生為姪婿先生待之有加乃圖王母獻桃請於諸公為詩以獻而俾栢為序栢學疎不知世真有王母否傳載王母獻桃武帝云桃三千年而花三千年而實顧東方朔云此子無良盜吾桃者三矣栢又不知東方朔之壽當

有數千歲其事似誕然吾叔之圖是也將無祝公以無窮之壽耶東方朔隱於金馬而名至今存先生隱于東山而名與御史公相為長久即不計其年壽其名壽將無同耶又東方朔奇偉譎怪不可擬議先生端人也德殆過之是又可同耶王母之有無不可知矣先生將不得為東方朔乎圖不盡意詩不盡言括圖與詩而為之序盖吾叔委栢之意乃備書其端

贈陳少鶴擢於潛令序

少鶴陳公以楚進士教浮梁聲望日起部使者至無不重之使主白鹿洞既又使修縣志既又應聘校士南都往來四方其在浮之日甚淺青衿之士環門齋而聽講說者歲不過月餘然士咸蒸蒸然稱曰自有學以來無賢於少鶴公者公真吾師也公學博材俊出其緒餘朋儕無不拱手然自視欲然若無為官長與寒士接傾倒如上賓未嘗有所慢自守甚介士初進所入以助公費者公乃以助士貧捐俸以買道塘取其入以資學永世之利盖皆世俗所甚難其在公則瑣瑣者耳晨鳴鼓集諸生從容揖讓如子姓兄弟未嘗有鞭朴呵斥之施而士畏而愛之不敢後士之

退而稱之者甚于面敬公真賢哉戊午冬士方上春官故事鄉進士署學事者非六年不得應試部使者奇公材乃破格下有司勸駕行且有日既而有於潛之命士咸蒸蒸然愠曰公上春官必第第則必不還浮梁與令於潛均之不得留雖然吾恨於公之材不得從甲科起也少還之即不得甲科部使者交薦

內召可冀也青峯子曰不然夫科名者士所由以階進取

旨既受

命為令托之以民社之寄又安用是為哉揚文貞公為宰

相言聽計從自憾不得為令士方窮時見有姓不得其所未嘗不欲得百里而治之以少效其區區乃謂令不足為乎天下稱能行志者莫如宰相其次言官其最疏朝令而夕行者莫如令少鶴行矣於潛在萬山中地瘠而民繁軍興而役重嘗之赤子望慈母盍焦焦然甚矣非吾少鶴其孰能拯諸於潛之民其有瘳乎政成然後召入為臺諫未晚也肯公其慎毋愠于公之行未行之先一月予以入覲北去公之門人某某屬予言以壯公行乃預書以俟

壽松寗公八十初度序

予始遇寗玉洲於稠人中見其言論甚偉心竊奇之既而出其尊翁松坡公永思詩文一冊皆一時名賢文字珠璣滿目至玉洲自為䟦稱公事親甚孝百方悅之鬻其產數盡䙝卒家雖豐於前念親不在竟不肉食至於今敘述簡勁語到意盡讀之如見然後知公之至性純孝而又喜玉洲之能文詞也因納交焉明年玉洲自歙還臨川過浮梁買舟南下甚遽予邀玉洲素所往來者拉之還不聽曰家君以二月望為八旬初度之辰吾將馳及其期稱觴上壽於是君故人某某問言於予以為壽予曰壽者受也受之於天也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栢之姿經霜愈茂其所受者殊也公既有至性且攻苦食澹至老不衰類有道者此其所受於天者良厚所謂利根上器非耶壽固公所自有公又好讀金碧龍虎參同石函諸書恍若有得教其子玉洲託於醫遊四方訪有道者則公不獨受之於天者厚將尤有所受於異人者世所稱眉壽三壽萬壽及一切養生之說公視之土苴爾玉洲之歸也遽不暇問其所得顧聞其遇人於吳越間信然也持以為公壽賓客既退高堂獨侍獻道德之樽爼奏文字之金石其樂何涯異日尋至藥之源啓元命之秘與安期河上公並駕同驅於六合之外壽算無極則固非予之所知也已其語玉洲以為如何

貞菴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為選部時即為備靜夫蔡介夫所推重二公皆名重一時不輕許可則如先生之賢豈易得哉栢生也晚不得侍教幸得先生之遺文於其從子司訓君法伏而讀之端正樂易可以想見其為人司訓以托其族人台山僉憲君刻於廣西先生故官廣西沒於

王事功業炳炳具在名宦志中其刻於是也宜雖然非司訓竭力搜拾更三四厄而僅存則斯文墜地久矣後之人讀是集者其無忘二君之功若夫先生之文章功業則前人序之詳矣

代賀委太夫人七十壽序

芝峯太守公致政之十年為嘉靖己未夫人某氏年躋七旬物公七旬時予從鄉里士大夫後為文以賀咸曰其如故事予與太守公同歲知夫人為詳太守公未貴時賴夫人治家得以專力於學既入仕知新昌周旋郎署出守名

郡夫人勤儉自持攻苦食澹一如貧賤時居常訓二子力學毋無廢爾父之業故太守公以清政稱未幾長子侍讀君以進士入翰林次子舉之在庠序文名蔚起出時輩上亦以貢上春官夫人之力居多夫人為妻則助其夫以宦業顯為母則訓其子以文章顯古所稱鷄鳴熊丸之蹟何以加焉既與太守公同德又同貧賤同富貴二子既顯諸孫玉立百福咸備則又皆鶴髮冊頒同躋壽域猗歟盛哉予迂迴仕途垂三十年閱天下士大夫多矣父母具慶者十有一具慶而貴者百有一貴而有高壽自結髮至六七十偕老者千有一即有之或他有所闕不然則其賢不足稱也耳目之所覩記如太守公夫婦者幾何人亦不論一時即史冊中所載求一二人與公並美不可多得豈非吾番數百年山水靈淑精粹之氣鍾於太守公夫婦二人耶猗歟盛哉傳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非公夫婦其孰能當之壽之日侍讀君在
皇帝左右不得稱觴上壽雕諸公自元老而下皆賦詩兩幣先期走賀以慰侍讀君奇詞瑰語金聲玉振爛然滿室而予何敢以衰朽之詞廁跡其間念諸鄉士大夫之命不

敢虛又辱游公父子間最深謹紀其盛以附野史若夫推本慶源贊揚盛美則有諸公之文章在予敢贅一詞

壽慎齋王處士八旬序

江右鉅族自晉以來稱王氏所在輒蕃盛貴富傑峙一方豈獨其先世功德在人哉蓋必有忠信龐愽之士世濟其仁引而長之若易所謂積善云者而人不知也祁門處士慎齋公王氏之裔也藉先世之業好善樂施性平易無矜訾而與人無賢不肖咸得其歡心遇事輒逡巡周慎惟恐有一毫遠于道義因自號慎齋至於今春秋高矣其日慎

一日無所改於舊公雖不仕好讀書見子弟讀書則津津然喜見顏色慰勉百端惟恐其弛業也故公之子姓以文章取高第者相望於時公亦不自以為功吾所謂忠信龐傳之士世濟其仁引而長之者豈非公哉公以今年壽躋八旬公之婿若孫婿皆栢之宗人也問壽於栢栢曰王氏世家也史冊所載王侯將相綿連不絕其間豈無抱道不試行仁義於家者乎以河汾之學唐初名臣多出其門世猶以為無是人也則王是之隱德不見於世者豈少哉然引先世之澤而長之者必斯人矣公蓋其人也君子不貴

於永年而貴於長世公能引先世之仁而長之以傳世無極何年壽之足云雖然一介之士為善於閭里非其歷年之多施澤之久則其功不著語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且然況布衣乎夫三十年為一世八十年則為世者過再矣觖積黍累漸至尋丈其視一時得志之士以官府為傳舍即有濟人之權愛物之念所就幾何與公較功庶德豈可同日語哉夫以先世功德在人而又有忠信龐傳之士世踐其人引而長之歷年彌高積德彌厚王氏之福有田然哉語曰仁者壽曰仁者必有後蓋必其壽也然後其施

久必其有後也然後其澤長公仁人也壽固無疆公之子孫將必有褎然出而名世紹三槐之業者矣栢不佞謹書以俟

贈吳宗吉得解序

予得解時宗吉方垂髫從師習文章者翁敬軒介竹坡以其所業問予當時固少作然已有瑰瑋奇傑之氣嘗語竹坡云此鳳雛也雖未翔於千仞竟是真鳳凰耳未幾宗吉以春秋為庠生因作文壯其志明年宗吉遂見知於宗主徐公首多士明年宗主蘇公又以首多士遂得舉於鄉宗

吉為人癯然儒者耳雖居闤闠不識世間一切智巧伎倆視其身若不勝衣然事有不可輒屹然山立不可動口若不能言至得其文讀之簡徑精潔直自胸中寫出無稗言羨語枝蔓粉飾之詞富貴宗吉所自有予於宗吉非止望其得解而已亦非自今日始知其可以得解也方報捷時予適在竹坡家初聞曹北厓報予二人躍然喜且疑遍詢諸路人行至二三里不休繼得宗吉報又躍然喜不復疑既而果皆無疑也竹坡云疑者慮其或無不疑者幸其必有皆愛也夫予二人者於二君何愛耶既平日期君不一

於此及得解乃喜若是豈向所期者胸中猶不自信直待
符其所期乃不覺喜耶寔又不然也此不獨不可語諸人
雖語二君莫知其然雖予二人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夫賢
者不必舉舉者不必賢自有科舉以來有志者病之然至
今稱為賢科宗吉既得舉而其賢足以致人之喜且愛者
若此學之於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豈所望於宗吉者哉宗
吉固不然詩云愛莫助之愛宗吉者能已於言耶宗吉學
春秋漢董仲舒唐劉蕡皆本春秋言時事至今與日月爭
光宗吉勉之非宗吉予固不出斯言也求吾言者某若干
人及竹坡諸君與宗吉相愛者雖微諸君之請予猶不能
默况其請之勤乎

贈都憲東王高公巡撫河南序

國家分天下為十三置三司使當一面地方多變三司所
不能彈壓於是遣重巡撫奉
制專斷於外故地方有巡撫則不聞可知其難治嘉靖辛
亥河南缺巡撫冢宰李公合諸廷臣議於
朝擇大臣練達有威望者僉曰無如光祿卿東王高公疏
上天子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行河南中土也周公
所營成周於是乎在表裏河山無夷狄之患民閑禮樂動
稼穡非有椎埋告訐之姦宜無難治然皆稱河南巡撫為
難雖以
宗室驕橫撓法哉 親王封河南凡八府將軍中尉不知
其幾其勢自不能靜豪猾無賴又窟穴其中誘
宗臣為非緩之則長姦萌急之則竄諸
王府中至不可爬梳甚則鬨然以為陵暴
宗室侵刻骨肉至為飛語撼搖
上聽所以調停處置咸在巡撫然則天下巡撫之難宜莫
如河南者於是與公相善者皆曰公曾泛海使絕域有大
勞于

國家不宜復以河南煩公楠曰不然干將莫耶置諸匣中
則鳴出以割犀玉如切餅餌夫高材弘抱之士豈以煩難
為解哉公自為行人即不辭泛海之行其備嘗艱難具載
公所著使琉球錄中及海外還人謂公當有殊擢久之乃
得尚寶丞公周旋卿寺凡若干年其在光祿甚久最著光
祿在
內府與中貴人相持中貴人輒乘倉卒稱

上旨取辦三四為群傳呼促迫如風雨飄至公不為動輒
一二語得其要領皆鼎箕去公和易坦直心中無城府意
所不可則毅然見諸顔色事已則如初以故中貴於公有
畏而無怨其再為光祿也皆斂手無敢横者公如彼其材
豈以
宗室難處為憂哉然栢有私憂隠討將因公之行効其愚
河南歳賦僅二百萬
宗室之祿殆且百萬矣河南之地不加於舊而
宗室日增十年之後不知何以給之即使皆賢如

有卌六

東平王不能令其無事此
國家之大憂也今北虜不靖又增選民兵歳費遣至
京師虜不滅則兵不解
宗室日增則祿不繼其難又有甚於前所云者公往時每
見災異或四方奏報饑歉即憂見顔色停筯不食心竊嘗
公真憂
國如家恨不當事當事必不為一身一家之計今身任其
難而目覩其害矣擇利害之端酌緩急之宜使苟且之謀
獲長遠之策非公其誰望哉豈但河南之人賴之天下將

蒙其澤焉葡公餞公都門之外皆頌公之澤自河南而及
於天下也以栢事公久知公最深使獻言焉雖然公亦何
俟於吾言也

贈夔坡敖公掌南京翰林院序

國家罷丞相設九卿分理天下之事而
天子自總之於是極選翰林文學之臣日侍　左右相與
討論政事裁荅章疏隠然有輔相之任然其官至學士止
矣自
成祖以來功業最著者莫如三楊皆累官至師保世咸稱

有卌七

三楊學士不名其他官豈非以學士者固
天子之相歟嘉靖辛亥南京翰林院缺學士視篆
天子擢夔坡敖公為侍讀學士以往公入翰林凡十七年
始為今官雖由此入相不足異然予甚為世道喜也公天
性凝重一語不妄發至其論事懸懸有條理事後成敗一
如所料平居未嘗操筆習為文詞遇事有所著則寫其胸
次所見意到語盡涓涓數千言而氣常有餘自同年卯計
偕以來與公周旋二十餘年矣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與人
言必依於仁義忠信即觴咏歡笑之間不忘規戒居家孝

友天至其處鄉黨宗族無異窮時葦行捿之不知其貴人
也公所操行若是又駸駸向用矣天下常患賢者不在位
賢者在位豈獨為賢者喜哉
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去歲虜犯
京師士大夫猷策甚衆獨公條上數事闗
國家利害大計
天子盡施行之栢嘗問公倉卒計事何切中幾宜乃留公
言吾集諸君使各效其計而吾裁之非吾獨能也嗚呼公
即將此相天下可也南京

高皇帝創業之地百僚具在庶務甚簡皆守靜養望而翰
林院最為無所事事讀書之暇群賢畢集舉無效諸名士
飲酒賦詩已也當相與講求民瘼料理天下利害務有成
畫異日入輔大政取諸其懷中而用之顧不快哉吾鄉先
達桂文襄公遺際
今上為宰相常自恨平生未能力學一旦當大位有負遭
逢至於泣下文襄公近時名臣非不學者而其言若此有
如公德量名位係天下之望不以此時力學豫蓄所以輔
相

入主康濟天下之具則無時矣
贈芝峯先生考績擢員外郎還部序
甲辰冬芝峯先生以南刑部主事上績吏部考最奉
旨還任既
陛辭將行擢本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入謝
恩越數日乃去先是先生為新昌令績成當封其先已下
中書撰
勅緣未用
皇帝璽書不及須至是始得領以行行之日同鄉諸公餞

於郊六轡既駕千里在目栢執爵起為先生壽曰事有求
而不得不期而會者始先生來
京師隨例考績耳豈意遇遷擢得拜
命　闕下哉人臣效忠
朝廷孰不願貤封其先然或不得滿三載以去曩先生令
新昌邑小而衝令又易敗之官士大夫宦浙中以令敗者
十七而先生獨得成績以有今封可不謂難哉夫辛勤三
年而得之守三四年始得領
制勅適與擢官之期會又何奇也予所謂求而不得不期

工官者非聊夫人臣之事君也非難無以見忠人子之事
親也非難無以見孝藉使先生當時未成績召入為主事
今茲宜以主事封主事視令階雖稍崇然職專而事簡成
績易耳令之難視主事且十倍易者不得封而難者得封
天寵以顯先生之忠且孝也今先生便道過家奉
皇帝璽書焚先人之墓然後從容赴任內以畢人子之願
而外不失公家之期忠孝相承家
國無負何所不稱意先生歸見爵番江番江予同年也棄
官養其親乃今景仁第進士食天之報天之厚於忠孝乃爾

生者固養死者固封先生之孝與番江等而先生之子節
之材俊而學博不下景仁天之所以報先生豈有窮哉既
書以為先生壽遂書以為別

贈少渠陳省丈使江南序

明天子大德好生式重民命兩畿歲論大辟即出部使者
三人往涖其事維是大江以南少渠以次當行行之日諸
大夫屬序於予予為郎蓋與少渠同舍雖不文其何能辭
余惟
國家之於刑誠重矣凡厥庶民有頗僻於紀者縣吏聽之
其麗於法以聞之郡聞之監司報可然後以獄之成告於
司寇司寇曰辟然後以獄之成告於廷尉廷尉曰辟然後
以獄之成告於
天子
天子曰辟其惟勿宥乃往辟焉聽之如此其詳念之如此
其久持之如此乎其不得已也
國家之於刑誠重矣少渠往哉其慎乃辟惟宥惟辟率協
于中民乃不寃厥惟懋哉從少渠其執與於此少渠剛明
性成獨立不懼起家進士初為萊蕪令從今司寇沅溪何

公剿平妖逆克成厥勲乃罔戮一不辜齊之民像塑而廟
食之既擢北部惟明克允衡尺操切無毫髮爽家刑名者
咸推讓焉茲行也我知其無寃民矣雖然抑有說焉民之
自罹於咎者可繩以法而法之利用夫刑者可以無寃乃
今江南民力匱於徵輸當事者又從而執敲扑以鞭笞之
必取盈焉強者去為盜賊甘心以就駢戮弱者拘攣踞蹐
稿項黃馘填委溝壑者不知其幾人矣是果法之所勿宥
者乎果部使者之所與聞乎果讞之司寇料之廷尉有命
自

天子所予傳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信斯言也欲民之無寃胡可得也古之教使臣者曰訊諜虞詢必咨於周少渠渡江而南優其地又見其人有不待周咨而得者則動心乎否也持是心也以往將必有以生之首茲法外意也使臣之能事也無徒曰此非予之所得為也

章氏重脩族譜序

章氏族譜譜章氏之族也章氏原有譜譜今重脩者脩其原譜以後者也章本姜姓太公之支孫封於鄣及齊人滅之子孫遂去邑為氏晉兵部尚書岩遷南安康州刺使及又自南安遷蒲城及子原餘避兵黃墩原傑季子應和遷浮之婺京應和六世孫暹遷龍潭其後有自龍潭遷穎溪遷舍坪又有遷祁之棧山番之上谷池之黃盆為遷者屢為世者數十若疎且遠其漫漶無考固宜也然即其譜讀之昭穆世次纍纍然如貫珠其在古者若廟祀廡拜而祀贊其名其在今者若相比屋而居合器而食譜其可少哉雖然譜何為者也古者族有宗子族雖遠服雖盡然相率而聽於大宗之誥詔故其族常睦後世宗子之法廢而後有譜譜所以代宗子之意以聯屬其遠族非以侈其前人衣冠之盛而世胄之高族苟睦則雖其宗祖卑且賤不失焉仁義之家雖無譜猶傳族苟不睦衆暴寡彊凌弱富欺貧雖聖賢王公之胄適足以彰其過而損其先德雖有譜吾得而榮諸為章氏子孫者宜何如必惕然而思曰吾太公之支孫也太公以仁義道德佐周武王能使其同朝三千之臣惟一心況於同姓者乎能使其同盟八百國之諸侯不期而會況於同譜者乎率是道則屢遷數十世之前一人之身也屢遷數十世之後亦一人之身也雖其先入無閒將必光且大而況於太公之支孫哉則是譜也不亦傳孚（原譜著名氏具在諸公序說今之得辭邊偕書其端以告其族之人）請吾文者皆至咸不

送孚泉侯年兄教定陶序

皇帝秉治教之銜臨御海內治付之有司教付之師儒有司之任視師儒甚繁錢穀甲兵簿書委積下與姦民滑吏相持上伺候長官顏色唯唯僕僕不得寧朝夕獨師儒之官位卑而道尊青衿之士濟濟相讓誦詩書談唐虞朔望謁長官一揖而進雖有命撰樂章作箋表亦不脣所謂翰林則可祭酒學官則不可何其清且高也吾浮梁孚泉侯

子以鄉進士教定陶定陶東國名邑號稱多士受清高之官逢多士之域吾於孚泉有私喜焉或曰孚泉奇材行當第進士上可[illegible]部寺下亦不失為州縣今為師儒冷官不可惜歟吾謂不然美官不得孚泉為之誠可惜耳孚泉不得美官孚泉之所以為孚泉者自任也况清且高如師儒之官且得以舉進士者乎

朝廷待有司官自郡刺史以下聽部考試不論科貢皆可授至於師儒未有不由科貢者禮部上其名於天子天子廷試其優者授之而吏部不與焉較之待有間可謂優矣夫孰其清且高而又榮

天子之優待獨不可謂之謨乎宋朝將相達官不為無人然胡安定以蘇湖教授流芳千載達官不如者多矣人能美官官豈能美人哉孚泉在鄉塾有聲膺鄉薦高等以其封教定陶其必能美此官矣然孚泉之志在友齊魯之士訪夫子之故鄉尋有虞氏之遺跡收豐沛青兖之奇氣以對於

天子之廷非有俊於是官之清且高𠬝

天子之優待也藉其清得以肆志於文章藉其高得以不屈其意氣綜智於衆績學於獨以其全鋒出而角天下之士獲先登焉且將鳴斯文之鐸師表四海豈但教定陶之士哉余與孚泉同年也於其別也與西野李子鎮山朱子台山程子送於途因作序以道其志

竹溪壽圖序

竹溪翁黃先生者余年家叔氏行也中歲舉進士歷官外臺多所樹立間嘗讀征西山一碑事尤磊落至今繫廣人之思未幾拂衣歸山中而厥子司勳君立能趾美清時並著聲績時以為難云一日司勳君謁予言曰不肖去親且十年歲於稱觴之期即望雲與思神與俱往顧家君喜文詞極嗜山水予將繪竹溪之圖而佐以名雅之什庶幾其有樂乎是在吾子於是出所圖示予曰是為藏春之堂堂臨巨溪後多脩竹鳴瑟錯穀晴雨各態此家君會心處也因時時居之溪之南為紫帽山為黃龍山東望為清源山歐陽詹讀書臺在焉西去數百步為九日山九日山者秦系隱居系燒丹處也其他為朋山為葵山為蓮花峯為不老石各又呈奇效翠集於堂下翼然助竹溪之觀盖圖既掩而岈雲灝氣尚往來目中不窮信哉其地境之勝也世稱瀛海之上多儒人君焉說者曰夫瀛蓬越在海外即使生有環博亦安所用之故靈秀之氣兼所於泄多產為名藥

而鍾為不死之人余初以其說誕謾未信也乃今得觀於
是圖作而言曰於乎彼神仙家所談方壺赤圃其在是與
世惟無神仙焉曰有之而未易見則圖之中杖屨逍遥烱
然雙目者即仙人子喬佺也又大率壽年之客必始於澹
泊終于棲神彼營役眩瞀以搖其精者弗與也今先生者
獨能于形骸之外日取其竹之虛溪之適徜徉焉而他無
滛越是其宜會道妙寔為壽年固持左券而取之宜也不
於是圖有徵耶雖然圖之說前此無有也蓋自摩詰始厥
後宋魏野所居亦有圖夫輞川勝矣維不足道也乃魏野

一處士耳至勤天子之命繪其所居此其風甚長而圖卒
弗得傳豈野之所居未有所表見耶抑亦地未必勝而真
宗故為標異耶是未可知也乃若地勝矣人勝矣勝而傳
焉而托名無窮行將於是圖有望也書為序

贈吳愚坦分教黃岡序

嘉靖癸卯愚坦先生以貢至　京師試入等遂除黃岡分
教黃岡為楚名邑文人材士接踵於世而先生為師儒其
邦古所謂得英材而教育之非耶先生自弱冠有重名李
崆峒以文章擅天下見先生試卷嘆曰奇材也寘上等自
是屢首諸士辛卯予與先生偕受知於白川張公公首薦
先生當踧然是時先生已倦於進取嘗曰吾不復與諸少
年爭名矣有司雅知先生常羅至場屋中甲午先生之子
舉於鄉丁酉從子又舉於鄉而先生竟不第於是以貢為
今官夫以先生之材擢高科涉要津何所難哉累七八試
而不得成名此非命耶然先生未嘗有纖芥憤懟不平之
意拜官之日恐恐然以不能為諸生師法是懼嗟夫世之
士稍自能為場屋之文輒自擬高第一不得則怒見顏色
或幸入第則不復念其胸中何所有輒不欲為卑官褻謔

承誤遂成風俗若先生者真有道之士哉先生之黃岡與
諸生肄業之暇跨兩耳望赤壁登孔子山慨然想見古之
聖賢豪傑所以樹立於世不繫區區爵位將必超然自得
於形器之外下視世俗之所奔趨不啻腐鼠棄唾其所造
又當有深于是者予受教於先生蓋久於其行不能無望
焉若夫先生之所以教黃岡之士則先生自有之矣

贈麒山羅先生御推潮州序

合數千里為郡郡有守守專制境內守以下有貳有倅皆
助守為政未嘗名所職獨設推官理刑不治他事豈非刑

者民之命固宜專官耶吾郷麒山羅君第進士之明年拜
潮州推官潮海之濱去
京師萬里民負抑則訴諸縣縣不能直則訴諸郡郡復抑
之則無可控告矣故民生死短長之命俱制於郡
天子常慎選其守而加意於用刑之官今其守則吾鄉淇
塘陳君而君為其推官潮之人其有瘳乎臨行問政於予
予曰嗟乎刑豈易言哉昔錢若水以無證不肯斷富人之
訟至得罪於守不顧乃卒得曰假令卒無證則若水雖知
其寃不即斷決其亦瘐死獄中矣
國朝不記何時郊畢盜失玉杯蔽其罪於典守者典守者
自誣伏詰其所在詭云埋之壇側掘之無有不數日得真
盜其瘞處去前所掘僅一二尺假令當時即掘得之孰謂
典守者寃哉嗟乎無佐證則懼其為富人之訟有佐證則
又懼其為典守者之誣刑豈易言哉雖然吾盡吾心焉竭
其聰明致其詳審無滯以意見無叅以喜怒以虛心平意
聽之即不能盡得其情豈甚相遠哉予官刑部見四方所
上獄牘率一事連數十紙獄已成矣上司駁語意有所左
右輒更變以就之他日又更駁焉則又變及至奏上回視

其始詞首尾衡決漠不相干竊嘗嘆有司之不慎刑也如
此君必不然君聰明有學術偘偘自將自為諸生至第進
士未嘗見其纖芥之失此其脩飭詳慎有過人者推以治
刑何難哉孔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其情猶
且矜之不得其情則宜如何嗟乎君其慎諸君不久且
召召必為臺諫將言天下之事夫言天下之事者必其身
倫嘗之而後其言始寔此君躬行之時矣

贈瑞泉張先生知湘陰序

國家分天下為十三而湖廣地最濶包越湖山一縣常數
百里然圖志稱百里者不一二何哉地廣而人稀游客多
而土著者少也古者因地以居民為之恒產以業之故民
之衆寡恒視其地之廣狹其計里以地不以民今則不然
上之人無以業民隨其所居則為之版以役之於是計里
以民而不以地嗚呼兵革之後草創之初因陋就簡則可
耳承平百八十年生養蓄息蓋六世矣數百里之地戶不
餘萬此非守令之責歟湘陰為長沙屬縣為里三十九為
戶四千二百為賦七萬石以畝五升計之一年輸官田一
萬六千頃有餘山澤之利不與焉其未墾者倍之不知其

數即以一萬六千頃業四千貳百户之民宜其家給人足
而頌聲作矣然湘陰之民日貧於舊夫因其廣土以業其
人而不能使之增於舊已為無策又使之日貧於舊則不
責諸守令而誰也今
天子慎選守令務遷富庶於是瑞泉張君以進士知湘陰
士大夫按圖志以為邑小不足君治予曰不然彼其士狹
而賦輕地僻而役簡則可言小邑矣地且數百里賦且八
萬斛與江浙大邑埒或且過焉又當孔道獨其藉里以役
者則少於他處可槩以為人乎夫地足以居其民賦足以
充其役即數百里強幹之吏治其租賦而均其不平無甚
難也地廣而藉於里者不足賦多而役於官者不充其廣
與多者吾與他邑同其勞其不足與不充者吾獨受其敝
此顧不難哉宰相孟知君材大有以托重君矣君是行也
宜何所施設夫湘陰百八十年不能有所增於舊吾欲令
君一旦為百八十年所不能豈不迂哉至於地方何以日
教百姓何以日貧君一至其地孰能掩諸民所願欲與所
不便即罷行之朝出令而民夕蒙其福雷厲風行孰能禦
諸是在君矣民既息肩然後治其田里課其游息復其流

亡藉其浮寄輕其徭役平其主客振其困窮持之以悠久
要之以歲月如此而湘陰有不富庶者乎嗚呼豈獨治湘
陰雖天下可也君自諸生至於今偘偘自樹立志意所向
愈折愈厲卒能就其志士大夫皆謂君弘毅可遠到宰天
下自宰湘陰始矣

贈敬庵先生七十初度序

吾宗自越國公兄弟起歙州保障江右遂為歙人子孫蕃
海內無不自歙遷去敬庵君則自其身遷寓陳之南頓陳
天下之中也君挾重貲寓其間操什一之贏遂雄一方交
遊姻婭多在陳迹雖寄寓其寔家也君素讀書好義侃侃
自將為人剖是非曲直衡平燭照陳人或有所爭訟火烈
飈急若不可禦若得君一言遂解州太守以下皆賓禮之
士大夫過陳者十九造君廬君所交盡天下名公貴人而
君無所資藉其勢名雖商其寔士也吾鄉肇山李君判陳
州以事至
京師為予言素與君厚既來陳相見未嘗一言及其私絕
嘆以為非世俗中人今年某月日春秋七十矣請一言以
為君壽予與君同宗皆自歙遷本同地而君為人卓卓若

是又有高年矛既從肇山知之肇山雖不吾請猶當紀君之賢以附于杜子美吾宗多彥之詩况其請之勤乎吾聞豪傑之士隘視人世而恥蓬蒿之居泯跡魚塩而懷霸王之業君非其人耶家歙而寓陳名商而實士此其所挾持豈不大哉夫人有所異於人者必其神氣受之於天者獨厚且長神發而為謀慮氣發而為膂力然後能有所創制樹立於世用之而不竭持之而不害則又足以永其年壽故壽者受也受之於天者也君之見於施為卓卓若此此其神氣之受於天者其厚且長可見則君之多壽也固宜君

百五十

又有財而能散有勢而不藉退然以恭敬卑牧之道自處而不犯乎盈滿多取之戒天地之所益鬼神之所福舍君焉往吾聞君冢子克家有君之風諸子在大學者皆駸駸闕器自君之身始寄寓於此而其昌熾之勢將與其土著大家相埒蓋天不獨壽君之身其將啓君之後昌大於陳之土可預卜也已汪之有姓久矣自越國公以前譜皆可考然皆宗越國公非以其始也歙耶君今始起陳他日與歙並茂則公之壽豈有窮哉若耄耋期頤之壽則吾宗多有之不足以祝君也已

贈蔡峯方先生出知秀水序

今天下自輜以上至九卿皆知一事不得相通知錢穀者不得理甲兵知甲兵者不得理刑罰獨守令受
天子命知一方盡有其土地人民如古諸侯然故今天下稱能行志者宰相之外莫如守令而令又最近民有地數百里出片紙呼之無不應期至約以事無不立行士大夫欲用世即為宰相不如為令之易以行其志也嘉靖丁未吾邑蔡峯君以進士出知秀水秀水浙之劇縣也當水陸之衝地廣而賦重役多而訟繁石塘公知君材可大任以

百五十一

是屬君將行鄉里仕於
朝者餞之郊外以栢與君厚使私焉於是栢執爵屬君曰方吾鄉先達楊文貞公為宰相常自恨不得為令豈非以其能行志耶夫文貞言聽計從功在
社稷可謂得行其志之宰相矣猶有嘆羨於令君慎毋易是官以為此進士之末選也幸尤有所施設以不負所學士結髮讀書孰不願為良吏然勢有不得為操得為之勢莫如宰相謀之而
天子或不聽則俛首歸第仰屋竊嘆已爾幸而

天子聽之然後布之於九卿行之於藩臬以及於府縣安能遍及民如令之速也昔者王荆公為相行青苗之法天下之士皆以為不便至今言其禍至於國亡然公知鄞時身自試之鄞之民德公入骨髓法不便於天下而獨便於鄞者何也親民而自為之與任人者異也桂文襄公知成安行均田之法成安至今尸而祝之及其為相不能行之於畿內之郡由是言之楊文貞公之言豈不信哉三公皆為宰相皆吾之鄉人也君素知之功業如楊文貞公可矣猶以不得令為恨得君如王荆公桂文襄公可謂專矣猶

不如其為縣令之易以及民君慎毋易是官幸大有所施設以不負所學至之日進父老於庭問百姓疾苦即與罷行之朝決於胸臆而夕及於四境孰能禦君君勉之自此而上為臺諫為藩臬為九卿又上而為宰相知天下之故皆自今日始矣

贈象岡胡先生督學南畿序

兩都學校常以名御史有文學德望足為諸生師法者奉勅專督之厥選甚重嘉靖丙午留都督學缺冢宰選諸名御史中得吾同年象岡胡君以請

詔可之遂行留都

高皇帝創業之地而豪傑材藝之林也百七十年以來名公鉅儒後先相望當天下之半文獻相承多士雲集彬彬然學校之間而君奉

天子命往為之師宜何所施設予於君之行有所感也夫

國家之建學校將備材而用之非以為美觀也士之群於學校成材以待用非徒以文詞也譬之為巨室則必求梗楠杞梓之木梗楠杞梓群生於山林不可得而辯故觀其枝葉而後知其為梗楠杞梓士群於學校無所事事莫得

見其材故觀其文詞而後知其材文詞者材之枝葉莫非所以為材也今天下相務於枝葉而忘其根本而督學者又從而助之至於舉業有課日課月會汲汲然惟恐其少踰繩尺譬之求梗楠杞梓不務養其材瑣瑣然較其枝葉而忘其樗櫟之質也而可乎

國家設憲臣督學將望以厚風俗正學校敦行實帥諸生相與講明周公孔子之道以通於當時之務足以待用而已區區之藝求合于有司之繩尺則士之餘耳何至勤憲臣下課諸生舉子業哉督學之失職久矣往時邊鄙未靖欲得一二人倫任使環視在庭無可應

詔者今廷臣各舉所知天下不過十數人用其一二最著者輒敗事凡此皆不養其材務枝業之過也非督學之責而誰責詩曰斯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謂

寔材也王國之士相務於枝葉可以禎乎君旬為諸生修
潔持立不為世俗之文為御史視鹽法兩淮兩淮至於今
誦之按畿輔姦貪屏跡凜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玩愒蓋真
所謂文學德望足為諸生師法者非君一洗天下之陋習
則將誰望昔胡安定公教蘇湖出其門者皆有用於世君
御史奉
勅督一方之政非如師儒小官所治又王國首善之地跨
有江南北非止蘇湖一隅君能慨然修養育材而不以枝
葉相矜則其所成就當益多其為國家之用當益大使
天下之人稱君為今之胡安定則豈但同年二三子之光
而已

賀封君石潭鄭公六旬初度序

鄭君伯明為金華推官之三年獻績於
朝考最
詔封其尊翁石潭公如伯明官將還金華便道抵家奉

皇帝璽書上冠帶於公公適以是年某月日六旬初度於
是與伯明相善者咸稱封官與壽期會甚奇又喜伯明得
歸稱觴上壽又奇也宜有言侈其事以屬予予與公相去
不半舍知公甚詳公讀書破數萬卷不為涉獵務窮究旨
趣上下數千年興亡成敗如指諸掌下及星曆醫卜雜不
根極諸妙足自名家試場屋有聲一旦棄去謂伯明曰星
家說驗汝甲午當入第予即第也其在丙午乎予老矣不
能從諸少年爭進取汝勉之於是盡出其學教伯明以故
伯明不出戶庭充然有得果以甲午魁南畿既又第進士為
今官而公亦以今年受封蓋丙午歲也然則公於數十年
之前已逆知之矣譬之種田於苗待秋而獲之此在公不
足為奇然公既遣其子入仕則子之身屬
朝廷今從數千里外不先不後一旦得歸膝下稱慶此真
人事之不可必者伯明在金華有聲去歲召天下郡縣官
為臺諫人首擬伯明然召者皆滿三載而伯明以年淺不
得與今考績來部部大夫欲簡擢君部曹漁石君獨不可
曰臺諫以待異材如鄭君不得召無以勸天下士遂還金
華藉使向者得召為臺諫今其來或留為郎曹皆不得歸

然向之不得召與今之不得留人所不擬雖公之父子亦
不自擬其然蓋若有天意舒徐其間以為上壽之期者雖
欲不謂之奇不可也予獨竊有望焉予聞公往時讀書每
有得即撫案抵掌呼諸子庭立而教之向者之教伯明既
又欲而施之金華矣今不久且召將為臺諫得言天下事
其施益大自伯明入仕公之讀書又六年所得當益高且
深伯明又涉世故嘗試艱難非復往時記憶空言比公以
其餘賓客之暇盡出所得以教伯明上以潤
社稷下以澤生民中亦其緒餘以淑予輩則伯明今日之

歸不但得及期上壽又得聞公之教以惠天下之人豈天
舒徐其間以為之期者將在茲乎若夫區區世俗所以致
祝之意則公所不屑故不敢以世俗之禮事公而祝公如
前所云

贈少石費先生出使淮藩序

皇帝與二三大臣旦夕圖議天下之事以興太平其一今
大宗伯鍾石費公公雖未入相
皇帝常召入
禁中待之與宰相等公子少石君為督府參軍有文學器

識公每有大議日與省中諸賢廣訊博謀夜歸則與少石
君參伍衆論務求至當以答
皇帝知遇用是輒稱
旨少石君有力焉每燕居父子相語皆
國事無一毫及其私公於是去家久矣念祖宗墳墓在江
南數千里外父子皆列官於
朝不得一歸展拜無何
皇帝遣少石君有事於德興王王邸在饒饒去家不遠使
事既畢得便道一抵其家公雖旦夕不可無少石君君蔵

其去然又念少石君得歸展拜先人丘隴會宗族則又甚
喜人皆言君在　朝則佐公謀
社稷出使則代公省墳墓公可謂有子矣君既
陛辭於是士大夫從公後送君國門之外某執爵前曰少
石君昔人誇晝錦之榮挾負弩之威此淺丈夫事不足為
君言君參督府帷幄之謀今西北之士不得解甲數年於
茲矣河決曹濮之間士大夫以區區四百萬漕終歲議論
不能使一帶運河無事江南歲告凶歉藩封日增
國賦月重民膏日瘠非一更變其治數十年後民將不堪

此
君相之事士大夫之所共憂而君之所稔聞也夫千聞不
如一見君是行也涉汝濟渡江淮浙過州郡其民生之榮
悴地方之凋弊施為之緩急利害之淺深以君之賢必當
洞知其故古者使事所及苟利社稷則專行之今於制不
得耳君歸謁尊公公問東南事非君其誰能言之公旦夕
且入相天下望君左右贊助之功不輕夫天下之外患在
西北而其隱憂在東南君是行不但代公拜丘墓其佐公
社稷之謀助

皇帝太平之業於是乎在君世之所稱賢公子而天下倜儻非常之士也故於君之行以天下之事期君皇華之卒章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請賦以為贈

投兎集序

予平生最愛朱君敬甫詩清潤有奇氣君亦雅愛予每相見問無恙外不暇出他語輒索近稿疾讀讀未竟茶至不舉賓來不揖一切應酬供廢肎以為極天下之至歡矣既予從仕相別五六年回視夙昔恍然如憂竊嘆君奇材假令生名都巨州得從縉紳諸公遊當斐然有聲于世乃生窮山中獨為予所知常欲招之一來

京師相與縱觀海內賢士大夫之文章以盡平生之歡而君窮且老矣予又戀升斗之祿不能決然棄去以從君遊千里相望計君窮益甚詩當益奇崛恨不得一疾讀之以快吾意予時或有所悒志亦無由得君傾倒相與撫掌一笑而君嘗有書索予別後所為詩文然君不以其所有先之而顧予索何耶將欲先見予之鄙陋而後出之耶詩有之投之以木兎報之以瓊瑤幸君未有以先之不然瓊瑤先投則將何以為報於是集其所為詩九若干首文九若干首名之曰投兎集以邀君之報章而序其所以名集之意於卷首

守軒詩稿序

予自都下還見鄉里有詩社皆山林隱逸之士無所求於世而以詩自娛者猗詞奇語所在成帙晚得朱君稿直請平淡自寫胸臆三四讀不忍釋手喟然嘆曰吾浮詩人君當獨步常評其氣之逸也如泛洞庭浮赤壁飄飄乎舟之上而莫知其底止其工句也如下劍門流三峽莫敢當其鋒其用字也如孔明禽己縱之虜扁鵲起既死之病其議

論也如狂風驟雨自天而下忽然而景星慶雲不知其所自來古之所謂能言之士非耶君名軾字完甫家貧能以義制命自號守軒予謂其詩之過人也貧多力焉因名之曰守軒詩稿留其副為之序而歸之君未老其所作當數倍於今予尚為君集而梓之

贈徐子紳新婚序

維嘉靖丙申冬竹園徐公以其仲子紳筮日納婦欲勿舉樂何居曰禮有言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為嗣親也亦不召賓召賓亦欲勿賀何居曰禮有言婚禮不賀人之序也

君子曰非禮也哀公稱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
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可以冕烏在其
不可樂為宗廟主嗣親也不以嗣親釋冕何樂之遊記禮
者之誤也禮及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婚禮生人之始
也不樂其始何居冠有賓喪有賓婚安得獨無賓有賓安
得無賀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不順
於情不可謂禮於是徐子具鼓樂親迎於其氏以歸懸樂
以召賓〻列於堂下執幣惟慶以次酌徐子酒侑之以歌
於是歌車舝徐子曰某不敏行且圖之更酌歌關雎徐子
曰聖人之盛也某何敢望雖然鍾鼓琴瑟今日之事取法
焉又更酌歌螽斯徐子曰惠及其祖敢不重拜於是青峯
汪子洗觥更酌而謂之曰夫歌者長言之也文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凡以善吾子也車舝德
也關雎和也螽斯慶也德以本之和以將之慶以成之家
道立矣非歌誰能保此雖然勸而勿戒雖保其終夫婚昏
也恐其昏於女也是故先王重之禮以行之樂以成之晝
寢於內則君子問其疾恐其昏於女也子庫序之雋而
邦家之良也行將服政於

朝其可勿敬遂酌徐子歌鷄鳴徐子曰敢不交勗以重吾
子之憂君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友義也夫是舉也訂古禮
昭友義不可以弗識也法宜書遂書以贈

贈蠡南計君使古滇序

國家幅員萬里設官分職星列棊布不下數萬然所托而
委任者莫如進士進士三年一開科科得人若干天下選
除滿代歲不下數千人而進士選不得過百常劑量分數
以均三年之用於是選遠者分隸九卿各為觀政實坐食
俸餞無所事事往年輒乞歸省須為言者沮華不得與他
年比吾鄉蠡南計君既入進士第選期當在踰年念不得
歸一拜其親未幾奉
命出使滇國滇在江西南數千里往來皆道其家既遂壯
遊又獲歸覲鄉里仕於　朝者榮其行合餞於郊某執爵
而嘆曰嗚呼計君君去年此時持方寸之管盈尺之紙逐
有司繩尺戚然書生耳今幾何時第進士充王人持節使
萬里峩冠衣繡歸拜其二親人子之樂孰加焉雖君奇材
天子推長之恩豈可忘哉夫士方窮時讀書環堵之室覩
史册英雄豪傑馳驅經畧之地恨不得一識其處至入仕

則又榺守一職俯仰簿書期會之間雖有名山大川在其
境內不暇遊覽君以進士㒸職守遠使萬里𣓁有期限壯
出齊魯燕趙之郊南涉湖湘西入川陝然後宣
命於昆明官渡之墟終事而返天下之廣幾涉其半㕛其
遊也不亦大乎昔司馬遷自言遊四方歸然後能成史記
惜遷以其壯遊發之文章耳使得拓其上下四方之志旁
睨四顧經營漢室挈置唐虞三代間豈不偉哉方今南北
旱澇赤地萬里滇雖處夷狄之間一爲赤子而一爲龍蛇
使者采風問俗歸必有以報我

天子予其爲君俟之

贈木山高君都院交奬序

國家漕東南粟餽餉
京師歲用衛所卒數萬衛以指揮使所以千户侯統之漕
政多責成焉江右漕則用饒州所卒爲多而千户侯木山
高君實當一面之託君素豪傑君先人以氣高觸忤權貴
遷閩越卒於遷所君童子上疏乞還先人骸骨塟故鄉
天子惻然憐之特允其請於是人皆知木山非介胄常人
矣其任漕政方弱冠然久宦有聲名者輒出其下漕之難
也其始與有姓兊粮時右軍則民不堪右民則軍不堪部
大夫雖持衡其中武弁之士多抑民右軍未有得部大夫
意者及漕至
京師多不及額大司徒與巡視御史設法督之十九不能
如法夫始右軍則漕必有餘然卒不足付也持身之不律
而士卒侵漁之不能禁也故鮮有得御史意者君則不然
方初漕時視民猶卒視卒猶民未嘗有所軒輊部大夫嘉
其平恕及輸太倉輒有餘未嘗用刑朴而士卒無敢有侵
漁者御史奇其材以爲千户侯無出其右於是部大夫御

史皆移檄奬之君所立卓卓若是𣂪豈易得哉鄉里宦於
朝者合詞謂宜有以表章之顧君之善部大夫御史稱之
無遺獨念君身不滿七尺年不及三十赫然有方面長城
之譽
國家方選將材以威討四夷綏中夏之績吾知君將爲世
用而不能辭不但今日之交奬而已於其罷漕而歸也勸
之更讀書以需他日閫鉞之寄

贈歙郡通守胡玉溪之任序

歙郡在萬山中所治六縣崎嶇林谷民皆墾山爲田引泉

而溉之然出租賦與沃壤等守上官約束不甚逋負號稱易治嘉靖丙午前武昌通判玉溪胡君起復為歙郡通判判之職專治租賦歙幾輔郡在隸民部不屬行省獨守與判共治之有利病朝議於堂而夕罷行於縣非如外郡藩臬制不得有所施設前後守又皆極一時之選民既易治郡又無所轄太守又賢吾見歙判之易為也於是玉溪辭之郡問政于予予曰嗟乎以君之材何所不可往者姚源之變賊據有窠穴抗

王師將四五載閩帥擁重兵不敢進君是時諸生耳上書中丞胡公言賊不足破請兵五百人為先導竟如君策賊平以功録為太學生名聲振一時此非文武之材耶君仕為司城督坊兵察

京師盜賊道不拾遺及擢光禄光禄在

內府供應

上用費以鉅萬又日與中貴人為伍君會計明敏處已清潔人不敢犯此非廉能之器耶以君之材何所不可君行矣民既易治郡又無所轄太守又賢君之材又足以濟之以見歙判之易為也然吾猶有私憂隱計非君一人之所

任而君亦與有憂焉今東南告饑數歲矣西北又多事賦既不可減使旱饑之民充豐年之賦力亦竭矣而猾胥汚吏又復狼噬而蠶食之以充其私橐此其勢不可以久雖易治如歙之民兇且不可知而況不如歙者然則東南之憂方大非可以故常之治治也天下仕者自藩臬以上皆局一職不親民即有深見遠慮無所施不足為重輕培

國本造民命獨宰相與守令耳而刻在守與令之間又治租賦而親任其事不宜默默而已故自判言之則歙為易自天下言之則郡縣為難君天下士也故方喜君得歙而又以天下事為君憂君勉之古人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請以是為贈

前溪先生壽序

栢少時從鄉先進游心獨服前溪先生以為庶幾古之有道者先生行潔而氣和與人言如恐傷之無賢不肖先生無不心醉先生之子恒卿與栢善恒卿鯁直有氣節然時忤物栢嘗諷恒卿何不學先生恒卿愧服然竟不能如先生蓋先生所得深遠矣先生事親極孝御子弟甚嚴登其堂長幼咸秩如在朝廷族故好鬪自先生兄弟為族約率

以禮讓頻成仁里即有大忿深隙不可忍先生一言即解然先生自以不及鄭義門為恨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峻潔有奇氣一時文人材士鮮見其比先生自視歉如也即未學晚進微有一長則極口稱道折節相下忘其輩下相常謂先生德量使得為宰相秦誓所稱休休之臣先生實有之竟不至大用乙巳之歲自旌德教諭擢
王傅而先生浩然歸矣是時先生年六十三明年以子恒卿貴封兵部職方主事又六年為壬子先生始登懸車之年而先生聰明步履如常時先生孟子恒卿奉

上命治兵武定仲季皆
國器不減恒卿諸子昻卿有卿貢卿斐然以文章科目顯皆先生之教也譬諸徂徠之松偃蹇丘壑所蔭不過數畝而其精英之所積為脂為苓為琥珀無不愧然為海內奇寶先生雖不用世其所及博大矣古之有道者以其大者修身而斥其緒餘以治天下先生其殆是哉世所稱壽考何足頌先生恒卿有書來
京師言父母具慶憲以
王事馳驅不得稱觴上壽柰何於是與恒卿厚善者悵然久之栢曰不然先生平日教恒卿豈望其效兒女子為膝下歡而已耶詩有之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又曰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先生之德天必錫以純嘏綏以遐福恒卿稱觴上壽之日方來未艾何足云云哉僉曰子言實然盍書以致恒卿以為先生壽

贈王龍岡判廣州郡序

江西省試皆稱辛卯科得士今十七年凡六試春官第進士者視他科等爾然鄉人猶稱涵峯中丞公善相士何耶龍岡王君尤辛卯之傑然者君貌魁梧文章有奇氣然竟不得春官出為廣州郡判同年皆謂君材宜為臺諫部司

判不足君治予謂不然君固奇材判亦不易為也廣在南方數萬里外自秦漢始內屬今
國家都燕極北則廣在極南民有利病不得自訴
天子而命懸於郡縣故廣之郡縣官
天子甚著意焉廣州廣之會城視廣他郡縣尤重判則上佐守下帥令其職最劇守有兄長之道事之宜恭令有子弟之道帥之宜正非若他官得自散慢君勿謂不足為也名位之崇卑天之所定也職之稱不稱非天之所定而人

之所為也君子盡其職而已他何恤哉故材人不係乎科名志士不擇於官職尊翁大夫直節勁氣海内所服然官止郎守至今鄉士大夫道其初中官忤宰相事凜凜如昨日恨不一望見顏色彼世之赫赫顯宦何為哉方貌敬之而背詆隨之矣吾患不能盡其道毋謂判之不足為也桂文襄公有言廣東外負殷富之名而内實極貧夫受
天子命治之一方不能使其貧民殷富乃使殷富者轉貧此非士大夫之責而誰責今
天子著意于廣冢宰石塘公妙選一時名士為縣而君適當會凡所以佐守帥令以富斯民者務盡其材以不負
朝廷委托之意庶幾辛卯得士之譽不虛且畢涵峯善相士之名益彰於海内吾同年有榮耀焉故於君之行也餞之於郊而告之

問業小卷序

乙未之秋得拜先生於建德宗人之館先生手其賦以贈其简而藏之不敢忘思所以為獻者踰年而材卑氣弱不敢正顏當勁敵之壘慼且愧者久之徐察先生之詞騰擊海怒一掃世俗之浮文隱然有憂國愛民之志故又不敢以其取青娩白之詞瀆先生之聽用此自決其意專致力於古人經濟之実學以不負先生之知或有所得則持其他山之石以易先生之玉而觀之爾又其智慮短淺平生剿意經畧者畫在西北尺寛寸量遥斷懸想不敢以紙上議論遂謂可行之中土以自陷於金陵輕信之弊而何可壓先生之慮獨其感時觸物發之詩歌者自謂脫去當時窠臼而不入於世俗之文或可以為先生彈絲擊竹之一快也謹書下第以來律詩三十首選詩三首歌二首類為小卷坐先生以惠施鍾期之位而問業焉夫古之文人其初相見也未嘗不齎載平日之文以為贄某與先生雖非初見其所以礪志於古人者寔有在於斯文也故敢以古之道視先生先生何以教之至於道先生之盛德發之為聲歌俟他日學成而為之不敢輕亦不敢忘先生其待之

壽藍山泉母七旬序

嘉靖乙巳秋八月乙未為貢士藍母夫人懸帨之辰蓋春秋歷七十矣先是山泉以貢至
京師試入等念母夫人春秋高遂不候選徑歸矣夫人不悅曰仲可養我爾曷仕仕而祿養不尤愈於家食乎於是

山泉復来
京師則與山泉同貢者及貢在後者皆得補官去而山泉
来時先數年未選者俱集
闕下以故守選近一載將計日得官而又適當夫人七旬
之期欲歸上壽則不得選欲俟選則不得歸上壽山泉則
寧不選而歸上壽東裝將發而寧晋尹侯孚泉至侯素與
山泉莫逆乃謂山泉曰君母夫人屬君仕君往者不俟選
以歸母夫人既不悦日者選將及又不俟以歸夫人將滋
不悦是君之歸求以悦母夫人而適以違其志不如勿歸
俟得選峩冠慱帶以為母夫人榮歸上壽之期旬朔之間
耳何所不可乃僕僕道路計勤而道左不亦迂哉於是同鄉
縉紳之士則有某某鄉里之僦居
京師者則有某某皆不謀而合如孚泉言乃留不行於是
僉謀所以為其母夫人壽莫如贈言贈言莫如相知者為
之相知之深君莫如予乃發山泉所以不得歸之意書而
致之母夫人之壽筵一以慰山泉之思一以告其夫人使
知伯子之不歸乃所以養志韓子所稱雖有離憂其志樂
也將不在茲乎將不在茲乎至於夫人之賢德宜享高年

則自有不待予言者矣

贈少湖劉君使金陵便道省覲序

往歲邊鄙未靖
詔選將材少湖劉君以有司薦駕就試都下騎射冠一時
及對策不合罷去君慨然弃弓劍返初服曰吾家世業儒
乃者欲效班將軍立功萬里外爾既不得豈舍此無途哉
於是折節讀書為儒生試禮部君貌魁偉稱其意氣善談
兵先大夫為世名臣所交盡海內知名士故君得遨遊公
卿間君之兄蘇庵為官有名被飛語所中外徙士大夫咸
惜之以故見君無不願交好他時儒生試禮部者數年不
得入君一旦來
京師先衆人見收此豈偶然哉是時
上方修會典
命兩京九卿官各具掌故送史館而留都以遠未至禮部
移文促之遣君賫以往君來
京師將二載歲時念母老輒欲命駕歸省然業已為功名
幾有所成就今秉軺車飄然南還譬之鷹隼脫其絲籠縱
飛霄漢之上而又遍之以風也未行之前一月蘇庵自祁

門丞擢海寧尹度其抵家當在夏秋之交而君又自數千里外歸省兄弟子母藹然一堂之上此其樂可勝言哉予憶君初武舉時予與蘇庵方第進士在
京師蘇庵携酒往轅門飲君見射中喜動顏色夜具饌邀予勞苦君及不第又百端寬譬世間兄弟友愛之情無有篤於蘇庵者其望君歸尤切於君之欲歸也君是行也其可已乎至之日弟兄歡酬交相勞苦惜吾不得如往昔在
京師親見之也同鄉士大夫念君久相處一旦別去爲悵追餞於郊皆即席賦詩謂予與君厚使爲序以壯其行

贈閱風錢公榮獎序

皇帝嚴事天地九祭祀禮器及齋壇中所用咸以磁爲之取其潔淨精白
上常自製式下工部行所司造進而閱風錢公適當事先是　御器局以中官掌之
上初即位革去用文臣攝理常擇倅貳中廉且能者攝半年而代公以吾郡節推爲中丞何公所選委時方奉
詔新造及督舊式未完者新舊交積期且近中丞何公侍御鄭公咸懼其無以應
詔促守巡二道及郡太守至局督之公言計期可辦必不致失事當道咸難之公乃與太守王公日殫心及期具備前攝公所未完者以萬計公悉如數且皆精美守巡奇其材言於兩院於是中丞何公將代行有司具金幣勞公以旌材能治聲燁燁然起矣公職在讞刑局事暫攝耳當道難其代復借一年以其餘力理七邑之訟百姓自以不冤尤重學校士貧者周之粟婚其不能娉者浮梁新城是公總督方局事倥偬日不暇給公每瞯蕭尹公出恐弛工即
命駕到縣親版築之間勞苦百姓踴躍不半年而功成矣

仕之初所立卓卓若此異日書上考蒙特薦以勳業名天下此非其階耶公華亭人大父靜庵公與其兄文通公俱爲　先朝名臣而公以才然遺腹崛起二公之後以春秋魁南都奇才邃學術視一時極爲今宰相存翁公所知其所施於治者特其緒餘土苴耳則夫當道之所以旌異公者豈足以盡公哉公之門人某子受恩於門下甚深求予言以爲賀予姑言其所見者俟公政成必有奇功茂績布在民間尚當大書特書以附野史謹書以俟

贈南岡高先生致仕序

仕宦自縣令以上至監司部使皆以文法相繩急於束濕其下則奔走使令獨師儒居其間閒散而清高日與青衿之士論道德譚經史部使下縣則率諸生鴈鶩序行升階一揖既退閉戶高卧無一事古稱吏隱不是過即耄耆癃瘁亦得以雍容居職而無所苦楚南岡高君自韶訓導績成司教浮梁來一年與諸生相得甚一旦以微疾即投檄去同僚留之不可縣大夫留之不可於是諸生相與排門而告之曰先生病未甚年未高士之領教未久上之人愛敬優禮聲譽顒顒然日起絕出邑他諸文學上奈何言去君不答日治裝為行青峯子曰勇哉君幸為師儒假令為他官有所掣肘掛冠久矣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夫至於不得其言與職而後去則必有所不悅乎其心其去也後矣君無官守言責儼然有師儒之尊未可以去而君不謀於朋友不問諸室家內斷胸臆決然棄去無分毫顧慮此其胸中豈世之譾譾者所能知哉余涉世早自知性踈直不能俯仰自為郎官時無一日不思去然竟因循至於斥罷未嘗不悔其不早斷先自引去以及此然後知君之去非甚勇不能決余有愧焉君歸矣武當衡岳皆神仙窟穴羽人道士往往而是其間必有如關尹老聃其人者君試訪之余他日手南華經一卷訪道至楚君尚能為逆旅主人乎當與君振衣萬仞濯足長流登衡山絕頂以觀日出其樂何極君之門人二三子者方修羽翮凌風雲翱翔名利之衢雅不喜君去其於余言固無所取也已

賀宸峯程君五旬序

予結髮讀書所交盡一時英俊是時宸峯程君長予五歲其文章議論風起泉湧四顧同列無甚當其意者予心服之既予奔走四方久不得與君往還丁巳歲自浙遷廣與君會已及五十四視二十年前齒髮壯盛放言高論恍如昨日然君意氣不減於往時其閱歷義理商評古昔卓然成一家之言淵乎其藏浩乎其氣不衰也予益服君學與年長天殆老其才而大其用歟不然以君之才不使早得一第而其精銳強健至於今未始少減此豈偶然哉夫用世之材不虛生顯庸之期有定數君數且至矣物度之日姪孫某為君婿鄉里故事婿於翁自四旬以上皆稱觴上壽而乞言於予予謂君之年不足壽也古之豪傑奇偉之

上以晚年遲熟立名於世者不少史多載術者言過其旬則貴已而奇中以為口實予不通於術數但以君之材氣學識知君之必晚達且喜君之學益長而氣益健又知其數之將至也賸而祝之孰大於是君尊翁鳩山公以詩聞於時嘗于朱竹坡所借其集讀之如與五柳諸公面談令人神遊於葛天無懷之世蓋君之學有自來君之子友且脩其健翮乘風負雲以從事於塲屋天所以晚君之成厚其福而大其用者豈有涯哉予不佞推天之意而度其數之將至以附於賀客之後君以為何如若夫世俗祝壽之言則予有所不及也已

壽約齋方先生七旬序

皇帝治天下之三十九年海內乂安民庶豐樂熙熙然有八荒壽域之象浮在江南萬山中尤為樂土縣大夫慮深遠築城以備非常萬杵初罷百穀新登士大夫年高者相與脩耆英之會張燕賦詩歌咏太平以式後進於是彭青峯公年八十九戴後峯公年八十四程石樓公年八十一盧方山公年七十九程魯軒公年七十四而約齋方先生亦以孟秋之六日七十初度七十而下無論也諸老以是日召士大夫之在會者請約齋先生稱壽諸老蓋先王時杖於

鄉杖於國者咸冠裳楚楚步屣到門約齋肅於路登堂拜起輕健殊甚約齋於諸老為少然亦世所稱古稀矣何其盛也豈

國家治安日久和平之福鍾於諸公將浮梁山水嵱奇當出耄耋期頤之壽堪輿家所稱天柱高而多壽者非耶抑諸公稟材弘厚未究其用於世故俾之壽且康歟何其盛也然諸公皆已仕貴顯方其任事之時勞心焦思不為少矣約齋則自為諸生時不樂進取棄去精神思慮無一損耗此又諸公所不及觀其賦落巷詩清談閒適徜徉物外且藉先世之富足以自老室有萊婦則戴恭簡公孫女擇德以配先生無內顧之憂其子若孫績學待用足以亢其宗無身後之慮此數者諸公雖皆有之無過先生者栢竊覘諸公碧瞳炯然可百歲以上先生即不能過諸公豈不及哉夫太平者

上之所造高年者天之所與二者常不相值幸而相值山翁巖叟槁項黃馘非在士大夫秀民之列能詩書以傳者

即有之不過一二人未有如諸公不出里巷之內六人者合之得五百餘歲如此其盛者也際太平之運享耄期之年擅泉石之勝備百順之福此豈偶然哉世有繪八僊慶壽圖以壽人者坐南極老人於中以世所稱鍾呂八人者列其下鮐背上壽不知世界有八僊否即有之孰與諸老鬅鬅鶴髮高步徒啖宛如地行僊引士大夫以壽先生不尤愈乎詩曰三壽作朋先生之朋多矣行葦之四章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請歌此以為先生壽其尚引翼後進以永無疆之聞

賀檜軒程公七旬序

公少時遭家不造能自奮發冒霜露鋤荊棘勤勞以立其家而羨餘其積兄弟五人慷慨豪俠之名遂滿江湖公之姪汝中又以俊偉清勁發之文章鳴上庠雖困於知己之未遇而其歗風雲之便附日月之光志方壯且堅而公之子文最又出而推其後非公兄弟創立之功安能致其家巍然赫然若此哉公今者舉百萬之貲委之長子文敏文敏魁梧有大節通詩書能紹公之志公遂以無憂退而老於山林美其宮室而厚其奉婆娑乎桑榆之境以待其姪與子之成則橫目之人如公者不甚難哉栢聞之自為者未必能自享為作者未必能善繼而公皆無損焉年七十而壯偶若少時結髮之夫婦偕老無恙而諸孫岐嶷夾雙峯而起者日昇川至撫家道之大成序天倫之樂事慶諸子之材賢得皇極之首福橫目之人如公者不甚難哉吾兄松溪於公公懸弧之辰兄謂予曰爾其道公之實以于作者之詩歌附諸管絃之末以侑吾稱觴之意栢曰諾遂敘公為人之大畧以請於諸公求詩并圖以獻

竹隱序

竹隱君古歙越國公之餘裔也諱珩字壹寶家浮之軒其旁有竹君手植也幼有大志孤忠勁節虛中直外不愧於竹嘗對之誦詩讀書徜徉優游於竹軒之下者二十年嘗奮焉欲出而蘇蒼生以藩籬我

王國既而不登有司之薦遂退隱此軒因自號曰竹隱其於公為後人懼先世之有是人而不聞也謹拜手曰休與盛哉夫竹非隱也而道麗焉隱非竹也而君托焉是故竹以成隱隱以托竹合而題于其軒以為君之跡則是軒也固君之遺也而君已矣至於今知有君者其軒之力也軒

以公而益重公以軒而不朽則夫闡其竹隱之光以鳴兹軒於不朽君之名者非文章其何以於是乎作竹隱卷以為名公鉅筆先至於其嘉言善行則存於別册此不具

贈沈子新婚序

余宿少溪書房諸子執業求試伸紙濡筆頃刻成章落落可讀綽有新意余喟然曰西溪大夫有後矣西溪仕宦至兩浙轉運副使官亦不晟每自恨不得自科甲出身常曰使吾不老猶當囊書力學以文章取青紫日以斯言勗其諸子以故諸子雖在太學仕宦可計日而得然皆旦夕不

廢誦讀左經右史伊吾之聲聞於外譬諸鳳雛雖未翔於千仞九苞毛羽隱隱可見是夜就試者凡六人而少溪之子某最長儒巾藍袍侍立不倦與之論經史至漏下四鼓明日某子等來會言將以是月某日新婚宜有言以賀余曰不然天倫之樂百順之福西溪父子固有之然其所以惓惓於諸子則固以顯揚之遺望之也諸子皆有奇質使由是而往不廢所學旦夕以祖父之心為心殫精竭思於六藝之場及西溪之未老登科成名則西溪乃更樂耳諸子之中某為長則西溪之望之也彌力某又先婚婚者昏也恐其昏惰而不振則慮之也尤切然諸君為其謀宜以雞鳴之篇諷焉昔東萊宴爾之時彌旬不出人譏之及以其所作博議示人然後知其未常以婚而廢學卒為大儒其其勉乎哉異日蜚聲文苑振步天衢以快爾祖爾父之心其將毋忘斯言矣

青峯存稾第五卷

記　傳目録

記
傳

少泉汪侯德政記

嘉靖己亥浮梁饑明年大水民幸不殍死爲溝中瘠即㵒廬舍漫爲平野掃地赤立時少泉汪侯至召父老問疾苦殚精竭神寢食俱廢凡前令所不便於民者侯悉除去與民更始月餘一邑利病料理幾盡期月民始蘇息踰年民各具廬舍食飲嬉笑倍于故常若不知其有水災然邑父老相與語於道邑百七十年無此水亦百七十年無侯至有泣下者侯未至時邑人不逞者不能忍死潛行剽奪事覺當道逮之獄罪在不測侯抗擻言非本情卒活百餘人於死故事令出百里具供帳食飲膳書吏以下如部使然稍不如意立受禍責費輒無筭侯悉撤去自備糇糧一毫不以費民侯念水旱之餘民不堪命刻意節省士大夫東西過是邑者侯捐俸交際不科民一錢曰吾不忍以百姓膏脂取顏色於人侯本貴公子然自奉極薄以示民儉邑素侈既困頓侯稍有餘仍肆故態侯定爲飲食服御嫁娶成式民自是不敢逾於度往時元宵放燈惡少各出奇巧相勝至有棄產者官不禁禁亦譁然不聽侯出寸紙惡少吞舌縮首噤不敢出聲識者言侯一令實省民數百金舊制官府之需百里臨時公辦豐約隨令意後當道定爲會銀徵入官官署其出入歲終以報本以蘇民然邑民以不當閏月視冊率先二年官攢冊徵銀與役年不相應吏得以因緣爲姦蔽不使民知每歲其銀入官而臨時公辦如故公慨然曰是重役也乃撤其事當道召百里補役如冊民始曉然知會銀當公辦每歲實省十餘金邑民極苦斗級斗級之役糧伍石以上例皆可充充之無不立敗令念民隱者率以大户為之或朋以他户然竟不能去其害侯悉

詢隱度久乃得其故慨然曰弊端不除救之于末非計也
交盤有期清查無弊費安從出乃請於當道定歲一交盤
粃穀虛耗責令十年分任蔽之不以累一家於是數十年
大弊一旦革去如洗垢然往時均徭有加頭又時有額外
之編民不知所出侯著為定規呈當道刊由帖給民民不
得加毫釐視昔省三四倍往時官吏與糧長為市輒隱規
則不以示民民既倍納賦亦不完侯刻規則書戶給人曉
與之期一月而有里之民輻輳而至耆老素不識城市者
亦欣然一至望侯顏色恨遇侯之晚云邑倉廩空虛止有
南市倉餘徒四壁立金往往重罰輒入私帑一旦遇變束
手無所發侯懲其故自笞杖以上輒令薄贖入倉罰極輕
而倉廩視昔數倍侯又為鄉約申明
高皇帝約束每百家為一約約有長立彰善癉惡簿月有
會歲有報城市始行之訟十去其七八鄉民至縣晃行約
無不感激踴躍爭欲奉行不俟侯令之及邑風俗于是大
變侯強敏有力民閒利害有所聞如飢渴嗜慾不俟終日
性聰察未嘗蔽耳目然過事輒若夙知一經指出無不驗
服邑民最號健訟善伺官府意游辭蔓延不可測識侯輒
一二語中其要害往往出人意表發姦擿伏不可枚舉他
如清官地復泮池疏水利正黃冊作興學校尤童童者百
姓類能頌之固侯餘事然皆古循良吏所不及云青峯子
曰往白泉翁為饒節推饒民至今稱之然未必如侯寄百
里之命得行其志表表若此饒之民三十年間遇侯父子
受恩罔極何其幸哉侯貴介公子少年魁南國人疑侯至
不恣睢以逞則務迂闊不近人情然侯竟踔厲無前出古
循良吏之上假令浮梁不逢侯疲困當何已哉侯禱雨輒
應蝗近境不入勸耕餔至食稼之野豬無不僵死然侯推

不欲聞侯務實之意云

鳳墩阮侯去思碑記

阮侯令浮梁之三載以考績去去之日民爭擁車下不得
行至日暮侯始發僅能四五里宿焉皇皇如有所失曰侯
不復來如吾民何街傳巷語至於泣下陰陽官某送侯中
途回民塡其門問侯起居於是父老某因民之情謀立石
以記去思而屬言於予先是少泉汪侯肅齋楊侯去吾浮
民思之立石頌功稱汪父楊母云侯承二侯盛美之後若
難其繼而民之思殆過於二侯二侯之所行迥異民固忘

之侯承二侯難繼之後而民又思之何也蓋浮之俗弊極矣壞於輿子之水富者奢靡貧者漁獵於是汪侯立法禁止不少假借物若不便及其終也政立而惠流俗頼以不敗民安得而不思然而民猶向東不得舒展於是楊侯濟之以簡佚寛大之治百姓如脫嚴父而立乎慈母之旁其去也民又安得而不思夫嚴之後濟之以寛也則民易從寛之後而承之以寛也則民易玩律之以嚴也則又怨於是既侯至矣未嘗見其寛亦未嘗見其嚴民所便則行之所不便則罷去民稍有訟至庭則以情理反覆推求之未

嘗用鞭朴輿之言如恐不盡若家人父子然至其詰大姦蒐巨慝凜然若大阿出匣無所回互無不快人意於是民嚴之如父而親之如母以為汪楊二侯同堂而蒞我也及其去也民又安得而不思侯在任三年清苦一節始終不渝至稱貸以去他如築蓮塘以禦災改南路以便民設會船以利涉門下所識拔士歲舉於鄉者至十餘人皆卓卓可稱述其最為人所思者當道欲割浮西北以附建德為縣侯力陳不可竟寢

御器限逼任事者派造民間侯檄止其事皆關久遠利害云然則民之思侯宜其過於二侯矣然汪侯以憂去楊侯以擢去去而不復來立石可也考績安知其不復來父老曰侯為當道所知屢登薦剡是行也

天子必將超遷之侯不復來幸賜一言夫述長令君侯之賢以慰百姓之心以告來者固鄉士大夫之事也姑次第父老之意以俟史臣采焉

朴齋記

鎮以陶聚五方之民俗甚侈商侈於居室士侈於冠裳其子朴人也思矯焉名其庵曰朴介其壻問朴之義於青峯子青峯子曰夫朴從木木之未雕刻者為朴其為棟為梁

為琴瑟盤盂為闌為欀為楹皆從其朴大則大用小則小用故觀於朴而匠氏之事畢矣其在人為木強為忠信真素寡簡皆朴也古者至朴不琢兔罝之夫可為腹心是野人而可以梁棟也禮樂作而朴始散文章盛而朴始衰三代以後士但尚雕鏤務虛文飾其言視其貌狀真儼然梁棟材也徐叩其實則朽腹脆質不足以支一幕是士大夫不足於榱楹也況望其為梁棟哉莘野版築之朴不見於海內久矣何責於鎮之人鎮之人後者不足道其免於後

者僅自約而已安能如古之所謂朴者哉某子以朴名其廬真愛世俗之朴耶直欲抱古人之朴於今之世耶二者皆不可知要之某子賢於鎮之人也蓋多矣孟子言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方今海内多事

天子營大室搆群材豈無豫章梗楠之朴在山谷中者哉安知吾邑無若人哉因附記於朴庵之末幸相與訪焉

節壽記

嘉靖丁巳季秋某甲子為節婦孺人汪氏懸帨之辰孺人早寡無子當是時年財二十五六即自誓不二蓋三十餘

年然後立其夫弟之子某為嗣至於今自髮種種年七十矣庠生白其事於縣縣以報於宗主胡公將聞諸

朝先令有司表其門以示勸孺人於栢為諸姑栢先曾祖母十九而寡生吾祖僅三月而曾祖母棄背守志以俟吾祖之成立蓋吾姑尚及見之其適於程則吾祖母之宗人也祖母之母十九而寡育其遺腹子以至成立當是時二節婦之名甚著於是相慕為婚姻吾祖母常為子孫言之吾姑耳熟焉嘗曰吾當學此二母以庶幾不玷吾夫之族與吾父之族也卒如其言栢嘗私論之二母雖早寡猶有子而姑則煢然獨一弱息無一毫可恃辛勤以嫁其女然後立嗣以不廢夫之祀其視二母為尤難豈但匹前休焉已哉孺人治家甚勤至於今猶不廢訪績教其子甚嚴子純謹能遵孺人之教娶於吾門其生女嫁於吾姪孫某籛從儒人母家云壽之前一月予以領南之行不得稱觴上壽姪某請於栢以言壽栢聞之興滅繼絕謂之世壽立身揚名謂之名壽黄耉無疆謂之身壽吾姑能立夫之後世壽也貞節之名紀於志乘名壽也七十而健身壽也詩所謂三壽作朋其殆是耶謹合而名之曰節壽叙而記之以

俟史氏採焉去歲黄尹作縣志甚鹵莽稱孺人為父兄適其姊妹既已失實又云今年四十有四嗟夫節婦五十而旌國典也因未旌而遂減其年為四十四它尚足信哉秉筆者不得其人故栢於茲文附見其誤使後人知所折衷云

貽穀堂記

世之豪傑負四方之志者所至適意則買田築屋以居未常戀其故土然非及其疆健之時有所樹立與其土著相雄才子孫輒不能立北部郎中唐幼貞氏其先豫章人先翁以羈旅入蜀愛富順山水遂挈其家家富順唐固巨族

多仕宦然皆坐藉積勢禁步里閈去其鄉則齊㞦耳翁又輕財好施非有重貲膴產足以鉤致權勢孑然遠徙數千里無分毫可恃翁雖居蜀歲一至豫章遂病楚蜀之間當是時幼貞與其母夫人俱不在側翁慨然謂其僕曰吾病殆不起吾自結髮至於今無絲粟之負於人吾子其昌乎歸語吾子殭為善吾死不恨於是幼貞方八歲欲留蜀則遠其族人欲歸豫章業已買田於蜀又先翁之志也遂偕其母夫人迎翁柩瘞於蜀未幾幼貞為邑庠生十九舉於蜀二十三第進士歷知石埭太湖鄞三縣所至有遺愛擢民部郎後知其豫章人也改比部赫然有聲於時於是天下皆知冨順有唐氏矣嗟夫一介之士為善於隱微能使其僑居孤兒顯大於世此其所樹立視世之所謂豪傑者不異哉嘉靖某年

天子褒封翁如幼貞官制詞引有似之卒章曰君子有穀貽孫子於是

天子亦知之矣幼貞以為榮乃摘貽穀二字名其堂居其太夫人以訓其子孫他日謂其曰子為吾記使子孫知吾所以有今日者先翁為善之貽而太夫人之教也遂書以貽之

世友堂記

予讀書至葛藟未嘗不廢書嘆也曰嗟乎先王之澤至是竭矣人之生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分而為兄弟於是為從為再從為三從以至於無服愈分而愈疏故兄弟者親之至而疏之始也先王憂之系之以姓使其有所屬統之以宗使之有所聯汲汲然恐其至於渙散而不可合也而其合之端則自兄弟始故曰夫孝友於兄弟施于有政先王以是為政也故仁讓之化洽於海內而比屋可封及其衰也至於終遠兄弟而世道下矣吾同年白崖先生拜御史之明年受

命清戎兩廣將過其家慨然謂其二三相知曰予早孤非吾兄無以致今日兄又不幸早世所以成立諸孤責在予欲為堂以卒兄教訓我諸孤俾世世如吾兄弟也孰名而可御史閩吾盧氏曰莫如世友君曰善於是使楫為記楫與君交二十年知君兄弟孝友篤至甚詳君失先公時方十五君兄雲崖先生承先志教君至於成立具載徐少初所著雲崖三老傳中及君入第將入仕兄卒君為之竭力

治喪塟斂養其孤自其存時合食至於今未有異言諸孤婚嫁皆君以身任之言及兄則涕泣君兄弟孝友可謂至矣而又恐諸孤失教不能世其友愛此與先王之意何殊君昔爲碭山令初至即爲條約勸民孝友極言父子兄弟一體之義碭人感動終君在任無敢兄弟相訟者苟知其爲一人之身也則雖至於無服猶可以動其水木本源之思不知其爲一人之身則雖兄弟至於鬩墻此無異故教與不教而已矣君兄弟既以身爲教矣碭之民且化之何有於家君兄弟之子若孫不能如君兄弟世其孝友則亦無以登斯堂也已

友山記

友山記記友山也友山謂誰李公某也公生而奇異有大志以詩書世其家垂髫時學舉子業既而自悔曰大丈夫貴適意而已矣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縱吾優而往賦詩飲酒其中非天下之至樂乎於是去市兇里許爲東山屋其山之陰自命曰友山以誌友夫山也暇則摳衣登對遠山覽巖峻峯對峙儼然若賓主而公以一人顏乎其客朝夕與之相恭敬酬酢矣爲終身之交春則鳥放絃歌花開錦幛爲公富貴之友也夏則雲吐奇峯嵐横遠黛公文章之友也秋則百木凋霜群岫接天公氣節之友也冬則雪封銀巖冰擎玉笋公嚴毅之友也觀書則山爲几弄月則山爲欄吟詩則山爲囊戒賓飲酒則山爲俎豆庖毛嘗曰山無我則無主我無山則無知已也浩然而遊悅然而忘不言而談心者二十餘年既而欲盡友天下之山於是携其積託於商過影蠡友廬山泛洞庭友九嶷山浮揚瀾友五老山下金陵友華山歷齊魯之墟友東山友泰山他日進而友崆峒友崑崙山友九夷山公之志未已也公其樂山者與孔子曰仁者樂山公其仁者與公善竹坡公之子其因竹坡以善予廼爲公記予爲青峯汪子栢也

成齋記

曹子負奇材髀睨豪傑謂功名可唾手俯拾數戰不利嘆曰天將老吾材堅吾志俾大有所成乎遂扁其居曰成齋而習其中焉平日雄心霸氣一旦變而爲沉默簡靜澹如也爲文章含蓄收斂不露鋒鋩譬之士君子衣冠紳佩可仰望欽敬而不可即徐察其中鑿鑿可用布帛菽粟惟其斯取友人之相切磋斯文者每別數日便覺懸絕精完氣

壯水湧山出日異而月不同浩浩乎有成矣青峯子曰懿𢪛曹子之為人也以子之材秉長風破萬里浪易事耳今不懟成不怨主司刻志於學孰有能窮其所至者乎非謂有志者事竟成耶實大者聲必宏養厚者發必大吾知此去而羽儀

天朝也不遠矣遂書為成齋記以待

剩夫記

先生性豪邁懶於功名拙於奔競而澹泊於世俗之味不肯為人作俯仰習炎熱態志益苦而道益窮一裘一葛一丘一壑自謂可以老少師事胡林下先生胡林下教　國子無宦情乞官於

朝與先生講學深山林下亦當時重望不輕許可獨善先生清苦呼為老友及其卒也先生心喪三年像而事之每旦衣冠再拜如平生家有先人之田可若干畝盡讓於其弟而自衣食於訓蒙雖貧且苦不慼數次其行請於邑大夫邑大夫舉為耆老每鄉人訟則委先生正之先生是是非非未嘗以私上下其手人莫敢干以私先生嘗曰吾心如衡不能為人作輕重人以此益賢先生之為人邑有康

雙峯者高於易學雖其子弟婣婭求傳其術而不可得而樂傳於先生先生一見遂悟其精百占百中雙峯深嘆其聰明絕人然先生不肯以術鳴而士大夫爭造其廬至有不得見者至於端人正士能文章有行檢者則先生亦樂與之遊雖徒步而見候之不以為勞請之筵亦不辭事已則浩然去聳乎山巾飄乎野服如老鶴插六翮乘長風翱翔雲漢之表不可羈以凡羽閑居則攜竹床執周易笑傲山水間歸與妻奴語如賓客然終身不見其疾言遽色居數廬中上雨旁風不以為意嘗告林下曰吾上之不能望皐稷下之不能希夷齊栩栩然太平衣食之閒人天地間[illegible]獨剩生予也林下喜其言呼之曰剩夫而先生自名其齋曰拙然稱先生者皆好從其師呼剩夫云

俟歸窩記

某子者恢奇士也慕莊生之為人以衣冠為羈以形體為贅以天地為逆旅視生如寄視死如歸穴地而砌之謂其子曰吾死瘞於是名之曰俟歸窩或者曰子為是也不亦怪乎某子曰嘻子將不死乎則予怪矣子終必死則死者常也堯舜之仁焉而死湯武之功焉而死太公子房之知

焉而死死者人之所不能免吾生於造化吾死而復於造化脫衣冠之羈解形體之贅辭天地之逆旅返其造化之宅焉不以為樂而以為怪吾不知其何如也或曰非聖人之道也其子曰修身以俟死者非聖人之言乎某子今六十餘歙州之祁邑人也青峯子傳曰世間忍言死某不惟不懼而且安之所謂視死生如旦暮者非某子而誰天下之事惟不畏死者方能烈烈自恃使公得一官一職必能不避咢鑊立奇功偉節驚海內惜其老于山林而已也孫子某為道其詳而某感而為之傳以俟太史公之來采云

節壽記

嘉靖己未季冬之甲午為楮溪黎孺人胡氏懸帨之辰盖六旬也孺人嫁一年而寡遺腹生子其當是時孺人年才十九子呱呱在抱君草露水泡須臾盡爾孺人矢志不嫁辛勤孤苦卒能鞠其子至成立餘四十年生二孫而孺人始六旬壽不足多覬視一時有如孺人苦節者乎即有苦節如孺人有十九而寡者乎有植遺腹者乎雖史傳所載亦不數數然也偉哉假令孺人一移足則孤不立黎氏之孤危於一髮而孺人植之古之偉男子以死易生孤難寧死而委其難者於人而孺人以孱弱婦女旁無葭莩之助而能為偉男子所不能為之事豈不尤偉哉孺人既立其孤以成又見諸孫又享高年自今以往熙熙然蔗境矣亦天之所以報孺人也青峯子曰予曾祖母張生予祖三月而寡外曾祖母程孺人鄭既寡三月遺腹生吾祖母之弟於是相慕為婚姻其新寡時年皆十九與孺人同二母皆壽至七八十程氏子孫頴異俊秀濟濟庠序而予兄弟子姪近三十人皆二母之遺也盖貞烈之節天之所植壽其身繁其子孫固天道與則孺人之壽與福殆無涯也已予族弟某之子與孺人之孫姻婭有連求言為壽遂直述其事為節壽記以詒之異日有司以聞

朝廷行旌閭之典庶其有徵乎

廣福寺佛殿記

去三河可四五里為福田庵不知廢自何時武宗初醫官李源清即其地為室以居圓安上人無何圓示寂弟子明杲嗣其教杲聰明強敏能以其說動衆既勸與膳華景施石為其師立塔復乞檀越筮日興工構佛殿一伽藍祖師殿一經始于某年月日不踰年而告成更其

名曰廣福寺而乞記於予予不解佛法然其大意以為人皆為善則佛必報之以福不在其身則在來世與吾儒說合吾儒所以教人者專在於善而佛所以誘人者專在于福故天下之趨佛也易嗟夫此廣福寺之所以易成也與惜無以洪範福極之說告之者雖然果之才李公之施諸櫂越之能助皆一時所難得者方今

朝廷欲築薊州一帶以遏虜騎所以庇福斯民甚廣財出於內帑工取諸八府之民然數年無成功視此何如也予有所感乃識其成之日月使鑱諸石庶來者有考焉

重修銀魚廠記

寶坻之東南有河距海可百餘里銀魚出焉

皇帝歲遣中官采薦

宗廟舊有廠一區在河之北離以居

勑使地甚下春夏水發則侵及其堂廡退而四壁立有司歲歛民財修葺修之費半於作吏復侵漁其間民甚苦之

嘉靖戊申尚膳監僉書李北山以

勑使至慨然曰薦新重事也不可已嵗令民治廠民其為我何孰若高其基使無水患則一勞永逸民庶免其有擾乎會淫雨廠將壞下其事有司又以書聞巡撫薊州今大司徒東谷孫公孫公是其議明年檄其屬武主簿健董其役地仍其故高其基若干尺度木所不及費取諸牘金力取諸農隙不踰月而工成視昔有加焉成之明年民不知有修廠之費於是北山磨石屬予記其事且曰微東谷則寶坻之民不息肩矣予曰嗟乎今天下論治者皆曰重改作然不權其利害之輕重一切因循苟且憚於更變紛飭支吾日甚一日及其勢極而不可為則相與拱手旁觀而坐待其壞今天下之事皆是矣豈獨一廠為然哉東谷一時稱名臣其為是舉不足異北山以中官朸蒞其地即能權度利害俾數十年有妨供應之苦如洗塵垢一旦盡去旣肅

上供又寬民力可不謂賢哉北山餘干人讀詩能文議論卓卓可聽其所至行事自不凡後之居此者其亦知北山此舉非以逸居惟以利民則奉使之外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禁絕之則北山之所及廣矣因并記之以告來者

落成記

解菴以醫聞王公貴人王公貴人之至吾饒者必介其廬

廬後傍山前阻水無以伸其臺榭以延賓客越廬而東沿山而出有㡿地可數畝山環抱而秀水逶迤而不前顧盼而不去邃然一佳地樵童牧豎日歌且卧其上過而不顧者百數十年若天設而地藏之以待解菴者解菴遂斬刈棘鋤蓬蒿不朞年而為宫乎其中土燥而面陽棟隆而柱壯俯欄而望則山獻奇水納秀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獻技貢巧於堂下又為池其前可一畝右引溪之水而左出之復流於溪清瑩活動魚進魚夜印月無不可人意解菴昇俗人謝塵務布衣幅巾取素問參同契諸書或卧宫之中或迸池之旁或點頭于溪之上得意則酌酒數杯咏古詩或烹苦茗一碗與諸子講醫遣自謂羲皇以上人皆斯新居之助也解菴常曰醫者意也在解之而已吾常觀天地于復觀山於雨後觀水於湍中觀月於風前觀萬物於冥冥擾擾之中恍然而解嘻然而笑然後人之五臟百骸洞然懸乎吾之掌上矣然則先生遷於是萃是山水之秀宫室之美又無塵俗涸其心以觀于天地萬物之表則解也不循有大者乎吾叔祖其與君情最厚命吾落其成遂欣然為記弁予以驗解菴

程節婦傳

節婦姓鄭氏祖英材父克忠為一方望節婦幼有至性英材公難其配以歸程君萬良既歸之七年萬良君嬰奇疾自度必不生知節婦可託執其手曰吾父母託汝吾無緣粟之負於天天必不斬吾後汝有娠定丈夫子也當以某月某日生可名曰遺節婦泣不能對萬良君竟卒如期果生男是時節婦年甚少雖有子人猶難之至有以危言相撼者節婦且泣且語吾幸有孤在不然吾殺身以從吾夫豈能獨生聞者失色始知節婦定不可奪矣節婦事舅姑如萬良君存時半武不出户旦夕捧遺食飲倦則背之不委婢僕曰吾舅姑與夫百年之託在是吾豈敢與他人子等遺既長教讀書遺聰明邁衆一視即了節婦摩其頂曰吾止有一女及汝必不令汝棄墳墓宦遊四方汝無違吾言節婦年八十以天年終終之時呼遺永訣曰汝慎勿听人言以吾守節求旌表此婦人常事也且吾見其旌表其子不肖隳其家業汝能守先人之業吾死不恨矣遺竟不敢違命云青峯子曰予曾祖母十九歲生吾祖甫三月而寡節婦夫死七月而遺腹始生大略相似而節婦之女竟

歸吾祖若有為之期者豈非天歟豈非天歟節婦與吾曾祖母俱不欲求旌表此猶卓然在丈夫之上士有爭一階半級至相殺者曾婦人不若先民有言誠者無所為而然世之具鬚眉服冠裳者有挺然伏忠義不求名者乎若節婦者可謂誠矣

青峯存稿第六卷

祭文目錄

祭母舅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夏■母舅大人訃至京師外甥光禄寺寺丞汪某爲位哭已乃遣人以剛鬣柔毛千里致奠緘以此辭曰嗟乎吾舅遂爾逝耶壬寅之夏吾奉太安人来京師舅送至歙州臨别洒泣不能仰面然以舅未老計三四年舅或一来京師不然予或有東南差除非久即相見詎意道傍數語遂爲永訣悲乎悲乎予初聞報時驚怛幾絶恐戚我太安人不敢以告忍泣者一月曹職方之僕至偶予在外太安人乃得知之放聲大哭予百端寬譬不止悲乎悲乎吾母既鮮兄弟獨舅一人舅又艱於子息往年哭天齊去年哭天育吾舅又繼喪焉途人所不忍聞而况吾與太安人若何爲情耶悲乎悲乎栢少育於舅舅之愛栢甚於諸子舅之病栢不能視於床舅之卒栢不能哭於柩罪尚可言乎今年春金桂峯自都下歸栢以書寄舅且以舅六旬不得稱觴爲歉將求名公卿爲文以賀詎知寄書之日舅卒已久矣悲乎悲乎舅去年有書言二子喪天高幼若有疑於

天道福善之説予答以舅若高壽則子尚可多今天道果不足據矣然今聞天高純謹讀書又有全之兄弟旦夕訓誘而提撕之先外祖及外祖母之德其在玆乎然則舅亦可以瞑目矣栢縻於一官不能走奠南望長號不知所云悲乎哀哉

祭從弟

嘉靖壬寅五月予北上從弟抨以疾不能出予往别於床哽咽不能語既来京師居無何報弟死矣悲夫悲夫予同祖兄弟八人汝最幼汝三歳失吾伯母既又失吾伯父汝年二十六未婚汝可死耶悲夫悲夫予初謂汝甚健疾固無大害汝疾足疽耳人常患此不死詎知汝竟以是死耶人誰不死假令汝畢婚有子息雖死何憾汝之遲婚予亦有罪焉汝兄使汝二十六不見室家之好尚何言哉所可諉者伯父爲汝娉程氏早死繼爲汝娉鄭氏不暇擇年本不敵然世俗十四五嫁者皆是亦不虞汝二十六尚未婚也悲夫悲夫汝見伯父於地下憐汝無子雖憾鄭氏予與諸兄其能無罪乎悲夫悲夫禮殤者不後汝二十六不可謂殤予歸當爲汝

立後祭汝汝可無憾予未聞報時予三歲女死得報時予予又死既而予六歲姪成又客死予子女命也無憾予姪之死實予累之使予弟不因予携至
京師或者不死又念汝在家亦死以此自解悲夫數年之中骨肉凋喪姪死於客汝死於家每一念之肝膽俱裂欲棄官去者兇矣卒為親舊所沮忽忽度日不知所往悲夫悲夫予自家帶三僕三婢今死其二不能遣祭汝於家為位哭汝告以死辭汝其有知乎其無知乎

祭先祖宴十府君墓

栢以浙江參政叨蒙
上恩總憲嶺表皆承祖宗之遺澤家庭之遺訓以有今日茲者便道過家自惟旅食多年不得偕諸小孫歲時上墓謹具薄奠庸展孝思

祭先祖妣宴十孺人程氏柩

栢叨祖宗之庇竊祿藩臬茲以便道過家念吾祖妣未得入土旦夕負疚且宦食於外不獲歲時展拜愴然在懷行且卜地筮日以襄大事惟茲厝所靈竈攸依薄奠一巵少伸薦敬

祭先考朔十八府君墓

栢泰承先訓竊祿於
朝仰荷
皇仁推恩所生
勅贈考為儒林郎光祿寺寺丞茲以給假還鄉祗奉
制書敬録宣讀并具冠帶焚於墓前惟是祿不逮養不勝永慕謹以薄奠用伸虔告

祭王雙塘親家

嗟夫公竟死耶公結髮讀書意氣雄邁謂青紫可立取及襲祖階為戶侯心雖不樂自以將家子業已受官遂彈心韜畧騎射冠一時舉武進士第一當是時公薄封侯不足為常欲以死徇
國嗟夫公竟死耶人誰不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公受
朝廷方命之寄領兵討賊晝夜不解甲以與賊持賊衆我寡遂陷圍中猶且奮臂一呼斬其先鋒手刃二十餘人救兵不至力戰而死此其徇　國之忠輕生之烈日月爭明所謂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者非耶悲夫悲夫丁巳之秋予

赴嶺表與公執手別於公滸公言獨潔難立孤直難行予
盍為予言於徐五台侍御聽予解官以去庶其令終予如
其言告五台五台許之已飄然野服為物外人矣其年
詔擇以文武俱脩可當方面者使守脩撫建於是中丞何
公侍御徐公復交章薦公公受
命之日單車就道以死徇　國之心勃然復發盖自丁巳
冬至己未秋將三年日夜盡瘁未嘗一顧其家以至於死
嗟夫已休而復取自戶侯破常格擢守脩此豈念慮所及
非天意直以完名全節畀公也耶悲夫悲夫人才寔難何

奪公之速耶白奴崛強倭寇未滅公不可以死太夫人在
堂諸孤方幼公不可以死公與見堂君雙璧相輝雖同捷
秋科鵷鴒在原亦不可以死公則死矣悲夫悲夫吾兒思
恭辱為公婿公常摩頂諭之讀書今幸脩貢諸生未得一
省公千里之外公奄背之後亦未得一迎公喪於途遣祭
公柩雖以代稍亦俾得少展其半子之情悲夫悲夫言有
盡而意無窮公其監諸

祭張西埜中丞

惟公挺生京國茂際昌期濬發道源高步雲逵金閨通籍
上節傳詞兩使藩王不謁其私遂擢御史日侍丹墀議論
窩先彈劾百司素簡一出白日霜飛按行湖湘草木知威
嘉魚有寇將噬四陲以計擒之不煩一師文武選士各得
雋奇楚雖有材公寔薦之乾清工興厥費不貲權門勢府
指為利資高估多工以自膏脂舉公為監壼漿自隨視工
四年如初視時貂璫氣沮不敢肆欺繼擢兵脩建牙擁旗
汝南五年道不拾遺晉陟憲長未及一朞遂長薇垣中都
保釐執法省費威行惠施乃擢中丞振服比夷鴈門視兵
虜不犯西中間坎軻讒搆相持其官可褫其道益輝再晉

中丞寔受
上知使撫三蜀滌弊剗疵守堅千鍊譽載四馳海內瞻望
有碎刑儀衰病乞身上疏力辭遂解組綬抱志由衷香山
洛下飲酒賦詩優游桑榆十載在茲夫何一疾遽爾不醫
嗚呼仲尼憂奠傳說騎箕賢聖不免誰能遠斯生有高爵
葬有穹碑生榮死哀死亦奚悲其等叨陪晚進恒切瞻依
聞訃悼傷對之涕湊再拜以奠庶以慰思嗚呼哀哉

祭　憲伯

嗚呼公四十登　朝未老去

國澤未究施位不滿德三為縣尹兩把郡麾喬爲卲棠所
在著思召入臺端霜空隼擊白簡一出百僚辟易攬轡江
西受
命清戎日月於邁至今誦功二十年間子為御史
帝錫鈇鉞而復来此見公之子如公復来窮谷陽回霽日
天開眷此邦人渥承公澤祈天祝公頤年斯百夫何奄忽
一往不還豈厭人代將遊帝鄉逝無還波室有代處成化
歸盡卒反於土達人大觀詎云嘆茲顧我邦人懷德悵而
身卹憲伯子為九卿踰七望八亦已遐齡人間萬事公不

嘗足生榮死哀可以瞑目朔風在野令子悲哀凡我同朝
傷如之何望位以哭同此邦人涕豈無從奠以斯文

祭李二尹迺翁

樵林李公之訃在浮梁公之子浮梁少尹君哭兊絕浮梁
士民無不泣下曰尹寔生我去矣天何奪公之速也於是
前廣東等處某官以牲帛之奠為文以祭曰嗚呼高年寔
難公滿百歲後嗣寔難既賢以貴仲聯桂籍伯尹花封諸
孫玉立如鳳如龍民亦何幸父毋孔邇賴公多壽民亦賴
止公乃棄養尹亦遄歸哀哀赤子何怙何依尹之為政視
民如子民聞公訃如喪考妣戴尹之澤遡厥本根匪民敢
私實受公恩嗚呼哀哉念昔於役再至嶺南未能登堂拜
瞻公顏乃於文闈既獲二子及我歸田尹實在此靜言思
之如有夙緣側身南望不能奮騫臨風一奠寄以潸然嗚
呼哀哉

祭岳母

嗚呼吾妻不幸早世以戚吾岳母夫人每一登堂哀泣不
勝既而夫人之子僅二十而夭垂老抱孫一脉幸存亦荼
毒之甚矣而夫人又以疾逝其生也栢以宦遊不得盡膝

下之歡歲時伏臘不能一問其卒也栢又遠在百里之外
四五日之後始得訃聞不得視其入棺尚何言哉懿德不
壽子女坎軻天寔為之傷如之何嗚呼已矣何草不黃何
日不西臨風一奠言與淚俱嗚呼哀哉

祭操雙峯迺翁

嗚呼公以太樸未彫之材悃愊無華之質表式鄉人羽儀
士類方教其子成進士宰名邑安車就養
誥封將及蓴魚興念亟返故國將尋香山之盟修九老之
會而公忽逝矣騎箕天上乘雲帝鄉緬思哲人其能不傷

嗚呼王樹在塔雙鳳並鳴怡也邦瑞仲也國楨後嗣既昌
列其遐齡某等忝交令子義均弟兄靈車將出有淚如零
臨風一奠庶其歆承

祭王夫人許氏

嗚呼瓊蕚擁華彩雲方聚日月兌何忽爾化去嗚呼哀哉
翁方建節姑氏在堂蘋蘩婜賴其何可亡家失冢婦行道
所惻列其君子寧不傷盡懷昔
京邸職方有言理家秉鑰吾女實賢職方已矣其言在耳
天道何知遽至於此嗚呼哀哉某忝眷未聞報既逢得之
途人且傷且疑踰月遣祭有淚如雨懿靈不昧其尚歆止

祭朱親母

惟靈淑德天成婉儀閨肅系出宦門嬪於仕族相夫雞鳴
逮下樛木道倫三從享宜有福胡為中年遽爾不祿曰予
循子作配令玉受恩寔深以教以育適予北上至止衙屋
訃音忽至不得往哭寒風摧蕙霜月在竹何以寫哀生芻
一束遣子往吊有淚如掬傷如之何意迫詞促嗚呼哀哉

逐邪

青峯先生為文告爾邪邪其聽之某不知爾為何物假孟
子名憑人以口舌以幻惑我黔首夫孟子非古之所謂聖
賢者與吾未見聖人賢人憑人以言而為妖也聖人賢人
而為妖也則漁父盜跖之詆訾顛倒衣冠之始皇夫子朔
不遺子路執戈而逐之乎縱不能逐何不命孟子憑人以
言而拒之也孔孟而不然也則是聖人賢人之不為妖也
然則爾非邪也何居爾之來也非有長者致恭敬之辭於
爾也小子設香果之奉扶箕而呼之來則來置箕而斥之
去則去是爾之來去係於小子之手貪香果之奉而已孟
子其然乎哉孟子藐大人蚓仲子妾婦儀秦分庭抗禮於

齊梁之諸侯而顧小子之係乎辭十萬而受萬且以為壟
斷而顧貪香果之奉乎然則爾非邪也何居吾聞草有妖
狐蛇有精少年英氣未盡之鬼則鬱結不散而為厲爾非
其類乎不宜久據此以幻惑人此爾一宜去爾未聞吳龜
與枯桒之事乎有能言之神有能知元遜者之先見而不
免於烹以死況爾憑人以言且又不知有為元遜者則爾
寘頑不靈甚矣此爾二宜去就使爾其為孟子孟子事齊
梁見人顏色不在則浩然去不顧惜乎十萬之祿今二子
無齊梁之貴人之談笑而攻爾也不止于顏色之不在此

爾三宜去爾且不自量妄言人富貴以歆動人奉事爾乚計拙矣富貴非天之所司乎則可富貴而爲天之所司也則爾烏知之就使爾知之爾烏能移之爾不能移則安用奉事爾此爾四宜去負此四宜去而不去是非爾之罪也無逐爾者也吾今與爾約爾草木狐蛇之妖也則歸於草木狐蛇爾鬼也則歸於神祠若吾既告爾乚終不去是爾欲以幻怪之術與余抗也夫草木狐蛇之妖附人之鬼寔頑不靈之物竊聖賢之名挾富貴之說以誣民爲幻怪之術以抗天下之正人者皆可殺吾將謀之於道斷之於義

碎爾憑附之箕火爾居逐爾於魍魎之鄉爾毋自取羞辱

告山川

鄉進士某告爾山川之神神威靈無方鍾生豪傑百年以来首捧鄉書者寔某一人自顧其才可當中原文人一百然兩戰兩蹶不得群多士以角於
天子之庭咫尺玉階東手而立乎其外雖某未盡其材而神威靈不施坐視其敗寧無羞乎謂神無靈則某之聰明誰與鍾之謂神之靈止於鍾人之聰明而力不甚大則踵吾而出者程氏三人吳氏二人彼皆神分給之處猶赫赫如此而況其委蛇盤結幹氣之所盡者其力不尤大乎抑予不足以當之則環視其同列無出予之右者而又較之於程吳則又獨當神之所鍾其赫赫恍恍雷震天動而出固宜神殆嗇於乙未壬辰之歲而大施於戊戌耶神在天爲五行在地爲五獄鍾於人爲聰明爲精神爲文章爲福禄三蘇出而眉山枯盡眉山之神竭其精華以鍾蘇氏故蘇氏之文擅天下而眉山之名遂争高於嵩嶽神若如昔日之眉山竭其精華以鍾於某之身某雖不才然假神之靈運其聰明以戰禮闈之諸子則安知其遽下於三蘇耶

試期已迫行裝將就旬日之間當别故土神其自思既生如此之人必思有以成就之不然何不付之以凡下之質令其崛強鄉曲爲武斷之人乎言不盡意神不待言

祭沈運副

嗚呼公以倜奇敏達之材不及大用展其卑
國富民之術扞邊拓地之智僅得督
京師兵識察盜賊二三年權兩浙塩莢遂以去位此士大夫所共慨惜也既歸林下歛其未盡之用以治家推其未酬之志以教子家既不貲子復象賢少溪宅禄獨厲清節

以宦業聞諸子冢孫彬彬大學篤志經史駸駸乎青雲之器公方樂蔗境之漸佳享揄年於耒艾此邦士大夫所共羨嘆也云髮未霜喬齡可冀曾未幾何而公忽以不起聞矣嗚呼哀哉雖然官階五品不為不貴踰六望七不為不壽子孫多賢宦業相繼人間之福公亦備矣念令子之匍匐傷故人之凋謝臨風一奠以寫衷思神如不昧尚其歆兹

青峯存稿第七卷

墓誌銘　表目録

墓誌銘

太僕吴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號某出吴季札之後以國為氏世家饒州之樂平七世祖緣城令諱某始遷德興銀山鄉遂為德興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邛州知州父諱某君生而頴異邛州公奇之撫其頂曰是子異日必大吾門年十四為庠生文名蔚起家故高貲邛州公既卒勢家構誣君之父以罪積五六年不解家幾破既脫父於獄刻苦讀書晝夜不輟親厚者秉間謂君宜輟學治生業君喟然曰吾累世衣冠

業已沿肴受書不能成名是先業自我廢也不聽歲大歉
取其父存日鄉人所假貸券盡焚之以故鄉人德君入胄
髓已而君所造日深文日益有名督學張公時徹徐公階
以君肴多士刻其文以式丁酉舉於鄉明年第進士知莆
田以爐改順德順德海濱富有力者以豪侈相勝無賴者
則事剽刼無寧日君立科條示以儉朴取
高皇帝教民榜疏其義遍教之修保甲法使自相覺察民
俗遂變君有吏材負氣不肯俯仰其吏部者順德人也勢
使其民如官府君暴折之不堪則嗾其尚書共傾君其尚

書以議禮為
上所知入内閣雖家居氣燄張甚遣惡少四五輩持帖挺
人不以屬縣君悉捕之獄其乃訴於撫院其公經經懼詆
君故摧折大臣以取名君嘆曰士氣盡矣君竟坐是不得
薦久之乃薦太僕寺丞至則上疏議馬政無何又上疏議
廟制於是當路者謂君生事不安其職遂逐出之遂謫和
州同知以去而君亦倦於進取矣明年以賀
聖節來京師絶口不談時事惟曰吾於致良知之學近
有所得既

陛辭歸和州中途聞母夫人病棄官徑歸歸未數月母夫
人病愈而君竟以憂勞成疾遂不起君娶某氏生子一人
曰某為庠生娶某氏女二適某孫男三曰某君之謫和州
也夫人隨以行卒於南京君哭之哀其賢德具在君自所
著祭文與詩君與夫人俱生於弘治癸亥君卒於某年月
日得年四十五夫人先君二年卒卒之十年為丁巳鶴齡
以君與夫人合葬於某山之原自為狀請予求銘予與君
同年進士甚相善初君遷太僕至都下予為刑部居貫城
坊極西君就予巷僦屋以居且夕相過無所不言及家

事輒泣下曰予先人有田二千餘畝是以給衣食遭家多
難痛之盡予兄弟十三人常分禄給之而不贍也幸而祿
厚吾將盖市以助吾兄弟以成先人之志嗚呼君雖未酬
其言其用心亦良厚矣君學博而識遠為文章遒勁有奇
氣常不可一世而獨取予常曰同年相知無如吾二人者
孰先死則為叙其平生以傳則君之銘予何可辭銘曰
吳以國氏系出姬周伯逃季讓邈焉寡儔維君之生挺挺
好修孝紓家難勇折當塗蹶而彌奮百折不徂群飛刺天
孰知其卻一旦自決解官歸休志士不忘亦又何尤厥惟

元配既得其述白首於歸於松於楸位不滿德命與林讐千載之意其在茲丘

廖孺人墓誌銘

予仕刑部時與劉君汝貞同為主事聞其嫂廖孺人之賢不幸蚤世欲為作一傳以風世之為婦者無何汝貞持祠部郎中來溪張子所撰行狀屬予銘予不能辭按狀孺人名某父某母某氏世為某縣某里人幼頴慧端靜十九歸劉君汝楫汝楫父封刑部主事尋源公明經弗達銳意授汝楫汝貞二子詩劉氏既世食硯無所事贏家甚窶公遯

遣汝楫塾於宗里俾汝貞卒業孺人甫歸劬瘁於衣裳酒食之務訖無難色方汝貞為諸生則有資給之費孺人惟日相其姑以婦功如姑織孺人必紡而俱姑紡孺人後織俱如之或需稍急孺人輒獨力不暇往往有雞鳴未寢者若是數歲以為常蓋知翁姑之志在汝貞成立故苦意相給以愉志耳汝楫素貪義能受時汝貞遊學於表郡彭太史夢溧君汝揖亦塾於表視所納學金非購諸名書必俸幣饌犒之給也歸而無所稱於其室孺人不問性至孝事翁多得其歡心姑性至嚴子婦有遺之者或終日不懌孺人奉之惟謹不敢忤恍忤不還其初不敢任也婦道之修有娟愛之風平居寡言笑亦無暴恚而藏獲竟畏之待妯娌有恩汝貞初娶傅氏甫得疾孺人扶持眷篤親問其湯藥比卒泣痛減食繼娶今章氏孺人惠訓彌旋終歲欸欸如娣姒冥有自取其勞而與之以逸者自歸劉氏大較皆鞠躬愁苦之日也迨汝貞補庠廩相脊者日至稍可倚於八口歲壬寅而孺人嬰疾矣病二載愈劇不常宗姻至閒聞者莫不爭饋遺訊安否為歡戚癸卯秋仲未卒之十日汝貞秋捷至孺人耳已聾而忽聽形逾傴而強起蓋知汝貞

既發而姑舅之志愉也孝敬一念至死不忘其性行皆足以比擬於古人所謂女士者耶將卒時請舅姑至則曰多福多福呼章氏至則曰吾兒寄生汝撫之然性蕩且拗教讀書須耐煩外惟咄咄稱好事翁姑四字遂欷歔而絕卒之日嘉靖某年月日也生正德壬申某月日享年三十有二子一名文燦即寄生孺人卒之明年乙巳汝楫卜縣南四十里土名牛窩山安厝焉附祖塋之次也於乎世降風漓士寡治行矧婦人哉若廖孺人者孝於舅姑敦敬讓於家室艱難而力修有丈夫之志而無兒女之態賢哉可以

告栶式已乃為銘銘曰
淵以珠媚山以玉芳嗟惟孺人閨闈之光拮据弗勞秖礪
用揚相彼夫子以恱姑嫜勞以養志至死不忘終始一節
秉淑流香牛窩之山松栢蒼蒼眞爾玄廬千古永藏

朱禎軒君墓誌銘

君姓某諱某字某别號禎軒遠祖遷公仕唐為游擊將軍
討黃巢有功封浮梁縣開國男遂為浮著姓曾祖某祖某
俱不仕父某領南畿鄉薦仕河南南陽而推有惠聲未五
十致政母黃氏兄弟三人孟某仲某郡庠生季即君君自

兒時已不凡八歲入鄉塾授書輒能通大意稍長劘意經
史閉門繙閱雖醫曆方技無不窮其肯綮士之俛仰抵[illegible]
善進取者皆以君為左君不顧決意不習舉子業父兄相
廹時或勉強為之則工於應主司者自以為弗及也家素
豊留且宦室子然未嘗有一毫膏粱脂韋之態年十四患
瘵疾疾雖重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有武夷稿易卦便覽醫
學備忘命學摘要俱鑿鑿可讀不似少年人語然君不自
以為至也常曰使天不奪吾壽病得痊愈當如司馬子長
泛沅湘渡江淮周流齊魯燕趙之故都如是者二十年始

有所得耳疾竟不愈越九年卒君未卒前一月忽憂疾愈
顧其左掌恍然一李字自喜而覺以語其兄某兄占之人
曰李者十八子也君今年十八殆不起乎已而果然君生
於正德某年月日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卜以某月日塟於
某君仲兄某携君平生所為詩文并其所為行狀乞銘於
栢嗚呼君以妙齡奇材方將驅車起萬里未出門而先折
其軸是尚不足銘也夫栢何能辭銘曰
先民有言太平之世兄不哭弟父不哭子繄君何人而乃
反此疇厚其德乃凉其祉胡然而生胡然而逝銘以斯文

庶幾不死

盧東槐墓誌銘

君姓某諱某字某世為浮梁人少習舉子業既來
京師以先世籍補旗手衛旗役君念衣冠之胄不欲與凡
衆伍於是奉
詔以貲為七品散官置田宅
京師娶文思院副使張君山之女遂為
京師人君性好友從兄卒於逆旅無所歸君還其骸骨鄉
里而收其孤衣食之及長則為娶妻見其成立乃已與人

交游若澹然及有緩急衆皆掉臂去君獨可恃素重然諾
與人一言如山不可動鄉里士大夫來
京師皆以君為歸君子縉為
京府學生勤學績文顯揚可待君又勤儉創家家業駸駸
起矣忽以痰厥暴卒蓋嘉靖某年月日也距其生弘治某
年月日實得年若干君三子長即縉娶谷氏次綵次純女
一皆幼縉將以是年月日葬君於
京師某山之陽持翰林庶吉士黎忠池先生所為狀求予
銘予素與君父子厚不得辭銘曰
豪傑之士不懷其故生於遐方來
帝左右以貲授官燁有聲名遂置田宅居於
天京恤貧收孤以至成立孝友之心皎如星日信義所感
縉紳如歸竟以一疾遂不可為外有賢子內有賢助五十
不夭可以瞑目
帝城之南有墳巋然死而不朽考於斯言

墓表

何處士墓表

公諱某字某世為彭澤人公生而聰慧七歲即能誦詩知
大義父素養公以明經為
楚王傅君徃來　王邸
王召與語大奇之無何公試有司將補邑弟子員而素養
公即世遂絕仕進一意學問凡經傳子史百家之流無不
涉獵意有所感發為詩詞皆清亮奇勁為名流所稱誦居
家常以正風俗訓後輩為心飭德礪行一毫不苟遠近來
學者一得公指導皆充然有得其訓誥家出公門下者人
無不隆禮爭延為其塾師君本儒者身若不勝衣然義所
當為人或鼠竄兩端公毅然直往不顧利害宸濠之叛四
方驚疑屯卒吳姓者欲藉以為變四出刦掠公奮然曰逆
豎敢爾耶乃陰勸義勇用計搶破之於是境內肅然常以
子孫不肖皆以無家法馴至滅門乃購晦庵家禮及考證
儀節諸關世用書率録一過以訓其子孫邑大夫柯瀛山
以下無不賓禮鄉飲公不至則邑大夫不敢就席異時有
詔賜七十以上冠帶頒帛復其身縣大夫林翠崗欲冠帶
公固辭尋見公所作詩文舉首加額曰高士也何相知之
晚躐列重席賓公上坐公退讓再四令門隸竟持之商確
時政盡暮而返其為有司所禮重如此配王孺人諱淑潔

十七歸公衣服酒漿之類皆井井有法事舅姑甚孝公疾
左右侍養至廢寢食凡所以承順公及綜理家政無不稱
公意人有急公欲助之則傾囊以成公之義無纖芥吝色
公故多貲中歲稍不給然賴孺人卒以不窘二子乞邑弟
子員孺人脫簪珥資之二子皆卓然有立為時名士未幾
孺人先逝蓋癸巳歲也公念孺人甚殁後不再娶居壁左
一斗室間焚香獨坐謝絕人事以其家政托之長子介課
其幼子念讀書是時仲子念季子全皆試場屋有聲而念
又有雄材下筆數千百言滚滚不竭於是公甚喜忘其鰥
居未幾念卒而公益愁憤且病矣餘十年乃終公所撰詩
文皆散在門徒有遺懷樵唱餘韻要覽集藏於家孺人卒
之明年塟松石山及公卒乃以甲辰十月合塟焉後十年
公子全以貢至
京師自為狀謁予曰墓道石未鑴碩有言以告來者栢家
聞公名又與全有文字之交不能辭謹撰其大畧如左嗟
夫公如彼其文學使少貶以就有司之試巍科膴仕可俯
拾耳一介布衣樹立卓卓便得秉一障有所設施其功業
當磊磊軒天地無疑而公竟止於斯此士大夫所為慨也
後之欲知公者其尚有考於斯文

偃素侯公墓表

公諱某字某漢夏侯氏汝陰侯之後先世自吳興遷都昌
宋開寶間有諱某者以明經教授浮梁遂為浮梁人曾祖
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以清德稱於鄉公生有至性父嘗
以事至
京師得汗病汗病染人人即死人不敢近公聞即徒步走
數千里外迎以歸旦夕躬湯藥時卧起不解帶者三月竟
不起公哭踊幾絕以孝聞兄弟四人公以身任家政治生
産甚勤家頼以裕至其分産則取其器之敝與其田之瘠
者人以為難與人交財一毫不苟取外家有敗子以沃田
數畝貨於公頋取廉價以資浪費公正色讓之復白其母
家得不敗鄉人有負公錢者貧甚鬻子以償公覺即取
券對其人焚之弱冠商姑蘇至楊子江遇盜舟中人皆匿
其財盜無所得大肆殺戮公曰君輩不過利吾財非有宿
怨何殺戮為我亦不以身貿財遂發篋任取之盜感悟返
所掠且餽火肉一肘而去公雖不業儒雅好閱史究古今
興亡得失尤好易常以易訓其子翁源縣令仁侯氏入

國朝無顯者公始教英子以科第顯乎居常曰兒入仕惟慎官守吾薄田足以自給毋以家為也以故翁源君宦跡所至皆有清白聲公質直自奉甚澹泊與人處謙退簡默平生不以氣勢加人縣侯陳公廉其行敦請鄉飲公不赴自幼至老及見其子顯達恂恂如常於是鄉人咸稱公為偃素先生有為不善者見公則赧赧然至以比陳太丘云公生子甚晚凡三娶妻至王氏始生翁源君公卒後十五年翁源君始能奉公與王氏合塟於某山之原而以狀授栢曰子為我表諸墓予與翁源君同年常往謁公公衣冠簡朴議論諄諄皆經典語無一毫世俗態於是仰嘆翁源君之賢有所自來翁源君兩為清白令侃侃自樹不負權勢以至齟齬清修鯁介與公匹休可謂不負公教世俗日下咸以聲華勢利相藐緬仰高風九原不作嗚呼安得如公者數百人布置海內以廻澆風耶吾故表而出之以警世之役役者且使公之子孫有所式焉若夫卒塟年月則翁源君自誌諸墓中予可畧云

高賢軒處士墓表

處士諱某字某號某先句容人始祖興佐
高帝征伐積功至泗州千户高祖楷以討南越有功遷饒州守禦千户遂家饒州族甚繁衍所居成街至以姓稱其所居之城門曰高門父鉦襲千户封武畧將軍母關氏淮府長史關某之女封安人處士兄弟五人長襲千户次即處士方姚源作亂時徵四方兵以萬數環立熟視不敢發一矢向賊賊月蔓延武畧將軍率其子弟當賊力戰以死獨處士幸脫猶合餘燼殺賊崎嶇山谷中卒負其父叔尸以還處士性至孝友事兄如父撫其弟姪如子兄以事徙建寧處士曰建寧固善地然吾族大所置田宅盡在饒能盡携以行乎兄且行徐圖之無何卒於徙所處士乃走建寧治其喪兄子邦臣總角上書
闕下言先人無罪以失貴臣意遠徙乞還塟饒州
上聽其還邦臣復襲饒州守禦千户得不徙盡處士之計謀也處士無子育兄之次子邦達為嗣愛之甚處士常携邦達於山澤中邦達墜於河處士望見去百步許不解衣疾趨水救之出人以為神速乙卯秋邦達方秋試心動出場即就舟日夜走三百里以歸至則處士果病病且不諱矣其父子慈孝真有過於人者至其婚弱弟嫁孤女人情

所謂雜者處士行之以為常嗟夫處士生長宦族苟不以富貴苛虐其下亦賢矣乃所立卓卓如此孝友慈弟出於天性豈易得哉處士某年月日生其卒也以某年月日享年六十一娶某氏甚賢可當處士既處士卒之三年邦達延奉毋命葬于某山之陽負癸抱丁邦達恐處士遂泯沒遂為狀請予予故表而出之使鑱諸墓道之石以示永久異日邦達成名焚黄墓下當有巨筆如椽為處士大書不一書以成邦達顯親名之孝此其始耳

青峯存稾第八卷

書

上王巡撫書

栢不幸斬然在疚聞車騎臨敝邑不敢以衰絰請見趨看師門無任企仰顧其心中忻欲言有不可以服為解者則不容默浮梁今歲極為不幸大水聚葬魚腹者不啻數百家栢居頗高燥亦浸及屋脊幸水同洑不漂去耳繼以樂

平游民之禍又百七十年所無栢雖居鄉不與相近然素
無賴者皆乘禍竊逞日夜望其至初門以下發源德興之
境皆扶老携幼登山結寨以保旦夕乘賊專意於景德鎮
鎮之人衆足以相當又據險寨賊戰不利及知上司來逡
巡去耳彼若得逞於景德鎮據有巢穴蔓延昌饒剽刼四
出則三縣之境俱受其害恐非尺檄所能招也聞之道路
訛言云當道欲罪鎮多殺置之大辟是鎮以有功得禍而
賊反得以自解竊以為非計也當賊發時有識者不憂景
德鎮之受害恐其勢猖獗不可復捄誅之則不可勝誅又

賊皆良民也始逼於饑而為亂而遂以喪其生則有所不
忍不誅則
王法不張甚為當道費商畧耳往日姚源之失可見也天
幸樂平賊戰不利不得逞于景德鎮故賊之衆易散而其
罪猶可以議若景德鎮人之功則大矣為今之計薄責樂
平則可乃欲重罪景德鎮則他日地方有所不測誰肯為
備進不死於賊則退死於宮而賊獨蒙餘黨脅從之議是
為賊者或可以無事而殺賊者左右皆為坑谷甚非所以
示後也景德鎮自水發後住窯幾三月矣不但樂平之游

民失業雖鎮之人亦有失業不自聊生者幸目下米不甚
貴然亦不可持久四鄉之民山多田狹多以販柴為業今
既數月無所發而當道又以法急景德鎮之人而置之罪
則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萬一失業者忿怒恚誤恐不下
於樂平之黨則其住窯豈有日期居民坐困有不可勝言
者矣今車騎既至得其寔情必有善處之法昔人有見官
家養駱駝而憂其夜閒無宿處者夫官家豈無宿駱駝之
處顧其智短過憂耳栢之慮事寔類於是特在門下苟有
所見不敢不陳况在桑梓土著之事利害關於門户豈可

泯泯無言耶苟以其言為然則前所提耆老某等釋其械
而重賞其功樂平饑民為賊者特出曠蕩之恩殲其渠魁
而宥其餘黨則彼此太然以無事矣栢居憂本非可言之時又蒙
聖恩賜假會有旨意俾不預公事然律有諸人直言無隱
之條范文正居憂上宰相書其所言非若生土著之禍而
其所言之人又非若生與執事師生之間而又方董治其
事者也自以為可幸無罪故敢畢其狂瞽之說惟執事賜
采焉不勝幸甚

上沈少波

執事下車未久一念惻怛為民之意竊簷蔀屋無不知之有民情不能自白於上者俾執事愛民之意壅而不得行敢布腹心惟執事裁焉竊見比行諸公皆自鄱陽來浮梁然後折往建德迂回五六日初疑以為行者之謬既而詢其故乃鄱陽縣苦建德之遠欲嫁其禍於浮梁妄以浮梁近建德為詞以欺臺下之聽其實鄱陽去建德三日皆通衢而浮梁至建德亦三日又崎嶇山谷寄宿民間乃舍其坦途而驅行客於山谷甚不便也且鄱陽所以為此議者以建德甚遠三日之役民不堪欲以節省民力耳然必兩日

乃可至浮梁比之徑往建德僅減一日而增浮梁三日之費所節於己者少而嫁禍於人者甚大仁人之所不為也假令浮梁果一日至建德則鄱陽兩日浮梁一日夫馬均停而客亦不勞有何不可今鄱陽兩日至浮梁浮梁三日至建德是以三日增為五日也鄱浮雖各縣以臺下視之皆赤子節鄱陽一日之力而增浮梁三日之費是以浮梁為壑非臺下之意也蓋鄱陽苟免目前謬為浮梁近建德之說以欺臺下之聽臺下若知浮梁亦三日至建德豈肯聽其言使浮梁重出三日之夫馬而迂客五日之途乎夫鄱

陽往建德之路非自今日始不獨鄱陽苦於此役建德以九里之縣出三日之夫馬尤甚苦之曾議割鄱陽建德浮梁之地立縣於石門又有欲議設驛馬通於中路者底今未有一定之說使浮梁果近建德則前輩諸公何不為此議而待今日乎即使鄱陽不以累浮梁建德豈肯舍浮梁之近而走鄱陽之遠路事體甚明况浮梁僅百里有零不及鄱陽三分之一而

御器廠在焉以十三里當一廠役而祁門婺源一帶由浮梁以通樂平者絡繹不絕又無驛遞百姓之疲弊比鄱陽

更甚比者一月之間使客絡繹坊里辦應不前相視而泣而縣官又以上司有行不敢抗違日夜比併夫馬以應使客坊里逃去者過半矣使客亦以三日之途迂為五六日甚所不便生等目擊其事不敢不以聞於臺下乞差臺下親信官一員押送鄱陽縣夫馬至浮梁是非兩日仍押送浮梁縣夫馬至建德是否三日仍勒鄱陽與浮梁至建德之路孰為崎嶇孰為平坦如果浮梁一日可至建德不用三日則請著為定例鄱陽徑關浮梁浮梁轉關建德如果浮梁往建德必用三日則請定以鄱陽徑關建德不必復

閔浮梁如此庶幾不致耗費民財稽遲官程使客既便而小縣亦得以息肩矣情急辭迫不知所云臨書無任惶悚之至

寄曹北崖

兄嚮者乘瘦馬上下峻嶺冒嬌陽行三十里以歸栢甚恐既而聞之人兄清勝無異又甚喜兄之體若是健且固也栢嚮者謂兄之心水不能寒火不能熱而不意其身之能如此豈愛親之心急遽不自知與不然赫然當空可以赭面無傘無笠而暴其中顱不吐舌而避者乎而又不為寒所侵且以無疾橫渠所謂志一之動氣者兄有之矣大丈夫之身自事親之外其事之當盡者尚多其艱難齟齬不止於瘦馬峻嶺而其勢位之所烜赫利害之所變而是非之所錯不但於驕陽約之以終身邈之以千百載宇宙之盟不止於二三十里之道然而吾因其邇以知其遠而知兄之心必不負其志也栢之知兄久矣何必待於此而猶云云者我蓋因事暴美以相提撕於斯道者朋友之責也比方辨類以相易而不倦者為善之方也以文道其志以書識其善者會友之道也兄試觀其言將無動其激昂遂

取之意哉則弟區區之為此者非空言矣

又

貞節傳承命月餘矣幾欲奮精神囊群書竊子長之餘緒以發其潛德之幽光舉筆而慨然奚不成一字者久矣非固欲高人作奇澁語多費此光陰也蓋此心有物窒其中每觀人貞節錄及志乘奇績未嘗不汗背刺心嗚呼吾得罪於天地間甚矣而況持其區區之文章以榮耀他人作貞節傳耶幾欲對北崖道羞而不言者久矣然北崖將謂矣其拘吾文之日益迫矣吾既不能作又不道其意則北崖將視牛為何狀耶嗚呼吾得罪於天地間甚矣吾茲欲言罪將益重與其不言而重其罪孰若言於北崖藉北崖之力以紓此罪哉吾曾祖母張氏十七適吾曾祖十九歲而吾曾祖亡吾祖纔生三月嚙指而誓卒以植其孤寒潭秋月士夫贐之家貧力薄値吾祖又蚤世吾父輩又患難百狀無力氣不足以發明之雖有江右士夫諸巨筆文章一火於丁卯再火於癸未而囊笥所藏者付之灰燼者矣任是責者非我而誰而吾又落落失晛不能卓立於人之中以交諸士夫以鳴我曾祖母之大節徒區區於人間乞食

旦夕死有餘辜嗚呼吾得罪於天地間甚矣吾意將欲附之志衆而力不及欲剖此心腹於北崖而懟且死者幾矣北崖將欲拂其心責之作貞婦傳乎將欲扶之翼之收之在人數中耶北崖勉而為天下良吏其澤林下之人噓死灰之氣於是乎有望不識何如伏惟鑒其衷紀其罪恕其小者以成其大者不宣

勸金星橋

曩夕為執事畫策言親老不當就官執事是其言矣茲聞決意俯就詢之乃某某之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固宜

執事之聽之也然栢獨有一得之愚願執事擇焉凡就官之說有三家貧一也年大二也力不能前三也執事之家不貧學問才氣一時不多見其力固甚銳也年雖少長於諸君丙午之捷尚近古人有五十少進士之說則年亦不大也然則執事之急於就官為母老耳某某之勸執事亦為執事之母老耳夫為母老而就官則又何說栢獨以為執事毋老而就官者將以祿養也執事母八十餘矣非初門休寧則不可以迎養執事能必得初門休寧乎即使寧相知其至情不過以兩缺處執事耳浙江福建湖廣廣東可謂南方相近地方矣能舁母夫人以行乎若舍母夫人以行則為貧也非為親也若迎以行則勢不能或又更遠於前所陳地方則其勢必至於棄官由是言之則為親為貧皆有所不可執事當局者迷而二君之為執事計亦思之未審者也故栢獨曉曉為執事復言之願更思焉為執事謀者必曰丁未若就官則祿養六年矣假令丁未就官為濬谷在河南則必不能將母以往八十之親六載不見孰若六年在膝下此自為親一節言之耳若為貧則將來之事尚未可知如璧峯今日亦未見前日之勞也其間變

故猶有不能盡為執事言者願執事更加思焉若南泉之事則又不通其意果於自用在執事必以其謀為失夫與之同事而猶知其失謀則他可知矣願執事毋自蹈其失更一勸南泉挽之南還為丙辰焚舟之計非但第一人之願達於事理者無不快然為二君加額矣草率之言千萬裁擇

雜著

味菜說

語云食肉者鄙汪澤民有言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豈榛

食者獨賢杙澹泊則智慮明清苦則操持定菜亦有力焉
儒者又廣其說云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百姓不可
使一日有此色又云士大夫知此味百姓自無此色緣士
大夫不知此味然則食肉者真鄙菜之味固不可不知也
吾邑藍君自扁其讀書之齋曰味菜人稱之曰味菜予藍
君少從吾叔某學吾叔清苦之士也常為予言君之賢居
閭閻中能澹泊無一切嗜好予竊記之他日介吾友可山
謁予
京師見其質朴古澹與吾叔之言合君固真知此味者惜
君隱於市不得在位為士大夫今天下風俗奢靡極矣士大
夫為甚不敢謂士大夫皆不知此味然亦不敢謂天下百
姓皆無此色也吾於藍君有所感矣君曰吾何敢以此並
士大夫吾少多疾醫者教予以澹泊滋味則真氣自生方
其始之習為澹泊也猶知其為澹泊久之則忘其澹泊將
以澹泊為味故吾以菜之味為愈於食肉也故五府無疾
元氣日壯吾年四十而精神意氣倍於少時吾以為可以
治身可以延壽他何知焉嗟夫肉味多而真氣昏世味重
而良心喪使為天下者治其澹泊無為之說絕其奇衺禁
其奢靡則百姓不擾而元氣固六時不害而國祚長即黃
帝之治何過焉君之所謂治身者可以治天下所謂延年
者可以延蒼生豈但使無菜色而已吾於君重有所感矣
君四旬初度之日在
京師客於
京師者凡若千人千言於予予以四十不足
壽乃申其味菜之說贈焉且以志吾感

九老冊跋語

右九老集蓋倣古香山會而作也吾給事黃門操東川滄
州太守彭濮谷之二翁與焉其餘桂于蘭孫瞰風雲之會
有待而起者九老皆有之皆生名族先人之田廬足以自
老苍晨月夜意之所適則杖屨相從而其年皆可七八十
童顏鶴髮如畫圖中人蓋成化弘治
列聖相承日夜焦勞以創太平之業而此九老者幸生其
間旬眘不見兵甲豈非人間之所難得者乎而況於高年
尤天之所最靳者乎上帝之所錫
列聖之所賜百順之所集觀於斯冊者可以深長思矣予
宦廣見廣城外有百歲坊雜諸坊中諸坊貴顯至狀元宰
相極矣過者不問至百歲坊下見其所書某百歲某百芸

十歲未嘗不停車稱嘆栢頵諸老耆精蓀神以臻上壽暨時翌百歲坊以後一時之盛豈不休哉敬書以識

高封君詩冊跋語

詩凡若干首皆言公子太僕少卿封為榮然公未為令時予為吏部郎中當封不以是時就封豈非欲有所為於世耶夫欲有為於世莫如令矣乃辭而就封竊意必有不得於令即不封行且棄去去意決適會封之期耳故事京朝官三載成績乃封始公與其予縣齋大夫約就封當在明年公遽之不謂即有恩詔不待故事詔書將至霍丘縣齋大夫先使人馳報公公遣飲丞廳帶間得書喜甚秘不言獨引滿痛酌至夜半乃罷明日晨起勅吏如詔報府及御史臺即解印綬去嗟乎士之高尚者多矣孰如公賢欲為處士而以封君歸者

書程剛復贈士讓卷

予別山中故人者幾三年忽吳子士讓持竹拔書至讀之如見竹拔馬既又出程朱諸君贈別詩文一卷於是汲[illegible]與程朱諸君相見時予方有公事亟騎馬入省不得久與士讓語怱怱別去自念以薄宦與故人相違卒而見其相與之人又不獲從容款語回視月夜相隨高歌達旦之時眞令人沾衣也於是躊躇者久之復下馬從士讓索其卷入省是夜也宿省中省中諸公盡散予獨挑取卷燈下讀之凡諸君諄諄告士讓盡肝鬲語宛然諸君坐於軒楹而予從旁聽之不知其身之在省中而諸君邈然千里之外也嗟夫士讓又將別予去矣方士讓之來也別諸君請君不能已於情而為是卷今其歸也別予予且為客予又何以為情況見諸君是卷能無一言乎去矣士讓諸君皆以士讓廢學事遠遊為憾諸君殆誤也夫學豈必仕惟其志而已士讓棄舉子業特廢仕耳然則不仕者遂不學乎夫峩冠博帶俊然儒紳之間夷考其行則怙勢稔禍此衣冠之盜不用兵刃者也學安在哉去矣士讓端爾行慎爾交急人而重士誰謂子不學乎子歸見諸君以予之言示之庶幾諸君亦如見予也

德威字說

琅台之麓有孫子者諱鉞字子威青峯子更之曰德威而

為之說曰夫鉞之設聖人用以張其威於天下者也天下梗化而弗若於理聖人加之以鉞而後定莫敢悍其性以干鉞之誅故古今言威者俱稽鉞焉然而非鉞之能威乎天下也聖人懷之以德懾之以威天下束手俯伏於聖人之德而後畏吾鉞故用鉞不如用德雖然德之威非出於鉞之外也取鉞之威以印諸其躬而可矣吾子亦常觀諸其鉞矣乎赤廑之金以堅其質濯江之水以淬其鋒厥柎植焉以雄厥鍔銛焉以森造之乎冶工邑之乎黃曰寵之乎纓毛司之乎秖金吾然〻〻百血於不逞之徒孟河一揮而陽侯𥅕〻〻霍〻焉莫敢試其身於鉞之下吾子盍反之而自思曰夫鉞胡為乎然哉吾胡為而弗之若哉於是忠信以為質仁義以為鋒勤儉以為之柎智勇以為之鍔賢人君子以為冶工煥乎其文章以為之黃白峩乎其衣冠以為之纓毛堂堂乎其天君以為執金吾則宛然鉞在我矣天下之人其誰無道以干吾子之躬乎是吾子持無形之鉞而威反過於鉞矣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書曰德威惟畏請書於吾子之側

終

青峰存集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汪柏撰柏字廷節號青峰浮梁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光祿寺卿其文氣度恬雅無剽竊摹擬之病而微嫌其弱詩亦學宋格而未成蓋不囿於李何之門徑而其力又不足以勝之也集為其姪思聰所刻第一卷為表論第二卷為詩歌樂府詞三卷以下皆襍文編次殊為錯亂思聰序稱柏歷官廣浙正當海寇猖獗之時經畧海防不啻數萬言居常自謂應酬文字雖蒙士大夫許可不過空言此則身當其事出中機宜異時修海防者吾言恐不可廢謄寫成帙以呈大參王公及巡海林公未及領回此後無繇復取云云則此集所存原非柏愜意之作矣